私者或以權勢或以報私或以姻媾女謁或以貨賄交通或以求干請託
為是五者而殺出入人之罪則治獄者與之同罪矣其審克之戒詳上
文。審者盡其心克者盡其力也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此承上文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此五刑之疑有赦也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此五罰之疑有赦也其審克之
實言以丁寧之也簡孚有衆即師聽五辭之謂也惟貌有稽此簡孚之術
也小司寇所謂色聽氣聽耳聽目聽者也至於不經衆人之簡核則上之
人不可以聽斷所以求詳致嚴如此者蓋獄乃天討所係天威甚近而可
畏其可有一毫不盡其心乎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
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
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
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此五罰之數也罰以黃鐵
即今銅也六兩曰鍰一說每鍰六兩三分兩之二則一鍰半斤也倍一百
曰二百倍二百而又差為五百辟疑赦之則從罰罰亦閱實其罪當於罰
則罰之下大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即此意也按舜典五刑有流而無贖正
義謂古者五刑有降而無贖穆作官刑朴作教刑又小於此刑金作贖刑

者金罰耳穆王始制為五刑之贖蓋以贖代流也其弊使富而產貧。富
者可贖貧者雖死雖穆王中有司獄貨之戒其實開國家貨獄之塗。蓋其
弊必至于此然贖因於疑而穆王於贖之中又閱實其罪猶恐誤罰罰或
不實其罪則正于五過矣其慈祥之意可見。且罰猶不苟則刑必不苟矣。
又按周禮五辟之屬皆五百而此墨劓之屬各千宮減於舊二百。大辟減
於舊三百。輕刑雖增。而重刑則減矣。然則穆王非徒制為贖刑之法。又制
為輕刑之法矣。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
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此言用刑之宜也。以情辭之上
下。比附其罪。不可差亂其獄辭而妄為升降又不可引用久不行之法蓋
古今更定不同舊有是條久已不用民不知而犯之既犯而復引用焉是
陷民也。察者審於心法者當其刑又云其審克之以致丁寧之意罪在上
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此減等也罪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此加罪
也此又用刑之權宜也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
要此又論五罰之權而總言刑罰謂非獨五刑有上服下服至於輕重其
五罰之用則亦有權焉蓋亦權其情而為之輕重也然刑與罰。又有視世
變而為輕重者如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是

也大抵情法時世參差不齊權所以齊之則各有倫理各有典要焉此用
權合經之謂也罰懲非死人極于病此承上文論罰而言也穆王恐有司
以論贖為輕而不加審故又云五罰所贖其懲人者雖非五刑能令所贖
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
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
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此申明折獄之方所以審刑罰之宜者佞謂給
也不可以辯給之辭折獄惟當以慈良之心折獄從循令律言求也察辭
于差此古今聽獄之要決也凡辭之非實者終必有差於參獄辭者必於
其差而察之則罔之不承者承矣然既得其情則當以哀矜之心致謹之
故折之明啓刑書與羣有司共占視之則庶幾得其中正矣其當入于刑
者其當降而罰者其詳審而盡心力焉獄之成既當其實然後可輸其實
於上而上其斷獄之書者又當備述其情辭有兩造之人各有所犯則并
兩刑而上之不可以輕重勝負而有所偏也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
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
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
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上文折獄之說又總告之也官獄官伯諸侯族同姓姓異姓也單辭無證
之偏辭也兩辭兩造之辭也家如不家於衆之家謂私財也府藏也辜功
罪狀也猶釋氏云罪業也穆王享國之久老於世故既復衰矜故其言多
懼欲人知所重而聽之也朕敬于刑謹之至也惟有德者則可以用刑蓋
天將佑下民立典獄之官以治之為民司命上與天配單辭者無證之辭
人所難決者也惟有德者其心明且清則能得單辭之實兩辭者兩證之
辭雖人所易決而一有偏徇之心則偏矣惟有德者其心中而不偏則能
聽兩辭之獄然兩辭之易偏者亦或賄賂蔽之故戒之無或私取貨于獄
之兩辭因獄取貨此貨非寶適以藏諸罪狀耳報應之理衆罪悉至則一
時之得有永久可畏之罰是非天偏治斃獄之人亦惟人自治其禍罰之
令使天罰不至則獄吏皆得以行其私庶民無復被令政之澤于天下矣
此申戒以警之也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此總上
文部復世也嗣孫凡官伯族姓嗣世子孫也屬如屬有疆場之事之屬通
也謂適或有時而用之也五極五刑也五刑者刑之極者也嘉師良民之
衆也言繼世子孫自今以往何所監視豈非以德為民所取中于此為要

猶不可不明穆之大抵賢哲用刑自古無窮之拳拳遵有時而用極法。然既合中正之理則亦有餘慶矣蓋世人每言寬刑有陰德之報而不知罪用大刑而合於中正亦有餘慶之報也故穆王明此以飭之必王良民之衆其監此慈祥之刑夫民本皆良民或因物有違罪不免設刑以防之。然無非慈祥之意則亦無非良善之法不可以忿疾之心行之也　呂氏曰世變則情偽鞏人老則經歷熟穆王之時文武成康之澤浸微姦宄日滋其作書於既耄閱世故而察物情者亦熟矣故古今折獄言之略盡用刑者所宜盡心焉又曰是書哀矜明練固夫子存以示後世而微見其意者亦不可不察也　嚴祥按呂刑之書穆王晚年之書也自昭王南征不復周綱陵夷穆王在位日久中史荒廢雖能自免然風俗日降情偽日繁迨至晚年命呂侯為大司寇重修刑法史謂甫侯言於王而修之也故曰呂刑至是作為誥命頒之天下大抵增墨劓之條以盡天下之惡而減宮刑大辟之條以遵祀先之衆既制五罰以贖五刑之疑又制五過以寬五罰之疑刑繁而輕此皆衰世之意也傳曰夏之衰也作禹刑商之衰也作湯刑令呂刑之作可以知世變矣然穆王老於世故備知獄事曲折之詳其哀矜惻怛之意欽審忠厚之風尚可法也　于王于曰呂刑之書律書也

法吏之辭也使能精察于典獄之姦而不識聖人制刑之本意昔以五刑創于有苗而聖人用是報之遂為常法則是聖人之制刑反師有苗之為虐也斯言也豈不大害於義哉予固知其為法吏之辭也舜之刑未嘗不輕而輕者本於罪之可疑穆王之刑亦未嘗不輕而輕者失於罪之不可宥舜之所以必刑者期於無刑穆王之所以必贖者導其起辟且大辟之刑而可贖則凡有千鍰之貲者無所往而不可殺人矣烏得而不啓後世之亂哉但其盡折獄之情偽曲折而哀矜惻怛之意猶有三代之遺風焉聖人以其世之變法之變存之於書亦以其能精察于典獄之姦尚可以為後世聽訟用刑之戒非以其贖刑之可取也　五十有五年王崩于祗宮子繄扈踐位　楚右尹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以是獲沒於祇宮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杜氏曰祈父周司馬招其名蓋指司馬以諷王也陸氏曰招常遙反刑左氏作形家語作刑未予謂當作刑招當如徵招角招之招詩歌之名也　逸周書曰穆王思保位為難恐貽世蓋欲自警寤作史記史記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朕寤遂事警予乃取遂事之要戒

俾戎夫言之朔望以聞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　士揣侯也甚謂後漢之亡其證亦然　諂諛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專國政禁而生亂華氏以亡好貨財珍怪則邪人因財而進邪人因財而進則賢良日蔽而遠賞罰無位隨財而行夏后以亡嚴兵而不仁者其臣懾其臣懾而不敢忠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刑始於親遠者寒心殷商以亡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　商均之後也　奉孤以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　謀主謂孤長大也前事謂專命者　挾德而責數日疏位均而爭平林以亡　狄其見奉之德而責其前專命之事此與戎王周公反矣位均勢敵也　大臣有錮職諱誅者危昔者質沙三卿朝而無禮君怒而久拘之諱而弗聽諸卿謀變質沙以亡　錮職專權也　外內相閒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亡弱小在強大之間存亡則由之則無天命矣不知命者死　無天命今在強壯者也不知命則見以亡也　有夏之方興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嬖子兩重者亡昔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君病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亡功大不賞者危昔平州之功大而不賞諂臣日貴貴功日怒而生變平州之君以走出召遠不親者危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禮

留而弗親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強力而下賤其臣賢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亡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鄶之君嗇儉滅爵損祿群臣卑讓上下不臨後君少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鄶君以亡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紀雖爭權疑者死昔有林氏上衡氏爭權　爭為仁非不果為從　林氏再戰弗勝上衡氏偽義弗克俱身死國亡知能均而不親並重事君者危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禁南氏以分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爵重祿輕比己不成　孫注後作臥民自成　者亡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群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以亡　有位無祿臥民自成民不堪予求比而罪之　好變故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於下　運亂移也　陽氏以亡業刑而愎者危昔穀平之君愎類無親破國弗克業刑用國　愎狠也類戾也國將破以刑為業也　外國相援穀平以亡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

心徙居至于獨鹿諸侯叛之阪泉以亡佷而無親者亡昔者縣宗之君佷而無聽不納忠言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群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亡昔者玄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玄都以亡文武不行者亡昔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脩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美女破國昔者績陽强力四征重丘遺之美女績陽之君悅之熒惑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國分為二宮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巧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飢饉無食成湯伐之有洛以亡此篇諸本不一今以舊本刊定以存遺事附本紀之後鄭樵通志穆王即位九年庚辰春秋已五十矣皋陶之裔曰造父以善御幸於穆王王得八駿日行千里使造父御之欲車轍馬跡周於四荒八極西與王母宴于瑤池作白雲黄竹之歌樂而忘歸聞徐偃王僭竊復御八駿長驅而還年百五歲子共王繄扈立共亦作恭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呂鳴璐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周

後周后妃

周書列傳　書紀有虞之德載釐降二女詩述文王之美稱刑于寡妻是知婚姻之道男女之別實有國有家者之所慎也自三代迄于魏晉興衰之數得失之迹備乎傳記故其詳可得聞焉若嬪納以德防閑以禮大義正於宮闈王化行於邦國則坤儀式固而鼎命惟永矣至於邪僻既進法度莫修冶容迷其主心私謁蠹其朝政則風化凌替而宗社不守矣夫然者豈非皇王之龜鑑與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序太祖創基修祚席以儉約高祖嗣曆節情欲矯枉宮闈有貫魚之美求里無私溺之尤可謂得人君體也宣皇外行其志內逞其欲以溪壑難滿採擇無厭恩之所加莫限廝皂榮之所及無闕險詖於是升蘭殿而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焉階房帷而拖青紫承恩倖而擁玉帛者非一族焉雖辛癸之荒淫趙李之傾惑曾未足比其髣髴也氏厥苛政弊事寔多太祖之祚忽諸特由於此故叙其事以為皇后傳云

文帝元皇后魏孝武帝之妹初封平原公主適開府張歡歡性貪殘遇后無禮又嘗殺后侍婢后怒訴之於帝帝乃執歡殺之改封后為馮翊公主以配太祖生孝閔帝大統七年薨魏恭帝三年十二月合葬成陵孝閔帝踐阼追尊為王后武成初又追尊為皇后

文宣叱奴皇后代人也太祖為丞相納后為姬生高祖天和二年六月尊為太皇皇后建德三年三月癸酉崩四月丁巳葬永固陵

孝閔帝元皇后名胡摩魏文帝第五女初封晉安公主帝之為略陽公也尚焉及踐祚立為王后帝被廢后出俗為尼建德初高祖誅晉國公護上帝尊號為孝閔帝以后為孝閔皇后居崇義宮隋氏革命后出居里第大業十二年殂

明帝獨孤皇后太保衛國公信之長女帝之在藩也納為夫人二年正月立為王后四月崩葬昭陵武成初追崇為皇后世宗崩與后合葬

武帝阿史那皇后突厥木扞可汗俟斤之女突厥滅茹茹之後盡有塞表之地控弦數十萬志陵中夏太祖方與齊人爭衡結以為援俟斤初欲以女配帝既而悔之高祖即位前後累遣要結乃許歸后於我保定五年二月詔陳國公純許國公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陽公楊荐等奉備皇后文物及行殿并六宮以下百二十人至俟斤牙帳所迎后俟斤又許齊人以婚將有異志純等在彼累載不得反命雖諭之以信義俟斤不從會大雷風起飄壞其穹廬等旬日不止俟斤大懼以為天譴乃備禮送后及純等設行殿列羽儀奉之以歸天和三年三月后至高祖行親迎之禮后有姿貌善容止高祖深敬焉宣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大象元年二月改為天元皇太后二年二月又尊為天元上皇太后冊曰天元皇帝臣贇奉璽綬冊謹上天元皇太后尊號曰天元上皇太后伏惟窮神盡智含弘載物道洽萬邦儀刑四海聖慈訓誘恩深明德雖冊徽號未極尊嚴是用尊奉鴻名光輝常禮俾誠敬有展歡慰在茲福祉無疆億兆斯賴宣帝崩靜帝尊為太皇太后隋開皇二年殂年三十二隋文帝詔有司備禮冊祔葬於孝陵

武帝李皇后名娥姿楚人也于謹平江陵后家被籍沒至長安太祖以后賜高祖後稍得親幸大象元年二月改為天元帝太后七月又尊為天皇太后二年尊為天元聖皇太后冊曰天元皇帝臣諱奉璽綬冊謹上天皇太后尊號曰天元聖皇太后伏惟月精効祉坤靈表貺瑞肇丹陵慶流華渚雖率由令典夙奉徽號而思盡敬未極尊名是用思弘稱首上昭聖德敢竭誠敬永綏福履顯揚慈訓貽厥孫謀宣帝崩靜帝尊為太帝太后隋

開皇元年三月出俗為尼改名常悲八年殂年五十三以尼禮葬于京城南

宣帝楊皇后名麗華隋文帝長女帝在東宮高祖為帝納后為皇太子妃宣政元年閏六月立為皇后帝後自稱天元皇帝號后為天元皇后尋又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與后為四皇后焉二年詔曰帝降二女后德所以儷君天列四星妃象於焉垂耀朕取法上玄稽諸令典爰命四后內正六宮庶弘贊柔德廣修粢盛比殊禮雖降稱謂易宜其因天之象增錫嘉名於是后與三皇后並加太焉帝遣使持節冊后為天元太皇后曰咨爾含章載德體順居貞肅恭享祀儀刑邦國是用嘉茲顯號式暢徽音爾其敬踐厥猷實答靈命對揚休烈可不慎歟尋又立為天中太皇后與后為五皇后后性柔婉不妬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帝後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帝大怒遂賜后死逼令引訣后母獨孤氏聞之詣閤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帝崩靜帝尊后為皇太后居弘聖宮初宣帝不豫詔后父入禁中侍疾及大漸劉昉鄭譯等因矯詔以后父受遺輔政后初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沖恐權在他族不利於己聞昉譯已行此詔心甚悅之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行禪代憤惋逾甚隋文帝既不能譴責內甚愧之開皇六年封后

為樂平公主後又議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大業五年從煬帝幸張掖殂於河西年四十九煬帝還京詔有司備禮祔葬后於定陵

宣帝朱皇后名滿月吳人也其家坐事沒入東宮帝之為太子后被選掌帝衣服帝年少召而幸之遂生靜帝大象元年立為天元帝后尋改為天皇后二年又改為天太皇后冊曰咨爾彌宜四德訓範六宮軒庭列序克門表慶嘉稱既隆盛典宜膺爾其飾性履道無愆禮正永固休祉可不慎歟后本非良家子又年長於帝十餘歲疏賤無寵以靜帝故特尊崇之班亞楊皇后焉宣帝崩靜帝尊為帝太皇后隋開皇元年出俗為尼名法淨六年殂年四十六以尼禮葬京城

宣帝陳皇后名月儀自云穎川人大將軍山提第八女也大象元年六月以選入宮拜為德妃月餘立為天左皇后二年二月改天左大皇后冊曰咨爾儀範柔閑操履凝絜淑問彰於遠近令則從於宮闈是用申彼寵章加茲徽號爾其復禮問詩披圖顧史永隆嘉命可不慎歟三日又詔曰正內之重風化之基嘉耦之制代多殊典軒譽禮藏次妃並四虞舜受命厥嫛猶三禮非相襲隨時不無朕祇承寶圖載弘徽號自我改作超革先古曰天元居極五帝所以仰崇王者稱尊列后於焉上儷且坤儀比德土

數惟五既得恒典宜取斯儀四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大皇后一人天中大皇后爰主粢盛徽音日躋肇建嘉名宜膺顯冊於是以后為天中大皇后帝崩后出家為尼改名華光后父山提本高氏之隸仕齊官至特進開府東兗州刺史譙陽王高祖平齊拜大將軍封淅陽郡公大象元年以后父超授上柱國進封鄅國公除大宗伯

宣帝元皇后名樂尚河南洛陽人也開府晟之第二女也年十五被選入宮拜為貴妃大象元年七月立為天右皇后二年二月改為天元太皇后冊曰咨爾賓靈姜水載德塗山懿淑內融徽音潛暢是用加茲寵數式光踐禮爾其聿修儀範爾膺顯冊祇奉休命可不慎歟帝崩后出俗為尼改名華勝初后與陳后同時被選入宮俱拜為妃及升后位又同日受冊帝寵遇二后禮數均等年齒復同特相親愛及為尼後李未及尉遲后等並相繼殞沒而二后于今尚存后父晟少以元氏宗室拜開府大象元年七月以后父進位上柱國封翼國公

宣帝尉遲皇后名熾繁蜀國公迥之孫女有美色初適杞國公亮子西陽公溫以宗婦列入朝帝逼而幸之及亮謀逆帝誅溫進后入宮拜為長貴妃大象二年三月立為天左太皇后冊曰咨爾門膺積善躬表靈既徽音茂德朕實嘉之是用弘茲盛典申彼寵章爾其克慎厥猷寅荅景命永承休烈可不慎歟帝崩后出俗為尼改名華首隋開皇十五年殂年三十

靜帝司馬皇后名令姬柱國滎陽公消難之女大象元年二月宣帝傳位於帝七月為帝納為皇后冊曰坤道成形厚德於焉載物陰精迭運重光所以麗天在昔皇王膺乾御曆內政為助昭被圖篆惟爾門積慶靈家韜休烈徽音令範無背一時是用命爾作儷皇極爾其克勵婉心肅膺盛典追皇英之逸軌歷任姒之芳塵褘翟有光粢盛無怠雖休勿休以隆嘉祚二年九月隋文帝以后父擁眾奔陳廢后為庶人後嫁為隋司隸刺史李丹妻于今尚存　史臣曰孔子稱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是以周納狄后富辰謂之禍階晉升戎女卜人以為不吉斯固非謬焉自周氏受命迄于高祖年踰三紀世歷四君業非草昧之辰事殊權宜之日乃棄同即異以夷亂華捐婚姻之彝序求豺狼之外利既而報者倦矣施者無厭向之所謂和親未幾已成讎敵奇正之道有異於斯于時高祖雖受制於人未親庶政而謀士韞奇直臣鉗口過矣哉歷觀前載以外戚而居宰輔者多矣申呂則曠代無聞呂霍則與時俱盛傾漢室者王族喪周祚者楊氏何滅亡之禍合若符契焉斯魏文所以發一槩之詔也已

後周宗室

周書宗室　邵惠公顥太祖之長兄也德皇帝娶樂浪王氏是為德皇后生顥次杞簡公連次莒莊公洛生次太祖顥性至孝德皇后崩哀毀過禮鄉黨咸敬異焉德皇帝與衛可孤戰于武川南河臨陣墜馬顥與數騎奔救擊殺數十人賊眾披靡德皇帝乃得上馬引去俄而賊追騎大至顥遂戰歿保定初追贈太師柱國大將軍大冢宰大都督恒朔等十州諸軍事恒州刺史封邵國公邑萬戶謚曰惠顥三子什肥導護護別有傳　什肥年十五而惠公歿自傷早孤事母以孝聞永安中太祖入關什肥不能離母遂留晉陽及太祖定秦隴什肥為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冢宰大都督冀定等州諸軍冀州刺史襲爵邵國公謚曰景子胄嗣　胄少而孤貧頗有幹略景公之見害也以年幼下蠶室保定初詔以晉公護子會紹景公封天和中與齊通好胄始歸關中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邵公尋除宗師中大夫進位大將軍出為原州刺史轉滎州刺史大象末隋文帝輔政胄舉州兵應尉遲迥與清河公楊素戰敗遁走追獲於石濟遂斬之國除胄子乾仁幼好學聰惠魏恭帝二年以護平江陵之功賜爵江陵縣公保定初紹景公後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二年除蒲州潼關六防諸軍事蒲州刺史

胄至自齊改封譚國公尋進位柱國建德初與護同伏誅三年五月追贈
復封舊爵　導字菩薩少雄豪有仁恵太祖愛之初與諸父在葛榮軍中
榮敗遷晉陽及太祖隨賀拔岳入關導從而西常從征伐太祖討侯莫陳
悅以導爲都督鎮原州及悅敗北走出故塞導率騎追之至牽屯山及悅
斬之傳首京師以功封饒陽縣伯增邑五伯戶拜冠軍將軍加通直散騎常
侍魏文帝即位以定策功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拜使持節散騎常侍車
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三年太祖東征導入宿衛拜領軍將軍大都督齊
神武渡河侵馮翊太祖自弘農引軍入關導督左右禁旅會於沙苑與齊
神武戰大破之進位儀同三司明年魏文帝東征留導爲華州刺史及趙
青雀于伏德慕容思慶等作亂導自華州率所部兵擊之擒伏德斬思慶
進屯渭橋會太祖軍事平進爵章武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尋加侍中開
府驃騎大將軍太子少保高仲密以北豫州降太祖率諸將輔魏皇太子
東征復以導爲大都督華東雍二州諸軍事行華州刺史導治兵訓卒傳
定擇之方及大軍不利東魏軍追至稠桑知關中有備乃退會侯景舉河
來附遣使請援朝議將應之乃徵爲隴右大都督秦南等十五州諸軍事
秦州刺史及齊氏稱帝太祖發關中兵討之魏文帝遣齊王廓鎮隴右徵

導還朝拜大將軍大都督三雍二華等二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大軍還
乃旋舊鎮導性寬明善於撫御凡所引接人皆盡誠臨事敬慎常若弗及
太祖每出征討導恒居守深爲吏民所附朝廷亦以此重之魏恭帝元年
十二月薨於上邽年四十四魏帝遣侍中漁陽王絳監護喪事贈本官加
尚書令秦州刺史謚曰孝朝議以導撫和西戎威恩顯著欲令世鎮隴右
以彰厥德乃葬於上邽城西無穰原華戎會葬有萬餘人奠祭於路悲號
滿野皆曰我君捨我乎大小相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尺周廻八十餘步
爲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其遺愛見思如此天和五年重贈太師柱國
豳國公導五子廣亮翼椿眾亮椿並出後於杞　廣字乾歸少方嚴好文
學初封永昌郡公孝閔帝踐阼改封天水郡公世宗即位授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出爲秦州刺史武成初進位大將軍遷梁州總管進封蔡
國公增邑萬戶保定初入爲小司寇尋以本官鎮蒲州并知潼關等六防
諸軍事二年除秦州總管十三州諸軍事秦州刺史廣性明察善綏撫民
庶畏而悅之時晉公護諸子及廣弟杞國公亮等服玩侈靡踰越制度廣
獨率由禮則又折節待士朝野以是稱焉嘗侍食於高祖所食瓜美持以
奉進高祖悅之四年進位柱國廣以晉公護久擅威權勸令挹損護不能

納天和三年除陝州總管以病免及孝公追封豳國公詔廣襲爵初廣母
李氏以廣患彌年憂而成疾因此致沒廣既居喪更加綿篤乃以毀薨世
稱母爲廣病廣爲母亡慈孝之道極於一門高祖素服親臨百僚畢集其
故吏儀同李充信等上表曰臣聞資孝成忠生民高義推德樹善有國常
規竊惟故豳國公臣廣懿親令望具瞻攸在道冠群后功懋維城受脤建
旆威行秦隴班條驛傳化溢淯函比膝理絢和奉詔還闕藥石所及沉痾
漸愈而災纏仍集丁此窮憂至性過人遂增舊疾因茲毀瘠以至薨殞尋
繹貫切不能自已臣等接事每承餘論仰之平昔約己立身位極上公賦
兼千乘所獲祿秩周贍無餘器用服玩取給而已每言及終始尤存簡素
非奉政而喪異禮識石椁而美厚薪令卜兆有期先遠方及誠恐一從朝
露此志莫伸伏惟陛下弘不世之慈垂霈然之澤留情既往降慰幽魂爰
勅有司申其宿志寵歿之禮厥存儉約詔曰省充信等表但增哀悼豳國
公廣藩夸令望宗室表儀言著身文行成士則方憑懿戚用匡朝政奄丁
荼蓼便致毀滅啟手歸全無忘雅操言念既往震于厥心昔河間才藻追
叙於中尉東海謙約見稱於身後可斟酌前典率由舊章使易簣之言得
申遺志黜纊之請無虧令終於是贈本官加太保葬於隴西所司一遵詔

旨並存儉約子洽嗣大定中隋文輔政以宗室被害國除　亮字乾德武
成初封永昌郡公後襲烈公爵除開府儀同三司梁州總管天和末拜宗師
中大夫進位大將軍豳國公薨以亮爲秦州總管廣之所部悉以配焉亮
在州甚無政績尋進位柱國晉公護誅後亮心不自安唯縱酒而已高祖
手勅讓之建德中高祖東伐以亮爲右第二軍總管并州平進位上柱國
仍從平鄴遷大司徒宣帝即位出爲安州總管大象初詔以亮爲行軍總
管與元帥鄖國公韋孝寬等伐陳亮自安陸道攻拔黃城軍破江側民村
掠其生口以賜士卒軍還至豫州亮密謂長史杜士峻曰主上淫縱滋甚
社稷將危吾既忝宗枝不忍坐見傾覆今若襲取鄖國公而并其眾推諸
父爲主鼓行而前誰敢不從遂夜將數百騎襲孝寬營會亮國官茹寬知
其謀先以馳告孝寬乃設備亮不克遁走孝寬追斬之子明坐亮誅詔以
亮弟椿爲烈公後　翼字乾宜武成初封西陽郡公早薨謚曰昭無子以
杞國公亮子溫爲嗣後坐亮反誅國除　椿字乾壽初封永昌郡公保定
中授開府儀同三司宗師中大夫建德初加大將軍尋除岐州刺史四年
關中民飢椿表陳其狀璽書勞慰因令所在開倉賑卹四年高祖東伐椿
與齊王憲攻拔武濟等五城五年高祖出晉州椿率眾屯鷄棲原宣帝即

位拜大司冦亮誅後詔令紹烈公封壽進位上柱國轉大司徒大定初為
隋文帝所害并其五子兩陽公道宗本仁隣武于禮猷　衆字乾道保定
初封天水郡公少而不惠語默不常人莫能測隋文帝踐極初欲封為介
公復復誅之并二子仲和孰倫
杞簡公連幼而謹厚臨畝果毅隨德皇帝逼定州軍於唐河遂俱殁保定
初追贈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大都督定冀等十州諸軍事定
州刺史封杞國公邑五千戶謚曰簡子元寶為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
大將軍小司徒大都督幽燕等六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襲爵杞國公謚曰
烈以章武公導子亮嗣
莒莊公洛生少任俠尚武藝及壯有大度好施愛士北州賢俊皆與之遊
而才能多出其下及葛榮破鮮于脩禮乃以洛生為漁陽王仍領德皇帝
餘衆時人皆呼為洛生王洛生善將士帳下多驍勇至於攻戰莫有當其
鋒者是以克獲常冠諸軍爾朱榮定山東收諸豪傑遷於晉陽洛生時在
虜中榮雅聞其名心憚之尋為榮所害保定初追贈使持節太保柱國大
將軍大冡宰大宗伯大都督并肆等十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封莒國公邑
五千戶謚曰莊　子菩提為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宗伯大

都督肆恒等六州諸軍事肆州刺史襲爵莒國公謚曰穆以晉公護子至
為嗣　至字乾附初封崇業公後襲穆公爵建德初父護誅詔以衛王直
子賓為穆公後三年追復至爵　賓字乾瑞尋坐直誅建德六年更以齊
王憲子廣都公貞襲爵貞字乾禎宣帝初被誅國除虞國公仲德皇帝從
父兄也卒于代保定初追贈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大都督燕平
等十州諸軍事燕州刺史封虞國公邑三千戶子興嗣　興生兵亂與仲
相失年又沖幼莫知其戚屬遠近與太祖兄弟初不相識齊神武冦沙苑
興預在行間軍敗被虜隨例散配諸軍興性弘厚有志度雖流離世故而
風範可觀魏恭帝二年舉賢良除本郡丞徙長隰縣令保定二年詔仲子
興始附屬籍高祖以興宗戚近屬尊禮之甚厚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都督封大寧郡公尋除宗師中大夫四年出為涇州刺史五
年又徵拜宗師加大將軍襲爵虞國公天和二年薨高祖親臨慟焉詔大
司空中國公季穆監護喪事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恒幽等六州
諸軍事恒州刺史謚曰靖子洛嗣　洛字水洛九歲命為虞國公世子天
和四年詔襲興爵建德初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靖帝崩隋
文帝以洛為介國公為隋室賓云　史臣曰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

非獨異姓之輔也亦有骨肉之助焉其茂親有魯衛梁楚其疎屬有凡蔣
荊燕咸能飛聲騰實不泯於百代之後至若邵孝公之勳烈而加之以善
政蔡文公之純孝而飾之以儉約莪莪焉足以輔轢於前載矣當隋氏之
起乘天威而脈海內將相王侯莫不懷肝膽以効款援符命以頌德胄以
葭莩之親據一州而叶義舉可謂忠而能勇功業不遂悲夫亮實庸才圖
非常於巨逆古人稱不度德不量力者其斯之謂歟
晉蕩公護叱羅協　馮遷　晉蕩公護字薩保太祖之兄邵惠公顥之少
子也幼方正有志度特為德皇帝所愛異於諸兄年十一惠公薨隨諸父
在葛榮軍中榮敗遷晉陽太祖之入關也護以年小不從普泰初自晉陽
至平涼時年十七太祖諸子並幼遂委護以家務內外不嚴而肅太祖嘗
歎曰此兒志度類我及出臨夏州留護事賀拔岳岳之被害太祖至平涼
以護為都督從征侯莫陳悅破之後以迎魏帝功封水池縣伯邑五百戶
大統初加通直散騎常侍征虜將軍以預定樂勳進爵為公增邑通前一
千戶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遷鎮東將軍大都督
八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邙山之役護率衆先鋒為敵人所圍都督
侯伏侯龍恩挺身扞禦方得免是時趙貴等軍亦退太祖遂班師護坐免

官尋復本位十二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中山公增邑四
百戶十五年出鎮河東遷大將軍與于謹征江陵護率輕騎為先鋒晝夜
兼行乃遣裨將攻梁臨邊城鎮並拔之并擒其候騎進兵徑至江陵城下
城中不意兵至惶窘失圖護又遣騎二千斷江津收舟艦以待大軍之至
圍而克之以功封子會為江陵公初襄陽蠻帥向天保等萬有餘落恃險
作梗及師還護率軍討平之初行六官拜小司空太祖西巡至牽屯山遇
疾馳驛召護護至涇州見太祖而太祖疾已綿篤謂護曰吾形容若此必
是不濟諸子幼小冦賊未寧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勉力以成吾志護涕
泣奉命行至雲陽而太祖崩護祕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沖弱彊冦在
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於是衆心乃定先是太祖常云我得
胡力當時莫曉其旨至是人以護字當之尋拜柱國太祖山陵畢護以天
命有歸遣人諷魏帝遂行禪代之事孝閔帝踐祚拜大司馬封晉國公邑
一萬戶趙貴獨孤信等謀襲護護因貴入朝遂執之黨與皆伏誅拜大冡
宰時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等在太祖之朝久居權要見護執政恐不見
容乃密要宮伯乙弗鳳張光洛駕拔提元進等為腹心說帝曰護誅趙貴
以來威權日盛謀臣宿將爭往附之大小政事皆決於護以臣觀之將不

守臣節恐其滋蔓須早圖之帝然其言鳳等又曰以先王之聖明猶委植
恒以朝政今若左提右挈何向不成且晉公常云我今夾輔陛下欲行周
公之事臣聞周公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陛下今日豈能七年若此乎
深願不疑帝愈信之數將武士於後園講習為執縛之勢護微知之乃出
植為梁州刺史恒為潼州刺史欲遏其謀後帝思植等每欲召之護諫曰
天下至親不過兄弟若兄弟自搆嫌隙他人何易可親太祖以陛下富於
春秋顧命託臣以後事臣既情兼家國寔願竭其股肱若使陛下親覽萬
機威加四海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後姦回得逞其欲非唯不
利陛下亦恐社稷危亡臣所以勤勤懇懇干觸天威者但不負太祖之顧
託保安國家之鼎祚耳不意陛下不照愚臣款誠忽生疑阻臣既為天子
兄復為國家宰輔知更何求而懷異望伏願陛下有以明臣無惑讒人之
口因泣涕久之乃止帝猶猜之鳳等益懼密謀滋甚遂克日將召群公入
醼執護誅之光洛具以其前後謀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小司馬尉遲
綱等以鳳謀告之祥等並勸護廢帝時綱總領禁兵護乃遣綱入宮召鳳
等議事及出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遣祥逼帝幽於舊邸於是召
諸公卿畢集護流涕謂曰先王起自布衣躬親行陣勤勞王業三十餘年

寇賊未平奄棄萬國寡人地則猶子親受顧命以略陽公既居正嫡與公
等立而奉之革魏興周為四海主自即位以來荒淫無度暱近群小疎忌
骨肉大臣重將咸欲誅夷若此謀遂行社稷必致傾覆寡人若死將何面
目以見先王今日寧負略陽不負社稷爾寧都公年德兼茂仁孝聖慈四
海歸心萬方注意今欲廢昏立明公等以為如何羣臣咸曰此公之家事
敢不惟命是聽於是斬鳳等於門外并誅植恒等尋亦弒帝迎世宗於岐
州而立之二年拜太師賜輅車冕服封子至為崇業郡公初改雍州刺史
為牧以護為之并賜金石之樂武成元年護上表歸政帝許之軍國大事
尚委於護帝性聰睿有識量護深憚之有李安者本以鼎俎得寵於護稍
被升擢位至膳部下大夫至是護乃密令安因進食於帝加以毒藥帝遂
寢疾而崩護立高祖百官總己以聽於護自太祖為丞相立左右十二軍
總屬相府太祖崩後皆受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禁衛
盛於宮闕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保定元年以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令
五府總於天官或有希護旨云周公德重魯立文王之廟以護功比周公
宜用此禮於是詔於同州晉國第立立德皇帝別廟使護祭焉三年詔曰
大冢宰晉國公智周萬物道濟天下所以克成我帝業安養我蒼生況親

則懿昆任當元輔而可同班羣品齊位衆臣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
得稱公名以彰殊禮護抗表固讓初太祖創業即與突厥和親謀為犄角
共圖高氏是年乃遣柱國楊忠與突厥東伐破齊長城至并州而還期後
年更舉南北相應齊主大懼先是護母閻姬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並沒
在齊皆被幽縶護居宰相之後每遣間使尋求莫知音息至是並許還朝
且請和好四年皇姑先至齊主以護既當權重乃留其母以為後圖仍令
人為閻作書報護曰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肝腸之痛
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既
逢喪亂備嘗艱阻恒冀汝等長成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釁深重存沒分
離吾凡生汝輩三男三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
齊恩卹差安衰暮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干汝嫂劉新婦等同居頗
亦自適但為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故今大齊聖德遠被
特降鴻慈既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豁然獲展此乃仁侔
造化將何報德汝與吾別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
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鮮于修禮起日吾之闔家大
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

祖及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并吾
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干各
別分散寶掌見汝云我識其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營在唐城內徑停三
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
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茹茹奴望見鮮于修禮營火語吾云我
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
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於後吾共
汝在壽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
成為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共汝叔母等聞知各捉其兒打之唯
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其後尒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
累時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著紫
織成纈通身袍黃綾裏並乘騾同去盛洛小於汝汝等三人竝呼吾作阿
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檢
看知吾含悲戚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
一聞此言死猶不朽況如今者勢必聚集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
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更而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

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
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
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為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
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
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汝揚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
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不以為怪
護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書曰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
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唯
應賜鍾豈悟網羅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見哀憐
而子為公侯母為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饑
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
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爾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摩敦四姑並許矜放
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即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
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遂奉顏色崩動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見
之始口未忍言唯敘齊朝寬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宮禁常蒙優禮
今者來鄴恩遇彌隆矜哀聽許摩敦垂敕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未周

五情潰割書中所道無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膳貶損或多
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破敗之日薩保年
已十餘歲隣曲舊事猶自記憶況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
訓刻肌刻骨常纏心腑天長喪亂四海橫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
輔各植神機原其事迹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天保薩保屬當猶子之
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
心情斷絕胡顏履戴負媿神明霈然之恩既以霑洽愛敬之至施及傍人
草木有心禽魚感澤況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家有國信義為本伏度來期
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骨肉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
勝荷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子母之恩亦賜許奉答不期
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宣心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
久宛然猶識抱此悲泣至于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齊朝不即發遣更
令與護書安護重報往返再三而母竟不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
曰夫有義則存無信不立山岳猶輕兵食非重故言誓弗違重耳所以享
國祝史無媿隨會所以為盟未有司牧生民君臨有國可以忘義而多食
言者也自數屬屯夷時鍾圮隔皇家親戚淪陷三絕仁姑世母望絕生還

彼朝以去夏之初德音爰發已送仁姑許歸世母乃稱煩耆指克來秋謂
其信必由衷嘉言無爽今落木成候冰霜行及方為世母虛設詭詞未議
言歸更徵酬答子女玉帛既非所須保境寧民又云匪報詳觀此意全乖
本圖愛人以禮豈為姑息要子責誠質親求報實傷和氣有悖天經我之
周室太祖之天下也焉可捐國顧家殉名虧實不害所養斯曰仁人昔鼓
潛鋒孰非深計若令送爭尺寸兩競鋒刃尾震長平則趙分為二兵出函
谷則韓裂為三安得猶全謂無損益大冢宰位隆將相情兼家國銜悲茹
血分畢冤魂豈意嗟指可尋倚門應至徒聞善始卒無令終百辟震驚三
軍憤惋不為孝子當作忠臣去歲北軍深入數俘城下雖曰班師餘功未
遂今茲馬首南向更期重入晉人角之戎之軄矣聞諸路早以戒嚴非直
北拒又將南略倘欲自送此之願也如或嬰城未能求敵詰朝請見與君
周旋為惠不終祇增深怨愛親無慢垂訓尼父矜邮窮老貽則周文環玦
之義事不由此自應內省豈宜有聞移書未送而母至舉朝慶悅大赦天
下護與母睽隔多年一旦聚集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高祖率
諸親戚行家人之禮稱觴上壽榮貴之極振古未聞是年也突厥復率眾
赴期護以齊氏初送國親未欲即事征討復慮失信蕃夷更生邊患不得

已遂請東征九月詔曰神若軒皇尚云三戰聖如姬武且曰一戎孤天之
威干戈之用帝王大器誰能去兵太祖丕受天明造我周室日月所照罔
不率從高氏乘釁跋扈竊有并冀世濟其惡腥穢彰聞皇天震怒假手突
厥驅略汾晉掃地無遺李孟勢窮伯珪日蹙坐待滅亡鑒之愚智故突厥
班師仍屯彼境更集諸部傾國齊至星流電擊數道俱進期在仲冬同會
并鄴大冢宰晉公朕之懿昆任隆伊呂平一宇宙惟公是屬朕當親執斧
鉞廟庭祇受有司宜勒眾軍量程赴集進止遲速委公處分於是徵二十
四軍及左右廂隸及秦隴巴蜀之兵諸蕃國之眾二十萬人十月帝於廟
庭授護斧鉞出軍至潼關乃遣柱國尉遲迥率精兵十萬為前鋒大將軍
權景宣率山南之兵出豫州少師楊檦出軹關護連營漸進屯軍弘農迥
攻圍洛陽柱國公憲鄭國公達奚武等營於邙山護性無戎略且此行也
又非其本心故師出雖久無所克獲護本令壍斷河陽之路遏其救兵然
後同攻洛陽使其內外隔絕諸將以為齊兵必不敢出唯斥候而已值連
日陰霧齊騎直前圍洛之軍一時潰散唯尉遲迥率數十騎扞敵齊公憲
又督邙山諸將拒之乃得全軍而返權景宣攻克豫州尋以洛陽圍解亦
引軍退楊檦於軹關戰沒護於是班師以無功與諸將稽首請罪帝弗之

責也。天和二年。護母薨。尋有詔起令視事。四年。護巡歷北邊城鎮。至靈州
而還。五年。又詔曰。光宅曲阜。魯用郊天之樂。地處參墟。晉有大蒐之禮。所
以言時計功。昭德紀行。使持節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大冢
宰晉國公。體道居貞。含和誕德。地居戚右。才表棟隆。國步艱難。寄深夷險。
皇綱締構。事均休戚。故以迹冥殆庶。理契如仁。今文軌尚隔。方隅猶阻。典
策未備。聲明多闕。宜賜軒懸之樂。六佾之舞。護性甚寬和。然暗於大體。自
恃建立之功。久當權軸。凡所委任。皆非其人。兼諸子貪殘。僚屬縱逸。恃護
威勢。莫不蠹政害民。上下相蒙。曾無疑慮。高祖以其暴慢。密與衛王直圖
之。七年三月十八日。護自同州還。帝御文安殿。見護訖。引護入含仁殿朝
皇太后。先是帝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之禮。護謁太后。太后必賜之坐。帝
立侍焉。至是護將入。帝謂之曰。太后春秋既尊。頗好飲酒。不親朝謁。或廢
引進。喜怒之間。時有乖爽。比雖犯顏屢諫。未蒙垂納。兄今既朝拜。願更啓
請。因出懷中酒誥以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既入。如帝所戒。讀示太后。未
訖。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於地。又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斫
不能傷。時衛王直先匿於戶內。乃出斬之。初帝欲圖護。王軌宇文神舉宇
文孝伯頗豫其謀。是日軌等並在外。更無知者。殺護訖。乃召宮伯長孫覽

等告之。即令收護子柱國譚國公會。大將軍莒國公至。崇業公靜。正平公
乾嘉。及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等。并柱國侯伏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
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袁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
殺之。齊王憲白帝曰。李安出自皁隸。所典唯庖廚而已。既不預時政。未足
加戮。高祖曰。公不知耳。世宗之崩。安所為也。十九日詔曰。君親無將。將而
必誅。太師大冢宰晉公護。地寔宗親。義兼家國。爰初草創。同濟艱難。遂任
總朝權。寄深國命。不能竭其誠効。罄以心力。盡事君之節。申送往之情。朕
兄故略陽公。英風秀遠。神機穎悟。地居聖胤。禮歸當璧。遺訓在耳。忍害先
加。永尋摧割。貫切骨髓。世宗明皇帝。聰明神武　機藏智。護內懷凶悖。外
託尊宗。凡厥臣民。誰亡怨憤。朕纂承洪基。十有三載。委政師輔。責成宰司。
護志在無君。義違臣節。懷茲蠆毒。逞彼狼心。任情誅暴。肆行威福。朋黨相
扇。賄貨公行。所好加羽毛。所惡生瘡痏。朕約己菲躬。情存庶政。每思施寬
惠下。輒抑而不行。遂使戶口凋殘。征賦勞劇。家無日給。民不聊生。且三方
未定。邊隅尚阻。疆埸待戎旗之備。武夫資捍城之力。侯伏龍恩萬壽劉勇
等。未効庸勳。先居上將。高門峻宇。甲第彫牆。寔繁有徒。同惡相濟。民不見
德。惟利是視。百姓嗷嗷。道路以目。含生業業。相顧鉗口。常恐七百之基。忽

馬顛墜。億兆之命。一旦阽危。上累祖宗之靈。下負蒼生之責。今肅正典刑。
護已即罪。其餘凶黨。咸亦伏誅。氛霧既清。遐邇同慶。朝政惟新。兆民更始。
可大赦天下。改天和七年為建德元年。護世子訓為蒲州刺史。其夜遣柱
國越國公盛乘傳往蒲州。徵訓赴京師。至同州賜死。護長史代郡叱羅協
司錄弘農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護子昌城公深使突厥。遣開府宇文
德齎璽書就殺之。三年。詔復護及諸子先封。謚護曰蕩。並改葬之。叱羅協
本名與高祖諱同。後改焉。少寒微。嘗為州小吏。以恭謹見知。恒州刺史楊
鈞擢為從事。及魏末六鎮攪擾。客於冀州。冀州為葛榮所圍。刺史以協為
統軍。委以守禦。俄而城陷。協沒於葛榮。榮敗。事汾州刺史尒朱兆。頗被親遇。
補錄事參軍。兆為天柱大將軍。轉司馬。兆與齊神武初戰不利。遣上黨令
協在建州督軍糧。後使協至洛陽與其諸叔計事。謀討齊神武。兆等軍敗。
還并州。令協治肆州刺史。兆死。遂事竇泰。泰甚禮之。泰為御史中尉。以協
為治書侍御史。泰向潼關。協為監軍。泰死。協亦見獲。太祖以其在關歲久。
授大丞相府東閤祭酒。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轉錄事參軍。遷主簿。加
通直散騎常侍。大行臺郎中。累遷相府屬。從事中郎。協歷仕二京。詳練
故事。又深自克勵。太祖頗委任之。然猶以其家屬在東。疑其有戀本之望。

及河橋戰不利。協隨軍而還。太祖知協不貳。封冠軍縣男。邑二百戶。尋加
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九年。除直閤將軍。恒州大中正。加都督。進爵為伯。
增邑八百戶。尋遷大都督。儀同三司。初太祖欲經略漢中。令協行南岐州
刺史。并節度東益州戎馬事。魏廢帝元年。即授南岐州刺史。時東益州刺
史楊辟邪據州反。二年。協率所部兵討之。軍次涪水。會有氐賊一千人斷
道破橋。協遣儀同仇買等行前擊之。賊開路。協乃領所部漸進。又有氐賊
一千人邀協。協乃將兵四百人守峽道。與賊短兵接戰。賊乃退避。辟邪棄
城走。協追斬之。群氐皆伏。以功授開府。仍為大將軍尉遲迥長史。率兵伐
蜀。既入劍閣。迥令協行潼州事。時有五城郡氐酋趙雄傑等扇動新潼始
三州民反叛。聚結二萬餘人。在州南三里。隔涪水據梚林山置柵拒守。梓
潼郡民鄧朏王令公等。招誘鄉邑萬餘人。復在州東十里涪水北置柵。以
應之。同遶州城。城中糧少。軍人乏食。協撫安內外。咸無異心。遣儀同伊婁
訓大都督司馬裔等將步騎千餘人夜渡涪水擊雄傑。一戰破之。令公以
雄傑敗。亦棄柵走還本郡。復與鄧朏等更率萬餘人。於郡東南隔水置柵。
斷絕驛路。協遣儀同楊長樂與司馬裔等率師討之。復遣大都督裴孟嘗
領百姓糧進。為其聲勢。孟嘗既至梓潼。值水漲不得即渡。而王令公鄧朏

見孟嘗騎少乃將三千餘人圍之數重孟嘗以衆寡不敵各棄馬短兵接戰從辰止午於陣斬令公及朏等賊徒既失渠帥遂即散走其徒黨仍據舊柵而孟嘗方得渡水與長樂合即勒兵攻柵經三日賊乃請降此後數反叛協輒遣兵討平之魏恭帝三年太祖徵協入朝論蜀中事乃賜姓宇文氏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晉公護既殺孫恒李植等欲委腹心於司會柳慶司憲令狐整等慶整並辭不堪俱薦協語在慶整傳護遂徵協入朝既至護引與同宿深寄託之協欣然承奉誓以軀命自効護大悅以為得協之晚即授軍司馬委以兵事尋轉治御正又授護府長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常在護側陳說時事多被納用世宗知其材識庸淺每折之數謂之曰汝何知也猶以護所親任難即斥黜每含容之及世宗崩便授協司會中大夫中外府長史協形貌瘦小舉措褊急既以得志每自矜高朝士有來請事者輒云汝不解吾今教汝及其所言多乖事衷當時莫不笑之保定二年追論平蜀功別一子縣侯又於蜀中食邑一千戶入其祖賦之半晉公護以協竭忠於己每提獎之頻考上中賞以粟帛遷少保轉少傅進位大將軍爵南陽郡公兼營作副監宮室既成以功賜爵洛邑縣公回授一子協既受護重委冀得婚連帝室乃求復舊姓叱羅氏護為奏請

高祖許之又進位柱國護以協年老許其致仕而協貪榮未肯告退護誅協除名建德三年高祖以協宿齒授儀同三司賜爵南陽郡公時與論說舊事是歲卒年七十六子金嗣　馮遷字羽化父漳州從事及遷官達追贈儀同三司陝州刺史遷少修謹有幹能州辟從事魏神龜中刺史楊鈞引為中兵參軍事轉定襄令尋為并州水曹參軍所歷之職咸以勤恪著稱及魏孝武西遷乃棄官與直閤將軍馮靈豫入關即從魏孝武復潼關定回洛除給事中後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授都督龍驤將軍羽林監封獨顯縣伯邑六百戶及洛陽之戰遷先登陷陣遂中重瘡僅得不死以功加輔國將軍軍師都督爵為侯久之出為廣漢郡守時蜀土初平人情擾動遷政存簡恕夷俗頗之魏恭帝二年就加車騎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鎮樊城尋拜漢東郡守孝閔帝踐阼入為晉公護府掾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臨高縣公尋遷護府司錄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性質直小心畏慎雖居樞要不以勢位加人兼明練時事善於斷決每校閱文簿孜孜不倦從辰逮夕未嘗休止以此甚為護所委任後以其朝之舊齒欲以衣錦榮之乃授陝州刺史進爵隆山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遷本寒微不為時輩所重一旦刺舉本州唯以謙恭

接待鄉邑人無怨者復入為司錄轉工部中大夫歷軍司馬遷小司空自天和已後遷以年老委任稍衰及護誅猶除名建德末卒於家時年七十八子恕位至儀同三司伏夷鎮將平冦縣伯護所委信者又有朔方邊平位至大將軍軍司馬護府司馬護敗亦除名　史臣曰仲尼有言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夫道者率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率禮由乎正理易以成佐世之功反經繫乎非常難以定匡　之業故得其人則治伊尹放太甲周公相孺子是也不得其人則亂新都遷漢鼎晉氏傾魏族是也是以先王明上下之序聖人重君臣之分委質同於股肱受爵均其休戚當其親受顧託位居宰衡雖復承利劍臨沸鼎不足以讋其慮據帝圖君海內不足以回其心若斯人者固以功與山嶽爭其高名與穹壤齊其久矣有周受命之始宇文護寔預艱難及太祖崩殂諸子沖幼羣公懷等夷之志天下有去就之心卒能變魏為周俾危獲乂者護之力也向使加之以禮讓繼之以忠貞桐宮有悔過之期未央終天年之數則前史所載焉足以道哉然護寡於學術昵近羣小威福在己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君之心為人主不堪之事忠孝大節也違之而不疑廢弑至逆也行之而無悔終於身首橫分妻孥為戮不亦宜乎

齊煬王憲字毗賀突太祖第五子也性通敏有度量雖在童齔而神彩嶷然初封涪城縣公少與高祖俱受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太祖嘗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駁馬太祖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太祖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獵隴上經官馬牧太祖每見駁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命左右取以賜之魏恭帝元年進封安城郡公孝閔帝踐阼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宗即位授大將軍武成初除益州總管益寧巴瀘等二十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進封齊國公邑萬戶初平蜀之後太祖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之中欲有推擇徧問高祖已下誰能此行並未及對而憲先請太祖曰刺史當撫衆治民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有殊不關大小試而無効甘受面欺太祖大悅以憲年尚幼未之遣也世宗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湊聽受不疲蜀人懷之共立碑頌德尋進位柱國保定中徵還京拜雍州牧及晉公護東伐以尉遲迥為先鋒圍洛陽憲與達奚武王雄等軍於邙山自餘諸軍各分守險要齊兵數萬奄出軍後諸軍恇駭並各退散唯憲與王雄達奚武率衆拒之而雄為齊人所斃三軍震懼憲親自督勵衆心乃安時晉公護執

政雅相親委賞罰之際皆得預焉天和三年以憲為大司馬治小冢宰雍
州牧如故四年齊將獨孤永業來寇盜殺孔城防主能奔達以城應之詔
憲與柱國李穆將軍出宜陽築崇德等五城絕其糧道齊將斛律明月率
衆四萬築壘洛南五年憲涉洛邀之明月遁走憲追之及於安業屢戰而
還是歲明月又率大衆於汾北築城西至龍門晉公護謂憲曰寇賊充斥
戎馬交馳遂使疆埸之間生民委弊豈得坐觀屠滅而不思救之汝謂計
將安出曰如憲所見兄宜暫出同州以為威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
取非惟邊境清寧亦當別有克獲護然之六年乃遣憲率衆二萬出自龍
門齊將新蔡王王康德以憲兵至潛軍宵遁憲乃西歸仍掘移汾水水南
堡壁復入於齊齊人謂略不及遠遂弛邊備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
二日盡拔又進攻張壁克之獲其軍實夷其城壘斛律明月時在華谷弗
能救也北攻姚襄城陷之時汾州又見圍日久糧援路絕憲遣柱國宇文
盛運粟以饋之憲自入兩乳谷襲克齊柏社城進軍姚襄齊人嬰城固守
憲使柱國譚公會築石殿城以為汾州之援齊平原王段孝先蘭陵王高
長恭引兵大至憲命將士陣而待之大將軍韓歡為齊人所乘遂以奔退
憲身自督戰齊衆稍却會日暮乃各收軍及晉公護誅高祖召憲入憲免

冠拜謝帝謂之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吾嗣守鴻基常恐失墜冢宰無君
凌上將圖不軌吾所以誅之以安社稷汝親則同氣休戚共之事不相涉
何煩致謝乃詔憲往護第收兵符及諸簿書等尋以憲為大冢宰時高祖
既誅宰臣親覽朝政方欲導之以政齊之以刑爰及親親亦為刻薄憲既
為護所委任自天和之後威勢漸隆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奏其間或有
可不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高祖亦悉其此心故得無患然猶以威
名過重終不能平雖遙授冢宰寔奪其權也開府裴文舉憲之侍讀高祖
常御內殿引見之謂曰晉公不臣之迹朝野所知朕所以泣而誅者安國
家利百姓耳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
生常便謂法應須爾豈有三十歲天子而可為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
有一弊暫經隸屬便即禮若君臣此乃亂代之權宜非經國之治術詩云
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者本據天子爾雖陪侍齊公不得即同臣主且
太祖十兒寧可悉為天子卿宜規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
骨肉無令兄弟自致嫌疑文舉拜謝而出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
夙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建德三年進爵為王憲友劉
休徵獻王箴一首憲美之休徵後又以此箴上高祖高祖方翦削諸弟甚

悅其文憲常以兵書繁廣難求指要乃自刊定為要略五篇至是表陳之
高祖覽而稱善其秋高祖幸雲陽宮遂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反高祖
召憲謂曰衛王構逆汝知之乎憲曰臣實不知今始奉詔直若逆天犯順
此則自取滅亡高祖曰汝即為吾前軍吾亦續發直尋敗走高祖至京師
憲與趙王招俱入拜謝高祖曰管蔡為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
但愧兄弟親尋干戈於我為不足耳初直內深忌憲憲隱而容之且以帝
之母弟每加友敬晉公護之誅也直固請及憲高祖曰齊公心迹吾自悉
之不得更有所疑也及文宣皇后崩直又密啓云憲飲酒食肉與平日不
異高祖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為吾意今袒括是同汝當愧之何
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偏荷慈愛今但須自勗無假說人直乃止四年高
祖將欲東討獨與內史王誼謀之餘人莫得知也後以諸弟才略無出於
憲右遂告之憲即贊成其事及大軍將出憲表上私財以助軍賞曰臣聞
撫機適運理藉時來兼弱攻昧事資權道伏惟陛下繼明作聖闡業弘風
思順天心用恢武略方使長虵外翦宇宙大同軍民內向車書混一竊以
龍旗雷動天網雲布芻粟粮餼或須周給昔邊隅未靜卜式願上家財江
河不濫衛兹請獻私粟臣雖不敏敢忘景行謹上金寶等一十六件以助

軍資詔不納而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須物乎乃
詔憲率衆二萬為前軍趣黎陽高祖親圍河陰未克憲攻拔武濟進圍洛
口收其東西二城以高祖疾班師是歲初置上柱國官以憲為之五年大
舉東討憲率精騎二萬復為前鋒守雀鼠谷高祖親圍晉州憲進兵克洪
同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人焚橋守險軍不得進遂屯於永安齊主聞晉
州見圍乃將兵十萬自來援之時柱國陳王純頓軍千里徑大將軍永昌
公椿屯雞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
詭道去留不定見機而作不得遵常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為菴示
有形勢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也時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
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陳宇文盛馳騎告急憲自以千騎救之齊人
望谷中塵起相率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涉汾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
告齊衆稍逼憲又回軍赴之會椿被勅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柏菴為
帳幕也不疑軍退翌日始悟時高祖已去晉州留憲為後拒齊主自率衆
來追至於高梁橋憲以精騎二千阻水為陣齊領軍段暢直進至橋憲隔
水招暢與語語畢憲問暢曰若何姓名暢曰領軍段暢也公復為誰憲曰
我虞侯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今日相見何用隱其名位陳

王純梁公侯莫陳芮內史王誼等並在憲側惕固問不已憲乃曰我天子大弟齊王也指陳王純以下並以名位告之惕鞭馬而去憲即命旋軍而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忻各統精卒百騎為殿以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山褥環等百餘人齊衆乃退憲渡汾而及高祖於玉壁高祖又令憲率兵六萬還援晉州憲遂進軍營于涑水齊主攻圍晉州晝夜不息間諜還者或云已陷憲乃遣柱國越王盛大將軍尉遲迥開府宇文神舉等輕騎一萬夜至晉州憲進軍據蒙阬為其後援知城未陷乃歸涑川尋而高祖東轅次于高顯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亦大出兵陳於營南高祖召憲馳往觀之憲返命曰是易為耳請破之而後食帝悅曰如汝所言吾無憂矣憲退內史柳䛒私謂憲曰賊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曰憲受委前鋒情兼家國掃此逋寇事等摧枯商周之事公所知也賊兵雖衆其如我何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其夜齊主遁走憲輕騎追之既及永安高祖續至齊人收其餘衆復據高壁及洛女砦高祖命憲攻洛女破之明日與大軍會於介休時齊主已走鄴留其從兄安德王延宗據并州延宗因僭偽號出兵拒戰高祖進圍其城憲攻其西面克之延宗遁走追而獲之以功進封第二子安城公質為河間王

拜第三子賓為大將軍仍詔憲先驅趣鄴明年進克鄴城齊任城王湝廣寧王孝珩等據守信都有衆數萬高祖復詔憲討之仍命齊主手書與湝曰朝廷遇緯甚厚諸王無恙叔若釋甲則無不優待湝不納乃大開賞募多出金帛沙門求為戰士者亦數千人憲軍過趙州湝令間諜二人覘窺形勢候騎執以白憲憲乃集齊之舊將遍示之又謂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今放汝還可即充我使乃與湝書曰山川有間每深勞佇仲春戒節納履惟宜承始屆兩河仍圖三位二者交戰想無勞德昔魏曆云季海內橫流我太祖撫運乘時大庇黔首皇上嗣膺下武式隆景業與稽山之會總盟津之師雷駭唐郊則野無橫陳雲騰晉水則地靡嚴城襲偽之酋既奔竄於草澤竊號之長亦委命於旌門德義振於無垠威風被於有截彼朝宿將舊臣良家戚里俱升榮寵皆縻好爵是使臨漳之下効死爭驅營丘之前奮身畢命此豈唯人事抑亦天時宜詳之道路無俟傍說吾以不武任總元戎受命安邊路指幽冀列邑名藩莫不屈膝宣風導禮皆荷來蘇足下高氏令王英風夙著古今成敗備諸懷抱豈不知一木不維大廈三諫可以逃身哉且殷微去商侯服周代項伯背楚賜姓漢朝去此弗圖苟徇亡轍家破身殞為天下笑又足下諜者為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

諸執事知以弱卒瑣甲欲抗堂堂之師縈帶污城冀保區區之命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憑軾有期兵交命僨古今通典不俟終日所望知幾也憲至信都湝陣於城南憲登張耳冢以望之俄而湝所署領軍尉相願偽出略陣遂以衆降相願湝心腹也衆甚駭懼湝大怒殺其妻子明日復戰遂破之俘斬三萬人擒湝及孝珩等憲謂湝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厚加資給又問孝珩孝珩布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亦為之改容憲賦多謀多算略尤長於撫御達於任使摧鋒陷陣為士卒先群下感悅咸為之用齊人夙聞威聲無不憚其勇略及并州之捷長驅敵境芻牧不擾軍無私焉先是稽胡沒鐸自稱皇帝又詔憲督趙王招等討平之語在稽胡傳憲自以威名日重潛思屛退及高祖欲親征北蕃乃辭以疾高祖變色曰汝若憚行誰為吾使憲懼曰臣陪奉鑾輿誠為本願但身嬰疹疾不堪領兵帝許之尋而高祖崩宣帝嗣位以憲屬尊望重深忌憚之時高祖未葬諸王在內治服司衛長孫覽總兵輔政恐諸王有異志奏令開府于智察其動靜及高祖山陵還諸王歸第帝又命智就宅候憲因是告憲有謀帝

乃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謂憲曰三公之位宜屬親賢今欲以叔為太師九叔為太傅十一叔為太保叔以為何如憲曰臣才輕位重滿盈是懼三師之任非所敢當且太祖勳臣宜膺此舉若專用臣兄弟恐乖物議孝伯反命尋而復來曰詔王晚共諸王俱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即執之憲辭色不撓固自陳說帝使于智對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屬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以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於地乃縊之時年三十五歲以于智為柱國封齊國公又殺上大將軍安邑公王興上開府獨孤熊開府賓盧紹等皆以昵於憲也帝既誅憲無以為辭故託興等與憲結謀遂加其戮時人知其冤酷咸云伴憲死也憲所生達步干氏茹茹人也建德三年冊為齊國太妃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風熱屢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侍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其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憲六子貴質賓貢乾禧乾洽　貴字乾福少聰敏涉獵經史尤便騎射始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一經足為立身之本天和四年始十歲封安定郡公邑一千五百戶太祖之初為丞相也始封此郡未嘗假人至是封貴焉年十一從憲獵於鹽州一圍之中手射野馬及鹿十有五

頭建德二年冊拜齊國世子四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出爲幽州
刺史貴雖出自深宮而留心庶政性聰敏過目輒記嘗道逢二人謂其左
右曰此人是縣黨何因輒行左右不識貴便說其姓名莫不嗟伏白獸烽
經爲商人所燒烽帥納貨不言其罪他日此帥隨列來參貴乃問云商人
燒烽何因私放烽帥愕然遂即首伏其明察如此五年四月卒時年十七
高祖甚痛惜之 質字乾祐初封安城公後以憲勳進封河間郡王貴等
乾禮大將軍中垻公貞出後莒莊公乾禕安城公乾洽龍涸公並與憲俱
被誅 史臣曰自兩漢逮乎魏晉其帝弟帝子衆矣唯楚元河間東平陳
思之徒以文儒播美任城瑯琊以武功馳譽何則體自尊極長於宮闈佚
樂侈其心驕貴蕩其志故使奇才高行終鮮於天下之士焉齊王奇姿傑
出獨牢寵於前載以介弟之地居上將之重智勇冠世攻戰如神敵國繫
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比之異姓則方召韓白何以加茲挾震主之威屬
道消之日斯人而嬰斯戮君子是以知周祚之不永也昔張耳陳餘賓客
廝役所居皆取卿相而齊之文武僚吏其後亦多台牧異世同符可謂賢矣

文閔明武宣諸子

文帝十三子姚夫人生世宗後宮生宋獻公震文元皇后生孝閔皇帝文

宣皇后叱奴氏生高祖衛剌王直達步干妃生齊王憲王姬生趙僭王招
後宮生譙孝王儉陳惑王純越野王盛代奭王達冀康公通滕聞王逌齊
煬王別有傳

宋獻公震字彌俄幼而敏達年十歲誦孝經論語毛詩後與世宗俱受禮
記尚書於盧誕大統十六年封武邑公二千戶尚魏文帝女其年薨保定
元年追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少師大司馬大都督青徐等十州諸軍事
青州刺史進封宋國公增邑并前一萬戶無子以世宗第三子寔爲嗣寔
字乾辯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中爲大前疑尋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衛剌王直字豆羅突魏恭帝三年封秦郡公邑一千戶武成初出鎮蒲州
拜大將軍進衛國公邑萬戶保定初爲雍州牧尋進位柱國轉大司空出
爲襄州總管天和中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來附詔直督綏德公陸通大
將軍田弘權景宣元定等兵赴援與陳將淳于量吳明徹等戰於沌口直
軍不利元定遂沒江南直坐免官直高祖母弟性浮詭貪狠無賴以晉公
護執政遂貳於帝而昵護及沌口還慍於免黜又請帝除之冀其得位帝
夙有誅護之意遂與直謀之及護誅帝乃以齊王憲爲大冢宰直既乖本
望又請爲大司馬意欲總知戎馬得擅威權帝揣知其意謂之曰汝兄弟
長幼有序寧可反居下列也乃以直爲大司徒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初高
祖以直第爲東宮更使直自擇所居直歷觀府署無稱意者至廢陟屺佛
寺欲居之齊王憲謂直曰弟兒女成長理須寬博此寺褊小詎是所宜直
曰一身尚不自容何論兒女憲怪而疑之直嘗從帝校獵而亂行帝怒對
衆撻之自是憤怨滋甚及幸雲陽宮直在京師舉兵反攻肅章門司武尉
遲運閉門拒守直不得入語在運傳直遂遁走追至荆州獲之免爲庶人囚
於別宮尋而更有異志遂誅之及其子賀貢塞寧賀秘津乾理乾璪乾悰
等十人國除

趙僭王招字豆盧突幼聰穎博涉群書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艷魏恭
帝三年封正平郡公邑一千戶武成初進封趙國公邑萬戶保定中拜爲
柱國出爲益州總管建德元年授大司空轉司馬三年進爵爲王除雍州
牧四年大軍東討招爲後三軍總管五年又從高祖東伐率步騎一萬出
華谷攻齊汾州及并州平進位上柱國東夏底定又爲行軍總管與齊王
討稽胡招擒賊帥劉沒鐸斬之胡寇平宣政中拜大師大象元年五月詔以
洺州襄國郡邑萬戶爲趙國招出就國二年宣帝不豫徵招及陳越代滕五
王赴闕比招等至而帝已崩隋文帝輔政加招等殊禮入朝不趨劍履上

殿隋文帝將遷周鼎招密欲圖之以匡社稷乃邀隋文帝至第飲於寢室
招子員貫及妃弟魯封所親人史冑皆先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刃於
帷席之間後院亦伏壯士隋文帝從者多在閤外唯楊弘元冑冑弟威及
陶徹坐於戶側招屢以佩刀割瓜啖隋文帝隋文帝未之疑也元冑覺變
扣刀而入招乃以大觴親飲冑酒又命冑向廚中取漿冑不爲之動滕王
逌後至隋文帝降階迎之元冑因得耳語曰形勢大異公宜速出隋文帝
共逌等就坐須臾辭出後事覺陷以謀反其年秋誅招及其子德廣公員
永康公貫越攜公乾銑弟乾鈴乾鏗等國除招所著文集十卷行於世

譙孝王儉字侯幼突武成初封譙國公邑萬戶天和中拜大將軍尋遷柱
國出爲益州總管建德三年進爵爲王五年東伐以本官爲左一軍總管
攻永固城拔之進平并鄴拜大冢宰是歲稽胡反詔儉爲行軍總管與齊
王憲討之有胡帥自號天柱者據守河東儉攻破之斬首三千級宣政元
年二月薨子乾惲嗣大定中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陳惑王純字堙智突武成初封陳國公邑萬戶保定中除岐州刺史加開
府儀同三司使於突厥迎皇后拜大將軍尋進位柱國出爲秦州總管轉
陝州總管督鴈門公田弘拔齊宜陽等九城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四年大

軍東伐純為前一軍總管以帝寢疾班師五年大軍復東討詔純前一軍率步軍二萬守千里徑幷州平進位上柱國即拜幷州總管宣政中除雍州牧遷太傅大象元年五月以濟南郡邑萬戶為陳純出就國二年朝京師時隋文帝專政翦落宗枝遂害純幷世子謙及弟巵公讓讓弟議等國除

越野王盛字立久突武成初封越國公邑萬戶天和中進爵為王四年大軍伐齊盛為後一軍總管五年大軍又東討盛率所領拔齊高顯等數城幷州平進位上柱國從平鄴拜相州總管宣政元年入為大冢宰汾州稽胡帥劉受邏千反詔盛率諸軍討平之大象元年遷大前疑轉太保其年詔以豐州武當安富二郡邑萬戶為越盛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其秋為隋文帝所害幷其子忱悰恢慣忻等五人國除

代奰王達字度斤突性果決善騎射武功初封代國公邑萬戶天和元年拜大將軍右宮伯拜左宗衛建德初進位柱國出為荊淮等十四州十防諸軍事荊州刺史在州有政績高祖手勑褒美之所管灃州刺史蔡澤黷貨被訟贓狀分明以其世著勳庸不可加戮君曲法貫之又非奉上之體乃令所司精加按劾密表奏之事竟得釋終亦不言其處事周慎如此達雅好節儉食無兼膳侍姬不過數人皆衣綈衣又不營貲產國無儲積左

右嘗以為言達從容謂之曰君子憂道不憂貧何煩於此三年進爵為王出為益州總管高祖東伐以為右一軍總管齊淑妃馮氏尤為齊後主所幸齊平見獲帝以達不邇聲色特以馮氏賜之宣帝即位進位上柱國大象元年拜大右弼其年詔以潞州上黨郡邑萬戶為代達出就國二年朝京其年冬為隋文帝所害及其世子執弟蕃國公轉等國除

冀康公通字屈率突武成初封冀國公邑萬戶天和六年十月薨子絢嗣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象中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滕聞王逌字爾固突少好經史解屬文武成初封滕國公邑萬戶天和末拜大將軍建德初進位柱國三年進爵為王六年為行軍總管與齊王憲征稽胡逌破其渠帥穆友等斬首八千級還除河陽總管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其年伐陳詔逌為元帥節度諸軍事大象元年五月詔以荊州新野郡邑萬戶為滕逌出就國二年朝京其年冬為隋文帝所害幷子懷德公祐弟萁國公裕弟禮禧等國除逌所著文章頗行於世孝閔帝一男陸夫人生紀厲王康

紀厲王康字乾定保定初封紀國公邑萬戶建德三年進爵為王仍出為總管利始等五州大小劍二防諸軍事利州刺史康驕矜無軌度信任僚佐盧弃等遂繕修戎器陰有異謀司錄裴融諫止之康不聽乃殺融五年詔賜康死子湜嗣太定中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明帝三男徐妃生畢剌王賢後宮生酆王貞宋王寔實傳闕

畢剌王賢字乾陽保定四年封畢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出為華州刺史遷荊州總管進位柱國宣政中入為大司空大象初進位上柱國雍州牧太師明年宣帝崩賢性強濟有威略慮隋文帝傾覆宗社言頗泄漏尋為所害幷其子弘義恭道樹孃等國除

酆王貞字乾雅初封酆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象初為大冢宰後為隋文帝所害幷其子濟陰郡公德文國除

武帝生七男李皇后生宣帝漢王贊庫汗姬生秦王贄曹王允馮姬生道王充薛世婦生蔡王兊鄭姬生荊王元

漢王贊字乾依初封漢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仍柱國大象末隋文帝輔政欲順物情乃進上柱國右大丞相外示尊崇寔無綜理及諸方略定又輔太師尋為隋文帝所害幷其子淮陽公道德弟道智道義等除國

秦王贄字乾信初封秦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上柱國大冢宰大右弼尋為隋文帝所害幷其子忠誠公靖智弟靖仁等國除

曹王允字乾仕初封曹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道王充字乾仁建德六年封王

蔡王兊字乾俊建德六年封王

荊王元字乾儀宣政元年封王元及兊充允等並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宣帝三子朱皇后生靜皇帝王姬生鄴王衍皇甫姬生郢王術

鄴王衍大象二年封王

郢王術大象二年封王與衍並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史臣曰昔賢之議者咸云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秦立郡縣二世而亡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互起而因循莫變復古未聞良由著論者溺於貴達司契者難於易業詳求適變之道未窮於至當也嘗試論之夫皇王迭興為國之道匪一賢聖間出立德之指殊塗斯豈故為相反哉亦云治而已矣何則五等之制行於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於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易地則用捨或殊譬猶干戈日用難以成垓下之業揖讓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時制宜者為政之上務也觀民立教者經國之長策也且夫列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置牧守循名雖曰異軌責實抑亦同歸盛則與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共安繁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敦風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

不能靖亂。是以齊晉帥禮。雖業傾而復振。溫陶釋位。王綱弛而更張。然則周之列國非一姓也。晉之群臣。非一族也。豈齊晉強於列國。溫陶賢於群臣者哉。蓋勢重者易以立功。權輕者難以盡節故也。由此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異術。兵權勢位。蓋安危之所階乎。太祖之定關右。日不暇給。旣以人臣禮終。未遑藩屏之事。晉陽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竝據勢位。握兵權。雖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磐石之固矣。高祖克翦芒刺。思弘政術。懲專朝之爲患。忘維城之遠圖。外崇寵位。內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壞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聞。芟刈先其本枝。削黜遍於公族。雖復地惟叔父。親則同生。文能附衆。武能威敵。莫不謝卿士於當年。從侯服於下國。號爲千乘。勢侔匹夫。是以權臣乘其機。謀士因其隙。遷龜鼎速於俯拾。殲王侯烈於燎原。悠悠邃古。未聞斯酷。豈非摧枯振朽易爲力乎。向使宣皇采姬劉之制。覽聖哲之術。分命賢戚。布於內外。料其輕重。間以親疏。首尾相持。遠近爲用。使其勢位也足以扶危。其權力也不能爲亂。事業旣定。僥倖自息。雖使卧赤子。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族之地而勢能竊其神器哉。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七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趙應有
圈點監生臣徐乜私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七十九

二十尤

周

北史列傳　宗室　廣川公測字澄鏡文帝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曾祖豆頹祖騏驎父永仕魏位並顯達測性沈密少篤學仕魏位司徒右長史尚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孝武疑齊神武詔測詣文帝察為之備還封廣川縣伯尋從孝武西遷進爵為公文帝為丞相以測為右長史委以軍國又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歷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為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於還其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為寇兩界遂通慶弔時論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測懷貳文帝怒曰測為我安邊何為間骨肉乃命斬之仍許測便宜從事轉行綏州事每歲河氷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

火突厥謂大軍至懼而遁走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自是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後卒於太子少保文帝親臨慟焉仍令水池公監護喪事謚曰靖測性仁恕好施與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即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州縣禽盜幷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不認焉遂遇赦免盜既感恩請為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盜亦從測入關並無異志子該嗣位除州刺史測弟深深字奴干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為營折草作旌旗布置行伍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喜曰汝自然知此後必為名將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人多逃散深時為子都督領宿衛兵撫循所部並得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伯大統中累轉尚書直事郎中及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趨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周文帝將襲泰諸將咸難之帝隱其事陽若未有謀獨問策於深深曰竇氏高歡驍將歡每仗之禦侮今大軍就蒲坂則歡拒守竇必援之內外受敵取敗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禽也虜竇歡勢自沮迴師禦之可以制勝文帝喜曰是吾心也軍行果獲泰齊神武亦退深又說文帝進取弘農復剋之文帝大悅謂深曰君即吾家陳樂也是冬齊神武又率大衆至沙苑諸將皆懼惟深獨賀文帝問其故對曰歡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唯歡恥失竇氏愎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禽也不賀何為文帝然之尋大破齊軍果如所策俄進爵為侯六官建拜小吏部下大夫武成元年遷豳州刺史改封安化縣公保定初除京兆尹入為司會中大夫深少喪父事兄甚謹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既居近侍每進籌策及在選曹頗有時譽性仁愛從弟神舉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卒於位謚曰成康子孝伯　孝伯字胡王其生與武帝同日文帝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武帝同學武成元年拜宗師上士時年十六性沈正謇諤好直言武帝即位欲引置左右時執政在冢臣不得專制乃託言少與同業受經思相啟發由是護弗之猜得入為右侍上士恒侍讀及遭父憂詔令服中襲爵武帝嘗謂曰公與我猶漢高與盧綰也賜以十三環金帶自是恒侍左右出入卧內朝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迴避至於時政得失外間細事皆以奏聞帝信委之當時莫比及將誅晉公護密與衛王直圖之惟孝伯及王軌宇文神舉等頗得參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歷司會中大夫左宮正皇太子既無令德孝伯言於帝曰皇太子德聲未聞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不然悔無所

及帝歛容曰卿世載鯁正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運為右宮正孝伯仍為左宮正宗師中大夫累遷右宮伯常因侍坐帝問我兒比進不答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捋帝鬚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謂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為誑矣孝伯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敢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公其勉之及大軍東討拜內史下大夫令掌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進爵廣陵郡公幷賜金帛女妓等復為宗師每車駕巡幸常執其手令居守後帝北討至雲陽宮寢疾驛召孝伯赴行所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司衛上大夫總宿衛兵馬令馳驛入京鎮守宣帝即位授小冢宰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圖之當以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齊王戚近功高棟梁所寄臣若順旨則臣為不忠陛下不孝之子也帝因疏之乃與于智鄭譯等圖其事令智告憲謀逆遣孝伯召入誅之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焉軍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武帝武帝怒撻帝數十乃除譯名至是帝追憾被杖乃問譯我腳上杖痕誰所為

也譯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說軌捋帝鬚事帝乃誅軌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柰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為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為身計宜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為秦州總管帝荒淫日甚誅戮無度孝伯頻諫不從由是益疎後稽胡反令孝伯為行軍總管從越王盛討平之及軍還帝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事誚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為群小媒孽加之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屬微臣輔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帝慙俛首不語令賜死于家時年三十六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王軌忠而獲罪並令收葬復其官爵嘗謂高熲曰宇文孝伯實有周良臣若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子歆嗣

東平公神舉文帝之族子也高祖晉陵曾祖求男仕魏位並顯達祖金殿魏兗州刺史安喜縣侯父顯和少而襲爵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絶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孝武之在蕃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帝深納焉及即位拜閤內都督封城陽縣公以恩舊遇之甚厚顯和所居隘陋乃撤殿省賜為寢室其見重如

此及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問顯和曰天下洶洶將如之何對曰莫若擇善而從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策以其母老令預為計對曰今之事忠孝不並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為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我之王陵也遷朱衣直閤閤內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從孝武入關至溱水周文帝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中之文帝笑曰我知卿工矣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建德三年追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舉早孤有風成之量及長神情倜儻志略英贍眉目疎朗儀貌魁梧明帝初起家中侍上士帝留意翰林而神舉雅好篇什每游幸神舉恒從襲爵長廣縣公天和元年累遷右宮伯中大夫進爵清河郡公建德三年自京兆尹出為熊州刺史齊人憚其威名及帝東伐從平并州即授刺史州既齊氏別都多有姦猾神舉示以威恩遠近悅服封武德郡公進柱國大將軍又改封東平郡公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及幽州人盧昌期等據范陽反詔神舉討禽之時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將解衣伏法神舉乃釋而禮之即令草露布稽胡反冦西河神舉與越王盛討之時突厥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稽胡欵服即授并州總管神舉見侍於武帝處心腹之

任王軌宇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之短神舉亦頗預焉及宣帝即位荒淫無度神舉懼及禍懷不自安初定范陽之後威聲甚振帝亦忌其名望兼以宿憾遂使人齎酖酒賜之薨於馬邑時年四十八神舉美風儀善辭令博涉經史性愛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冦勇而有謀莅職當官每著聲績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聲彰外內百寮無不仰其風則先輩舊齒至于今稱之子同嗣位至儀同大將軍神舉弟慶　慶字神慶沈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業乎時文州賊亂慶應募從征以功授都督衛王直鎮山南引為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中石乃墜絶而後蘇帝勞之曰卿勇可以貫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齊兵大至慶與齊王憲輕騎覘之與賊窘憲挺身而遁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拔高壁尅并州下信都禽高湝功並居最進位大將軍封汝南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歷延寧二州總管隋文帝為丞相以行軍總管征江表次白帝以勞進上大將軍帝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

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上柱國數年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文帝龍潛時嘗與慶言謂曰天元實無積德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諸侯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尉遲迥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為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小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變在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為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易生艱阻王謙愚惷素無籌略但恐為人所誤不足為虞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蒙恩顧具錄前言為表奏之上省表大悅下詔曰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緬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每加優禮卒於家子靜亂尚隋文女廣平公主位儀同安德縣公熊州刺史先慶卒靜亂子協位右武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協弟晶字婆羅門大業中養于宮內後為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有游宴必侍從至於出入卧內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禁時人號為宇文三郎與宮人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晶聞懼不敢見協因奏晶壯不可久在宮掖帝不之罪召又侍之如初化及殺逆際為亂兵所害論曰宇文測兄弟驅馳於經綸之日孝伯神舉

盡言於父子之間觀其智勇忠槩並可追蹤於古人矣司馬光稽古録文帝以關中之衆東迎孝武收疲散之兵撫貧困之民任賢使能列官布職明部分務農桑以輔魏室雖以高氏之強不能陵也其所爲典法施於後世可不謂賢乎武帝以英傑之資受制強臣恭默端拱十有餘年須其罪盈惡熟爲衆所棄一旦除之若豚犢振槁可謂知柔知剛智勇兼備者矣然後親統六師以征東夏齊之險阻不守士卒不戰數月之間縛其君臣致於鼓下使有周之境東漸于海傳于江雖魏室全盛之時不能及也惜乎宣帝恣其淫侈逞其奇譎自絶于天結怨于民不及三年而爲異姓所有悲夫小學史斷北周起於宇文泰因元魏優亂孝武西奔遂挾天子而令之披草萊立朝廷其爲君爲國也微矣然卒能取威定霸以弱爲強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而又得蘇綽之奇才修一代之文物通積黜魏晉憲章古昔依周禮而建六官搜人才以爲牧守作九命以叙官爵自三代以來官名法度少有可觀者唯宇文氏耳伊川語録梅庵語録然泰既鴆孝武又黜廢帝逆其所爲特亂臣賊子之所作視賀六渾有慙德焉史謂其功業如此能以善終吾誰欺欺天乎逆魏自孝武西奔以來宇文泰居西高歡居東辛勤百戰皆能變家爲國是二人者其在當

時亦有優劣乎曰是二人者皆一時之傑戎狄之豪有挾其主令諸侯之志而其用兵又皆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者也然賀六渾爲人朴質一時文物雖不逮周而其悔過事君之心實勝焉宇文黑獺爲人譎詐一時文物雖遠邁齊而其廢君弑主之罪實浮焉權其輕重而論之則高歡之用心或者其尚可取耳不然高歡臨終之時猶拳拳於其君宇文垂死之夕惟戀戀於其子二人之用心亦可知矣宇文覺以沖齡嗣霸曾未幾時宇文護遽取魏鼎而授之是爲周閔帝立國之初權歸於護政出私門雖負剛強之姿終致蕭墻之禍以此開基何以永世護弑宇文覺明皇繼之厥鑒不遠懲前車之覆轍芟除而勦滅之宜也夫何機務雖收而軍旅大權猶總於護既不能翦夷禍根而又資以兵柄虎而傅翼自頒其軀帝遇毒崩哀哉若夫推付托之公心恢宇文之洪業蓋亦足爲明矣宇文護再行弑逆而曹國公邕踐祚是爲武帝慮謀深遠以蒙養正及誅護後始親政事聽覽不倦用法嚴整臣下肅然性天明察布德立行皆欲度越前人身衣布袍無金玉之飾錦繡纂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十數勞謙接下豈豊忘疲尊崇儒術老釋兼罷以海内未康鋭情閲習校兵訓武步行山谷履涉艱苦皆人所不堪性又果決能斷大事故能得人死力以弱爲強及入齊境雖殘傷苗稼者亦皆以軍法從事數年之間克平齊土盛矣哉其有成功也齊平之後撤宮室之華侈省妃嬪之負數雕琢之物悉賜貧民信可謂善處勝矣而適嗣子之非才即宣帝昧宗社之大計但欲威之極楚期於懲肅義方之訓豈若是乎是以宣帝即位之初即肆凶虐季父至親一朝殺之如斃犬彘殺齊王憲喪僅踰年恣情聲樂魚龍百戲旁午戲内自是而後遊宴沉湎旬餘不出群臣奏事悉倚宦者五后並立紀綱蕩然得保首領已爲幸矣靜帝越自幼沖紹茲衰亂内外挾孫曹之詐戚藩無齊代之強楊堅談笑遂移神鼎嗚呼宇文黑獺名泰親弑孝武黜辱廢帝把握魏政踰二十年至其子覺遂纂取之得國不三四年二主覺毓俱被弑戮未及三十載楊堅遽奄有其國且盡宇文之裔俾無遺種積惡之報良可畏夫後周之有國凡五傳二十有五年起陳武帝永定元年丁丑訖宣帝太建十三年辛丑而隋取之焉時宣帝之太建十三年也考論南北立國之數自東晉而下在南朝者齊二十年陳三十年宋與梁僅五六十年在北朝者宇文之周高氏之齊亦不過二三十年獨拓跋之魏出自北狄其都洛之久至近百年豈天理果私於夷狄歟然則史以南北並稱其果無分於正朔歟昔者先儒嘗斷之矣曰于時正朔相承乃在江左南北

不能相併則拓跋豈能免索虜之譏狄堂嘗見不然符秦立國幾奄天下之全而王猛臨終猶拳拳以正朔相承爲説猛豈無所見而自抑哉或曰以正朔屬江左信矣而前輩述史嘗欲自宋元嘉之後合元魏太武之年而並書之其意果何謂歟曰魏自太武之後國勢浸強與中國等而典章制度則又漸過之自王通諸人已有欲誘而進之之意矣然柰何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夷夏大分豈容對立作史者不必立異第祖述司馬通鑑之書以南朝之正朔爲正而以北朝之號附注于其後焉庶乎適取舍之正矣南北雖分普六茹堅卒取周人之國其後復克平南陳以一天下至是南與北合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自晉元帝渡江都建康而中原悉爲左衽之區至是洽三百年而合於隋匪天意夫反覆南北之間戰爭相尋幾數百年而終定于此其氣類之遷變非一朝一夕而然南朝起自東晉已罷遣主徒帝不修孔廟孝武十七年衣冠文物浸就頽毀至宋及齊綦弑之主　幾七八梁陳而降又崇尚釋教偏國從夷則已有變夏爲夷之道矣北朝起自元魏如太武如孝文文德武功冠冕南北又求遺書祠孔子禁胡語胡服迨至宇文制度典章儀刑古昔則已有用夏變夷之道矣人謂南北之合在於隋文平陳之年君子遡其本源則

南之決不能併北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文苑英華盧思道後
周興亡論　周太祖文皇帝幼而機鷲疑作警智數過人屬魏末多故召
募關隴值二將相奢三軍未可見推為主遂握兵符俄而魏武西遷奉迎
車駕挾天子以會諸侯萬世所一時也然養荒餘鳩聚兵甲同心之旅不
滿萬人齊神武以大兵數十萬將清灞滻雷動雲移莽於渭曲太祖以數
千弊卒振旅而還遂基王業竇泰以勁兵深入一戰喪元高敖曹以銳氣
先登臨陣受首兵輩一作輩車歲動敗群勝多高氏雖恃其衆力莫敢先
至邙山之舉我師敗績狀合亡散退守有餘及蕭氏將亡遣服震擾荊郢
內附庸蜀未王器械完整貨財充實帶甲百萬驍將如林晏駕之後國與
齊人相埒矣閔帝以嫡嗣承基應天納禪衍齡厥世未及稱皇以歲長見
立纂我鴻緒從容文雅亦守文之良主焉二帝景命不融高祖始登大位
于時大冢宰晉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貪圖作宰親受顧命國柄朝權
頃去王室高祖高深視獵歷歲年談諷儒玄無所關預然則寡人晉公之
不忌也但自下裁物其主不堪累世權強一朝折首其於黨與咸見夷戮
惡禽竟物掃地無餘爾乃秉奢淫去浮偽施一德布公道屏重肉之膳躬
大布之衣始自六宮被於九服令行禁止內外肅然以釋氏立教本貴清

靜近世以來康貴財力下詔削除之亦前王所未行一作得非之值季夫
德取亂侮亡親御戎軒再舉而滅軍令肅然秋毫莫犯數旬而定不戮一
人未及下車革其弊政山東士女欣戴如歸但天性嚴忍果於殺戮血流
盈前無廢飲啗行幸四方尤好田獵從禽於外非夜不還飛走之類值無
免者識者以此少之雖有武功未遑文德彝章禮教蓋闕如也練甲治兵
將掃沙漠遠圖不遂暴疾升遐宣帝初在東宮已多罪惡高祖每加嚴訓
不能修改嗣位之初縱情自縱踰年已後變態轉興耽酒好色常居內寢
角抵逸遊不捨晝夜分命使人徵求子女積之宮中以千萬數此石虎之淫
風也寵姬四人並立為皇后車服節文與內主無別此劉聰之亂政也
少在儲宮頗覽經籍臨朝對衆亦有精神但禀猜狂持詭異衣冠形色皆
與舊制不同文武侍臣并棄避裔內外門閣皆別令臣者看守出入去來
並錄其數殺省以同相視然朋淫于家無所簡擇乃至長樂亦有醜聲大
喪之來忽焉倏虔鞭撻朝士動至數百背及胸腹一時下手楚毒之理不
可忍見祖宗廟號諱不得稱變易官名四官疑姓族車乘輪輻並有貴賤
之殊婦人粧點亦為上下之異後庭嬪妾旁有數人自旦至夕恒令危坐
相對有不如法便即撻楚內外命婦朔望朝謁皆令為丈夫拜伏以示肅

恭自號為天不復稱朕此外小事異同不可勝紀狂惑妖僻開未之有也
客曰壽武成荒悖屬精怨結人神厥嗣不昌理則然矣周祖聰明神武冠
世雄奇困愚子以主顛覆豈人事乎天道也余有惑焉請聞其說主人曰
寒暑晦明二儀之不同也賢愚治亂五勝之相形也是以酒池肉林乃周
王之締構坑儒滅學亦漢后之驅除齊自天保受終迄於武平喪國孝昭
之外竟無令主河清已後國基漸墜昏主慢遊於上黎氏怨讟於下逮於
末葉君弱臣愚外崩內潰周人取之猶坂上走丸也周武仕數矩疑情果
敢雄斷擁三秦之銳屬攻昧之秋削平天下易同俯拾未及三祀宮車晚
駕嗣子披猖肆其凶悖與人革命宗廟為墟此蓋天所以啓大隋非不幸
也　王安國後周書序　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篇唐令狐德
棻請撰次而詔德棻與陳叔達庾儉成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祕
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今既鏤板
以傳學官而臣等始預其是正又序其目錄一篇曰周之六帝當四海分
裂之時形勢劫來殺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足以有為者特文帝而已
文帝召蘇綽於擱人之中始知之未盡也卽與之言既當其意遂起并畫
夜咨諏酬酢知其果可以斷安危治亂之謀而詘己以聽之考於書惟府

兵之設欲十歲已散之民而係之於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能不驕人視
聽以就其事而致見於後世文帝嘗患文章浮薄使綽為大誥以勸而卒
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然則勢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者其患不成雖
然非文帝之智內有以得於己而蘇綽之守外不詘於人則未可必其能
然也以彼君臣之相遺非以先王之道而猶且懇懇以誇言之又況無所
待之豪傑可易以畜哉夫以德力行仁所以為王霸之異而至於詘己任
人則未始不同然而君能畜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
修道以仁蓋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質推之為天下國家之用者
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於己則其粗亦不能以為人惟能自愛其身則內
不欺其心外不蔽於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尚何有己哉能無己始可以
得己而足以揆天下之理知人之言而邪正無以廋其實尚何患乎論之
不一哉於是賢能任使之盡其方而吾所省者以天下之耳目而小人不
能託忠以誣君子又從而為之勸禁則小人窓欲之心已黙於冥冥之際
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厲其俗粲然有耻君臣相與謀於上因敵以新法
度而令馳騖於下者有忠信之守而無傳會遷就之患則法度有拂於民
而下不以情赴上者乎蓋虛然後能受天下之實約然後能操天下之傾

垂纓搢紳俯仰明堂無為以應萬幾者致其思而已矣夫思之為王者事君臣一也勢則異焉世獨頌堯舜之無為而安知夫人主自宜無為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曰睿揚雄曰於道則勞其不然歟蓋夫法度善矣非以道作其人則不能為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豐殺法度有視時而革者必待人而後講則是可不致其思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是豈先王為治之序哉彼區區之周何足以議此徒取其能因一時君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效又況慨然行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為之勢乎是固不宜無論也習學記言後周書稱宇文泰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為黃帝所滅子孫遯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鮮卑奉為主由泰父肱至普回二十三世普回至烏菟不能紀也鮮卑何用世次史祖魏收收祖司馬遷遷以匈奴為禹後特記事推引之濫蓋無所媚附而妝之稱舜臣孤令德棻之稱炎帝後則專以誑筆造諂語劉向班固言漢承堯運者耶高歡宇文泰雖同於篡魏泰賀拔岳所奬用岳既見殺其下無主扳泰而歸之則近於勢之自至也魏孝武身落人手而不常其德先為高歡所逐後為宇文泰所酖夫敗孳亡孺自古皆為亂臣賊子之餌彼妄遇一無賴姦人即以伊周事責之哀哉　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諸侯內立百官者非欲富貴其身而尊榮之蓋以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是以博訪賢才助己為治若知其賢也則以禮命之其人聞命之日則惕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勞何捨己而從人又自勉曰天生俊士所以利時彼人主者欲與我為治安可苟辭於是降心而受命及居官也則晝不甘食夜不甘寢思所以上匡人主下安百姓不遑恤其私而憂其家故妻子或有飢寒之弊而不顧也於是人主賜之以俸祿尊之以軒冕而不以為惠也賢臣受之亦不以為德也位不虛加祿不妄賜為人君者誠能以此道授官為人臣者誠能以此情受位則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矣昔堯舜之為君稷契之為臣用此道也及後世衰微此道遂廢乃以官職為私恩爵祿為榮惠人君之命官也親則授之愛則任之人臣之受位也可以尊身而潤屋者則迂道而求之揹身而利物者則巧言而辭之於是至公之道沒而姦詐之萌生天下不治正為此矣今聖主中興思去澆偽諸在朝之士當念職事之艱難及闕之招累夙夜兢兢如臨深履薄才堪者則審己而當之不堪者則[illegible]而避之使天官不妄加王爵不虛授則淳素之風庶幾可反觀此可驗[illegible]綽用事大意也然天下能為綽之言者不必拘於時而不敢言及其奮[illegible]言之而不獲用則多矣惜其不及君臣分定之時不為賢主之詔而徒[illegible]逆臣

之令爾　泰再行篡逆其史抑虬既執簡而書其咎泰又令盧辯作告以諭其過高貴公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泰舉動如此欲以誰欺王莽篡而作大誥泰用周禮亦然豈從周之偽者固當爾耶石勒之於劉曜苻堅之於慕容暐周孝武之於高緯皆以一取一孝武始自五年十月至六年正月馬足未遍而數千里地盡得雖乘群愚自潰之幾然不勤身苦力以赴之亦未能也及其輕銳之念溢發不制欲以廓清混一之功取必於歲年之頃嗚呼幸而遽得死不然將遂斃於鋒鏑為後世笑豈止其子之不肖足以亡國哉九尾妖狐也示亡徵焉不知憂懼而猶欲求不覺瑞之名其實以為瑞無大於此者爾五品時敘四海和平家識孝慈人知禮讓其君臣但摹倣十數板周官便自謂已能如此是真可笑也余論周武帝君史所言布懷立行皆欲踰越古人正孟子謂齊王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然孟子謂齊王以君所為不可以求君所欲使其見周武帝所為必謂可以求君所欲矣湯武既有截法而王道逾不可行於後世此開利門之大者而學者乃以為能聞之何也　周武帝初行刑書要制持仗群強盜一匹以上不持仗群強盜五匹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匹以上小盜及詐偽請官物三十匹以上正長隱五戶及十丁以上隱地三頃以上皆死至天元患其嚴重太甚且海內初平恐物情未附遂大醮告天而除之孟子言康誥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凡民罔弗憝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魏周分田權在正長隱五戶十丁與地三頃其罪及贓著矣設法禁姦由孟子之論要制所行適與罪稱屬非重也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善為政者當使民不為欺盜不當因其欺盜而遂殺之然則孟子之論孔子曾參之所不許也且周武帝廉節自勵用己律人故必行重刑而不疑其于奢縱任情推己恕人故以行重刑為不可後世据已定之法初不知奢儉之所在唯欲其重而不輕又當在二人之下矣固無暇考聖賢之異同也周武帝一舉平齊之功齊王憲十居八九方其正明君權以臣畜使之不以兄弟數也自謂如此能革累世偪輔因尋之弊使孺子刲割狐豚於牢豢中興晉司馬攸魏元勰禍出一軌而三國相隨為墟不然則如齊孝昭武成挺刃而奪之矣悲夫本朝太祖監唐末五代切君之敗不私其子根本既成祚命永延賈誼謂天下可以數術制御其言曰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然則漢之衰亡豈非遺腹委裘耶　爾朱

鈇鉞高歡事已大諧而泰猶欲建難有志節者逆皆驚散宇文泰寒遠宴
子坐收其用如賀拔勝年位材豪決去江南死心為役他可知也賀拔岳
人徹衆弱然經為其稗校者無不立功要名豈必盡能而泰亦何足以使
之特以魏孝武棄東就西輕重勢激而然主威既奪而成臣之威可不懼
歟　因子謹為三老稱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觀高宗所言過於傅說
之所知矣而不自為規矩律度以先天下必委於臣之能言者而後以身
從之得用九見群龍無首之義蓋平世持盈守成之常道也古之聖人皆
備道成德首出庶物其行在前其諫在後獨高宗處樂以憂恭默思道自
疑弗類待諫而行百王未有此經生學士考論所不到也謹從橫亂世甲
裳腥膻墜典偶興曠官承之書習書句苟應其名然後世之效法先王未
嘗不如此豈足啓悟也　爾朱榮為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宇文泰等
因之故號八柱國家二典有四岳九官十二牧之等周官言惟王建國辨
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今忽自稱柱國大將軍是何義蓋
夷胡無藝妄以意造爾宇文泰與蘇綽盧辯依周禮設官而雜用元魏及
秦漢以後名稱仲尼雖學官名於郯子然無所慕効也周本與戎狄雜居
直以聖賢迭興法度最久故孔子從之從世苟以為從其實不從其名則

漢晉之官同於任事姑從之可也使名實皆正必如成周則一字不可增
損矣泰自貪柱國之號耳出爾朱榮後既不能改而綽方與之法象周公
龜茲王褚謂所識依然故在是真可笑矣　抑慶關西文士蘇綽患近代
華靡輕薄使為賀白鹿表以革之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笑曰枳橘猶
自可移況才子也慶詞不傳無以驗其是非與漢訓誥固非筆墨之巧所
能轉移而其體制亦各隨世不同綽作大誥令為文者皆依此體止是皮
毛上摸出一重麄俗使如此而便為堯舜三代之文則俚儒迂叟尤極其
工而豪俊之士反閣筆無措矣余頗記少時聞長老言有數士各致名人
文字以相夸耀或為韓柳或為歐曾高者為西漢其一人曰未也遂特為
詩書之文以蓋之綽所欲革與此何異以為於變一世恐未可也　柳弘
死時年三十一楊素誄之曰山陽王粲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脩
竹夾池永絶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是弘以清言而兼麗藻
長槍大槊數十年間僅聞此爾得非所謂正始之音也　自宇文泰起接
隋唐百年中精神氣脉全在蘇綽一人三代既衰佐命之材不世出惟管
仲樂毅蕭何諸葛亮王猛蘇綽爾亮地勢不足自立猛無堅毅之功而綽
隨文守義仰取俯拾遵腐儒之常説據舊籍之陳言能使泰總己聽命麄

細重輕惟其所裁不為新奇坐致實用豈特以其國強富兼并而已由晉
以後南北判離棄華從戎至是自北而南變夷為夏使孔子復出微管仲
之歎不付餘人矣然則學者豈以能言為貴哉顧其所行何如耳主適戎
問蘇綽日俊人也其道何如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夫自許
以英豪者用材無本自命為聖哲者窮理不盡行於太平而必亂行於戰
國而不強古今皆是也吳綽之病哉且何後之有　六條平實無華諸葛
亮王猛歐世人而用之未暇及也死而無繼澤不垂遠不亡何待自董仲
舒蕭望之劉向崔寔王符仲長統之流皆論治道而無一言之幾然則如
綽者亦未易也　獨孤信深入湘川百計拒敵相持經歲竟以全歸自前
世言之為大功乃坐失地除名史謂宇文護謬政至此然亦由當時望外
成事者多矣不然何以能奮於至弱取天下之十九乎此又未可以賞罰
常情論也　郭賢策高歡言賀拔岳初死關中震駭不能乘時取雍州是
無智魏孝武西遷寡弱毛鴻賓衆敗關門不守又不能併力要戰是無勇
此高歡所以失關隴之由誠是歡之黨人算畫未有及此者劉棨欲因降
張魯取蜀而曹操不敢蓋從昔智計必有用之不敢盡者然歡趑趄狡遇
於狼狽洶洶之時而乃嵘齗決死於安徐已定之後宜其屢進而屢卻哉

耿豪言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槊直刺直斫慎莫皺眉邙山
之役大呼獨入奮刀而還當其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吾豈樂殺人壯
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為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豪雖兇麄
不足取而以關張比之則又其細爾李穆蔡祐丞相臂膊耿豪王勇丞相
咽項泰能得武夫之用如此安得不以弱為強乎　宇文泰用韋孝寬法
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然則此法未行以前
原野尤蕭瑟矣詩云有杕之杜生於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又曰作棫
拔矣行道兌矣豈變墟莽為桑麻自古聖賢以為難事耶　遷國以文米
衒耀其人辭多而實寡如王褒韋孝寬傳正爾率拙然功名壯偉不可掩
學者能詳者所長氣力不少矣只泥住簡相如趙充國等無復新意此讀
書大病也　薛慎傳載宇文泰於行臺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
充生悉令旦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六經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淳懿者侍
其讀書余嘗恨劉裕贊可踏上而劉穆之痼之然則蘇綽之力多矣漢高
祖言乃公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至溺儒冠史臣乃謂其不修文學而性明
達嘻甚矣又安足述乎　令狐整率鄉親二千餘人隨軍征討泰嘗從容
謂整鄉邑遠祖立志而去鄉今立忠而來可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史言整

遠祖漢建威將軍邁不為王莽屈其子稱避地河右故秦稱之此事今祖
見於姓家然則隋唐以前史記漢書之外別自有書李翱乃言讀前漢與
後漢書生熟如何蓋屢更兵亂載籍焚毀他書多不存其存者又以非文
句所資不暇熟讀如翱尚然是又可歎也　司馬裔辭封　趙肅傳元日
行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預不知用何典故　蘇亮綽從兄綽文章稍不
逮亮至於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蘇　柳虬論史謂漢魏以還密
為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故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
紛紜莫知準的請今記事者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
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事遂施行後漢李法但能言
史官記事不實後不明信而已當時議論開張至此故泰廢立虬能執簡
書過也虬死在魏恭帝元年之冬不然值宇文護行禪代事或有懼否耶
天地之初皆夷狄也相攘相殺以力自雄蓋其常勢雖夷黃以道御之不
能止也及堯舜以身為德感而化物遠近丕變功成治定擇賢退處不為
己有而忠信禮讓之俗成矣夫先人後己徙義遠利必出於心之自然而
明於理之不可悖故湯既放桀惟有慚德而其臣反作誥以諭解之若夫
亂臣賊子則不然公為弒逆而惡大惡之聞崔杼所以殺太史將行纂奪

而畏止論之禁曹操所以殺孔融至於彼自行之此自書之不殺不算兩
不相忌而天下易姓此又抒與操智慮之所未工而虬固不足以知之也
悲夫自元偉以下十四人皆有大位於周與高氏相絕矣此末世之盛事
也不可不記梁武但云我君依而行之諱謂不可又云少待自知我心而
已王莽曹丕司馬炎皆不殺舊君殺舊君自劉裕始　王軌宇文孝伯樂
運貞良骨鯁蓋并業長養成就所有近似殷周世臣同存亡者非復偏方
草創邂逅相遇可得也運言今宿衛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
而逃亡遂便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十杖同科先未經變法時立法何輕
也當考又云雖為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可止若天下皆散
將如之何秦網密而國亡漢章疏而祚永可謂富哉之言矣泰言平吳之
利二陸而已定楚之功諸賢畢至可謂過之又言吾即王氏甥卿等即五
舅當以親戚為情勿以去鄉介意其釋因禮士齊桓公以上也泰本尚古
文務救時弊如王褒庾信之淫靡非所好也特以其有江東盛名為文士
宗伯故敬禮如不及宰物者能因人所長不以己好惡捨之蓋難事也史
叙次北方能文自杜廣徐光封奕朱彤胡義周劉延明以降而謂蘇綽務
存質朴雖矯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夫古之聖王

教養天下之英材盡其性命之理使言語文字各極其至故能不約而自
合綽既無所建明柰何以一人之智徒取經訓之已陳者一切效之使庸
鄙者易就穎秀者難立是反助徐庾之鋒激天下而從之也周武帝發詔
遣使聘洗重瞳門謁熊安生雖二人未足以當此禮而帝誠心好賢屈己
忘勢干戈之隙獨高經師征塵未洗先驅陋巷在晉陽城下死而復生胡
念及此心期卓越殆戰國以來所未有也漢武以安車蒲輪徵申公儒生
尚夸之劉備為左將軍三詣諸葛亮後世尚以為難視此何區區哉帝不
幸早殂功業不究未知真有佐王之材者遇之如何爾　樂遜徐遵明諸
生陳時宜五條其言有非俗儒所能道者如自非軍旅之中何用過為迫
切申侯將奔楚子誨之曰無適小國政狹法峻將不汝容敬仲入齊稱曰
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國家雖疆譯不受犯詩云德則不競何憚於病推德
可以訖民非特疆也及陳事上議之徒亦應不必當有上徹天聽者未聞
是非陛下雖念存物議欲盡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猶為未盡等語是也
泰崎嶇關隴諸子相繼鞭撻宇內成其所欲雖大要不過強兵亦其國是
所定立論常向上一着故如遜等輩亦能言之夫以國家天下之大而其
言語追蹙卑陋同出一律飲食嗜好不越酸鹹之間則名號雖存而亡形

具矣　姚僧垣吳人而醫術行於關中伊婁穆病言自腰至臍似有三縛
兩腳緩縱不復自持僧垣處湯三劑服其一上縛即解次服中縛復解又
服悉除更合一劑足稍屈伸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至九月乃能起行高
祖東伐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瞼垂覆目不復瞻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
僧垣以為諸藏俱病不可並治軍中之要莫先於語帝遂得言次又治目
目便愈末乃治足足乃瘳史記方多矣不言其所以治之由而徒載其受
驗之的亦多如此不可得而考也余頃歲得病兩腹之間有縛或以為氣
不升降而然服胃氣圓百餘劑縛愈急蓋二十年不解醫終莫能名夫諱
病不受治一二而已有病不能治群醫皆是可歎也　蕭詧至于巋以一
城之地為周附庸而所用文武謀臣知名者數十人豈其地之多材耶抑
材之偶聚耶昔曹衛宋鄭皆小國而人材卓然稱於後世至詧始復見之
惜其地不足也材有餘而地不足猶可言也地有餘而材不足不可言也
宋晁景迂集讀周書　唐國子祭酒令狐德棻周書紀傳五十卷其贊論
二十九篇則本文本所作熙寧初王平甫序目錄上之昔魏裂而為東西
變而為齊周齊唯故壞周實新造其強弱之勢異矣區區新造之猜風擧
非齊之敵而齊戰則多北君臣卒為周之俘因者何也周之謀臣猛將凡

厥人材盛矣。其經國緯民之術，皆措意而建立之。其所繼者正也。夫其為國所繼者正，則其為史官者其義直。其意壯，其文雄健卓落矣。方太祖艱難羈旅之際，有衆一旅。而于謹之徒觀天下之大勢，慷慨陳辭，勸其迎天子，都關中。魏帝僅存朝夕之洛陽，危若綴旒。東逼於河北虎狼之衆，西來知關中之安危。王思政、柳慶、宇文顥知之。徒明見逆順，決策不疑，而勸魏帝西狩。方是之時，群情去就，紛紛向背之際，趙剛、張軌、薛憕之徒，既自知所擇，又納忠於衆，而使得所事。或崎嶇冒鋒鏑，出萬死一生之計，去鄉廬，不顧妻子，來歸我者，有如盧辯、裴寬、裴俠、裴果、崔猷、楊薦、令狐整、高賓之徒。或結宗黨，保介城社，以忠誠相誓，忘其衆寡安危之勢，同心向順，號為舉義之衆者，有如鄭偉、崔彥穆、司馬裔、韓雄、陳忻、魏玄之徒。或挺然守郡邑，不敢自利，終為我臣。以其土地効順者，有如薛善、敬祥、敬珍、劉之徒。或介於二國之間，義之所守，不餌於彼之高官重寶，以一城為一敵國者，有如郭賢、李長壽、子延孫、韋法保之徒。遠及巴蜀白虎蠻之類，亦知為我守固而同。諸近輔大抵入尚節槩，多徇忠死職之士。雖其國將亡，而尉遲迥、宇文胄、王謙輩有餘忠存焉。惜乎世之人徒知蘇綽有王佐之才云爾。表其為史官者，不亦肆矣乎。彼為齊史者難為功，則以齊之不正故也。予

每多德棻。嘗武德之初，首建議修梁、陳、齊、周、隋等正史。顧其文有負其志，惜哉。山堂考索後周書類　唐令狐德棻撰。初周柳虯、隋牛洪各嘗論次，卒多抵梧。唐初詔德棻與陳叔達、庾儉同加修纂，歷年不就。正觀三年，與岑文本、崔仁師撰次為紀八、傳四十二，凡五十卷。書目先是蘇綽秉周政，軍國詞令多准尚書，牛弘為史，尤務清言。德棻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錄。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而後林希、王安國上之。註解通系論後周之興，自宇文泰至其子覺受禪西魏。凡五傳二十八年，而禪于隋。時南朝陳宣帝太建之十三年也。按北史周紀文皇帝諱泰，姓宇文氏，代郡武川人。西魏文帝伐高歡，立大功，遂專政。泰卒，子覺嗣其位。魏帝封覺為周公。尋受其禪，是為閔帝。追尊泰為文皇帝。在位二年，以于護專權謀誅之，事泄，護廢帝而立帝弟毓，是為明帝。在位四年，為于護寘毒於糖䭔殺之，遺詔以其弟邕嗣立。即位，是為武帝。在位十八年，傳太子贇立，是為宣帝。二年傳位于太子闡，是為靜帝。二年禪位于丞相隋郡王，而周亡。周自閔帝至靜帝，凡五主，共享國二十八年，而隋得之。是時實南朝陳宣帝太建十三年也。古今紀要宇文泰字黑獺，代人。鮮卑種，從葛榮。榮滅，從爾朱榮征伐，後以別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岳以為司馬，事皆決焉。往覲高歡，知其逆謀。岳以泰為夏州刺史。岳為陳悅所害。泰即馳赴平涼。魏帝因令統岳軍。既斬陳悅，關隴平。高歡遣書結納，泰以間故，魏帝深仗之。惡高歡之逼，輕騎入關。泰迎之，都長安，為西魏。泰既鴆孝武，立文帝，用蘇綽為富國強兵之法。詳見西魏門 泰能駕御英雄，質重明達，崇儒好古，施設皆放三代。泰卒，以事屬宇文護。紀綱內外，人心遂安。子覺嗣位，為周公。代西魏，有其國，是為孝閔帝。追稱泰為文帝。孝閔帝性剛果，惡宇文護之專，謀誅之，事泄見弑。明帝毓立，護歸政，軍旅猶總之。俾帝明敏，遂進毒。帝覺，遺詔立弟邕。武成二年，陳天加元年。武帝邑享太廟，班太祖所述六官。保定元年，陳天加二年。幸太學，于謹為三老。始親政，頗事威刑，骨肉無所貸。禁佛道，悉還俗。并淫祀悉除之。謀伐齊，韋孝寬陳三策。滅齊，後梁明帝入朝。詔山東諸軍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以齊傅伏守節，令宿衛。又以李德林為內史。自是詰詔及用山東人物，並委之。毀徹彫斲，並賜貧民。庶人以上聽衣綢綿絲布，餘悉禁之。外官不過十餘人。陳吳明徹來伐，王軌敗執之。帝撫士有恩，而明斷嚴峻，將士畏威而樂死。帝崩，年三十六。長子贇立，宣帝。始立，即逞奢欲，惡人規諫。鄭譯用事，譖殺王軌。傳帝立太子，自稱天元。立五后。帝不

豫，劉昉、鄭譯、柳裘等引楊堅輔政。靜帝立，楊堅革宣帝苛酷，作刑書行之。尉遲迥謂堅將不利於周，謀討焉。韋孝寬所敗，自殺。進堅爵為隋王，遂禪焉。　宇文護泰以為類己，死以天下托之。嗣子幼沖，彊寇在邊，衆心持之而定。徵發非其書不行，兵衛盛於宮闕。乙弗鳳等謀圖之，護遂并弑節閔，立明帝，又弑之。武帝以其暴慢，因入朝殺之。與于謹克江陵，寬和闘於大體，所任非人。諸子殘暴。泰初和親突厥，謀共圖齊。齊以母遺護，故護抑強與突厥東征，無功。　宇文孝伯武帝時出入卧內，時政皆預，委信莫比。盡心竭力，無所回避。時政得失，外間細事，皆以聞。請選正人輔太子。帝以孝伯與尉遲運輔之，付後事。宣帝追憾杖痕，運懼。孝伯曰：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人臣子，知欲何之。諫而不入，將焉逃死。頻諫不從，卒賜死，不肯圖齊王憲。　深孝伯父，護齊將賞泰。泰至沙苑，知其渡河必敗，大破之。　宇文憲泰子。年十六，治益州，蜀人立頌刻碑。從伐高歡，為先鋒，大敗之。歡圍晉州，破之，而後食。屢破齊師，齊人聞風憚其勇略，威名日重。譖忌，屏退。宣帝忌其望重，縊殺之。目光如炬，事母孝。善兵謀，長於撫御，測守汾州，禮送東魏之妙切者。　宇文貴少善騎射，將帥材。愷有巧思，建仁壽宮，檢校將作大匠。造觀風行殿，推移倏忽，明堂圖議。　侯莫陳崇驍勇，善馳射，陷陣擒萬俟醜

奴。檎史歸。王誼欲擊朝士不恭者。盧愷。平猜胡。宣帝憚其剛正出
之平司馬消難。情父妻以女。梓蘇威。威功且田給人戶之。諫隋文帝峽州。
子死諭平。乞公主除服。楊素勸之恩禮稍薄。後以胡僧告之。賜死。獨孤信
為孝武定荊州。東魏遣高敖曹侯景。三年。周文以為隴右大都督。百姓
懷之。贊振鄰國。周文以其信著遐邇。賜名。徽歸僧側。語旦皆致之。前後增
封。回授諸子。女為隋文后。陸事猶鬼竊物賓臧。射殺前鴟。河橋之
敗。以善射獨與兩騎抗敵。涇州叛。清靜所遊泉入懷之辭造弟。周武年長
欲勸護歸政。元老素望。參議大事。代齊。年老欲行勸進。隋文不肯署牋賀
蘭祥。再為荊州有惠政。夷王者日千數。盛夏境內觀政得失。息贊家之俗
清素贈遺一無所受。蕭詧贈竹屏經史。亦付有司。修富平堰開渠注洛平
吐谷渾。史寧。嘗與賀拔勝幸梁。異漯州。戎夏服其威惠。在荊州奢縱名損
子雄。從獲天無虛發。權景運。守南陽。免發入防守敵境。百姓立碑頌德。與
東魏爭豫州。因留鎮荊州。威行南服。恃寵貪驕敗。王羆。守荊。以死禦梁圍
三年。南秦數叛。走之。齊遣韓軌入華州襲之。羆徒跣逐之。因大破齊。河橋
之敗。開門論戰士仕其去留。徵臺使餉食。客臥皮。丈不營產。妻貧。王思政
勸魏孝武入關。樗蒲自誓。河橋陷陣。截死。鎮弘農。開門解衣而臥。猶得全

送朝。遂竭力守潁川。齊文襄十萬攻下之。尉遲迥。為周文取蜀鎮之。梁武
陵王據蜀。隋文將篡。迥不從。舉兵。兵敗自殺。王軌。從武帝平并。鄴吳明徹
寇呂梁敗之。請以將武帝。翼曰好老公。但後嗣猶患。恐樂運。孝友直諫
言太子中人。諫宣帝公除即吉。諫數赦與觀陳帝八奏帝亦感悟。鄭譯
左遷之。兩縣有贊以訐直不得為諫官。發憤著諫苑。蘇綽。周惠達與謀事
爲之。周文。周文觀漁與語。竟不設網歸以前席。達旦。制文案。朱出墨入計
帳戶籍之法。併力翁實泰。謀與周文合。減官。屯田。六條詔書。一。守宰先
盡心。二。敦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刑獄。六。均賦役。作
大誥。革文弊。不營產。以天下為己任。積勞成疾卒。韋孝寬。名叔裕。以字行
務冠請為前驅。平蕭寶寅。守淅陽。與新野。與獨孤信號連璧。還南兗。鬬牛
道恒崤澠。遂清守玉壁。高歡百計攻之。苦戰六旬。遂死。種傀代。機間知齊
事。計日城齊要處。縱間諜明月。平齊三策。一有營。二屯田。三修好。
武帝用其言。平齊。伐陳。平淮南。破敵射違迥。好文史。求弁患眼。猶令人讀
之。嫌不入私家。兄夐。蕭然自逸。時號居士。不應聘。明帝贈詩。日給河東酒
一升。號逍遙公。武帝賜縑。惟取一疋。乘舊馬。識宇文護。峽宇雕儀陳使者
來見。盧辯。柳虯。棄官遁耕。論史官當明書於朝。常弊衣疏食。旦衣不遇適

寵。食不過充飢。狄狄營求。徒勞思慮耳。柳慶。年十三。通誦千餘言。蘇綽
謂作賀白鹿表。華浮靡。曰。枳猶猶自可移。况才子也。在雍州。貴戚歛恭。孫
盜金沙門。誘胡家賊自首。爭王茂之死。抗直。楊寬因其敗。更求其罪。終無
所得。達奚武。夜入齊軍。若警夜者。伺獻情。河橋之戰。斬高敖曹。徽時奢侈
及貴。行常單馬。居常掩扉。曰不可憤忘嗜肯。祀華岳。獨登峯。貪吝。取軍中
釘金帶。赫連達。賀拔岳死。贊迎周文。取私帛酬胡人。饋羊。曰不可。羊入我
厨。而物出官庫。蔡祐。為周文斬元進。如父子。河橋之戰。下馬步鬬。敵圍十
重。射卻之。與高歡戰芒山。號鐵猛獸。不言功。與李穆齊名。言書能文處
貧。儉言訖。各大器。耿豪。沙苑之戰。甲裳盡赤。芒山之戰。大呼獨入。高琳。母
得浮磬之精。河橋之役。勇冠諸軍。與吳明徹晝夜拒戰十旬。明徹退走。泉
企。年十二。宜陽鄉人請為縣令。丁母憂。請起復。守上洛。走蕭寶寅。刺東雍
懲楊虔豪右。無敢犯。清約。在州五年。自鄉里運米自給。每除一官。憂見顏
色。再守上洛。為高敖曹所執。戒二子勿以我故虧臣節。二子討賊。元禮戰
沒。仲遵。復判洛州。頗得時譽。李遷哲。世為山南豪族。周文討平洋直州
與田弘討信州。諸蠻畏威。鎮襄陽。大破陳兵於江陵。知巴州納降之詐。鎮
白帝。食葛根。男女六十九人。華侈。緣漢十餘里。第宅相次。鳴笳往來。唐瑾。

文雅雄偉。于謹結為兄弟。江陵衣冠仕族。籍壠獲濟。載書兩車。十旬遷四
職。迅雷風烈。晏寢亦起。柳虯。所適田惟境脊。韓雄。在邊四十五載。東魏憚
之。子禽擒陳叔寶。賀若敦。學三石弓。湘州絜侯瑱。梨士獲米。士人餉壞宇
文護逼令自殺。于翼。古戒慎日。申徽。河橋之敗。獨在左右。瓜州五稔。邊人
安之。素積皆親覽。事無稽滯。襄州俗通餉遺。盡揭囊於寢室。題詩清水亭。
傳誦于迹。陸通。父啓孝感泉魚通。沙苑力戰。廢擯恭謹。祿賜與親故共。謂
人患貧而不貴。不患貴而不貧。楊㨿。行建州事。威名大振。鎮東境十年常
勝。以輕敵敗而降齊。韓褒。守羅州。訪盜皆豪右為之。而陽不知。厚加禮。乃
召傑黠少年為鄉里患者。置為主帥。分地界。有盜發不獲者以故縱論。被
署者皆首伏。徒侶皆列姓名。或亡匿者。亦言所在。喪乃藏其薄。大擢州門
曰。可急來首。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以其妻子賞首者。旬日悉首盡。西
涼州均貧富。汾州縱齊侵。劉璠。事蕭脩。獨奉其表還都。事蕭脩。不從武陵
王紀之召。及為周文所獲。力全蕭脩為郡。善撫御。不營貲產。妻子隨俗食
麥。衣皮。柳遐。仕梁。蕭詧稱帝。辭去。讀書。詧俎行服。括仕周。導人務先以德
吮母疽。無書慍。好施。于靖。璧二郡。人畏愛之。情丈踐位。召之不至。閉戶自守
足不履園庭十載。子孫有過自責。鄉里亦化之。方之王烈。儒林。劉獻之。

謂雖駭狂謂名法心謂立身德伊為首謂多聞博學不過土龍乞雨張吾
貴利進戶牖詣劉蘭三旬便能講春秋好講說不屈王侯劉蘭三十餘始
入小學且耕且學三年通五經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見求辯而卒徐遵
明事王聰張吾貴田猛略輒去之而師心講學二十餘年海內宗仰誤書
八寸乘為八十宗因曲為之說李業興師徐遵明辯鮮于靈馥而遵明學
徒大盛上戊子元質高隆之修樂器衣服及百戲請與共事使梁與梁武
朱异辯難該博躁隘之儒者風乎崇祖亦儒學巧思李鉉師徐遵明用心
精苦三秋冬不畜枕主徒恒數百人燕趙間言經者多出其門游京師讀
未見書字辯馮偉閉門三十年齊趙郡王欲以禮起之歲餘固辭而還元
禮饋束脩一毫不受邢峙太子食邪蒿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
食劉晝以宋世良家有書五千卷求為其子博士六合賦魏收刑劭皆不
取之上書切直而非世要終不見采死之後附語得為縣令於大張景仁
工草隸致通顯史謂蒼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權會明易詩書禮恬
靜不肯為諸王師貴游多就學明風角玄象而不言誦易卻怖畏焉樂遜
優擢之中忠道不倦寡欲忠信為本黎景熙家傳楷篆不事生產同列
車服華盛貧素無愧色勤著述早上封事又言風俗奢侈文苑溫子昇

嗤之後馬坊教諸奴子書射策八百人為寂靜人負才遺行惟子昇邢子
才王元景有德素文襄疑之餓死李廣博學驚夢有人出身中云君用心
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去樊遜貌醜書見賢思齊字自勸或識其靜嘿不
起時作客誨以自廣校定群書王褒儉習儀七歲屬文位望隆重愈自謙
抑與梁元帝降周燕歌妙盡塞北寒苦之言江南競和至此方驗周文謂
之舅氏與庾信才名寂高遊宴常侍有器局識政體庾信父肩吾在梁與
徐摛號徐庾體侯景作亂信以衆先退為元帝使西魏因留長安陳請之
周武帝惜不遣雖位望通顯作哀江南賦以致意顏之推年十二遇梁湘
東王講老莊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好酒不脩邊幅為周軍所獲
過河水暴長奔齊文宣引之內館才辯工尺牘應對館中文書皆其封署
周兵陷晉陽勸帝奔陳不從齊亡入周在隋為太子文學家訓二十篇
孝行王崇孝感風雹獨不及表門閭秦族終喪二十年蔬食不入房室張
元六歲不肯露浴還鄉舍禮拜聞祖喪　節義于什門為魏明元使馮跋
二十四年不屈汲固為兗州從事匿刺史李式滿月子憲朱長生于提並
為魏孝文使高車高車分囚之三歲不屈李几十世共居同爨百九十八口
長幼濟濟風禮著聞郭世儁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蓋儁六世同

居石文德五世同居孫道登　宗女　沓龍超並賊執使諭城中早降及
登城告城中努力俠殺之皆見殺　循吏明亮辭武勇將軍之號除陽平汲
二郡清白有惠杜纂儉約有恩降於葛榮張華原事高歡不為宇文所屈
為兗州有恩信寇盜寢息縱囚如期至六駮食虎孟業不受同僚盜絹贈
送無所受東郡寬惠參五穗禾九穗無井降容其子結婚驕傍知而不禁
聲望頗然蘇瓊守南清河奸盜止息鄰境富人寄貲境內以避盜以盜為
左右盡知外事沙門無計徵責歸焚責券受爪置梁上兄弟爭田者諭以
兄弟難得分異十年遂還同住又曹為學生屋斷淫祀貸粟活飢民議其
數雪反逆曰所雪者冤枉不放反逆　酷吏于洛侯為秦州刺史酷暴王
元壽等反魏孝文詔於州常刑處斬以謝百姓李洪之守河內殘暴頗有
威惠而剋害之聲聞於朝野孝文令自盡娶二妻兩宅別居張赦提清約
後縱妻與僧尼通贓貪虐賜死崔暹以貪纂敗單騎問村婦崔瀛州如何
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　隱逸眭夸崔浩少為莫逆交言不及世
利浩每欲屈之竟不能發言投之詔書擲以輸租者竊去馮亮隱嵩山宣
武擇其形勝處造閑居寺　藝術晁崇道武時造渾儀日暈左角知角虫
將死信都方祖授之法歷術益精河內蕪荻應節飛著四衛周辯宗云

天復觀以畫憲為文蓋天仰觀以周辭為法贈李業興新曆五曜靈憲
曆未成陸法和戒行如沙門請湘東之征侯景江陵神同行羽翁魔風
豫請守巫峽運石填江斷殄武陵王紀　自稱司徒欲襲襄陽入武關梁元
帝止之曰與主上有因緣　救之月壽王寺獨不及難戒毒虫猛　入齊
散奴婢錢物坐繩床而終空棺朗氏致知編後周閔帝宇文泰長子諱
覺梁太平二年受西魏禪即皇帝位都長安武帝繼立誅晉公護消佛道
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皆還俗靜帝遜位于隋　孝閔即位一年
明皇四年武皇十八年宣皇一年靜皇受內禪立一年傳五主歷年二十
六年實梁太平二年　北周宇文泰起長安挾魏孝武以權高歡以權者
權折也　自稱太師而行篡弒遂其所為罪浮高氏罪浮者罪過也　能
用蘇綽更定官文物法度亦有可觀　覺以沖齡遂移魏祚是曰閔帝權
歸於護覺者泰之次子也　天王在位曾未一朞廢為略陽尋復弒之天
王者覺不稱帝而稱天王也　廢為略陽者略陽公也　世宗明毓遇毒
糖䭔武帝自晦權姦始擒世宗者泰之長子也遇護以毒於糖䭔中毒之
武帝者泰之第四子也　權姦始擒者權姦指護而言擒者折也　始
親政事用法嚴整平齊之後妃嬪並省　宣帝淫虐賊殺李父五后並立

百戲旁午。宣帝乃武帝子也。季父者齊王憲也。旁午者旁乃四面午乃交午也。傳位靜帝。幼沖無輔。楊堅任政。竟奪周祚。靜帝乃宣帝子也。楊堅者宣帝后父也。陳武丁丑。周始基魏。訖宣辛丑。隋文禪位。

童蒙詩訓縱跡留西魏。經營只後周。傾身禮蘇綽。古制一時修。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七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八十

周

五代周　事林廣記

五代周傳統圖

太祖　郭威邢州堯山人仕漢爲樞密使漢隱帝遇弒遂即位都汴京立三年崩

世宗　榮本姓柴太祖養子奉遺制即位六年然曆數有歸故降年不永

恭帝　宗訓世宗長子七歲即位六月禪位于大宋封爲鄭王奉周禮

太祖

五代歐史周本紀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姓郭氏邢州堯山人也。父簡事晉為順州刺史劉仁恭攻破順州簡見殺子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為軍卒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為人負氣好使酒繼韜特奇之威嘗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威頗自如為吏所執繼韜惜其勇陰縱之使亡已而復召置麾下繼韜敗晉附于梁後莊宗滅梁繼韜誅死其麾下兵悉隸從馬直威以通書算補為軍吏好讀閫外春秋略知兵法後為侍衛軍吏漢高祖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尤親愛之後高祖所臨鎮嘗以威從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兵太原即皇帝位拜威樞密副使乾祐元年正月高祖疾大漸以隱帝託威及史弘肇等隱帝即位拜威樞密使是歲三月河中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白文珂郭從義常思等分討之久皆無功隱帝謂威曰吾欲煩公可乎威對曰臣不敢請亦不敢辭惟陛下命乃加拜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西督諸將威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陣行營幅巾短後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會射恣其所取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將士皆懽樂威至河中自柵其城東思綰其南文珂柵其西調五縣丁二萬人築連壘以護三柵諸將皆以謂守貞窮寇破在旦夕不宜勞人如此威不聽。已而守貞數出兵擊壞連壘威輒補之守貞每出必有亡失之城中兵食俱盡威曰可矣乃治攻具為期日四面攻之破其羅城守貞與妻子自焚死思綰景崇相次降隱帝勞威以玉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威辭曰臣事先帝見功臣多矣未嘗以玉帶賜之因言臣幸得率行伍假漢威靈以破賊者豈特臣之功皆將相之賢有以安朝廷撫內外而饋餉以時故臣得以專事征伐隱帝以威為賢於是悉召楊邠史弘肇蘇逢吉禹珪竇貞固王章等皆賜以玉帶威乃受又推功大臣請加爵賞於是加貞固司空逢吉司徒禹珪加左右僕射已而又曰此特漢廷親近之臣耳漢諸宗室天下方鎮外暨荊浙湖南皆未及也由是濫賞遍于天下是冬契丹寇邊威以樞密使北伐至魏州契丹遁三年二月師還四月拜威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仍以樞密使之鎮宰相蘇逢吉以謂樞密使不可以藩鎮兼領與史弘肇等爭久之卒以樞密使行詔河北諸州皆聽威節度隱帝與李業等謀已殺史弘肇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侍衛步軍指揮使王殷于澶州又詔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殺威及宣徽使王峻于魏詔書先至澶州弘義恐事不果反以詔書示殷殷與弘義遣人告威已而詔使威峻使者亦馳騎至威匿詔書召樞密院吏魏仁浦謀於卧內。仁浦勸威反教威倒用留守印更為詔書詔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效用十一月丁丑威遂舉兵渡河隱帝遣開封尹侯益保大軍節度使張彥超客省使閻晉卿等率兵拒威又遣內養鸗脫覘威所鸗鸗脫為威所得威乃附脫奏請誅李業等送軍中隱帝得威奏以示業等業等皆言威反狀已白乃悉誅威家屬于京師庚辰威至滑州義成軍節度使宋延渥叛于漢來降壬午犯封丘甲申及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戰于劉子陂彥超敗奔于兗州郭允明反弒隱帝于趙村丙戌威入京師縱火大掠戊子率百官朝太后于明德門請立嗣君太后下令文武百寮六軍將校議擇賢明以承大統庚寅威率百官請明德門請立泰寧軍節度使贇為嗣遣太師馮道迎贇于徐州辛卯請太后臨朝聽政以王峻為樞密使翰林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范質為副使十二月甲午朔威北伐契丹軍于滑州癸丑至澶州而旋王峻遣郭崇以騎兵七百迎劉贇于宋州殺之其將鞏廷美楊溫為贇守徐州戊午次皐門漢宰相竇貞固蘇禹珪來勸進庚申太后制以威監國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國號周。已巳上漢太后尊號曰昭聖皇太后戊寅漢劉崇自立于太原其蜀諸國自立皆紀而不書此書與其不屈于周語在十國年譜論己卯馮道為中書令。二月辛丑西州回鶻使都督來。丁未契丹使裊骨支來。癸丑寒食望祭于蒲池。蒲池佛寺名也。丁巳尚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回鶻使摩尼來。三月甲戌武寧軍節度使王彥超克徐州。鞏延美楊溫不書死之語在[illegible]傳夏四月甲午立夫人董氏為德妃五月辛未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高祖璟謚曰睿和廟號信祖祖妣張氏謚曰睿恭曾祖諶謚曰明憲廟號僖祖祖妣申氏謚曰明孝祖蘊謚曰翼順廟號義祖祖妣韓氏謚曰翼敬考謚曰章肅廟號慶祖妣王氏謚曰章德六月辛亥范質及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竇貞固蘇禹珪罷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巳宣徽北院使翟光鄴為樞密副使秋七月戊寅幸王峻第八月壬寅契丹來歸趙瑩之喪冬十月丙午漢人來討討加有罪漢之於周義所得討攻自晉州云自晉州者見漢兵嘗誅罪人于京師自晉州而入耳攻城無得失不書此書者詳漢來討十一月王峻及建雄軍節度使王彥超拒之十二月慕容彥超反　二年春正月甲子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為兗州行營都部署庚午高麗王昭使其廣評侍郎徐逢來

二月庚寅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克岢嵐軍三月丁巳朔寒食望祭于郊戊
辰內客省使鄭仁誨為樞密副使翟光鄴罷夏五月庚申東征李穀留守
東都鄭仁誨為大內都點校癸亥次曹州赦流罪以下囚乙亥克兗州考
超投井死故不書伏誅壬午赦兗州六月乙酉朔幸曲阜祠孔子庚子至
自兗州秋九月乙丑太僕少卿王演使于高麗契丹寇邊　三年春正月
乙卯麟州刺史楊重訓叛于漢來附閏月丙戌回鶻使獨呈相溫來二月
甲子晉王峻為商州司馬三月甲申封榮為晉王不書子者榮於禮不得
為子不書于則當書其本姓又不書者周人所共諱丙戌鄭仁誨罷己丑
[illegible]州團練使王仁鎬為右衛大將軍樞密副使夏六月大雨水秋七月契
丹盧臺軍使張藏英來奔九月吐渾党富達等來冬十月庚申馮道為奉
迎神主使十一月癸未党項使吳帖磨五等來十二月戊申四廟神主至
自西京迎之于西郊祔于太廟壬申殺天雄軍節度使王殷乙亥享于太
廟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群臣上尊號曰聖
明文武仁德皇帝戊寅罷鄴都丙戌鎮寧軍節度使鄭仁誨為樞密使壬
辰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仁鎬
罷是日皇帝崩于滋德殿年五十二書是日遠上文嫌無故　五代史記

慕誤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今按世宗紀于聖神文武恭肅孝皇
帝二者不同未知孰是甲辰及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戰于劉子陂今
按隱帝紀乃是甲申今其辰字誤也　五代薛史太祖皇帝紀太祖聖神恭肅
文武孝皇帝姓郭氏諱威字仲文邢州堯山人也或云本常氏之子幼隨
母適郭氏故冒其姓焉高祖諱璟廣順初追尊為睿和皇帝廟號信祖陵
曰溫陵高祖妣張氏追謚睿恭皇后曾祖諱諶漢贈太保追尊為明憲皇
帝廟號僖祖陵曰齊陵曾祖妣申氏追謚明孝皇后祖諱蘊漢
贈太傅追尊為翼順皇帝廟號義祖陵曰節陵祖妣陳國夫人韓氏追謚
翼敬皇后皇考諱簡漢贈太師追尊為章肅皇帝廟號慶祖陵曰欽陵皇
妣燕國夫人王氏追謚為章德皇后后以唐天祐元年甲子歲七月二十
八日生帝於堯山之舊宅載誕之夕赤光照室有聲如爐炭之裂星火四
迸帝生三歲家徙太原居無何皇考為燕軍所陷歿於王事帝未及齠齔
章德太后亦世姨母楚國夫人韓氏提携鞠養及長形神魁壯趣向奇爆
愛兵好勇不事田產天祐末潞州節度使李嗣昭常山戰歿子繼韜自稱
留後南結梁朝據城阻命乃散金以募豪傑帝時年十八避吏壺關依故
人常氏遂往應募帝負氣用剛好鬬多力繼韜奇之或踰法犯禁亦多假

借焉嘗遊上黨市有市屠壯健衆所畏憚帝以氣凌之因醉命屠割肉小
不如意叱之屠者怒坦腹謂帝曰爾敢刺我否帝即傳其腹市人執之屬
吏繼韜惜而逸之其年莊宗平梁繼韜伏誅麾下牙兵配從馬直帝在籍
中時年二十一帝性聰敏喜筆劄及從軍旅多閱簿書軍志戎政浸窮綮
肯人皆服其敏嘗省義兒李瓊瓊方讀閫外春秋即取視之曰論兵也兒
其教我即授之深通義理天成初明宗幸浚郊時朱守殷嬰城拒命帝從
晉高祖一軍率先登城晉祖領副侍衛以帝長於書計召置麾下令掌軍
籍前後將臣無不倚愛初聖穆皇后柴氏嬪于帝帝方履之而后多資從
帝常晝寢有小蛇五色出入顱鼻之間后遽見愕然在太原時有神尼與
帝同姓見帝謂李瓊曰我宗天上大仙項上有肉角當為世界主清泰末
晉祖起于河東時河陽節度使張彥琪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奉命北伐
帝從之嘗於晉祠是時屋壞同處數人俱斃唯帝獨無所傷漢高祖為侍
衛馬步都虞候召置左右所居官舍之鄰吳氏有青衣住娘者為山魈所
魅鬼能人言而投瓦石鄰伍無敢過吳氏之舍者帝過之其鬼寂然帝去
如故如是者再或謂鬼曰爾既神向者客來又何寂然鬼曰彼大人也繇
是軍中異之范延光叛于魏命楊光遠討之帝嘗行意不願從或謂帝曰

楊公當朝重勲子不欲從何也帝曰楊公素無英雄氣得我何用能用我
其劉公乎漢祖累鎮藩閫皆從之及鎮并門尤深倚遇出入帷幄受腹心
之寄帝亦悉心竭力無知不為及吐渾白可久叛入契丹帝勸漢祖誅白
承福等五族得良馬數千匹財貨百萬計以資軍用開運末契丹犯闕晉
帝北遷帝與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等勸漢祖建號以副人望漢高祖即位
晉陽時百度草創四方猶梗經綸締搆帝有力焉授權樞密副使檢校司
徒漢高祖至汴正授樞密副使檢校太保乾祐元年春漢高祖不豫及大
漸與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嗣位拜樞密使加檢校太尉舊制樞密使
未加使相者不宜麻制至是宣之自帝之始也有頃河中李守貞據城反
朝廷憂之諸大臣共議進取之計史弘肇曰守貞河陽一客司耳竟何能
為帝曰守貞雖不習戎行然善接英豪得人死力亦勍敵也宜審料之乃
命白文珂常思率兵攻取師未至而趙思綰竊據永興王景崇反狀亦露
朝廷遣郭從義王峻討趙思綰七月西面師徒大集未果進取其月十三
日制授帝同平章事即遣西征以安慰招撫為名詔西面諸軍並取帝節
度時論以白文珂常思非守貞之敵聞帝西行群情大愜八月六日帝發
離京師二十日師至河中命白文珂營於河西帝營於河東不數日周設

長塹復築長連城以迫之帝在軍居常接賓客與大將謀語即褒衣博帶或遇巡城壘對陣敵幅巾短後與衆無殊臨矢石冒鋒刃必以身先與士伍分甘共苦稍立功効者厚其賜與微有傷痍者親自循撫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溫顏以接之俾盡其情人之過忤未嘗介意故君子小人皆思効用守貞聞之深以為憂十二月帝以蜀軍屯大散關即親率牙兵往鳳翔永興相度將發謂白文珂劉詞曰困獸猶鬬當謹備之帝至華州聞蜀軍退敗遂還二年正月五日夜李守貞遣將王三鐵領千餘人夜突河西砦果為劉詞等力戰敗之先是軍中禁酒帝有愛將李審犯令斬之以徇五月九日敗河西砦主周光遜以砦及部衆千餘人來降十七日下令攻城會西北大風揚沙滕瞋帝令禱河伯祠奠訖而風止自是晝夜攻之七月十三日帝率三砦將士奪賊羅城二十一日城陷守貞舉家自焚而死帝前夢河神告曰七月下旬上帝當滅守貞之族至是收復賊壘城中人言見帝營上有紫氣如樓閣華蓋之狀二年八月五日帝自河中班師其月二十七日入朝漢帝命昇階撫勞酌御酒以賜之錫賚優厚翌日漢帝議賞勳欲兼方鎮帝辭之乃止帝以出征時驄子都七十三人具籍獻之九月五日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十月契丹入寇前鋒至邢洺貝魏河北

告急帝受詔率師赴北邊以宣徽南院使王峻為監軍其月十九日帝至邢州遣王峻前軍趨鎮定時虜已退帝大閱欲臨寇境詔止之三年二月班師三月十七日制授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時漢帝以北戎為患委帝以河朔之任宰相蘇逢吉等議藩臣無兼樞密使列史弘肇以帝受任之重苟不兼密務則難以便宜從事竟從弘肇之議詔河北諸州凡事一稟帝節度帝將北行啓漢帝曰陛下富有春秋萬機之事宜審於聽斷文武大臣乃心王室凡事諮詢即無敗失漢帝斂容謝之帝至鄴盡去煩弊之事不數月閒政有序一方晏然詔書褒美一夕在山亭院齋中忽有黃氣起於前上際於天帝於黃氣中見星文紫微文昌爛然在目既而告知星者曰予於室中見天象不其異乎對曰坐見天衢物不能陽主貴之祥也異日又於牙署中有紫氣起於幡竿龍首之上凡三日十一月十四日澶州節度使李洪義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遣澶州副使陳光穗至鄴都報京師有變是月十三日旦群小等害史弘肇等前一夕李業等遣腹心賫密詔至澶州令李洪義殺王殷又令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郭崇等害帝于鄴城十三日洪義受得密詔恐事不濟乃以密詔示王殷殷與洪義即遣陳光穗馳報於帝十四日帝方與宣徽使王峻坐議邊事忽得洪義文

字遽歸牙署峻亦未知其事帝初知楊史諸公被誅神情惆然又見移禍及己伸訴無所即集三軍將校諭之曰予從微至著輔佐國家先皇登遐親受顧託與楊史諸公彈壓經謀忘寢與食一旦無狀盡已誅夷今有詔來取予首級爾等宜奉行詔旨斷予首以報天子各圖功業且不累諸君也崇等與諸將校泣於前言曰此事必非聖意即是左右小人誣罔竊發假令此輩握重柄國得安乎是待授論以判忠佞何事信單車之使而自棄千載之下空受惡名崇等願從明公入朝面自洗雪除君側之惡兵竣天下衆然之遂請帝南行帝即嚴駕首途十六日至澶州王殷迎謁慟哭時隱帝遣小豎鸗脫偵鄴軍所在為游騎所執帝即遣廻令附奏隱帝赴闕之由仍以密奏置鸗脫衣領中奏曰臣發迹寒賤遭遇聖明既富且貴實過平生之望唯思報國敢有他圖今奉詔命忽令郭崇等殺臣即時俟死而諸軍不肯行刑逼臣赴闕令臣請罪上前仍言致有此事必是陛下左右譖臣耳今鸗脫服至此天假其便得伸臣心三五日當及闕朝陛下若以臣有欺天之罪臣豈敢惜死若實有譖臣者乞陛下縛送軍前以快三軍之意則臣雖死無恨今託鸗脫附奏以聞十七日帝至滑州節度使宋延渥開門迎納帝將發滑臺召將士謂之曰主上為讒邪所惑誅戮勳

臣吾之此來事不獲已然則以臣拒君寧論曲直汝等家在京師不如奉行前詔我以一死謝天子實無所恨將校前啓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請公速行無宜遲久安邦雪恥正在此時既而王峻諭軍曰我得公處分俟平定京城許爾等旬日剽掠衆皆踴躍十九日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義前鄧州節度使劉重進率禁軍來拒與前開封尹侯益等屯赤岡是夜俱退二十日隱帝壁陣於劉子陂二十一日兩陣俱列慕容彥超率軍尋擊帝遣何福進王彥超李筠等大合騎以乘之慕容彥超退卻死者百餘人於是南軍奪氣稍稍奔於北軍慕容彥超與數十騎東奔兗州吳虔裕侯彥超等相繼來見帝是夜侯益焦繼勳潛至帝營帝慰勞遣還二十二日昃郭允明弒漢隱帝於北郊初官軍之敗帝謂宋延渥曰爾國親可速往衛主上兼附奏請陛下得便速奔臣來見為左右所圖及延渥至亂兵雲合即惶駭而還是旦帝望見天子旌旗於高坡之上謂隱帝在其下既見胄釋馬而前左右慮有不測請帝止帝泣曰吾君在此又何憂也及至前隱帝已去帝歔欷久之俄聞隱帝遇弒號慟不已帝至玄化門劉銖兩射城外帝廻車自迎春門入諸軍大掠煙火四發帝止於舊第何福進以部下兵守明德門翌日王殷郭崇言曰若不止剽掠比夜化為空

城耳由是諸將部分斬其剩者王補乃定帝與王峻請太后宮起居請立
嗣君乃以高祖姪徐州節度使贇入繼大統語在漢紀二十七日帝以嗣
君未至請太后臨朝會鎮定州馳奏契丹入寇河北諸州告急太后命帝
北征十二月一日帝發離京師四日至滑州駐馬數日會湘陰公遣使慰
勞諸將受宣之際相顧不拜皆竊言曰我輩陷京師各各負罪若劉氏復
立則無種矣或有以其言告帝者帝愕然即時進途十六日至澶州是日
旭旦日邊有紫氣來當帝之馬首十九日下令諸軍進發二十日諸軍將
士大譟趨驛如墻而進帝閉門拒之軍士登墻越屋而入請帝為天子亂
軍山積登階匝陛扶抱擁迫或有裂黃旗以被帝體以代赭袍山呼震地
帝在萬衆之中聲氣沮喪悶絕數四左右親衛星散竄匿帝即登城樓稍
得安息諸軍遂擁帝南行時河冰初解浮梁未構是夜北風凜烈比旦冰
堅可渡諸軍遂濟衆謂之凌橋濟竟冰泮時人異之時湘陰公已駐宋州
樞密使王峻在京聞澶州之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七百騎赴宋
州以衛湘陰公二十五日帝至七里店群臣謁見遂營於臯門村二十七
日漢太后令曰樞密使侍中郭諱以英武之才兼內外之任翦除禍亂弘
濟艱難功業格天人望冠世令則軍民愛戴朝野推崇宜總萬機以允群

議可監國中外庶事並取監國處分二十八日監國教曰寡人出自軍戎
本無德望因緣際會叨竊寵靈高祖皇帝肅在經綸待之心腹洎登大位
尋付重權當顧命之時受忍死之寄與諸勳舊輔立嗣君旋屬三叛連衡
四郊多壘謬膺朝旨委以專征兼守重藩俾當勍敵敢不橫身戮力竭節
盡心冀肅靜於邊塲用保安於宗社不謂姦邪構亂將相連誅寡人偶脫
鋒鋩克平患難志安劉氏願報漢恩推擇長君以紹丕搆遂奏太后請立
徐州相公奉迎已在於道途行李未及於都輦尋以北面事急戎狄深侵
遂領師徒徑往捍禦行次近鎮已渡洪河十二月二十日將登澶州軍情
忽變旌旗倒指喊叫連天引袂牽襟迫請為主環繞而逃避無所紛紜而
逼脅愈堅頃刻之間安危莫保事不獲已須至徇從於是馬步諸軍擁至
京闕今奉太后誥旨以時運艱危機務難曠俾令監國逃避無由僶俛遵
承夙夜憂愧云時文武百官內外將帥藩臣郡守等相繼上表勸進三十
日夜御營西北隅步軍將校因醉揚言昨澶州馬軍扶策步人今欲武策
尋令虞候詰其姓名昧旦擒而斬之其一軍仍納甲仗遣中使監送就粮
所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誥曰邃古已來受命相繼是不一姓傳
諸百王莫不人心順之則興天命去之則廢昭然事迹著在典書予否運

所丁遭家不造姦邪構亂朋黨橫行大臣寃枉以被誅少主蒼黃而及禍
人自作孽天道寧論監國諱深念漢恩切安劉氏既平亂略復正頹綱思
固護於基扃擇繼嗣於宗室而獄訟盡歸於西伯謳謠不在於丹朱六師
竭推戴之誠萬國仰欽明之德鼎革斯契圖籙有歸予作佳賓固以為幸
今奉符寶授監國可即皇帝位於戲天祿在躬神器自至允集天命永綏
兆民敬之哉是日帝自臯門入大內御崇元殿即皇帝位制曰自古受命
之君興邦建統莫不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是以夏德既衰爰啓有商之祚
炎風不競肇開皇魏之基朕早事前朝久居重位受遺輔政敢忘伊霍之
忠仗鉞臨戎復委韓彭之任匪躬盡瘁焦思勞心討叛換於河潼張聲援
於岐雍竟平大憝粗立微勞纔旋旆於關西尋統兵於河朔訓齊師旅固
護邊陲只將身許國家不以賊遺君父外憂少息內患俄生群小連謀大
臣遇害棟梁既壞社稷將傾朕方在藩維以遭讒搆逃一生於萬死徑赴
闕庭梟四罪於九衢幸安區宇將延漢祚擇立劉宗徵命已行軍情忽變
朕以衆庶所迫逃避無由扶擁至京尊戴為主重以中外勸進方岳推崇
僶俛雖順於群心臨御實慙於涼德改元建號祗率於舊章革故鼎新宜
覃於霈澤朕本姬室之遠裔虢叔之後昆積慶累功格天光表盛德既延

於百世大命復集於眇躬今建國宜以大周為號可改漢乾祐四年為廣
順元年自正月五日昧爽已前應天下罪人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故
樞密使楊邠侍衛都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等以勞定國盡節致君
千載逢時一旦同命悲感行路憤結重泉雖尋雪於沉寃宜更伸於漏澤
並可加等追贈備禮歸葬葬事官給仍訪子孫叙用其餘同遭枉害者亦
與追贈馬步諸軍將士等戮力叶誠輸忠効義先則平持內難後乃推戴
朕躬言念勳勞所宜旌賞其原從將士等各與等第超加恩命仍賜功臣
名號已帶功臣者別與改賜應左降官未量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者與復
資已復資者量加叙錄亡官失爵之人宜與齒用配流徒役人並許放還
諸處有犯罪逃亡之人及山林草寇等一切不問如敕到後一月不歸本
業者復罪如初內外前任見任文武官寮致仕官各與加恩應在朝文武
臣寮內諸司使諸道行軍副使藩方馬步都指揮使如父母在未有恩澤
者即與恩澤已有者更與恩澤如亡沒未曾追封贈者亦與封贈已封贈
者更與封贈應天下州縣所欠乾祐元年二年已前夏秋殘稅及沿徵物
色并三年夏稅諸色殘欠並與除放澶州已來官路兩邊共二十里內并
乾祐三年殘稅欠稅並與除放應河北沿邊州縣自去年九月後來曾經

契丹蹂踐處其人戶應大乾祐三年終已前積年殘欠諸色稅物並與除放應係三司主持錢穀敗闕場院官取乾祐元年終已前徵納外灼然無抵當者委三司分析聞奏天下倉場庫務宜令節度使專切鈐轄掌納官吏一依省條指揮不得別納斛餘秤耗舊來所進羨餘物色今後一切停罷應乘輿服御之物不得過爲華飾宮闈器用務從朴素太官常膳一切減損諸道所有進奉比助軍國之費其珍巧纖華及奇禽異獸鷹犬之類不在輒有獻貢諸無用之物不急之務並宜停罷帝王之道德化爲先崇飾虛名朕所不取苟致治之未洽雖多瑞以奚爲今後諸道所有祥瑞不得輒有奏獻古者用刑本期止辟令茲作法義切禁非蓋承弊之時非猛則姦宄難制及知勸之後在寬則典憲得宜相時而行庶臻中道今後應犯竊盜贓及和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已前條制施行應諸犯罪人等除反逆罪外其罪並不得籍沒家產誅及骨肉一依格令處分天下諸侯皆有親自可慎擇委任必當克効參俾朝廷選差理或未當宜矯前失庶叶通規其先於在京諸司差軍將充諸州郡元從都押衙孔目官內知客等並可停廢仍勒却還舊處職役近代帝王陵寢合禁樵採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以近陵人戶充漢高祖皇帝陵署職員及守宮人

時日厲饗并守陵人戶等一切如故仍以晉漢之冑爲二王後委中書門下處分云司天上言今國家建號以木德代水准經法國以姓墓爲臘請以未日爲臘從之時宜議者曰昔武王勝殷歲集于房國家受命金木集于房文王厄羑里而卦遇明夷帝脫于鄴大衍之數復得明夷則周爲國號符於文武矣先是丁未年夏六月土金木火四星聚于張占者云當有帝王興于周者故漢祖建國由平陽以服趙洛陽以應之及隱帝將嗣位封周王以符其事而帝以姬號之冑後繼宗周而天人之契炳然矣昔武王以木德王天下宇文周亦承木德而三朝皆以木代水不其異乎戊辰前曹州防禦使何福進受宣權許州節度使前復州防禦使王彥超受宣權徐州節度使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受宣權宋州節度使己巳上漢太后尊號曰昭聖皇太后是日詔有司擇日爲故主發哀辛未有司上言皇帝爲故主舉哀日服縞素直領深衣腰經等成服畢祭奠不視朝七日坊市禁音樂文武內外臣僚成服後每日赴太平宮臨三日止七日釋服壬山陵啓攢塗日服初服輴車出城綖解釋服從之壬申前澶州刺史李瑪受宣權滑州節度使癸酉樞密使檢校太傅王峻加同平章以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爲宋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滑州節度副陳觀爲左散

騎常侍鄭都留守判官王溥爲左諫議大夫並充樞密院直學士以元從都押衙鄭仁誨爲客省使知客押牙向訓爲宮苑使北京留守劉崇遣押牙賫致書求劉贇歸藩帝報曰朕在澶州之時軍情推戴之際充差來眞省李光美備見必想具言而況逃過所聞在後畫當知悉湘陰公比在宋州駐泊見令般取赴京但勿憂疑必令得所惟公在彼圖請安心若能同力扶持別無顧慮即當使封王爵永鎭北門鐵契丹書必無愛惜其諸情素並令來人口宣遣千牛衛將軍朱憲充入契丹使先是去年契丹永康王兀欲寇邢趙陷內丘及迴兀欲遣使與漢隱帝書使至境上會朝廷有蕭墻之變帝定京城迴至澶州遇蕃使至遂與入朝至是遣朱憲伴送來使歸蕃兼致書叙革命之由仍以金酒器一副玉帶一遺兀欲晉州節度使王晏殺行軍司馬徐建以通河東聞乙亥鄆州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齊王高行周進位尚書令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齊國公安審琦進封南陽王青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保兼中書令魏國公符彥卿進封淮陽王夔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王殷加同平章事充鄴都留守典軍如故丙子帝赴太平宮爲漢隱帝發百官備位如儀是日湘陰公元從右都押牙鞏廷美教練使楊溫等據

徐州以拒命帝遣新受節度使王彥超率兵馳赴之仍賜廷美等勅書丁丑荊南高保融奏去年十一月朗州節度使馬希萼破潭州十二月十八日縊殺馬希廣至十九日希萼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嗣楚王戊寅湘陰公殂己卯以前太師齊國公馮道爲中書令弘文館大學士以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竇貞固爲侍中監脩國史以左僕射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蘇禹珪爲守司空平章事夏州節度使李彝興進封隴西郡王荊南高保融進封渤海郡王靈武馮暉進封陳留郡王西京白文珂兗州慕容彥超鳳翔趙暉並加兼中書令諸王彥超率兵攻徐州庚辰故樞密使左僕射平章事楊邠追封恒農郡王故宋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弘肇追封鄭王故三司使檢校太尉平章事王章追封瑯琊郡王是日詔曰朕以眇末之身託於王公之上。憫德弗類撫躬靡遑豈可化未及人而過自奉養道來方古而不知節量與其耗費以勞人曷若儉約而免已昨者所煩數令已述至懷宮闈服御之所須悉從減損珍巧纖奇之厥貢並使寢停尚有未該再宜條舉應天下州府舊貢滋味食饌之物所宜除減其兩浙進細酒海味薑瓜湖南枕子茶乳餹白沙餹橄欖子鎮州高公米水梨易定栗子河東白杜梨米粉葛

豆粉玉屑粇子麵永興御田紅秔米新大麥麵興平蘇栗子華州麝香羚羊角熊膽獺肝朱柿熊白河中樹紅棗五味子輕餳同州石鐝餅晉絳葡萄黃消梨陝府鳳栖梨襄州紫薑新笋橘子安州折粇米糟味青州水梨河陽諸雜果子許州御李子鄭州新笋鵝梨懷州寒食杏仁申州蘘荷蓴州草解沿淮州郡淮白魚如聞此等之物雖出於土産亦有取於民家未免勞煩率皆糜費加之力役負荷驅馳道途積於有司之中甚爲無用之物今後並不須進奉諸州府更有舊例所進食味其未該者宜奏取進止。又詔在朝文武百僚各上封事凡有益國利民之事速具以聞辛巳鎮州武行德晉州王晏相州張彥成潞州常思邢州侯章並加兼侍中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果州防禦使檢校太保郭崇爲洋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典軍如故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曹英爲利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典軍如故癸未涇州史懿延州高允權滄州王景永興郭從義定州孫方簡並加兼侍中鄜州楊信同州薛懷讓貝州王繼弘並加同平章事乙酉華州王饒河中扈彥珂鄆州折從阮邢州劉詞並加同平章事丙戌幸西莊潞州奏侍石會關使王延美報河東劉崇於正月十六日僭號丁亥以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爲宋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曹州防禦使北

面行營馬步都排陣使何福進爲許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博州刺史北面行營右廂排陣使李筠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戊子有司上言准敕書以晉漢之胄爲二王後其唐五廟仲祀合廢從之庚寅宗正寺奏請依晉漢故事遷漢七廟神主入昇平宮行仲享之禮以漢宗子爲三獻從之。　廣順元年春三月癸巳朔以樞密副使尚書戶部侍郎范質爲兵部侍郎依前充職以陳州刺史判三司李穀爲戶部侍郎判三司以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使翟光鄴爲左千牛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以宣徽北院使袁義爲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以左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使符彥琳爲右監門上將軍丁酉以皇子天雄軍牙內都指揮使檢校右僕射貴州刺史榮起爲澶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以右金上將軍薛可言爲右龍武統軍以左神武統軍安審約爲左羽林統軍以左驍衛上將軍趙贊爲右羽林統軍以太子太師致仕宋彥筠爲左衛上將軍詔移生吐渾族帳於潞州長子縣江猪嶺己亥左武衛上將軍劉遂凝爲左神武統軍以左衛上將軍焦繼勳爲右神武統軍以左領軍衛上將軍史佺爲右衛上將軍庚子故吳國夫人張氏追贈貴妃故皇第三女追封樂安公主故第二子青哥贈太保賜名侗第三子意哥贈司空賜名信故長婦劉氏追封

彭城郡夫人皇姪三人守筠贈左領軍將軍改名愿奉超贈左監門將軍定哥贈左千牛衛將軍賜名遜故皇孫三人宜哥贈左驍衛大將軍賜名誼喜哥贈武衛大將軍賜名誠三哥贈左領衛大將軍賜名諴辛丑西州回鶻遣使貢方物前開封尹曹國公侯益進封楚國公前西京留守莒國公李從敏進封秦國公前西京留守王守恩進封莒國公癸卯以前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李濤爲太子賓客詔宣徽南院使袁義權知開封府事以太子太保和凝爲太子太傅丙午晉州王晏奏河東劉崇遣偽招討使劉鈞副招討使白截海率步騎萬餘人來攻州城以今月五日五道齊攻率州兵拒之賊軍傷死甚衆內出寶玉器及金銀結縷寶裝牀几飲食之具數十碎之於殿庭帝謂侍臣曰凡爲帝王安用此仍詔所司凡珍華悅目之物不得入宮先是迴鶻間歲入貢禁民不得私蓄人市易寶貨至是一聽私使交易官不禁詰丁未左千牛將軍朱憲使契丹迴契丹主兀欲遣使衣胄支獻良馬一駟賀登極戊申詔曰朕祗膺景命奄有中區每思順物之情從衆之欲將使照臨之下咸遂寬舒仕官之流自安進退往者有司拘忌人或滯流所在前資並遣赴闕輦轂之下多寄食僦舍之徒歲月之間動懷土念家之思宜循大體用革前規應諸道州府有前

資朝官居住如未赴京不得發遣其行軍副使已下幕職州縣官等得替求官自有月限年月未滿一聽外居如非時詔徵不在此限己酉有司議立四親廟從之辛亥以太子少傅楊凝式爲太子少師以太常卿張昭爲戶部尚書以尚書左丞王易爲禮部尚書以兵部侍郎邊蔚爲太常卿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魚崇諒爲工部侍郎充職以戶部侍郎韋勲爲兵部侍郎以刑部侍郎邊歸讜爲戶部侍郎以禮部侍郎司徒詡爲刑部侍郎以秘書監趙上交爲禮部侍郎以兵部尚書王仁裕爲太子少保以翰林學士禮部尚書張沆爲刑部尚書充職以尚書右丞田敏爲左丞以吏部侍郎段希堯爲工部尚書以太子詹事馬裔孫爲太子賓客前鄜州節度使劉重進前滑州節度使宋延渥並加食邑吐渾府留後王全德加檢校太保充憲州刺史隰州刺史許遷奏河東賊軍劉筠自晉州引兵來攻州城尋以州兵拒之賊軍傷死者五百人信宿遁去丁巳以尚書左丞田敏充契丹國信使迴鶻遣使貢方物己未天德軍節度使虢國公郭勲加同平章事以前宗正卿劉暭爲衛尉卿辛酉以衛尉卿邊光範爲祕書監以前吏部侍郎李詳爲吏部侍郎以前戶部侍郎顏衎爲尚書右丞三月壬戌朔前西京留守李從敏卒戊辰以前左武衛上將李懷忠爲太子太傅

致仕以前邢州節度使安審暉為太子太師致仕辛未幸南莊壬申詔曰諸州府先差散從親事官等前朝創置蓋出權宜苟便一時本非舊貫近者適詢群議無採封章且言前件抽差於理不甚允當一則繳州縣之色役一則妨春夏之耕耘貧之者困於供須豪富者幸於影庇既為煩擾須至改更況當東作之時宜罷不急之務其諸州所差散從親事官等並宜放散詔下公私便之徐州行營都部署王彥超馳奏收復徐州城內逆首楊溫及親近徒黨並處斬其餘無名目人及本城軍都將校職掌吏民等雖被脅從本非同惡並釋放兼知自前楊溫招喚草賊同力守把朕以村墅小民偶被扇誘念其屬賤特與含容其招入城草賊並放歸農仍倍加安撫湘陰公夫人并骨肉在彼仰差人安撫守護勿令驚恐以右散騎常侍張煦給事中王延鎬並為左散騎常侍以前大名府少尹李瓊為將作監以前彰武軍節度使馮密為太子太師致仕以衛尉卿劉皞充漢隱帝山陵都部署丙子以太子少保致仕王延為太子少傅以戶部尚書致仕盧損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並為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致仕韓昭裔為尚書右僕射太子太師致仕盧文紀為司空自延而下並依前致仕故散騎常侍裴羽贈戶部尚書故太子賓客蕭愿贈禮部尚書以司農卿致仕

薛仁謙為鴻臚卿以將作監致仕烏昭為太府卿以太常少卿致仕王禧為少府監以秘書少監致仕段顒為將作監自仁謙而下並宜前致仕詔沿淮州縣軍鎮今後自守疆土不得縱一人一騎擅入淮南地分己卯潞州奏涉縣所擒河東將士二百餘人部送赴闕詔給衫袴巾履放歸本土甲申鎮州武行德移鎮許州何福進移鎮鎮州丙戌以襄州節度副使郭令圖為宗正卿詔曰故蘇逢吉劉銖須在漢朝與朕同事朕自平禍亂不念仇讎尋示優弘與全家屬尚以幼稚無託衣食是艱將行矜卹之恩俾獲生存之路報怨以德非我負人賜逢吉骨肉洛京莊宅各一賜劉銖骨肉陝州莊宅各一己丑幸南莊庚寅唐故鄆國公李從益追封許王唐明宗淑妃王氏追贈賢妃辛卯詔諸道節度副使行軍司馬兩京少尹留守判官兩並許差定當直人力不得過十五人諸府少尹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副使不得過十人節度推官防禦團練軍事判官不得過七人遂處係帳收管此外如散額外影占人戶其本官當行朝典先是漢隱帝時有人上言州府從事令錄皆請料錢自合雇人驅使不合差遣百姓丁戶柔政者然之乃下詔州府從事令錄本處先差職役並放歸農自是官吏有獨行趨府縣者帝頗知之故有是命夏四月壬辰朔詔沿淮州縣許淮南人

就淮北糴易糇糧時南饑故也甲午以夫人董氏為德妃仍令所司備禮冊命己亥改侍衛馬步軍軍額馬軍舊稱護聖今改為龍捷步軍舊稱奉國今改為虎捷壬寅詔唐莊宗明宗晉高祖三處陵寢各有守陵宮人並放逐便如願在陵所者依舊供給甲辰相州張彥成移鎮鄧州折從阮移鎮滑州滑州李筠移鎮相州丙午亳州防禦使王重裔卒戊申幸南莊庚戌皇第四女封壽安宮主辛亥故許州節度使劉信追封蔡王丙辰詔曰牧守之任委遇非輕分憂之務既同制祿之數宜等自前有富庶之郡請給則優或邊遠之州俸料素薄以至遷除之際擬議亦難既論資敘之高低又患祿秩之升降所宜分多益寡均利同恩冀無黨偏以勸勳効今定諸防禦使料錢二百貫祿粟一百石食鹽五石馬十匹草粟元隨三十人衣糧團練使一百五十貫祿粟七十石鹽五石馬十匹元隨三十人刺史一百貫祿粟五十石鹽五石馬五匹元隨二十人云丁巳尚書左丞田敏使契丹迴契丹主兀欲遣使實六報命并獻碧玉金塗銀裹鞍勒各一副弓矢器仗貂裘等土產馬三十匹土產漢馬十匹庚申帝為故貴妃張氏舉哀於舊宮輟視朝三日辛酉司空致仕盧文紀卒五月壬戌朔帝不視朝以漢隱帝梓宮在殯故也戊寅皇子澶州節度使榮起復依前澶州節

度使以故貴妃張氏去歲薨至是發哀故也己巳遣左金吾衛將軍姚漢英前右神武將軍華光裔使于契丹辛未太常卿邊蔚上追尊四廟謚議是夜有大星如五升器流於東北有聲如雷丙子太常卿邊蔚上太廟四室英獻舞名丁丑詔京兆鳳翔府應諸色犯事人第宅莊園店磑已經籍沒者並給付罪人骨肉壬午幸南莊甲申考城縣巡檢供奉官馬彥勍棄市坐匿赦書殺獄囚也丙戌宰臣馮道為四廟冊禮使六月辛卯朔不視朝以漢隱帝梓宮在殯故也甲午百寮上表請以七月二十八日皇帝降聖日為永壽節從之邢州大雨霖己亥太常少卿劉悅上漢少帝謚曰隱皇帝陵曰穎陵從之辛亥以樞密使王峻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脩國史充樞密使以樞密副使尚書兵部侍郎范質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太學士以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司徒兼侍中監脩國史竇貞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蘇禹珪並罷相守本官壬子幸西莊癸丑詔宰臣范質參知樞密院事鄴都洺滄貝等州大雨霖丙辰西京奏新授宗正卿郭令圖卒丁巳以尚書左丞顏衎為兵部侍郎充端明殿學士以宣徽北院使翟光鄴兼樞密副使秋七月辛酉朔帝被袞冕御崇元殿授太廟四室寶

册于中書令馮道等赴西京行禮癸亥尚書左丞田敏兼判國子監事戊辰以御史中丞于德辰爲尚書右丞以秘書監邊光範爲太子賓客以戶部尚書張昭爲太子賓客以其子秉爲陽翟簿犯法抵罪昭詣閤待罪詔釋之乃左授此官壬申史官賈緯等以所撰晉高祖實錄三十卷少帝實錄二十卷上之丙子幸宰臣王峻第己丑鎮州奏破河東賊軍於平山縣西斬首五百級是日太常卿邊蔚奏議改郊廟舞名事具樂志八月辛卯漢隱帝梓宮發引帝詣太平宮臨奠詔群臣出祖於西郊是歲幽州饑流人散入滄州界詔流入王者口給斛粟仍給無主土田令耿使種蒔放免差稅癸巳虎入西京脩行寺傷人市民殺之乙未幸斑荆館壬寅契丹遣幽州牙將曹繼筠來歸故晉中書令趙瑩之喪詔贈太傅仍賜其子絹五百疋以備喪事歸葬於華陰故里乙巳幸西庄壬子晉州王晏移鎮徐州滄州王景移鎮河中定州孫方簡移鎮華永興郭從義移鎮許州貝州王繼弘移鎮河陽李暉移鎮滄州以許州節度使武行德爲西京留守滑州折從阮移鎮陝州河中扈彥珂移鎮滑州陝州李洪信移鎮永興華州王饒移鎮貝州徐州王彥超移鎮晉州丙辰尚食李氏等宮官八人並封縣君司記劉氏等六人並封郡夫人尚宮皇甫氏等三人並封國夫人唐制

有內官宮官各有司存更不加郡國之號近代加之非舊典也以易州刺史孫行友爲定州留後戊午故夫人楊氏追立爲皇后仍令所司定謚備禮册命九月庚申朔帝詣太平宮起居漢太后宮西故夫人楊氏追贈淑妃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故皇第五女追封永寧公主癸亥定州奏契丹永康王兀欲爲部下所殺甲子以前權州團練使武延翰太子少保致仕丙子諸道兵馬都元帥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師尚書令中書令吳越國王錢俶可天下兵馬都元帥丁丑中書舍人劉濤責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坐遣男頊代草制詞也監察御史劉頊責授復州司戶坐代父草制也中書舍人楊昭儉解官放逐私便以身在假告不親其職也　廣順元年冬十月己丑朔宰臣王峻獻唐張蘊古大寶箴謝偃惟皇誡德賦二圖詔報曰朕生長軍戎勤勞南北雖用心於鈐匱且無暇於詩書世務時艱粗嘗經歷前言往行未甚討尋卿有佐命立國之勳居代天調鼎之任恒慮眇德未及古人於是搜擬箴規搊諸寮味披文閱理擇貴怡神寔爲君治國之源審修己御人之要帝王之道盡在于茲雖餘俱高珠寶何貴再三省覽深用憬嘉其所進圖已令於行坐處張懸所冀出入看讀用爲鑒戒壬辰潞州奏巡檢使陳思讓監軍向訓破河東賊軍於虒亭癸巳以刑部

侍郎司徒詡爲戶部侍郎以左散騎常侍邊蔚爲刑部侍郎以給事中呂咸休爲左散騎常侍甲午絳州防禦使孫漢英卒辛丑荊南奏湖南亂大將軍陸孟俊執偽節度使馬希萼遷於衡州立希萼弟希崇爲留後將吏二千餘人遇害者半牙署庫藏焚燒人殆盡乙巳詔併吏部三銓爲一銓委本司長官通判丙午晉州巡檢王萬敢奏河東劉崇入寇營於州北辛亥潞州奏河東賊軍寇境乙卯荊南奏淮南道鄂州節度使劉仁贍以戰船二百艘於今月二十五日入岳州丙辰詔樞密使王峻率兵援晉州丁巳以左衛將軍申師厚爲河西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師厚素與王峻善及峻貴師厚羈旅無依日於峻馬前望塵而拜會西凉請帥帝令擇之無欲去者峻乃以師厚奏之師厚亦欣然求往尋自前鎮將授左衛將軍檢校工部尚書翌日乃有凉州之命賜旌節駝馬繒帛以遣之十一月己未朔荊南奏淮南大將邊鎬率兵三萬自袁州路趨潭州馬希崇遣從事送牌印納器仗鎬入城稱武安軍節度使馬氏諸族及將吏千餘人皆從于金陵甲子夜東南白虹亘天以新晉州節度使王彥超爲晉絳行營馬軍都虞候乙丑命王峻出征晉州帝幸西庄以餞之甲戌日南至群臣拜表稱賀甲申葬故貴妃張氏丁亥詔唐朝五廟舊在至德宮安置應屬徽陵庄

田園舍宜令新除右監門將軍李重玉爲主其緣陵緣廟法物除合留外所有金銀器物充還葬故淑妃王氏及許王從益外其餘並給與重玉及尼惠英惠燈惠能惠嚴等令重玉以時祀陵廟務在豐潔重玉故皇城使李從璨之子明宗之孫惠英等亦明宗親屬也故帝授重玉官秩令主先祀郇王者之後也十二月戊子朔詔以劉崇入寇取當月三日暫幸西京庚寅詔巡幸宜停時王峻駐軍陝府聞帝西巡遣使馳奏不勞車駕順動帝乃止乙未幸西庄兖州慕容彥超上言乞朝覲詔允之尋稱部內草寇起不敢離鎮戊申鄆州奏慕容彥超擁城反己酉王峻奏劉崇逃遁王師已入晉州廣順二年春正月戊午朔不受朝賀以宿兵在外故也庚申王峻奏起近鎮丁夫二萬城晉州壬戌脩東京羅城凡役丁夫五萬五千兩旬而罷甲子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爲兖州行營都部署以齊州防禦使史延韜爲副部署以皇城使向訓爲兵馬都監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爲馬步都虞候率兵討慕容彥超諸軍入兖州界不得下路停止村舍犯者以軍法從事丙申徐州巡檢供給官張令彬奏破淮賊於沭陽斬首千餘級擒賊將燕敬權時慕容彥超求援於淮南淮南偽主李景發兵援之師於下邳聞官軍至退趨沭陽遂破之庚午高麗權知國事王昭遣使貢

方物壬申鎮州何福進差人部送先擒獲到河東賊軍二百餘人至闕下。詔給中履衫袴以釋之戊寅徐州部送沐陽所獲賊將燕敬權等四人至闕下詔賜衣服金帛放歸本土敬權等感泣謝罪帝召見謂之曰夫忠光邪獎忠順天下一也我之賊臣撓亂國法嬰城作逆殃及生靈不意吳人助兹凶慝非良算也爾歸當言之於爾君初漢末遣三司軍將路昌祚於湖南市茶屬淮南將邊鎬陷長沙昌祚被賊送金陵及敬權自大朝歸具以帝言告于李景景乃召昌祚延坐從容久之且稱美大朝皇帝聖德廣被恩沾鄰土深有依附國家之意及獄遺偽宰相宋齊丘賔昌祚於別館又令訪昌祚在湖南遭變之時亡失綱運之數命依數償之給茗荈萬八千斤遣水運至江夏仍厚給行裝遣之歸闕二月庚寅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奏河東賊軍寇境率州兵破之斬首二千級辛卯太白經天癸巳以權知高麗國事王昭為高麗國王庚子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奏收河東界岢嵐軍癸巳詔先獲河東卿軍一百餘人各給錢鞋放歸鄉里壬寅太子太師致仕安審暉卒三月庚申幸南庄令從臣習射戊辰以樞密院直學士左諫議大夫王溥為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以内客省使恩州團練使鄭仁誨為樞密副使詔宣徽北院使翟光鄴權知永興軍府事甲戌廻鶻遣使貢方物庚辰詔西京庄宅司内侍省宮苑司内園等四司所管諸孿係稅戶二千五百並還府縣其廣德昇平二宮並停廢應行從諸庄園林亭殿房舍什物課利宜令逐司依舊收管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帝避正殿百官守司丁亥詔停蔡州鄉軍戊子以京師旱分命群臣禱雨癸巳制削奪慕容彥超在身官爵甲午高麗國册使衛尉卿劉皡卒乙卯詔取來月五日車駕赴兗州城下慰勞將士以樞密副使鄭仁誨為右衛大將軍依前充職兼權大内都點檢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李穀為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五月丙辰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儀庚申車駕發京師戊辰至兗州城下乙亥收復兗州斬慕容彥超夷其族詔端明殿學士顔衎權知兗州軍州事壬午曲赦兗州管内罪人取五月二十七日已前所犯罪大辟已下咸赦除之慕容彥超徒黨有逃避潛竄者及城内將吏等並放罪自慕容彥超違背以來鄉川内有接使為非者一切不問諸軍將士沒於王事者各與時贈都頭已上與贈官兗州城内及官軍下寨四面去州五里内今年所徵夏秋及沿徵錢物並放十里内只放夏稅一州管界今夏苗子三分放一分城内百姓遺毀折舍屋及遺燒焚者給賜材木諸處差到人夫内有遭矢石死者各給絹三匹仍放戶下三年徭

役癸未詔兗州降為防禦州仍為望州六月乙酉朔帝幸曲阜縣謁孔子祠既奠將致拜左右曰仲尼人臣也無致拜帝曰文宣王百代帝王師也得無敬乎即拜奠於祠前其所奠酒器銀鑪並留於祠所遂幸孔林拜孔子墓帝謂近臣曰仲尼亞聖之後今有何人對曰前曲阜令襲文宣公孔仁玉是仲尼四十三代孫有鄉貢三禮顔涉是顔淵之後即召見仁玉賜緋口授曲阜令顔涉授主簿便令視事仍勑兗州修葺孔子祠宇墓側禁樵採丙戌車駕還京初帝以五月十三日至兗州賊尚拒守至十七日晝夢道士一人進書卷首云車駕來月二日還京其下文字絶多不能盡記既寤以夢告宰臣又四日而城拔帝至軍凡駐蹕九日而賊平果以六月二日發離城下近代親征克捷無如此行之速也是日大雨城下行宫水深數尺其日晚至中都縣帝笑謂侍臣曰今日若不離城下則當為水潦所溺矣戊戌車駕至自兗州辛丑以靈武節度使馮暉卒輟視朝一日壬寅前翰林學士李澣自契丹中上表陳奏機事且言偽幽州節度使蕭海真欲謀歸化帝甚嘉之癸卯德妃董氏薨乙巳詔宣徽南院使袁義判開封府事辛亥以朔方軍衙内都虞候馮繼業復起為朔方軍兵馬留後甲寅幸舊宅為德妃舉哀故也秋七月丙辰詔内外臣寮每遇永壽節舊設齋供令後中書門下與文武百寮共設一齋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已下共設一齋樞密使内諸司使已下共設一齋其餘前任職員及諸司職掌更不得開置道場及設齋是日大風雨破屋拔樹尚書省都堂有龍穿屋壞獸角而去西壁有爪迹存焉襄州大水丁卯詔復升陳州曹州為節鎮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洋州節度使郭崇為陳州節度使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為曹州節度使並典軍如故以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為晉州節度使辛未詔相州節度使李筠權知潞州軍州事丙子以小底都指揮使漢州刺史李重進為大内都點檢兼馬步都軍頭領恩州團練使以内殿直都知駙馬都尉張承德領和州刺史充小底第一軍都指揮使八月甲申朔翰林學士刑部尚書張沆落職守本官以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判館事徐台符為禮部尚書充翰林學士承旨以兵部侍郎韋勲為尚書右丞以尚書右丞于德辰為吏部侍郎以戶部侍郎邊歸讜為兵部侍郎以禮部侍郎趙上交為戶部侍郎以樞密直學士左散騎常侍陳觀為工部侍郎依前充職以刑部侍郎景範為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乙酉樞密使王峻上章請解樞衛凡三上章詔不允庚寅穎州奏先於淮南俘獲擧畜已准詔送還本土甲午詔止絶吏民詣闕舉請刺史縣令賜宰臣李穀

白藤肩轝。時以今年七月因步履傷臂請告數旬詔禁扶持獻三司刺名印著事仍放朝參庚子潞州節度使常思移鎮宋州湘州節度使李筠移鎮潞州壬寅鄆州節度使高行周薨癸丑詔改鹽麴法鹽麴犯五斤已上處死煎鹻鹽者犯一斤已上處死先是漢法不計斤兩多少並處極刑至是始革之九月庚午以大理卿劇可久為太僕卿以左庶子張仁瑑為大理卿以司天監趙延乂為太府卿兼判司天監事詔北面沿邊州鎮自守疆場不得入北界俘掠乙亥鎮州奏契丹寇深冀州遣龍捷都指揮使劉誨等內都指揮使何繼筠等率兵拒之而退時契丹閱官軍至掠冀部丁壯數百隨行狼狽而北冀部被虜者望見官軍鼓譟不已官軍不敢進其丁壯盡為蕃軍所殺而去丁丑以鄭州防禦使向重贊為相州留後戊寅樂壽都監杜延熙奏於瀛州南殺敗契丹斬首三百級獲馬四十七匹。癸未帝姨母韓氏追封楚國夫人故第四姨追封福慶長公主癸未易州奏契丹武州刺史石越來奔冬十月丙戌以前晉州節度使王彥超為河陽節度使庚寅詔諸州罷任或朝覲並不得以器械進貢先是諸道州府各有作院每月課造軍器逐季般送京師進納其逐州每年占留係省錢帛不少謂之甲料仍更於部內廣配土產物或斂數倍民甚苦之除上供軍

器外節度使刺史又私造器甲以進貢為名功費又倍悉取之於民帝以諸州器甲造作不精兼占留屬省物用過當乃令罷之仍選擇諸道作工赴京作坊以備役使乙未永興軍奏宣徽北院使知軍府事翟光業卒丁酉葬德妃廢朝戊戌以宣徽南院使袁義權知永興軍府事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陳觀權知開封府事己亥升鄆州鉅野縣為濟州以樞密院副使鄭仁誨為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庚子幸樞密院王峻請之也甲辰宰臣李穀以臂傷未損上章辭位凡三上章詔報不允丁未滄州奏自十月已前蕃界歸漢戶萬九千八百戶是時虜境饑饉人民轉徙襁負而歸中土者散居河北州縣凡數十萬口十一月丙辰荊南奏朗州大將劉言以今年十月三日領兵趨長沙十五日至潭州淮南所署湖南節度使邊鎬岳州刺史宋德權並棄城遁去庚申以前少府監馮從墟為殿中監壬戌樞密使王峻亡妻崔氏追封趙國夫人非故事也乙丑刑部尚書張沆卒辛未陝州折從阮移鎮邠州以前宋州節度使李洪義為安州節度使癸酉青州符彥卿移鎮鄆州甲戌詔曰累朝已來用兵不息至於繕治甲冑來免配役生靈多取于民助成軍器就中皮革尤峻科刑稍犯嚴條皆抵極典鄉縣以之生事姦猾得以侵漁宜立新規用革前弊應天下所

納牛皮。今將逐所納數三分內減二分其一分於人戶苗畝上配定。每秋夏苗共十頃納連角皮一張其黃牛納乾筋四兩水牛半斤犢子皮不在納限牛馬驢騾皮筋角今後官中更不禁斷只不得將出化外敵境州縣先置巡檢牛皮節級並停丙子詔曰應內外文武官寮舉職州縣官舉選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遷葬者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如是卑幼在下者不在此限己卯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儀十二月丙戌權武平軍留後劉言遣牙將張崇嗣入奏於十月十三日與節度副使王進逵行軍司馬何敬眞指揮使周行逢等同共部領戰棹攻收湖南偽節度使邊鎬當夜出奔王進逵等已入潭州癸巳太子太師致仕安叔千卒甲午詔今後諸侯入朝不得進奉買宴丁酉皇子澶州節度使榮落起復加同平章事戊戌太子少傅致仕王延卒壬寅幸西庄乙巳以端明殿學士顏衎權知開封府事御史臺奏請改左右衛後為左右屯衛從之避御名也是冬無雪　廣順三年春正月壬子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儀幸太平宮起居漢太后甲寅賜群臣射於內鞠場乙卯武平軍兵馬留後劉言奏潭州兵戈之後焚燒殆盡乞移使府於武陵從之詔升朗州為大都督府在潭州之上丙辰以武

平軍節度使留後檢校太尉劉言為檢校太師同平章事行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兼三司水陸轉運等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進封彭城郡公武平軍節度副使權知潭州軍州事檢校太傅王進逵為檢校太尉行潭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使以武安軍行軍司馬兼衙內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何敬眞為檢校太尉行桂州刺史充靜江軍節度使以張倣領眉州刺史充武平軍節度副使以朱元琇領黃州刺史充靜江軍節度副使以周行逢領集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行軍司馬自進逵而下皆劉言將校也鄜州奏慶州界蕃部野雞族略奪商旅侵擾州界詔遣寧州刺史張建武等率兵掩襲仍先賜勅書安撫如不從命即進軍問罪辛酉詔賜朗州劉言應兩京及諸道舊屬湖南樓店邸第乙丑詔諸道州府係屬戶部營田及租稅課利等除京兆府庄宅務贍國軍榷鹽務兩京行從庄外其餘並割屬州縣所徵租稅課利官中只管舊額其職員節級一切停廢應有客戶元佃係省庄田桑土舍宇便賜逐戶充為永業仍仰縣司給與憑由應諸處元屬營田戶部院及係縣人戶所納租中課利起今年後並與除放所有見牛犢並賜本戶官中永不收係云帝在民間素知營田之弊至是以天下係官庄田僅萬計悉以分賜見佃戶充永業是歲出戶

三萬餘百姓既得為己業比戶欣然於是葺屋植樹敢致功力又東南郡
邑各有租牛課戶往因梁太祖渡淮軍士掠民牛以千萬計梁太祖盡給
與諸州民輸租課自是六十餘載時移代改牛租猶在百姓苦之至時特
與除放未幾京兆府庄宅務及榷監務亦歸州縣依例處分或有上言以
天下係官庄田甚有可惜者若遣貨之當得三十萬緡亦可資國用帝曰
苟利於民與資國何異丁卯戶部侍郎權知貢舉趙上交奏諸科舉人欲
等第各加對義場數進士除詩賦外別試雜文一場從之兩浙吊祭使左
諫議大夫李知損責授　州司馬員外置仍令所在馳驛放遣知損銜命
江浙所經藩郡皆強貸於人侯伯為青州知州張凝所奏故有是命己巳幸
南庄臨水亭見雙鳧戲於池上帝引弓射之一發疊貫從臣稱賀庚午以
前邠州節度使侯章為鄭州節度使前萊州刺史葉仁魯賜死坐為民所
訟故也辛未詔樞密使王峻巡視河堤峻請行故從之辛巳幸南庄閏月
甲申朗州劉言潭州王進逵奏廣賊占據桂管深入永州界俘劫遣朗州
行軍司馬何敬真與指揮使朱全琇陳順等率水陸軍五萬進擊丙戌廻
鶻遣使貢方物詔故梁祖廟使趙巖姪崇勲見居陳州量賜係官店宅從
王峻之請也辛卯定州奏契丹攻義豐軍出勁兵夜斫蕃營斬首六十級

契丹遁去甲午鎮州奏契丹寇境遣兵追襲至無極而還丙申皇子澶州
節度使榮來朝壬寅以樞密使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監修國史王峻兼
青州節度使餘如故延州牙內指揮使高紹基父允權患腳膝令臣權知
軍州事癸卯陳州奏吏民請與前刺史李穀立祠堂從之時穀為宰相聞
郡人陳請遜讓數四乃止甲辰鄴都留守王殷加檢校太尉依前同平章
事丙午鎮州節度使何福進河陽節度使王彥超並加檢校太尉潞州節
度使李筠加檢校太傅丁未延州節度使高允權卒己酉開封府奏都城
內錄到無名額僧尼寺院五十八所詔廢之二月辛亥朔以前西京留守
白文珂為太子太師致仕進封韓國公癸丑安州節度使李洪義侍衛馬
軍都指揮使郭崇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並加檢校太尉唐州方城縣
令陳守愚棄市坐魁留戶民鹽麴一千五百斤入己也內制國寶兩坐詔
中書令馮道書寶文其一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為文其一以皇帝神寶
為文按傳國寶始自秦始皇令李斯篆之歷代傳授事具前史至唐末帝
自燔之際以寶隨身遂俱焚焉晉高祖受命持製寶一坐開運末北戎犯
闕少帝遣其子延煦送于戎王戎王訝其非真少帝上表具訴其事及戎
王北歸齎以入蕃漢朝二帝未暇別製至是始創為之庚申遣將作監李

頊知陝州軍州事甲子樞密使平盧軍節度使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監脩
國史王峻責授商州司馬員外置所在馳驛發遣戊辰左監門上將軍李
建崇卒延州牙內都指揮使高紹基奏交割軍府與副使張圖己巳朗州
劉言奏當道先遣行軍司馬何敬真率兵掩擊廣賊行及潭州部衆叛潰
湖南王進逵以敬真失律已梟首訖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陳觀為秘
書監壬申鳳翔少尹桑能責授鄧州長史能昔相維翰之庶弟也坐惛維
翰別弟為人所訟故也癸酉以戶部侍郎知貢舉趙上交為太子詹事是
歲新進士中有李觀者不當策名物議讙然中書門下以觀所試詩賦失
韻句落姓名故上交移官丁丑幸南庄賜從官射命客省使向訓權知延
州軍州事　廣順三年春三月庚辰朔以相州留後白重贊為滑州節度
使以鄭州防禦使王進為相州節度使以前兖州防禦使索萬進為延州
節度使以亳州防禦使張鐸為同州節度使甲申以皇子澶州節度使榮
為開封尹兼功德使封晉王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丙戌以宣徽北院
使兼樞密副使鄭仁誨為澶州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李重進領泗州
防禦使以客省使向訓為內客省使己丑以　州團練使王仁鎬為右衛
大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庚寅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顏

衎落職守本官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王溥為戶部侍郎充職以左司郎
中充樞密直學士景範為左諫議大夫充職秘書監陳觀責授左贊善大
夫留司西京坐王峻黨也癸巳大風雨土戊申幸南庄夏四月甲寅禁沿
邊民鬻兵仗與蕃人戊辰河中節度使王景移領鳳翔宋州節度使常思
進移鎮青州鳳翔節度使趙暉移鎮宋州河陽節度使王彥超移鎮河中
賜朗州劉言絹三百匹以兵革之後匱乏之故也詔在京諸軍將士持丈杖
接五月己卯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儀辛巳前慶州刺史郭彥欽勒
歸私第國初以彥欽再刺慶州兼掌榷鹽彥欽擅加榷錢民夷流怨州北
十五里寨婦山有蕃部曰野雞族彥欽作法侵之蕃情獷悍好為不法彥
欽乃奏野雞族掠奪綱商帝遣使齎詔撫諭望其率化蕃人既苦彥欽貪
政不時報命朝廷乃詔邠州節度使折從阮寧州刺史張建武進兵攻之
建武勇於立功徑取野雞族帳擊殺數百人又殺牛於族素與野雞族有憾
且聞官軍討伐相聚餉饋欣然迎奉官軍利其財貨孳畜遂劫奪之翻為
族所誘至包山背險之地官軍不利為蕃人追逐投崖墜澗而死者數百
人從阮等以兵自保不相救應帝怒彥欽及建武俱罷其任及彥欽至京
師故有是命丁亥新授青州節度使常思進在宋州日出放得絲四萬一

十四百兩請徵入官詔宋州給還人戶契券其錢不徵甲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權判門下省事范質可權監脩國史六月壬子滄州奏契丹幽州權鹽制置使兼防州刺史知盧臺軍事張藏英以本軍兵士及職員戶人孳畜七千頭口歸化癸丑以前開封尹楚國公侯益為太子太師以前西京留守莒國公王守恩為左衛上將軍以前永興軍節度使李洪信為左武衛上將軍甲寅以左衛上將軍宋彥筠為太子少師以太子少師楊凝式為尚書右僕射致仕癸亥前河陽節度使王繼弘卒己巳太子太傅李懷忠卒是月河南河北諸州大水霖雨不止川陂漲溢襄州漢水溢入城深一丈五尺居民皆乘筏登樹群烏集潞州河南無烏秋七月戊寅朔徐州言龍出豐縣村民井中即時澍雨漂沒城邑癸未太子賓客馬裔孫卒甲申鄴都王殷奏乞朝覲凡三章允之尋以北邊奏契丹事機詔止其行丙戌以左金吾上將軍安審信為太子太師致仕丁亥以右金吾上將軍張從恩為左金吾上將軍以前鄧州節度使張彥成為右金吾上將軍己丑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韓通為陝州留後庚寅太府卿判司天監趙延乂卒辛卯以前西京副留守盧價為太子賓客乙未以御史中丞邊光範為禮部侍郎以刑部侍郎張煦為御史中丞

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禮部侍郎徐台符為刑部侍郎充職丙申太子太師致仕安審信卒丁酉詔曰京兆鳳翔府同華邠延鄜耀等州所管州縣軍鎮頃因唐末藩鎮殊風久歷歲時未能釐革政途不一何以教民其婚田爭訟賦稅丁徭合是令佐之職其擒姦捕盜庇護部民合是軍鎮警察之職今後各守職分專切提撕如所職疏遺各行按責其州府不得差監徵軍將下縣戊戌衛尉少卿李溫美責授房州司戶參軍溫美奉使祭海使道歸家家在壽光縣與縣吏馮勲所訟故黜之供奉官武懷贊棄市坐盜馬價入己也壬寅以鴻臚少卿趙脩己為司天監八月己酉幸南庄丙辰內衣庫使齊藏珍除名配沙門島藏珍奉詔脩河不於役所部轄私至近縣止宿及報隄防危急安寢不動遂致橫流故有是責庚申鄆州節度使劉詞移鎮河陽辛酉以龍捷左廂都指揮使閬州防禦使田景咸為邢州留後丁卯河決陰河京師霖雨不止給賜諸軍將士薪芻有差癸酉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為端明殿學士甲戌潭州王逵奏朗州劉言與淮賊通連差指揮使鄭玫部領兵士欲併當道鄭玫為軍眾所執舁入武陵劉言尋為諸軍所廢臣已至朗州安撫訖詔劉言勒歸私第委王逵取便安置是月所在州郡奏霖雨連綿漂沫田稼損壞城郭廬舍九月己卯

太子少保盧損卒丁酉深州上言樂壽縣兵馬都監杜延熙為戍兵所害先是齊州保寧都兵士屯於樂壽都頭劉彥章等擾延熙為亂時鄆州闕道指揮使張萬友亦屯於樂壽然不與之同朝廷急追供奉官馬誨省其事誨乃興萬友擒彥章等十三人斬之餘衆齊州是月多陰曀未再養冬十月戊申朔詔以來年正月一日有事於南郊諸道州府不得以進奉南郊為名輒有率斂己酉右金吾上將軍張彥成卒庚戌以前同州節度使薛懷讓為左屯衛上將軍以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田敏權判太常卿以禮部尚書王易權兵部尚書太常奏郊廟社稷壇位制度請下所司脩奉從之以中書令馮道為南郊大禮使以開封尹晉王榮為頓遞使權兵部尚書王易為鹵簿使御史中丞張煦為儀仗使權判太常卿田敏為禮儀使以前潁州防禦使郭瓊為攝宗正卿甲寅以前光祿卿丁知浚復為光祿卿丙辰幸南庄西庄己未前寧州刺史張建武責授右司禦副率以野雞族失利故也以前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魚崇諒為禮部侍郎充翰林學士時崇諒解職於陝州就養至是再除禁職仍賜詔召之令本州給行裝鞍馬侍親歸朝以太子賓客張昭為戶部尚書以太子賓客李濤為刑部尚書詔中書令馮道赴西京迎奉太廟神主甲子中書令馮道率百官

上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答詔不允凡三上章允之仍俟郊禮畢施行壬申鄴都邢洺等州皆尚言地震鄴都尤甚十一月辛巳廢共城稻田務任人佃蒔乙酉日南至帝不受朝賀庚寅鎮州節度使何福進奏乞朝覲三奏允之詔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權知鎮州軍府事癸巳以將作監李瓊為濟州刺史壬寅詔重定天下縣邑除畿赤外其餘三千戶已上為望縣二千戶已上為緊縣一千戶已上為上縣五百戶已上為中縣不滿五百戶為中下縣十二月戊申雨木冰是日四廟神主至西郊帝郊迎奠饗奉神主入于太廟設奠安神而退壬子前單州刺史趙鳳賜死坐為民所訟故也甲寅詔諸道州府縣鎮城內人戶舊請蠶鹽徵價起今後並停甲子鎮州節度使何福進來朝乙丑鄴都留守王殷來朝丙寅禮儀使奏皇帝郊廟行事請以晉王榮為亞獻通攝終獻行事從之己巳左補闕王仲儔任坐檢田於亳州盧憑紐配故也辛未鄴都留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王殷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尋賜死於北郊其家人骨肉並不問罪癸酉帝宿齋於崇元殿為來年正月一日親祀南郊也時帝已不豫甲戌宿于太廟乙亥質明帝親饗太廟自齋宮乘步輦至廟庭被袞冕令近臣翼侍陞階止及一室行禮俛首而退餘命晉王率有司終其禮是日卑

駕赴郊宮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帝親祀圜丘禮畢詣郊宮受賀車駕還宮御明德樓宣制大赦天下改廣順四年為顯德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應犯罪人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內外將士各賜優給文武職官並與加恩內外命婦並與進封寺監攝官七周年已上者同明經出身令後諸寺監不得以白身署攝昇朝官兩任已上著綠十五周年與賜緋著緋十五年與賜紫州縣官曾經五度參選者雖未及十六考與授朝散大夫階年七十已上授優散官賜緋應奉郊廟職掌人員並與恩澤令後不得以梁朝及清泰朝為偽朝偽主天下帝王陵廟及名臣墳墓無後官為檢校云宣赦畢帝御崇元殿受冊尊號禮畢群臣稱賀時帝郊祀御樓受冊有司多略其禮以帝不豫故也先是有占者言鎮星在氐房乃鄭宋之分當京師之地兼氐宿主帝王露寢若散財以致福遷幸以避災庶幾何以驅禳矣帝以遷幸煩費不可輕議散財可矣故有郊禮之命洎歲暮帝疾增劇郊廟之禮蓋勉而行之耳戊寅詔廢鄴都依舊為天雄軍大名府在京兆府之下庚辰制皇子開封尹晉王榮可開封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行開封尹功德使判內外兵馬事襄州安審琦進封陳王鄆州符彥卿進封衛王移鎮天雄軍荊南高保融進封南平王夏州李彝興進封西平王甲申宋州趙暉進封韓國公青州常思進封萊國公徐州王晏進封滕國公鄧州侯章進封申國公西京武行德進封譙國公許州郭從義加檢校太師鳳翔王景進封褒國公華州孫方諫進封蕭國公自趙暉已下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乙酉分命朝臣往諸州開倉減價出糶以濟饑民詔澶州依舊為大都督府在朗州桂州之上丙戌以澶州節度使鄭仁誨為樞密使加同平章事鄜州楊信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杞國公邠州折從阮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鄭國公滄州李暉加檢校太尉安州李洪義加檢校太師貝州王饒加檢校太尉以陳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為澶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曹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為鎮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澤州王逵加特進兼侍中河陽劉詞加檢校太尉河中王彥超加同平章事以鎮州節度使何福進為鄆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潞州李筠加同平章事戊子晉州藥元福滑州白重贊相州王進同州張鐸並加檢校太傅以延州節度使索萬進為曹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定州留後孫行友邢州留後田景咸陝州留後韓通靈武留後馮繼業並正授節度使庚寅夜東北有大星墜其聲如雷壬辰宰臣馮道加守太師范質加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李穀加右僕射集賢殿

大學士以端明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王溥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司徒竇貞固進封沂國公司空蘇禹珪進封莒國公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以南院宣徽使知永興軍府事袁巘為延州節度使以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王仁鎬為永興軍節度使以前安州節度使王令溫為陳州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李重進為武信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典軍如故以龍捷左廂都指揮使睦州防禦使樊愛能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洋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果州防禦使何徽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利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以樞密承旨魏仁浦為樞密副使是日巳時帝崩於滋德殿聖壽五十一祕不發喪乙未遷神柩於萬歲殿召文武百官班於殿庭宣遺制晉王榮可於柩前即皇帝位服紀月日一如舊制云是歲自正月朔日後景色昏晦日月多暈及嗣君即位之日天氣晴朗中外肅然帝自郊禮後其疾乍瘳乍劇晉王省侍不離左右累諭晉王曰我若不起此疾汝即疾速山陵不得久留殿內陵所務從儉素應緣山陵役力人匠並須和顧不計近遠不得差配百姓陵寢不須用石柱費人功只以甎代之用瓦棺紙衣臨入陵之時召近稅戶三十家為陵戶下事前揭開瓦棺遍視過陵內切不得傷他人命勿修下宮不要守陵官人亦不得用石人石獸只立一石記子鐫字云大周天子臨晏駕留言與嗣帝緣平生好儉素只令著瓦棺紙衣葬若違此言陰靈不相助又言朕攻收河府時見李家十八帝陵園廣費錢物人力並遭開發汝不聞漢文帝儉素葬在霸陵原至今見在如每年寒食無事時即仰量事差人灑掃如無人去只遙破散兼仰於河府魏府各葬一副劍甲澶州葬通天冠絳紗袍東京葬一副平天冠袞龍服千萬千萬莫忘朕言二月甲子太常卿田敏上尊謚曰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廟號太祖四月乙巳葬於嵩陵宰臣李穀撰謚冊文王溥撰哀冊文　史臣曰周太祖昔在初潛未聞多譽洎西平蒲阪北鎮鄴臺有統御之勞顯英偉之量旋屬漢道斯季天命有歸縱虎旅以盪神京不無慙德攬龍圖而登帝位遂闡皇風朞月而變政皆除遲歲而群情大服何遷善之如是蓋應變以無窮者也所以曾兗徒望風而敗并門迎墓引日偷生及鼎駕之將昇命瓦棺而薄葬勤儉之美終始可稱雖享國之非長亦開基之有裕矣然而二王之誅議者譏其不能駕馭權豪傷於猜忌卜年斯促抑有由焉五代史補周高祖微異高祖之為樞密使也每出常恍然覩人前導狀若臺省人吏其服色一一雖一株萬株以為不祥深忌之及河中鳳翔永興等處反詔命高祖征之一舉

而三鎮兄弟自是權傾天下論者以為功高不賞郭氏其危乎高祖聞而恐懼居無何忽睹前導者服色緋者改紫綠者改緋高祖心始安曰彼二人者但其見升不見其降者非也未幾遂為三軍所推戴　周高祖征李守貞　高祖征李守貞軍次河上高祖慮其爭濟臨岸而論之未及畢忽有群鵲噪於上高祖退十餘步引兵將射之矢未及發而岸崩其處裂之勢在高祖足下高祖棄弓顧群鵲而笑曰得非天使汝驚動吾耶如此則李守貞不足破矣於是三軍欣然各懷鬬志矣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八十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八十一　二十尤

周

資治通鑑胡三省音註 後周紀一起重光大淵獻盡玄黓困敦八月凡一年有哥周自以為周號叔之後春秋戰國之世傳記謂號叔之後有爾者為號公後謂之郭公號郭音相近也虞大夫宮之奇曰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郭之得姓本於周故建國號曰周通鑑目謂之後周太祖聖神恭肅文孝皇帝上姓郭氏諱威邢州堯山人父簡事晉為順州刺史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下誥授監國符寶即皇帝位監國自皐門入宮皐門大梁城外村名即位於崇元殿制曰朕周室之裔號叔之後國號宜曰周改元大赦楊邠史弘肇王章等皆贈官官為斂葬楊邠等死見上卷上年為於偽翻斂力贍翻仍訪其子孫敘用之凡倉場庫務掌納官吏無得收斗餘稱耗斗餘柴薪之外又取其餘也稱耗稱計斤鈞石之外又多取之以備耗折令悉除之舉王章苛斂之弊也稱尺證翻舊所進羨餘物悉罷之羨弋戰翻羨餘唐之流弊也至五季而愈甚犯竊盜及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矯史弘肇唐刑之弊也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漢高祖陵職員宮人時月薦享及守陵戶並如故初唐衰多盜不用律文更定峻法竊盜贓三匹者死晉天福中加至五匹姦有夫婦人無問強和男女並死強謂以威力加女女不得已而與之通姦者和謂男女相慕欲動情生而通姦者漢法竊盜一錢以上皆死又罪反逆者往往族誅籍沒故帝即位首革其弊初楊邠以功臣國戚為方鎮者多不閑文事閑習也乃以三司軍將補都押牙孔目官內知客其人自恃敕補多專橫橫下孟翻節度使不能制至是悉罷之帝命史弘肇親吏上黨李崇矩訪弘肇親族崇矩言弘肇弟弘福今存初弘肇使崇矩掌其家貲之籍由是盡得其産皆以授弘福帝賢之使隸皇子榮帳下　戊辰以前復州防禦使王彥超權武寧節度使時劉贇將鞏廷美楊溫守徐州　漢李太后遷居西宮按薛史漢太平宮基即西宮已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上時掌翻　開封尹兼中書令劉勳卒　癸酉加王峻同平章事　以衛尉卿劉皡主漢隱帝之喪[illegible]故也　初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舉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為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驤陰說崇曰說式芮翻

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序戶剛翻俟徐州
相公即位相陰公本鎮徐州故稱之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
為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間古見翻曳讀曰
拽音羊列翻驤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為愚人謀事呼火故翻為于偽翻
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且奏於朝廷示無二心
及贇廢崇乃遣使請贇歸晉陽詔報以湘陰公比在宋州比毗至翻今方
取歸京師必令得所公勿以為憂公能同力相輔當加王爵永鎮河東鞏
廷美楊溫聞湘陰公失位奉贇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劉贇
令鞏廷美等守徐州事始見上卷上年帝使贇以書諭之廷美溫欲降而
懼死降戶江翻帝復遣贇書曰爰念斯人盡心於主復扶又翻遣唯季翻
主謂劉贇足以賞其忠義何由責以悔尤俟新節度使入城新節度使謂
王彥超當各除刺史公可更以委曲示之唐末主帥以手書諭示將佐率
謂之委曲契丹之攻內丘也事見上卷上年死傷頗多又值月食軍中多
妖異契丹主懼不敢深入引兵還胡人用兵以月為候月食又多妖異故
懼而不敢進妖一遙翻還從宣翻遣使請和於漢會漢亡安國節
度使劉詞送其使者詣大梁帝遣左千牛衛將軍朱憲報聘且叙革命之

由以金器玉帶贈之帝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以腹心處之處
昌呂翻乙亥以寧江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王殷為鄴都留守天雄
節度使同平章事領軍如故仍領侍衛親軍也仍以侍衛司從赴鎮胡寅
曰見法制簡直者治世也其為繁悉曲密者亂世也唐末方鎮之兵凡一
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然則都
指揮使者其卒伍之長也梁由宣武建國有在京馬步軍節度使都指揮
使其史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則後唐明宗之制也謂之侍衛親
軍則天子所自將也天子自為之將則都指揮使者乃其卒伍之都長也
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史弘肇為之乃與宰相樞密使共執國政又於
之置獄而朝廷大事決焉自侍衛親軍之職益重而天子六軍諸衛之兵
日就廢缺朝廷無大將之任舉中外之兵皆屬侍衛司於是都指揮使既
重且專復有殿前都指揮使者亦掌親軍而不見其建置之始方其盛時
稱為三者危周廬環京邑階級之維持伍籍之衆多士馬之雄強器服之
鮮嚴誠足以壯觀四方戢心八蠻及其久也軍政浸壞恭養麗屬可為僞
而不建周而其都長之名位猥衆遷資秩請俸祿而已矣國家顛危一無
所賴焉雖政之弊患在人然因仍積累至於繁悉曲密本欲使之相制無

敢生亂而亂之所生乃不在此唐太宗十六衛乃關內關外之良民以三
代王者六軍乃散內外救之什伍也天子親衛則虎賁之士而已武王勝
紂以戎車三百乘號二萬一千人其親衛者虎賁三百人也成王崩太保
命仲桓南宮毛俾於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而入立之虎
賁之數無所增可知矣其陳儀器行即位之禮也執戈劉鉞戰瞿銳立于
門陛無堂者十人焉莫嚴乎受終莫重乎正始而兵之用止於如此于以
見先王制兵蕭而備直而盡資之以輔治而不恃之以固存與後世異也
違矣然則親軍殿前指揮使都指揮使紛然其數乃五季之亂制自漢唐
猶不爾況三代乎必欲考古而今官分職豈無統一之要乎丙子帝帥百
官詣西宮為漢隱帝舉哀成服皆如天子禮去年遷隱帝梓宮於西宮事
見上卷帥讀曰率為于偽翻慕容彥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懼賜詔慰安
之曰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億兆漢祖慕容彥超之兄
也令兄蘇文作令兄當從之戊寅殺湘陰公於宋州是日劉崇即皇帝位
於晉陽劉崇漢祖母弟也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
遼麟石十二州之地宋白曰憲州故樓煩監牧唐昭宗龍紀元年李克用
奏置憲州宋太宗之平太原折御卿自府州會兵攻劉繼元克嵐軍

次克遼州次克嵐州則隆州蓋晉漢間所置其地在嵐憲嵐谷之間沁千
鳩翻以節度判官鄭珙為中書侍郎珙居勇翻觀察判官滎陽趙華為戶
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次子承鈞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原尹以節度
副使李存瓌為代州防禦使裨將武安張元徽為馬步軍都指揮使元城
忠武安縣屬洺州在州西九十五里陳光裕為宣徽使北漢主謂李存瓌
張元徽曰通鑑書嶺南之漢為南漢河東之漢為北漢朕以高祖之業一
朝隆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由
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按唐世百
官俸錢自會昌以後不復增減三師二百萬三公百六十萬侍中百五十
萬中書令兩省侍郎兩僕射東宮三師百四十萬尚書御史大夫東宮三
少百萬節度使三十萬至梁開平五年宰臣俸二百千後唐同光四年定
節度副使每月料錢四十千則節度使當又多今北漢主皆減其數俸秩
用翻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少詩沼翻客省使河南李光
美嘗為直省官三省有直省官凡百官詣宰相皆是直省官引揖其職則
外鎮客司通引之職也頗諳故事諳烏含翻北漢朝廷制度皆出於光美
北漢主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為李驤立祠為于

偽翰歲時祭之已卯以太師馮道為中書令加竇貞固侍中蘇禹珪司空
王彥超奏遣使齎敕詣徐州肇廷美等猶豫不肯啓關詔進兵攻之
帝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衣息浪翻一旦為帝王豈
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庚辰下詔悉罷之
梅薛史本紀詔四天下州府舊有進奉食饌之物所宜除減其兩浙進細
酒海味薑瓜湖南枕子茶乳糖白沙糖橄欖子鎮州高公米水梨易定栗
子河東白杜梨米粉菉豆粉玉屑梨子麩水興御田紅秔米新大麥麩興
平蘇栗子華州麝香羚羊角熊膽獺肝朱柿熊白河中樹紅棗五味子杜
陽同州石鐵餅晉絳蒲萄黃消梨陝府鳳栖梨襄州紫薑新筍橘子安州
折粳米糟味青州水梨河陽諸雜果子許州御李子鄭州新筍鵝梨懷州
寒食杏仁申州蕈荷毛州草蘚淮州鄣淮白魚今後不須進奉其詔略
曰所奉止於朕躬所損被於甿庶被皮義翻甿謨耕翻又曰積於有司之
中甚為無用之物又詔曰朕生長軍旅長知兩翻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
之道治直之翻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咸宜直書其事
勿事辭藻帝以蘇逢吉之第賜王峻峻曰是逢吉所以族李崧也事見二
百八十八卷漢乾祐元年辭而不處使王峻處權勢之閒皆以是心處之

必不至有甬州之禍矣處昌呂翻初契丹主北歸見二百八十七卷漢高
祖天福十二年橫海節度使潘聿撚棄鎮隨之契丹主以聿撚為西南路
招討使撚乃珍翻及北漢主立契丹主使聿撚遺劉承鈞書北漢主使承
鈞復書稱本朝淪亡紹襲帝位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遺唯季翻晉室
故事謂晉祖事契丹以求援故事也朝直遙翻手同契丹主大喜北漢主
發兵屯陰地黃澤團柏屯陰地者欲窺晉陽也黃澤者欲窺邢趙也團柏
者欲窺鎮定丁亥以承鈞為招討使與副招討使白從暉都監李存瓌將
步騎萬人寇晉州從暉吐谷渾人也　郭崇威更名崇曹威更名英皆避
帝名也更工衡反二月丁酉以皇子天雄牙內都指揮使榮為鎮寧節度
使選朝士為僚佐以侍御史王敏為節度判官右補闕崔頌為觀察判官
校書郎王朴為掌書記王朴見任於世宗依本頌協之子頌協相後唐
明宗朴東平人也　戊戌北漢兵五道攻晉州節度使王晏閉城不出劉
承鈞以為怯蟻附登城晏伏兵奮擊北漢兵死傷者千餘人承鈞遣副兵
馬使安元寶焚晉州西城元寶來降承鈞乃移軍攻隰州九域志晉州西
北至隰州二百五十里癸卯隰州刺史許遷遣步軍都指揮使孫繼業迎
擊北漢兵於長壽村唐武德二年分隰州石樓置長壽縣貞觀元年省入

石樓執其將程筠等殺之未幾居豈翻北漢兵攻州城數日不克死傷
甚眾乃引去遷鄆州人也　甲辰楚王希萼遣掌書記劉光輔入貢于唐
考異曰湖湘故事光輔作光瀚今從十國紀年帝悉出漢宮中寶玉器數
十碎之於庭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物聞漢隱帝日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
玩不離側嬖卑義翻又必計翻離力智翻茲事不遠宜以為鑒仍戒左右
自今珍華悅目之物無得入宮胡寅管見曰公曰不貴異物則民乃足明
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而已夫異物多出於四夷及深山大川幽
險絕遠之處上有好焉必貴而貴之則其價有不可量數者較之以常所
惜十人十家之產豈止於倍蓰千萬而已耶石敬瑭歲輸契丹金帛三十
萬可謂多矣設有未名之寶希世之珍千里之馬傾國之色必躍而至安
知一物不直一歲之輸此錢非降於天出於地皆民之膏血耳於是經常
之外加以橫斂貪以羨餘暴人貪夫以擭害枝斂行乎百姓財聚於上民
怨於下而危亡隨之故成湯所以不殖貨利盤庚所以不肩好貨中屬所
以賤貨而貴德也耶太祖起於卒伍非知古訓者獨監於漢隱偶合帝王
之盛節其識有過人者矣五代之君世宗為上明宗次之周太祖次之其
餘無稱焉夫碎寶玉器棄玩物人君之所難是以表而出之　丁未契丹

主遣其臣裊骨支與朱憲偕來裊奴鳥翻歐史作裊朱憲使契丹見上正
月賀即位　戊申敕前資官各聽自便居外州漢隱帝乾祐二年冬徙前
資官分居西京事見二百八十八卷陳思讓未至湖南馬希萼已克
長沙思讓留屯郢州敕召令還去年十一月漢朝詔發兵救潭州內難作
而不果劉郢易姓之際必未暇遣將南略不知陳思讓為誰朝所遣當考
按薛史周太祖登極遣陳思讓帥偏師至安郢以圖進取長沙陷乃班師
則帝所遣也丁巳遣尚書左丞田敏使契丹北漢主遣通事舍人李䛒使
于契丹䛒俗㷭字從功從言宋景文手記曰北齊時里俗多作偽字始以
巧言為䛒是贇有柳䛒其字又以巧見巧矣乙兵為援　詔加泰寧節度
使慕容彥超中書令遣翰林學士魚崇諒詣兗州諭指崇諒即崇遠也魚
崇諒先嘗避漢祖諱故名彥超上表謝三月壬戌朔詔報之曰向以前朝
失德少主用讒少詩照翻倉猝之間召卿赴闕卿即奔馳應命信宿至京
救國難而不顧身聞君召而不俟駕難乃旦翻以至天亡漢祚兵散梁郊
降將敗軍相繼而至卿即使回馬首徑反龜陰兗州在龜山之陰慕容彥
超赴大梁還兗州事並見上卷上年為王為將為于偽翻有終有始所謂
危亂見忠臣之節疾風知勁草之心若使為臣者皆能如茲則有國者誰

不欲用所言朕潛龍河朔之際平難浚郊之時難乃旦翻浚郊謂大梁之郊大梁有浚水詩云孑孑干旄在浚之郊韓愈從董晉於汴州賦曰非夫子之洵美兮吾何爲乎浚之郊緣不奉示諭之言亦不得差人至行闕且事主之道何必如斯若或二三於漢朝朝直遙翻又安肯忠信於周室以此爲懼不亦過乎卿但悉力排心安民體國事朕之節如事故君不惟黎庶獲安抑亦社稷是賴但堅表率未議替移由衷之誠言盡於此以慕容彥超不自安故以此詔撫諭之唐以楚王希萼爲天策上將軍武安平靜江寧遠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以右僕射孫忠孫忠即孫晟歐史曰晟一名忠又名鳳客省使姚鳳爲冊禮使　丙寅遣前淄州刺史陳思讓將兵戍磁州扼黃澤路磁州西北當黃澤關路口磁牆之翻楚王希萼既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晝夜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紊亂復扶又翻紊音問府庫既盡於亂兵籍民財以賞賚士卒或封其門而取之士卒猶以不均怨望雖朗州舊將佐從希萼來者亦皆不悅有離心劉光輔入貢于唐入貢見上月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主乃以營屯都虞侯邊鎬爲信州刺史將兵屯袁州潛謀進取小門使謝彥顒顒魚容翻考異曰湖湘故事作謝彥叔周羽

沖三楚新錄作謝延澤今從十國紀年本希萼家奴以首面有寵於希萼首面龍陽之色也至與妻妾雜坐恃恩專橫橫戶孟翻常肩隨希崇或撫其背記曲禮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注云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者稍背則抑之矣希崇銜之故事府宴小門使執兵在門外希萼使彥顒升坐或居諸將之上諸將皆恥之希萼以府舍焚蕩命朗州靜江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千餘人治之帥讀曰率下同治直之翻執役甚勞又無犒賜犒苦到翻士卒皆怨竊言曰囚免死則使作之我輩從大王出萬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王終日酣歌豈知我輩之勞苦乎逵行逢聞之相謂曰衆怨深矣不早爲計禍及吾曹壬申旦帥其衆各執長柯斧白梃逃歸朗州柯斧柄也梃徒鼎翻時希萼醉未醒左右不敢白癸酉始白之希萼遣湖南指揮使唐師翥將千餘人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逵等乘其疲乏伏兵縱擊士卒死傷殆盡師翥脫歸翥章恕翻逵等黜留後馬光贊去年馬希萼以子光贊鎮朗州更以希萼兄子光惠知州事更工衡翻光惠希振之子也希振馬殷之嫡長子也尊奉光惠爲節度使逵等與何敬真及諸軍指揮使張倣參決軍府事希萼具以狀言於唐唐主遣使以厚賞招諭之逵等納其賞殺其使

不答其詔唐亦不敢詰也使疏吏翻詰去吉翻爲王逵等以朗州叛潭州張本　王彥超奏克徐州殺鞏廷美等鞏廷美等以無援敗死　朗賓賞見初劉贇被徵使都押牙鞏廷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廷美聞贇不得立奉贇妃董氏據州拒守侯河東援兵漢遣王彥超帥徐州以除刺史招之二人不下彥攻城克而殺之歐陽氏嘉二人爲贇守孤城知其不濟而以死守又疑其死狀不明然不得列於死節之士愚竊謂二人者當贇未遇害時爲贇固守是爲不負其託以死繼之可也贇既見殺又無子而二人猶閉城將何爲哉然比之見利而趨者則賢矣北漢李㬚至契丹契丹主使拽剌梅里報之拽羊列翻剌來達翻丙子敕朝廷與唐本無仇怨緣淮軍鎮各守疆域無得縱兵民擅入唐境商旅往來無得禁止　己卯潞州送涉縣所獲北漢將卒二百六十餘人各賜衫袴巾屨遣還涉漢縣唐屬潞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九十八里　加吳越王弘俶諸道兵馬都元帥　夏四月壬辰朔濱淮州鎮上言淮南饑民過淮糴穀未敢禁止詔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宜令州縣津鋪無得禁止鋪普故翻　蜀通奏使高延昭固辭知樞密院丁未以前雲安榷鹽使太原伊審徵爲通奏使知樞密院事雲安縣巳郡之朐忍縣地周武帝置雲安縣唐屬夔州以其產鹽置雲安

鹽官審徵蜀高祖妹褒國公主之子也少與蜀主相親狎少詩照翻及知樞密政之大小悉以咨之審徵亦以經濟爲己任而貪侈回邪與王昭遠相表裏蜀政由是浸衰　吳越王弘俶徙廢王弘倧居東府自衣錦軍徙居東府吳越以越州爲東府爲築宮室治園圃娛悅之爲于僞翻治直之翻歲時供饋甚厚　契丹主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輸舂遇翻北漢主使鄭珙以厚賂謝契丹珙居勇翻自稱姪皇帝致書於叔天授皇帝請行冊禮　五月己巳遣左金吾將軍姚漢英等使于契丹契丹留之契丹以北漢交之厚遂留周使辛未北漢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珙卒于契丹考異曰晉陽見聞錄鄭珙既達虜庭虜君臣思禮周厚虜俗以酒池肉林爲名雖不飲酒如章耀華者亦加彈壓殿民疾無復信之珙駐虜暮飲以無量之過宴罷載歸一夕腐脇於穹廬之裡時聞與尸冊復命北國念契丹甚禮漢使必厚具酒肉以示今大高祖鎮河東兮今章非北使雖羸瘠不能飲酒虜人強之遂卒按事據孫晧時人韋曜飲酒以爲文書而路振云高祖時人誤也甲戌義武節度使孫方簡避皇考諱更名方諫更工衡翻定難節度李彝殷遣使奉表于北漢節度之下當有使字難乃旦翻六月辛亥以樞密使同平章事王峻爲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范質判三司李穀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穀仍判三司司徒兼侍中竇貞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蘇禹珪並罷守本官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巳以宣徽北院使翟光鄴兼樞密副使翟萇伯翻又徒歷翻初帝討河中已為人望所屬帝討河中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元年屬之欲翻李穀時為轉運使帝數以微言動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為對帝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為相明質嘗見孟子論商周之際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然則國之亡與未亡亦遺俗流風是賴吾恭之為秦氏不見德惟刑戮是聞其亡也有怨而無思漢之為漢民到于今稱之地曰漢地人曰漢人而奴沙陀猶假其號以立國甚矣五代之相承皆前主之偏裨也所以然者唐藩鎮暴卒之習也始以諸侯叛天子少也偏裨篡主帥陵夫至于唐晉漢周昨日為臣今日易位故家善政遺無所傳而惡俗亂風漸漬而日遠其源則始於肅代姑息藩鎮即軍中擇所欲者授之其勢遂至於河大氣瀾不可遏而收之周太祖初以一平叛劉知遠麾下以至於為樞密使及事幼君得兵柄即有異志知李穀有智謀可與議也遂亦以微詞蓋

見李嗣源石敬瑭劉知遠取之之易以為常事耳而歐陽氏乃謂方太祖之討河中未有無君之心亦昧於見微者矣仲尼書天王使來錫公命穀梁氏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諸侯無王而天王自張加以寵數是教人臣以不臣之利也春秋為尊君而作履霜堅冰其來漸矣天理之若此也唐肅代即軍中擇所欲者而命之即所謂來錫命也聖人垂訓遠矣其可忽哉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在帝前議論辭氣忼慨善譬諭以開主意穀所角翻沈持林翻忼苦廣翻史言周朝新造相有能盡心營職以濟多艱武平節度使馬光惠愚懦嗜酒不能服諸將王逵周行逢何敬真謀以辰州刺史廬陵劉言驍勇得蠻夷心劉言幾彭玕奔楚自為楚將欲迎以為副使言知逵等難制曰不往將攻我乃單騎赴之九域志辰州東至朗州五百六十六里既至眾廢光惠送于唐推言權武平留後為王逵等殺劉言張本表求旌節於唐唐人未許亦稱藩于周吳越王弘俶以前內外馬步都統軍使仁俊無罪復其官爵錢仁俊被幽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二年契丹遣燕王述軋等冊命北漢主為大漢神武皇帝妃為皇后北漢主更名旻旻工衡翻秋七月按

五代會要是月周追尊四廟北漢主遣翰林學士博興衛融等詣契丹謝冊禮博興即唐青州之博昌縣後唐避獻祖諱改曰博興九域志縣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且請兵請兵以攻周八月壬戌葬漢隱帝于潁陵潁陵在許州陽翟縣義武節度使孫方諫入朝壬子徙鎮國節度使以其弟易州刺史行友為義武留後又徙建雄節度使王晏鎮徐州以武寧節度使王彥超代之王晏與王彥超爭易所鎮戊午追立故夫人柴氏為皇后柴氏見卒去年不死於劉銖之手九月北漢主遣招討使李存瓌將兵自團柏入寇契丹欲引兵會之契丹之下當有主字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趙土地記曰涿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滄河之上源也按魏收魏書天賜三年八月魏主登武要北原觀九十九泉武女縣漢屬定襄郡東部都尉治所宋白曰九十九泉在幽州西北一千餘里諸部皆不欲南寇契丹主強之癸亥行至新州之火神淀契丹雖破晉其力亦疲諸部厭兵本為耗折復故不欲南寇宋白曰火神淀在新州西張真兩翻淀徒練翻淺水曰淀燕王述軋及偉王之子太寧王漚僧作亂漚烏侯翻弒契丹主而立述軋契丹主德光之子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述律以攻述軋漚僧殺之并其族黨立述律為帝改元應曆自火神淀入幽州

遣使告于北漢北漢主遣樞密直學士上黨王得中如契丹賀即位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契丹主年少好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名明少詩照翻好呼到翻更工衡翻壬申蜀以吏部尚書御史中丞范仁恕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楚王希萼既克長沙不賞許可瓊許可瓊降希萼見上卷漢隱帝乾祐三年疑可瓊怨望出為蒙州刺史唐武德五年析荔州之隋化縣置南恭州貞觀八年更名蒙州宋朝熙寧五年廢蒙州以立山縣隸昭州宋白曰蒙州漢荔浦縣地唐置蒙州以州東南有蒙山山下有泉源流為蒙水山下人皆姓蒙故名遣馬步都指揮使徐威左右軍馬步使陳敬遷水軍都指揮使魯公綰牙內侍衛指揮使陸孟俊帥部兵立寨于城西北隅以備朗兵帥讀曰率下同不存撫役者將卒皆怨怒謀作亂希崇知其謀戊寅希萼宴將吏徐威等不預希崇亦辭疾不至威等使人先驅踶齧馬十餘入府自帥其徒執斧斤白梃聲言繫馬徑至坐上縱橫擊人顛踣滿地踶徒計翻齧魚結翻梃徒鼎翻縱子容翻踣蒲北翻希萼踰垣走威等執囚之考異曰十國紀年作丁丑按湖湘故事在十九日今從之執謝彥顒自頂及踵剉之立希崇為武安留後縱兵大掠幽希萼於衡山縣三國時

兵分湘南縣置衡山縣唐屬衡州宋朝淳化四年分屬潭州九域志衡山
縣在潭州西南三百二十里劉言聞希崇立遣兵趣潭州趣七俞翻聲言
討其篡奪之罪壬午軍于益陽之西希崇懼癸未發兵二千拒之又遣使
如朗州求和請為鄰藩掌書記桂林李觀象說言曰時人謂桂州為桂林
說式芮翻希萼舊將佐猶在長沙此必不欲與公為鄰不若先檄希崇取
其首然後圖湖南可兼有也言從之希崇畏言即斷都軍判官楊仲敏掌
書記劉光輔牙內指揮使魏師進都押牙黃勍等十餘人首斷丁管翻勍
渠京翻遣前辰陽縣令李翊齎送朗州辰陽地名馬氏置縣屬辰州宋白
曰辰溪縣本漢辰陵縣後漢曰辰陽以縣在辰水之陽也隋改曰辰溪如
此則馬氏用後漢縣名也至則腐敗言與王逵等皆以為非仲敏等首怒
責翊翊惶恐自殺希崇既驟位亦縱酒荒淫為政不公語多矯妄國人不
附初馬希萼入長沙事見上卷上年十二月彭師暠雖免死猶杖背黜為
民希崇以為師暠必怨之使送希萼于衡山實欲師暠殺之師暠曰欲使
我為弒君之人乎奉事逾謹為古老翻丙戌至衡山衡山指揮使廖偃匡
圖之子也晉天福四年廖匡圖與蠻戰死與其季父節度巡官匡凝謀曰
吾家世受馬氏恩今希萼長而被黜必不免禍長知兩翻被皮義翻盍相

與輔之於是帥莊戶及鄉人悉為兵佃豪家之田而納其租謂之莊戶帥讀
曰率與師暠共立希萼為衡山王以縣為行府斷江為柵斷丁管翻江即
謂湘江也編竹為戰艦以師暠為武清節度使武清節度使衆僞等自相
署置耳召募徒衆數日至萬餘人州縣多應之遣判官劉虛已求援于唐
徐威等見希崇所為知必無成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恐一朝喪敗俱及禍
喪息浪翻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微覺之大懼密遣客將范守牧奉表請
兵于唐唐主命邊鎬自袁州將兵萬人西趣長沙將即亮翻趣七俞翻冬
十月辛卯潞州巡檢陳思讓敗北漢兵於虒亭敗補邁翻虒亭在潞州銅
鞮縣九域志潞州襄垣縣有虒亭鎮虒音斯唐邊鎬引兵入醴陵舊唐書
地理志曰漢臨湘縣界有醴陵後漢立為縣隋廢唐武德四年分長沙縣
置醴陵縣並屬潭州九域志醴陵縣在潭州東一百六十里范成大行程
記袁州萍鄉縣至潭州醴陵縣兩日程耳癸巳楚王希崇遣使犒軍壬寅
遣天策府學士拓拔恒奉牋詣鎬請降恒歎曰吾久不死乃為小兒送降
狀[illegible]實嘗見拓跋恒陳少文之序知禍亂之原言既不用杜門不出蓋賢
者也送降文之行其不得已耶則不聞希崇抑而使之其不以為恥耶則
向者杜門何意哉人莫易於露其才莫難於晦其用意者恒雖稱賢未嘗

去官至是不能自免乎夫馬氏兄弟傳國武穆之命也然當以次立希萼
乃殺其兄希廣又越其兄希崇又篡其兄守恒所且擊使其兄激則當希
萼救馬郁之將武當希範聞丁思覲之除退而耕於野則無辱矣癸卯希
崇帥弟姪迎鎬望塵而拜鎬下馬稱詔勞之犒苦倒翻帥讀曰率下同勞
力到翻甲辰希崇等從鎬入城鎬舍於瀏陽門樓瀏音留湖南將吏畢賀
鎬皆厚賜之時湖南饑饉鎬大發馬氏倉粟賑之楚人大悅馬殷據潭朗
傳子希聲希範希廣希萼希崇至是而亡唐明宗天成三年楚師敗吳將
苗璘許德勳謂之曰待衆駒爭皂棧而後湖湘可圖今果如其言契丹遣
彰國節度使蕭禹厥將奚契丹五萬會北漢兵入寇北漢主自將兵二萬
自陰地關寇晉州丁未軍于城北三面置寨晝夜攻之遊兵至絳州時王
晏已離鎮離力智翻王彥超未至巡檢使王萬敢權知晉州與龍捷都指
揮使史彥超虎捷指揮使何徽共拒之薛史本紀廣順元年改侍衛馬步
軍龍馬軍舊稱護聖改為龍捷步軍舊稱奉國改為虎捷史彥超雲州人
也癸丑唐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戰艦二百取岳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
劉仁贍吾將攻能為唐公守壽州仁贍金之子也劉金為楊氏將唐百官
共賀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易以豉翻觀諸將之才

但恐守之難耳遠幽州人也司徒致仕李建勳曰禍其始於此乎唐之稱
敗後果如二臣所料唐主自即位以來未嘗親祠郊廟禮官以為請唐主
曰俟天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國指麾可定魏岑侍宴言臣
少遊元城樂其風土少詩照翻樂音洛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
主許之岑趨下拜謝其主驕臣佞如此馬希萼望唐人立己為潭帥而潭
人惡希萼惡烏路翻共請邊鎬為帥帥所類翻下同唐主乃以鎬為武安
節度使為邊鎬為潭州兵所逐張本王峻有故人曰申師厚嘗為兗州牙將
失職飢寒望峻馬拜謁於道會涼州留後折逋嘉施上表請帥於朝廷折
逋羌族也因以為姓帝以絕域非人所欲募率府供奉官願行者率府謂
東宮十率府也月餘無人應募峻薦師厚於帝丁巳以師厚為河西節度
使唐邊鎬趣馬希崇帥其族入朝趣讀曰促帥讀曰率朝直遙翻馬氏聚
族相泣欲重賂鎬奏乞留居長沙鎬微哂曰國家與公家世為仇敵殆六
十年殆大亥翻唐昭宗光啟三年馬殷從孫儒攻楊行密乾寧三年得湖
南自此與江淮為敵國自光啟三年至是適六十年然未嘗敢有意窺
公之國今公兄弟鬩鬩困窮自歸若復二三復扶又翻懼有不測之憂希
崇無以應十一月辛酉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慟登舟[illegible]

（很也戾也詩云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又翻號戶刀翻）送者皆哭，響振川谷。帝以北漢契丹之兵猶在晉州，甲子，以王峻為行營都部署，將兵救之，詔諸軍皆受峻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得自選擇將吏。乙丑，峻行，帝自至城西餞之。（大梁城西也）楚靜江節度副使、知桂州馬希隱，武穆王殷之少子也，楚王希廣、希萼兄弟爭國，南漢主以內侍吳懷恩為西北招討使，將兵屯境上，伺間密謀進取。（少詩照翻間古莧翻）希廣遣指揮使彭彥暉將兵屯龍峒以備之。（桂州漢南有白龍峒在平地半山上）希萼自衡山遣使以彥暉為桂州都監，在城外內巡檢使，判軍府事，希隱惡之，（惡烏路翻）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即棄蒙州，引兵趣桂州。（蒙桂相去四百餘里趣七喻翻）與彥暉戰於城中，彥暉敗，棄衡山，可瓊留屯桂州，吳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桂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為，但相與飲酒對泣。南漢主遺希隱書，（遺唯季翻）言：武穆王奄有全楚，富疆安靖五十餘年，正由三十五舅、三十舅兄弟尋戈，自相魚肉，（三十五舅謂希廣三十舅謂希萼漢主娶楚王殷女故呼希廣等為舅）舉先人基業北面仇讎，（言舉國臣唐也）今聞唐兵已據長沙，竊計桂林繼為所取，當朝世為與國，重以婚姻，（朝直遙翻重直用翻）覩茲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

俱進。當令相公舅永擁節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之。支使潘玄珪以為不可。丙寅，吳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可瓊帥其眾夜斬關奔全州。（九域志桂州北至全州二百六十三里晉高祖時馬氏改永州之湘源縣為清湘縣置全州本漢洮陽縣地也有洮水在清湘縣北畔潰曰奔）桂州遂潰。懷恩因以兵略定宜、連、梧、嚴、富、昭、柳、龔、象等州，（唐乾封二年招致生獠以秦故桂林郡地置嚴州當是置於賀州富川縣）南漢始盡有嶺南之地。　辛未，唐邊鎬遣先鋒指揮使李承戩將兵如衡山，趣馬希萼入朝，（戩子踐翻趣讀曰促）庚辰，希萼與將佐士卒萬餘人自潭州東下。王峻留陝州，旬日，帝以北漢攻晉州急，憂其不守，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帝欲自澤州而西王峻自陝度河而北取絳州而會于晉州）（陝失冉翻將即亮翻）且遣使諭峻。十二月戊子朔，下詔以三日西征，使者至陝，峻因使者言於帝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易以豉翻）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帝聞之，自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王峻之言出於帝防虞之所不及而帝猶有疑於心故不覺自提其耳幾居依翻敗補邁翻）庚寅，敕罷親征。初，泰寧節度使兼中書令慕容彥

超聞徐州平，（謂鞏廷美等死）疑懼愈甚，乃招納亡命，畜聚薪糧，潛以書結北漢，又獲其書以聞，又遣人詐為商人，求援於唐。唐帝遣通事舍人鄭好謙就申慰諭，與之為盟。彥超益不自安，屢遣都押牙鄭麟詣闕，偽輸誠款，實覘機事。（覘丑廉翻又丑艷翻）又獻天平節度使高行周書，其言皆誣毀朝廷與彥超相結之意。帝笑曰：此彥超之詐也。以書示行周，上表謝恩。（漢初彥超與行周同攻鄴自而結隙且見鄴都潰彥超眾奔於行周做其後故偽為其書欲以間之帝反以其書示行周以結其心）既而彥超反跡益露。丙申，遣閤門使張凝將兵赴鄆州巡檢以備之。（閤門使副掌供奉乘輿朝會游幸大宴及贊引親王宰相百寮蕃客朝見辭謝糾彈失儀五代以來多以是武臣出將使命及總戎旅）庚子，王峻至絳州。乙巳，引兵趣晉州，（趣七喻翻）晉州南有蒙阬，最為險要，峻憂北漢兵據之，是日聞前鋒已度蒙阬，喜曰：吾事濟矣。慕容彥超奏請入朝，帝知其詐，即許之，既而復稱境內多盜，未敢離鎮。（復扶又翻離力智翻胡寅管見彥超當晉世嘗有死罪劉知遠力請得免及隱帝末彥超擁眾闕勤王之語方食扶養而起雖欲以死報恩之將也乃不能力戰一敗而亡漢既亡臣服于周又欲叛之卒以亡滅貪惏無厭言者其敗其如此則周太祖之意也）

（周太祖待彥超甚厚彥超內懼而反乃曰太祖之過何也彥超於漢宜為之死者而不肯死仍據其土宇太祖待之以寬當以敗師誅之之罪絕其朝貢廢其鎮守若不從命即致討焉方且竹之以弟撫之以詔加之以中書令中遣近臣往諭指意且稱其為主為曉有終有始所謂啓寵納侮遂其叛者故曰彥超之罪不待言而太祖與有失焉）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是年（十月庚子攻晉州至是五十餘日）會大雪，民相聚保山寨，野無所掠，軍乏食，契丹思歸，聞王峻至蒙阬，燒營夜遁。峻入晉州，諸將請亟追之，峻猶豫未決，明日乃遣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仇弘超、都排陣使藥元福、左廂排陣使陳思讓、康延沼將騎兵追之，及於霍邑，（九域志霍邑在晉州北一百三十五里）縱兵奮擊，北漢兵墜崖谷死者甚眾。霍邑道隘，延沼畏懦不急追，由是北漢兵得度。藥元福曰：劉崇悉發其眾，挾胡騎而來，志吞晉、絳，今氣衰力憊，狼狽而遁，不乘此翦撲，必為後患。（憊蒲拜翻撲蒲卜翻）諸將不欲進，王峻復遣使止之，（復扶又翻王峻自晉州遣使）遂還。契丹北主晉陽，士馬什喪三四。（還從宣翻又如字北必利翻喪息浪翻）蕭禹厥恥無功，釘大酋長一人於市，旬餘而斬之，（釘丁定翻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

周境者甚衆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宋齊丘為太傅以馬希萼為江南西道觀察使鎮洪州仍賜爵楚王以馬希崇為永泰節度使鎮舒州唐置永泰軍於舒州湖南將吏位高者拜刺史將軍卿監卑者以次拜官唐主嘉廖偃彭師暠之忠以偃為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萊州屬周境廖偃追領耳師暠為殿直都虞候賜予甚厚予讀曰與湖南刺史皆入朝于唐永州刺史王贇獨後至唐主毒殺之南漢主遣內侍省丞潘崇徹唐內侍省有監有少監有丞此南漢創置也將軍謝貫將兵攻郴州唐遣鎬發兵救之崇徹敗唐兵於義章郴丑林切宋白曰郴州漢郴縣隋置郴州歐補遺劉隋末蕭銑分郴置義章縣唐屬郴州九域志在州南八十五里宋朝避太宗潛藩舊名改曰宜章宋白曰縣北臨章水遂取郴州遣鎬請除全道二州刺史以備南漢丙午唐主以廖偃為道州刺史以黑雲指揮使張巒知全州全道二州與南漢賀昭桂三州接界是歲唐主以安化節度使鄱陽王王延政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興元山南西道屬蜀唐使王元以遙領耳更賜爵光山王光山縣屬光州延政之先本光山人故以爵之初棻城鎮將盛師朗將部兵降唐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二年將即馬鋪唐主以其兵為奉節都從邊鎬平湖南唐悉收湖南金帛珍玩倉粟乃至舟艦亭館花果之美者皆從於金陵遣都官郎中楊繼勳等收湖南租賦以贍戍兵繼勳等務為苛刻湖南人失望行營糧料使王紹顏減士卒糧賜奉節指揮使孫朗曹進怒曰昔吾從成公降唐唐待我豈如今日湖南將士之厚哉今有功不增祿賜又減之不如殺紹顏及鎬據湖南歸中原富貴可圖也

史炤釋文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帝姓郭氏諱威字仲文邢州堯山人以漢樞密受禪都于汴建元廣順國號周廣順元年號虢古伯切郟悲巾切旻餘密面切羸餘也韓下老切劉崇劉旻漢高祖母弟也初名崇高祖即位以崇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周太祖代漢崇乃建國稱帝自太原以北有州十國號漢太行胡郎切嵐盧含切州名蔚沁上紆勿切下七鴆切並州名譖記也昵庶莫耕切氏也亦作蟆蠓語緋切蟇名蚯好也秦文運切亂也長柯居何切斧柯也擢亭歷切市敕也忼慨上口黨切下口溉切忼慨竭誠也迷軋乙黠切旻式中切火神淀堂練切地名漚僧契丹大軍王名踶躡陡計切踶躡也躡嗟也繁馬時上切陣馬也願踏什也斲祖卧切斫也翊夫益切廖偃廖力救切媸也樿測革切編木為之焼事息移切地名饑饉果各切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

章忍切瞻也伺間下居莧切伺候其間隙也龍岡徒紅切又徒弄切地名龔居容切州名泥水音祀又音凡德為也周也覇俱擊也鄱陽蒲禾切縣名屬饒州胡三省辯誤周太祖廣順元年劉崇即皇帝位於晉陽史炤釋文曰劉崇自太原以北有州十餘按通鑑書劉崇有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史炤言有州十是以歐史職方考為據而忘通鑑下文也汾石二州在太原西南遼沁二州在太原東南劉崇據土亦不止於自太原以北也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八十一

永樂大典　卷八九八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李承考
圈點監生臣徐浩
臣曲成學

南

河南布政司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府七　二府屬星張分　二府屬角亢分三府屬室壁分　州一十二　六州屬室壁分　二州屬房心分　三州屬角亢分　一州屬井畢分　縣八十八　二十一縣屬星張分　三十一縣屬角亢分　十三縣屬室壁分　十一縣屬房心分　二縣屬井畢分

郡邑

開封府　祥符縣　鄢陵縣　杞縣　原武縣　洧川縣　扶溝縣　儀封縣　蘭陽縣　通許縣　封丘縣　陳留縣　尉氏縣　中牟縣　陽武縣　大康縣　延津縣　鈞州　新鄭縣　密縣　許州　襄城縣　長葛縣　臨潁縣　郾城縣　鄭州　滎澤縣　滎陽縣　汜水縣　河陰縣　陳州　西華縣　項城縣　商水縣　歸德州　寧陵縣　永城縣　鹿邑縣　虞城縣　夏邑縣　睢州　考城縣　柘城縣

河南府　洛陽縣　偃師縣　孟津縣　新安縣　宜陽縣　永寧縣　鞏縣　登封縣　嵩縣　澠池縣　陝州　閿鄉縣　靈寶縣　盧氏縣

彰德府　安陽縣　湯陰縣　臨漳縣　林縣　磁州　涉縣　武安縣

衛輝府　汲縣　新鄉縣　輝縣　淇縣　獲嘉縣　胙城縣

懷慶府　河內縣　武陟縣　脩武縣　濟源縣　溫縣　孟縣

南陽府　南陽縣　唐縣　泌陽縣　鎮平縣　裕州　舞陽縣　葉縣　鄧州　內鄉縣　新野縣　汝州　郟縣　魯山縣

汝寧府　汝陽縣　西平縣　遂平縣　新蔡縣　上蔡縣　羅山縣　信陽縣　確山縣　光州　固始縣　息縣　光山縣

諸司職掌

衙門

河南布政司　按察司　河南都司　歸德衛　陳州衛　弘農衛　汝寧衛　潼關衛　河南衛　睢陽衛　宣武衛　信陽衛　彰德衛　武平衛　南陽衛　寧國衛　懷慶衛　寧山衛　潁川衛　安吉衛　潁上千戶所　河南左護衛　河南中護衛　河南右護衛

戶口

人戶三十一萬五千六百一十七戶　人口一百九十一萬二千五百四十二口　田土一百四十四萬九千四百六十九頃八十二畝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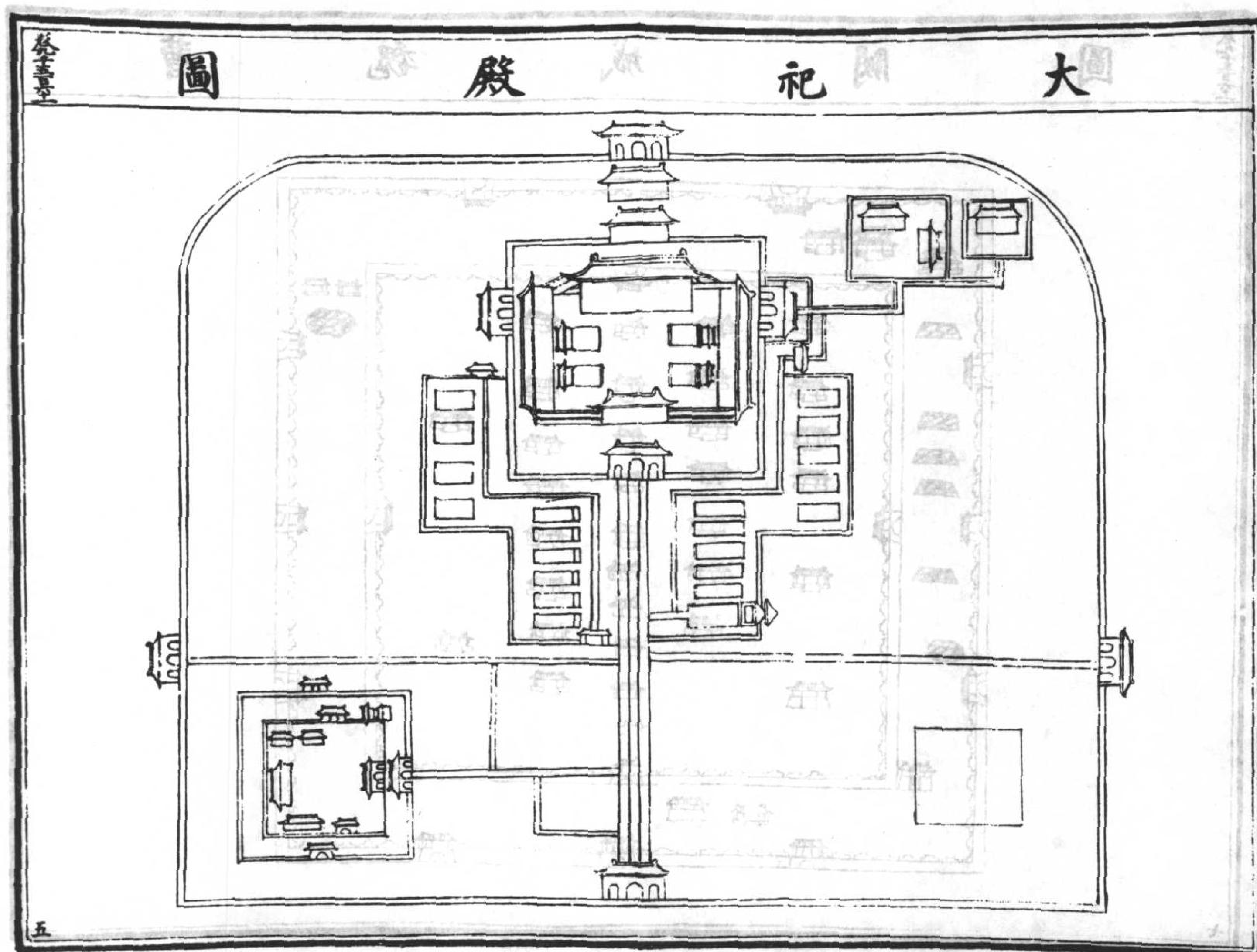
稅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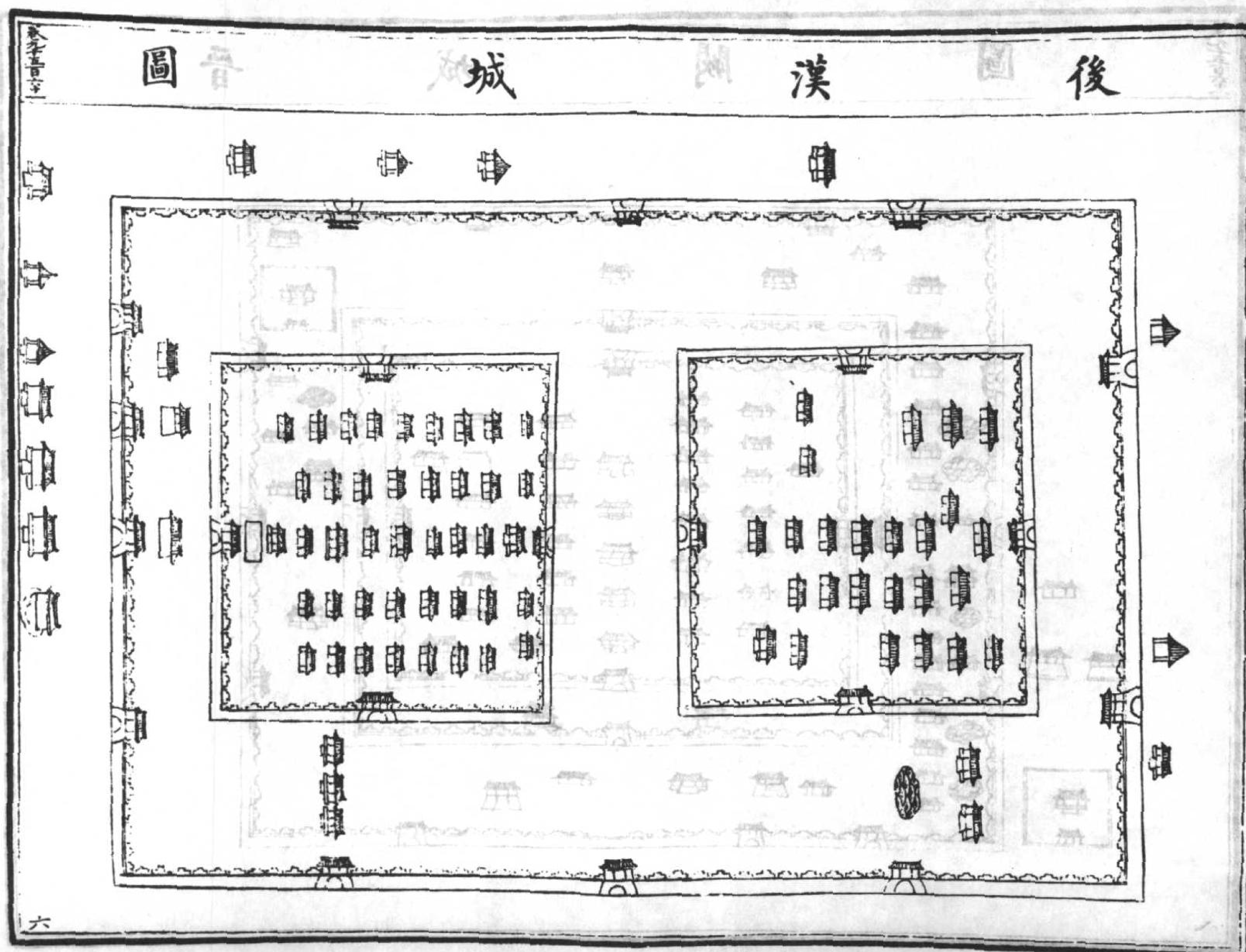
夏稅麥五十五萬六千五百五十九石　絹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六匹　秋糧米一百六十四萬二千八百五十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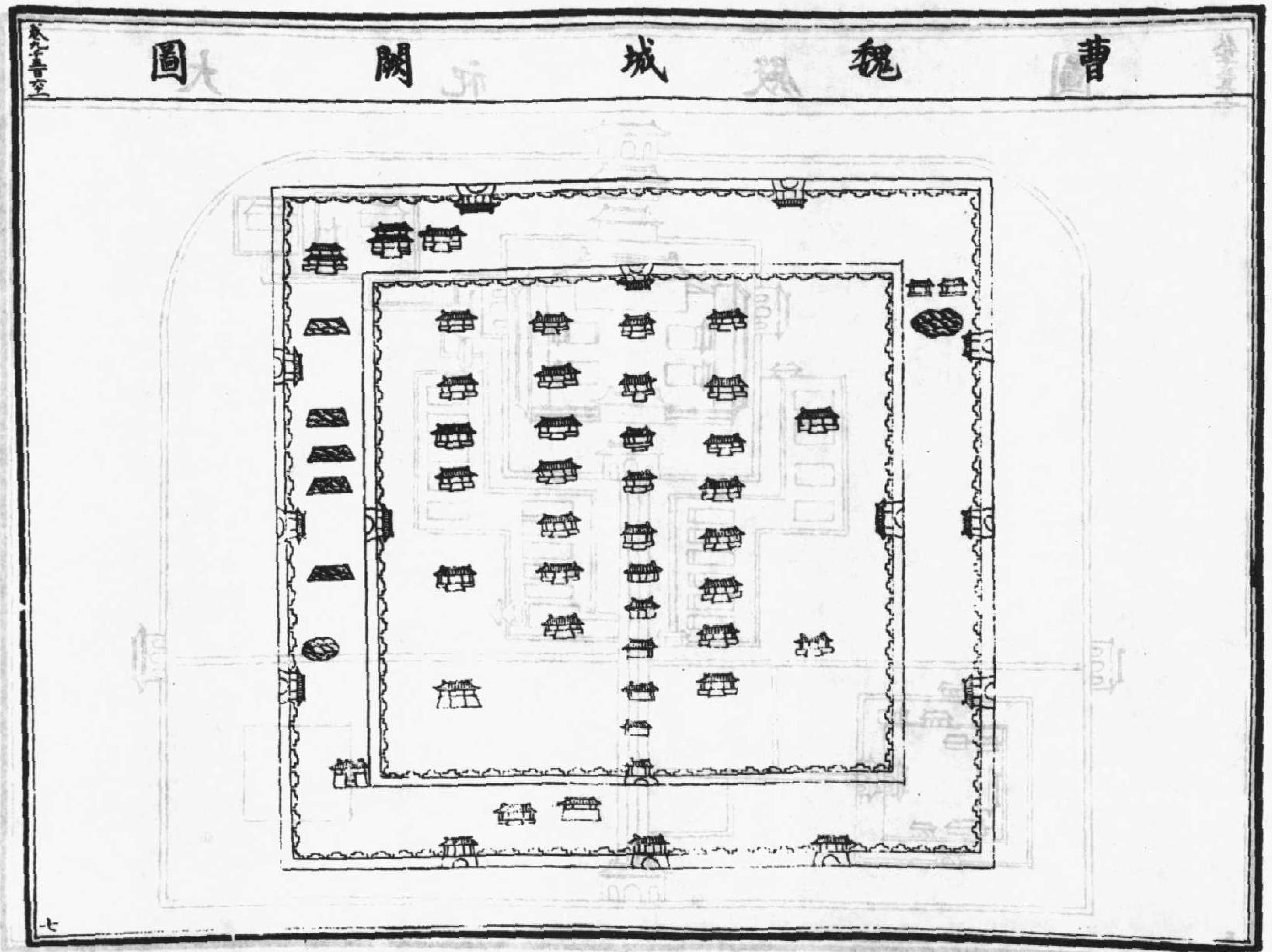
河南府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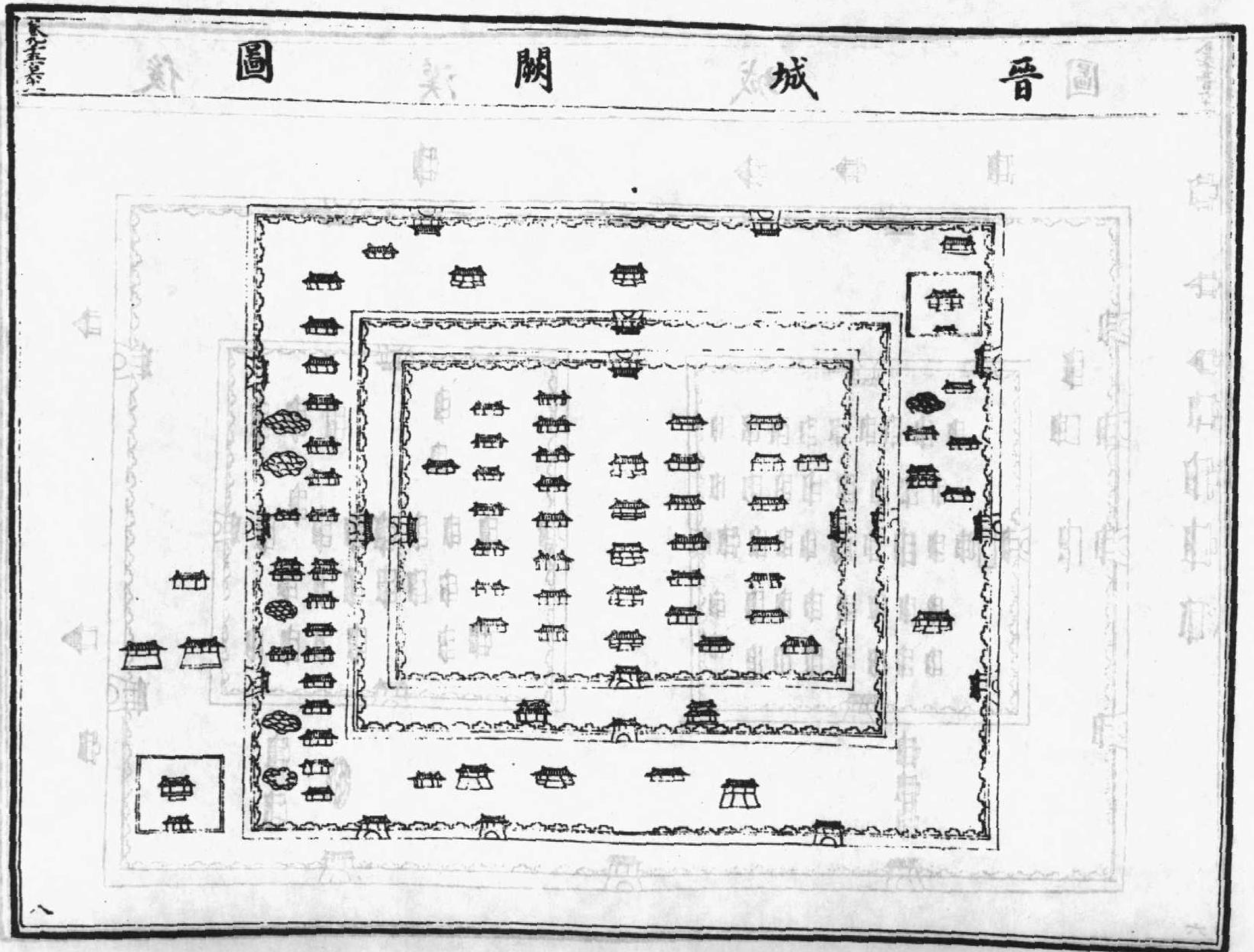
北
南
東
西
東北到懷慶府一百五十里
北至懷慶府濟源縣界黃河北岸五十里
西北到平陽府垣曲縣一百八十五里
東至開封府汜水縣界牛子嶺一百六十里
西至西安府華陰縣界潼關四百九十里
東南到南陽府五百五十里
南至南陽府鎮平縣界黑松嶺二百六十里
西南到西安府洛南縣六百六十里
河南府
洛陽縣
黃河
洛水
伊水

周王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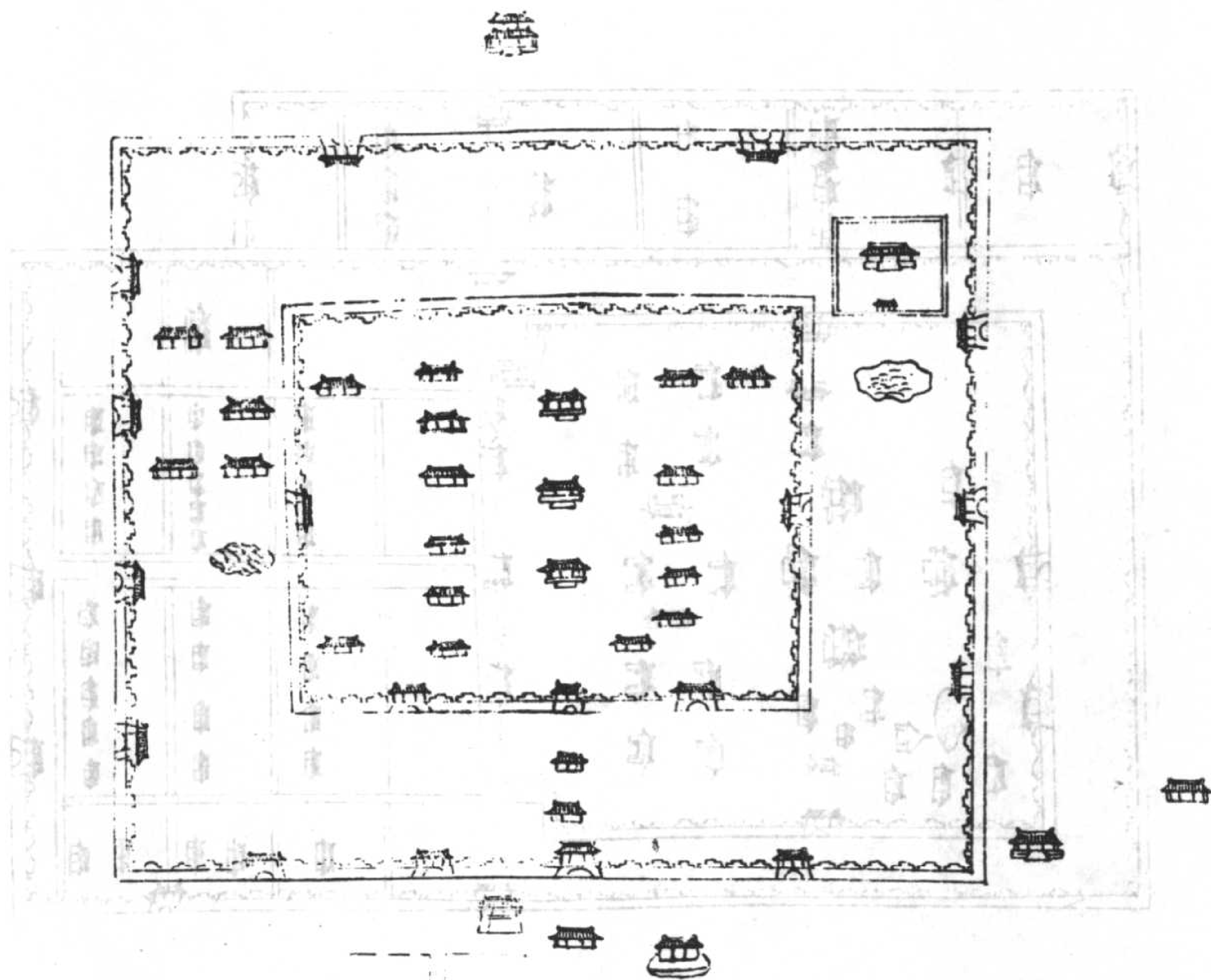

大祀殿圖


後漢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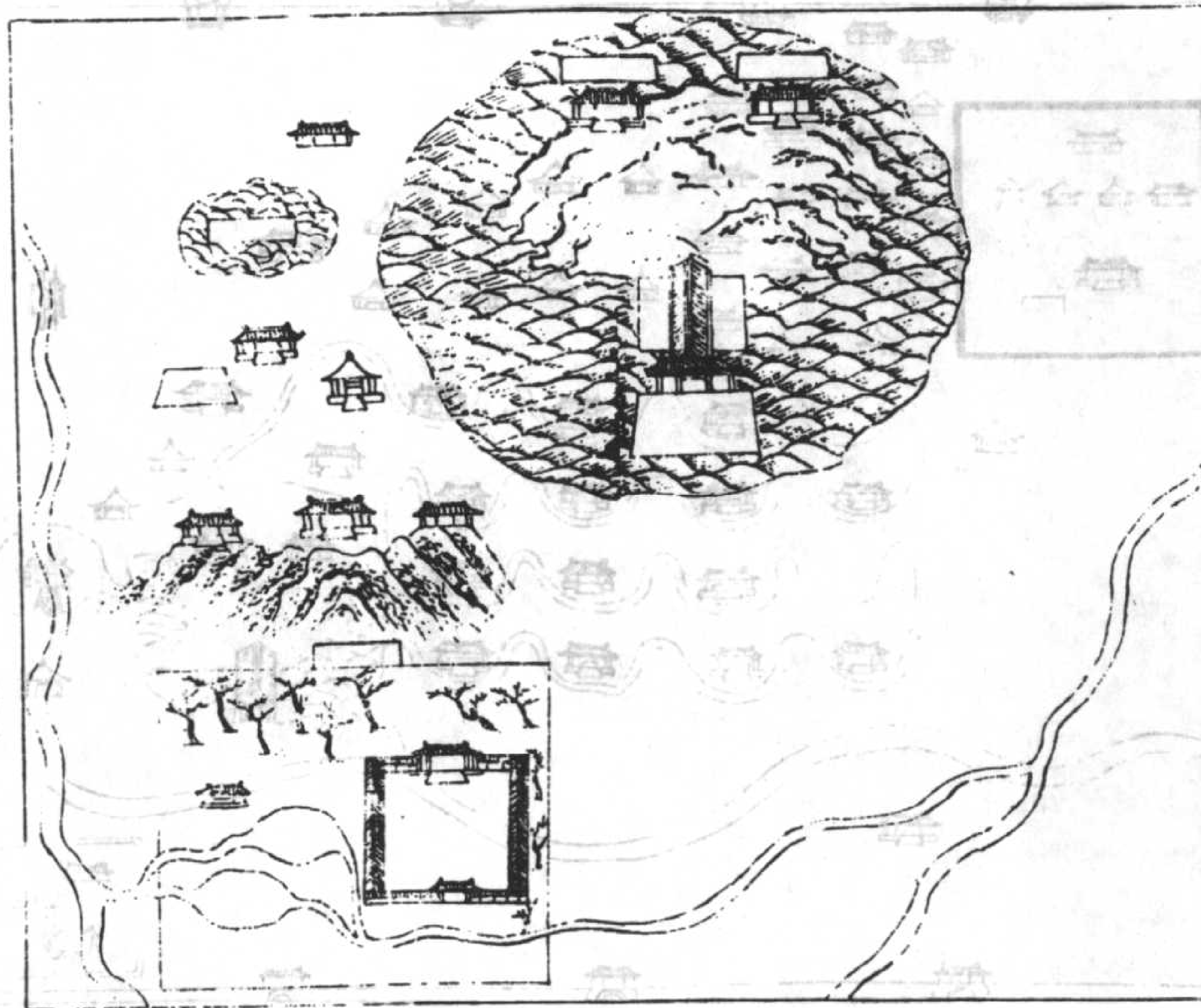

曹魏城闕圖


晉城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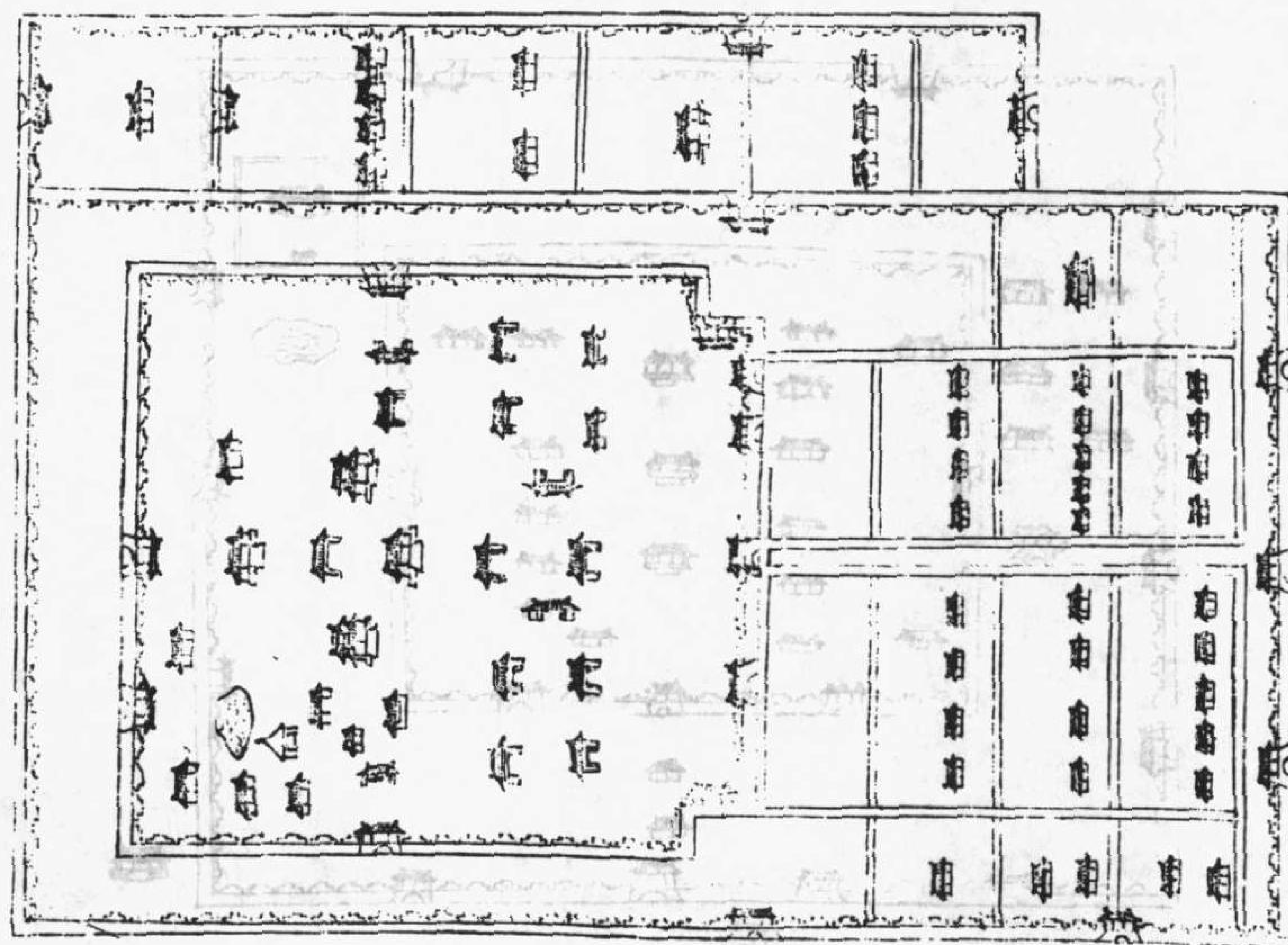
後魏城闕圖



後魏華林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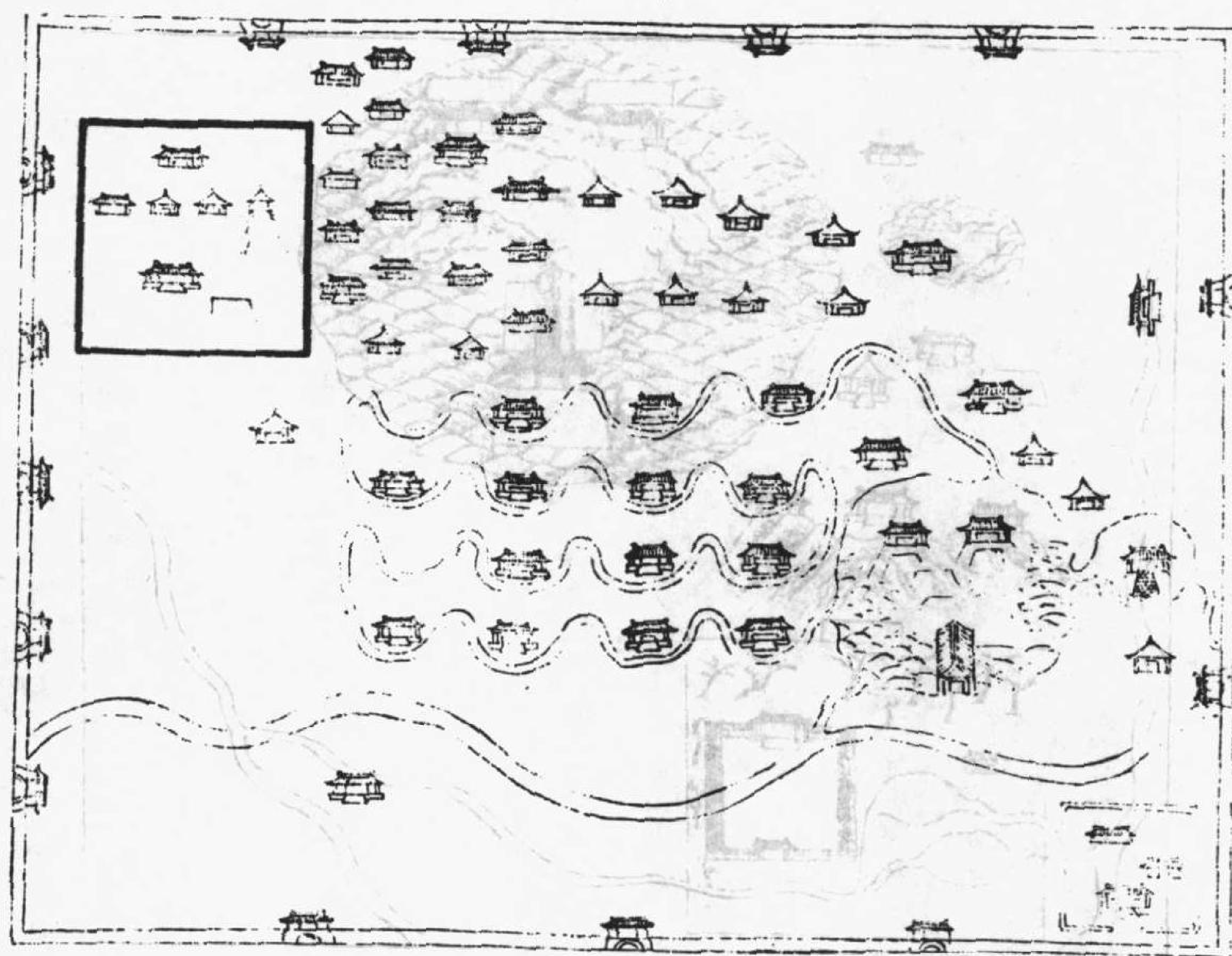


隋城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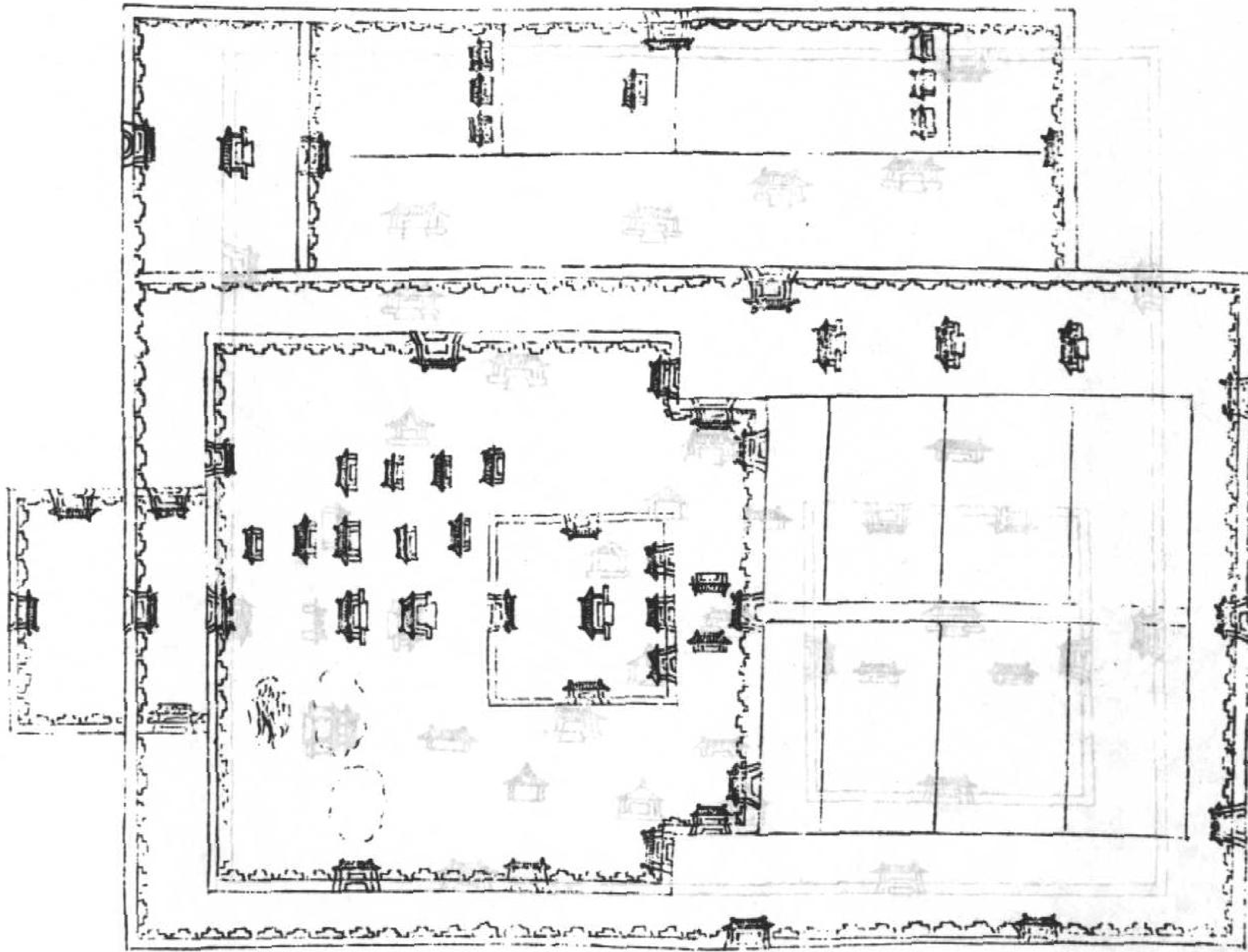
十一

隋上林西苑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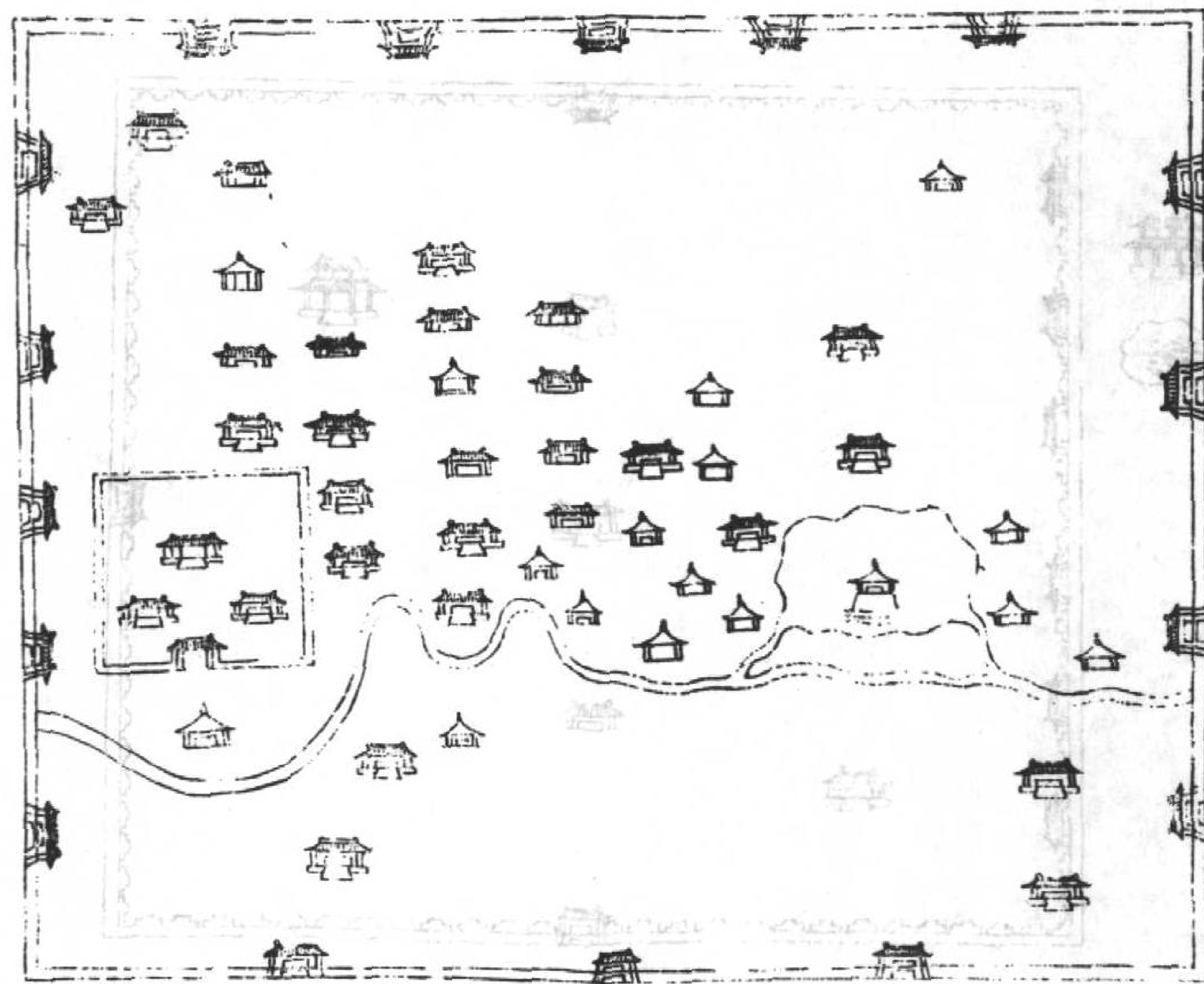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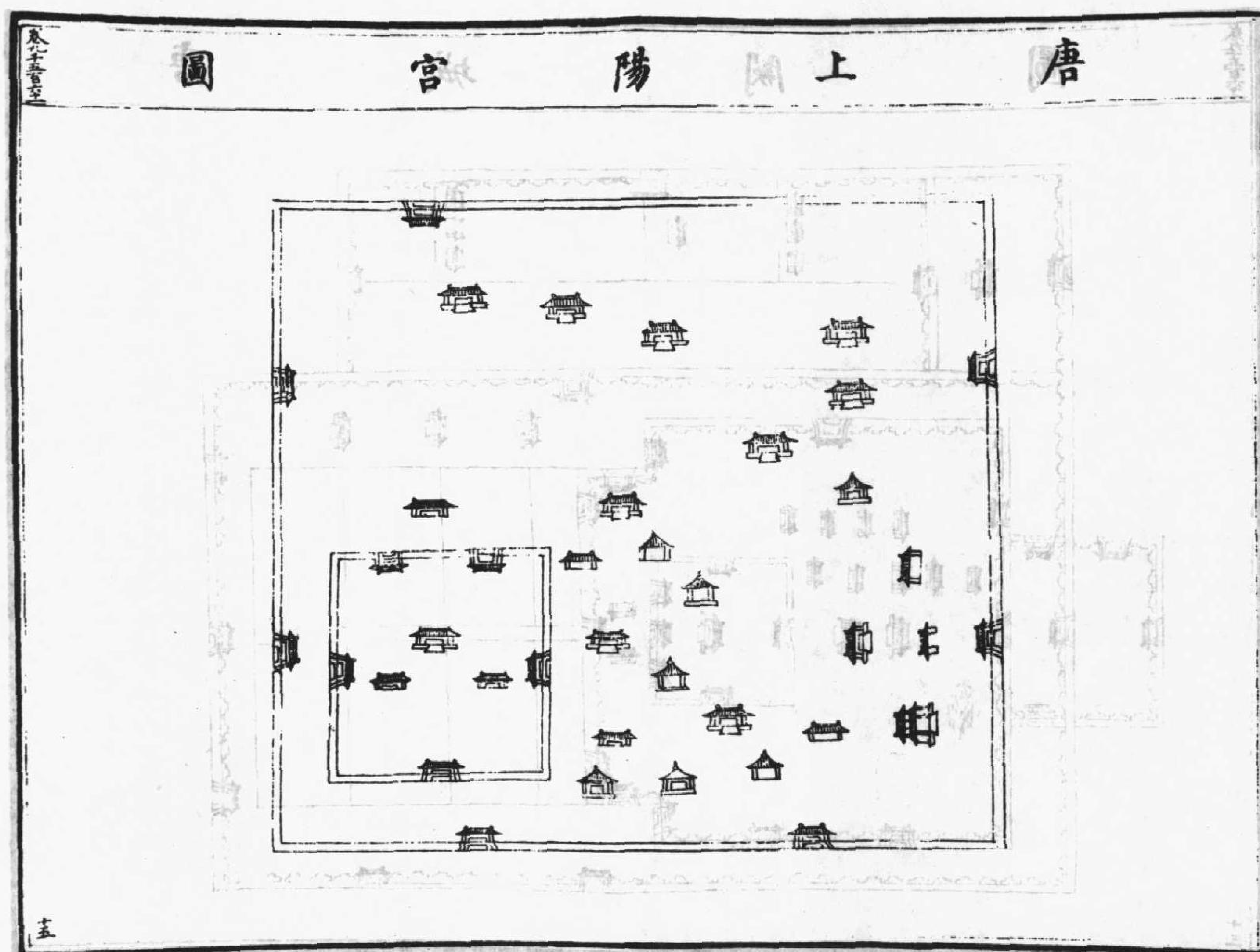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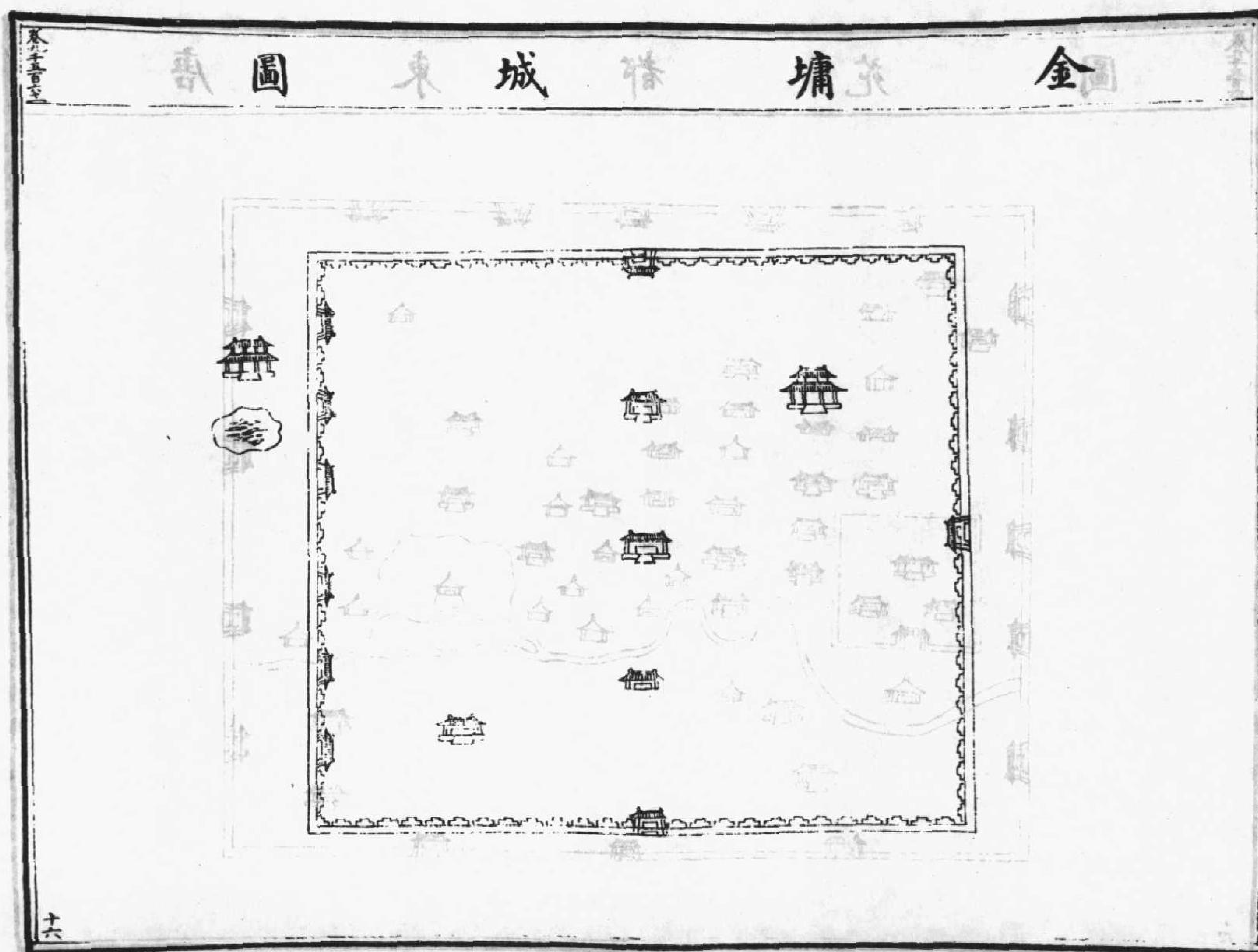
唐城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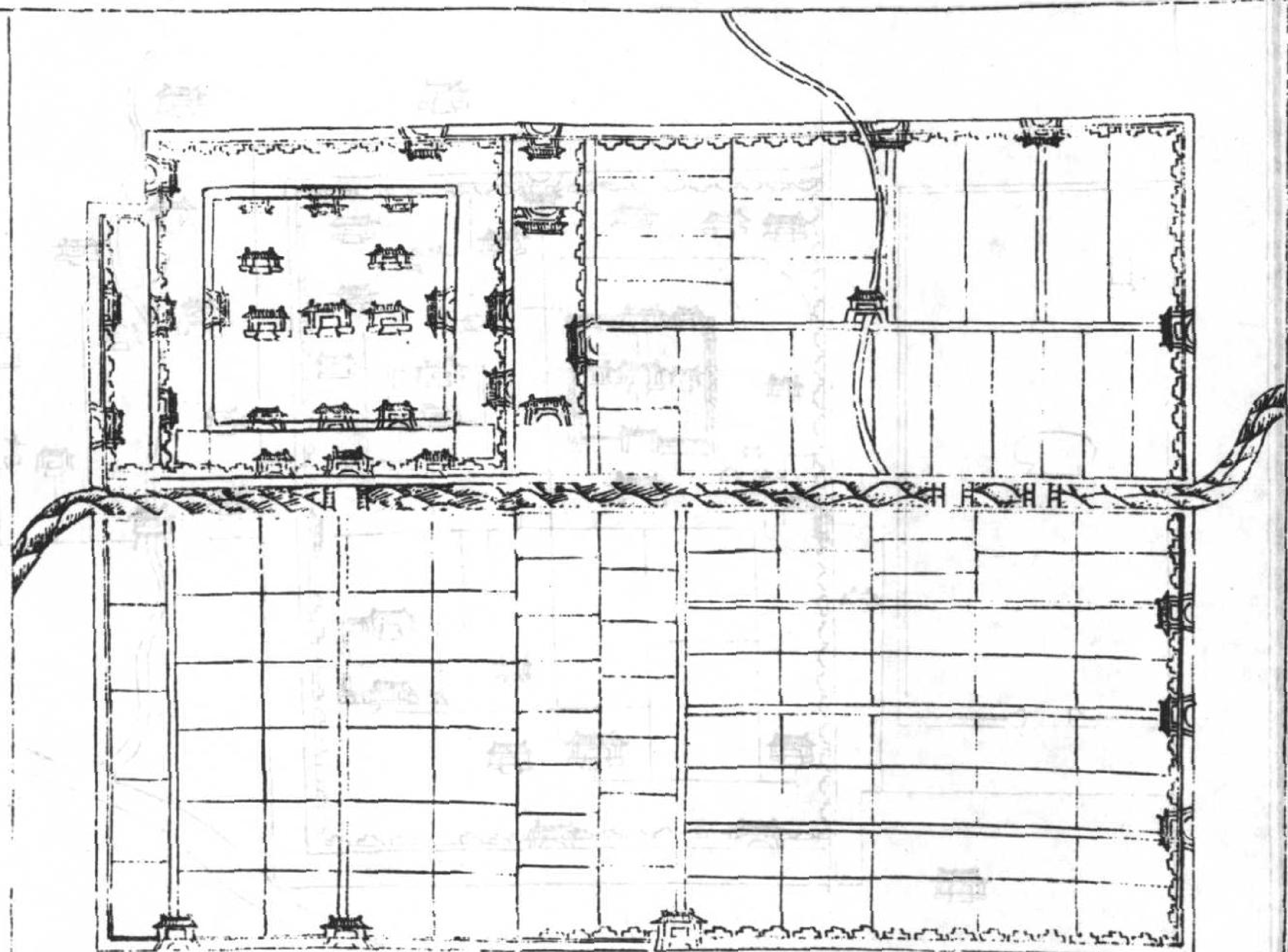
唐東都苑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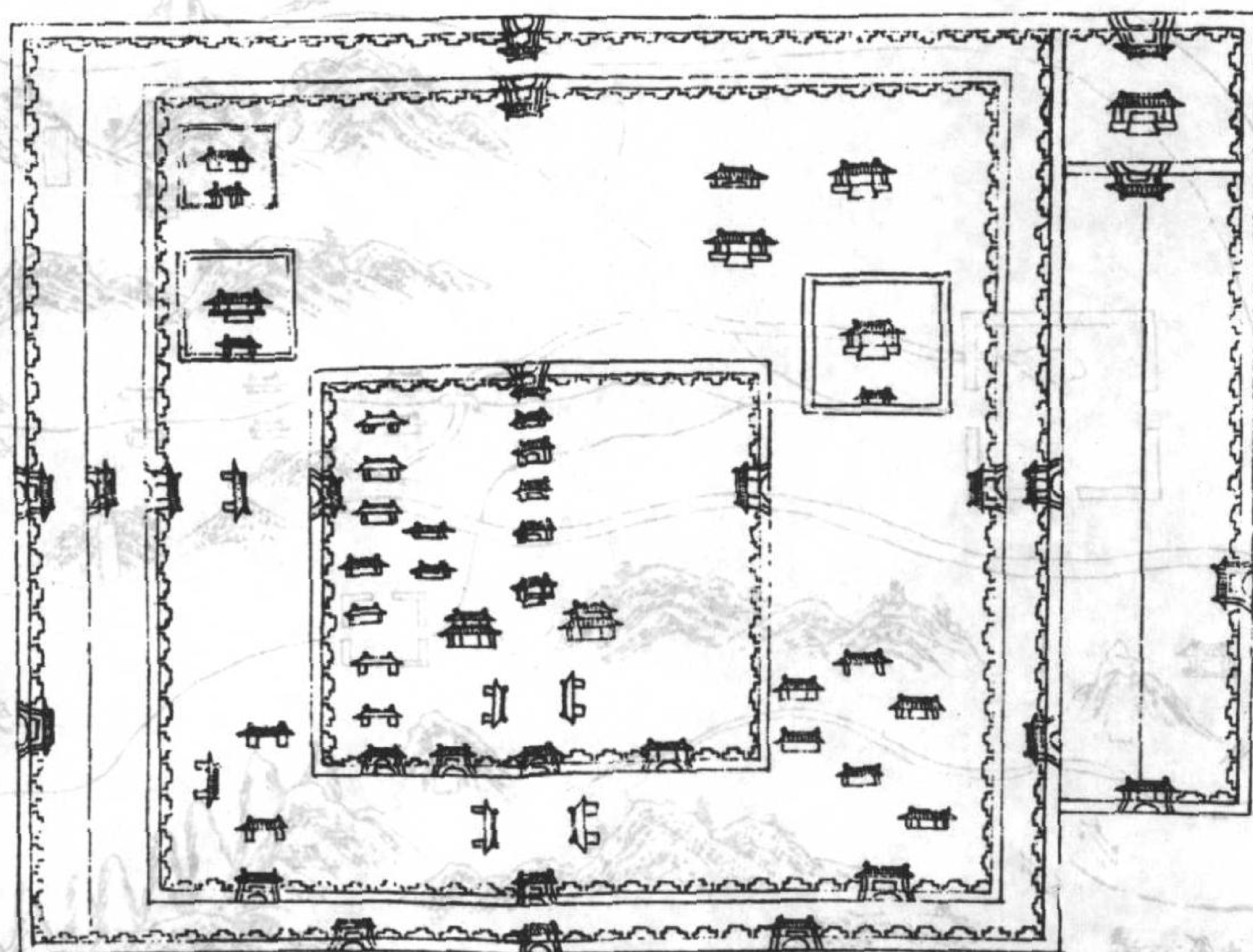

唐上陽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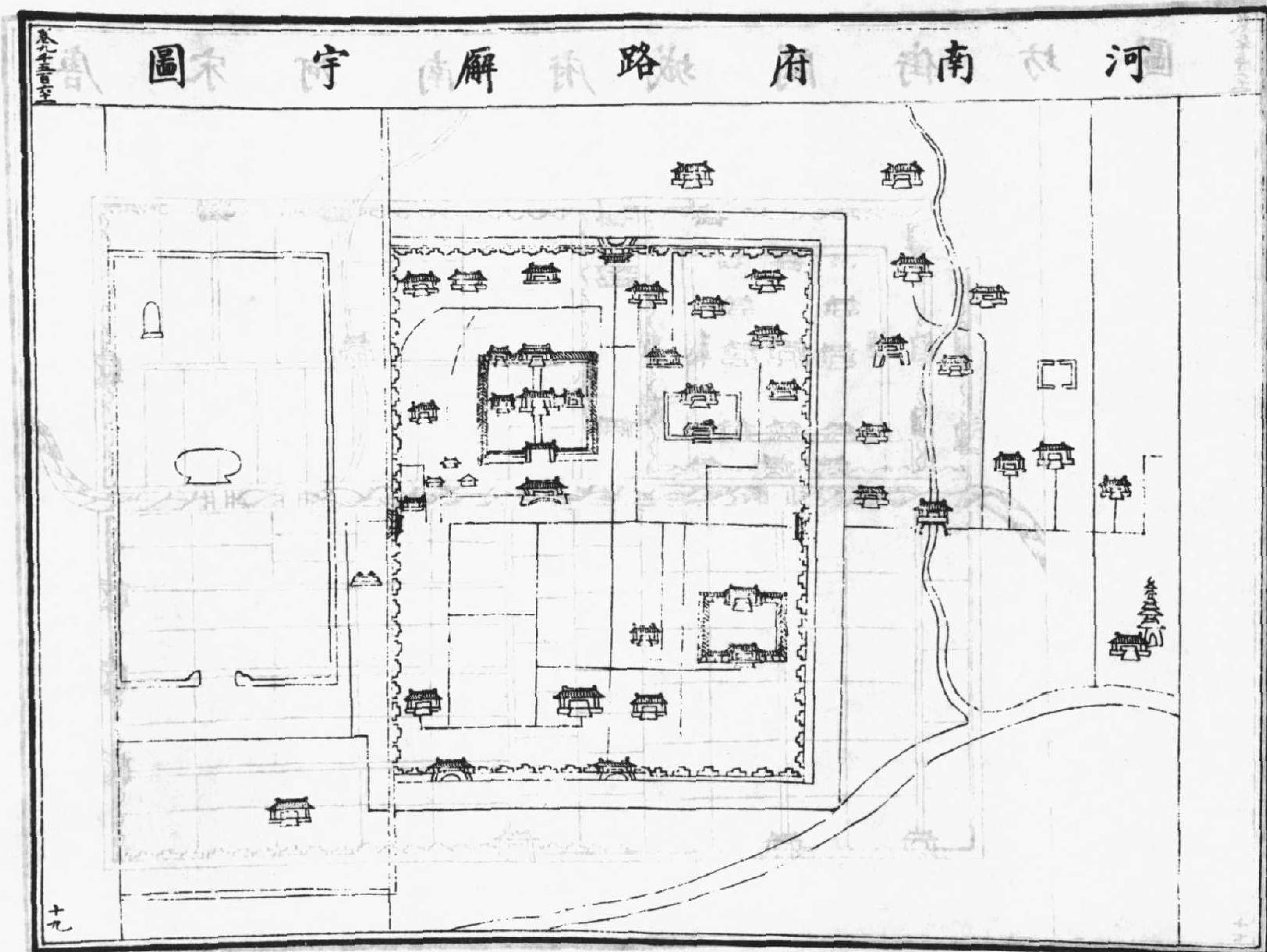

金墉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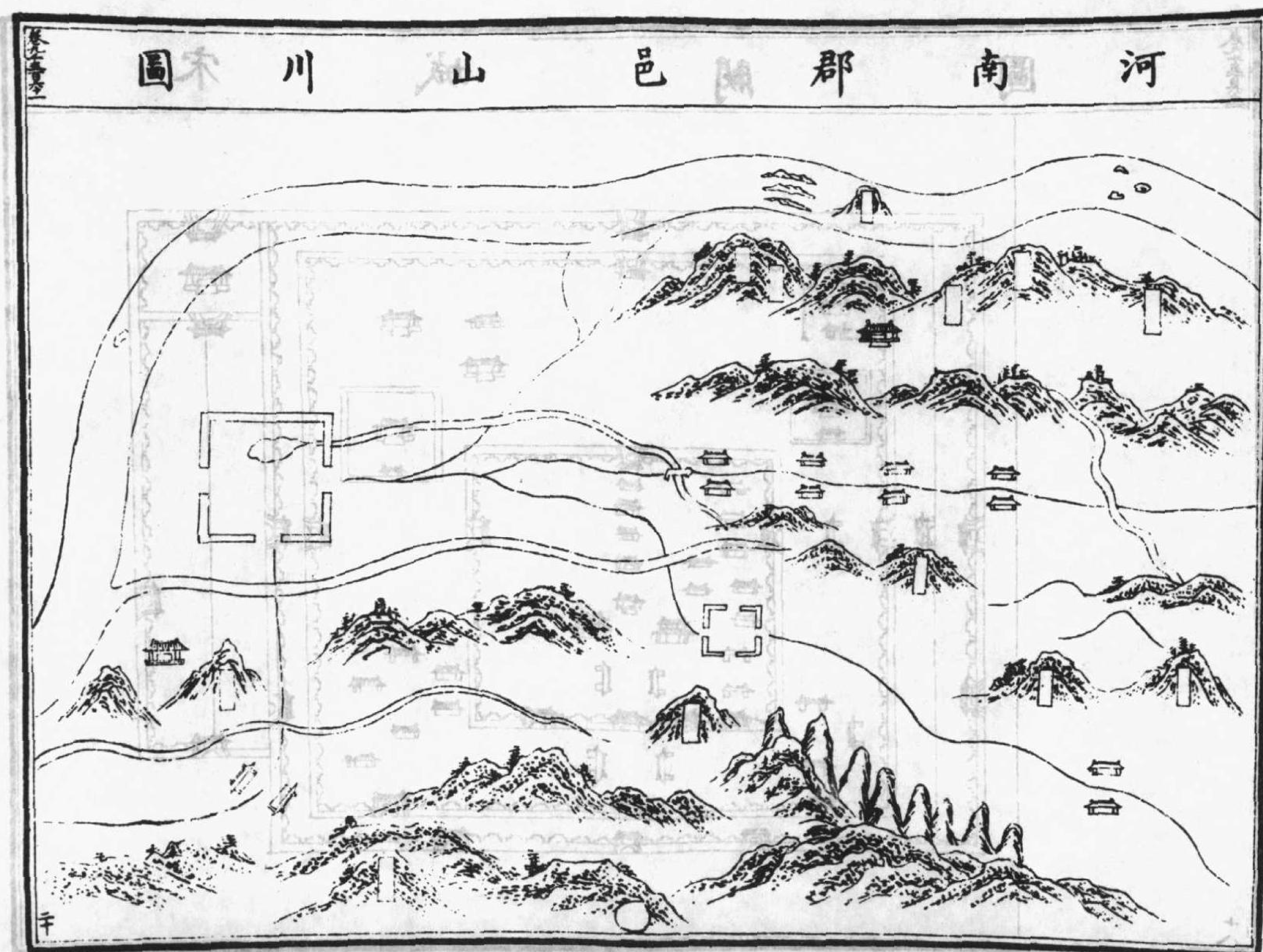
唐宋河南府城闕街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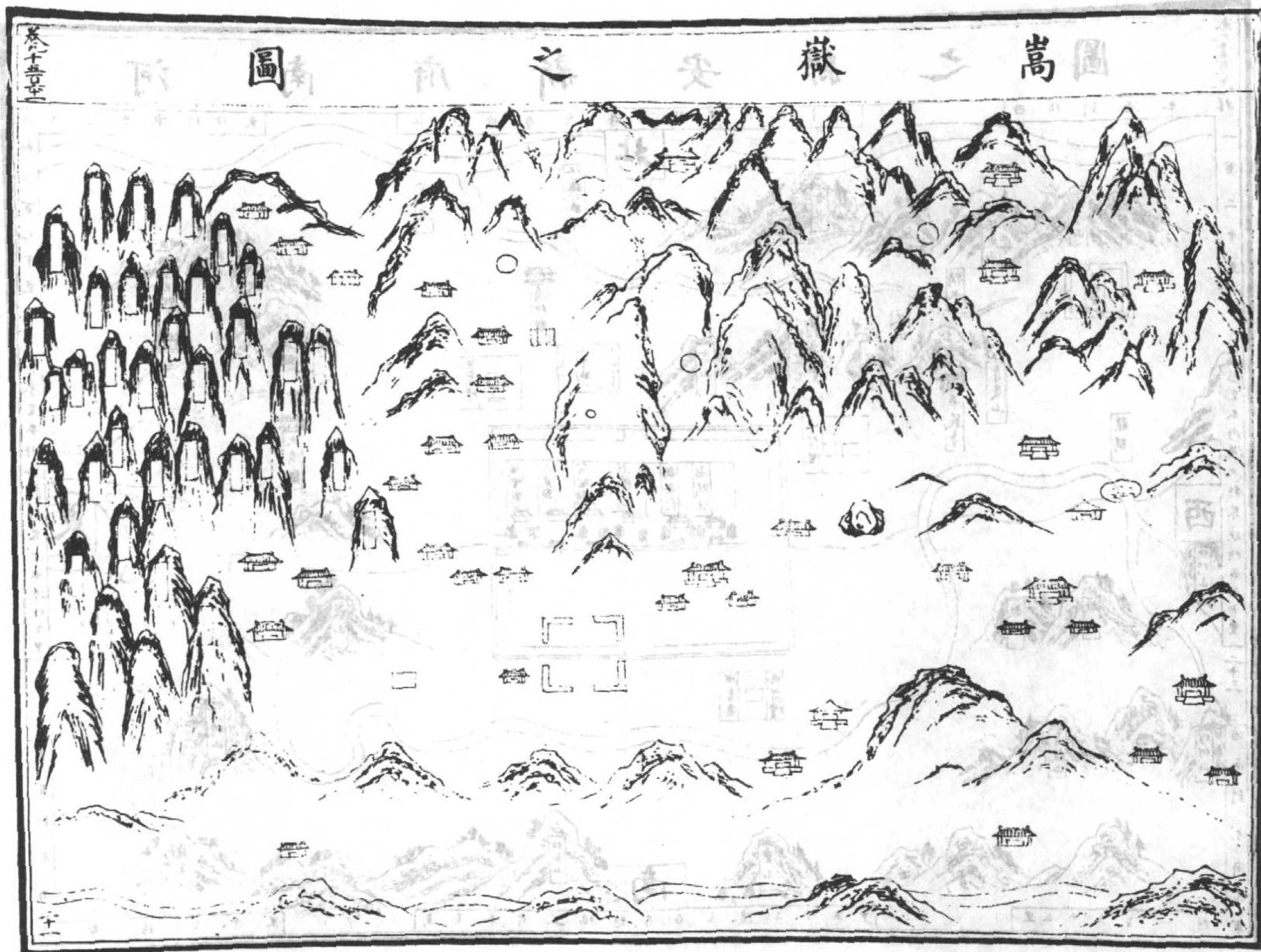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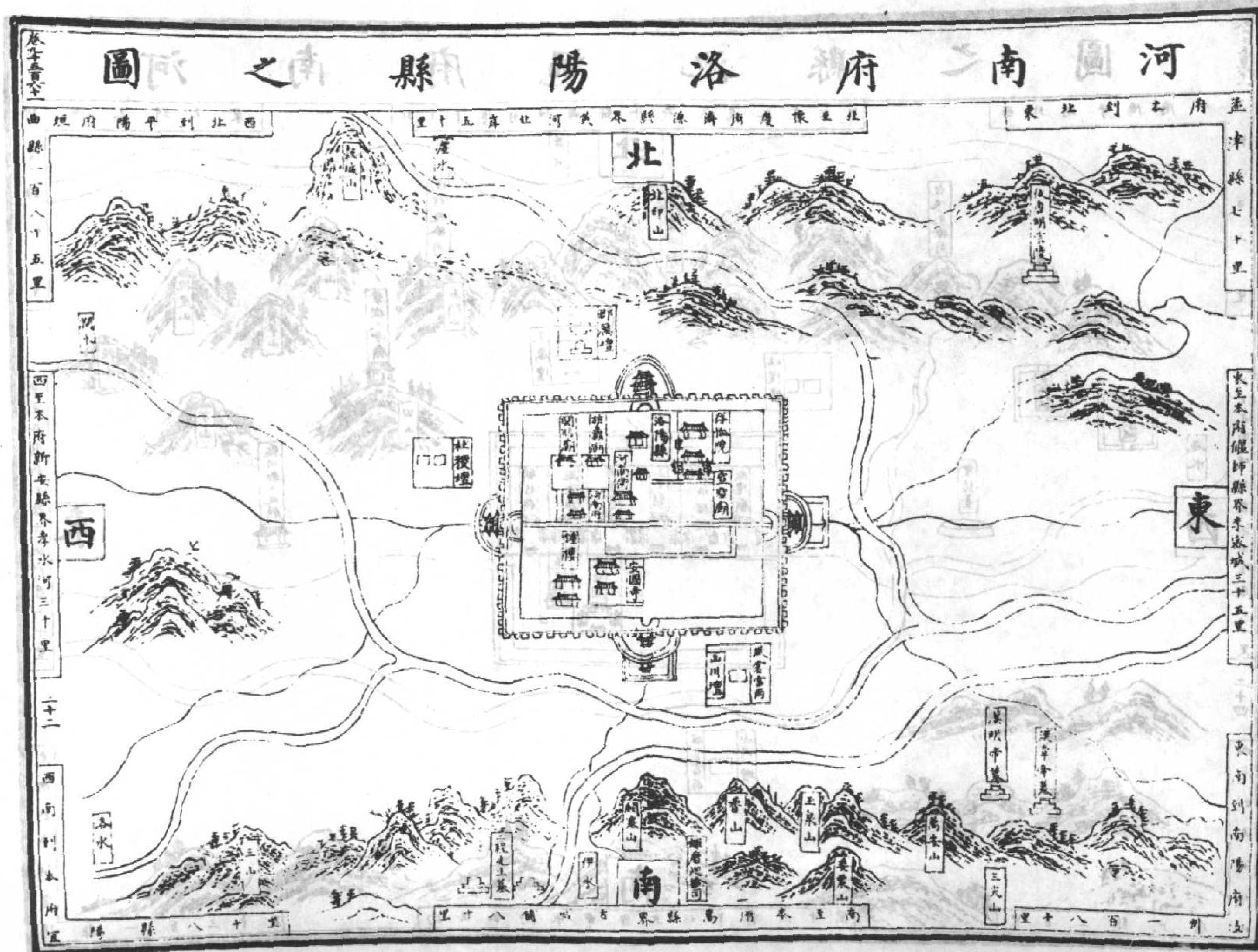
宋城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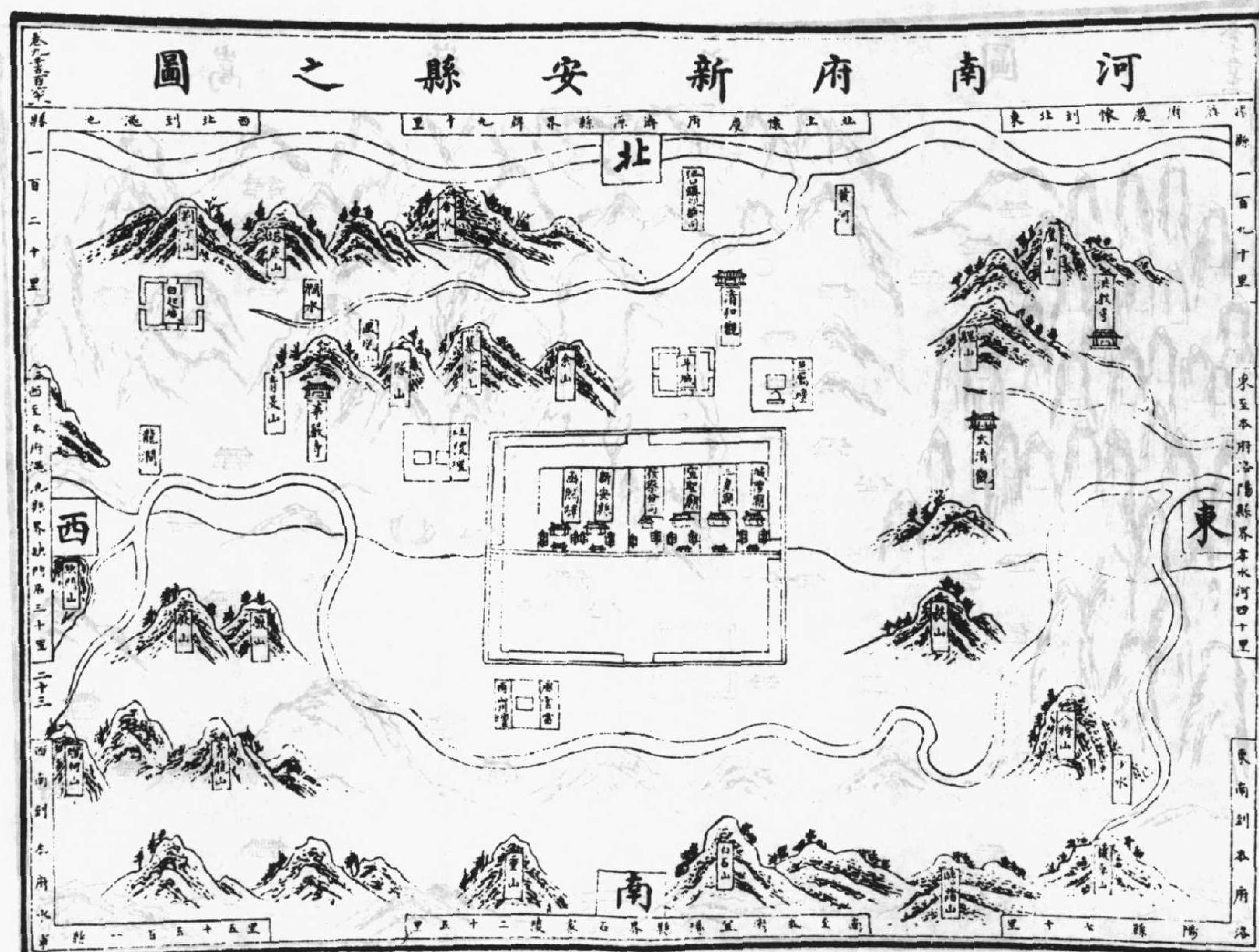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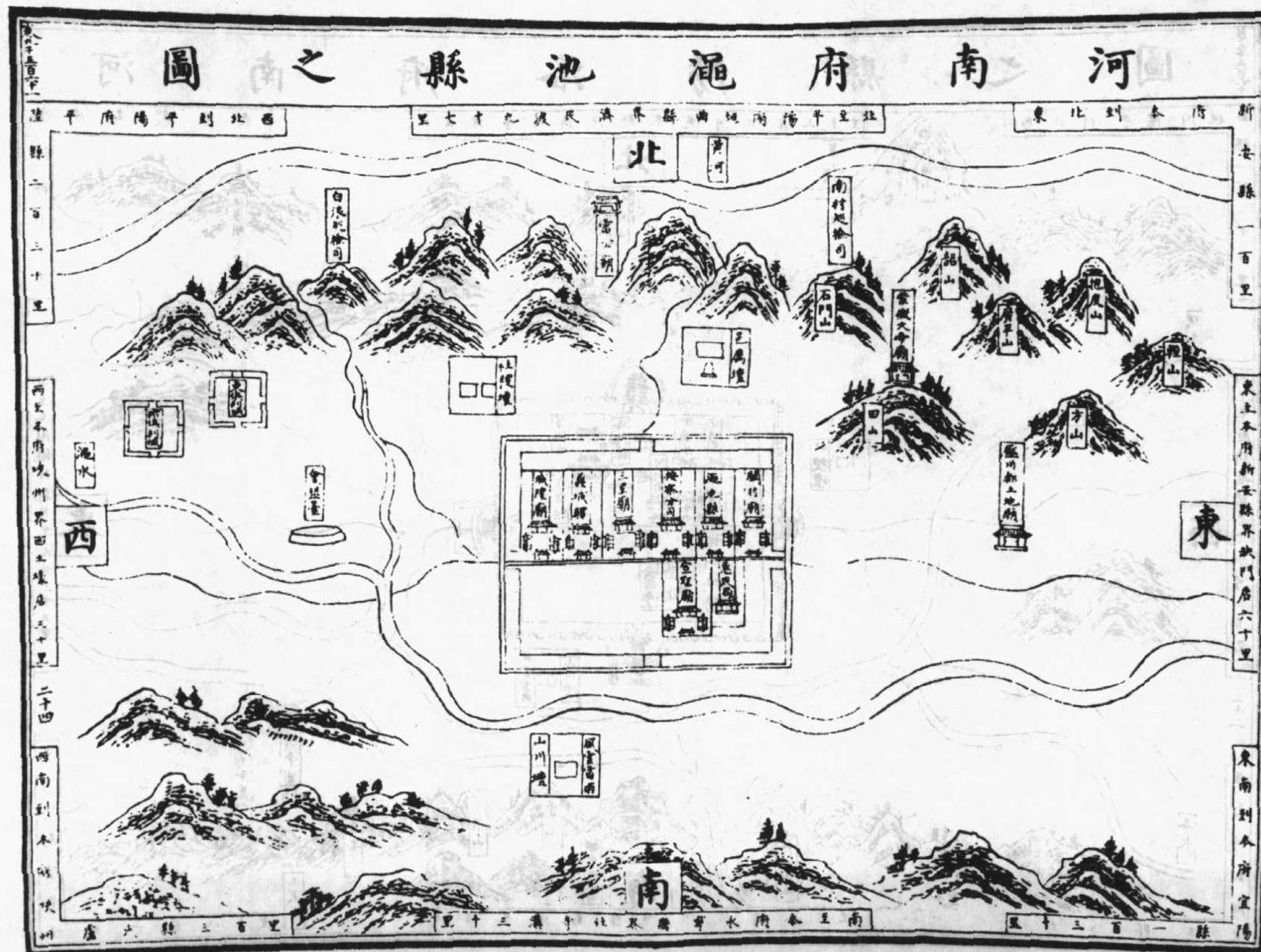

河南府路廨宇圖
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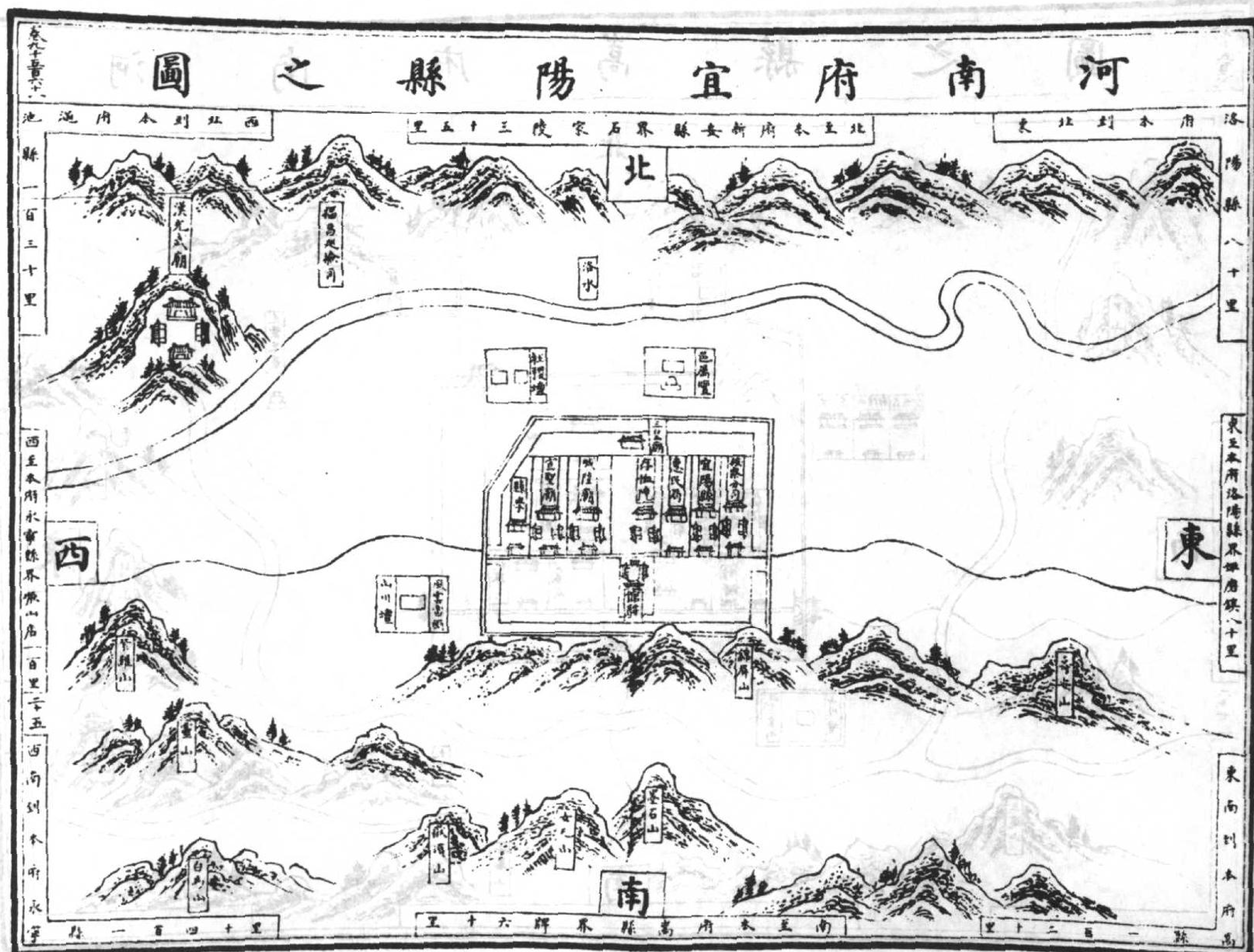

河南郡邑山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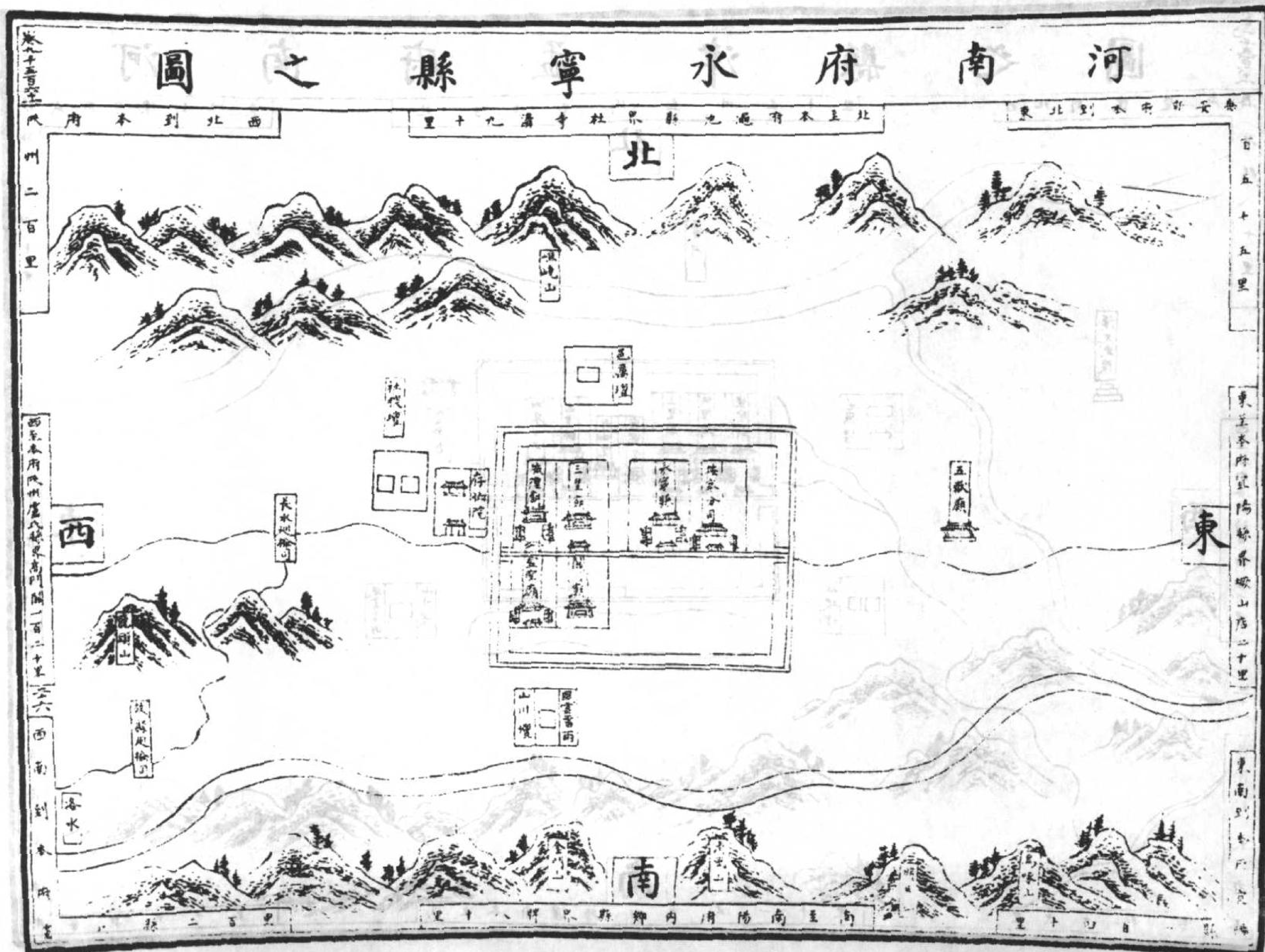

嵩嶽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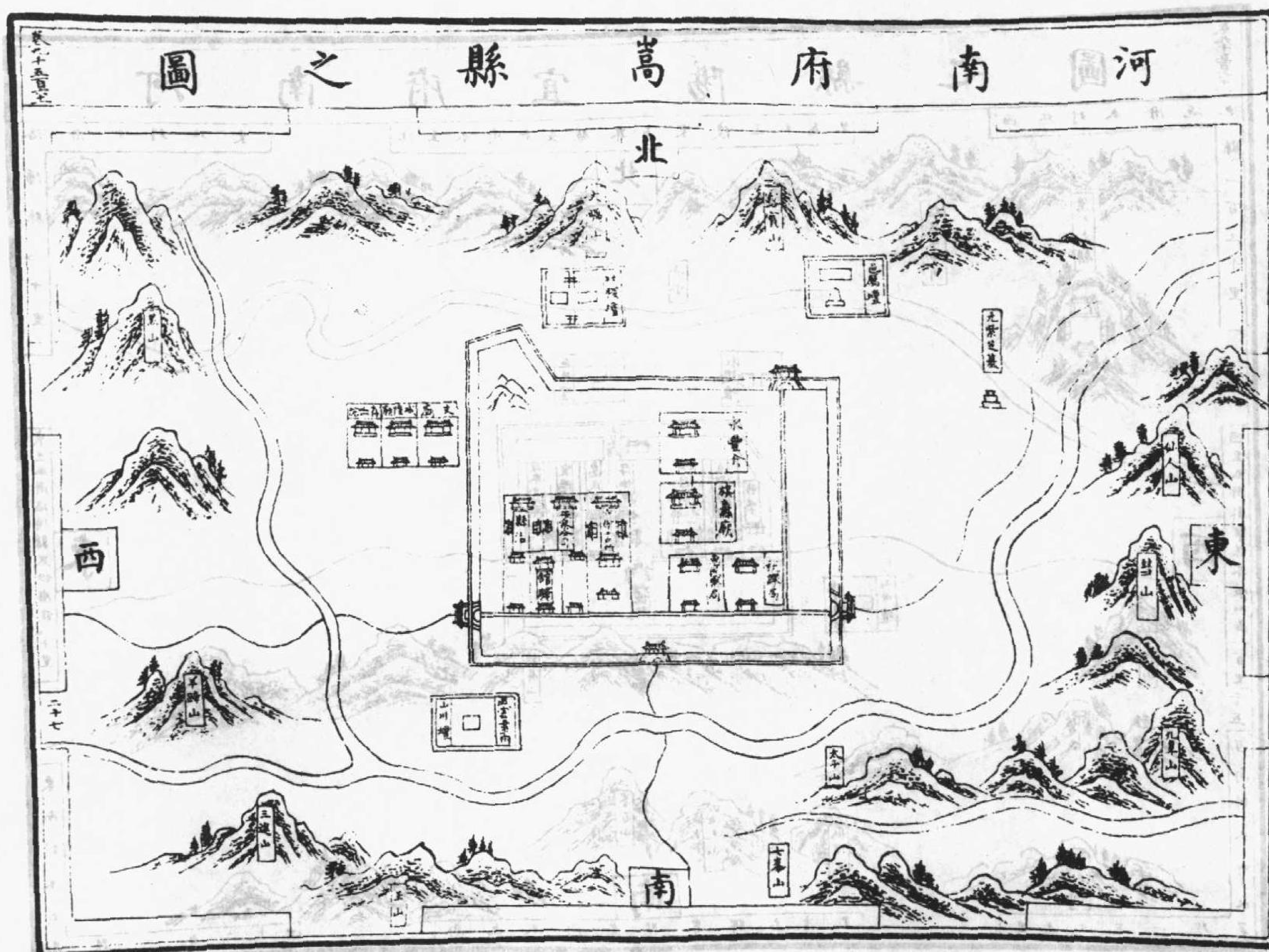

河南府洛陽縣之圖
北
西
東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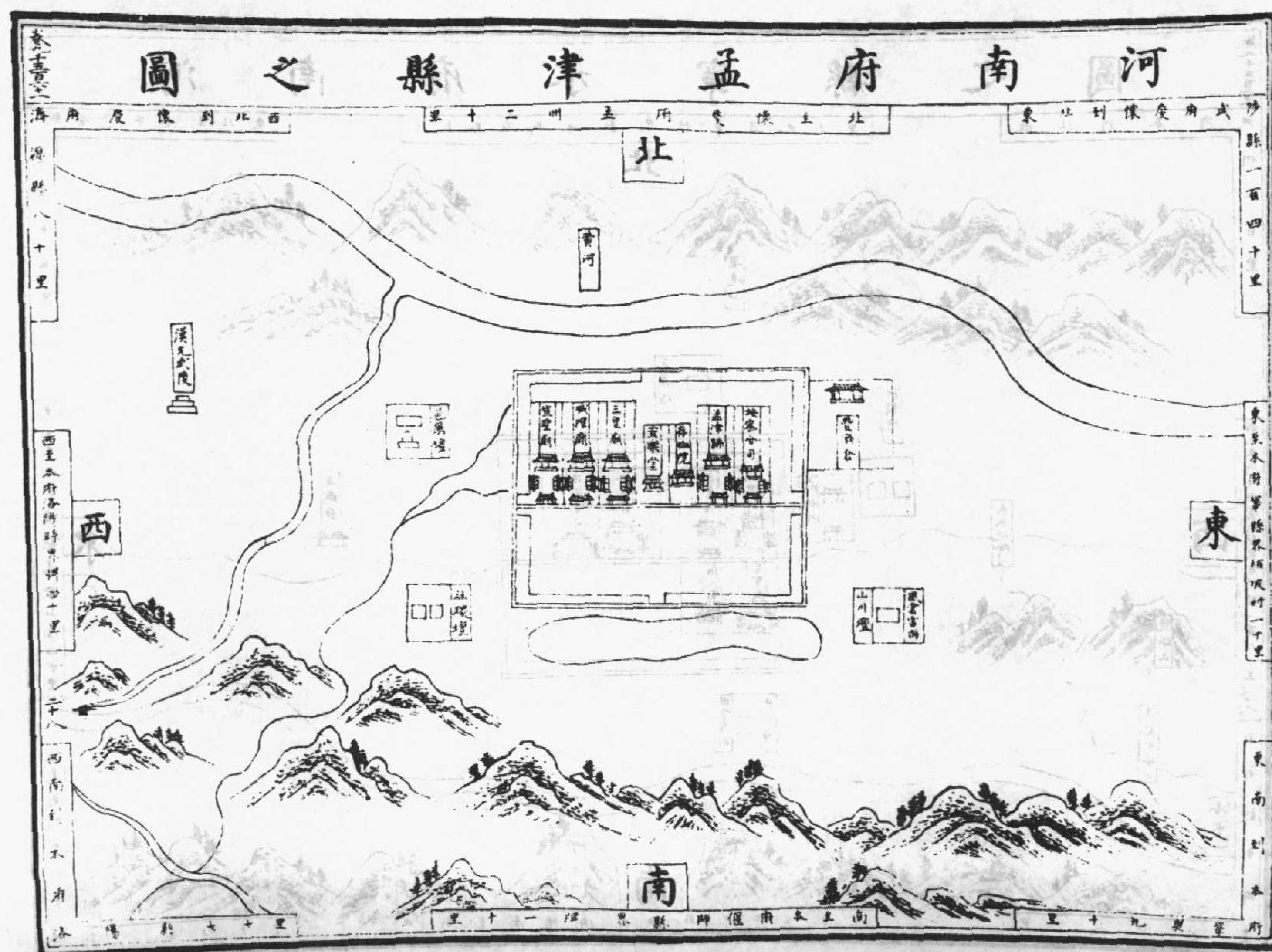

河南府新安縣之圖
北
南
東
西


河南府澠池縣之圖
北
南
東
西
東至本府新安縣界缺門店六十里


河南府宜陽縣之圖
北
西
東
南
洛水


河南府永寧縣之圖
北
西
東
南
洛水


河南府嵩縣之圖
北
西
東
南


河南府孟津縣之圖
北
西
東
南

河南府偃師縣之圖

北 南 東 西

北至本府孟津縣界二十五里

西北到懷慶府孟州五十五里

東北到懷慶府溫縣八十五里

西至本府洛陽縣界李家城三十五里

東至本府鞏縣界界首鋪三十里

西南到本府洛陽縣七十里

南至本府登封縣界五十五里

東南到本府登封縣九十里

北邙山

首陽山

邑厲壇

社稷壇

伊尹墓

田横墓

首陽驛

關羽廟

偃師縣

稅務分司

城隍廟

宣聖廟

三皇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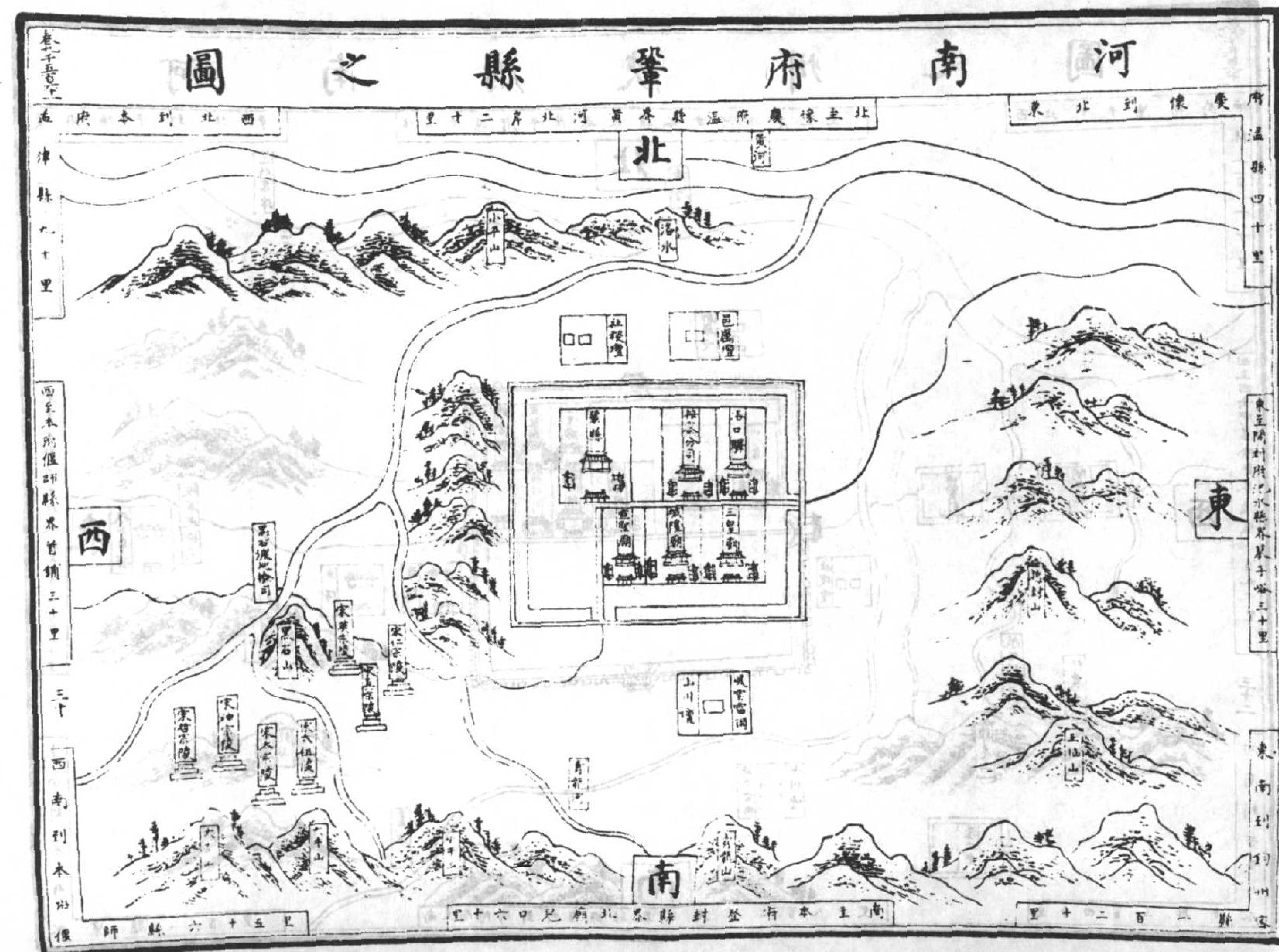
山川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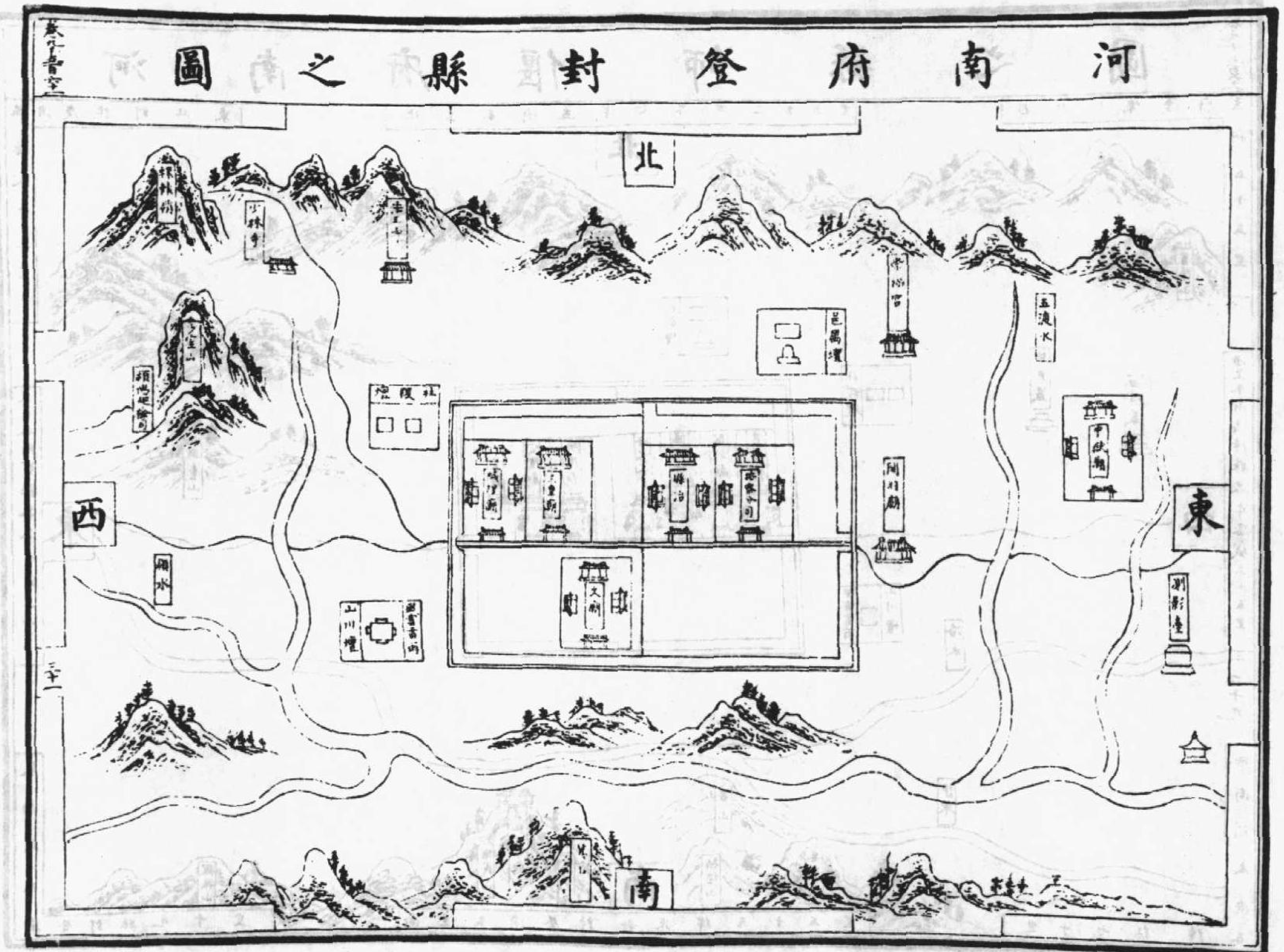
風雲雷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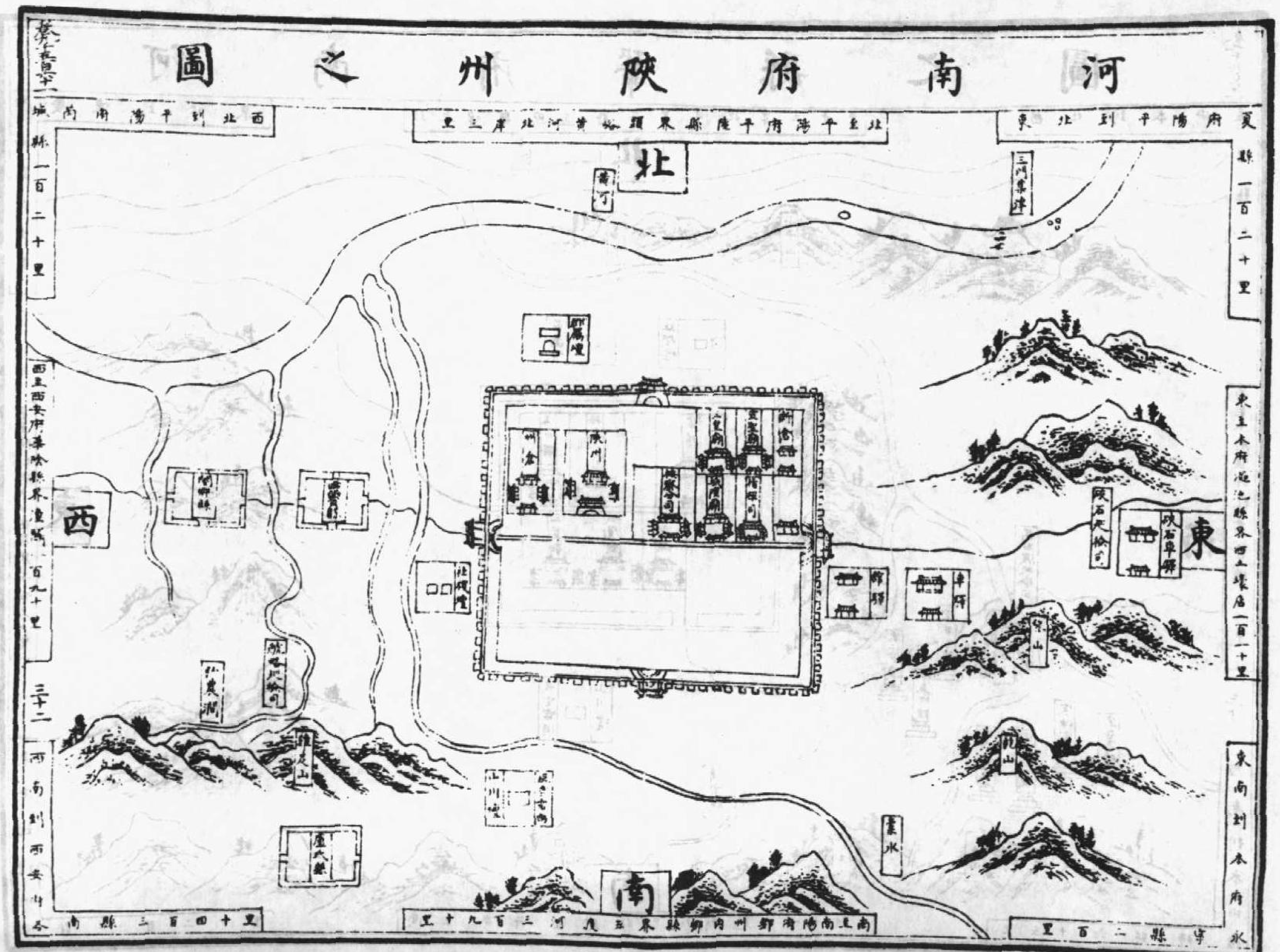
洛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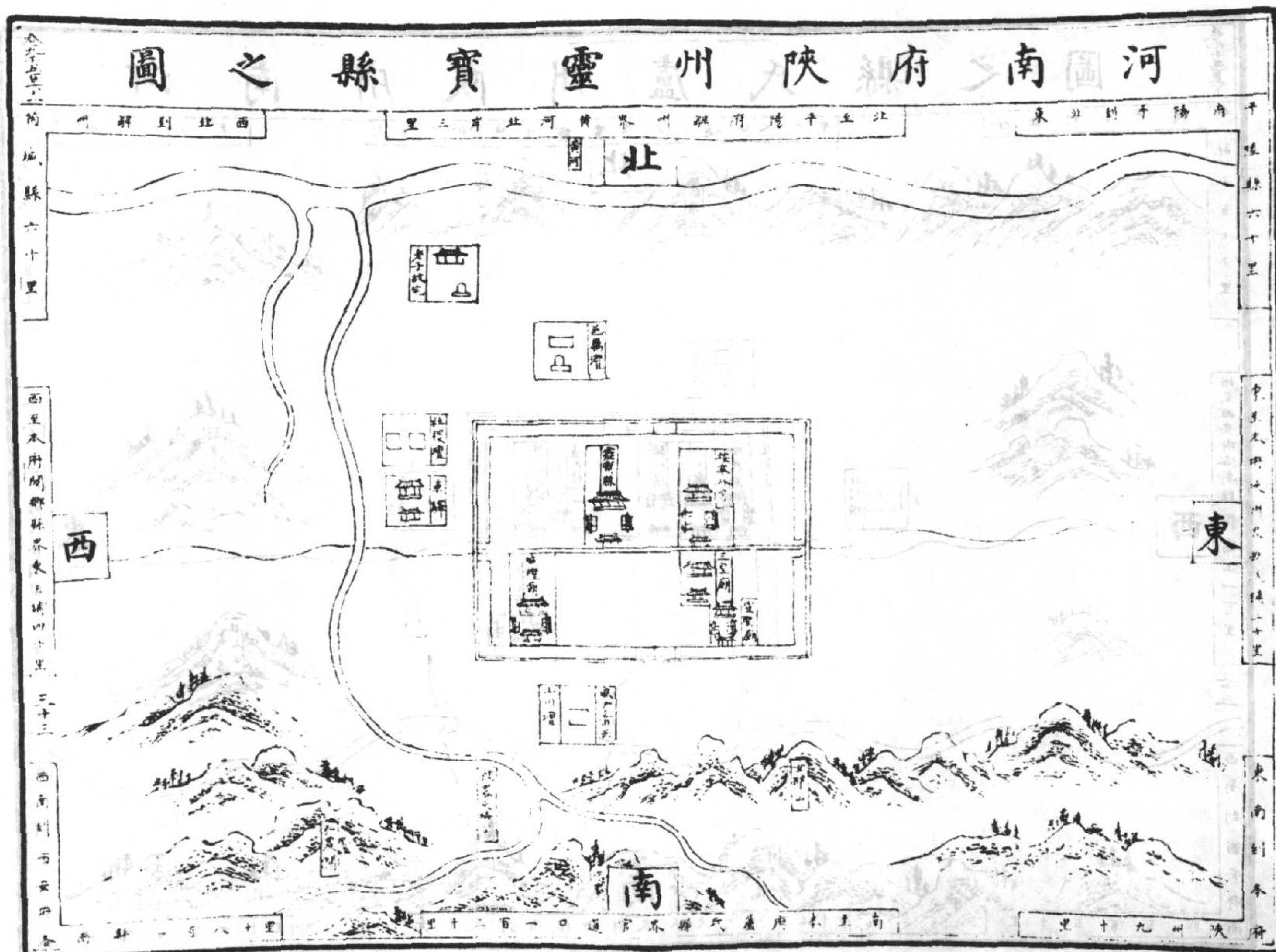
伊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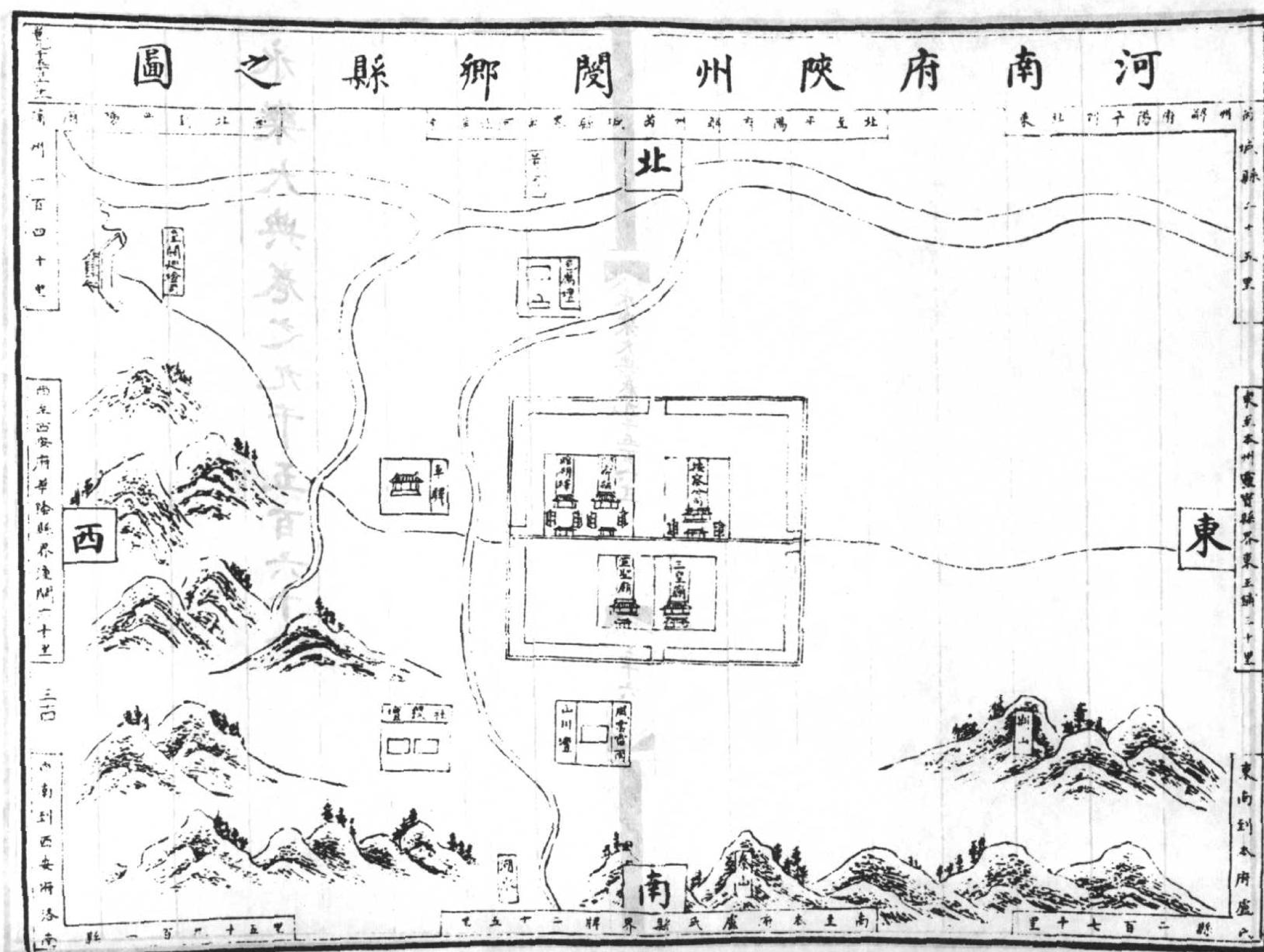
緱氏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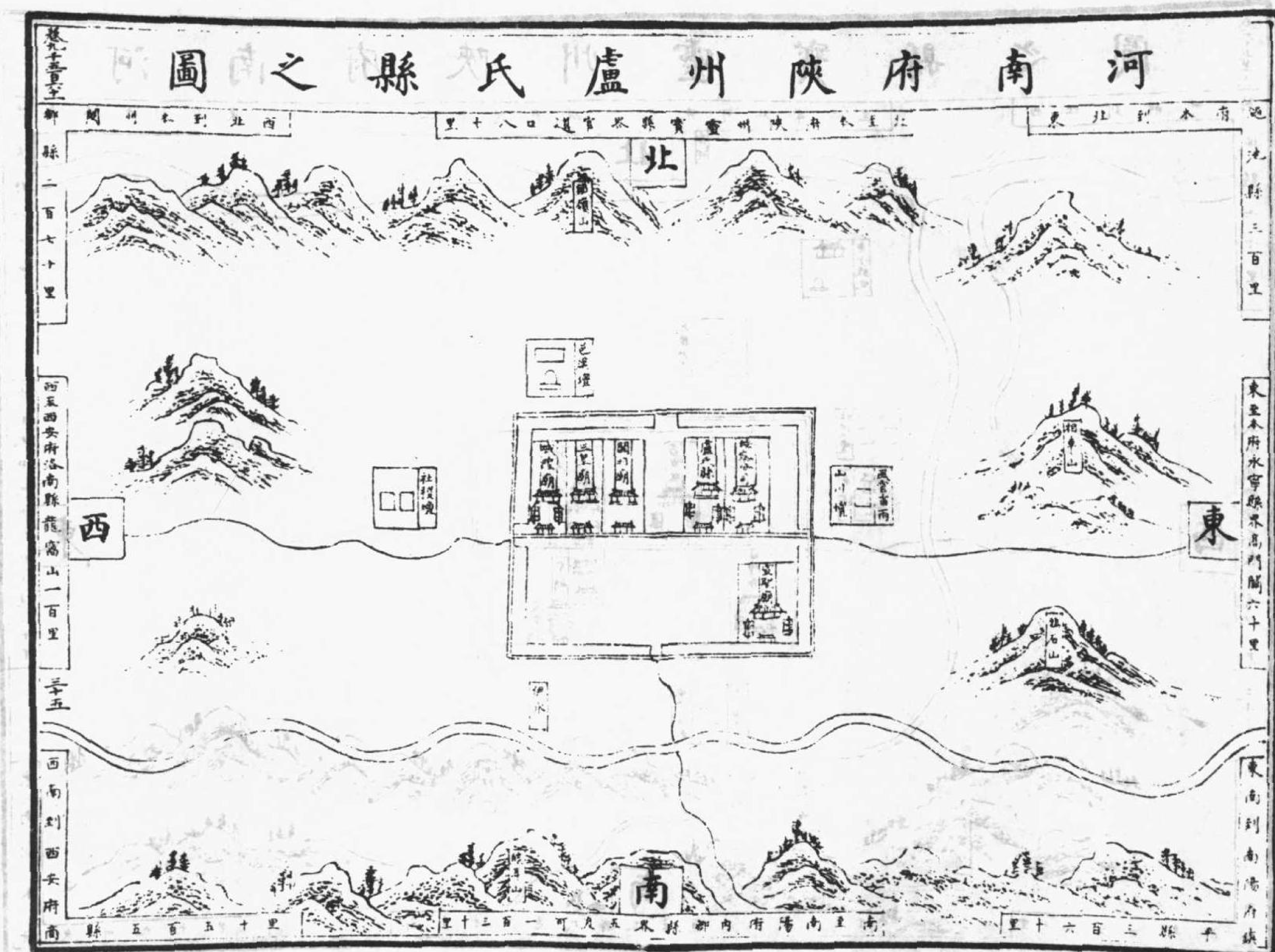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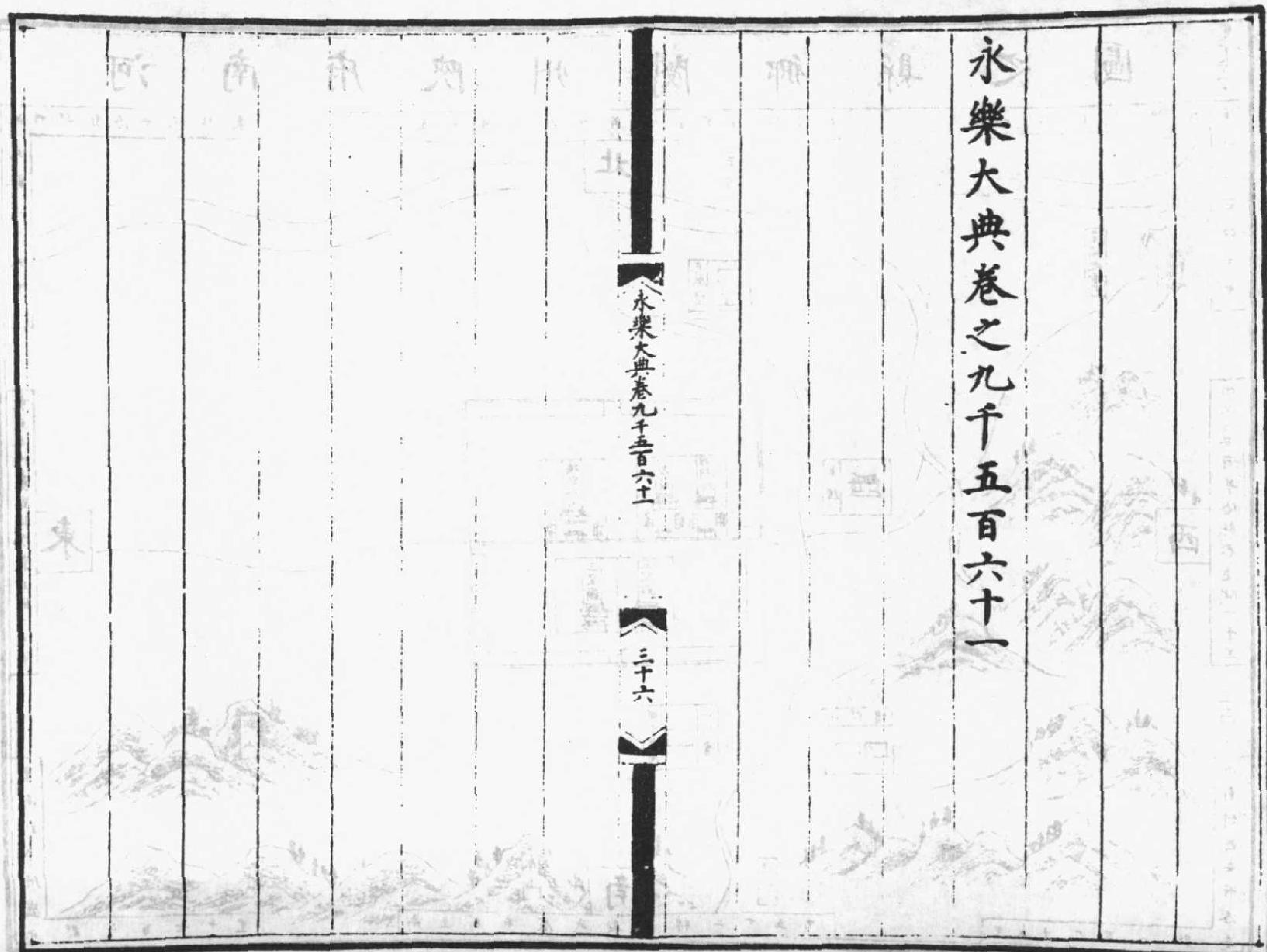

河南府登封縣之圖
北
西
東
南


河南府陝州之圖
北
西
東
南


河南府陝州靈寶縣之圖
北
西
東
南


河南府陝州閿鄉縣之圖
北
西
東
南


河南府陝州盧氏縣之圖
北
西
東
南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五百六十一
永樂大典卷九千五百六十一
三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二　二十二覃

諴 洪武正韻胡嵒切和也誠也許慎說文諴从言咸聲周書曰不能諴于小民胡甊切徐鍇通釋佚彡反司馬光類篇又烏咸切戲言又姑南切嗛也又吾含切又火斬切誓也戴侗六書故户甊切書云至諴感神孔子曰誠和也按和恐非其義諴似有誠意乎俗之義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咸戲也玉篇又音嵒亦弄人也揚桓六書統匣母諴咸相感也人相感故味余見見母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匣監切又戲言作謡非韻會定正字切匣緘匣形賢諴 篆書 諴 古尚書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諴 徐鉉篆韻 真書 諴 蔡衷

鹹 洪武正韻胡嵒切鹽味許慎說文鹹銜也北方味也从鹵咸聲胡甊切爾雅鹹苦也郭璞注苦即大鹹顧野王玉篇乎緘切又鹹音感俗鹹字陸法言廣韻鹹不淡徐鍇通釋佚彡反丁度集韻俗从酉非是司馬光類篇又古甊切婁機廣干祿字鹹醎味不淡也上正下俗戴侗六書故潤下之味也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咸䶢古文同上揚桓六書統匣母鹹水潤下所作味也就聲鹹釋鹹謂䶢古文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字滌悖義通作㖣趙謙聲音文字通匣監切作醎非韻會定正字切匣緘匣形賢鹹 篆書 鹹 義雲章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鹹 徐鉉篆韻 鹵 高勉齋學書韻總 鹹 六書統 隸書 鹹 石經尚書見洪邁漢隸分韻 真書 醎 智永 草書 醎 章草 醎 智永 醎 醎 並張錦溪 醎 鮮于樞 醎 趙子昂

總敘 書洪範水曰潤下又曰潤下作鹹注水鹵所生周禮天官食醫凡和冬多鹹疏冬者北方水味鹹屬冬時調和食鹹亦多於餘味一分故云冬多鹹天官瘍醫凡藥鹹養脉注鹹水味水之流行也中似脉白虎通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入堅也三元延壽參贊書鹹多傷心血凝泣而色變故冬七十二日省鹹增苦以養心炁潤下作鹹屬水心主血屬火水克火也鹽過於鹹則傷肺胃黑損筋骨西北人食不耐鹹多壽東南人食絕欲鹹少壽病欬及水氣者今宜禁之又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山居備用多食鹹骨氣勞短肥氣折則脉凝泣而變色 鹹傷筋脉而損脾氣鹹走血血病勿多食鹹 鹹味湧泄多食則外注於脉胃竭咽燥而病渴

溫革瑣碎錄食多鹹傷血

鹵鹹 太平御覽本草經曰鹵鹹一名寒石味苦治大熱消渴狂煩戎鹽主明目益氣堅肌去毒蟲大鹽一名鹽精令人吐主腸胃結熱本草神農本經名醫別錄鹵鹹味苦鹹寒無毒主治大熱消渴腸胃結熱狂煩除邪及下蠱毒柔肌膚去五臟腸胃留熱結氣心下堅食已嘔逆喘滿明目目痛生河東鹽池 陶隱居云是煎鹽釜下凝滓 唐本注鹵鹹既生河東河東鹽不釜煎明非凝滓此是鹼土名鹵鹹今人熟皮用之斯則於鹹地掘取之 宋嘉祐本圖經 并州兩監末鹽乃刮鹹煎煉不甚佳其鹹蓋下品所著鹵鹹生河東鹽池者謂此也 政和本丹房鏡源鹵鹹純置四黃作銲藥紹興本草鹵鹹即此鹹土也主治已載本經陶注以為煎鹽釜下凝滓未可為據本經云生河東鹽池必因水涸而有之當從味苦鹹寒無毒為正然諸方罕用之元朱丹溪本草衍義補遺石鹼去濕熱消痰磨積有塊可用洗滌垢膩尚從善本草元命苞鹵鹹生於河東味苦鹹寒無毒主治火熱消渴狂煩去五臟腸胃留熱下蠱毒柔肌膚開結氣止嘔逆鹽不釜煎明非凝滓此是鹼土故名鹵鹹

淡井復醎 北史齊房豹為樂陵守郡瀕海水多鹹苦豹鑿井得甘泉及罷歸井味復鹹

咲土嗜鹹 韓文病人咲土炭嗜鹹不得則大戚嗜好與俗殊

儋耳井鹹 蘇東坡集天慶觀乳泉賦吾家居儋耳下築南城隣於司命之宮百井皆鹹

南人嗜鹹 江少虞類苑大業中有吳郡貢䰽蟹二千頭蜜擁劍四甕又何嗣嗜糖蟹大抵南人嗜鹹北嗜甘魚蟹加糖蜜蓋便於北俗也

好惡酸鹹 宋黃庭堅集答王補之書在中朝時扶文章有名斲居庭堅之右者甚衆閣下不取諸彼而取諸此何好惡酸鹹與時異哉

食鹹 韻府群玉君子喜食酸小人喜食鹹

函 洪武正韻胡嵒切匱也亦作圅搖又甲也又見上顧野王玉篇胡耽切鎧也胡緘切函書陸法言廣韻又音含類元孫干祿字函函上通下正宋重修廣韻胡讒切亦姓漢有豫章太守函熙又漢複姓漢末有黃門侍郎函治于甃丁度集韻柾也或作搖鋊一曰木名亦作搖潛通水具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此函谷關名過秦論秦據殽函之固注殽謂殽山谷謂函谷太學私試多助之至天下順之賦第七押咸字孫宗楚云李郭勉忠地復收於

河朔陳吳首難險莫恃於殽函郭守正紫雲韻乃函容字下从曰或作函非
釋行均龍龕手鑑函俗函通函正音咸禮云席間函丈也韓道昭五音
類聚作函含咸二音與咸義同楊桓六書統匣母函假借楄亦聲楄隸鏋
或从金鏋隸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通作咸周禮伊耆氏共杖函注讀為
函以此藏杖又感韻字𣵀悖義說文匣也謂可容一匈也趙謙聲音文字
通函匣監切則又象匱有蓋之形本作椷作楄非借殽函地名嬰音見本
音韻會定正字切
匣緘匣形賢函

楄 洪武正韻胡函切同上
篆書 函 南岳碑 楄 鏋 椷 並集韻 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楄 徐鉉篆韻
𠚕 鏋 並六書統 隸書 函 魏石板函並洪適漢隸分韻 楄 鏋 並六書統 真書 函
虞世南 函 顏真卿 草書 函 張旭 漢 函 鮮于樞 並草書集韻

日月函 宋史叡明母病祈禱時漢下淚淚為之冰如筋額上叩頭血亦冰忽有人授以石函曰此療夫人病以函奉母函中
惟有三寸絹丹書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復

玉函 漢武內傳王母又上元夫人見帝之日多所稱說或延年之訣致神靈之法或飛虛
之數步玄之術諸要妙辭帝廼自撰為一卷及所授眞形經書六甲靈符
之事帝廼盛以黃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珊瑚為軸紫錦為幃囊安著柏
梁臺上梁武帝造玉函遣羅予春獠上龍女得寶珠太平廣記唐肅宗為
兒時常為玄宗器之取上清玉珠以絳紗裹之繫於頸及即位遂命貯之
以翠玉函置之於卧內 杜陵韋弇開元中舉進士下第寓遊於蜀一日
有請者曰郡南十里有鄭氏亭真塵外境也願偕去弇遂與俱往既入見
亭上有神僊十數皆極色也曰我玉清之女也向聞君為下第進士寓遊
至此將以一言奉請又懼君子不顧是以假鄭氏之亭以命君果副吾志
即命酒樂宴亭中酒酣曰吾有寶將以贈君命左右出一小函其色紫赤
似玉而瑩徹曰紫玉函也弇拜而謝然去行未及一里迴望其亭茫然無
有 衛叔卿服雲母得僊謂其子度世曰今世向大亂天下無聊後數百
年間土藏金七汝歸當取吾齋室西北隅大柱下玉函函中有神素書取
而按合服之一年可能乘雲而行道成來就吾於此勿得為漢臣也又列
仙傳衛叔卿得仙其子度世見之山中曰我有仙方在所居柱下撥之得

玉函封以飛仙之印其中乃五色雲母度世服之亦仙舊唐書禮儀志天
寶九載十月先是御史大夫王鉷奏稱太白山人王玄翼見玄元皇帝於
寶仙洞中乃遣王鉷共均王倕齊王翼王岳靈於洞中得玉石函上清護
國經寶券紀籙等獻之宋蘇籀雙溪集謝轉朝奉郎牋 項述雲漢之章
象牒金櫝昭格神
祇之護寶璽玉函

華琳之函 漢武內傳上元夫人手指所施用
節度示帝第一篇有五帝六甲左
右靈飛之符第二篇有六丁通真逍虛玉女之籙第三篇有太陽六戊招
神天光策精之書第四篇有左乙混沌東蒙之文第五篇有右庚素戕攝
殺之律第六篇有壬癸六遁隱地八術之方第七篇有丙丁入火九赤班
文之符第八篇有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第九篇有六巳石精金光
藏影化形之方第十篇有子午卯酉八稟十訣六靈威儀第十一篇有辰
戌丑未地眞素訣長生紫書三五順行第十二篇有寅申巳亥紫度炎光
內視中方夫此十二事者上帝封於玄景之臺子其祕慎之馬王母曰此
皆太靈群文始三天太上所撰或三皇天眞所造定或九天父母眞童所出
此篁書符藏之于紫陵之臺隱以靈壇之房封以華琳
之函蘊以蘭簡之帛約以紫羅之素印以太帝之璽

丹瓊之函
姬侍類偶茅君內傳漢宣帝地節四年西王母與
上元夫人降句曲山數侍女李方明出丹瓊之函

九鈿函 海錄碎事東宮
故事太子納妃有步
搖一具九鈿函盛之

諫疏貯金函 開元天寶雜詠明皇憂勤
國政諫無不從或有章疏
規諷貯金函中日置左右時取讀之未嘗懈忽也 山水有圖
無逸換鄭坊興廢變初終咸陽父老能言語不在金函諫疏中

石函
昌化縣志臨平湖自漢末穢塞吳天璽元年一夕忽開湖邊得石函中有
小青石刻作皇帝字舊言臨平湖塞天下亂開則天下平人以為祥能改
齋漫錄張僧鑒尋陽記云湓口城漢灌嬰所築漢建平中孫權經此城命
鑿井適中古甓得石函銘曰漢六年潁陰侯開下六三百年當塞後不滿
百年當為應運者所開權欣然以為已瑞郛人號此井為浪井晉書郭文
少傳文少愛山水歷華陰之崖觀石室之石函郭功父白公石函詩開函
測深淺啓閉以時均欲識白公惠堂堂勤琴張南史扶南列傳漢武帝使
沙門僧尚加為塔三層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環釧釵鑷
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至石磉磉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坩
內有金鏤罌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有瑠璃椀椀內得四舍

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為沉香色又常至阿育王塔寺設無礙大會豎二剎各以金甖次玉甖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內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剎僧慧達登越城四望見長千里有異氣因就禮拜是先阿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入一丈得三石碑並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髮爪各一枚　趙希循會心録唐之諸陵至五代時悉為溫韜發掘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鄭侯家傳有隱者携一男六七歲云此子病疾願寄之仍留一函曰不可療以函貯之八九日殂以函瘞之後發惟一黑石四方題云神其錄形年未足化為我子功相續　太平廣記呂用之伏誅有軍人發其堂得一石函內有桐人一枚長三尺許身被桎梏口貫長釘背上疏高駢鄉貫甲子官品姓名為厭勝之事以是駢每為用之所制如有助焉　唐相國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常召一僧問己之休咎僧累言公有南行之期公常不樂又曰然則吾師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願陳目前事為驗庶表某之不誣也公曰果有說也即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請發之即命窮其下數尺果得石函啟之亦

無覩焉公異而稍信之　陳長生梨黃素寫丹經一通封以文石之函置嵩高山二通黃櫨簡漆書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華山二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著蜀綏山　酉陽雜俎上都務本坊貞元中有一家因打墻掘地遇一石函發之見物如絲滿函飛出於外驚視之次忽有一人起於函被白髮長丈餘振衣而起出門失所在其家亦無他　前記之中多言此事蓋道門太陰鍊形日將滿人必露之　豫章志遊帷觀今名玉隆萬壽宮在西山之東南許旌陽故宅也有石函一舊說函有縫而不可闚唐初張善安據洪州強取開之得符云五百年後有狂賊張善安開之善安懼驟復還舊所　金陵新志宋朝事實云周廣順中江南伏龜山圮得石函長二尺八寸中有銘云維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公于此按寶公傳葬蔣山豈蔣山自有伏龜山乎　臨安志杭州府葛公雙井居人飲此水不染時疾傳言葛公煉丹于此有石函在井中嘗為好事者淘取水去水遂濁惡居人索回石函水甘潔如故　台州府赤城志赤山有古塔塔之下有石函　墨客揮犀雷煥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曰龍泉太阿　能改齋漫錄晉張華令豐城令雷煥剖石函得雙劍然以石為函及今而尚存石函所在即古劍池之前二十四步四脅五六尺塗没其半土人訛為石門云

肺石函

南史梁武帝初即位詔於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從我江漢功在可策犀兕徒弊龍蛇方縣次身才高妙擯壓莫通懷傅呂之術抱屈賈之歎其理有皦然受困包匭夫大政侵小豪門陵賤百姓已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並可投肺石函

謗木函

南史梁武帝紀帝即位於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橫議投謗木函

楸函

太平廣記唐邠國杜悰節制江陵凡麾將歸葬洛陽為東帥楸函而即路欲斂之夕王叟覺函短憂懼甚遂賂陰陽者紿杜氏諸子曰大傅薨時甚凶若臨近必有大禍諸子信然盡率家人俟於別室及舉尸楸函果短遂踠胸折項骨而入焉

匭函

事物紀原唐會要武后垂拱二年六月置匭以達下情蓋取白獸樽之義也今登聞所投此其始也梁天監元年于公車府立謗木肺石置函欲有橫議投謗木于函則唐之置匭昉此也國朝興國九年七月改為檢而民間猶呼之　五代史後唐竇希甫傳明宗即位召希甫為諫議大夫是時復置匭函以希甫為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掠人之妻女占人之田宅姦贓之吏刑獄之冤者何可勝紀而匭函一出投訴

必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爽已前大辟以上皆赦除之然後出匭函以示衆容語登聞檢鼓院有有匭函有御封進文字者投獻中親事官四人即時舁之至閤門則中官接而舁之隨上所在即舁以前頃有林勐者明州人史丞相親家也嘗權郎曹啟慶七十之儀德壽意善之其後主上恭請德壽往南內賞大花大花者牡丹勐聞即往投匭上方侍德壽坐中人舁匭而至以為有急奏也發之乃兩詩詩又不工坐降兩秩凡投匭有費謂如投匭親事官每名兩貫文大率費不下一二萬而兩院及親事官等不喜人來投多深藏匭真人所不見處今進狀者多只是實封投通進司自有接受御前文字者乃以匭盛之因內六尚以通 趙判院叔明云 資治通鑑後漢高祖紀蜀主以張業王處回執政事多壅蔽始置匭函後改為獻納函

經函

北史列傳齊韓賢為洛州刺史州人韓木蘭等起兵賢破之親自案檢收甲仗有一賊窘迫藏屍間見將至忽起斫賢斷其脛而卒始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于此寺形制厚朴世以古物歷代寶之賢知故斫破之未幾而死論者謂因此致禍　僕射裴遵慶母皇甫氏少時常持經經函中有小珊瑚樹異時忽有小龍骨一具

立於側時人以爲裴氏祥上元中遷慶遂居宰輔云 東川解魔寺僧吉
祥雖梧多力受飯五鉢日夜誦經九函池中魚知其數以名召之皆出水
面使去即沒 鎮江府志鎮惡經函在郡城至丹陽中路橫貫河底蔡佑雜
記京口漕河自城中至奔牛堰一百四十里皆無水源仰給練湖自郡城
至丹陽中路謂之經函東西貫於河底河西有良田數十頃乃江南名刹
林仁擊庄地勢低於河底若不置經函泄水即瀦而爲湖不可爲田經函
高四尺闊亦如之皆巨石磨琢而成縫甚緻密以鐵爲寬櫺自運河泄水
東入于江中間獻議者欲自京口濬河梱湲引江水灌於吠陵與太湖水
相通可省呂城奔牛二閘其間利有利害亦以經函不可閉其議竟不行
儒學警悟張文定公遊琅琊山寺俛仰久之忽命梯梁間得經一函開示
味經首偈遂大悟知前生事

書函

事物紀原吳張溫使蜀謂先主曰謹奉所賫書函書之有函不前見疑自漢有之也晉書安帝
紀曰朱齡石伐蜀太尉與齡石書署置函曰至白帝乃發書曰衆悉從外
水取成都臧熹於水中出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黄虎南史
宋殷景仁傳景仁卧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往來日中以十數朝政
大小必以問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管子太祖徵劉韡授以腹心之

任每有疑事輒以函令問韡凡一夜數十至 太平廣記廣晉州刺史柳渙
外女孫博陵崔氏家于汴州有實凝者將聘焉而舊妻有孕崔氏約遣妻
後成姻凝許之凝殺妾而結親後十五年崔氏生男女數人男不育女二
人各成長永泰二年四月無何机上有書一函開見之乃凝先府君之札
也云汝枉寃事發宜速理家事凝謂其妻曰此狐狸之變不足徵也

書達空函

妻伯高好選集晉殷浩字洪喬爲豫州太守
都下人因其致書數反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
殷洪喬不能爲人作致書郵及浩爲中軍將軍敗走廢爲庶人後大司馬
桓溫將以浩爲尚書令遣書告之浩欣然許焉答書慮有謬
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絶人以爲報應

別付大函

晉書劉超傳超元帝時爲句容令常年主者常自四出結評百姓家
貲至超初作大函村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
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

賜詔數函

唐書李靖家藏大字賜靖詔書數函上云一日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
中治也一日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
來吾欲熟知起居狀皆太宗手墨

符牒函

唐書元結爲道州刺史西京蠻掠居人遣
戶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以人困不忍賦上言請免代宗許之

感著紙函

晉書陶侃爲廣州刺史時王機
溫邵劉據臨賀遣使詐降侃知其謀設備擊破之執劉沉斬王機諸將請
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下書諭之
邵懼而走追獲之

齎函

京口耆舊傳嚴羽仕郡功曹刺史辟爲從事郡舉孝廉曰大士貢名下士貢身齎函貢身非高士也辭孝
廉辟史除無錫長

投函

五代史晉高祖紀長興元年二月唐明宗南郊禮畢加晉帝檢校太尉增食邑五百戶尋詔歸任時鄴都
繁富爲天下之冠而土俗獷悍民多爭訟帝令投函府門一
一覽之及踰年盈積几案滯於獄者甚衆時論以此少之

夢神授紫函

太平廣記崔少玄其母夢神人繡衣駕紅龍持紫函授於碧雲之際乃孕十四月而生少玄既生而異香襲人端麗殊絶紺髮
覆目耳璫及順右手有文曰盧自列妻

簽書百函

南史宋劉穆之傳穆之字道和寄於武帝坐與朱齡石並簽書
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
之應對無廢遷中軍太尉司馬加丹陽尹

草詔百函

李翰蒙求唐劉瑑字

子全幼苦學工屬文才藻優贍大中初爲翰林學士是時新復河湟邊事
頻繁院中諸學士或多請告瑑獨當制一日草詔近百函筆不停綴詞理
精當

燕函

周禮冬官燕無函又曰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注函鎧也又曰燕近強胡習作甲胄其丈夫人人皆能
作是器不須國工故不置是工也尚意譬喻論累雜誇譏者章入粤
者不敢言鎛入胡者不敢言弓入燕者不敢言函入魯者不敢言禮

飯函

列異傳景初中城陽縣吏王臣宵作倦枕机卧聞竈下呼曰文
納何以在人頭下應曰我見枕不得動汝來就我至乃飯函也

藥函

關尹子九藥篇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

骨函

宋洪平齋集論完顔守緒骨函狀四月一日上臣聞漢受
呼韓之朝於甘泉唐受頡利之俘於順天御戎復讎之功莫尚焉恭惟皇
帝陛下以纘志述事爲孝以保大定功爲武北望河洛欲一洗不共戴天
之讎而空之京湖制臣史嵩之遣官奉虜酋完顔守緒骨函及獲僞參政
張大綱夾谷奴婢等縛致闕下容臺訂禮棘廷讞法將用晁章肯宜結故
事丕來獻俘受馘之典震揚宗廟社稷之靈甚盛舉也而臣竊考春秋之
義疑以傳疑故郭公之亡闕其事今守緒遺骨得於蔡破自焚數日之後

兵燼所過骸髏紛委何以識其果爲守緒獨夫之首壅以大白月氏之頭漆爲飲器莫不有面目可辨撥爽戾而認殘骼雜離妻無所用其明況遼誅又不能無異同耶諺曰鞠之天網當得事實若抱忠義豈無隱諱或懷變詐亦將詭隨皆有不可信者假使得真長陵抔土之痛豈淒其霜骨所能贖適足以貽笑後世臣愚欲望聖心深稽春秋闕疑之義詔以守緒骨函藏大理寺俟它日之參驗天綱等不過窮孫弃厲一囂豹之吏詆𬌗既孚生之以示恩宥誅之以正典刑無不可者舉是大獻臣實眇之乃若以虜亡告九廟祝辭第當歸功祖宗德澤深厚統緒靈長則能坐閱大讎之滅毋庸以俘獲爲夸也臣遭時休明非敢道盛美而蔽景光蓋天下至重不可以虛名博實禍殘金就滅強韃爲鄰抱虎枕蛟擬變叵測君臣上下凜凜以顛危爲懼而嚴備守猶恐不逮顧可徇因人之獲動色相賀而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泯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陛下知蔡崇政受俘之亢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臣非所宜言恭俟誅斥

仙人換骨函 稽神錄建州武夷山或風雨之夕聞人馬簫管之聲及明則有棺槨在懸崖之上中有脛骨二節土人謂之仙人換骨函近城有人深入絕壑俯視一函其上題云潤州朝京門內染師張某第三女好事者記之後至潤州果得張氏之居云第三女未嫁而卒已數歲因發其墓則空棺矣類說建州武夷山上忽仙樂聲其曲似迎仙客而無節杉山中有仙人換骨函甚多在絕壁上

頭代入函 續後漢書甘寧傳初孫權破黃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權爲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爲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損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爲君致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釋飛

駱駝負函 北史虞慶則傳慶則子孝仁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後或告其爲不軌遂見誅

蓬苑琅函 宋李曾伯可齋集代閩師壽慶節功德疏敢披蓬苑之琅函並集祇園之珍果用祈厤算爰寓臣衷

麒麟函 酉陽雜俎歷城縣魏明古碑韓騏驎碑也魏公藏一本枕中名此枕爲騏驎函

泰山石函 釋法相傳泰山祠有大石函貯財寶相山行宿于廟側忽見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絕不見其函石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起於是取其財以施貧民

函人 孟子公孫丑篇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負函 左傳哀公四年楚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注負函楚地

欑函 左傳宣公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欑函狄地楚方倡義於天下而晉孜孜於群狄至往會焉晉畢甚矣欑才端反函音咸古文晉世家晉景公會狄于欑函始服眾狄

崤函 文選西都賦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注函谷谷名也其谷側函故曰函谷二崤兩山名在秦東故曰左賈誼過秦論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漢書張良曰關中左崤函右隴首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東制諸侯　西京賦　左有函桃林重際之塞　蜀都賦　崤函有帝王之宅唐韋郭子儀傳雍州之地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崤函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之固神明之奧王者所都杜預釋例崤許地

練湖十二函 鎮江志　戴家函　伍伯婆函　張函　堯函　胡函已上並在上湖　洪家函　新函　觀松函　龍城後函　南石函　秋函並在下湖

皆舊所置宋淳熙重脩詳見練湖

水函 桂林郡志靈渠自全義舊縣之側堤岸漸小慮水潦齧堤爲患始置十函以泄之因以溉民田數千畝極漢壞每遇南渠少損官即計畝課夫脩築謂之田函夫

壓函 唐韓昌黎詩極目寶鏡開壓函

眉函 左傳定公四年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眉函

涵

洪武正韻胡嵒切水澤多又沈浸也又涵泳許慎說文𣹢从水𠄎聲詩曰僭始既涵胡男切揚雄方言涵沈也楚郢以南曰涵顧野王玉篇涵戶男切或作涵涵同上又下滔切沒也孫愐唐韻涵洗徐鍇通釋胡甘反丁度集韻或从今作浛胡讒切同也鄭康成讀司馬光六篇涵又戶感切張有復古編形相類𣹢𣹢𣹢上滔土刀切水大貌从水舀中舀胡感切泥水滔也从水舀下涵胡男切从水𠄎戴侗六書故水函浸也別作浛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漢君天下函如海文選乃此函字與含涵字意似同宜書郭守正紫雲韻胡含切通作函鋡也文甲冑鋡孟函人此是楊桓六書統匣母𣹢統贄涵隸涵玅䶃同上余見侵韻牀母能忠韻會舉要羽𣹢音涵濡也倪鏜六書類釋水涵浸也或作涵浛又作涵从父無義趙謙聲音文

字通匣監切韻會定正字切匣甘匣形賢涵。篆書涵 涵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涵徐鉉篆韻 隸書涵六書統 異書涵並類具卿 草書涵漢張鍚 涵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春養海涵 宋范石湖大全集太上皇帝休道集虛洗心藏密受兼南北如春養而海涵福岐岡陵與天長而地久

乾容坤涵 宋曾鞏元豐類藁祭齊二臣文朝廷藏垢乾容坤涵秖解閹籍羈置蠻夷

䤵 洪武正韻胡嵒切鎧也通作函陸法言廣韻鎧別名宋重脩廣韻胡男切孟子云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丁度集韻俳椎䤵甲介鎧也司馬光類篇又胡讒切鐪也杯也揚桓六書統匣母䤵从金函聲䤵隸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字滲博義䤵同上韻會定正字切匣甘匣形賢䤵 篆䤵集韻見杜从古 䤵六書統 書䤵集篆古文韻海 隸書䤵六書統 草書䤵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銜 洪武正韻胡嵒切馬勒口从金从行銜行馬者也凡口含物曰銜奉君命而行亦曰銜命又官吏階位曰銜也許慎說文䘖馬勒口中户監切徐鍇通釋馬銜所以制馬之行也會意侯多反劉熙釋名銜在口中之言也顧野王玉篇下監切馬口鐵也丁度集韻乎監切或省作衔毛晃禮部韻漢張敞傳利其銜策戴侗六書故馬勒吻金也引之則銜於吻而未茹者皆曰銜别作㘅說文曰口有所銜也又作㖤史記曰聞可㖤叡俗作衘通亦作函個謂函與含同函於口中曰函銜於吻閒曰銜鄭之秀精明韻對銜非揚桓六書統匣母䘖以此驅馬於行也說注銜訓行同上說見庚韻匣母假借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倪鏜六書類釋䘖金之會意又作㘅又官銜階職前後相銜也周伯琦六書正譌馬銜以鐵為之所以制馬之行也會意俗作衘非趙謙聲音文字通匣監切馬勒口中者从金於行中為意作銜衘非今詩出則銜恤合正又車聲作䡾非韻會定正字切匣緘匣形賢銜 篆書銜 銜韻 銜並集古文並見杜从古 銜集篆古文韻海 銜徐鉉篆韻 銜六書統 銜倪鏜類釋 隸書銜帝堯碑 銜高彪碑 銜魏受禪表並洪遺漢隸分韻 銜蔡湛頌 銜朱龜碑並漢隸字源 異書銜歐陽詢 銜類具卿 草書銜皇象 銜張旭 銜懷素 銜黃庭堅 銜鮮于樞

官銜 唐語林官銜之名蓋興近代當時選曹補授須存資歷聞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亦曰頭銜所以名為銜者言如人口銜物取其連續之意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續來相次不絕者古人謂之銜尾相續即其義也亦曰頭銜容齋三筆國朝官制沿晚唐五代餘習故階銜夫之冗贅予固已數書之比得皇祐中李端願所書雲實山三大字其左云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使持節華州諸軍事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凡四十一字自元豐以後更使名罷文散階檢校官持節憲銜勳官只云鎮潼軍承宣使六字比舊省去三十五可謂簡要會稽禹廟有唐天復年越王錢鏐所立碑其全銜九十五字尤為冗也唐書百官志叙曰永淳元年郭待舉岑長倩同平章事始以入銜後循之以為故事南郡新書天授三年始置試銜石林燕語唐翰林學士結銜或在官上或在官下無定制余家藏唐碑多如大和中李藏用碑撰者言中散大夫守尚書户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王源中之類則在官下大

中中王巨鏞碑撰者言翰林學士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劉瑑之類則在官上當時官名而升降龐雜乃爾也 天策上將唐官也初太宗破王世充等高祖以其功大其官號不足稱乃加是名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久疾以皇兄之寵故揀唐舊典授之結銜在功臣上而不開府 唐以宰相兼昭文館集賢殿學士結銜皆在官下蓋兼職宜然本朝循用其舊而他學士則皆冠於官上此自五代趙鳳為之也邵博篇宋朝應差遣多結銜在官上內則如樞密使副使三司使外則如轉運使副使提點刑獄皆然官銜後忘移在下唯奉使外國者猶如故近歲皆在下矣 凡帶職諸學士結銜皆在官上待制修撰乃在官下宣和閒薛太尉昂罷節度使改授資政殿大學士時寄祿官已至特進故特結銜在官下官高於職也其後遂為故事特進授學士結銜皆在下云 紹熙初元知襄陽趙善俊建議于朝乞將文臣結銜依祖宗舊制除去左右二字制曰可時論快之有望江南一闋云左右字從古不曾聞未必書生能黥墨安知蔭子不能文爾汝今朝除去了多謝聖明恩既不可高談闊論又不敢藐視同群但請拱頭巾昔之仕子不敎儒冠

憲銜 邵博編憲銜起於唐中葉以後職官志記其所因其畧云至德以後諸道使府条佐皆以御史為之

謂之外臺按李光弼傳王承業為河東節度使政弛謬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狎侮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然則當天寶時諸道參佐固已有御史之名不得亡至德後矣予嘗考之開元中宇文融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戶籍收匿戶羨田佐用度玄宗以融為覆田勸農使鉤校帳符得僞勲亡丁甚衆擢兵部員外兼侍御史融乃奏慕容琦等二十九人為勸農判官假御史分按州縣疑此為憲銜之始蓋自後凡以他官被委任欲重其事者咸假以御史之名又因以賞功自方鎮及賓在幕職下逮卒伍之長莫不領中丞大夫御史之名名器之濫莫甚於此本朝初尚因之故至今卒中猶有端公之稱蓋謂是也元豐官制行悉罷然封拜蕃夷君長至今猶然德宗幸奉天還京應諸州郡銜史並假憲銜後至有郡王者迄今用之楊文公談苑

連魚繫銜　施清臣繪古叢編元稹長慶集制誥有萬景皓端州刺史制具官云前順州刺史借紫金魚袋張九齡曲江集祭舜廟文云攝御史中丞借紫金魚袋張九齡按此唐制服色雖借連魚繫銜與今異也。

公田繫銜　錢塘遺事提領劉良貴撤府丞陳訔仕湖秀將作丞廖邦傑仕常潤任督催之責六郡有專官平江則知郡包恢撫參成公東老興則知郡潘墀撫幹李補寓公焦焕炎安吉則知郡謝奕寓公趙與訔撫幹王唐珪臨安察判馬元演常州則知郡洪燾運使劉子庚鎮江則知郡章㟁漕司准遣郭夢熊江陰則知郡楊班准遣謝其司戶黃伸俟竣事各轉一官選人減一削守臣並以主管公田繫銜。

帶勸農銜　溫州府志宋敕朴永嘉人登建炎第入臺為御史奏乞州縣帶勸農入銜自敦朴始。

水銜　宋史陳彭年翰林清祕人謂官銜為一枚水銜

上書不書銜　宋史陳宜中傳宜中為人多術數少為縣學生其父為史受贓當黥宜中上書溫守魏克愚請貸之克愚以為黥史卒貢之法其後宜中為浙西提刑克愚郊迎宜中報禮不書銜亦云部下民陳某克愚皇恐不敢受袖而謝之

利銜　桓寬鹽鐵論秦攝利銜以銜宇內。

馬不加銜　舊唐書吐蕃傳渾瑊與結贊會盟平涼約以兵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瑊入幕結贊命伐鼓三聲其衆呼譟而至瑊遽出自幕後偶得他馬跨而奔歸時馬不加銜瑊伏於鬣

而手加之凡馳十餘里銜方及口故追騎之矢過而不傷焉。

馬殆其銜　漢書揚雄青州牧箴馬殆其銜御失其周室荒亂小白以霸。

伏軾撙銜　戰國策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伏軾撙銜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西漢書王吉傳吉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逸游馮式撙銜臣瓚曰撙促也師古曰撙挫也音子本

竊轡詭銜　文苑英華唐張說隴右監牧頌德碑不及馳騁不止窮其才故闔扼鷙曼竊轡詭銜之態不作。

麋銜　本草曰麋春遊牝既多即瘦瘠食此物乃復肥盛因即事名之麋銜。

薇銜　本草神農本經名醫別錄薇銜味苦平微寒無毒主風濕痺歷節痛驚癇吐舌悸氣賊風鼠瘻癰腫暴癥逐水療痿蹶久服輕身明目一名麋銜一名承膏一名承肌一名無心一名無顛生漢中川澤及冤句邯鄲七月採莖葉陰乾得秦皮良陶隱居俗用亦少唐本註此草叢生似茺蔚及白頭翁其葉有毛莖赤療賊風大效南人謂之吳風草一名鹿銜草言鹿有疾銜此草差又有小大二種楚人猶謂大者為大吳風草小者為小吳風草也宋開寶本據陳藏器本草云婦人服之絕產無子。嘉興本按蜀本圖經云葉似茺蔚叢生有毛黃花根赤黑也。政和本陳藏器云一名無心者南人名吳風草方藥不用之素問云黃帝曰有病者身熱解墮汗出如浴惡風少氣此為何病岐伯曰病名酒風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澤瀉朮各十分麋銜五分合以三指撮為後飯紹興本草薇銜一名麋銜採莖葉為用主療已載本經內經說此物合澤瀉朮以治酒風其性味當從本經為正然近世方家亦稀用之。

馬銜　開寶本草附馬銜無毒主難產小兒癇產婦臨產時手持之亦煑汁服一盞此馬勒口鐵也本經馬脎注中已略言之宋嘉祐本按本經難產通用藥云馬銜中日華子云古舊鋌者好或作醫士針也今據本經馬條注中都無說馬銜之事不知此經所言何謂今姑存之云圖經曰文具鐵條下政和本聖惠方治馬喉痹喉中深腫連頰壯熱吐氣數者用馬銜一具水三大盞煎取一盞半分為三服紹興本馬銜亦熟鐵也主治已載本經蓋取其滑利之意在方多浮漬用之餘稀見入藥當從經注性平無毒是矣西漢書司馬相如傳諫獵疏特有銜橛之變注銜馬勒銜也。

轉頭銜　釋書仁王寺僧善唱望江南後出山主一利未幾欲歸詩曰當初只欲轉頭銜轉得頭銜轉不堪何似仁

王高閣上倚闌
閑唱望江南

嗛
洪武正韻胡喦切說文口有所銜也从口兼聲通作銜俗作銜許愼說文嗛戶監切徐鍇通釋按史記書銜恨字如此候夕反顧野王玉篇乎甘切乳也丁度集韻或作咁司馬光類篇乎監切張有復古編別作銜非戴侗六書故胡監切與銜通晉語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韋昭曰猶小小也楊桓六書統匣母嗛元聲嗛隸昍或从甘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漢書大宛傳鳥嗛肉蜚其上又有所銜也佞幸傳太后由此嗛韓嫣通作銜周禮大司馬鼓行徒銜枚注枚如著銜之軍法止語也又奉命曰銜又感韻俗作銜非是詩勿士行枚鄭注引周禮作銜魏棄先正字韻綱又琰韻苦簟切義同趙謙聲音文字通匣監切爾雅寓鼠曰嗛今但用銜作咁銜非雙音見感韻韻會定正字切匣緘匣形賢嗛
篆 昍 古文見杜从古 嗛 徐鉉 篆韻 昍 六書統 集篆古文韻海
隸書 嗛 六書統

涵
胡喦切許愼說文涵寒也从仌圅聲胡男切陸法言廣韻寒貌徐鍇通釋胡甘反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含楊桓六書統匣母趙謙聲音文字通匣監切
篆 涵 徐鉉 篆書 涵 篆韻

䶢
胡喦切顧野王玉篇音咸縣名陸法言廣韻䶢䶢古縣名漢書只作咸宋重修廣韻胡讒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亦馬名楊桓六書統匣母䶢元聲䶢隸
篆書 䶢 六書統　隸書 䶢 六書統

蘅
胡喦切顧野王玉篇胡監切草名也丁度集韻又丘銜切菜屬司馬光類篇乎監切茅屬韓道昭五音集韻又苦咸切楊桓六書統匣母蘅从艸銜聲又谿母蘅隸字滲博義居咸切又音堪
篆書 蘅 六書統　隸書 蘅 六書統

瓺
胡喦切陸法言廣韻乾瓦屋也宋重修廣韻戶監切丁度集韻瓦䃾屋也司馬光類篇乎監切又下斬切又莊陷切又义鑑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銜楊桓六書統匣母瓺元聲瓺隸
篆書 瓺 六書統　隸書 瓺 六書統

䅩
胡喦切陸法言廣韻不作稻也宋重修廣韻胡讒切楊桓六書統匣母䅩䅩並說見䶢韻見母
篆書 䅩 䅩 六書統

㟔
胡喦切丁度集韻山名在肴陵司馬光類篇胡讒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咸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函谷也楊桓六書統匣母㟔从山函聲㟔隸㟔均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集韻通作函漢賈誼過秦論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殽謂殽山函謂函谷又函谷關名漢在弘農衙嶺今移在河南穀城師古曰桃林縣南有洪溜澗水即古所謂函谷尚有舊關餘跡今陝州靈寶縣魏棄先正字韻綱作㟔俗韻會定正字切匣緘匣形賢㟔
篆書 㟔 六書統　隸書 㟔 六書統

䶠
胡喦切丁度集韻䶠翻疾飛也司馬光類篇胡讒切楊桓六書統匣母䶠从羽咸聲䶠隸字滲博義音咸
篆書 䶠 六書統　隸書 䶠 六書統

鼛
胡喦切丁度集韻鼓聲司馬光類篇胡讒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咸楊桓六書統匣母鼛从鼓咸聲鼛隸
篆書 鼛 六書統　隸書 鼛 六書統

譀
胡喦切丁度集韻誕也調也楊桓六書統匣母譀元聲譀隸
篆書 譀 六書統　隸書 譀 六書統

溓
胡喦切丁度集韻漬水沾物楊桓六書統匣母溓余見鹽韻來母字滲博義胡讒切
篆書 溓 六書統

鍼
胡喦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咸

𩐱
胡喦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咸也韓道昭五音類聚𩐱同上

鵮
胡喦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咸字滲博義胡讒切鳥也

䖙
胡喦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銜虎聲

䲗
胡喦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戶巖切魚名

㖠
胡喦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和甘切

嬒 胡嵒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咸女不淨也

碱 胡嵒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咸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三 二十二覃

喦 洪武正韻魚咸切巖也又嶄喦山高貌从喦从山與喦字不同喦音尼輒切許愼說文喦山巖也从山品讀若吟徐鉉等曰从品象巖厓連屬之形五咸切顧野王玉篇冝咸切郭忠恕佩觿集喦嵒上五咸翻山高貌下尼輒翻地名徐鍇通釋五監反張有復古編形相類喦从山品嵒从品相連多言也鄭樵六書畧魚銜切岸也象形吳棫韻補叶音魚金切嵇康琴賦盤紆隱深確嵬岑嵒亙嶺巉巖岞崿岖嶮戲僩六書故象喦形錯立山上也又作巖碞又作礹說文曰岸厓也碞礬喦也礹石山也郭璽正紫雲韻文義與巖同不可兩押楊桓六書統疑毋𡴳山石疊而危者象三石相重其形見矣恐其未明復以山指之言此亦山之形也𡷫音義同上以石指之言其上疊者石也𡷫山之疊石而高者就形𡷫隸者參俗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濁次音疑咸切蒙古韻音入喻母今通作巖增韻石窟曰巖深通曰洞書傳巖晉顧愷之傳千巖競秀杜詩重巖細菊斑與喦同倪鏜六書類釋喦山之象形趙撝謙聲音文字通諭監切古从品聲古文書顧畏于民喦孔安國曰取參差不齊之意又春秋師于喦邑名俗專以此為嶄喦字與口喦字不同作嵒非韻會定正字切疑緘疑迎妍喦

篆書 古文見杜从古 徐鉉 並六書統 六書類釋

書 集篆古文韻海 篆韻

隸書 華山廟碑見洪邁漢隸分韻

草書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碞 洪武正韻魚咸切僭差書畏于民碞又侵韻喦碞二字即古巖字嶄喦義與巖巖同僭喦亦取喦石上陵之義但僭喦與巖字可以重押許愼說文碞磛碞也从石品聲讀與巖同徐鉉等曰从品與喦同意五銜切張參五經千字牛銜反見周書徐鍇通釋五監反宋重修廣韻五咸切丁度集韻磛碞山貌鄭樵六書畧石碞象形鄭之秀精明韻作岩非釋行均龍龕手鑑巖也又山高峻貌又音吟僭者楊桓六書統疑毋碞俗山貌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次音孔安國注碞僭也謂下民僭差禮義徐曰按尚書傳礬碞不齊也取參差不齊之義周伯琦六書正譌碞礬碞石峻也別作巉巖竝非字滌博義疑咸切咸韻音巖又曾音切趙謙聲音文字通諭監切亦从石韻會定正疑緘切又險也字切疑緘疑迎妍碞

篆 嵒 古尚書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嵒 徐鉉篆韻 嵒 六書統

草書 岩 鮮于樞草書集韻

巖 洪武正韻魚咸切險也左傳制巖邑也又峻也董仲舒傳舜遊巖廊又嶄巖高貌又石窟曰巖深通曰洞亦作巗壧通作喦嵒又見下許慎說文巖岸也从山嚴聲五緘切礹石山也从石巖聲五銜切顏野王玉篇午衫切積石貌峯也礹嵃巖徐鍇通釋古言巖廊者殿傍高廡也語醃反又五監反丁度集韻吾含切崖也或省作嚴亦作險魚杴切嶔巖險也或省作嚴巗嶄巗山貌司馬光類篇又魚檢切嶄巗山石貌毛晃禮部韻巗同上又巉巗莊子大山堪巖之下音巖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公羊傳殽之嶔巖杜詩重巖細菊斑傳巖同與上品字下注云山巖義同不可雙押晉顧愷之有問其會稽山水對曰千巖競秀萬壑爭流釋行均龍龕手鑑岩古喦五緘同巖崿也韓道昭五音集韻巖巖險巇高切峯也險也山厓也又語杴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岩嶋也礹嶄礹也亦作巖揚桓六書統疑母巖峻絕也厓也本五銜切協韻余見覃韻疑母嚴同上余見鹽韻疑母假借廞同上本呼檢切假借巗魚騫巗隸巌同上說見僊韻疑母巗說文石山也與巖通魚騫巗隸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濁次字漾博義疑銜切通作巗又疑鹽切嵌巖山險也巗嶄巗山高貌岩山峯也趙謙聲音文字通諭監切石山厂也亦用險嚴或轉嚴作巗巗巖岩非户中歌巗處頃聽俗字俗音巖不出又諭甘切通作礹亦从石韻會定正疑緘切亦曰廞巖或省作巖又疑兼切字切疑緘疑迎妍巖

篆書 巖 党本 巖 本 並見楊鉤鍾鼎集韻 巖 巖 並義雲章 巖 石經 巖 巖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巖

礹 並徐鉉篆韻

隸書 巖 白石神碑 巖 曹峻碑 巖 孫根碑 巗 無極山碑 山 洪適漢隸分韻

巖 脩堯廟碑 巖 華山廟碑 巖 華山亭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巖 智永 巗 歐陽詢 巖

行書 巖 顏真卿 巖 蔡襄 巖 王羲之 巖 米芾 草書 巖 王羲之 巖 智永 巖

巖 賀知章 巖 並高閑 巖 張旭 巖 懷素 巖 裴行儉 巖 柳公權

巖 蘇軾 巖 張錫溪 巖 鮮于樞 巖 趙子昂

天開巖 應天府志在應天府上元縣攝山棲霞寺之後去寺三里有天開巖石多特立中有石峰相向其直如截殆非人力所至故以天開名其巖巖之左有張稚圭祖無擇諸公題字又金陵新志云巖因崇報禪寺左有千佛嶺後有天開巖碧鮮亭白雲菴迎賢石醒石中峯澗石房白雲泉亦云品外泉泉州府志在福建泉州府惠安縣北六里初沒於荊榛間人莫知者熙寧十年有攝令者觀其峯煙雲翁鬱疑有異境攀緣而上遂望山海如指諸掌因名之曰天開卧龍翁王獻臣有詩云覺皇普照黃金宅西有峯巒插空碧地靈不放幽境開都把雲蘿鎖頑石

擎天巖 建寧府志擎天巖在福建建寧府甌寧縣西鄉里有祖聖者道場

通天巖 贛州府志通天巖在江西贛州府龍南縣玉石巖之側西南一洞高廣數十丈上有一竅露天日故名通天傍有石獅象石錢堆石羅漢石田石柱石鐘又一洞深廣莫窮所上今石井基盤石丹竈猶存一在贛縣西二十里石峯環峙如屏障廣福寺棲其傍舊有穴徹山巔故名通天元祐中郡人陽行先隱于此太守林頎號以玉巖翁令行先祠在焉傍有趙清獻周濂溪題名又有玉巖亭嘉定丁丑郡守留元剛始建又輿地紀勝云由廣福院後巖石如房有石穴上徹山頂王奇詩曰松蘿石室中清雅勝支公地靜無塵到天高有穴通元祐中郡人陽行先棲遁巖中張無盡又琢石佛逆令賞勝因名吉安府志通天巖在江西吉安府太和縣亦名聖巖在湖山寶峯之側有飛泉自巖而下入石罅中旱則禱焉又志云名通天聖巖在傳擔山下庵中所供通天菩薩是也旱則於此禱雨惠州府志通天巖在廣東惠州府博羅縣羅浮山大石樓東有穴見天故名化州府志通天巖在廣東化州府石城縣韶州府志通天巖在廣東韶州府英德縣西十五里與碧落洞相去二三里橫崗峻嶺其中石乳聳峙千萬狀約行二里有大竅通天闊六七丈仰望天日煥然宋洪适盤州集通天巖記自英州西南行十五里至十角頭山自山麓二百步至山半有洞門冷風襲人雖半春晏溫皆挾纊不數步即黑束縕爇火始可入洞之左數石對峙曰菩薩曰金剛神晶彩溢目如沙中星振杖陟嶮奇詭迭露其平處可坐數十百人益深入石小破如盤盂見光却出直東又二百步始大明雙竅穿谿垂蔓掛絲雲在木葉間日影漏入亂石總總所謂通天巖也行前復持火過群石

外。厥壤坦然，脩其石砑然有穴下之多龍田皆分塍畛如綰蛇盤蚪仰視如覆樓閣去人不遠其平處復可坐數十百人撞之坎然如鼉鼓徒扶亦鳴意其下必更空洞其旁一穴類眢井不敢探地出碎乳搓牙散亂如鐵滓曰龍矢蹴之棘趾窮高田有水一丘其下叢石壁有渠云春夏交雍沮不可涉自水丘處實甚隘偃以往列戶如蜂房其頂結乳如珠纓如流蘇如裂瓜如垂蓮如肺肝四壁拋上衣有紋褶凝于地者如神鬼形如幡幢如挂蠢如帷帳如筍如枯木如禽獸如器物多不可名有氷柱短長小大不一有踴石博下銳上如壁遂視之如水即之飲不盈掬捫之如龍鱗旁曰輪藏石皆稜然巧非追琢有羅漢小像可周以步有石燕蓬火輒飛去其幽邃隱實莫可窮測予書其石曰有天地即有此巖而生是州官是州與遊予遷客曾無一言標榜之遂使名不綠人耳古吁可歎我同遊者毗陵邵林宗新安董謀道予之叔光晦弟景徐報恩希賜師紹興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記

洞天巖

延平府志洞天巖在福建延平府沙縣治之西七里有定光古佛祠雨暘禱之則應

天堂巖

建昌府志天堂巖在江西建昌府廣昌縣東南三十五里嘉定戊辰妙智鑿石出泉以水療民疾苦其後以廢院建妙圓寺於其下

天印巖

寧波府志天印巖在浙江寧波府象山縣西七里大嶼其巖如六花印

天然巖

柳州府志天然巖在廣西柳州府洛容縣南二十里巖口向西舊稱西祖巖宋改名天然巖巖中轉輪經藏至今緇流居之

天明巖

寶慶府志天明巖在湖廣寶慶府武岡縣城南一百八十里紫陽鄉巖口寺側元祐四年提刑張授都捕蠻寇師次小天明墟而愛之因名且留題曰巖口呀然向日開小橋飛入勢縈回幽深自可逃煩暑死有容泉石下來

朝天巖

廣信府志朝天巖在江西廣信府貴溪縣龍虎山

天井巖

饒州府志天井巖在江西饒州府樂平州縣有洪巖天井巖鳳巖洞木巖而洪巖最著巖在山之要有石屋南北相通其中雲氣泉石相雜石之如門如堂如帳如象如馬甚多世傳仙跡不一

漏天巖

彰德府志漏天巖在河南彰德府彰德縣巖有異木折幹倒植野人號曰交加木云

天柱巖

廣信府志天柱巖在江西廣信府永豐縣南二十五里巖內有石如柱際其上下焉宋王十朋梅溪集天柱巖云有二一在三井之北一在松羅巖之側屬山一柱揷雲霄三井松羅柱亦高蓬華

深懷把人念擘天端頪柱堅牢

星巖

肇慶府志星巖在廣東肇慶府蔣聚有記轉運判官周淳頤茂叔熙寧二年正月七日遊附蔣聚已東龍昌洞行記云脩溪而上有溪湛然者龍白也舟行逾百步而山呀然者溪口也綠溪口北行數十步漸見幽洞一碧水激而溪深長崖如截高數百丈聳然而峙者龍昌之勝勢也扁舟夷猶迤邐而深靜忽然飛煙散空屑玉而亂下者峯端之飛泉也有巖如劖有石如乳中可藏舟而不知風雨者溪間之崖壁也山迴水轉或掩或絕偃而望之則別在乎一天直而面之則不知其所之遊者皆曰茲境盡矣已而少行試窮其源又縈紆盤屈徐適一二曲折恍然嶔崖若闢迎舟而通盖見溪山函東澄湛秀拔層巒峭峯下鑑淵銳者螺者若踊若紆又得其氣象淒爽常若秋至潤草巖花異卉鬭發龍潭窪深雷電晝伏是時予與游者浩然而騰覽其身在太虛之上而不知其飲之多也然亦恐其過清不可久居乃移舟疾行將窮而後歸又視其前則有物若我留而與游人有意而情甚相樂者時復掛猱飛雉飲啄而下上游鱗水鳥出沒於前後篠蓋嘉樹可蔭可息又使人愛而不能去者也外游者之樂自溪口至此凡十餘里其千態萬象嗟予不可得而狀也須臾猿鳴嘔啞漸出乎蠙竹木陰翳隱然而窮者佛寺也此龍昌之太槩也予與遊者愛賞不已既而歎曰大凡山水之嘉非造物者昔嘗着意於其間則不能如此奇且怪也此固神工有私於茲境矣惜乎生不得其地而埋沒已久不爲人所知爾予舊嘗閱桃源圖有漁者颿舟而來類於今之游龍昌但無樓屋仙人霞裾飄然俯蟠桃飲嘉客而已然而異世荒誕之說予固未知其必勝也亦欲寫爲龍昌圖將傳於中州以示喜異者然恐舉畫者之手必不能得其一二自然以此故不必畫也昔柳子厚頗愛永之鈷鉧潭嘗曰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歟故予爲縣於此月嘗醉而遊者以三四自視愛而不知已猶恐其往之不密故未始以爲勤也其居蠻而樂者亦以此溪矣予嘗客夷陵慶游元白所謂三游洞者梯崖躋險僅至其下未見其所以爲勝若以吾之龍昌山奇水麗一洞十里可以浮舟去來如在乎畫圖之中以校其幽深偉絕則嫫母之與西子矣使元白昔日知吾龍昌之勝必不肯以此而易彼此溪常漲於盛夏予之遊實在於六月其與之游者洪崖彭德純春陵周茂叔二子皆有泉石之趣是行也與余爲三今輒孚自誇大亦命之爲三游洞蓋山水之洞非石洞也後來者或不見賞猶當俟於後來者昔游在至和二年後二年夏五月廬陵蔣聚記此先生赴合陽簽判任時沂決

至掃歸閣龍昌之勝與廬陵蔣槩洪崖彭德純同遊蔣槩為之記因附載行記之後

七星巖

鬱林州志七星巖在廣西鬱林州南山上葛仙翁煉丹處孔延之詩云穩安樓閣貫空嵌絕頂磨霄凝翠嵐若到白雲猶未半憑君更上七星巖蕭泰登詩當年仙隱七星山九轉丹成去不還百步雲梯通上境一聲鐵笛啓玄關龍蟠石井山靈護鶴逝寥天玉樹閑醉倚巔崖覓烝還半疑凡蛻脫塵寰　張信臣遊七星巖桂林平地起山尖獨此奇峯簡簡圓上應星辰三四點中藏空洞幾千年乘槎客子頻相訪騎鶴仙人竟不還多少南來驄馬客品題詩句細磨鐫雅琥詩灘水東邊三四山何年北斗下人寰天文暗宅蛟龍窟地脉潛通虎豹關碧蘚自封巖逕杳白雲不鎖洞門閑何時得遂烟霞趣来此幽棲結大還張維飛詩仙李巖前閒大還碧沙瑤草水潺潺虎隨客去春尋藥龍作人来夜扣關八桂月華連五嶺七星雲竇接三山洞天說有飛昇處只隔雲煙縹渺間　仙凡景界隔雲泥流水桃花路欲迷八桂寥天連碧海三山聖境上丹梯紫霞深藉神清洞白日猶然太乙藜夢覺七星巖下月參差煙樹暝煙啼　城頭旭日照旌旗城下驚濤動鼓鼙萬載歌詩猶誦習三年鼓瑟不求齊仙巖雲濕龍歸洞陰壑風生虎渡溪珍重鳳凰臺

上客興来從此躡丹梯　孔思立次前韻　洞府仙書秘紫泥蒼苔露冷鶴蹤迷黃金的礫丹升鼎白玉稜層石抱梯葉縣鳧来飛赤舄葛陂龍去化青藜瀟然已與人間別却訝花間有鳥啼　楊燠詩三四峯巒列斗牛風巖龍穴幾千秋登臨恐遇林泉叟不曰行藏秪自羞　郭祥正題七星巖七星山色碧離離山下空巖世所希不獨霧深知豹隱有時水長聽龍歸方床瑩徹仙人座紋石縱橫織女機旋剔蒼苔見陳迹李邕詞翰常依稀　宋張孝祥于湖居士集朝遊七星巖暮上千山觀東西兩奇絕勢若嶺海半　孫覿鴻慶居士集十載汙脩門晉紫侍帝垣五雲深莫窺衆星共次繁一坐牘背書身落海上村山川發餘想鍾鼓眩昔聞星圖煥斗極兩兩錯地文今日復何日乘槎造天闕日月空扶桑參井安足捫誰當揭其柄為我酌瀛尊　藍性之藍澗集何年七星降人間罡風吹作山頭碩九疑雲晴兩峯失五老天清雙劍攢桂林茫茫石如簇散漫崩騰走平陸鳳行斜落大江濆屏嶂橫開疊蒼玉初疑女媧補天餘又如禹鑿龍門狐神光傍射軫翼上斗柄正指西南隅下有洞穴不可測虎龍畫伏黿蛇蟄雲根近接月漏深海氣常帶蓬萊濕我欲舉手招群仙驂鸞直上塵皇前斟酌元氣作雷雨一灑五嶺歌豐年黃公度知稼翁集天上何時落斗星化為巨石羅翠屏洞折三叉盤空曲壁立萬仞穿青冥客尋舊路不知處龍去千載猶聞腥欲訪仙子問真訣巖扃寂寂水泠泠　經歷觀音奴次韻柱杖訪棲霞神仙信有家聽泉消俗慮拂石看雲花海內年將暮山中日未斜何堪驄馬去回首一塵遐　仙子何年去高風杳莫攀人皆趨捷徑我獨愛空山石溜凝遺像苔深隱舊班斕不臨斗度欲訪紫芝閒

火星巖

永州府志火星巖在湖廣永州府西江外群玉山巨竹高脩古木樛曲地勝景清為零陵最奇絕處宋沈遼雲巢編火星巖下石崚嶒殿閣相望止一僧莫問人間興廢事門前流水几前燈　聯句詩千里熙醇政靈巖嘉訪尋尸蹬登亭雲擁坐柳拱衣穿徑筍成林尸樂遂天風遠柳塵隨宿霧沈尸綺羅紅作錦冠蓋綠交陰尸下顧關河小寒知洞壑深柳松枯存舊節花老見初心柳旌榮嵐光潤樽壘野氣侵尸自愧翁歸拙難攀子厚吟尸城樓傳暮角南陌騎駸駸柳

台星巖

保寧府志台星巖一名南巖在四川保寧府閬中縣東南五星紫金山之半大像山之南唐高士安無傾昔嘗隱居焉松木森羅巖宇深邃宋太平興國中郡人陳堯叟堯佐堯咨堯封昆仲讀書于此後堯叟兄弟並顯賜名台星舊傳懸頭讀書今猶有穿石貫繩之迹又捧硯亭乃宋

司馬池為轉運判官日遊于此子光侍進士何萬記其行末云光捧硯故名亭今不存惟石壁間猶有捧硯二字

九星巖

肇慶府志九星巖在廣東肇慶府德慶州城東南悅城鄉一百二十里九峯尖秀因以名焉

景星巖

台州府志景星巖在浙江台州府仙居縣西五十里萬仞壁立高處見井邑如錯綺綉僧行繖嘗縛茅以居今為尼菴上有鹿頭巖以其形似之而名長數丈坦曠可步左右崖壁更峻絕云　廣信府志景星巖在廣州府增城縣長沙鄉抵河源縣東鄉民以為祈禳之所巖中空洞有石如臺閣或如脩廊或如鼓擊之有聲石乳結成寶蓋旛斾之狀幽邃深窅非秉炬莫能進

魁星巖

泉州府志魁星巖在福建泉州永清縣之南巖石峭拔初名磨巖荊棘蔽翳人不敢至乾道中有苦行覺圓依巖而居誅茅為廬聞名於邑士以其縣庠正對名曰魁星因鐫三大字於崖石之上其下琢石為三佛

壽星巖

台州府志壽星巖在浙江台州府寧海縣西南一百二十里一名老人以山如老人狀故名山旁皆盧姓俗傳冢墓對此巖者其子孫必壽故更今名

摘星巖

杭州府志摘星巖在浙江杭州府海寧縣南三十五里左緯詩云已知星

可摘。須信路難通。日影穿雲薄。天形入水空。遥看梁苑雪。獨揖楚臺風。指點中華地。山河萬國雄。會稽掇英集僧咸潤捫蘿梯峭石。直上青雲端。咫尺星斗光。冷射人心寒。

覰星巖 衢州府志覰星巖在浙江衢州江山縣一百里。山勢高峻。疑可摘宿。遂名之。山前有巨石。昔有僧寶月嘗飯虎於此。

斗巖 處州府志斗巖在浙江處州府縉雲縣仙都山前。疊嶂倚空。群木掩映。有小峯如北斗。名曰斗巖。

覆斗巖 紹興府志覆斗巖在浙江紹興府諸曁縣南六十里。近浦江縣界。山峭壁形如覆斗然。

朝斗巖 汀州府志朝斗巖在福建汀州府南山崦。緣石捫蘿而上。俯視城市。有佑聖廣祐福善王祠。禱必應。長汀宰陳顯伯有詩云。分明貯秋江。一角三山林。喬有詩云。醮壇夜朝斗在目。石室晝卧雲生胷。

斗子巖 紹興府志斗子巖在浙江紹興府諸曁縣南四十里。巖陡峻高出群峯故名。

雲巖 建寧府志雲巖在福建建寧府甌寧縣西鄉里。昔有異人於巖石坐化。鄉民宇而塑其像。今雨暘有禱必驗。衡州府志雲巖在湖廣衡州府茶陵縣東南二十里。巖高十五丈。深三十丈。夔州志雲巖在四川夔州雲安軍。舊屬萬州。有蘇軾兄弟題字。黃庭堅

題詩。爲雲安勝處。後人立三賢堂。大同府志雲巖在大同府大寧州。又有月崖釣雪浮玉白坪。並在鳳山。延安府志雲巖在陝西延安府宜川縣境內。舊因此巖名縣。名賢多有題詠。元楊叔能小亨集新軒有奇石。既異人多聞何時名雲巖。小字鐫八分。承以青銅槃。槃底藏清芬。雲根浸新汲。巖實成氤氲。客來爭掃地。侍香添寶薰。主人竟無擧。觀者心自欣。物既得所主。在君即屬君。細巨盡如此。不須強云云。壽王辯漢鼎。其說非虛文。雲巖新軒石。香乃雲巖雲。永州府志雲巖在湖廣永州府境內西十八里。直松嵩山之前。松徑數百步。始至其巔。兩崖稜層皆怪石。有蛟螭盤屈之狀。其上天覕實蓋不可形摸。地勢漸高。道人爲橋爲堂爲殿。皆因其次第。一穴可容百許人。嘗陰陰若雲氣翁然而興。則斯須雨降。巖以是得名。由始平及今。遂爲禱祠之所。穴盡處有叠石室。其隘云。初異物以黃泥封之。與道人爲界。泥今亦化爲石。指痕尚存。 林深路轉山。巖虛雲觸石。是中立數椽。僅足安一室。斷鐘聞碧落。當晝縣白日。孔蘖掛乳竇。蜚鼠傳石脊。山中古老人。對我誦記憶。昔爲鬼仙家。乃藉巨人力。劃地剖疆界。印泥遺指跡。至今百年餘。住世三度易。吾非梅子真。身是江南客。阿公鬢未霜。阿弟鬢如漆。唐子武夷俊。邂逅顧已適。扶藜一登覽。相與有儔匹。林適葉靜能俱

來一同席。二子善鼓琴。無弦徒掛壁。日暮雲已歸。今夕竟何夕。徘徊卧白雲。華胥休更覓。合州志雲巖在四川合州銅梁縣。縉雲馮時行有詩。攜陽之陽羌盧峯。千巖萬壑雲濛濛。仙人往往遊其中。安期羨門喬與松。天或使之爲扃封。咫尺蒙外不可通。我昔扶筇秋將窮。洞宮蕭森還邂逅。忽至今鬼夢江南東。聞君斵石蒼崖窮。下燕衆客幽襟同。君眞廣與羌俗翁。作詩疾驅勤僕僮。斬蘿奮蔚頌祝融。木童竹簡群巔空。要使撫廓無蔽蒙。指麾八極呼雲風。坐與九江爭俊雄。當有騎鶴來遐沖。與君論道如崆峒。去之勿疑求大功。愼勿顧此杉楠楓。李石方舟集我來雲巖夏初吉。巖洞向晚開新晴。空飄飄雨花坐。護此燕几垂飛簷。老僧開門一揖外。但有瓶鉢雲火。壓人間日車手可熱。道上火傘官爭炎。不知此地陰氷雪。崖花石蔓駢濃纖。傳聞仙人有蜕骨。玉塔未許窺幽潛。行人各走記名姓。浪費粉板相構粘。不知蘇黃巖上字。端有妙處垂緗縑。至今巖泉瀉千仞。似與二老爭森巖。斯游與子固不薄。一餉喜遂清賞兼。稽首林間古石佛。面目慈忍鬅鬖髯。狐狸騎項鼠遶膝。蒼苔蘇剝侵裙襜。我願石佛須少忍。欺善怕惡神所殲。君不見邇來石佛勝銅鬼。會看翁仲烹飛廉。樓攻媿先生集。但見雲生谷。初無石似巖。得名非舊觀。買地作精藍。境勝環脩竹。門深擁翠

杉。禪林自佳趣。莫問後三三。李復潏水集。任轉隨高下。欹危亂石中。寒巖朝起霧。空谷夜生風。蹊竹連殘屋。驚磨遂斷蓬。求樓問茅舍。非淺愛田翁。李彭日涉園集。送嗣行叟住雲巖 昔在馮光祿。精兵伐莎車。大宛獻象龍。權奇天馬駒。朝趨不動塵。歷塊暮過都。銀鞍杳羅帕。奚及行坦途。一朝伏櫪下。局趣特長吁。霜蹄繞羊腸。驪思在埛埜。復聞郭橐駝。種藝絕代無。推秀土膏動。安恬肆紆餘。儕流失妙理。靜躁由來殊。木性不受觸。剝膚驗榮枯。柳侯爲作傳。臨民眞楷模。嗣公武夷秀。淡然雲水徒。風期壓支遁。淵源從老盧。膏肓在巖壑。浩浩不可污。屢辭公侯聘。煙霞閟團蒲。兔著垢墨衣。俯身蛙黽區。我本佛國淨。示見穢土居。譬之膏王姿。驟首僵崎嶇。雖懷萬里氣。詎可輕艱虞。亦如蒔卉木。涵養須敷腴。根抑藏索蝸。安忍不剔除。石駒抑商鑒。種術毋令蹂。郡藩或爲黃。三言成於羌。願公置坐右。愛之良不誣。夜窓爲長吟。霜飈響高梧。程公許滄州塵缶編。泛舟登弁山祥應宮之絕頂。望太湖。窺黃龍洞。過倪尚書雲巖 蘋浪蹴帆移。別浦萄將遂。我度迷岑雲。聞震澤水銀溢。風掠洞庭螺翠深。神井千尋龍起蟄。幽巖四面石成林。蘇仙詩句倪公賦。萬古清風借嗣音。倪尚書有雲巖賦。元遺山集并序。觀州倅武伯英。崞縣人。少日擧進士。有詩名。其賦翦燭刀有啼殘瘦玉

蘭心吐蹴落春紅燕屬香之句甚爲時輩所稱家故饒財第宅園亭爲河東之冠貯書有萬卷樓嘉花珍果悉自他州移植爲人多伎巧山水雜畫斵琴和墨皆極其工嘗得宣和湖石一嶷岌穿漏殆若神刻鬼鑿炷香其下則煙氣四起散布槃水上濃淡霏拂有煙江疊嶂之韻吾鄉衣冠家法書名畫及藏書之多亦有伯英相上下者伯英獨恃寶石以擅奇紛晉聞耳興定末伯英沒於關中楊戶部叔玉購石得之壬辰圍城中以示予且命作詩危急存亡之際不暇及也乙巳冬十一月來東平過聖與張君之新軒而此石在焉聖與名之曰雲巖予問石所從來聖與言夏津王帥得之汴梁泥塗中因以見貽予因歎一物之微經歷世變遷徙南北乃復爲好事者之所寶玩似不偶然乃爲詩道其故聖與三世相家以文章名海內其才情風調不減前世賀東山晏叔原故卒章以蕭閑明秀峯故事屬之　壺中九華玉爭類紫烟着水往復還小窓虛明澹相對不數漢宮銅博山會稽禹穴深無底窄石偷来定山鬼一堆寒碧殊不凡滿谷春雲更堪喜阿欣秀發見眉宇小杜才情淪骨髓摩挲不作凡上看緣白紆青便千里渾沌日鑿餘空嵌漓天慈濕饒風嵐世外元無種香國海南真有補陁巖觀州受翫頻澗祓氏部平生幾董沐藏舟夜壑未厭深覓作新軒坐中物一天星月入金尊翠射婷婷白有人只欠宣和鄭先覧爲君留寫五湖真元同恕渠庵集白雲解作此山春時卷時舒也自珍雨翠晴嵐一千里知君不負百年身無名氏詞造化雕鐫巧真成一洞天曾將修塔逐却許藝龍眠石現金剛足泉流仙客田炷香吳道者色體尚依然　菩薩蠻調遊人占着巖中屋白雲只向簷頭宿誰解採玲瓏青山十里空　松篁通一徑禁哆山花冷今古幾千年西鄉小有天

停雲巖　保寧府志停雲巖在四川保寧府南部縣滿景珣家於此巖前爲居室至者不知其爲巖

雲峯巖　嚴州府志雲峯巖在浙江嚴州府分水縣西北二十五里生仙外鄉四面如削一峯宛在雲中　惠州府志在惠州府博羅縣羅浮山水簾洞後

碧雲巖　西安府志碧雲巖在陝西西安府耀州富平縣南一里巖洞深邃洞門上有石脈成三大字曰廣陽島遠望極分明近視如壁紋狀難曉有名勝題詠及張天師家記刻于石云

凌雲巖　延平府志凌雲巖在福建延平府順昌縣西七里高砂之陽鄉民𥘉菴崇奉真濟香火

寶雲巖　邵武府志寶雲巖在福建邵武府泰寧縣西南十五里後唐同光中陳詵東其名曰禪寂巖一統志後號西巖

翠雲巖　延平府志翠雲巖在福建延平府沙縣西百八十里巖有三洞穴高下相次前有三石笋品叙而立昔左丞張若谷偕陳世卿肄業於巖洞間二公繼貴即巖建寺崇奉南安聖公香火極靈比年鄉民避寇於此并奉巖前長興廟神故寇至屢攻之不克皆庇護力也巖上多黃楊木土人亦呼爲黃楊巖鄧枅擱先生有遊巖詩見集中

雲頂巖　興化府志雲頂巖亦白雲頂峯在福建興化府興化縣北二十五里巖有石室十餘所昔有幽人棲息于此名舊隱巖旁有一巖謂之化蟒巖眠雲閣有石逆峙復凹而上可坐十人對望如閣釣月灣閬猿洞峯之旁爲滌坑巖居其巔古讖云滌坑鄉監無人識雲頂峯前出狀元其下有王將廟先是滌洋盜起王將戰沒于賊里人爲之立廟　延平府志雲頂巖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沙常里地名村頭廣壽院之右上架菴崇奉馬仙香火

白雲巖　延平府志白雲巖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西百餘里峪峯之上依巖築佛閣巖石清絕　衢州府志白雲巖在浙江衢州府信安縣南二十里景星鄉巖有石龍甚異　毗陵志白雲巖在直隸常州府宜興縣晝溪十五里山刑削拔高百餘丈林木森然上有潭穴雲氣周繞朝暮不絕歲旱祈禱多驗　南寧府志白雲巖在廣西南寧府武緣縣東二十里巖口有僧寺樓閣　襄陽府志白雲巖在湖廣襄陽府房州竹山縣諸平山劉光祖詩萬竹山中丹葉秋五峯巖半白雲留黃花夾路開無主青嶂隨人翠欲流　長沙府志白雲巖在湖廣長沙府攸縣五十都　台州府志白雲巖在浙江台州府臨海縣東西十五里以白雲常蔽其上故名　安慶府志白雲巖在直隸安慶府桐城縣東一百二十里其巖分聯東西者二元朝之時西番僧號了悟禪師以地勝巖幽遂建兩菴于二巖東菴廢矣西菴尚存　惠州府志白雲巖在廣東惠州府龍川縣北十里鰲山之陽紹興十七年九月九日郡守韓京率僚屬龍川縣尉楚佺等登高于此留題石壁云良辰尋勝到禪關盡日澄懷水石間白酒黃花聊自若盛遊何必羨龍山

瑞雲巖　延平府志瑞雲巖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南七里穴寶玲瓏蒼石堆疊巖中一穴常滴石乳味極甘香飲之則痼疾輒愈　饒州府志瑞雲巖在江西饒州府浮梁縣之鳳游巖

披雲巖　處州府志披雲巖在浙江處州府青田縣南三里

油雲巖　延平府志油雲巖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北二十五里地名光明有石一拳歲旱鄉民祈求靈泉以爲必雨之應視其石露流涓滴則不崇朝而雨

望雲巖　宋趙叔靈集望雲巖詩不見寒山子寒巖日欲曛無人到深處衆木隱孤雲水照秋痕盡霞明晚翠分孤猿啼亦在

誰向此中閒歸葬類藁題李端夫望雲巖圖 太行佳處寓行窠不植庭槐不種莎親舍盤旋全晚節安居閒雅發陽和悰啼萬丈高山木鳶引千年老樹柯大地氤氳生變化山城雨霽月婆娑

歸雲巖

宋郭祥正青山集春田雨旣足幽巖雲自歸歸雲無覓處不共鶴爭飛

紫雲巖

宋梅聖俞宛陵集紫雲巖詩高巖日照雲常起吹作蘭花透紋綺橫為步障簷來妝山雨一來風滿耳章夏詩林表翠光出浮埃不能浣俯瞰松下石冉冉飛雲過何人來棲眞從悰須彌座院之武詩石磴蘿掃隱翠微坐閒時有紫雲飛紛紛郁郁來還去難問瞿仙幾日歸蔡揚詩紫洞本窮幽深疑徹九州夜來風月好應有羽仙遊張獻民詩朝見紫雲生霏霏暮見紫雲歸戢戢有詩飛鸞舞上下料是仙人潛出入 日破陰崖照叢頂紫雲一片拖晴影溶溶洩洩曉不收只疑便是壺中景元勛詩歷翠捫蒼堅不犯塵衣浣暗香何處花松下微風過當有道人來非煙斧寶坐

大雲巖

夔州府志大雲巖在四川夔州府之西北隅渡江二里間巖谷虛豁入其中者縱暑月亦寒慄上有垂石如滴翠乳前有佛寺左去數丈一小谷正在寺西舊塑觀音像名上下巖其景為秀巖滴翠南軒詩云平地起突兀頽然

若負巍初疑斤斧鑿安得此巧奇乃知化工巧精意運神機巖深翠長滴冲冲閟四時宋周濂溪集達州城西大雲巖留題轉運判官尚書駕部員外郎周惇頤茂叔尚書屯田郎中知軍州事何延世懋之熙寧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同遊

雲鶴巖

杭州府志雲鶴巖在浙江杭州府於潛縣北四十五里

雷巖

宋蘇東坡集雷巖詩空巖殺靈籟仿佛如風雷只疑亟寶劍天遣六丁開

霹靂巖

汀州府志霹靂巖在福建汀州府城外鄞河坊宋元祐初白晝忽迅雷一聲巖實劃開中有丹竈上有僊茅真神僊窟宅從就巖間創立道堂巾華陽衣鶴氅之士多游於此臨汀志云在拜相山隈舊傳迅雷一聲巖洞遂闢中有丹竈猶存今為佑聖道院

風子巖

袁州府志風子巖在江西袁州府萬載縣蜜樓巖東三里

古風巖

長沙府志古風巖在湖廣長沙府瀏陽縣東鄉高平古風山巖中黑暗明火可入內有石僧石牀石鐘石鼓石橋石碁枰有水一溪自巖而出蔭田百畝有餘其巖與毛公巖白石巖相通深數十里

嘯風巖

宋許綸涉齋集嘯風巖詩人言風從虎風豈虎所出吹萬生一虛石兀故無物洪造盤洲集於菟嘯空山萬竅寒風出遲防飛將軍漢箭有神物

朝陽巖

敘州志朝陽巖在四川敘州宜賓縣十里其山石赭色朝陽所升遠望若虹蜺絳綃俗云赤崖夔州府志朝陽巖在四川夔州府陽山縣西一十二里周回一里一十步高一里舊經云日出光照此山因名之永州府志朝陽巖在湖廣永州府零陵縣西瀟江之滸舊無名稱唐道州刺史元結曾維舟山下以地高而東向遂名朝陽有記猶存自巖而下復有一巖流水出其中入于江其聲淙淙然名曰流香洞又有潛洞小有洞潛三洞其旁有亭三曰見勝豁見聽泉凡十七景自唐迄今名賢留題皆鑱于石唐元次山集朝陽巖并序永泰丙午中自舂陵詣都使計兵至零陵愛其郭中有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巖與洞於戴巖祠此邦之形勝也自古荒之亦無名稱以其東向遂以朝陽命之焉前刺史獨孤愐為吾剪闢榛莽使攝刺史竇泌為吾刜削茅閣於是朝陽水石始為勝絕之名已而刻銘巖下將示來世銘曰於戲朝陽怪異難狀蒼蒼半山如在水上朝陽水石可謂幽奇巖下洞口洞中泉垂彼高巖絕崖深洞寒泉澼在幽遠猶宜往焉況郡城井邑巖洞相對無人修賞竟使蕪穢刻銘巖下開我何為欲零陵水石世有人知存有詩朝陽巖下湘水深朝陽洞口寒泉清零陵徒為先賢傳水石為

娛安可羨柳宗元詩高巖瞰清江幽窟潛神蛟開曠延陽景回薄攢林梢宋黃庭堅詩并序崇寧三年三月辛酉同徐靖國到愚溪過羅氏脩竹園入朝陽巖觀旁回陶介石僧崇廣及余子相步及余於朝陽巖裴回水濱久之有白雲出洞中散漫洞口咫尺欲不相見介石請作五字記之 意欲到愚溪竹輿鳴擔肩冉溪昔居人埋沒不知年偶託文字工遂以愚溪傳柳侯不可見古木蔭濺濺羅氏家瀟東瀟西讀書園筍莖不避道攢欒搖春煙下入朝陽巖次山有銘鐫蘚石破篆文不辨璧李裴嵌竇響笙磬洞中出寒泉同遊四五客拂石弄潺湲俄頃生白雲似欲駕我仙五將從此逝牽挽遂迴船 又作欸乃曲六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杜陵歌朝陽巖下瀟水深朝陽洞中寒泉清零陵城郭夾瀟岸巖洞幽奇當郡城荒蕪自古人不見零陵徒有先賢傳水石為娛安可長長歌一曲留相勸張范詩不汚西風一點塵高城三水自中分南樓晚角隨人到北寺疏鐘隔岸聞秀石潤生江上月平泉流出洞中雲暫來還去空惆悵誰更嘲移駁俗文王羽詩石岸盤危磴煙和曉日濃長桐應待鳳古水必藏龍老樹藤多附層崖路莫從平磯看浪沒峭壁任苔封蕭韻生群籟嵐光媚眾峯何時有達士棲此信跡慵

東向水西阿。無時物景和。松陰不映戶。曉日在煙蘿。人路應行少。山禽似語多。清高知隱者。塵慮自銷磨。牛崧詩躡石攀蘿路不迷。曉天風好浪花低。洞名獨占朝陽號。應有梧桐待鳳棲。無名氏詩崖巔風雨落泉聲。巖下江流見底清。爽岸松筠倒蹤影。炊煙漁父近寒城。妻績祖詩灑江巖上對朝陽。應有梧桐集鳳凰。日暮碧雲還未合。又看飛鏡滿清光。曾協詩和史志道侍郎正志遊朝陽巖　經行筆硯看嶙峋。曳履技筇躡後塵。自是高懷元落落。向來喜色見津津。宜搜今古風流遠。傳助江山句法新。好逐秋風上霄漢。却留盛事付州人。薄書堆案阻尋幽。想像高人物外遊。自昔品題多北客。故知物象勝中州。雲經亂石餘青潤。煙過懸崖自去留。暫俯澄潭倚蒼壁。已疑身世在鼇頭。興來小渡喚方舟。霽色天教足勝游。但覺賞心追昔事。不知飛詔下皇州。班行便覺九天近。登覽何辭一日留。懸想他時百僚上。亦思清景幾回頭。鄒道卿詩冒雪渡江。遊朝陽火星二巖。既歸戲作　踏雪尋山亦自奇。歸來追想欲吟詩。孺人顧我忽然笑。却道君今休更癡。胡致堂詩和次山遊朝陽巖　晝船浮客到巖阿。小閣經年又一過。天遠恍如開翠幕。江春渾似遠清羅。雨晴風日山山麗。花發園林處處多。最喜四郊膏澤徧。試從堯壤嗣農歌。沈遼詩觀大水望朝陽巖元次山所名者前日巖間欲結廬。下眺江水百步餘。春水濺濺出乳竇。青山白石半誇塗。不到津頭已三月。誰知江水漲天墟。逆望橫流不敢濟。巖日已有人罾魚。于湖居士文集遊朝陽巖記丙午上巳。余與張仲欽朱元順來游水月洞。仲欽酷愛山水之勝。至晚不能去。僧了元識公意。即其為亭面山俯江。據登覽之會。五月晦。余復偕兩賢與郭道深來。水潦方漲。朝日在牖。下凌倒景。涼風四集。仲欽忻然舉酒屬余曰。茲亭由我而發。盍以名之。余與仲欽頃同官建康。蓋嘗名其亭曰朝陽。而為之詩。非獨以承晨曦之光。惟仲欽之學業。足以鳳鳴於天朝也。今亭適東鄉。敢獻亭之名。亦以朝陽。而巖曰朝陽之巖。洞曰朝陽之洞。元順道深合辭稱善。即書巖石記其所以。張某記。元勛詩煙磴入風路。欹危轉深冥。通明忽到眼。石自太古青。仙人故臺在何處。乘雲轢趙仁仲詩用山谷韻題朝陽巖圖。朝陽山水佳。毫端意無極。發潛十七奇。幻出不盈尺。因續漫郎銘。更寫浯溪宅。俱作畫圖看。靜對天齊石。

東陽巖

贛州府志東陽巖在本府寧都縣。為御史大夫袁公愉讀書堂。公仕南唐。以文行著于時。適值開寶吊伐。即日謝事歸。黃冠布褐。奉母隱此山。終身不出。善八分書。寺觀石刻多出其手。今為雲巖觀。崖勢峭拔。祠像奇古。木鐘丹竈遺跡儼然。是

為金精。附膚云。曾趁山詞。八聲甘州調　問巖雲朶朶為誰飛。向來讀何書。道江南名宦。棹頭弗顧。緋服歸與。無限山中風物。今古屬潛夫。渺渺遼天鶴。應貴招呼。謾說縉巾縞帶。與豸冠犀劍。憂樂何如。漸橋横米石。園步已趦趄。想歸來頓成憔悴。歎季鷹聞晏憶蓴鱸。丹泉冷。崖鐘絕響。夕照啼烏。

太陽巖

杭州府志太陽巖在本府於潛縣西南二十五里。其岡自浪山蜿蜒而來。傑然卓立。每東方啓明。初日炫旭。晴光先照於絕頂。故名。世傳徐伍二僊餐霞服日於此。月朔則朝于天目。又名朝青崖。陰有二石。其形如鹿。平齋洪公招隱辭云。徐伍朝往而暮來兮。雙碧鹿蓋指此也。

夕陽巖

梅聖俞宛陵集夕陽巖詩日脚射空金縷直。下映壁間桉未識。野老先知雨又風。明朝望此重雲黑。阮之武詩晉人僊去莫知春。依舊空巖鎖暮雲。西照滿前無限景。有誰能此憶瞿君。張獻民詩屹嵲欲到倚山腳。溢雲洩雨摩半空。向晚呀然射頹照。疊石爛爛參差紅。　巖下夕陽燭已然。巖腰斜照光猶射。暮雲殘霧不能遮。始信僊居無晝夜。章夏詩暖憑磴蘚坐。蔭覓崖松倚。一詣雲屋深。猿鶴頑相喜。霜鬢白紛紛。謂我作黃綺。元勛詩東風送花歸。曳杖雲可倚。泉石荷宿緣。相見作歡喜。西嶠少遲留。天末霞成綺。

陽調巖

泉州府志陽調巖在本府南安縣興集里。社松崎鄉人登其上禱雨輒應。山半坦平可三百丈。古號陽調。平淳祐已酉。雲臺主僧雲穎始除地築室。奉清水禪師冲應真人。為祈禳之所。蔡常卿次傳捐金倡始。為作疏語。

北陽巖

泉州府志北陽巖在本府南安縣歸化里。巨石嵌空。極廣而深。舊名鬼巖。有徐道人為農家飼牛。夜棲其中。里人始未之信。曰。投汝以鼓。以聲聞為證。已而果然。乃披荊棘攀石磴從之。即其地架宇。更曰陽巖。

愛日巖

宋郭祥正青山集愛日巖詩古剎盤深塢。幽巖傳邏關。三冬蔵暖氣。留客待春回。

含暉巖

永州府志含暉巖在本府道州營道縣南五里。唐劉夢得有記。一名白石巖。何子應以金華名巖中之泉。亦曰金華巖。治平已未。周元公以永倅歸展墓。嘗與鄉人同遊。題名于石。

西暉巖

潮州府志西暉巖在本府郡治金山獨秀峯西。宜日之異。傍有一巖題曰西暉。

甘露巖

邵武府志甘露巖在本府泰寧縣西南十五里。巖垂石乳。禱雨屢應。紹興年間。僧了宜剏造堂殿。扁曰甘露庵。輿地紀勝云。外有石門天成。景物奇絕。郡城亦有甘露巖。延平府志甘露巖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東四十五里。地名高灘。揚

晦之詩云。屈曲山腰一逕通。亂雲芳草思無窮。塵埃從此去人遠。我欲誅茅寄一峯。潮州府志甘露巖在廣東潮州府海陽縣獅子山上有甘露巖

垂虹巖

夔州府志垂虹巖。舊名大歷水。在四川夔州府達州大原市之西。巖高十數丈。其下虛敞。可容百人。有水自巖巔流下。春夏甚壯。其勢穹窿。下備巖壁。若垂虹焉。故名。

玉虹巖

相臺志玉虹巖在支離叟巖東。下對白龍潭。故曰玉虹。

漱霞巖

元劉靜脩集漱霞巖詩丹霞凌日觀。餘津浩難收。蒼凉蘇病骨醉筆浮嵐幽。萬象春意融。頹然得歸休。攙攙路傍子。無勞歌遠游。

雲霄巖

興化府志雲霄巖。在本府興化縣東

凌霄巖

周密澄懷錄周子充遊廬山登凌霄巖。巖在平地。奇石如巖

雨巖

宋徐安國西窓集遊雨巖有感 山鬼挽留堅不動。雷師驅寒病難禁。何如穩卧寒巖底。一任蒼生屬意深。韓滉澗泉集。雪後過雨巖訪復道 讀書了科詔。公子顯揚謀歲寒松栢堅。高冢蔚而幽。書擩耿氷硯。日屋嵐未收。上焉國脉壽。大焉民瘼瘳。父母凜遺體。操持夢前脩。四載得重來。長言非燕遊。樵蘇行跡稀。雨巖丁領頭。共飯少徘徊。我志君勿求。李方叔濟南集二士避雨巖 遇險思

共濟。胡越無異心。而我與夫子。義烈真斷金。陰崖避飛雨。群龍方怒吟。巖中歌式微。相和相知音。辛稼軒集定風波詞 用藥名賦招馬荀仲游雨巖 山路風來草木香。雨餘凉意到胡床。泉石膏肓吾已甚。多病。隄防風月費篇章。 孤負尋常山簡醉。獨自。故應知子草玄忙。湖海早知身汗漫。誰伴只甘松竹共凄凉。

雨花巖

元一統志雨花巖在江西撫州府宜黃縣北三十里。曹山寶積禪寺外。有雨花巖。

雨蓑巖

元一統志雨蓑巖在浙江處州府縉雲縣仙都之西。潭心有小島。上有帷石奇樹。潭之南有石壁。高可百仞。其東復聳一巖。上廣下欽。曰雨蓑巖。

夜雨巖

臨洮府志夜雨巖在陝西臨洮府蘭州泉脉自山巔而下。夜深露氣重而泉溜愈多。與地樞要云。

雪巖

李石方舟集張氏雪巖記士君子所居。卜築環堵之室。凡以況其德之大小。大德況大。小德況小。窮達利害寵辱得喪何關於我。初不以是自累。一惟其學之達。綽乎其有餘裕。浩乎其沛然者。可以充之天下。不獨虗名之取也。五畝土木。四壁甲乙。茅茨丹堊無異用。藍縷金碧無異塗。綠野之比中書堂。輞川之擬丞相府。一竿之漁足以自娛於盤谷。一杯之酒足以自適於彭澤。所況大小。十手十目。于以審知君子所養也可乎哉。顏回原憲之學。不謂其不免貧也。伯夷叔齊之學。不謂其不文武也。豈以是自累乎。嗚呼。出處語默。各學其學。達其達。人懸之以天下權衡之公。可虗辱乎。然則雪巖者。吾友張氏子之德。有聞於國中。其為學足以稱其所宜居也。張氏子之世忠信孝友。父子今幾傳矣。陽施陰報凡幾事矣。夫人知之。天亦知之。其曰雪巖者。一何取名。況德之廉也。傳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虗室生白。吉祥止止。所謂止者。其亦雪巖所止之居乎。不華不漏。不湫隘。不壅塞。五儒素業。足以潛祥風。而瑩白日也。名之所況不已多乎哉。誠未多也。昔齊宣王作雪宮。孟子以賢者而後樂此為譏。東坡子作雪堂。執耒耜拾瓦礫與向者白玉堂中無異。而忠義文章垂世永久。其視雪宮果何如人也。冬餘則為几硯光明之用。庭戶則為漸積氷霜之戒。憂民則為年麥豐稔之祥。官業則為臨淮潔白之懿。春秋至尺。雖以大書。君子其亦凜凜於此者乎。雖知此他日可以充之天下無疑張氏子名煥。字堯文。年與予上下。同壻何氏。淳熙八年二月十五日方舟子李石記。瀛州集家鉉翁雪巖說 魏晉以後詩翁才人為雪賦者多矣。或擬其形。或喻其色。惟恐其不能工。然皆非真知雪者也。雪中有妙理惟學道君子潛心內守。篤志窮理者乃能知之。詩翁才人不能知也。蓋擬

其形。喻其色。求之於外也。求之於外。逐物而馳者也。即是物窮是理。求之於我也。學道君子以心晤雪。以雪洗心。故能真有得於雪。是之謂格物之功。篇章云乎哉。詞翰云乎哉。嗟夫大化之運。流行於宇宙間。仰而天日月星辰。俯而地風雲雨露。何莫非理之所寓。而雪也。得理之精。鍾氣之純。在色為素。於德為仁。實同天地生物之心。譬之於道。廣大而微密。雖萬殊之散見。而璀兮可象。璨兮寓形。而不失毫分。粹然一真。譬之於性。其生也靜當喜怒哀樂之未發。潔淨純一。豈外塵浮埃之可侵。是謂雪中之妙理。彼喻之為絮。為鹽。擬之為鶴。為鷺。為瑤。為瑛。曾何足髣髴其萬一乎。滄瀛之間。舊號雪苑。士大夫居其間。命雪為亭。為圃。為軒。檻為臺。觀而孟君國祥獨以雪巖扁其讀書之室。或語君曰。此地平原廣野。前無丘阜角圭。而子以巖居自命。宜有說乎。君曰。吾志在山。吾樂在雪。西山之巖。巖崔嵬萬尋吾延之戶庭。北苑之皓皓鱗亘千里。吾納之几席。吾與山為徒。與雪為友。巖兮雪兮。不在乎外。在吾方寸之間耳。余聞君言作而曰。余嘗謂詩翁才人不能知雪。惟學道君子潛心內守。篤志窮理者乃能知之。國祥其人歟。遂書此以贈之。國祥早負鄉曲之望。挾負奇偉而淡然名利之表。不求聞達真知雪者也。余未及識。他時歸舟過蘆川。會當識之。元吳澄支言集木長

柔知草長綠鳳凰岡下老雲仍清名寂寂無名叟白髮蕭蕭有髮僧晴霞撒珠泉噴薄碁煙凝翠石峻嶒寒山生怕人饒舌與作雪巖渠不應元遺山集貞松勁栢四時春霽月光風一色新置屋懸崖儘堪老層冰千里只愁人韓性五雲漫藁作雪巖圖　萬朶瓊瑤失翠微北風如箭絮花飛明窗試展寒無素類有斜陽爲解圍國朝張志道詩峨眉之西古時雪削玉娟娟截太空山川只今留夜月草木爲爾回春風閶門洛下謝過客授簡梁園來老翁梅花滿樹百壺酒我欲扺石於其中

噴雪巖

平陽府志噴雪巖在山西平陽府解州南四里武昌府志噴雪巖在湖廣武昌府興國州通山縣東南八十里九宮山上重慶府志噴雪巖在四川重慶府江津縣東北馮京市之側高數丈溪流落於石上奔濺如雪黃公庭堅大書曰噴雪西安府志噴雪巖在陝西西安府長安縣白鹿半原有一泉方闊數丈不見其底泛湧晝夜無時而息泉流百步臨高崖千尺而落爲瀑布有一大石龕濺爲雪片爲之噴雪巖

月巖

成都府志月巖在四川成都府簡州漢江上流距城十里形如偃月故名夔州府志月巖在四川夔州府安岳縣高灘福聖院之對隱士趙鸞因崖爲之下可容百餘人後巖猶奇一在四川嘉定州龍游縣李昌

圖之亭榭也有九洞餘舒閣鐃佛像榜曰月巖九洞有蒙泉亭惠州府志月巖在廣東惠州府博羅縣羅浮山金華府志月巖在浙江金華府義烏縣南二里下臨大溪巖形如月故名饒州府志月巖在江西饒州府樂平縣西北三十里其中嘗陰陰又有月山巖建昌府志月巖在江西建昌府境內縣峯嶺側清涼寺之傍有石巖如半月呼爲月巖南安府志月巖在江西南安府上猶縣猶石嶂上穴正圓如月徑數十尺表裏不偏俗謂猶石鼻廣信府志月巖在江西廣信府貴溪縣東南三里一在上饒縣西三十里一名石橋山巖半有穴穿出山背遠望如月故名月巖衆字記云山中竅穴如虹橋然外窺如蓋遠望如月雖天台石橋不足以比朱喬年郎中有詩云鑿透嵯巖不記春山腰千古掛冰輪誰知擘破三峯手聊出嬋娟戲路人永州府志月巖在湖廣永州府道州永明縣西南八十里崇福鄉地名六伯町宛然半月廣大高明巖下階級天成因建寺曰椎山階上爲殿階下爲廡艾性夫剩語月巖詩不容天上妖蟇食卻許山中狡兎眠兩日見巖成二絕丫頭不老月長圓吳菊湖山集半輪斜月掛巖邊見者多應嘆未圓圓極會如鈎樣曲何如此月鎮嬋娟瀟壽巖心泉學詩槧皎皎應如欲下弦爲誰長掛此巖前行人莫嘆中空洞空洞中間盡是天陸游渭南集幾年不作月巖遊萬里重來已白頭雲外連娟何所似平羌江上半輪秋江湖後集安晚堂詩一巖空洞掛雲山巧印穹蒼半壁環只爲廣寒宮殿遠故留闕月在人間趙元治鷗渚微吟玉丹仙蛻馭飛翰便作琉璃世界看大地山河渾忘却說似桂樹舞青鸞趙蕃淳熙藁論畫以形詩以此東坡老子嘲人癡月巖本是俘空石底事輕論闕與虧　舉頭見日猶爲近何況陵虛到月邊更欲策回究真妄無人與我共談玄　那得空山月半輪天將絕境驗詩人古今來往知多少底事流傳略未聞趙蕃詩過貴溪數里望月巖作　宿雨洗清秋行行早放舟團團正林抄隱隱半巖幽永謝妖蟇食寧須玉斧脩少微并婺女何事獨名州喻良能香山集何年玉斧巧脩成半似明生半魄生易使飛烏來匝繞難將老蚌較虧盈吳都賦蚌蛤珠胎與月虧全　桂枝不逐秋風老水影長隨夜氣清曾是廣寒宮裏客舊遊重訪更含情曾丰撙齋集巖腹刳爲半月形全功天且不能成勿嗟圓處便生缺猶幸晦中堪養明更朔還多終有望必虧已久得無盈須言錄石補教足使我衆生眼界平華趙二先生南征錄已已春道廣信夜宿月巖邸中三客酌酒論詩拍掌擊案自謂得句且對岳自侈云我輩嘲風詠月自有所得夕恬狂妄因思月巖爲山甚異午夜月出

於巖之中桂影於月之上月有小大桂有廣狹此山之所以異詩之所由作也然璧間集上留詠篇章無慮千萬求其絕稱盖亦鮮儷偶三客出天蟾字韻索筆和之三客頗有謝眾特界璧以留歲月　華岳韻六丁一鑿空雲煙滿底勒駕驅神仙氷輪推出月中月玉斧劈開天外天便把嫦娥騎鯨成却呼羽客泛銀蟾更邀王母瑤池酒今夜廣寒同醉眠　希蓮詩涵虛一境絕人煙掛星貫月棲羽僊移來海上三島地與作人間幾洞天追遊有客驂飛鳳滿座清光延兎蟾舉頭耿耿照不寐料想無人醉欲眠朱翌潛山集赫日方正中忽見第二月老木盤硬枝扶疎見桂葉煙雲成顯晦弦望靡盈闕初無大小餘可以歷沒滅但能照行人千古次山側卻嘲天上輪晝夜不停轍史浩鄮峯真隱漫錄青山吐白玉團欒光萬頃何時飛來峯著此破昏暝料想清夜闌主人深自領安得招歡伯三人成對影韓淲澗泉集本意遊雲洞因行過月巖西風低細竹初日上長杉塵外多僊隱人間易謗讒逍遙且黃帽憔悴付青衫錢塘韋襄集等造化功此巖何異絕其高僅齊雲中空杳如月如月月不圓望之光芒全何人植蒼桂婆娑亦相緣凡物偶有象愛好難獨偏雖名雖自人所得重天然詩者衒巧思或比蝕與弦由來假借中奚必加鑽研項安世悔叢後編少

日曾相識重來有故情殷勤前度月依舊向人明攪攪魄生死盈虧輪滿
盈何如長半掩萬古不西傾獨立方歸思集頭轉孩抱身卧虎欄斑苔蘚
蒼類古鑿空融結寶月形只露半規餘未吐正觀傍睨若有根擬債天工
脩月斧桂樹宵深墮子香未見姮娥來倚樹姮娥只今居廣寒虹橋幻成
愁阿瞞何如巖實守孤潔却視玉兎飛雲端雲端之月有圓缺常在爭如
石中月爽光萬丈照幽巖石上雲端兩奇絕馬虛中霞外集賦月巖　高
巖挺雄姿本根坤地軸青天月飛來炯炯照幽獨我嘗觀徼妙識此真面
目理愜心自知慎勿語流俗　明月無古今寒巖了今古體用元不昧明
晦從吞吐既不昧本根曉能供風雨持此問虛空虛空定相許儲文卿詩
天然合成壁落日透巖暉不盡團圓影應知晦蝕撈騎蟾人已去擣藥兎
忘歸惟有娑娑桂吹香度谷尒徐梅埜先生集大巧工夫本不全清光鑿
破未教圓豈無妙補蒼穹手脩滿氷輪送上天姚成一雪坡集巖影嵌空
月欲圓天風吹動碧雲端到天一半已如許真到廣寒應更寒李忠定公
集留題月巖　廣寒宮殿寄幽巖忌滿非緣玉斧戕皓魄半輪橫道左清
光千古照江南娑精凝結元無質神化胚胎豈易探好是月華生碧落扶
踈桂影遠相參吳芾湖山集遊月巖仙人蛻骨幾何年姓字于今秘不傳

石壁蒼崖無處問空餘洞府尚依然　平生性僻喜巖居事不如人只守
株擬欲結茅依石棲仙人還許我來無徐安國西窓集題重遊月巖　老
眼重游識舊模踟躕凝望意何如峯回路轉驚埋壁雨散雲收憶墮梳日
借空明還皎皎風搖桂影亦踈踈斷知羽舞歸來久幾對高寒相步虛
頻年往返城西路目送高巖有底如正想嬋娟思徼射偏疑聳鏡罷粧梳
一夫倣像成何益千古標題類不踈安得衛空桂枝扶飄然容我一冲虛
涂衡仲詩月巖道中　萬空煙雨暗藍輿卯酉昏昏困未蘇舉眼神驚恍
如失倚空凝面擁蟾蜍　又次張子永同遊雲洞月巖　瘦竹顛敲稚子
班此身何似白雲閑詩成醉墨三千首欄倚衝空十二間怪石驚心排磊
磈飛泉當面瀉潺湲幡然莫下歸時路又見山頭月一彎徐似道詩過月
巖　橋虹跨水千尺巖月倚空半規寂脫相看如昨夕鳴佇立移時陳季
陵太倉稊米集上饒道中望月巖　瘦馬虺莽蒼悠悠忽長年群山不知
數寂寂來眼前忽逢天上月下掛蒼崖巔炯如碧玉玦中空實雲天巖柯
亦薄相為作蟾桂圓陰晴無顯晦千古長嬋娟米今馬上夢憶我江南川
江空月自吐萬頃含風煙靜聞欸乃聲入我獨宿船誤從塵網中見似書
欲顛何當追昔遊擺脫區中緣買地結茅屋攀雲躡飛仙朝吸白露光暮

飲山根泉清歡僅可結浩歌與周旋楊誠齋集宿月巖　月華無滿亦無
虧天借寒光劣半規長掛冰盤下弦魄新生丹桂出輪枝偏令南省登金
客爭賦東堂片玉詩傳語嫦娥還有妹請分一箇住幽奇李曾伯可齋集
已酉夏詠月巖　老蟾竊靈藥墮毳下塵寰迹誤來石江名虛巫峽山長
風送之來寄影千丈巖列壁高層雲虛白生光寒婆娑仙桂影中着孤根
蟠宛宛學蛾初盈盈一鉤彎如出滄海頭半揭煙霄端風雨不改度晦朔
從循環山靈奪天目作此奇我觀闘畫來去人了不蒼其類所欠斷鳌始
一闋難磨鏡憑誰駕長梯取置懷袖間為施玉斧工脩作寶鑑團豈無女
媧之手呂翁指運此神造應非難何如存我真面目嫵媚一笑只作青山
看陳傑無為集題信州月巖　岡路陰陰忽半規無盈萬古亦無虧鑿開
空洞地有眼劈下廣寒天不知小着山河偏影處平分增桂上弦時遊人
莫訝清光少照見江東幾盛衰名賢詩題月巖　世道從來滿則虧十分
何似八分奇青山作意常千古只露巖前月半規孫覿鴻慶居士集月巖
寺寺有巖石高數十丈一穴中空如半狀號半月巖　老蟾蝕月缺破鏡
擲道邊金樞壞一夕玉斧斷千年何人挾寸鐵插羽飛上天但令桂樹死
重看十分圓陸九迪詩題倅治月巖石　巖月韜藏閟歲深故老空傳無

處尋一朝掘起污渠下何啻焦桐遇知音高才固未識易識女亦埋泛隨
浮沉春風斷蝕土花古夜雨華出苔蘚侵冉侯通守湖海士搜奇不吝橐
中金終日坐對無俗慮大書傑句銘石陰此書定知傳不朽後人視昔猶
視今歐陽守道巽齋集題興善院淨師月巖圖　君不見長安市擾擾行
人如聚蟻不惟貴客與塵民往往冠紳大夫士投身閙處思山林欲歸未
歸長苦心夜深燈火如白晝嘔啞絃管喧繁音孤容欲眠眠不得四更五
更人暫息忽然車轂鳴枕中百官朝早傳呼亟我時起坐一喟然推窻孤
月方流天嗟哉市朝不知夜把此清景何由緣歸來重覓麋鹿伴塵勞餘
業猶羈絆高僧過我出畫圖月照巖心僧仰看有巖有月儘佳哉僧又不
俗何方來此巖豈是南海觀不然五臺峨眉鴈蕩與天台巖空月圓僧靜
坐不用話頭勞勘破人言腰錢騎鶴上揚州何如巖中月下從僧遊程公
許滄洲塵缶編題信州半月巖　巖際半輪月神工幻怪奇本來無顯晦何
自有盈虧嵐霧凝蟾彩藤蘿影桂枝能令萬里客為爾憶娥眉胡寅斐然
集題上饒半月巖　何年落月掛蒼山長似瑤梳插翠鬟擬琢半輪瞥魄
處莫教如玦只如環　瓊樓玉宇亟天開織女天孫靜往來月姊故應羞
老退讓除私館墮巖隈　每見雲端上下弦遂憐破鏡兩娟娟鏡移此景

塘宫去月月當令一再圓非關狡兎穴中藏肯與癡蟇飽寸腸只恐世人嫌冷眷故依雲岫掩寒光趙善括應齋雜著好事近 新月巧穿山桂樹影高群木任使雲遮煙鎖自春輝秋緑 我來折得最高枝踏破一輪玉寶斧脩教圓樣放十分光足

偃月巖

應天府志偃月巖在應天府六合縣靈巖山其山嶺高峻南北為偃月巖下今有法義禪院

水月巖

竹溪先生集水月巖詩明泉落巖限滿月掛山顛踈星淡河漢下與水光白了然心境空炯炯照仙宅鴻鳴夜更清欲卧已終夕

海月巖

廣州府志海月巖在本府東莞縣亭頭塲海濱昔九座禪師遊於此今有巖

明月巖

桂林府志明月巖在本府城北五里一山角立其巖南向緣磴而上空明瑩潔舊有道人居之今荒蕪為祀神之所

小月巖

宋韓淲澗泉集題潘舍人小月巖 山石漠漠明寒煙望中一見心淒然平生玉斧脩未圓幾年只在靈溪邊長安人家雜塵土鶯恠轉庵能斷取知君詩眼留萬古不待四更看月吐

透月巖

元王惲秋澗集透月巖記 王子塞向冬蟄不出户者兩月適寒曦回燠乗休郊游步過故人子也鮮伯之居有奇石儼侍堂背銳上而豐下百竅洞達大者為巖小者為竇聳者為岑絡者為脉復形勢之所當出者又皆人意與會表裏瑩潔渾然天成顧而睨之如華峯半圭高挿雲表余乃百匝摩挲襟袖霑漬主人因乞名於余即目之曰透月巖何其石堅凝篤實物也今玲瓏秀麗實而能虛蹴風逗月回伏景氣如神劖鬼刻出奇乃爾誠百不一見也主人喜其名佳而物稱明日過門懌丈其狀予告之曰昔汝父新中府君熟其平生久矣為人安靜遇禮而用和者也嘗買一石日與之伍呼為石友乃臨終曰吾國俗近古不封不樹然我殁當以此石表吾岡西墓田何嗜好其篤也如是因念昔陸績官鬱林裝鉅積以越海鄭瑨守象江輦六石以歸秦前人稱道輦之簡冊非特見其潛僻也正以二賢操履當涖官行已之際以廉靜為心由篤實而致輝光之用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吁汝父之志固有慕於昔賢今汝能萁裘世業亦廉潔自厲復輦置奇石思繼靜觀之樂因迹以求心庶能堅其所已至而厲其所未至者焉又得一佃偪無華吏矣不然將以物為玩徒成喪志之癖非余之所敢知也於是乎書以貽之至元二十四年丁亥冬春節前三日記 又詩 偶到詩家思適然一峯奇石墮吾前千金欲買初無價百穴潛通小有天花露逗香滋碧潤月娥含景愛幽妍從今紫翠芙蓉夢不到齊州落照邊蕭動齋集日月騰光六合千巖細大皆通闡道主人方寸政如此石玲瓏

月暈巖

溫州府志月暈巖在本府瑞安縣五十六都其巖挿漢上有黑書月字楷法宛然旁有巖類半月影映溪水

月湖巖

廣信府志月湖巖在本府萬壽德元觀碑信州貴溪縣有曰英材者背尖嶺岡面雲林三十六峯曰香爐北巖曰月湖

月帔巖

永州府志月帔巖在本府道州寧遠縣由村梁武帝時有僊師自南嶽來止於黃庭觀居白馬巖一日臨溪浴即隱去留所衣月帔在杉木間數百年不壊巖中坐席舊迹宛然

午日巖

福州府志午日巖在本府寧德縣邑人程公端午日入巖採藥忽然輕舉因曰午日巖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四　二十二覃

巖

甘泉巖 贛州府志甘泉巖在金精山北泉瀑自巔而注故名舊有七佛寺周益公記舊游於寫真曰坡陀七佛之巖即此地也。巖與桃林山相望李後主時七浮屠入謁形貌奇怪自言住此後訪得七上像於巖間立禪惠院賜銀字金剛經十部山頂瀑布下爲名以天池水入石中不見山前忽涌出景象幽絕舊有賓幻米贈衆粗給後有鑴深求巖者米遂絕亦可戒貪云曾逹山詞木蘭花　斷崖抛雪瀑又潛溜入山跟聽暗壁潺湲山中紫霧山下紅雲當年七僧甚處但空餘老刹靠嶙峋底事神種不幻翠窩膳積香塵　紛紛結社種蓮人名氏已無聞看銀書般若金陵故國斜枝空存爭得十虛銷殞爲讓皇究竟脫沉淪往事猶堪一笑巖花亂點烏巾。

醴泉巖 武陽志醴泉巖在福建邵武府泰寧縣南二十里邵文靖居休于此

聖泉巖 延平府志聖泉巖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天竺里崇奉定光聖公道場居民祈禱之地

寶泉巖 金華府志寶泉巖在浙江金華府浦江縣或傳黃巢之亂邑人避地獲免因以保全名之訛爲寶泉今巖上有泉泉甘而美禱雨有效泉之稱當出於此武義縣志寶泉巖在浙江金華府武義縣南二十里上有方池廣丈五尺深數尺甚旱不竭禱賽多應泉甘美瀹茗宜之

玉泉巖 元王惲秋澗集元貞二年正月中旬雨夢登海山絕島明日隣人萬巨濟以此山見示巖巒四面皆自天成色深翠秀麗惜其淪落泥塗慨渼有未之發者上刻五題曰壽山曰玉泉巖其傍絕頂有懸流一脉下注山足甚鮮明也曰崆峒洞曰子陵灘曰白石瀨皆以金填形勢與玉泉山不殊疑前金宮中物也　兩夜登臨倚碧岑夢中驚絕此崎嶔朝來翠射娉婷底笑煞平生未足心

雙泉巖 柳州府志雙泉巖在廣西柳州府來賓縣西北一百里闊丈餘夏凉冬溫士人多於巖中結探隸業舊傳山中常患無水忽一日雙泉湧迸因名

百花泉巖 寶慶府志百花泉巖在湖廣寶慶府武岡縣

萬泉巖 寶慶府志萬泉巖在湖廣寶慶府武岡縣舊志在城北十五里內平廣可坐數十人

湧泉巖 嚴州府志湧泉巖在嚴州府分水縣南四里前有湧泉池歲旱民多禱焉新定續志注下有唐令公廟

崑崙巖 山海經海內西經崑崙之墟崑崙之巖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言非仁人及有才藝如羿者不能得登此山之岡嶺巉巖也羿嘗請藥西王母亦言其得道也羿或作聖

震山巖 袁州府志震山巖在江西袁州府宜春縣西有弋林乃盧氏隱居盧肇爲記云宜春郡東五里有山望之正若冠冕同麓而異峯四首相屬兩或作而仰成形洸在東方如畫震卦郡人故名之曰呼崗意者亦謂其若長幼相呼同在一處茲事或作其義不顯予無取焉其西北有石室臨游或作滸漢之濱邑人彭先生嘗釣此巖下先生諱構雲耆黃老言寶應中詔以玉帛召先生不至時太守命其鄉曰徵君鄉巖曰徵君釣臺咸通七年予罷新安守以俸錢易買郭二頃在震山之西又得楓樹之林於溪南日與郡守高公遊其下公名厚衣纓之茂士也爲政嚴簡民悉安之或有故悉二字仰之而以震山易呼崗之名白公公喜命刋其事於巖下予既得西林而羅鳥罝兎挾彈走馬於其間亦請命其林曰盧氏弋林以對其東彭氏釣渚也因謂高公使郡人無得樵漁於是林之檀欒杉檜不日豐茂以冠於郡主帥高公因戒吏以丹書貽盧氏使西疇之人世世掌之時郡民相率言曰二刺史俱好事者吾儕幸寓目焉遂以刋之是歲景戌十一月二十三日謹記　陸經詩稍變眷羅色還追雲壑遊俯探青玉窟傍挹翠綃流九夏日車冷四時龍氣浮隱淪今不見釣叟浪乘鈞　李觀詩鮮日媚晴靄泉石開融融酒味醲於蘙揖翠迎春風坐映珪壁秀六合開情悰昔人袖金璞傲睨追冥鴻里閭味前塵慨慕滋無窮蓄蘊非一身出處固異同　曹訓詩巖靜塵埃了不侵公關出郭喜登臨雲山兀兀自朝暮江水茫茫無古今鷗鷺翩翩明遠目漁樵歌唱動歸心綠楊紅杏春風裏誰與幽人共賞音　莫若騶詩一巖孤峻出塵埃下瞰僧坊七寶臺鴻鵠凌空無礙去溪山供望有情來臨風笑語飄飄遠舉酒襟懷落落開莫訝作詩詩句好醉魂飛自月邊回　湯辛老詩地勝藏天隱能來有化成酒無多酌我物有不平鳴水澗雙溪斷煙空疊嶂晴雲霄期萬里胷次得縱橫　李若水詩翠石秘雲濕寒巖帶蘚深樹函懷古意水印讀書心經濟神猶在幽棲迹可尋肯從吾舊物稅駕卧山陰　羅克開詩身倚層巖興莫窮若爲鬱鬱在樊籠故人話別傷心裏尊酒論文醉眼中萬井疊鱗烟靄瞑一江如練水雲同衛公慷慨風流在卻愧新詩力未工　趙善堅詩低帽白蕉衫跨馬北巖路爲我撤炎歊時有清風度投東

躡遊屐捫蘿窮幽趣怪石鳴瘦筇狹徑窘危步雲閒啓深洞玲瓏天巧露僧居羅上下鍾聲答晨暮長嘯排翠霧圜㕘鶩振鷺閣寫屏絲竹恐爲風景污拂鮮題蒼崖縱橫醉中句茲遊豈易得載酒莫辭屢

斗山巖 寶慶府志斗山巖在湖廣寶慶府武岡縣城南二十餘里內高廣有石神前垂鍾磬深處有石田丘趺分明旁有石牛旱有禱於其神。

霍山巖 惠州府志霍山巖在廣東惠州府。

銅山巖 金華府志銅山巖在浙江金華府去郡之西南三十里智者鄉銅山之頂深十數丈闊亦如之若房闥然父老言古有銅牛見衆逐之投山前塘中時謂銅精遂以銅山名旁有銅山廟祈畔歲設白佛齋於巖下以企秋成白佛不知何神相傳昔年旱自蘭溪遡水流一木像服白衣狀若仙女邑人異之詣佛刹禱即日大雨令郡境精藍皆設像祠之以其白衣故號白佛。

但山巖 郴州志但山巖在湖廣郴州宋宣和太守阮閎題空山夜雨鬼神愁怪石層崖虎豹憂鳥道不通車馬到只供衲子羽人遊。

青山巖 延平府志青山巖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本都舍源安奉金仙香火鄉民隨禱隨應。

隱山巖 溫州府志隱山巖在浙江溫州府境內。

巢山巖 杭州府志巢山巖在浙江杭州府境內。

貴山巖 杭州府志貴山巖在浙江杭州府境內。

牢山巖 杭州府志牢山巖在浙江杭州府境內。

南山巖 元一統志南山巖在廣東瓊州府境內王士熙詩云上方鍾磬下方聞山迥林深絕世氛錫杖月移青竹影袈裟風動素烟紋留連永日茶偏美傾倒清泉酒不醺堪嘆重來塵土迹短衣瘦馬又黃昏。一在貴州境內。曾手摶齋集卒律窮頭與漢齊踏窮深處着招提。居焉若覆甕爲室登者如仙玉作梯雲衆旁通吞日月煙蘿倒拔掛虹蜺我來已落葛洪後。姑拾其餘細品題元薩天錫詩集南巡歷歷遍遐荒。驛路車塵接上方說法堂前雲靄靄。燒丹竈上樹蒼蒼洞中仙果千年老。巖畔奇葩四季芳。至處風霜驅瘴霧。人間無地不清涼。

太山巖 泉州府志太山巖在福建泉州府安溪縣本名大尖山縣之北有巨峯介乎還集來蘇龍興感化四里之間高出群峯之右。故以大尖名之。道者黃法惠光庵于縣之南山邑人敬之一夕大尖山上有異光人頗怪之。明日往觀則道者在焉因巖架屋取其山之名去其尖字目之曰太山巖。太山之名。遂與清水並著二道者皆永春人云。元滕仲禮詩集效廬山高體泰山巖巖有如此兮根磅礴乎厚土峰峻極兮穹寘太初灝三元氣是皆洪濤巨浪兮不知何代凝結而爲形乾端坤倪忽呈露文理錯綜而貫兮下聚元形而爲嶽上聚元精而爲星維嶽眞茲東服兮巍然巖君坐大庭群山列侍悉臣妾鞠躬俯首聽使令恭贊造物春四海孕載神氣流風霆在昔勳華巡狩而致祀兮明德與燔燎而惟馨豈聞風行雷動千乘萬騎隘原野增高厚下肆侈誇鴻寧七十二君果其誰兮金泥玉檢刺何事茂陵管子言非經陋哉呂政不務德虎視黔首窮兵刑東遊求仙恍惚無所遇歸猶誑嶽誣云亭大夫有松不與蔽雨霆當時要洗姦斯銘聖朝禮秩若稽古歲時香火來帝崗惟嶽降神佐國祚不騫不崩憶萬齡永爲皇國作鉅鎮豈徒千里供一青何當長袖拂絶頂一杯敬奉山之靈我從孔林北馳遊覽兮雲煙變態若相迓馬首三日瞻盡屏平生奇觀一朝遂高登俯瞰火輪半夜升滄溟

高山巖 延平府志高山巖在本府沙縣境內。

靈山巖 瓊州府志靈山巖在本府萬全縣後山之南有石如室宋鄉士陳忠等建屋傍之以居僧施田以贍。

氣山巖 古三墳書氣山巖聖人以深宮養性。

洞巖 嚴州府志洞巖在本府壽昌縣西四十里洞極深邃盛夏人或持火而入至其深處寒不可禦洞中水常泛溢有魚躍唐大曆中縣令穆君嘗來遊覽詩人李頻從行先未甚知名穆愛此幽勝盤礴久之微吟曰一徑入雙崖初疑有幾家行窮人不見坐久日空斜得此二聯思頗遲澁頻曰余已得下句願繼之因曰石上生靈草泉中落異花終須結茅屋向此學餐霞穆見其詩格深拔深加嗟賞頻名自是而振。廣信府志洞巖在本府上饒縣北三十五里林壑掩映巖石奇秀有石蔽之。俯身下四五尺乃平寬可數十人坐巖上垂乳如纓珠纍溪水流出其聲清壯越溪以往始深黑火燭之乃可進好遊者以爲可行至數里間也。其傍有尤美軒乃提舉兩浙東路茶鹽湍石喻樗子才爲縣尉日所名。有中書舍人東萊呂本中居仁端明殿學士玉山汪應辰聖錫知上饒縣沙隨程迥可久詩。　尤美軒在玉山縣小葉村喻子才作尉特名之取歐陽文忠公醉翁亭記所謂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者後數年舊軒既毀復作寺僧移軒山下。汪聖錫要詩叙本末因成數句寄之　呂舍人詩　故軒在何許遠在洞巖側。洞巖山水勝。自與塵土隔天以奉幽人寧肯媚過客。尉曹昔吏隱到此若有獲名軒曰尤美盡去眼界窄坐令歐陽公餘意轉明白。車馬走道路。我久度此厄茫茫六合間於此有安宅。軒雖有成壞山本

無異色舉頭見林壑不必更遠索 江端明詩 尤美軒外舅所名也中更推毀僧復葺於故基之下蒙中書呂公賜詩且有歎誨之意謹賦此詩巉然絕壁臨招提仰視疑欲干晴霓林巒猷狀環左右煙雲變相隨高低少日登高不憚遠喘汗頳顏如夏畦卻凭軒檻認行處一覽不待窮攀躋愛山頗作此軒客飢火驅出仍東西青彩烏帽犯塵土夢想春綠浮鳧鷖歸尋舟刹劒已往扁榜僅能存舊題道人知我若有失更附山房排拱枅方欣勝觀還昔日忽得妙語來磻溪茫茫六合有安宅恍悟十年行路迷甘與山僧為逆旅自使歸如相牧猰暗明通壅悉還汝無所還者吾其棲但慚屋上復架屋空費橐中金采蹄 程知縣詩 尤美軒在玉山之洞巖王泉先生所創上饒公重葺儒賢不自居遠慕六一翁洞巖天下奇超出滁山峯鬱積秀和氣鍾我蓋世公氷玉相輝映盛事古無同公今忽乘箕而我來自東列炬照幽遠捫蘿扣玲瓏陽崖能奪景陰岫自藏風巉絕異狀至深激洑流通須臾鍾磬發乃得梵王宮亭製亦云舊遠日增憑空禪老霜顛毛歷歷記前蹤名儒天一涯悵仰無攀悰諸友命之賦萬象驕莫從異時憐湛輩名託峴山崇 徐思遠詩 跨馬絕風煙夜與雲俱宿彈琴向朧月微月挂森木晚行巖上路一溪緣淨綠路窮入其中溪

流貫山腹巖開類天設石亂疑鬼伏水從何自來乃爾瑩心目巖前野僧居種桃滿空谷惜已過芳時不見花芬馥平生青霞志恥受紅塵辱老我茅三間茲山疑可卜 宋禧詩 翠巖仙洞白雲深躡石捫蘿一訪尋真馭不逢山色暝澗風吹袂冷森森 劉述詩 英英洞口雲觸石繞一縷須臾徧空山霈然作靈雨萬物一以澤孤蹤無處所我心良所珍作詩以自矩
 劉須溪詞遊洞巖夜大風雨彭明叔索賦醉墨顛倒 坐久語寂寞衆響忽靜空不知龍者為雨雨者為戲龍者取交流萬壑不數飛來千丈高屋總淙淙是事等惡劇裂石敢爭雄 敲鏗訇捫滑灰藉萎葺蒼浪向來半掩厚意復誰容欲說正元舊事未必玄都千樹得似洞中紅雨語亦傾倒洗爾不平胷

靈洞巖 宋黃勉齋集寒巖突兀山之阿足履危磴攀藤蘿巖下清泉響環珮巖前古木交枝柯當中洞門忽開豁上有石室高崔峩乾坤開闢已呈露鬼神守護頻撝呵重門黯淡不可入以火來照所見多出門小洞亦奇絕神龍奮怒吞蛟鼉勝景如此難重過手倚石壁頻摩挲安得椎愚如懸河長吟大詠仍高歌

洞清巖 肇慶府志洞清巖在本府境內有石柱昔岑洞清隱居脩道于此後人因名曰洞清

蜜巖 饒州府志寒巖在本府鄱陽縣北一百六十里

中洞巖 靖州志中洞巖在廣信靖州西一百里在來威寨西南七里大畧如古城巖而中有幾管石蓋地近廣右云

峯巖 叙州府志峯巖在本府宜賓縣西百里山坡荔枝連衆多屬寮氏黃山谷詩云寮氏平家緣荔枝即此山所出輿定誇山互註

靈峯巖 汀州府志靈峯巖在本府清流縣南二十五里巨石巍峩清溪環繞中有洞穴成於天然

瑞峯巖 邵州府志瑞峯巖在本府來寧縣西四十五里與羅漢丹露二巖鼎峙中有五百金羅漢院

高峯巖 杭州府志高峯巖在本府境內西

湖光巖 雷州府志湖光巖在廣東雷州府遂溪縣東六十里本寧托村也父老相傳隋開皇間一白牛入村鄉民殺而食之惟一老嫗不食翌日風雨大作一村盡陷成湖居民淪溺不存惟老嫗攜一傘竹行至湖岸以傘竹倒插於地而去後傘竹倒生於岸側今無存矣湖有巖其狀如屋後人於前接蓋屋廣建立佛像于巖屋之下前有湖水澄澈後有峯嶺壁立舊名淨湖李綱伯紀來憇此地嘉尚景物因改名湖光巖巖之北有寧托大王祠巖旱鄉人例刑白牛祭之即雨宋末封為靈惠侯方輿勝覽云在托寧

二村陷為湖水深不計尋丈湖東有二石巖可以為屋宇餘巖穴皆可列坐後入於大巖前建佛庵數間一境清幽真洗耳之地皆名淨湖巖宋李丞相改名湖光巖又於湖西絕壁中有巖名白雲巖若城門然靖康中有僧白琮者居其中人罕至者宋末避地者多往依焉詳見陷湖及靈怪二叙建炎三年丞相李綱贈琮師兩句後題云琮取居巖去城八十里巖在湖上水面十餘里結茅數間假石而祠巖空可居松竹環合景物幽勝殊恨太遠不能一到也舊名淨湖今為易之曰湖作光且大字遺之碑刻置石壁間宋宣諭使曾殿院淵子有詩云云宣慰使 曾留遠詩天風吹轉入闕船來結遊湖未了緣一徑只容飛鳥過四山如護老龍眠禪心秋月寒潭外客思孤雲夕照邊卻笑梁鞋元不到清吟空把斷碑傳 凌震詩萬頃琉璃一鏡平巖前獨立石風生我今不復稽山去莫使時人指姓名

青時巖 杭州府志青時巖在本府於潛縣

烏時巖 杭州府志烏時巖在本府於潛縣東明巖三十里

海巖 元馬虛中霞外集海巖詩老骨蒼寒屹太空不數花草媚春風中藏生意無人會只道當年為鑿功

三海巖 欽州志三海巖在廣東欽州府靈山縣西二里戴

巖。月巖。龜巖。此即三海巖也。治平二年郡守陶侯珦始訪得之。總名曰三
海巖。錢巖內石上刊有陶侯詩序云。一呀雲際。天光內通。如月半破。一若
巨龜。殼到倚崖下。一中窪上隆。前卑後昂。狀如覆鼎。蓋於曲突竈上端有
陰竅刀布存焉。下有盤石螺蚌負之。予疑上古之時海潮于此。一統志刀
布作峻巖。按圖經錢巖昔有富家翁藏錢竅中。樵人方取之。力不能到。故
名。詩云。靈邑西南古洞天。我來方信海為田。無名不入州圖載。有路空
聞野老傳。今日登山人採蚌。當時飲馬客
留錢。類公昔記麻姑說。三變桑田是果然。

沙巖

廣信府志沙巖在本府貴溪縣治東

清水巖

南昌府志清水巖在本府分寧縣東北二十里。職方乘云三十里。解空院後有南北二巖。南巖有石室方平高深。兩
傍嵌空。石乳異狀。肖似人物。鉅石中立。像如獅子。其曰鐘鼓石。龍鱗石者。
乃巖之佳處也。北巖尋山北去可一里許。洞穴如圭竇。必崎嶇而後入。中
有石田。石甌。石佛。石禾。石粟之類。巖中多蘭蕙。春風披拂。香氣芬郁。黃山
谷嘗作清水巖詩以示郭明叔。其序云。清水巖號為天下勝處。去縣庭才
二十里。一山空洞。如覆青玉盆也。寒泉在其間。甚壯急。至巖口伏流入石
鼻中。巖下有石鐘鼓磬。其聲清越不歇。豖豖跑跑。能警動人世間金革聲

不足道也。巖前平衍。略可坐千人。不審旌旆嘗因公事一游否。山海經河
水其源渾渾泡泡。注云。水濆湧之聲。交泡兩音。嘗聞清水巖。空洞極明好。
虎狼僻部曲。仙傳拾遺。郭文字文舉。隱餘杭天柱山。虎常馴擾於左右。亦
可撫而牽之。文出山。虎必隨焉。挽首隨行。如羊犬耳。晉書有傳。事亦略同。
李廣傳。行無部曲行陳。鐘鼓天擊考。唐國風子有鐘鼓。弗鼓弗考。注。考擊
也。釋文。鼓本或作擊。雲生卧龍石。水入煉丹竈。有意携管弦。山祇應洒掃。
雙鳧謂郭令也。事見上。詩。豈弟君子。來游來歌。老杜雨過蘇端云。諸家憶
所歷。一飯跡便掃。西客封域中。清水巖泉好。金堂茂芝木。仙吏書勳考。桃
源人已住。千古遺井竈。雙鳧能來游。俗子跡可掃。吉安府志清水巖在本
府太和縣西北五十里。其廣可容數百人。其深不可極。下有石穴。亦可容
百許人。有泉自巖麓注入石穴中。舊傳嘗有持糗糧而入。見石燕翠飛撲
人。行約十餘里。聞撒網聲。乃懼而還。泉州府志清水巖在本府晉江縣西
北四十里。地名便材。有山名張巖。山有巨石。嶄然露于叢翳之間。昭應慈
濟大師所居也。晉江縣古靈山。同安縣白雲山。皆以清水巖為名。大師道
場也。南安縣常安里有昭應巖。亦奉天師。香水有泉一坎。深廣僅尺。病者
服之而愈。清源志清水巖在福建泉州府南安縣興福里陽山之巔。有泊
泉庵在黃菊山。泉皆出於石罅。祈雨多應。山腰
有石竅。深六尺。廣二丈。其水盈涸。與潮相應。

潮水巖

寶慶府志潮水巖在
本府武岡縣南一百里。秀峰聯列。崖石峻峭。巖深數丈。內有泉水橫瀉。數
日一潮。小至半巖。每至月朔。巖水四溢。及暮方退。巖上有廟。歲旱鄉民祈
禱。多獲感應。都梁志云。一出於峰頂。一穴竇中。其形如釜。深可十丈。或三
歲或五歲始一潮。則水由穴出。號吼湧沸。直騰半空。高數十丈。其年必至
大熟。鄉人以此占之。常時無水。止一枯穴耳。又元一統志
云在龍江奏田。卯午二時潮。潮則魚蝦群出。

聖水巖

聖水巖在
福建邵武府泰寧縣西瑞溪十五里。巖中有三石乳下垂。其大四五圍。禱
雨屢應。有祠宇。一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西百里陽源之東。狐峯峻峭。
甘泉飛瀉。禱之飲之。可以愈疾。亦名祥雲巖。潼川
州志聖水巖在四川潼川州大足縣東三十里。

觀水巖

廣信府志觀水
巖在本府貴溪縣。若一
人俯溪之流以觀者。

撒水巖

在戚株巖之北。宋王十朋梅溪集撒水巖詩。龍卧靈湫志未伸。時時
噴水撒行人。雖然未救蒼
生旱。聊欲澄清世上塵。

白水巖

惠州府志白水巖在本府博羅縣東北二十里。象頭山迴羅浮

山之東麓也。有白水巖在其陽。衢州府志在本府信安縣南六十里道成
鄉。巖穹有雲。南出則雨。北則否。蒲壽宬心泉學詩藁白水巖詩。泰山有積
雷。坤媼乃善藏。何時發靈祕。一脉流膏滂。至仁及物意。後世疑濫觴。藏蟠
久懶卧。碑易離雹光。豐隆亦豪舉。夜半驅阿香。天鼓何處來。大雪驚飄揚。
飛星雜雨射。怒霆翻飆狂。倚欄兩眼眩。應接俱弗遑。呂梁三十仞。吾聞老
蒙莊。行歌不憚險。習坎守故常。峨眉有仙伯。佛迹窺荒唐。涯足弄海月。戲
侮相頡頏。堪笑失筋人。氣胃何蠢尪。醉呼李太白。欲製芙蓉裳。此泉碩為
酒。萬斛輸滄浪。簡寂耿我夢。九疊迂我腸。厲蕩更詭異。龍湫舞堂堂。何當
寄鵬翼。瞬息天一方。仙人笑擘脯。滄海觀種桑。人世彈指頃。萬古天地長。
蘇邁斜川集有興歷盡黃茆岡。青山壁立聳太行。忽驚雷轉山石裂。濤頭
千尺分錢塘。飛空雨雹寒崖碧。倒影垂虹射晴日。高巖俯瞰先目眩。杖策
縱觀森股慄。只疑天河瀉地上。又恐灩澦飛山脊。猿猱悲鳴霜樹折。虎豹
震動山月黑。千年水石自成竇。下有蛟龍深
莫測。明年歲旱當汝求。暴雨一聲飛霹靂。

漾水巖

杭州府志漾水巖在本府北十五里。

東冷水巖

杭州府志東冷水巖在本府二十五里。

西冷水巖

杭州府志

西冷水巖在本府二十五里。

曲水巖

重慶府志曲水巖在本府夔州雲陽縣北。

水簾巖

池州府志水簾巖在本府建德縣即仲尼巖也。輿地紀勝在江西建昌府南城縣西南一十里麻姑山志歸亭跨清流其下有水簾巖舊有龍居之一在麻姑山金龍潭之側。洗彬詩有水簾巖底見龍眠之句。梅聖俞宛陵集遊水簾巖詩春山時獨往榛鐵旋芟斲飛泉蔽幽巖香鶴蹴朝旭光垂白龍髯鳴激寒潭玉半壁生晝寒陰草溼秋綠穿藤出溪口流沫縈山足莫遣吏人來方歌白雲曲

水寶巖

元安熙詩遊水寶巖題名　神峯道人以大德癸卯正月戊午晦來游茲巖觀浮休石刻長吟坐爾於飛泉恠石間飄然若有得也同行者曲陽令董侯士良平江路監税宋鼎門生王俊民道人則安其敬仲父也。

湘水巖

桂林志湘水巖在廣西桂林府城東三十里俗號聖山巖水夜半則潮上巖日中則潮下巖每日如常略不衍期山腹地廣數十畝群峯環擁其水或傳三十五年大潮有異人出焉。

弄水巖

元王景初蘭軒集弄水巖詩白雲滿西溪不浣杖屨塵誰知空巖下弄水有幽人我來觀題名物在跡已陳磐石臨清泚小休勞倦身飲罷猿鳥去濯纓徘相親一曲滄浪歌清風及隱論從教桃花片流出山中春作詩示同遊濂德期日新。　我愛西溪水泠泠響佩環偶逢蒼石坐聊對碧波閒塵土逍遥外珠璣播弄間濯纓人不見猿鶴怨空山。　三溪四最佳每到歸鞭懶綠樹相留連白雲共蕭散雲根有寒泉注潭潭已滿雖無塵纓濯亦足供漱盥題名彼何人意長浮世短取酒澆蒼苔今古付一莞。

滴水巖

廣州府志滴水巖在本府番禺縣碧虛之上四山壁立林木森蔚飛瀑下注如水簾然巖下有穴可容膝世傳異人坐隱于此上有古鍾懸于石前下有亭名洗耳今廢鍾亦不存一云在番禺縣蒲澗之上峭壁屹然飛泉下瀉勢若建瓴東坡蘇公詩千章古木臨無地百尺飛濤瀉漏天又二巖在蒲澗寺後唐李群玉詩三首云五仙騎五羊何代降茲鄉澗有堯時韭山餘禹代糧樓臺籠海色草樹發天香吟嘯秋光裏浮溟興甚長。　行盡崎嶇路驚從汗漫遊青天豁眼快碧海醒心秋便欲尋何漢因之犯斗牛九霄身自致何必遇浮丘一作揚帆赴乘鳥一濟日邊舟　南溟吞越絕極望碧濛濛龍度潮聲裏雷喧雨氣中趙佗丘隴滅馬援鼓鼙空遐想魚鵬化開襟九萬風。一在本府東莞縣南三百八十里杯渡山有滴水巖又有瑞應巖南雄府志滴水巖在廣東南雄府城一百二十里龜湖

山高萬仞上有滴水巖瀦為小湖有五色靈龜遊于其中。惠州府志滴水巖在惠州府博羅縣羅浮山幽居峒後直上有景泰寺基一在惠州府龍川縣上有龕室可容數榻水滴錚然而鳴。龍川志滴水巖在州北亂山矗立劃開兩峯丫髻對峙有飛泉千尺置槽引以給州人。大安縣志滴水巖在湖廣沔陽州大安縣西七十里兩山峭拔其中一峯時有飛泉奇丈下至山根激石生花傍有觀音大士。溫州府志滴水巖在浙江溫州府十二都三株松山。臨汀志滴水巖在汀州府上杭縣東北七里石竇有綫留直透瀉巖下又有石井深不盈尺儲不溢汲不竭舊傳定光古佛嘗駐錫於此。重慶府志滴水巖在四川重慶府西北五里舊屬楊氏修二百尺深尋有二尺泉穴巖以出巖下有花數百本可遊觀。鄧宗度詩石壁碎寒流行人暮已愁更傾風外耳無水不生秋。　諸公留題滴水巖詩巖後太字洪偲改為洪崖洞轉運副使鮮于師中。　巖前山溜洒如傾三峽都無此景清坐對秦宮無俗影三秦記云明光石鐖光以為蒞靜聞鮫室落盤聲好追祓禊蘭亭會巖下有流觴曲水疑到神仙洞府行每羨渝南二十石頻來幽境駐雙旌提刑鞏彥輔　千條玉筯掛巖前一派銀潢瀉碧天疑是鮫人在山泣亂流珠顆落危巔。　巖上流泉滴滴來史君巖下宴賓開衆翁開局官清淺不許聽歌醉玉杯。　天然瀟洒絕塵埃四面山如畫帳開世上何須問仙境只應此地是蓬萊。轉運判官席如明　塞上風埃撲眼多自蒞本部曇按南斗飛泉欣見此巖阿冰綠不斷銀潢脉珠滴長圓月窟波暫轉杯觴閒屈曲忽為霖雨下滂沱形容好景須詩筆萬古蒼崖始一磨見渝磨崖以俟刊刻提舉常儔正　朦朧秋月助光輝飄泊春風滅客衣百尺水晶簾不捲數峯巫峽雨長飛羽觴脩禊行將近蠖疵登山定不稀自恨雲巖跡如掃伏君借眼矚芳菲。宋李端叔姑溪集宿滴水巖懷趙德麟和壁間韻　瀑水瀉靈竇鏗鏘韶濩音樹深猿嘯月山迥鳥歸林一曲廣陵散再歌梁甫吟天邊有鴻鴈莫寄此時心。劉才邵杉溪居士集題滴水巖　泠泠清響落巖中正脉由來觸處通一滴也無真戲論誰知白浪已翻空。　曾酌曹溪一掬甘笑他梁燕自呢喃根塵即是圓通境個裏何妨古本參。馮太師集飛泉分下一巖寒誰識神功借意難瀉出龍湫投石上綴成仙佩落雲端離山便有江流雜當道寧辭宿眼看幾把狂吟題不就十年餘思在欄干。　重遊滴水巖　仙佩玲瓏白玉寒每來常與寺僧看憂民未有林泉約重到巖前為解鞍。

響水巖

杭州府志響水巖在浙江杭州府於潛縣中子山重峯之內中

有一港步履者聞下有水聲泠泠不絕不知流注何處臨安志云詳見天目山

藥水巖

方輿勝覽藥水巖在湖廣沔陽州去舊沔州三十七里有藥水巖院正南有二石洞大洞在佛殿後小洞在佛殿南兩洞之間有一泉西流入嘉陵江謂之藥水飲之愈疾上山約五里有一洞謂之石乳洞容二千人前有一泉冬夏不竭沔州志鮮于侁詩千峯環郡宇二石繞城堞每憐山水佳況復聞崖穴宋李踏蒼先生集巖前曾老禽斤樵洞裏仙人不可招龍睡有時慳小雨春長無地覓靈苗與攻中散平時懶更沃文園異日消調鼎和羹須玉液預私清泚注輕瓢張方平樂全集武興長舉縣東十里藥水亭下官道三四里亂石崢嶸流泉道激峻嶺十四盤而至石洞懸乳三皆徑圍二三尺下有石臼容可四五斗石泉尋乳下滴臼中溢而流入嘉陵江洞外有大石砥平云仙人鍊藥臺也俗傳此泉飲者愈宿痾予過而步遊焉氷雪千巖秋風萬壑崎嶇僅能至不通騎也因留長句時甲午十月二十三日　靈泉一派蜀江通源出蒼崖古洞中乳滴雲根皆臼滿藥成仙竈石臺空瓔纓珠絡千巖霤瑶琴琅籟萬壑風袂勻已忻清病骨刀圭敢望變衰容

流水巖

寶慶府志流水巖在湖廣寶慶府金城山有巖流水四季不竭冬暖夏冷於內有魚蝦巖上幽花野草不計其數

注水巖

贛州府志注水巖在江西贛州府瑞金縣東三十里兩巖峙立舊傳伏虎禪師駐錫時有小竇日出米隨人多寡可給後行童鑿之米不復出傍有石泉雖旱不涸

三眼水巖

潼川州志三眼水巖在四川潼川州下盧阿村下有溪水貫流上有天窟鄉人避寇可容千餘家賊不能近去城西十里

漈水巖

台州府志漈水巖在本府仙居縣西南二十五里水自層崖飛下數十丈噴薄激射雷吼雪濺道出巖下過者悸焉赤城志云水自層崖飛瀉薄如水簾狀耶律鑄詩題仙居縣漈水巖　翠疊橫陳閬苑深五雲漿泛玉鸞音江山自合鍾神秀一片人間未了心

喝水巖

三山志喝水巖在福建福州府鼓山湧泉寺有神晏號國師誦經惡水聲喧轟叱之西澗乃涸逆流于東澗　姜特立遊鼓山喝水巖詩　昔聞鼓山名未到鼓山寺勝遊不易得一失恐難值今朝忽勇猛便作入山計雖無濟勝具尚可策疲致松下止呵導山前屏車騎仰窺白雲峯俯躡青螺髻半天開佛剎傑閣照金翠路窮兩崖間巨石擘元氣何年瀉白虹一喝回狂勢衝波落山後餘力泄厚地山靈畏定力仙鬼各為閟至今千仞底不見波流駛尋師水倒回卓錫泉湧沸異事驚倒人此理本無二寧遺數蒼石刻畫幾大字顧憐身後名慘戚當特意茫茫千萬古存戚可勝記厌翃同一畫要自濟兒戲不如生前酒對石聊一醉醉到無何鄉却就僧牀睡

金石巖

撫州府志金石巖在江西撫州府臨川縣西十五里金石臺石峯五其石色有如金者為第一峯巋然獨高旁崖巉絕神刓鬼劃瑰怪萬狀半腰有巖狀類芝草曰金石巖王郭二仙嘗憩息峯之巔處州府志金石巖在浙江處州府遂昌縣北二十五里唐末巢寇至此邑簿張輞倡義率民駐其上以禦之巖巔可屯萬馬山頂出泉為池有魚歲旱不竭基磧至今一一可辨鄉民為立祠奉之甚虔水旱有禱立應

寶石巖

鄭彥昭樗庵類藁寶石巖　碧簡遠接銀河水翠巘中開寶石巖萬疊蒼雲生絕壁半空孤影墮寒潭松風白晝聞天籟貝葉清宵啓玉函愧我宦遊心自倦拂衣何日草為庵　十一月十五日再遊寶石巖與巢雲道人同登絕頂時有閩憲之除平田有約又重來溪路梅花樹樹開東閣此時詩興動南閩何事鶴書催承恩喜遇傳經會振紀慚非濟世才更與巢雲登絕頂三山明月是蓬萊

紫石巖

宋史地理志萬歲山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紫石巖又有亭曰界分東西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堂有書館八仙館揚州府志一在揚州府通州狼山提刑薛俅郡守臧師顏倅吳天常有題名又一統志云遊宦士大夫多遊覽其間

黃石巖

南康府志黃石巖在江西南康府星子縣五老峯瀑布泉上舊經云黃石公遊息之所去開先院五里

白石巖

長沙府志白石巖在湖廣長沙府瀏陽縣東鄉古風山後世傳昔有蕭天仙聖於此修道巖中常有白氣如雲巖下有泉四時不竭每遇歲旱祈求有應惠州府志白石巖在廣東惠州府興寧縣東南十里夜常見光燭天建寧府志白石巖在福建建寧府建安縣崇安里其山石白撮土不附上有石穴穴中有亭溫州府志白石巖在浙江溫州府樂清縣西南三十里高一千丈周回二百三十里舊記云十二真君所居之地名白石洞天巖高入漢西面大海石色如玉亦名玉甑峯自麓而上一徑百折迤出峯頂捫頂旁循側徑而下橫入一罅中佇立外望海山如堆粟日出如洪爐鑄丸此身恍在雲上萬象皆其下下有東漈西漈東漈熈寧中僧寶才所闢巖壑深窈瀑泉尤佳又有東嶼西峯山矗矗如屏環合狀帶其下為兩溪㳂流至東山為合湖俗傳郭璞初欲於白石黃

塘建縣治後，以土輕不果。巖上有昇仙壇、眉玉泉、列玉洞、連珠潭、百丈巖、霹靂巖、藏真塢、應天洞。其巖下有白石遷。張又新云：白石遷在白石巖下。湖之南。謝公有為民行田白石遷詩云：小邑居易貧，災年民無生。智淺懼不周，愛深憂在情。舊業横海外，蕪穢積頹齡。饑饉不可久，甘心務經營。千頃帶遠堤，萬里瀉長汀。洲流涓澮合，連統塍埒并。雖非楚宮化，荒闕亦黎萌。雖非鄭白渠，每歲望天京。天鑒儻不孤，來茲驗微誠。張又新詩云：白石巖前湖水春，湖邊一逕有清塵。聊追謝守行田意，今古同憂是長人。宋太平興國中，道士李少和善辟穀，披荊棘，驅妖魅，虎狼而居焉。祥符間，賜白石巖額。王詹事十朋詩云：十里湖山翠黛横，兩溪寒玉鬬琮琤。路從飛鳥上頭過，人在白雲高處行。巖下行田謝康樂，洞中辟穀李先生。凭欄下瞰人間世，轉使此心名利輕。貫氏婦錢文琬詩云：兩道嶠溪鎖碧山，飄然仙帶繞回環。千巖林木溝渠下，萬頃滄田指掌間。霜月天邊清興遠，金鐘雲裏夢魂閑。夕陽歸步競仙騎，髣髴煙蘿下玉關。至和間，於巖內建屋十餘間，宣和賜名集真觀。王十朋白石巖詩：謝公好山水，得郡古東甌。造物惜佳境，雅志多不酬。松蘿蔽鴈宕，煙霧埋龍湫。行田徑句石，不到仙山頭。寥寥數百年，天付黃冠流。巍然萬仞崖，壁立東南州。誰將補天手，化出白玉樓。雨龕藏洞府，中有群仙遊。上通尺五天，下接三神洲。飛泉落巖腰，碧澗鳴山陬。群峯直培塿，滄海為渠溝。憑視人間世，萬象同蜉蝣。我見鴈蕩山，崎嶇厭經丘。翩翩錢公子，呼我尋巖幽。初經小雨添，忽掃群陰浮。扶筇遊嶒峴，一洗塵埃眸。山林有真樂，富貴何足求。但願乞二山，不願萬戶侯。　周邠題白石巖　此景曾聞父老傳，頂無凡跡到巖巔。青霄咫尺不多地，碧洞深沉第幾天。千古煙霞真勝絕，一方水石最清淵。我行聊慰登臨興，着意來遊已四年。　蘇軾答周邠　指點先憑採藥翁，丹青化出大槐宮。眼明小閣浮煙翠，齒冷新詩嚼雪風。二華行觀雄陝右，九仙今已壓京東。此生得有尋山分，已覺溫台落手中。　西湖三載與君同，馬入塵埃鶴入籠。東海獨來看出日，石橋先去踏長虹。遥知別後添華髮，時向尊前說病翁。所恨蜀山君未見，他年攜手醉郫筒。　徐照詩白石巖　一石入遙天，千峯疊在前。人行不到處，仙去來多年。實暗雲生像，簷斜日照泉。星朝宣賜物，弟子尚能傳。　宋趙師秀詩白石巖書　誰炷清香禮少君，數聲金磬夢中聞。起來閒把青衣袖，累得闌干一片雲。　陳止齋集　地向東南傾，石際蒼海立。蛟鼍限波濤，難大得城邑。屋然通國望，跋莫他山及。道人獨有之，置屋三四級。幾看星月欄，卻聽風雨急。于今二百年，我共冥鴻集。晤語夕陽低，對酒秋更濕。明朝江上舟，避雨漁翁笠。迢迢一俛仰，此道可於邑。　樓攻媿先生集　我遊仙都觀，獨峯撒迹雖在，車不通鼎湖，望極幾惆悵。無羽翮凌天風。茲來纔成望白石，王凱突兀摩蒼穹。人言真人老肩鑿開洞府遺仙蹤，無人共登青雲梯，躋攀伴我惟枯筇。縈回約略三十里，路過萬疊高龍嵸。斷崖冷冷落殘雨，雙石凜凜亭孤松。卻從山椒下谷口，石欄屈曲遮碧樓。頗疑山高氣凝寒，古來積雪今未融。是誰玉斧妙鐫斲，洞門雙闢驚神工。巖深白日尚幽閟，別有石竅聞天聰。傳聞峯頭貯清泚，沓鑄消滴聲冬瓏。杳身更與上虛閣，海山錯立煙濛濛。脚底千山行伏龍，手揮五絃俯冥鴻。霜林摇落當玄冬，長嘯一覽萬象空。解衣寄宿旦過寮，魂夢亦墮水壺中。曉看日出滄海東，爛炬百萬燒天紅。眼高不數鴈蕩雄，行田下笑康樂公。未能辟穀追仙翁，頗亦有意棲琳宮。三山不覺去人遠，安期羨門宜相從。驂鸞駕鶴太多事，但欲御氣遊無窮。

錦石巖

韶州府志　錦石巖在廣東韶州府仁化縣南十五里。韶石之一也。山平壁峭，形如屏嶂。前臨大溪，隔溪見山腰有巖，峪岈陡絕，揭厲循蹊攀援，崖磴數百級，縈回而上。過棧道可丈許，石逕依崖，松篁夾峙。先至下巖，歲旱雩禱於此，號龍巖。次巖為觀音巖，有大士像。巖廣深六丈，上圓如鐘，腹下平如砥。有泉當巖散漫而下，如懸珠簾。前有叢篁蔭映，儼成補陀。又循石壁行數十步至上巖，益奇麗。石壁赭如渥丹，頂上横陳一帶苔色，皆小石竅，狀如蜂窠，蒼翠可愛，紅綠間映，故曰錦巖。傍有飛瀑灑崖如雪。前倚石檻，下臨大江。危崖絕壁，俯視使人悸慄。巖正向西北，前覩皆石峯，夕照嵐煙，宛然紫染，凹凸米圓，駁奔猊蹲，雲霞出沒，千態萬狀，眩耀心目，觀者忘倦。當巖巔垂瀑，乃山頂龍池。自巖轉行五十餘里乃至池。所巖田或縱牛浴池，牛即斃，大雨洗池，水盡乃止。宋徽宗時有僧徒居之，就石刻碑，偃于崖側。紹興中舍人朱翌經遊，作記。南海志　錦石巖在廣州府州城八十里，西樵巖九真洞西有錦石巖。朱翌詩遊錦石巖　梯空何事上秋旻，要定三巖看隱君。斗柄下垂星可摘，天門將近語先聞。猿窺虎隱人驚去，牛污龍池雨解紛。慣我七年東向念，卻張風腋踏歸雲。巖高百餘丈，頂有龍池，牛浴即死池中。嘗有大雨洗池。王孫極多，見人即驚去。虎隱，巖名也。

石巖

廣信府志　石巖在江西廣信府永豐縣東四十里，土名牛坑。山巔有石屋，高三丈，深廣各二丈。巖有松蘿藤蔓，中有佛像，高尺許，故世相傳號石佛寺。歲旱禱雨多應。　一在本府上饒縣東一百二十里，上有古寺，名幽巖。　一在本府玉山縣二十餘里，可容數百餘人。　馬

大同詩題龍潭石巖　攬轡觀風只課程風雲要挹楚鄉清巖㘭異凝觀山目夜折驂鸞夢月情觀者寧知部使者平生元是老書生滄浪何處無人識欲往從之一濯纓　蔣之奇詩紫翠望雲嵐山前一逕杉箕寞烟雨裏枉道訪仙巖　蔣楷詩朝日弄晴嵐輕雲遶碧杉玉堂清夜直應復夢仙巖　俞南仲詩靜聽松聲好聊爲半日閑藤依蒼蘚古壁䒷紫苔班擕袖西風裏孤蒲野水間非因民事出那得訪名山杭州府志石巖在本府昌化縣佛跡山縣南金山二十五里山前對峙名山雄峻綿亘自麓至巔一日方到有石鼓石坐石碁盤盖神仙所棲弋陽縣志石巖在本府弋陽縣北二十五里內容數百人舊經所載如此令不知其處

陳石巖　贛州府志陳石巖在江西贛州府瑞金縣東北五十里舊傳陳武帝霸先發跡地祠猶在焉鄉人每禱必響荅巔有請雨龍池內有劍門九曲洞石寶石鼓瀑布水簾前有試劍石六和精舍依巖爲之入一統志注在縣東四十里壬田之上乃陳武帝隱遁之所因名

障石巖　贊皇縣志障石巖在北京真定府贊皇縣縣西一百一十里

維石巖　瓊州府志維石巖在廣東瓊州府萬全縣滴滸嶺下宋建以居尼行奉佛鄉人營田以給昔有徒衆三十

餘令存無幾元朝宣慰雲從龍元帥陳仲達嘗捐金重脩王繼學謫吉陽嘗游有詩留題虞伯生詩石巖詩爲道童總管作　維石巖巖氣象超俯憐培塿獨岧嶢八風不動盤坤軸一柱高擎切斗杓江郡暮雲留遠樹湖陰積翠上春潮便應從此爲霖雨直向中天絳節朝

石城巖　饒州府志石城巖在本府樂平縣南六十里凡十餘里間皆怪石一徑縈紆而入其中空洞下有故少卿程博文所居李常名曰叢玉李伯時寫爲圖曾肇諸名人皆有詩西又有小石城潛光巖一在本府弋陽縣縣北六十里其廣可容萬人上有石乳泉實或方或長下仙人跡隱出石面前環衆山可愛

麻石巖　惠州府志麻石巖在本府興寧縣之東十里

聖石巖　石城縣志聖石巖在贛州府石城縣西南四十五里頂如覆釜中深廣數丈俗傳伏虎禪師發跡地

洞石巖　恩平志洞石巖在廣東肇慶府陽江縣張登詩云山斷開元蝸龕留大業僧七年馳使路三躡石梯層

仗石巖　台州府志仗石巖在本府臨海縣南一十里巖尖有巨石橫其上省巖僅尺許衆舉之莫能動

大石巖　溫州府志大石巖在本府郡南二百里巖谷有石室三十丈可容二百人有石柱如削高十丈有石鼓石鐘調露元年道士傳瑤於此上昇

石門巖　汀州府志石門巖在福建汀州府蓮城縣東五里兩石對峙成門壁立萬仞紹興間雪峯僧倚巖結庵名曰宿雲紹熙間令黃掔栩總宜亭令趙汝樵栩悠然閒邑士李仲陸題如夢令小詞云門外數峯圍繞帖石路兒彎小花老不禁風委地亂紅多少人俏人俏膈葉數聲啼鳥多爲識者稱賞延平府志石門巖在福建延平府尤溪縣之北六十里峭壁東西相峙如門傍有龍感院桂州府志石門巖在廣西桂林府臨桂縣西北二十五里內有石如帳幕扣之有聲潮州府志石門巖在潮州府甘露寺去州六十里古號弓箭坑後曰石門巖巖在孤峯頂自石門入餘數十步乃至巖巖下可容萬人故爲鬼穴趙師立有詩　勝境傳天下曾封第七山一巖懸石際萬木挿雲間鳥過暮天碧牛眠冬日閑歌聲初隱隱疑自武陵還

石鐘巖　汀州府志石鐘巖在福建汀州府上杭縣南太平鄉中有石乳傍一巨石擊如鐘聲

石碕巖　金華府志石碕巖在浙江金華府金華縣東南三十里二百二十步又名石碕頭下瞰大溪高十數丈嵯峨可畏相傳巖下有洞常見梅花自其中泛出故以梅花名其溪俗云昔溪漲漂僵人軀至巖下頻骨連繞周身如黑擊之堅若火之水漂而去

穿石巖　長沙府志穿石巖在湖廣長沙府攸縣四十四都

烏石巖　泉州府志烏石巖在福建泉州府清溪縣西每歲正旦聲雷震亦有仙人蟬蛻於此巖

萬石巖　饒州府志萬石巖在安仁縣北四十里屹立平田中石皆玲瓏其麓清澗環抱舊有鳳啣書石世傳爲國師鑿去俗呼石厌堆宋李忠定公集王周士以幅素圖萬石巖見示　不須避世向桃源自有巖中小洞天激石枕流塵境外巢雲卧月玉峯前高懷肯顧二千石福地直同十九泉小隱羨君誠得計我方憂愒老江邊

六石巖　衢州府志六石巖在浙江衢州府江山縣勹相亭西接廣信境中有巨石雄峙前有潭一巨石數百仞挹其前水繚於石路沿於水行客不敢仰視有僧名六石棲其間因名巖旱則禱

石室巖　興化府志石室巖在福建興化府莆田縣城西三里山有二石室仙跡石僧涅槃舊隱于此亦名伏虎巖巖有精舍今爲郡人臨眺之所衢州府志石室巖在湖廣衢州府衢山縣南臺寺

喝石巖　杭州府志喝石巖在浙江杭州府餘杭縣西北五十里有徑山

能仁禪寺是山乃天目之東北峯五峰環抱奇勝特異唐代宗時僧法欽結庵於此永泰中有白衣士來求法欽度爲沙彌欽指座攻石屏謂曰能開此乎曰可遂叱之分爲三片今號喝石巖李洪芸庵集信脚來游喝石巖老來到處少同參出家本是大夫事歲晚終期卜一庵

野石巖 郴州志野石巖在湖廣郴州宜章縣北十五里崖壁峭立正臨孔道知縣吴公鎰遷鋪于此湖南帥潘公畤爲書野石鋪三大字吴有夏夜渾如秋氣清夢回風露濕桃笙之句並刻石上

石井巖 衢州府志石井巖在浙江衢州府信安縣南二十里景星鄉紫極宮側清溪翳茂樹中坐十客

石硿巖 衢州府志石硿巖在浙江衢州府信安縣南二十里

石倉巖 金華府志石倉巖在浙江金華府永康縣北三十五里高一百五丈絕頂有洞可容百人昔洪雅禪師嘗棲於此高崖之上有石倉自然出米以餉僧衆隨用隨出遂僧多寡無欠無餘適足而已後有僧貪圖欲令稍大而出米頗多鑿之米遂不出

石碁巖 延安府志石碁巖在陝西延安府保安縣廢城內巖高數十丈上有石碁枰并石碁子舊圖經云

石人巖 徽州府志石人巖在直隸徽州府休寧縣西七里有石高五十仞許狀如人冠方巾背溪面山而立

卷石巖 建昌府志卷石巖在江西建昌府南豐縣西雲門寺側臨溪巨石自西北來有卷阿之勢傳聲清亮舊無名號元豐中太守陳內翰繹立是名僧思顒書字畫可觀

石呼巖 德慶府志石呼巖在四川德慶府晉康縣右瀧水縣界距寶峯七里昔有黎道士隱化其間鄭萬嘗題長短句見於青松子集

文筆石巖 延平府志文筆石巖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普安里鮑源狐峯突峻上銳下豐若倒筆書空之狀

石魚巖 西安府志石魚巖在陝西西安府臨潼縣東五里南山又津陽門詩注曰石魚巖下有天然石其如甕以貯飛泉

洪石巖 贛州府志洪石巖在江西贛州府石城縣西南三十五里東有牛啼巖下有金雞巖舊傳見金雞出入

玉石巖 常德府志玉石巖在湖廣常德府龍陽縣東北五里高百餘丈四面石壁聳峭旁有石玉色故名山腰又有佛跡巖中廣數丈謂巨人跡印其上咸平戊戌賜太宗皇帝御書百二十卷邑人依巖閣之棲壇於兵火下有佛跡寺治平間改賜普和額

浮石巖 宋鄭紳伯詩集月湖新得浮石巖　月湖先生樂山水搜奇曾不遠千里邦知去邦三牛鳴浮石巖中晦佳致神剜鬼劃有許工天墜地出知幾世平時樵徑所不由一旦復當胡爲至由來絕景難久藏竟須好事與經始見之三嘆欲忘歸市以千金不惜費公知得此真無價我亦聞之喜不寐朝來幽事頗相關乘興縱觀約聯騎霜明日暖馬蹄輕曾不踰時即其地噴雲泄霧疑有神旋呼斤斧誅榛菁初驚巨石幾百尋突兀嶙峋濕雲氣嵌竇谽谺元自開藤蔓駢羅巧相締清洛竹木總堅瘦陰生莓苔倍蔥翠老根側出掀斗藪幽草倒生搖鳳尾前山一抹横蛾眉隔盡俗塵如戶閉褰裳振足復崎嶇披棘捫蘿窮幽邃忽有一徑出自然委蛇深隱闢盈起四面周遭步轉高心領目擊紛可喜處處出石作奇怪續續哦詩聊比擬或黎其色如鐵繡或赭其谷如酒醉或傲睨而凝自笑或突怒而狠相視或閑幽室備書院或引長廊爲谷次或虛高下城樓閣或巖尊卑作堂陛或分半月隱天形或展胡床圍地勢或露碼碯紅而潤或錯琉璃青且膩或如入關如升堂或如卧榻如隱几或如立壁如拱渠或如卓筆如布字遞遞達迤巧獻狀試舉其凡莫殫紀最喜賓從可從容甲乙其間有一二昔聞渼巖天下稱金華仙伯載稱美回中僅可坐十客舉此十倍加不啻余賀茲丘

有所遭初不遠人人自棄先生一笑與我言平生此興覺爲累豈期幸會得所圖孰使之然天實畀須臾更涉屏巖巔指云此有無盡意一水縈紆殊有情萬山回環杳無際規以數椽安一榻時來長嘯舒清思領觀餘力佐天巧名與此山傳不朽自惟野性寡所嗜猶喜登臨同臭味剩欲相從爲火計祝公先了公家事

飛石巖 宋張子野集飛石巖詩　石破重巖萬客疑不堪攻玉不友璣長江風雨來無定時學零陵鶯子飛風雨即巖石飛墮

飛瀑巖 武昌府志飛瀑巖在湖廣武昌府咸寧縣閭山金皇統間六老宇文虛中高士談刑具瞻王兢蔡松年張楫同遊賦詩石刻猶存

瀑布巖 建昌府志瀑布巖在江西建昌府有詩云高山激迸端清振林木聾飛靈濺千巖白虹垂萬丈來此坐移時森然毛髮爽

石乳巖 永州府志石乳巖在湖廣永州府東安縣西二十里中有石垂如乳

寶國巖 建寧府志寶國巖在福建建寧府建安縣西七十里下有寶國寺

國泰巖 惠州府志國泰巖在惠州府興寧縣北七十里

長林巖 徽州府志長林巖在直隸徽州府婺源縣即五聖發迹之地先君建道院於此

瀰湧巖 汀州府志瀰湧巖在本府長汀縣東北七里。有深泉怪石茂林脩竹為一方勝槩。舊有精舍翔於巖前。乃定光古佛命名鄧遠舉者詩云翠雲卧石千巖冷黄葉呼風萬里秋

青田巖 湘潭志青田巖在湖廣長沙府湘潭縣南三十五里。由小遷入景殊幽勝巖深數十丈白象綠獅在石竒象乳皆碧色。林岊詩云老鶴回翔去幾年至今巖竪此名傳躋攀分寸無疑路飛入方壺忽有天白象綠獅呈怪石神泉深洞隱真仙。細看滴乳流脂處不是青田是玉田。

酆都巖 應天府志酆都巖在直隸應天府句容縣酆都洞上。

金溪巖 延平府志金溪巖在本府將樂縣南石壁山之巔。

金城巖 杭州府志金城巖在本府臨安縣西三十五里。

古城巖 岳州府志古城巖在本府靖州西二十里洞穴深廣亘六七里。後出謝家村中。有流泉或有石床石鼓之類。土人歲以正月朔旦千百為群朝焉。

靈城巖 保寧府志靈城巖在本府閬中縣東六十里蘭絲山之腰比他巖最邃深巖前松竹茂密巖上有滴乳為水珠石上有雙竹痕長尺許仰面觀之枝節儼然。

秋澤巖 建昌府志秋澤巖在本府南城縣東五里從姑山頂有石巖廣深可坐數十人紹聖初有一僧遇旱歲晒身巖上雨澤霑足。因牓曰秋澤巖巖有靈峯寺。

赤壁巖 處州府志赤壁巖在本府縉雲縣東二十五里仙都之東瀕溪壁立高可千尺。

天井巖 延平府志天井巖在本府將樂縣大源外都小芹僻山之原。有僊殿為鄉民祈禱之地。

僊井巖 延平府志僊井巖在本府將樂縣西三十里

白土巖 延平府志白土巖在本府將樂縣東北二十餘里。地出白土。可以飾壁

雲谷巖 汀州府志雲谷巖在福建汀州府駐劄寨中南山之趾。

小池巖 贛州府志小池巖在本府安遠縣東五里馬鞍山之中。亂石叢然。洞穴廣者可坐二十人。綠巖梅竹清絕。舊有淨侶廬其下。

龍池巖 杭州府志龍池巖在本府臨安縣東二十五里。

弄江巖 長沙府志弄江巖在湖廣長沙府瀏陽縣西北五十里。峯巒森秀。周回皆石。渾然天成。一石穹然上懸華蓋人迹莫及名曰僊人座。一穴極深上有羅漢龕又有孫真人竈存焉。

古風巖 長沙府志古風巖在本府瀏陽縣石象立於谷口有鍾懸其下。巖有燕坐觀音。又有倚屏石佛。攀巖僊人橋羅漢臺中有藥爐丹竈硃井雲床并聖像灣。

長巃巖 杭州府志長巃巖在本府臨安縣二十五里

瀛巖 台州府志瀛巖在本府寧海縣東二十五里崖岸險絕下臨海中。上有小亭。石壁刻瀛巖二字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書寫儒士臣梅貫春
圈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裕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五　二十二覃

巖

中巖

宋范成大吳船錄在眉州六十里號西州林泉最佳處相傳為
第五羅漢諾矩那道場有石室諾矩庵也舊說有天台僧遇病
與一木鎖匙曰異日至眉之中巖以此匙扣石戶我當出見已而果然天台
僧恍然為病僧挈以赴海中齋會既回如夢覺自此中巖之名遂顯　今
三石屹立如樓觀前兩樓泚紫石中一樓夢蔓被之傍有實辦峯甚端正
山半有喚魚潭慈姥巖龍所居世傳鴈蕩大小龍湫亦諾矩夢道場豈化
人往來無常處耶　嘉定州志中巖在嘉定州係諾矩羅尊者道場巖口有
喚魚潭循山三里許始至寺中有羅漢洞　延平府志中巖在延平府南平
縣城北之五里許兩山對峙左右怪石蹲伏闌跨其上即感慈大師庵也
峯回路轉疊石為橋旁有貯月潭歸雲峽茯苓泉皆宣和間林守適命名
刻諸石又度一橋水石相擊湍聲喧豗少前數步峭崖覺巖雜草蒻對泉
溜滴瀝而下隨風散亂淒寒侵人隆冬凝冱冰柱倒懸瓊瑤匝地巖之最

奇處也百餘年間異有興顧端平初西山真公德秀入覲擁纛來遊酷好
清絕歸語黃守埒卓亭面之亭成董守洪題其扁曰飛溜人皆賀茲巖之
遭也中有寺曰廣教溪水瀉二閣留題頗多　輿地紀勝中巖在富順監
之西北咸通中依巖鐫大悲佛像國初僧自悟架屋三百楹天聖丁丑賜
名普覺院藏兩朝宸翰康定二年翰林李淑為之記林靈素毀佛法欲壞
其像群蛇圍繞鑿之不可止以泥塗之後罷禁始以水洗出之　宋景文公
集送元靜歸中巖詩并序　予昔宣景陵與師同預北禪作公法席後三十年
予守成都師自富順監肯來酒然話舊昔之壯也今瘁昔之鬒也今華師
雖忘懷予不能無感慨而告還作詩一解以謝其行　景陵同坐貫花筵
日月飛馳三十年兩股尋回江上錫一燈分照錮南天巖雲護鉢龍降呪
林露侵衣鶴警眠此地相逢須畫列在家靈運已華顛　孫燭湖先生集文
華要是山川氣看到眉州四海空尊者庵前雙石筍令人真見兩蘇公　員
九華先生集青春了無事客上伽藍遙指翠微樹求尋尊者庵不須談
九九何必論三三且坐吃茶去留師明日參　李璧鴈湖集塵土汙人絕可
憐寶坊聊共炷爐煙高懷已翥三峯上舊事重尋十載前獲吠靜歸花漢
漢晚雲深護竹娟娟秖應難見惟神物留取新詩結舊緣寺僧云適龍見

禪上根不見之袁起巖東塘集蓋與盈曲上中巖峭壁危峯面面山心月亭前何世界不知天上與人間江湖續集李功父賦江西立上人中巖一室在山心君棲皆俗深四傳通古道八面見平林禪有藏雲穴吟無礙月冬時情任偏黨誰可洗幽襟　馮時行詩　曠絕無人境超然乃真遊如何許世俗踏破蒼苔幽我知大士心月印千江秋示迹蓋偶介爾能雲亦收疊巒擁肺腑脩篁舒蒼龍虬嵬巖近恐墜窈窕翠欲流攀指諒非月索劒穿刻舟倚杖聽松風聊爲信宿留李流謙澹齋集送覺華巖歸中巖世故翻巨浪是身如孤舟黑風半夜來撼歎卒未休誰能洶湧間輕飛逐浮鷗稽首大導師覺海名善泅請下一傳語爲度歷劫憂師笑了無言此問難爲酬未可識迎汝于歸當內求堅忍作維纜巨防截橫流中有不動者東西聽漂浮師今念故山翩然去難留相送城東隅黃葉催別愁歸來閒閒生念念期自脩精進慎不懈封芥或有投西風白蓮開來已隨勝遊程公許滄州塵缶編遊中巖晴煙如春尤覺林壑之勝也　晴嵐縣翠中巖寺十二年間得再遊三蜀龕深香不散萬松山擁霧難收鷲峯付囑雖常住鴈蕩經行豈易求欲識老師真面目白雲深處洞東流　陪尚書遊中巖夜大風雨尚書及任卿史石泉皆眷平德清諧李莽余以晚輩侍

中天臺殿倚岭嶙憶昨深登六歲春霧鎖巖扉須玉鑰雲扶華履上青冥三峯靜對尨眉秀雙壁驚回醉眼醒風雨三更龍象集祖師意旨付誰聽史蓮峯先生集同馮蓬州當可游中巖分韻得林字　羲和轉日轂北陸鞭窮陰天地不自持年老去如駛卉木浩萎悲江山動蕭森變化故不干樂哉此幽尋蓬州老學語玉函鏘璆琳相攜亦忘言一笑孤雲本主人鷲峯來分坐茲巖深攝衣請從之宛如在中林聊欲薦清供無物致所歆端有白月輪炯然碧潭心賞會詎偶然夙昔諒合簪別去莫慘惻渠無去來今當有羲黃人嘗識太古音

中峯巖

漳州志中峯巖在漳州梁山清漳集遊梁山中峯巖　弱齡嗜幽賞寢爲名宦縻及茲遂閒散欣然理前思凌晨琴樽佩望望愜所之石門足藤蔓溪口多滴瀝濟流不盡源捫磴復攺坆條忽值谽谺避近臻平夷獨愛中巖勝環峯如隱埋列樹攢萬首流泉釀兩支山禽助我趣吟哦清且悲野麋馴不驚背群自娛嬉既悟飛走適永悼與寵羈早晚謚捸其亦閒瓜芋蒸閒步欄畦日暮願從二三子畢志老茅茨

中隱巖

宋李師中集中隱巖　訪隱尋幽緩着鞭梅花初試小春天孤峯上下分三洞一水縈紆溉萬田好向忙中拋俗事却來閒處覓神仙清虛不似人間世野鶴飛雲遶檻前　坎止流行但信緣嶠南風景異山川偶因乘興穿山腹始悟壺中別有天金靖詩假守呂叔恭游中隱巖無名洞坐客鄱陽朱闕輔云此洞未有名因公而顯欲名曰呂公巖予未敢挽襟而予思劉君陳彥朝皆曰甚當戲書五十六字鐫于石壁間紹興甲戌季春吉日　護田綠水轉山樊滴翠群峯列巨杉洞外僧藍侵斗漢洞邊人跡隔仙凡深深雲谷春長在寂寂松扉夜不緘此處得名爰自我要須題作呂公巖不用瀟颺向水邊乘風宜坐此巖巔山陰樂事真何似觴詠終能勝管絃

上巖

嘉定州志上巖在嘉定州前青神縣東南過江一十五里唐末有佛刹號垂拱寺相傳巖下龍聽僧講經於此夔州府志上巖在夔州府雲陽州下巖西二里巖下鐫刻大佛像列千佛建閣莊嚴水濱贛州府志上巖在江西贛州府石城縣西六里與五龍巖相距中深廣正方舊有法樂寺今廢

下巖

夔州府志下巖在夔州府雲陽州舊號雲巖屬萬州今在州西四十里出茘子黃魯直詩云僧緣蠶麥去官數茘枝來記纂淵海下巖在夔州雲安縣西馮當可題三峯詩云古院無人僧作佛碧潭有水魚化龍當年距羅小遊戲一石擊破成三峯肇慶府志下巖在肇慶府大江中又名北壁有龍潭硯最佳長沙府志下巖在

湖廣長沙府攸縣萬州志下巖在萬州東宋黃庭堅豫章集萬州下巖并序萬州之下巖唐末有劉道者定州無極人聞道於雲居膺禪師爲開巖第一法祖號道微自鑿石龕曰死便藏龕中不用日時門人奉其命二百年來遊者題詩不可勝讀莫能起此開巖者故予作二篇表見之其一用楊子安韻其一用王安國韻　空巖靜發鍾磬響古木倒掛藤蘿昏杜詩翠木蒼藤日月昏莫道蒼崖鎖靈骨言主人隱顯不可測傳燈錄漸源在石霜覓先師靈骨金剛經曰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寺古松檎老巖虛塔廟開法華經曰各起塔廟高十由旬僧緣蠶麥去官數茘枝來上句言僧徒趁熟乞食下句言寺有茘枝爲官所得漢書昭帝紀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石室無心骨金鋪稱意苔司馬相如長門賦曰擠玉戶以撼金鋪注云以金爲門之鋪首王介甫詩荷花稱意紅若爲劉道者拽得鼻頭廻傳燈錄石鞏禪師傳一日在厨作務次馬祖問曰作什麽曰牧牛祖曰作麽生牧曰一廻入草去便把鼻孔拽來祖曰子真牧牛師便休去山谷借用意謂山野殘僧不遵軌轍安得道者復生提撕之也若爲猶言如何古樂府荆谷歌曰食糧之盡若爲活　李璧鴈湖集破曉擔竿挿釣磯一生幾度扣禪扉心如尊者巖中定身

比治翁焚道縣閭世雲藤那解老近入空翠欲成圍狀偶戲號龍方卧不放銀濤百尺飛。公題云有山李來未進留詩巖壁庚午歲十月二十二日張不姓舍張之奇月范石湖大全集崎昔中巖一步幾下巖風景亦高寒。峽中無處堪停棹。雨後今朝始倚欄。不用苦求臺相見。祇教長掛水簾看。山僧勸我題蒼壁。坡谷前頭未敢刊。李流謙澹齋集掃雲璐絕壁。倚竹破蒼苔。嗽漱水簾搖。壓候佛閣摧。僧殘無給侍。墨妙辨無臺。就使忽忽去。猶勝不一來。韓流淵泉集中平峯下巖可坐百客。絕頂尤奇。臨水既凝眝望崖棧排佪。搖舟一以渡。露棒氣影闌。矯首與入居。直上無飛玦。峭壁過鳥道。老樹相縈廻。下訪隱者廬。賦堵留巖限。亂草蔽空。停泉照崔嵬。因知勝絕地。使我心悠哉。誓當如龐老。舉家爲此來。馮緡雲先生集題雲安下巖。縈繞江沙韆杖藜。巖谷春花依竹色。好草入漲痕新。占盡苔初破。嘗梅客遊蹔萬跡勿鋸鼓。幽興苦留人。曩遊成斷夢。再至是陳人。覽景追前迹。尋詩拂舊塵。孤松非破衲。細草易生春。積日江天好。凭欄愁更新。

下綱巖 金華府志下綱巖在浙江金華府義烏縣。唐地理志。武德四年以義烏縣置綱州。因綱巖以爲名。

上下巖 元劉將孫養吾集上下巖一巖空空碧。一巖英英白。攢穿左右室。如建東西宅。昂藏厦屋覆嵌竇壁奇崛上光下爲土平地圍無別

上下牢巖 明州府志上下牢巖在明州府奉化縣南三十五里。上巖壁立。下巖回顧。

後巖 嘉定州圖經志。後巖在邛州大邑縣鳳鳳山下七八里。水尤奇絕。又輿地紀勝云陸游南津勝因院亭子詩云。明當還成都。壓土埋馬跡。後巖在眼中。飛去無羽翼。

後平巖 延平府志後平巖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梅岐里西都。產桃。其味甘甜。當春時花開爛熳。青紅相間。中有瀑布泉。遠望如武陵僊境。

半巖 池州府志半巖在直隸池州府。李元方刻有侍巖謂壽山大小泉凡十一。而半巖爲勝。巖壁之號曰十五。而有侍爲大。凡壑之號九。而上清爲最。凡洞之號十四。而潛虬爲奇。有洞五。曰半巖。曰奇隱。曰于昭。曰妙峯。曰紫微。而翠微特高。即杜牧九日所登者。

半丈巖 張翥蛻菴集半丈巖。巖岫重還掩。中藏小洞虛。雲生半席外。地劃數弓餘。分坐容棋局。留題偏漆書。石門瑤草滿。恐是古僊居。

三巖 九江府志三巖在九江府彭澤縣東北半里。丫頭山有三巖。初皆名寶陀。後黃山谷愛之。分三曰補陀。伏僊。雨花。廣信府志在廣信府永豐縣東五十里舊周安鄉四十二都。

與六石峯相望。昔蔣賢良夔讀書之所。有怪石。又有虎巖龍井。鄉人遇旱禱之輒應。俞伯華詩　曉遊六石暮三巖。杜宇啼紅入翠嵐。客子搖籃踈雨外。參黃栴緑是衍南。　三巖之下有賢良。暮史朝經萬卷場。老樹山空人已盡。適然千古姓名香。處州府志三巖在處州府麗水縣西北四里。中巖有飛泉瀉落。皇祐初知州李堯俞名其右曰清虛。中曰白雲。左曰晨曦。作記以紀之。巖前有郡守劉涇刻于石。乾道二年郡守錢竽立觀音塑像於中巖。有亭曰水月。胡汝舟爲之記。江湖續集王宗中詩　閑携一壺酒。來對雪巖斟。秋老瀑飛瘦。石寒雲宿深。坐無僧共話。行有鶴隨琴。此處儘不俗。令人生隱心。宋方秋崖集山入蒼州翠作叠。何年鑿此玉嵯峨。瀑從峭壁飛將落。雪逐蒼崖乞欲崩。寺老尚堪支古佛。地靈不肯着凡僧。定應嫌客留名姓。雲逼人寒一硯冰。姜特立詩　一見便非凡世界。恍然覺是化成宮。未分混沌天無巧。已鑿谽谺鬼有功。百尺飛泉晴亦雨。四時陰穴夜吹風。莫將俗駕污仙境。明日紅塵在眼中。韓淲澗泉集渡水尋山到碧巖。不知身尚在人間。霜天晴日青松下。借問誰能伴我閑。元王逢梧溪集三巖行。宋邑人蔣夔。偕楊氏咸隱此。　皎皎停白駒。翩翩上雙鳧。攜項黃馘相候。嗚。草木爲我感。敷腴。崒然黝色壁屋起。王孫吟罷鶴來跂。徑紆石角斜斷。鋒溪柒花香凈流。洪。混沌之竅三層開。呀若疊浪龍門來。倂非地設仙境界。無乃天造真樓臺。雲關岫幌謝斧迹。露下鳳生翠成滴。我方骯髒對奇賞。僧何因緣此長寂。西偏尋丈基階荒。讀書曾隱蔣賢良。松根久冷青燐火。瓢鈸還飛金鳳凰。世上繁華易塵土。可歎山間亦非古。樵兒安知時代序。爭和牛歌出林莽。

三教巖 廣信府志三教巖在江西廣信府貴溪縣。若三人並坐講論者。詩曰。道寓環中本一据。教分鼎足豈殊塗。三人並坐渾無語。千古溪山會得無。

三瀑巖 元一統志三瀑巖在邛州大邑縣。臨邛記張奇詩　百里緣溪山始合。忽驚飛瀑自天來。山高水冷自易夕。遑遑忘尋鍁聲回。

三門巖 永州府志三門巖在永州府東安縣北一百一十里。

三合巖 泉州府志三合巖在福建泉州府惠安縣北。連延萬疊。上有靈湫僊跡。聳起三峯峭絕。不可攀緣。

三清巖 潯州府志三清巖在廣西潯州府西山。

三洲巖 德慶州志三洲巖在臨溪縣城東六十里。有石乳蒼緑。狀類佛像。或類鍾磬麟魚。下可容數百人。皇祐六年。祖無擇作銘。熙寧元年季冬二十六日。濂溪先生遊。元祐中。東坡先生遊。皆題名于石。建炎

閩丞相李綱書石乳巖三字。舊經云：即兩江之三島也。晉丰搏齋集遊三洲巖小序：淳熙十三年九月二日，偕嘉禾張棠遊三洲巖，賞歎之餘，次為古風。蜀延平田潛書，馬刻石，置巖中。　南中豈無巖，三洲蓋其傑。揭來五羊初，滿聽行人說。今乘急雨遊，吾後不遑爜。遂觀似屏峯，迫睞疑尚穴。數畝腹空洞，十丈口舒豁。僥馬入其間，眼亂欲生纈。寬處晃如堂，狹處黝如閨。彎跧甬門隈，屈曲蹬道劣。土膏凡參差，形象鬼塑捏。人立雙足欹，獸卧半身沒。斕斑漩洑文，鈎鎖玲瓏骨。伏撐突如爐，斜拄復如梲。倒懸雲乳凝，上溜井花冽。地空聲殷雷，石雨色蒸鐵。脂中漏微明，圍處留小缺。倒指數不勝，百怪千萬譎。遊人得娛嬉，造物費曲折。靜言萬物初，含氣如聚沫。流者氣之融，峙者氣之結。時於融結間，故故出奇絕。巨靈盤古幾雖妙，不容測要之幻。虛空無乃等戲劇，居人玩忻之，過客三歎息。濂溪艤行舟，眉山犹歸轍。藍輿相踵來，瀟灑祖無擇。三公走龍蛇，千載磨歲月。夫誰四三公，吾學亦云末。引瓢酌鮮坐，禾老其勿輟。朝夕神所遊，古今理之窟。從渠好事人，而酷嗜尤物。

三峯巖　瑞州府志：三峯巖在瑞州府前。人題云：蜀道崎嶇歷幾程，三峯勝地即青城。九天榮受雷霆印，仰手為陽覆手陰。

四恩巖　泉州府志：四恩巖在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五季時僧守息於此安禪，有虎狼馴伏之異。元豐間僧法超嘗居此，閱大藏經，日惟一食。其後巖屬諸公彥倫再葺淨室，邀僧本觀居之。李文簡公為賦詩，其略云：疲筇捫石上，大野俯瞰窺。洞穴通諸頂，泉流接兩池。

四門巖　梧州府志：四門巖在廣西梧州府懷集縣石韁塲三里。石山突起于平地，有石室，外有四門，方廣數十丈，內列佛像。宋天聖間有僧乙名，為四門巖普賢寺，去縣四十里。

五巖　宋姚知常雲山集：五巖壁立列山顛，洞府深沉積翠環。華蓋獨羅懸玉室，石門幽邃透玄關。物經換世人何往，人去朝元鶴未還。雅採不聞遺跡在，一天明月嘯臺閒。

五藏巖　建昌府志：五藏巖在江西建昌府南城縣東五十里，行由新村二境之間，地僻而幽，人跡罕到。前層後疊，石山百數，宛然一石洞也。洞間有溪流縈帶而出，中有一石圓然，加大而左右翼出，高視七八丈，間橫開一巖，深廣各踰數畝，有定林院在其下。巖上皆石，骨土絕頂，林木綳生，大者合抱，小者不下數尺，圍四時蓊鬱，不覺其為石山也。

五峯巖　徽州府志：五峯巖在直隸徽州府祁門縣東北十里。昔有韓氏子坐禪於此，嘗降乳虎。泉州府志：五峯巖在泉州府欽風里，同安嘉禾里有五峯山，有自然石室，可容五百餘人。其一山石白如銀，故名白石村。唐僧道本居此室。祥符間，令李居之，嘗建浮屠其上。山多靈怪，非有道行不能久住。縣巖西下半里許，有白雲巖，亦有盤石為屋。吳公拭有詩，其首云：雲煙杳靄環諸峯，石徑詰曲穿疎松。更無飛埃起短屐，祇有鳴溜迎脩筇。又云：玲瓏數竇明相通，造化恍惚真難窮。陽回三冬煦暖日，陰納九夏吹寒風。劉公濟詩云：五峯巖在白雲間，巖下千山與萬山。莫向公卿容易道，恐伊來此一生閑。　五峯巖之下有小身瑞述巖，石室天成，下有三小石楷之，上一石長二丈餘，鐫彌陀丈六身，室中一石長丈餘，鐫彌陀八尺，崇大觀間僧行遵所創也。有僧清佚詩云：挺然璞玉妙通神，誰識雲間丈六身。珍重無邊清淨土，夜深風露玉華新。傅公伯成留詩云：山中亦何有，煙雲扶疊擁疊石撫空罅，洞水泓清漪。　永州府志：五峯巖在永州府東安縣郭資福寺，奇怪石嶢巖，峯上舊有峯亭，盡覽一縣江山之秀，今存遺址。胡仲弓葦航漫游藁：間到茶蘼春事闌，又尋扶褐看青山。人行瘦石枯藤上，路入蠻風瘴雨間。佛地平分天界限，道場元鎖鬼門關。野僧不會遊人意，日未晡時及早還。

六一巖　宋鄒道鄉先生集：余與于柄同郡武李師輔、祖道，姑蘇徐武靖，國零陵蔣漳彥國，長老永文，由澹巖穿從峒，攀援藤蘿，窮覽勝事，殆不到處，得此巖，究遂以六人一時同見，名之號六一巖。而以六人一時同見分韻有作，乃若無窮氣象妙與人會，則惟出此巖而外矚，與人澹巖而內盼者，心自殊焉，不可以容聲也。得同字。崇寧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造物有所待，嘆巖從此通。千峯路前障，萬象款來同。滌覽進江水，嘯精生虎風。誰知不朽事，成在笑談中。

八六巖　欽州志：八六巖在欽州西一百里那馱村，巖內方闊一里，內有石榻之屬。

七峯巖　汀州府志：七峯巖在福建汀州府清流縣六十里，有峯突然成列者七，故名。

七蟻巖　德慶州志：七蟻巖在德慶州晉康縣內，有石如蟻鍾狀，扣之則鳴，曰石鍾。又有石池，四時水清不竭。

七房巖　建寧府志：七房巖在建寧府浦城縣東五十里。巖有七層，最上有泉一穴，形圓如鏡，號曰鏡泉。舊傳與九石潭通，故號七房巖。昔裁果倚十畫狀即內　元遺山集：同周帥夢卿崔振之遊七巖：定襄客路頻年別，僧居半日閑。同遊盡親舊，攀目是家山。世事風塵外，詩情水石間。悠然一樽酒，落景未知還。

九巖　水州志：九巖在水州郡治，巖出池中者凡九。跨池為橋，先賢題識具在，又創九巖亭於其上。

九折巖

臨安志九折巖在臨安玲瓏山豐巖九折通絕頂名九折巖伏磐道詩池邊九巖邊鶯鶯自在眠圓荷淨簇簇草除靜涓涓窈足三春雨清和四月天庭空無一事真樂付詩篇 酒送鐘聲隨晚照雨添竹色薦新涼欄干獨影水波碧簾捲玉深荷度香

九重巖 大理府志九重巖在雲南大理府洱水東北一百餘里山若蓮花巖盤九曲上有石洞人莫能通大理國師白仁基有題詠及書云予後劫當於此山再會聽法

十里巖 徽州府志十里巖在直隸徽州府績溪縣東十里每久雨初霽人見朱砂一顆在半巖如盤盂與日爭先隱現不常莫得取也

拾得巖 台州府志拾得巖在浙江台州府天台縣景德國清寺西

三十六巖 安慶府志二十六巖在直隸安慶府唐詩僧詩三十六巖藏好景更於何處覓瀛洲

百歲巖 長沙府志百歲巖在湖廣長沙府湘陰縣白霞山上昔有百歲和尚開山巖乃坐禪之所因此得名有石壓石井泉四時不竭鄉民禱雨有應

百丈巖 處州府志百丈巖在浙江處州府遂昌縣東四十里疊石插天與尹公山相對武陵先生居其下嘗有題詠台州府志百丈巖在浙江台州府臨海縣東北三里法安院側上有龍湫雨驟則雙瀑交垂如玉簾之狀章守得象詩所謂千尋瀑掛雙流瀑是也一在浙江台州府天台縣南八十里明覺院側險不可躋惟寺院而登則平如掌上有石峯聳立望之凜人毛骨焉又云在瀑布寺側巖下有溪名虛溪寺今廢貢泰父有百丈巖詩天台赤城山平地起十尺出海欄紅霞垂天立蒼壁神光燭宇宙晃朗畫相射仙人居其上歷世避囂塵與子拭佳觀會使身生翼建寧府志百丈巖在福建建寧府松溪縣東三十里舊傳馬氏女仙於此上昇今有馬氏所居遺址尚存其峭壁間有馬蹄剪刀尺白痕突出山之巔有三聖井遇旱有禱必應又云巖有石岡竅如陶成中不留物遇旱請雨常應有以木石投之隨即衰土當雨立至邵武府志百丈巖在福建邵武府泰寧縣寶雲巖左

百家巖 懷慶府志百家巖在河南懷慶府脩武縣居太行山之陽上可容百家因名上有精舍又有鍛竈廢州稱嵇康所居圖經云白虎巖有臺又阮氏竹林嵇康淬劍池石上字猶可辨並在寺之左右唐碑仍存脩武縣志云劉伶醒酒石臺在馬宋李俊氏鶴鳴集同濟之游百家巖懷鄭延年有感 雨晴網向百巖游今古都成一夢愁老衲解回山下虎惆悵師真人跨入洞中牛水流花落三春暮鳥沒雲流萬事休有道碑前空墜淚往來誰復共儘舟元王惲秋澗集遊百家巖雜詩十一首 月池懸溜落蒼涯巖窗分居可百家不是碧澗秋色好倚天鷲絕赤城霞 龍鬚草細雪婆娑石樹形奇碧玉窩欲訪鍛爐懷舊隱老僧指示隔煙蘿 山居最苦水泉慳明月池深湧碧瀾寺仰以清山脂潤細散滿口渴高寒 山煙起處竹林蒼白鹿蒐高半夕陽長嘯至為鸞鳳去公和當冠七賢堂 玄髓丹書兩遇難碧山猶說有儀壇千年留在嵇康恨石上清風漠漠寒 亂山合遝排青髓細路縈紆走白蛇十里風煙吟醉底柏園莊北日初斜 清醑蒸梳戶戶香百門山下喜初嘗太平有象豐年是翠竹梢頭著颭揚 來往蘇門半月過青帘巷陌總行窩窩形宇內知能幾對酒當歌不樂何 十月山陽黃落秋陡寒風色偃貂裘蹉跎非涯林婆酒更為諸賢一日留 晉隱祠邊落照紅自來代木竹林中且休輕議前賢輩自執牙籌笑阿戎 王烈清泉在碧巔當時瓢飲致高年情知涯髓能充腹空使人間作笑傳 又四十一韻 兩紀山陽城行役凡七過佇瞻百巖雲屢往屢不果亭亭白塔顛望遠幾招我今秋若有相老獲戕籠鎖二三會心友與遊無不可初從萬戶門逕還涉曾河石林轉幽深到寺氣幾更截雲駭巨屏勢乾坤軸安天關巖絕巔黛色潑峻朵三縷上杳冥兩岫巧包裹谷深餘線曲石怪欲垂揮何年緇衣徒詩境闢蹊顆或疑巨靈斧劈削乃爾峨僧墳先珠寶寺北鷲飄墮寒猿從何來跳踉不能簡近人不少怖掇拾落殘果有草名龍鬚纖潔宜谷浣崖絕不可攀俗似衛奇貨最憐明月泉流瀉不細瑣玉虹貫山秀噴灑蝸口拖我嘗遊三巖景氣固云評未有此泉勝翁合碓峪大伀旋神物潜供飲結僧課緋徊醒酒臺石老書字挪憶當沉醉時萬象入眺臥八荒斂庭衢日月燈旋磨下視區中人宜為蜾與蠃復尋淬劍池履巉不辭跛淵黑不可度悵望藉草坐山僧似嗔余空踏苔蘚破萬斛霜葉丹斑斕烘爐火有懷中散公材大識或壓至人戒其偏康鋭不自揣當時鍛石姦聚會鬼見嗤吹毛不此施淬礪安用那徒為論養生竟落非命禍長歌下山門世累許許夥寵辱來足驚門闌續吊賀吾頑人為徒長往非所荷止煩日用間充我偏與頗賦詩約重遊備滌不容和

千人巖 隆慶府志千人巖在隆慶府劍州普安縣有石舍可容千人故名

千歲巖 紹興府志千歲巖在浙江紹興府諸暨縣東南四十五里一名寶掌巖寶掌禪師所居也

千佛巖 嚴州府志千佛巖在浙江嚴州府東十二里昔邑人方于容以母疾鑿山作千佛因以名

千

丈巖

台州府志千丈巖在浙江台州府東南二里江湖後集安晚堂題雪竇千丈巖 孟海危峯駕六鼇招提深處綠周遭松直上騰龍起愁瀑飛來風虎嘷坐向亭空雲作伴待看身與月爭高山靈意我酬清賞為酌水泉讀楚騷

待千巖

中興江湖集寥棠望洞庭脉通天一角初別未堪愁別久今始覺作賤非無筆寒鴈不肯落蘆花侍罷青楓底北風惡 若人金石心試命洞庭浪傳聞入巴陵瀝酒喜無恙我行丹楓林夢騁白蘋望鳥鵲不可嗔論功當坐上 過湘陰寄侍千巖渺渺臨風思美人荻花楓葉帶離聲夜深吹笛移船去三十六灣秋月明

讀書巖

衢州府志讀書巖在浙江衢州府龍游縣東二十五里有龍丘山唐徐安貞肄業於此號讀書巖寧波府志讀書巖在浙江寧波府興國縣清德鄉鍾令公讀書巖在焉金華府志讀書巖在浙江金華府蘭溪縣九峯山昔唐徐安貞肄業於此後人號為讀書巖太末石床令存溫州府志讀書巖在溫州府蕭臺峯有讀書巖詩僧文英讀書處潼川志讀書巖在潼川路安居之東龍山乃閻使景泰讀書處後景徹有題伯祖商書讀書巖詩順慶府志讀書巖在順慶府金泉山下晉陳壽於此著述彰德府志讀書巖在彰德府林州安陽縣黃華山王庭筠手搞隱居讀書之所挂林府志讀書巖在廣西桂林府陽朔縣西十五里寨山之東傳云曾鄴讀書於此 一在本府靈川縣陽海山東秦方元帥讀書處 一在本府獨秀峯下峯直郡治後為桂主山傍無坡阜突起千丈頂平如蒼石樓視四野諸峯獨為雄尊故以命名峯趾石室有便房石榻石牖如環堵之室頗延年守郡時讀書其中有沈梅詩老態下逸天昂昂在林表霜毛臨野人逸氣秋天杳矯矯頗始安不受冠帶繞清真自然阮一醉萬事了讀書空谷中主翁白駒皎伸倦問啥呀弓彎天宇小豈無素心入幽棲共清曉挑捷在城關鐘磬出林妙試令栽桃李照海春嫋嫋長吼五君詠極目送飛鳥潼川州志讀書巖在四川潼川州城之北即趙魏讀書處又名安昌巖是也廣信府志讀書巖在江西廣信府鉛山縣西北六里天成石龕僅可盤旋狀元劉煇讀書處劉克莊西墅集題鉛山劉煇讀書巖 巖穿石竅可容居昔日輪君此讀書君去不來山易主清風峽草少曾鉏 同黃主簿登清風峽劉彪讀書巖賦水調歌頭調 解變西崑體一賦冠群英清風峽畔至今堂已讀書名富貴輕於塵王孝義高如山岳惜不大其成陵谷縱遷改草木亦光榮與仇香穿阮籍試同登石龕雖窄可容一几短檠燈千仞蒼崖如削四面翠屏不斷雲霧鎮長生最愛巖前水猶作誦弦聲袁州府志讀書巖在江西袁州府西北五里開

花院後因為祠有亭名仰山軒曰倚巖曰翠靄亭曰振鷺後又創亭曰仰高曰容安曰覽勝曰漱石曰嶔空皆在化成巖上建昌府志讀書巖在江西建昌府南豐縣南隅江宋曾南豐先生讀書之所有墨池存焉九江府志讀書巖在江西九江府彭澤縣治二百步西山有讀書巖山石嶔空石敏君讀書其間環植檜林號鶴山大全集題石興宗讀書巖巖扁乃曾直所書 巖頭檜樹經百黃三山不去諸老亡只餘石間元祐腳谷虛盡日鳴當當李壁鴈湖集題跋黃魯直讀書巖字二十言 筆法推黃子鍾王共一機試摹三大字歸榜舊巖扉重慶府志讀書巖在本府縛猊峯西張望簡記云渝南古江州也據巫黔上游扼三峽之會江山壇薄形勢豪壯東有塗山龍門雙刎峯石印峽而岷江注其下西有巴子城鈷鉧井華蓋峯古佛塔石門白崖而嘉陵江縈其間山形自清水峽發靈感山走縛猊峯而住又東自雙山連延走州城而住其勃然王氣蹲猊峯盡得之陸隱君始自渝州來居此峯熙寧三年佑自成都解官放舟如京師艤楫外江來訪隱君既別回翔於巖首隱君曰宅居如何佑曰愛棟雲表氣象太露惟茂林喬木擁蔽佳矣隱君乃手植竹栢環墻遶庭元豐四年夏佑泰策悮時政投版而歸則隱君即世矣佳木參天矣予酹酒號慟悲不可勝既而寓家隱君東軒其嗣子梴茂先次子揮通夫皆溫雅好學與佑之子肖肯膺朝夕講讀倦則遊覽若夫波碧風暄花露草煙麥秀壠邊雉鳴澗前醉膽吟蒐天轉地旋此則得之於春也木陰寒庭巖瀑雷驚鵰鷺啾嚶蟬黃竹笙卯歎沙泉讀南華經此則得之於夏也露濃霜烈山癯葉落春日雁鳴搗砧作登山臨水送將歸而離索此則得之於秋也巖泉水澌山大雪飛凍鼓聲沉銅龍漏徹霄鷄未鳴起誦書詩此則得之於冬也四時之趣與朝之氣象暮之風煙悉得之而貯之心寓之文盡乎林泉之幽矣又相與何可馬僧元助為物外交吟嘯乎宅西讀書巖以公御為濡需承疴以巧宦為咜痔吮癰陶然天真到乎混茫因紀石壁父其芬芳隱君墓在宅東官道之側有誌銘在大宋元豐五年正月二十九日郡人前邢臺張佑聖簡紀程叔達詩絲倚陰雖改青山色自新偷閑時扶卅來訪讀書人 穿雲裂石下層巔來作人間小洞天雙幹翠濃幾欲滴兩峯玉立巧當前環觀邑屋鳥訛尾倚挹江濤雪滿川城市誰知有清賞請看山色舊題鐫贛州府志讀書巖在贛州府石城縣北六十里中有石牖石几石泉里人許氏嘗讀書其間故名永州府志讀書巖在湖廣永州府夏曾山前華藏修其間者多矣零陵通守蔣謹修寶勝寺顏氏書院碑云上可窺青天

下可披覽其虛壁有數萬言皆學者所書元祐初顧氏始營書齋寺東上
曰陵雲閣下曰折桂堂今存保寧府志讀書巖在保寧府蒼溪縣雲臺之
東乃推于讀書之所有抱朴子像存焉元一統志讀書巖在閬州陳氏讀
書之處揚志行霜月齋集閬州陳氏讀書巖記閬以山水名其秀磐高峙
而無與二者前祥符陳栢公昆季之讀書巖也發其林巒泉石之秘使濃
淡遠近舉不得遯如身處乎巖中目極乎巖際今集賢商公德符之所圖
也初陳公昆季之居其鄉嘗求山水之幽勝者廬焉以精其業今所畫讀
書巖者是已及以諸生舉大對皆襄焉為舉首其後管樞庭柄政府持使
節宦業一一烜今古歷數百年而言以科第冠多士者猶稱之後其子孫
去而居高堂又皆朱紫班班輝仕路今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知事宇
彥和者即其後也彥和之先考府君監察御史嘗以風烈振一時而御史
之尊公尤輕財而急義至元中中書省參知政事左山商公嘗以罪籍其
家囊不存一金一旦扣門求濟即隨所有界之而無吝事已而歸之一不
受自是而兩家子弟之交如一今集賢實參政公之季子泰定致和間與
彥和會錢塘敘殷勤敦繾綣覯昔獨厲且相與言其事而不忘集賢既以
粉繪之能名天下又嘗客閬中遊讀書巖而得其中之幽勝因圖之以遺

彥和所脩世契也夫以一家而皆種倫魁持國政其於詩書之澤遠矣天
將復隆陳氏也夫何其家又能培之而無渝也彥和既秉材廉躁清要於
其先烈固將繼之而無難今彥和之子復善學而劬書使由是焉而不獲
止又焉知以科第而冠多士之盛不於是而見之則所謂讀書巖者不在
閬中而在其家矣李可齋詩訪閬州讀書巖　從來廊廟出山林師友相
資好弟兄料得至今風雨夜山神猶記讀書聲許有壬至正集王顒孟驥
蜀何堪何似德家復此巖千古異端終反正一鄉多士見司南懷歸有夢
驚華髮濟美無求漫綠杉更為諸孫申祖訓莫教喬木擅雲龕元明善清
河集讀書巖記云讀書巖者故相太傅魏國康文正公之別業也在京兆
樊川少陵原之陽下有良田山半有宮室上為巖昔太傅出鎮陝西暇則
游焉息焉聚書萬卷號曰讀書堂今集賢學士公迪御史中丞公達僉太
常禮儀院事公邁皆嘗學於此太傅鎮陝時年未三十巖得樊川之勝因
高搆亭因劬鑿池最靈即秀以開燕樂之所孰謂非宜顧不彼為而此為
嗚呼此其出將入相清規雅範豐功茂烈照映前古師表方來為聖朝元
且者與諸公子彬彬儒雅克世其業襲清風而蹈今則歷官省臺名蜚實
副巍然公輔家法之正然也公邁常宦游二十許年歸視書堂有必葺者

裝潢欽書而藏之因尊之曰讀書巖方進朝慨思之而不可即命集賢侍
講學士商君德符繪之成圖樊川可目游而過託余為之記巖不待記而
顯也雖然夫牧豎亦指之曰此康太傅讀書堂也尚奚他事雖然嗣守亦兢
雖失安知無池其坳而亭其高者不書之讀而然樂之聞乎又安知無肆
意實行者乎太傅功德在天下既厚既深天之報施亦大且遠必無是也
而公邁邁為後世處所請劉此言巖壁不斷巖顯而為康氏規戲幾十襲
萬歲長有子孫讀書巖間是公邁之心也然則康氏功名蜀有極邪瀘州
志讀書巖在本州合江縣唐貞觀年間符陽人先汪讀書於石巖下以茶
戲應神童科就除符陽縣尹今讀書巖在縣西北三十里江陽譜李實仲
游先神童讀書巖　古洞閑深勢盤雲連十丈地平寬水簾紛若排珠
非石關依然聳翠幽綠樹成陰期勿剪清溪當著不勝寒數椽僧遂蹟幽
隱應有高人冰釣盤康文靖公集讀書巖詩坐効陶體　凌晨坐空庭髯
髮受初涼閑風從天來猗萊忽已揚歲月聿云徂體道嗟未強身外紛百
憂龍爾徒迎將執書棄置之攜手同翱翔　青鳥何翩翩呼群儔雲衢鶯
興迴八紘飲翮栖山隅一枝本云定丹霄入陰圖民生日覲親四體應區
區惜無一樽酒雅抱空踟躕　讀書巖月夜　書巖老木鬱蒼蒼特達秋

容到棱峰挂影流波風飲滴谷聲傳響興尤長淹流莫歎成空逝激厲終
期晴逸荒夜半山靈報清夢他年到日看書郎　水調歌頭調　杜陵佳
麗地千古盡英游雲煙去天尺立幾閒倚朱樓碧草荒巖五畝翠靄丹崖
百尺宇宙為吾留讀書名始起萬古入冥搜鳳池索金谷樹一浮漚影揚
爾能何許也欲接余時嘆起終南靈爽商略昔
時品物誰芳復誰優白鹿盧山夢鎮頡天地秋

陳書巖

宋唐先生集三陳書巖六言二首　人去空巖碧蘚春來方沼春蘋歸鶴故應留語卧龍胡不
終乎　檜是貴人手植即今霜早差差行客欲詢往事殘僧井復當時

玩書巖

重慶府志玩書巖在本府合州北九十里宋嘉定間李元
庚刻唐李陽冰所篆進德脩業懲忿窒慾八字於崖上宋
業水心集賦董李興玩書巖　玩書巖裏刻成真水簾花發春復春一朝
欽求去何所來者對之如古人美哉骨清神亦爽西瞻匡廬東矚湯湯滿車
圖畫常載行到
處名山留塑像

古書巖

潼川志古書巖在潼川巴川縣石間隱隱如篆文不可讀

書字巖

昌圖志書字巖在昌圖州寺鍾山之側一名挂竹與花巖懸崖若墮若浮俗傳羅隱嘗留題故名書字字跡猶髣髴可見矣

積

書巖

太平御覽南康記曰陽道士葬巖室臨終語弟子等可送吾尸置彼石室中中閟香爐此外無所須也葬數年尸猶儼然今舟行者過其山濱長聞香氣威歎異焉水經注曰魯山石室中有積書卷矣而世士罕有達者因謂之積書巖

書堂巖

韶州府志書堂巖在本府曲江縣郡城東十五里曹口里白芒渡之傍巖洞豁然泉清石潔昔曲江公張九齡嘗讀書于此有元次山題名云次山自道州刺史為容管經畧使是時賊尚據本道以蒼梧為治所北歸取道于此不書歲月蓋大曆間也舍人朱新仲跋云次山好奇所至遇佳山水必加雅目使從此出浯臺濮溪遂傳不朽此巖獨不辱品題何也豈以曲江公嘗讀書其中故不欲更稱述耶今次題刻不存惟新仲題名宛然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六

巖

靈巖

常州府志靈巖在直隸常州府去城之東南五十里疊嶂溪西峻踰百仞上有龍湫雲氣常蒸繞輒雨輒應宋錢塘章驤集遊靈巖四首陪丘伯含入征塵洶洶頓消磨路入靈巖好趣多崖穴透空疑畫月泉池凝渌似春波錦帷香細薰千佛金殿燈明覺衆魔一宿禪房幸安穩明朝騎馬入長坡 東國名高獨此巖群峯環抱自谽谺道場岑寂現風古禪室空踈杖唱巖木落有時飄殿角雲寒終日蔽山尖不知雙鶴歸何處留得靈泉與衆甜法定師見雙鶴飛去於其下得此泉至今以雙名之 區區不覺路嶢巇塵土衣冠喜動顏已見成書歸上國更從便道覽名山隨軒幸涉三時久弭節仍陪半日閑却與禪翁自相悅攜衣雲步共追攀 鶴鳴峯外日曈曨欲去踟躕興未窮索筆請題青石柱留名賴附碧紗籠重來迴矚千山霧迴嚮輕隨一逕風跋馬頻頻望蒼翠他時應與夢魂通 徽州府志靈巖在徽州府州城西北一百二十里中有洞靈觀觀之東北曰慶雲洞巖實皆五色兩崖瀑流之上有真人鸞鶴雲霞之象更入四五十步許則有芝田靈草羅列左右遇春瀑漲則破帆爛槳流出西曰蓮花洞入百步有大石室廣十方有象高一丈八尺旁有羽蓋幢幢獅子蹲靈芝草皆乳石結成遇拜章投龍誠感所致往往有仙樂慶雲珍禽奇獸致花果於像前又有天井深不可測南曰含虛洞洞有二重外狹內平有積雪臺沉香峯是為三洞皆與浙嶺率山相連星源志靈巖詩 三巖九洞絕塵寰聞說真人得縱觀井就已來仙鶴去雲深元有老龍蟠鐵船泛海源流遠玉柱擎天星斗寒劈破莓苔詩句好欲歸傳作畫圖看 蘇州府志唐趙嘏詩題靈巖 館娃宮畔千年寺水闊雲多客過稀聞說春來倍惆悵百花深處一僧歸 趙汝淳詩 古寺踈鍾隔斷煙館娃宮殿草芊芊多情却有松蘿月只與當時一樣圓 宋呂居仁詩寄題蘇州靈巖 水分西子採香徑山是吳王避暑宮可惜同來不同賞落花飛絮曉濛濛 宋葉水心靈巖詩 穹窿右俛眉天平左垂鬢異人宅沮洳茲山抑其巔陡起為表著突兀數尋仞摎松頹堅瘦立石乃崇潤兼有千里嗟香鶩來遠韻宜于登掀丘擺落思奮迅亡王未亡時絕色館孤吹歌聲妙欵乃俎品窮蛤蜃援琴用傳斅解甲仍轉躪終歸寂寞人破釜責枯薑陳

遠不足予新締何勞問三年姑蘇驛空望此谷近適當熟食節煖氣無已客豪風增春愁異雪損花信聊以壯遊衍歸受兒女瞰　張南軒遊靈巖詩　我登姑蘇臺笑指前溪水水從具區來古色映清泚明朝泛舟去兩岸緗頼亞叢紆如幾曲舉目皆可喜稻熟千頃黄秋入四山紫跡鍾度横塘青窜穿野市忽驚秀氣逼突兀平地起飛閣出林巔箏石滿山趾寨囊上深徑鳴蟬聲聒耳木肆露遊觀欲進足蹇止梵宮聞何年金碧映相傳上方納湖光千里淨如砥中峯何亭亭正爾當然几沙閒鷗鷺徹水落點龍拱雲遠闔閭邪草迷於越壘琴臺倚香徑不念前王修茲山自古今誰此能為痰老松獨堅卧根株互盤峙頗然閱滄波變予青未已我來三日留幽事付行李領略寧有窮登臨聊可紀　孫覿鴻慶居士集青蓮花出古娃宮華殿亭亭月滿谷風顆一聲傳夜磬雲幢千丈蔭蒼松曲池漫漫悲木秦古隧冥冥出鼎鍾落紙煙雲共醉筆吾宗文采擅雕龍江湖續集陽羨王子信詩　特地捫蘿入翠微揚花鼓鼓照征衣遊人盡逐暮光去野老獨携山色歸　擬泛銀濤浮浩渺難尋玉貌問芳菲吳亡越伯渾休問且買清樽送落暉　元張伯雨句曲外史詩　客有具舟邀遊靈巖上方一夕風雨明日以詩來康夫紫頭為更張其席　山水皆久要一旦隔風雨卧遊玖爾佳異非濟勝具水剩山殘如我老觸目興懷殊草草不如歸歸坊中聽雨樓取醉都忘山水好鄭左不來今雨多張雪狂談奈爾何便從攜君借女妓流我十分金巨羅綠竹由來不如肉不聞風雨止聞歌張子淵集題嚴氏游靈巖圖用亮山顧仲瑛韻　美人細氣搖芙蓉宮衣不卷秋滿宮美人翠華隔逺水空餘煙草迷宸蹤我聞靈巖歲月古越來溪上誇神武戰爭興廢等刹抹黄狐跳梁野狐舞紫簫裊裊天外吹嚴家兄弟盤遊特酒酣笑語落巖谷飲餘不覺雲生色幾欲中車恣尋討一片襟懷自清好不辭陰壁躋攀難常恐西風鬢毛老隴西李氏蘊所奇能毫揮亮湘江技自知詩是有聲畫韓看畫作無聲詩人間秘此江山趣便欲移家住深處臨風俛仰發浩嘆白日西飛水東去　袁易詩遊靈巖　緒風散林藹淺霧開巖扃茲辰振清轡曠懷延杳冥九折度峻登微行窮絕陘夫差昔戾止嚮嚮馳和鈴華旗一以建繽紛朝百靈花飄蹬道白樹入端闈青吳娃嬌方處越甲發長坰千秋竟魄歸逝沛沛亦零嗚呼重華後搖關何由寫秦宮委蔓草漢闕流寒螢惟應金仙姿空山屹亭亭摩尼曜八極象教垂千齡　周伯琦詩遊靈巖三首　吳宮花草久為塵千仞空山擁黛鬟雲闕面湖春渺渺天池浸石碧粼粼諸侯互勝猶爭霸三世如來卻現身

白社猶聞留秀氣清游訪古及芳辰　丹梯百折到松林建抱庭杉歲月深永巷廊虛響屧荒凋臺古不聞琴蛾眉傾國悲土樂塵尾談空傀視今山下良田川似剪一區那得老雲岑　重遊已隔十三春纖綠嬌黄幾度新白髮無情添世態青山有約待詩人采花閒步畦塍錦薜荔紫藤樹荻鱗香徑斜陽啼杜宇遊舟圓月挂城闉元僧盟古遊山詩集吳王古苑蓮塘香徑琴臺硯池西施洞館娃宮皆古跡　日落尾欄獨自憑蓮塘香徑總傷神硯池風洗琴臺月石洞雲埋娃館春湖水已漸愁苦山峯猶解捧心顰長年來往知多少誰是登臨千古人李孝光集暮入靈巖記出靈峯院偶坐澗水南客有言鴈山信多奇然宣復有過於此者余為言山之峭刻瑰詭莫若靈峯壯雄渾厖莫若靈巖峯言銳巖言大也余適少疲倚大樹坐甚倦客間靈巖亟欲往即起促騶不得休前是一日行五里輒止舍是日會已暮頃刻馳十里到寺天正漂黑及階舉頭見巨石孤立而入俯月出正懸東南角星象槩槩下垂四旁客曾息不可上如游魚喻喁以為身浮游在顥氣上也入坐佛宮南階上正視見其面進升堂倚右扶窒則旁睨其臘夜分又數數閱南牖視之月欲墮未墮夜色如霜雪諸峯相向立儼然三四老翁衣冠而偶語獨西南一柱白而長身者也明日衛後由昌上人房下過澗得小石磴可五六百步上觀所謂龍鼻泉山半横石作鱗甲狀陷入石中獨見其脊從西南石峽中繞出數十丈勢已盡乃去入谷中作懸鼻疑是石髓積歲月化為石故獨此鼻如絲大乃紺碧滑膩異他石鼻端泉時時一下滴谷口澗西有立石長三十丈如卓筆曰卓筆峯峯旁流泉墮入澗中亦三十許丈曰小龍湫稍西飛泉湧出石罅直上指尺許曰劒鋒泉寺以巖名巖又以佛宮北大石障名障獨高且大絕頂止平如塗丹壘是為平霞障渚峯皆聳聯在障旁其大石如樹旂居障左臂白長斜其大柱居障右臂則曰天柱龍鼻泉又在障右脇間小龍湫卓筆石劒鋒泉當居腹中王十朋梅溪後集游靈巖　釋老宗詩靈峯奇數諸鴈蕩冠天下靈巖猶絕奇煙霞列屛障屛霞障日月明旌旗展旗峯巖前有卓筆卓筆峯可以書雄詞天聽況非遙天聰洞洞然聽無疑續起靈湫龍霖雨行可為賴用真柱石天柱峯永支廊廟危頗嫌造化爐煉精爐四海歸淳熙賴招鸞鳳友雙鸞峯朝廷相羽儀何人夢石室石室食臺峯妄誕參一時那能了世緣未免貪嗔癡名山誤見汙公議安可欺頼借靈湫水一洗了塵碑詩以寄老禪狂言勿吾嗔包宗齋弊帚藁暮鴈蕩靈巖展旗天柱立寶印獅子蹲龍貢千珠碎天窓四牖空爭奇排怪石獨秀

出孫峯龍鼻泉流出如何造物工亦城續志靈巖在浙江台州府北一十里又名鷲峯後有飛瀑 遂安縣圖經在浙江嚴州府遂安縣慶曆八年殿中丞葛閎序同時賦詩者十一人在本院集古目録唐前濮州刺史康仲熊遊靈巖瀑布記不著書人名氏大曆十二年立元一統志靈巖在浙江杭州府富陽縣西南三十里齊建元末僧曇超居錢塘講經一日忽有老人詣聽曰我龍也師曰汝能為我致水乎老人撚掌泉遂湧出 靈巖在湖廣長沙府茶陵縣會僊之間有巨石室巖中有唐人所為羅漢相唐天祐中陳光問讀書于此里中子弟就學者百數後登第因名化龍巖尋復名靈巖 一在沔州略陽縣正南順流而下七八里山腰有洞前後二所前巖高敞後洞邃深巖前懸崖起壘曰樂水寺或曰精忠寺碑字磨滅無可考據昔有採石乳人至約行半里忽然明朗見奇花滿地既而人思歸其內有白鹿出來明日再往有巨石填門遂迷其處二洞間石縫中有水迸出引至前洞鑿為泉可以療疾鮮于侁詩千峯環郡守二石繞城堞每憐山水佳況復聞巖穴長沙府志靈巖在長沙府茶陵縣東鵝鄉有石刹其中空洞舊傳蕭禪和成道之所有寺今廢桂林郡志靈巖在廣西桂林府靈川縣西南三十里嶺外代荅洞穴有水然後稱奇桂林諸洞無慮百

所率近在城外數里俱有可觀若水東之智公巖興安之乳洞皆有流水自洞而出施直橋橫攔其上遊者得以徙倚其間異於他洞者空明幽邃而已雖然未若城南之水月洞東江之龍隱巖也水月中通如半規江流貫之中有石橋可以觴客龍隱脩曲而高明江流貫之䑺棹而入仰視洞頂夭矯乎真龍之脊脅也范石湖謂二洞奇賞絕世融州老君洞亦通川流中有小洲其旁高岑有乳乳石滴成老君之形須眉衣冠無一不具張于湖榜曰天下第一真仙之洞以是知凡洞必以川流為貴也雖然二賢所賞水深數尺廣纔丈餘耳若天柱之靈川縣有靈巖者二賢未知也是巖也大江洞其腹水闊二十丈深當倍之余嘗攝邑靈川天久不雨往禱于巖方舟造洞遙望大江平闊直抵山根橫有一線之光通而望之乃知洞穴表裏明徹而然也即其洞口水面岾岾正俯枕山不可得入者舟子擊水伏而進仰視洞頂與水面相去纔丈餘水與洞頂皆平如掌舟入漸深楫聲隱隱震動固已駭人心目人聲一發山水皆應大音叱咤洞壁習裂當巖之中洞頂穹窿如寶蓋然其下即神龍所居也余歛板焚香巫者以脩綆下瓶及深汲之以歸輙有感應是江也西通係洞曰寫良材貫巖而下水深不可施撑撐挂巖頂而後得出余求之事實謂此江古來造出山外忽雷雨數日神龍穿破山腹以定窟宅遂命曰靈巖縣曰靈亦以是得名今洞旁山背尚有故江跡存噫此巖水色泓碧雄深嚴靜人至其間若有神靈左右之者誠非遊觀之地去城三十里不若諸洞之通於人所以未蒙賞音惜哉桂林志梅摯靈巖詩 煙抱千峯碧玉堆一巖一穴漢天開畜雲洩雨通靈派長與蒼生救旱來戴栩浣川集自龍湫出靈巖 四山奇更峭外看未知山藏此十峯在多應一壑間飄淪洗雲骨靈異出人寰埋沒尚多有寄言恭與管興地紀勝陳植詩云天際三竿量日月人間一鏡照山河柯暘詩云層層望遠窮南國步步登高近北辰北㵎禪師集靈巖詩 斷崖蒼玉削四繞綠屏帷無港不相接有山如此稀樹秋連嶺瘦雲晚截湖歸一點西風急遙落相趁飛 姚闢詩 泉石平生住所耽謝公延我到東南紅蓮幕下煩佳客丈室山中訪舊巖剪竹補花尋鳥道捫蘿隨衲問龍潭圖經未盡幽潛事待向仙家乞玉函桃花巢新安江安行靈巖前洞詩 誰為彌陀作此龕坐來頓覺鄙塵凡山南水北分雙洞天上人間第一巖龍窟元因風雨坎鑿靈枉用斧斤劖為官豈似為僧好醉裏題詩莫繫銜 紅葉青苔行徑微山空日出自煙霏因穿後洞水中過更覺靈巖天下稀兩壁千龕須把炬一溪九折屢褰衣明朝尚有桃

花約待訪春人了後歸 文于平詩書靈巖壁 凌晨策羸驂尋山結遊侶路行毅會餘穿林傍溪澗秋風吹黑雲為我聞飛雨石門殊怪奇嶽空滴泉乳尚記唐人名鐫崖字仍古來游共嘆愛煩喧路襟觸只赤見文脊煙嵐隔重塢瞿硎昔巖居庵廬今在否可望不可到心思伸雙翮凝然但形留遑遑默無語錢塘韋驤集和提刑度支遊水康靈巖 天下被澤久詩人歌旱蕨康按重時選巡行去當歲熟優游今日心憩息茲山腹峰危齊為道巖邃容佛屋長松掲巨蓋脩篁削青玉塵遠疑僊隱景完如畫簇還幭興有餘過隙光何速披雲出蒼翠回首辨重復留止念所之吟詠主不足不復睹勝遊空言繼郎宿蔡九峯集遊靈巖分韻得從字 我來靈巖遊坐石披蒙茸脩然忘世紛便欲眠痕從外岐懸絕蹬中寬峙高峯精廬三數間歲久蒼苔封寒藤結暝色秋花斂愁容哀猿發清聲月影山重重扁舟暮江下疎林聞夜鐘周紫芝太倉稊米集謝元不伐寄靈巖七詩用梅聖俞韻 靈巖勝絕天下稀間鑿乃自太古出山川初豈有願梅勝處要須詩醻酢自從梅老登列仙尤物誰憐久埋沒具茨筆力扛九鼎坐遣清詩入山骨攜疏食給誰與遊絳節雲車到仙窟雲間招手疑有無月下吹簫真髣髴飛雲杳靄風吹香翠瀏空濛雨丢濕誰從洞口看金書

想對神清時獨立我家靈巖山脚底識面何由恍如失難無幽夢到三山
尚有明珠容十襲　元祐元年己巳正月二十日同太史溥達夫來遊樂
作六詠又作長篇以廣其意景爾　靈巖駱驛距寧川欲往還心契踰年
今朝乘興得清賞須知亦是同夤緣驅車初抵石門路恍疑共到蓬萊天
寺連高廷立玉壁下廣迤邐鋪瓊田俄從一徑造佛剎樓殿深聳凌雲煙
山僧指我過幽壑嵌巇不憚躋山顛明心深達光通穿朝揚晴暉火欲然
漣漪澄徹渚寒泉碧雲紫霧爭華鮮夕陽林麓禽啾喧宵聞昔有瞿硎仙
我今不見心懸懸廣寒宮闕名空傳日暮欲去還留連嗟予事擊須回旋
不得共宿高談禪郵亭耿耿夜不眠擁衾操筆成長篇封題遠寄風騷賢
辭語無陋不足道燭火妄記星光躔　章甫自鳴集宿靈巖　吳縣經年客
靈巖一夕留涼風吹薄暮明月照中秋閱世身將老尋山興未休還驅羸
馬去訪古大江頭　韓淲澗泉集八月十一日靈巖　陟遐得避嬌濯泉抵
幽尋禪窓坐來久聊以娛客心平田綠未盡湖色收晚陰回繞縷縷餘翔
禽亦遺音　次韻兆仲二同倉使遊靈巖　使華春入梵王宮髣髴工顰
在眼中解后五湖應自適縱橫七國漫爭雄一時賓從歡無極千古興亡
恨莫窮空鎖靈巖舊蹤跡畫船贏得滿篙風　許綸涉齋集　老過靈巖者
渠塘因懸猶小隱索詩　孤雲一片自由身剎剎隨緣有夙因小隱未容
蠶作繭靈巖要看海揚塵渠塘衣鉢時時唱信筆詩篇句句新畫編不須
歸相里閒師自是鴈山人　仲并浮山集遊靈巖詩　古寺青楓外平湖暮
靄西亂花經雨薄冷蝶趁人低俯檻留連語聽禽自在啼風光兼客恨搏
植故須攜　楊舟晨鼓閙泊渚暮鴉盤夾岸柳渾暗橫軒梅半殘最憐春
日薄猶動客衣寒樓外西風急雲湖香湧瀾　李璧鴈湖集遊靈巖和韻
脈枝木杪梵王宮路轉峰回翠拂空胃次淨無塵一點亂雲堆裏聽松風
選勝寧辭筱畝尖摩挲墨妙半牖光八年兩到人爭問香火靈山似有
緣　蕭然陳跡寄林泂千古誰分偽與真惟有靜宮歌舞地遺蹤暨埒付
耕人　袁起巖東塘集李郡不能同憲使倉使游靈巖　秋風簸葉漾湖光兩
兩星華古寺傍晚日一川迎使節晚山十里送歸艎風流我已非山簡賓
客公應念葛彊豈是清游本無分紛紛鴈鶩苦相妨錢塘韋驤集靈巖
生色傳聞此巖好心疑好事張大舉浮辭及來勝覽窮遊覽却恨前言
有溢還觸石煙雲如陣俗倚崖殿閣手乘危自嗟吏治多牽制紙作清虛
一宿期　百丈蒼巖入杳冥高低氣象本天成藤蟠翠壁龍蛇動澗瀉斷
崖風雨聲不許畫工為潤色秖應詩伯長餘情樓鴉亂墨題僧室車馬何

時再此行紐龍學集季有四絕一曰靈巖予以赴官獲此我缺因賦拙句
用誌其行　常想靈蹤得到難因回征轡此盤桓松風過磬僧齋冷石水
環堂客夢寒聖作自同充興布手有值益松白鶴泉及巖太宗皇帝御製
書古碑猶是魏朝班最憐山色當樓好欲去重來一倚欄　又遊靈巖
紅塵滿馬三回到青嶂迎人萬疊開却被野僧相顧笑區區還是暫時來
曹六四歌同遊靈巖因寄尊府判院　石湖浮動靈巖月天靜碧雲依
白煙此夜山川宜斷取為予攜到若翁前　元丁復檜亭藁次韻遊靈巖
蒼影況衣霜木空翠光濕眼巖華濛客亦朋為走塵裏僧閑獨老樓巖中
窓含江色玲瓏月山度天聲斷續風政得魂清夜無夢未應魔女惱詩窮
詩窮已似孟襄陽醉宿高寒借竹房下界煙塵城郭近上方臺壁水雲
長禪關獨扣杖先角世路誰復車羊腸夜半連床玉京客藍橋夢入雲英
霜　郝經陵川集靈巖道中　輕騎長鞭路老埃蕭森爽氣動靈臺霜餘落
木三秋盡日照伏桑半夜開袖裏還攜泰山去筆頭又卷東海來臨風悵
望有所憶曾連安期安在哉　陳造江湖長翁集靈巖道中二首　過盡南
山過北山幽花好鳥草霏間滿前風物牽詩興可是平生馬上閑　涉澗
登山倦不勝松間敲戶有人譍竹蔭環細爐煙直小作蒲團入定僧　林季
仲竹軒雜著重九前一日宿靈巖　馬上衰顏只自嗟驚心那復見黃花
花如相問終羞涵底甚重陽不在家　張至龍集宿靈巖　樹杪鐘樓出半
層佛床點鼠弄殘燈五更石上僧猶定頭滿清霜嗔不譍　鄭彥昭搏庵類
藁值雨靈巖夜宿曉題　禪龕趺坐院晨鐘淡月疎星玉宇空滿地白雲
秋萬頃海波扶日上輪紅　高觀國竹屋癡語醉江月靈巖平古　萬巖靈秀
拱崇臺飛觀憑陵千尺清磬一聲藤模冷無復宮娃消息響屧廊空猕鄰
徑古塵土成遺迹石闌松老斷雲空鎖愁寂尋寵誰比輕顰捷嫬異艷一
笑無顏色風月荒涼羅綺夢輸與扁舟佳客舞闋歌殘國傾人去青草埋
香骨五湖波淼遠空依舊涵碧

靈惠巖

延平府志靈惠巖在福建延平府尤溪縣西百四十里尤空村巖實內有若聽事者二所可環坐者千人泉出石縫間隨飲者多寡為之盈縮

洞靈巖

號聖泉舊名師姑巖又名佛窟巖靈峯忠禪師始易今名　饒州府志洞靈巖在江西饒州府浮梁縣東一百里有洞四曰慶雲曰蓮花曰含虛曰張公　新安志靈巖三洞在徽州婺源縣西北一百三十里梁大同四年建洞靈觀尋廢有唐鄭全福遺跡

靈照巖

澧州府志靈照巖在本府即南山小巖亦建自宋

東蒙

巖

仙都志東蒙巖在初暘谷左有石低昂奇怪聳立于深潭之濱巖下可以泛舟海上有仙山曰東蒙泰岳之南山名東蒙此巖之名莫詳所出或云巖正朝東太陽將暉水光互映而曰東蒙亦取初暘之義二字未知孰是

東龜巖

元一統志東龜巖在江西贛州府興國縣東二十里唐鍾令公紹京讀書所也巖前有飛泉潺然若紛悅之下垂盛夏不涸扁舟訴流而入峭壁夾峙一水縈帶深不可測行方未半有索水流石𨻶間若玉繩馬約里許舍舟躋石磴百餘級度木橋僅容足然後至讀書堂可坐數十人有石案石硯石印蘚然具存面前一峰挺特如筍

東巖

處州府志東巖在處州府麗水縣北六十里四面斗絕唯有一逕捫蘿可上一名赤石樓巖上有清風峽桃花洞唐攝青田尉楊光于作隱難記石刻尚存其略云開元之末袁晁陷郡鄉民共登此巖以避之中和二年黃巢亂盜賊群起河間郡人俞強帥鄉民復登之共推武都章承趣為部領由是獲免者甚衆按唐書乾元二年袁晁反陷信溫台明廣德二年復誅此云開元之末誤也宋宣和中方臘亂鄉士梁宇將同兄弟三人領義兵復屯于此㦤德宣慰應和三鄉獲全者梁公之力也建昌府志東巖在江西建昌府去郡之東一百里自義亭鎮穿

支徑四十里有山巍然壁立千仞垂崖側石其上有泉竇涓涓流出世傳有龍居焉旱乾禱雨水溢乃晴未嘗不厭其所欲詩云直上三千仞天高勢可窮蛟龍泉竇小雲雨旱時通斜日霏微外他山隱見中長途望不見雙淚濕秋風泰和志東巖在鳳陽府泰和縣潮山昔有隱者居之保寧府志東巖在保寧府去郡之東五里許有寺曰棲隱亦鑿山為巖瀘州志東巖在瀘州汶江之東紹興中開創大像依巖不足以庇風雨往歲有庖者祈氏親死厝基乘俗焚香火於巖邦人信之不十年重樓復閣佛宮經藏甲於一境又云懸崖峭壁高數十丈足帶江流僧鑿為巖鐫一石佛高五丈許夜月出經其上甲於一境潼川州志東巖在距州城三里峭拔奇聳若剖大甕側立千尺下列五百玄真像溪壑深杳林木蔥蒨其廣可庇數百人張棗詩望中佳處是東巖只在重城五百間四坐清風無俗景我心渾似白雲閑輿地紀勝東巖在嘉定府城東佛峽山水明秀有洞曰東巖泉宜釀酒後詩一時付與東巖酒謂此也順慶府志東巖在本府蓬州蓬池縣龍章山俯瞰大溪前眺歌陽安固諸山歷歷可數為一郡登眺之勝衡州府志東巖在湖廣衡州府衡陽縣北合江亭東唐貞觀十五年刺史宇文炫建亭以為登覽之所面對巖壑故名舊有記有詩今石刻剝蝕不存永

州府志東巖在本府治之東于城外舊有瀉流相傳狀守流觴此水潮州府志東巖在廣東潮州府梅州城東五里有山有谷有水有石扣之則答響州民四時游玩之所亦名東安巖延平府志東巖在福建延平府劍浦縣塘源里乃崇奉真濟禪師顯靈之地時有靈泉出焉　一在將樂縣南五十里峯岫孤聳縹緲雲間中有聖泉禱之則雨汀州府志東巖在福建汀州府上杭縣北五十里來蘇團深山中舊有定光嘗棲息於此後徙南安今有不齋戒而往者必遇虎狼臨汀志東巖在汀州府西巖之側其窈窕空闊梯飈巉蘚之狀不減西巖中亦有數石室始入隱隱有像諦視無有謂之仙影洞傍有碧蓮數朵大如車輪垂於高蓋之上左有石龜置經其中謂之經龜傍有石如玉壺高可二丈泉湧壺口循壺而流皆成鍾乳下有芝田五六區上有響石撞之如鍾西有石柱高峙如青琅玕其南有水自石中出潺湲迅急復入於石竟不知所之又南最高處有石鶴若奮翼而飛旁亦有丹室二巖前此固有新舊之名自隆興改元邑士伍倅始作是游表而出之戴栩浣川集樂清王次點東巖記王君次點以詩書周官太史班范書東嚮為人師者二十年其學長於講說引類貫倫欲傳歸約為文峻潔雄特下筆不自休走京邑咸願館之已而試輒北束書東歸告

余曰東巖之屋就矣吾將隱焉屋距縣三里自州而遊台鴈者必經吾門遠人勝士蹔止邂逅時有扣發彼我交暢左接白沙春色夏網鱻蠃蠔蜃採掇無算此擊鮮灑酒一快也右亞東奉佛廬塔戶磬梵鍾魚朝暮清越此吟幽玩奇一助也依流而槳通崖而徑凝四顧之矚則異植搽狀紛紅翦綠趁節嫵媚賬十尋之步則距海淼茫來朝去汐效枝獻酬屋之狹不數楹而所貯餘矣屋後山也三面平崎也聽羽族之和鳴勝俗吻之諸此覩土物之茂好勝險心之粳穗若是者可遂隱乎予盡記諸余曰允矣抑余聞昔之隱者咸有隱之業故耦而自耕泌而自灌漢魏以降土無瑰懷則良艱矣甚而庸伍賃舂織畚屨以肥其遯否則殍及之法固應爾君獨能倩雲月為調度頴筆冊為性情哉未仕而祿未仕而館士之常職也無愧于心而有功于人以自食其道斯不害於隱之義矣君用之則其效于弟從之則其善非孟氏歟余敢贊君以其所為隱者唐張曲江集出為豫章郡途次廬山東巖下　茲山鎮何所乃在澄湖陰下有蛟螭伏上與虹蜺尋靈仙未始曠窟宅何其深雙闕出雲峙三宮入煙沉攀崖猶昔境種杏非舊林想像終古跡惆悵獨往心紛吾嬰世網數載忝朝簪孤根自靡託量力況不任多謝周身防常恐損讒侵豈匪鴆鴻列惕如泉壑臨迨茲

剡江郡來此游壘襟有趣遠標容忘懷狎野禽樓閣義未果用拙歡在今傾言谷休命歸事丘中琴書白居易長慶集早春題少室東巖 三十六峰積雪銷嵐翠生月留三夜宿春引四山行遠草初含色寒禽未變聲東巖最高石惟有我題名江湖詩集趙汝回寄題王次點東巖詩 生事付妻兒山居清可知自言雲收後不夢客遊時洗石鐫唐帖焚松讀楚詞却愁登第去草沒菊花籬李庭高庵詩集遊廣勝寺東巖 年來百念如寒灰老眼慵向時人開猶有愛山緣未斷芒鞋信步東巖隈東巖幽勝甲晉境寒藤古木生蒼苔誰鑿雲根泄海眼驚波深瀉如奔雷衲僧具眼觀天輿作亭闞爾臨淵洄亭中空洞納萬象收奇攬秀無遺材倚闌清坐洗塵念灑然氷雪洒靈臺上方一日盡十里勞筋未暇窮崔嵬百年名刹壯一作可憐金碧成蒿萊世間興廢豈足道會看穹壤論三災短生參化不暫駐須臾變化隨風埃心知所歷皆夢境題詩漫識吾曾來下山一笑便陳迹但見白塔蒼煙堆程伯來詩集東巖行 西巖偃蹇山之陬東巖嶄屹最上頭厥初神功鑿混沌遺此靈液凝山丘千尋盤矗倚空立五色繁爛連天浮恍然蓬萊見左股屹若敧柱移中流清風颯颯崖底峽亦石閃閃雲端樓晴虹跨虛出略彴碧雲護石開田疇雙池水滿鳥先浴萬壑雨冷

蛟龍愁當時拔劍起壯士此地避世真奇謀一夫當關固莫敵群寇攻道嗟無由英雄肯向亂世出險阻終為蒼生憂松濤動地響竽籟杉煙破雪森戈矛梁公祠像凛如在韓侯銘碣誰能脩星移雲散時事異山深土壤人民稠獨來俛仰倍感慨不憚攀躋窮冥搜振衣臨風一長嘯草木為我傳清謳 李建勳詩遊宋興寺東巖 幾年不到東巖下舊住僧亡屋亦無寒日蕭條何物在朽杉經火石池枯 陸游渭南集獨登東巖 早慕功名已絕癡晚就筆硯愈無奇狀貌未乳身先老化鶴重歸語更悲明舊在亡成斷夢山河興廢入孤吹悠然獨倚闌干笑又過暨莫泛菊時 曾勳松隱集題錢糸政東巖 龍顧初開闢殿觀盡收清勝闕高寒四圍列岫飛雲幬十里平湖碧照寬壘尾有言皆灌頂壘中無路不驚湍東巖端作東山望行為蒼生起謝安 馮緒雲先生集題漢初東巖 珠官寂寂解行衣脫木蕭蕭立翠微江帶暝煙隨意曲鳥翻落日向人歸 方秋涯集寄題趙德成東巖 好山例合詩人管新出東巖付此公畫向畫圖曾半面石床定許聽松風 人間無處着我輩只可飛泉鮮石邊習氣猶餘子虛賦苦令猿鶴怨風煙 空山誰可開來往自種梅花伴月明小築便為身後計此奇千古未忘情 元滄壽成心泉學詩藁仲冬下澣會同僚遊東巖■經云

此乃仙人洗骨之池中有石狀如之䨱警羽人脫屣去古洞留歆巖白雲亦世態隨風蛻其臟石飴已何許誰能味其甘土偶寂不語標狀同此龕坎坎擊石皷歸去參彼扶逐使蠟屐人於此移其貪猗桐植華蓋翳翳當熏南淨然漱石溜燕坐心默參朝暮豈異埋莫班祖四三臘凉得其適所謂非瘴嵐梅花對白髮風前雪鬖鬖揮腸屬同儕出語諧酸鹹猶拘纖濩語飲酒不至酣託詩紀曾遊誰將鐵為庵 李流謙澹齋集東巖施頭陀所隱也頭陀唐人初居郡之奉聖寺太守獨孤見之頭陀不加敬獨孤怒既去遣吏捕之頭陀以笠涉江至此山吏隨焉頭陀隱巖間兩虎守之吏駭退即其地為院昔律今禪予昔侍親守簡數來游再到賦此詩 勝地憶曩到鬢華非昔年律居禪積隱禪局仍舊觀老衲不可見遺事故老傳使君擅一擊憑悪妄自賢定心初不搖姦妄卒飛前赫然滌蛙腹欲以大燎天一笠度清波絕壁守兩班游戲出小異號熊飛殘龜慢嶽汝則勞道力屹如山一笑置勿問爐薰裊輕煙洗盞酌石溜吻傾氷雪寒却憶飛泉句泫然思老懷 陳簡齋詩遊東巖 散策東巖路夢中曾記經東坡書王晉卿山水詩夢中記我亦曾遊斜輝射殘雪巖谷過晶熒鵓鳴山寂寂意迥川冥冥乘興欲窮討會心還少停王子猷曰乘興而來會心見十五卷登

城樓詩新晴遠村白薄暮群峰青鄭子厚田家詩鵝鳴村巷白危途通僾境司馬長卿諫獵書曰樂出萬有一危之塗又老杜北風詩云不敢近危途勝日行畫屏修日見十四卷買山藥詩李太白晚崖秋浦詩水從[illegible]落山邊畫屏新斬于肇省界圖巖詩蒸巖畫屏倚宜獨淨一念傳燈錄窩山云須一念頓悟自心由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將期朝百靈老杜橋陵詩先帝昔晏駕茲山朝百靈不同南澗詠悲慨滿中腸柳子厚南澗中詩有云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東坡雪云俟曾此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蓋妙絕今古矣然老杜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儀曹何憂之深也豈亦于是時為中爲外所制將孫養吾集東戶啟玲瓏步遠天窓頂下窺巖照井仰視雲安鎮平田草菌禪屏列峯朝晴竹樹望如低登眺亦高影洞天 吳衍詩滿壁雲濤倚太空雙崖一線路微通幾年勝概埋荊棘好事山翁始發蒙 元周此山詞沁園春次韻王戶賦東巖 媧皇補天遺石兩拳幾千仞蒼定蒼龍擘峽歸和天拆浮屠卓錫靈倚雲關世窄三千天高尺五日月低蹤東復西人間世聽晨昏鐘鼓撼半空雷 登臨妙悄棕鞋踏雲夢冒櫟一快哉想醉倚高寒飛仙可挾清遊勝絕俗于難梯把酒乾坤嗟扶今古崖蘚摩挲認舊題九關近便驂鸞

高巢雲氣徘徊　再次韻混沌鑿開天險巍巍東巖峻兮是雲髓凝成半
空高矗天風吹裂一線中開妙出神功高擎仙界鳥道疑當太白西憑高
處見雲噓巖腹鼓舞風雷　落花香染桃蹊快開青雲志壯哉便萬里孤
騫超人間世一枝高折作月中梯筆瓤天河搊象緯咲傲風雲入壯題摩
蒼壁掃龍蛇醉
墨翔舞徘徊

西樵巖

廣州府志西樵巖在廣東廣州府州之西南吉利坊界距城八十里奇峰聳翠石室
可坐數百人邃深而明朗冬暖而夏涼山巔有寺曰寶峰若堂若殿皆因
巖竇為之中有烏利仙迹印石者舊相傳為劉特留此後好事者鑿一足
為對相去許一嵘一澗此其異也又有丹房遺迹石珠璀璨似燒煉之跡
飛瀑下瀉日夜潺湲居民資灌溉之利下有玉女洶泓灘瀨梨泉遠通石
池近接龍泓龍泓極深莫測時有雲氣疑駭龍迹出沒環山居民每以此
占風雨之候歲禱旱即應泓上有紫姑峯靈谷在左右有九真洞西有錦
石巖向雲寺周廻四十餘里
南州泉石之勝此為奇絕

西巖

續宋書雷次宗豫章人少入廬山不受徵辟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
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後又徵詣都
為築室於鍾山西巖下亦謂之招隱館秋浦新志西巖在本府貴池縣西

南一百二十里高百餘丈寺曰延壽有西峯神慧禪師飛錫勝跡下有聚
龍泉祈禱多應吉安府志西巖在江西吉安府永豐縣距西三十五里有
石如蓋其下可坐數十人杭州府志西巖在浙江杭州府臨安縣西三十
里巖有洞洞有水一日潮再至與江潮候相應白樂天詩云洞口靈池應
海潮即此地也金華府志西巖在浙江金華府石佛寺重脩記天禧五年
十二月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陳戩文處州府志西巖在浙江處州府
慶元縣在東巖之右相去數十步高亞東巖　一在本府稽雲縣西半里
邑人黃邦彥書西巖二字刻于石崖潮州府志西巖在廣東潮州府西七
里中有蘭若曰靈境依山為宇景態萬狀紹聖間元城先生劉安世登覽
賦詩巖之勝狀品題俗畫圖經云岡阜演迤西畔有羅漢巖觀音巖蛇山
巖成都府志西巖在四川成都府城西六里山行踰百步石壁夾道如城
如峽方輿勝覽云宋京跋資中四巖獨西巖幽深山水富足備龍巖寺而
左嵌竇突然如巨屋狀少亞於東巖云唐刺史王師閔題云叔勤對綠醽
閒坐繞沙汀怪來喧語笑一派落青屛會昌州志西巖贛州府會昌縣西
七里舊為尹侍講天民讀書地前有流深飛注竹木茂盛為縣奇觀云延
平府志西巖在福建延平府劒浦縣治西南三十餘里峯巒秀異林木蔚

茂乃爲柳二禪師開山創寺之所汀州府志西巖在福建汀州府寧化縣
東北五十里由林田寺而南行五里許渡小澗登石梯循羊腸而上一門
呀豁石龍當戶旁有小穴外險中廣若龍之勢又有石筍屹立如晨門石
乳下垂俯映筍末有泉涓涓自乳而筍無毫髮差由門而入空洞如砥可
坐千人中有數石室其一若僧龕置觀音像謂之寶陀石其一如方丈初
入甚闇坐久忽明又其一曰乳穴非烈炬不可入中横石樂旁有泉一泓
其音琮琤鄉人禱旱取水於是出巖即雨謂之聖水又其一周圓乃入一
小穴其間寬明丹竈儼然謂之丹室其旁有龍井嘗有人以繩縋石下闞
其深叵測又其一如堂與冷氣逼人不容久佇順慶府志西巖在順慶府
遂州之報恩寺西南隅巖壑奇秀前有閣曰松風為一郡勝槩潼川州志
西巖在本州大足縣北二里盱江志西巖在江西建昌府紫霊峯之西有
南安古佛祠其上脩竹環繞翠色如雲建寧府志西巖在本府甌寧縣慈
惠里地名西漈又名曹巖瀘州志西巖在州汶江西宋張祁詩似有樓臺
處微聞鐘磬聲溪橫前路絕人在别峯行天遠水雲淡春深花柳明如何
解塵鞅親扣法王城滿壽成心泉學詩藁西巖巖有林竇鶴棲石路曾曾
碧蘚花綾窓低户足煙霞愁聞獨鶴悲寒角靜聞群蜂湊晚衙野菜旋挑

奠侍稼石泉新汲自煎茶爐熏銷盡拋書卷閑倚闌干看日斜　遊西巖
劉元城先生隱居之所　誰翁洪爐欲煑鐵一寸如氷不曾熱歲寒心事梅
花知底事如何與氷說西巖結屋煙作罩班班不露如隱豹人生大欲剛
斷除靜處生涯乃仁樂碧梧翠竹星琅玕寒泉玉佩鳴珊珊終焉為計亦不
惡豈知白日生羽翰翻思一夜鍾鳴時先生高卧如希夷何人更嗔癯鬼
瘦反峯而用皆驚疑為泉來薊想遺跡奚其與侶昌黎伯薰猶已定入所
如鄉祀曾遊紀巖石韓流澗泉集石逕却思烏石寺寺巖不數赭亭山一
望遠村霜月白酒隨吟句入高寒謝翺晞髮集西巖三首天壇　風吹歎
桂枝下掃西南氣壇中仙人影冉冉化為雲　天扉　朝從雙扉出莫從
雙扉還狂風吹山花落我衣袖間　雪壁　麻姑東南別衣袂濕空翠雪
中米黃花額餉西南使茱石林建康集送模歸卞山并示僧宗義為余守
西巖者三首　自我離山間忽已兩改月飢人不忘食未坐先已說家僮
挾書至驚起慰愁絕推尋到雞犬問訊窮曲折此生宜多為一壑萬慮滅
可能復大錯更鑄八州鐵江東須八州汝歸馬蹄輕初不恨騎熱慇懃報
松竹吾豈成久别　編居探幽奇自謂略已徧昨登西山巔雄絕昔未見
溪湖莽吞吐雲物紛百變乃知十年間尚或遺勝踐累成椒棗去我宜秋

杜旃單南山趣頂亭基成雨來爲吾謀畫傳閞閣盡二面莫言羊腸險
徑小頻屢轉杖藜不用扶吾腳猶爾健　主長在山間從翁守蓬戶人言
青綠于祖先汚臥褘官居無多戀雙止復遷去家法恐未傳此心良已素
義揮觥從我似識此間趣西巖贊欽岑文斷俗于路聊持山中節爲我主
留務封陸際湖海雲月皆所部　林和靖詩　西巖夏日　蕙帳蕭閑掩弊廬
于真巖石坐來初爲驚野馬巢間乳懶過鄰僧竹裏居新溜透涼侵靜語
晚雲浮潤上殘書何須鑿從白團扇一柄青松自有餘　劉京叔家集　題西
巖　人愛名與利我愛水與山人樂紛而競我樂靜而閑所以西巖地千
古無人看雖看亦不愛雖賞亦不歡欣然會予心卜築於其間有石極峭
峭有泉極清寒流觴與祓禊終日堪盤桓此樂爲誰設信哉居之安　家
僮報西巖栽植滋茂書而成詠　孤雲出岫本無心何用微名徽士林近
日故園消息好西巖花木已成陰　鄭剛中北山集　終日徘徊得好涼一懷
炎暑變冰霜會須月上出山去更看芙蓮主夜香　蔡九峯詩　送王禹玉遊
西巖　幽人欲往西巖巔臨風送目心悠然芒鞋竹杖風月冷千山萬壑
閒情煙人生適意多掣肘窮欲入山山不受巖光終老釣臺春李白謾醉
長安酒殷勤爲我語山靈白頭尚取相看守　朱晦庵集　和人遊西巖　平
生壯志浩無窮老寄寒泉亂石中閑去拔襟弄清泚靜來合眼聽玲瓏不
知澗寺晴時雨何似溪亭落處風吟斷君詩自瀟灑此心多不限西東　金
趙周臣滏水集　跋卜伯深西巖歌　西巖逸人以天爲衛兮地爲席
茵青山爲家兮流水爲之朋飢食芝兮渴飲泉又何必有肉如林兮有酒
如澠世間清境端爲我輩設吾徒豈爲禮法繩少文援琴東山響太白弄
月清波澄人間行路是處多炎蒸何如水前山後六月赤腳踏層冰　南山翁
子伯深西巖歌置之古人集中誰能辨之所謂不拘禮法非如晉之狂士
公來及五紀致政臨終不亂蓋有道者公又有詩云　中州集　劉汲詩　卜
築西巖最可人青山爲屋水爲鄰身將隱矣文何用人不知之味更真　自
古交游少同志到頭聲利不關身清泉便當如澠酒澆盡胸中累劫塵

東西巖

宋蘇東坡集　自注即謝安東山也天祐日按臨安縣國北
東永安巖西永安巖在縣北二十里即謝安東山也　孫
方志曰韓語秋陽云安本傳謂安登台輔於土山遊集今土山在建康建
康事迹云安石於此擬會稽之東山亦號東山　謝公含雅量　李曰謝安嘗
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海芳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衆咸服其雅量　世運艱
艱難光復情所鍾　類曰晉王衍曰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然則情之所鍾

正在我輩　威縶華中年止賴絲與竹陶寫有餘歡常恐兒輩覺生命高趣
闌　李曰王羲之傳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
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賴絲竹陶寫常恐兒輩覺損其
歡樂之趣　獨攜絲鄉人來上東西山　類曰安棲遲東山放情丘壑然性好
音樂每遊賞必以妓女從　放懷事物外徙倚弄雲泉　傳曰遷謝叔源詩從
倚引芳樽　一旦成功業管蔡復流言慷慨桓野王哀歌和清彈撫髀起流
涕始知使君賢　李曰桓伊傳孝武末年會稽王道子及安婿王國寶以安
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燕安侍坐伊撫箏而歌怨詩曰
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
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撃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
而就之持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　帝甚有愧色野王伊小字也　意長日月
促臥病已辛酸慟哭西州門往駕那復還　類曰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
始末不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還都聞當輿
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吾病殆不起乎安
薨後其甥羊曇主西州門叩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
丘因慟哭而去　次公曰西州門學者多未曉在江寧府以府有東府城故
中有揚州廨而揚州在府西故時人號爲東府西州而東府城之西門謂
之西州門見宋孝紀又載錄會稽王道子第而東府城之東謝安薨以道
子代領揚州州在第西故時人號爲東府西州如此則西州之名在於安
薨之後矣安本傳乃有安病與入西州門之事則實字記所引之地志不
亦謬乎先生所用雖止據本傳用撫安事而已今
因與學者辨之　空餘行樂處古木皆蒼煙

月師西巖

宋衛宗
武秋聲集　靈山作巖骨清氣滌炎洲突兀摩萬古玲瓏涵九秋排雲宿翳
掃賞日耀光浮的的西來意宜於此處求　郡印雲溪集　印州西巖軒閣陋
甚倫仲知府舍人侍殿撰公來游惜其頹敝乃更新之既成以書招印同
游因成一章　鶴山爭攬勝此地獨超然秀巘脩屏立枯崖半壁懸閣雲
饒翠竹鳴玉落清泉自
得高人賞佳名日益傳

鳳凰西巖

臨邛記　趣鳳凰西巖　北景
又奇紀半空生曲欄層層隨
眼斷蕃雲滿襟寒澗下雨聲急巖頭
雲色乾歸鞍休悵晚吾待月鑑極

南巖

保寧府志南巖又名讀書
巖考究圖經志在保寧府
城東五里其山秀麗有石巖乃南唐高士安隱居之所宋太平興國中郡
人陳堯叟堯佐堯咨兄弟讀書於此後三陳及第登宰輔又改名曰台星

巖巖上刻石為文曰將相巖紹興府志南巖在浙江紹興上虞縣西南二十里世傳任公子釣魚之所莊子任公子以五十犗為餌蹲於會稽投竿東海經年而得巨魚唐齊顗題南巖云南巖寺本滄海任公釣臺今尚巖側有任公釣車石棺蛻骨存焉人掘其地有螺蚌殼云巖下乃海門也新昌志南巖在新昌縣南十里宋錢塘韋驤集遊南巖記越之新昌去縣十餘里涉溪而南向山而還又五六里得小瀧而上詰曲至兩崖之間崖轉寺出皆樓閣架構隱起翠壁入其門平步無歎十唯攀援蹶陟以及危坐峭直指天怪石欲墮俯仰周覽使人落落有慊慨之感山旁多波浪衝注之痕又有螺蚌遺室雖舊傳為海涯故丘而前環洑抱左擁右翼始天為今寺設也緣巖而行際極而止龕閣有塑像曰古僧神楷鑒水而自為也停泉直龕下曰即其所鑒也可望而不可及者石間之棺峯頂之釣臺棺曰神楷臺曰任公皆無傳記而浮屠老者以耆舊之素傳如是云可及而日力不暇者穿石巖一滴泉詰之曰皆名以形也寺目曰南巖而榜加咸通二字即建之年也巖石隕落有以死驗寺人者載唐之陳昌甫碑也今日之游實侍次是邑而從令之招乃嘉祐六年八月十日也若其飲奕之樂眺聽之好釣于他者皆不記云宋僧文珦詩新昌南巖　大禹未疏鑿此山為海門誰從茲遷上猶有釣車存佛屋樓臺實仙境蓬萊村巖頭一滴水居者不知源韶州府志南巖在廣東韶州府郡南鳴絃峯之前枕真山石壁上有唐人元結所刻涵暉谷銘輿地紀勝南巖在河南彰德府安陽縣南孝廉坊傍南山報恩光孝禪寺前敞飛閣盡覽江山之勝左有巖洞可容數十人襄陽府志南巖在湖廣襄陽府武當山重慶府志南巖在四川重慶府盤石縣五里　一在四川雅州推官廳之東李嗣文建南巖書院廣信府志南巖在江西廣信府弋陽縣南五里高百尺有石壁鐫古篆二十三字書跡甚美其字歲久將湮不可辨明石下一穴如屋猶閣數丈就石刊刻佛像儼然可觀至今存焉　一在上饒縣南一十里又名盧家巖按紀勝云巖傍巨石儼然北向其下寬平可坐處甚廣為郡人遊衍之地有太史濟北晁補之及右史東平王洋元勃約知黃州南豐曾宋父遊南巖詩又穎川韓龍學亦有詩江湯集草中書帶紫迴巧葉上靈南巖畫深齊木無知尚風化黔黎何獨不回心晁太史詩南巖大阿為山作天倚羲山南谿山複飛頂覆其外仞如鵬將翔鳫繫群巖背作似海大魚呀口噞而吸當空橫廣額架屋喉舌內仰窺駭憑陵術進愁壓墜嘗聆釋氏說仰覆各世界千間未可看五畝良不隘清冷氣射人熱惱從此潰崖斧

木跡瘦谷遠鳥幽怪附僧何年居投老四伍輩問客何人來官滿或一再兩于與二子高興偶相成松舟下清江毛髮數蝦蝴藍輿上峻嶺幢節望杉檜李侯熙門胄丈來山作繪趙君儒林孫婷美蘭結佩不為城府遊繼月此才邁寧知老迦拙意在精賞退得居溪南山石欽與山對變態入奥突雲雨出中論古人戒暖目慣觀誰復貴故此誠未達欣然與心會彭湖兩崖竇泉作一線霈禪月古臺空靈山自明梅搜奇獲三勝趣懶同一慨但憂久聲牙尚喜無帶芥平生所驅使詩酒俱好在天涯得吾侶物外從所伏使欲登赤城一觀天宇大韓龍學詩官曹簿領無時空一春憑歷覽峽中溪南十里巖谷好俗篤廛甃無由窮前時相邀雨斷道今晨不雨天亦風乃知書生不解事自以慳遊勤天公與來避追始一往相與縱嚮隨飛鴻野棠着子梅杏老寒葉尚帶殘花紅崢嶸石屋呀可怪無乃關頗豈陰刼垂花從山覺絕俯瞰矚野迷西東消消寒溜滴冰雪一酌為我凉心胸山川何曾歲月計可憐翠阜分磨礲人生歡笑不易得此會幾許誰能同春禽正喧日已暮歎我歸期還匆匆清漳集孫如松詩國師南巖世傳唐懷禪國師乃吾漳良才山謝氏子少依同安真寂院為僧從隱於家山之側今國師南巖是矣唐宣宗避怨為僧與之居者數年及即位詔住京兆府章敬寺且封為國師以報德予嘗考懷憲宗時人也元和元年詔居上寺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示滅勅葬灞水謚大覺禪師太寶相之塔歎謂宣宗曾與懷居乎唐史宣宗在位十三年享年五十推而上之當主於元和十一年懷死時宣宗方三歲疑此非宣宗之迹乃五代時李仁達留從効等所立雪峯僧儼明是也儼明王繼成弟繼成守漳州儼明南依其兄聞此有國師巖而掛錫或有焉不幸江南兵逼王延政處處殺王氏子弟以應之仁達慮眾心疑已與留從効遠迎儼明被以袞冕之服從人見儼明之迹不類因取宣宗為之傳會夫豈知宣宗乃憲宗之子武宗之叔使有意嫉之宣者仇公武烏能使之為僧既為僧矣又值武宗蕩滅佛法又遑其肯而遊跡於緇流之中不激其怒而速之死者幾希為作詩以止之據唐宣宗為僧事唐史及小說諸書並皆不載惟近世洪覺範作林間錄稱仇公武有潰而吉之功而史失其傳矚見於螢宮安禪師傳李檢安禪師傳見其傳會宣宗補為可笑日論國師巖之迹有及於此故併以辯。　七閩山秀江道碧俗知禮義亡姦慝賊潮何事率淮民擁衆南來稍蠶食推埋却冢荒徑裹醉飽呼天闌漁弋孳駒蹄逕道神怪河海波騰雲潑墨門開塔聖像變開臺築三清伴紫極一朝春鶯飛入宮九龍帳底

主刑株棘宗香肆血腥臟骸骨無人坎墳域群凶睨目猜猖逃起火狐鳴
乘月黑雪峰禪客滿遺種物色漳川伐訪得盧黃葦白狄風多欲話辛酸
語選塞易衣傳入虎狼口饑覆死生難可測至今尚餘下筆處巧作妖言
相誕惑我曾親到國師巖父老頗能爲記憶吐兇戟手罵從舠陰與群姦
爲羽翼抓僧逼將上車去水石含悲空寂默唯有霜鐘音韻清徹寒千里
傳消息宋陸游渭南集 行東山下至南巖 穿林了不厭崎嶇邂逅幽懷
得少攄昔媿出山成小草今知臨水羨遊魚 呦呦馴鹿隨輕策決決流泉
入野渠坐覺塵襟真一洗止如頭垢得爬梳王東牟先生集會稽父約遊
南巖短韻奉呈 南豈不藏善人迷說南巖 南巖亦何好造物秘此臧煙
雲印全提松竹色半酣去郭十里巖守戍僧二三乞身滿一日幽事亦可
探行客問征途居者縈嚮衙蕭條野店煙夏靜彌勒龕念非塵外侶誰分
禪味甘交備作附人自縛亦可漸于時日在房山色染露藍一徑盤彝青
群峯列空嶔吟泉計消滴淪脂消塵凡端如常德靜可驚疾步貪獨縹出
雲門回首偶煙颿公其吐妙語勝事須指南韓流澗泉集次韻趙景伯南
巖 拔蘿南巖寺興僧林湯盧崖懸徒可望泉滴又何居時世悠悠轉心
情落落跡山行有吟嘯佳處莫躊躇 譚守約陳漕林宰同遊南巖得門

字 高情動巖壑幽討忘遠近追隨得秋日挈榼多美醞悠悠遠朝市寂
寂委時運雨集星散問他年載相問 國朝龔斅鵝湖集次韻吳自脩遊南
巖 南巖地偏罕人跡問君胡爲來此遊偶因入主開瞰日況當天下承
平秋飛泉自落丕西畔青山只在巖上頭招提境界不易到松篁一逕通
深幽 溪南十里南巖寺老栢經年泣象龍林屋山光春皎皎石闌雲影
千重重勝遊佳客身親到惠寄新詩手自封南渡老臣遺墨在相應忠憤
久填膺宋錢塘聶驤集和簡天遊南巖 古寺因山半翠微躋攀危磴上
雲扉秖應秀色隨秋吹還似紅塵染客衣千賤鳴琴方暇逸淵明解綬已
來歸吾儕幸得陪清覽相與優游養道肥 又和李信臣遊南巖 秋雲
沓沓鎖秋巖怪木森森蔭碧潭遊騎去時乎塑曉老僧迎處滿衣嵐何人
自塑臨泓水近古遺蹤蛻石龕我憶昔年曾此醉卻嗟今日輟陪參 和
南巖廻 心舒還受日境勝欲忘歸茶戰猶一水棊兵尚十圍秋山終易
冷暮坐即添衣上馬廻頭數霜蟾逐蓋飛蔡定齋集荀與兀兀上南巖人
在千峯紫翠間剩欲日來陪杖屨其如病足怯登山辛稼軒集游南巖和
范廓之韻賦滿江紅調 笑拍洪崖問千丈翠巖誰削依舊是西風白鳥
北村南廓似整復斜僧屋亂欲吞還吐林煙薄覺人間萬事到秋來都搖

落 呼斗酒同君酌更小隱尋幽約且丁寧休負北山猿鶴有鹿從渠求
我夢非魚定未知魚樂正仰看飛鳥卻磨人回頭錯程公許滄洲塵缶編
次李晉仲同遊南巖韻 風林舞霜葉野水收寒溪旭日雯清美良友欣
招携遊遊南巖麓遠躡樵人蹊世未變野處地已呈標題鍊石既有穴補
天亦餘梯仰梯蹬可涉窮擇日從伏窅深有神護險絕令心傻我歸期再
出後會豈終睽第聾三棲寵未許尋鳥棲 前人文學淵遂方爲朝陽鳴
鳳僕所次前韻及之而存腸佳章中招隱散再次韻以反之以質他日重
會一笑非一笑非一詩也 丈夫爲世用釣築辭巖溪不用身徇道固可
卷而携保保紫陽翁不踐桃李蹊淳熙用不終歸遠此留題坐令南巖高
萬丈誰能梯倚止論茲山僅亦培塿低今如峴首碑千載令人懷我輩何
適莫但觀道合暌烏獸不可群仲尼非樓棲句曲外史張伯雨南巖分韻
得陰字 西南一丘壑良會如自今既許陶翁飲復招顏師琴淡泊通相
遺彼此暢沖襟豈無金石序何足擬山陰

南安巖

汀州府志南安巖在福建汀州府武平縣南八十五里形如獅猊舊爲龍
菴窟宅俗呼爲龍穿洞後定光佛卓錫于此書偈云八龍歸順起峯堆虎
嘯巖前左右廻好與子孫興後衆他時須降御書來中有二洞南巖爲正

窈窕虛爽石室天成又有石門石窗石牀石鼓石龍虎龜猫之屬即佛之
正寢東巖差隘而石龕猶結客即佛宴坐之地十二峯在南巖前與地紀
勝鄭㒓詩題定光南安巖 石聳靈巖接大虛百千年揀定光居未知天
上何方有應是人間別地無 香風影裏迎新眺梵唄聲中見落暉自恨
勞生名利役不能來此共忘機 路入雲山幾萬層豁然巖宇勢崢嶸地
從物外置塵斷天到壺中日月明 郭祥正詩 汀梅之間山萬重南安
巖實何玲瓏青坐屹立敵四壁巧匠揹手難爲工 方聞之詩 天下名
山饒洞穴不似南安巖奇絕一峯突兀上千天十二子孫傍就列上有虛
窗透碧霄夜分明月歸巖腹建安志南安巖在福建建寧府
政和縣二十八都有石室方廣數丈中有馬大仙祠堂

北巖

豫章續志北巖在江西南昌府寧縣東北二十里解空院後有北巖尋山北去
可一里許洞穴如室寬必崎嶇而後入有石田石鹽石佛石木石栗之類
四明志北巖在浙江寧波府句章鄉巖中可容百人着月清涼有頻伽鳥
巢其中潼川府志北巖在四川潼川府瀘州之北巖院後有巖洞太守韋
光大書北巖二字重慶府志北巖在四川重慶府州北五里李文昌圖經
始傳會爲濮巖今巖間有皇祐四年朱處約撰藏經殿記慶曆五年南陽

張圖題詩皆謂北巖圖詩首云北巖寺正巴川北平挹高城一川隔至熙
寧六年張商英題名巖下元祐五年劉象功為巖銘始皆謂之濮巖則知
文昌之書近出於慶曆以後熙寧以前決非唐人之書也距今才百有餘
年而襲謬承訛莫知其非一語之妄貽患無窮雖地理之書古今多所牴
梧然未有顛倒白黑若此之甚者故今以來處約張圖詩文載文類篇以
正俗誤而其他文人例指普州為濮者與商英象功併列焉以見承襲之
病雖出於一時苟簡而考正不詳貽笑後世不可不謹也巖高五六丈脩
二百餘步植數千章圍率八九尺樛枝下垂巖虛逈風颼颼如流水或怒
號震響樹石相應恍然如泛湖海而無墊溺之虞有定林禪院歲正月九
日郡以故事置宴命放鷹張獵以娛賓遊人盛集經藏之背為雜支高十
餘丈初實郡遣吏向鎬主僧護䘵主熟率僚佐賓客置酒閣上臨檻俯摘
歲為勝賞　一在涪州鐵櫃山下昔有王真人脩煉於此石壁上有水流
注下有石渠引水又有石臼石壁上又多石佛伊川在此註易張商英題
北巖張商英謁吉西歸程彥傳田防張甫原皆來濮巖錢欽熙寧癸丑仲
冬二十九日題涪州志北巖在四川重慶府涪州大江之北紹聖初丁丑
伊川先生程頤來涪於北普淨院闢堂傳易閱再歲而成元符庚辰徙夷

永樂大典卷九千七百六十六　（二十）

陵會太史黃公庭堅自涪移戎過其堂因榜曰鉤深嘉定丁丑范仲武請
為北巖書院嘉熙兵燹程公許滄州塵缶編遊涪州北巖　恭惟同出自
斯文其在茲白衣帝王師古聞今所疑慘澹浩江濱理雨寒無炊一編洗
心易後學之著龜學禪悲夫子窺墻胡不塵茲道貫三極何曾限濂雒狂
史捿武來相望幾何時雋隱勤洸拂尤書徒碑奇江山着鷁且千古同一
悲渠自氣浩然何成獲何斷高堂儼遺像寶墨鑴豐碑往者不可作搔首
空涕洟蕭蕭北巖松悠悠我之思陸游渭南集北巖（有程正叔先生讀易堂）
艤船涪州岸携兒北巖遊搖曳橫大江褰裳躡高樓雨昏山半失江漲地
欲浮老夫寧再來為作竟日留烏帽程丈人閉户本好脩賊撰一朝發讒
罪至竄投荒禁火不解朔塵暗神州脩悲以捻攜袤哉誰始謀小人無遠
略所懷在私讎後來其鑑茲賦詩識巖幽馮縉雲先生集涪州北巖　晴
着春江鏡樣光扁舟來往佛前香山從幽處亭亭綠日倚闌邊故故長保
寧府志北巖在四川保寧府閬州北五里有曰繖蓋山乃高僧宣什道場
夔州志在四川重慶府夔州達縣北巖壁聳然下有平地即鳳凰山之巖
一在四川夔州北為一郡之勝合州志北巖在合州北五里李文昌圖
經始傳會為北巖有栢數千章率圍八九尺又有定林院舊日正月九日

郡守以故事置宴遊人盛集又有蕭技圖每熟郡守率僚佐置酒閣上臨
檻俯摘以為勝賞莆陽志北巖在福建興化府莆田縣北十里舊經云群
山之巔兩石峙立負一石為號曰石室可坐百許人初來源以巖石不通
故老相傳雷裂其石泉始達于石室之下裂石今尚存鄭樵有題詩云西
（風淺淺片雲閒一夜寒來卧北山倚杖巖頭秋獨望佛珠埋髮是人間）建
寧府志北巖在福建建寧府甌寧縣北十里下有北巖寺名士陳朝老嘗
讀書于此程公許滄州塵缶編北巖　徽學尚書弘農公投紱鎮瀘以無
事治暇日須客北巖憑高四顧景與心會乃即仁祠之舊闢為禪林左有
五峯連娟競秀作書院其下以來四方之游學者追漢忠武侯遺志為北
定堂因山之宜庳搜奇狀勝壓以小亭危榭覆苫鱗瓦簡朴幽雅而曠如
奥如之境皆擅其妙公許晉謁節下一再侍杖屨相羊覽觀嚴欲選義考
辭有所紀述而文不逮意閒得數語隨筆抄記歸舟容與乃能編綴為北
巖二十詠思荒語澁無以摹繪勝槩庶幾萬一託不朽於名世如太虛賦
黃樓云寶慶歲丁亥重陽節前四日門人桂枝程公許拜手謹序李石方
舟集北巖紀行巖以石居如覆屋下樓十六士唐人所作石像也先是巖
壁立百仞上垂瀑如綆下為方池以受水夏秋潦集池壅趨四十六士泊

永樂大典卷九千七百六十六　（二十一）

於水無復金碧顏色好事者嘗徙像他處復栖於巖何也父老言巖本洞
天所託舊松榆翳薈不容迹有怪物衛守故作像以鎮像徙則怪見像因
安於栖不容徙今太守出一彈指作搔溺手疏渠減池以達洞潦于外重
施金碧十六士者始一解顏而笑又刱像前數亟丈甃道以受君子衆以
便歡酌既成適夏大水太守與客瀹茗納涼瀑注如甚雨如海風撼潮聲
可喜可愕不知塵市火瓶中有將死人也太守成都宇文紹奕客郡蔡陳
鼎新普州郭鄴新合守李石太守之兄紹衡攝祭酒為主人乾道七年五
月二十七日石記唐方玄英詩登龍瑞觀北巖　縱目下看浮世事方知
峭崿與天通湖邊風力歸帆上嶺頂雲根在雪中促韻寒鐘催落照斜行
白鳥度遙空前人去後後人至今古異時登眺同宋劉昇山集遊北巖
濺濺泉水稽通池熷熷高花亂出籬知有精廬潛寂寞（一作將地）更欣蠅
後共襟期（一作世無斯）茗芽未辨三湯試春餅先嘗十字吹幾許幽奇待
知己品題政在一篇詩（一作餘勝餘奇終日伏可無餘興為題詩）張棠徽
先生集遊北巖　舟山輕近境偶向此中來精舍依巖擁崿林石路開排
雲今歲竹封徑幾年苔僧老無餘事端居徹刼灰曾由基蘭墅續蓑三山
曾由基朝伯游宜春北巖　宜艙真沐漆披懷北巖去行行如麓境漸入

幽絕處濕翠欲霑衣晴雲亂主篠灘聲特抑揚嵐氣互吞吐松寒韻呈子碣石狀鍾虡未實螭砦藤白羽明翠塢徙壺忘人醒市曙邀我沽野果枝頭春水樂空中度飲少歟顏玉山靈芬拱護起來一凭欄件件是佳句此景幾百年却待于今付吟成石點頭善極石應語何處一鳴鶴而作賓音和仰峯人所仰隔江不受呼正如山中人九詔不一顧傳聞唐衛公扶册曾此寓阜變讀何書塊壘響千古一主栩介甫政坐讀書誤公乎儻可作問草還物賦趙君鼎行行過東江步步望北巖佳景三十餘天然真不凡

國朝劉嵩詩登北巖眺望因投巨石究轉為戲　自裳北巖秀緣雲霧翠微廻見大江流獨立一振衣崖表人跡絕燒餘寒草稀繞澗枯暗泉攀蘿想危磯投石轉陰壑震擊星火飛奇探恣游衍興愜忘險崎日暝思更奔逍遙望月歸　上北巖　涼風四山合月上西崖早古道斷歸樵啼螿在秋草

北芒巖

長安志西京雜記曰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巨萬家僮九百於北芒巖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三里激流注其內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犛牛青兕廣漢後有罪誅沒入官為園鳥獸草木皆徙植上林苑

北廊巖

建安志巖如廊廡狀在福建建寧府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孫應鳳
圈點監生臣蔣洲
臣歐陽柳

旨

翰林學士承旨

文獻通考：唐憲宗時始置。凡白麻制詔皆內庭代言，命輔臣除節將，恤災患，討不廷，則用之。宰臣於正衙受付通事舍人，若命相之書，則通事舍人承旨宣讀訖，始下有司。乾寧二年陸扆以翰林學士承旨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職官分紀：唐百官志，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被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宴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敕。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

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又以為天子私人。凡充其職者無定員，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班次各以其官，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唐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故附列於此云。　李肇翰林志：昔宋昌有言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夫翰林為樞機宥密之地，其所慎者，事之微也。若制置任用，則非王者之私。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內，臺給青縑白綾，或以錦被，帷帳氈褥，晝通中枕，太官供食，湯官供餅餌五熟果，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建禮門內得神仙門，神仙門內得明光殿，神仙殿內得省中。內得省中，一本作自門下省中書省。蓋與今翰林之制畧同，而所掌經也。漢武帝時，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之徒，皆在左右。是時朝廷多事，中外論難，大臣數詘，亦其事也。唐興，太宗始於秦府開文學館，擢房玄齡、杜如晦等一十八人，皆以本官兼學士，給五品珍膳，分為三番更直宿於閣下，討論墳典，時人號為登瀛洲。貞觀初，置弘文館學士，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文義，商較時政，或夜分而罷。至玄宗朝，置麗正殿學士，名儒大臣皆在其中。後改為集仙一無集仙二字集賢殿，亦草書詔。至翰林置學士，集賢書詔乃罷。初，國朝循梁陳故事，中書舍人六員，專掌詔誥，雖曰禁省，猶非密切，故溫大雅、魏徵、李百藥、岑文本、褚遂良、許敬宗、上官儀時召草制，未有名號。乾封已後，始曰北門學士，劉懿之、劉禕之、周思茂、元萬頃、范履冰為之。則天朝，則蘇味道、韋承慶，其後上官昭容獨掌其事。睿宗朝，則薛稷、賈膺福、崔湜。玄宗朝，初改為翰林待詔，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相繼為之。又改為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年，劉光謙、張垍乃為學士，始別建學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又有韓紘一本作弘、閻伯璵一本作與、孟匡朝、陳兼、李白、蔣鎮在舊翰林院，雖有其名，而不職其事。至德之後，翰林院始兼學士之名。代宗初，李泌為學士，而今壁記不列名氏，蓋以不職事故也。德宗雅尚文學，注意是選，乘輿每幸學士院，顧問錫賚，無所不至，御饌珍羞，輟而賜之。又嘗召對於浴堂門，移院於金鑾殿，對御起草，賦詩唱和，或旬日不出。吳通微兄弟同時擢用，與陸贄爭恩，甚於水火，天下醜之。貞元末，寄任尤重，時人謂之內相，而上多疑忌，動必拘防，有守官十三考而不遷者。故當時言內職者，多榮滯相半。及順宗不懌，儲位未立，王叔文起於非類，竊學士之名，內連牛美人、李忠言，外結奸黨，取兵柄，弄權天下震駭。是時鄭絪為內庭之老，首定大計，令上即位，授絪中書侍郎平章事。

初，姜公輔行在命相，及絪就第而拜。至李吉甫除中書侍郎平章事，適與裴垍同直，垍草吉甫制，而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揮翰，兩不相知。及吉甫有歎惋之聲，垍終不言。書麻尾之後，乃相慶賀，禮絕之敬，生於座中。犂明，院內使學士送至銀臺門，而相府官吏候于門外，禁署之盛，未有也。凡學士無定員，皆以他官充，下至校書郎，上至諸曹尚書，皆得為之。既入與班行絕迹，不拘本司，不繫朝謁，常參官二周為滿歲，則遷知制誥。一周歲為遷官，則奏就本司判記。上月日，北省官宰相送上，南省官給舍丞郎送上。興元元年，敕翰林學士朝服班序，宜准諸司官知制誥例。凡初遷者，中書門下召令右銀臺門候旨，其日入院，試制書批答共三道，詩一首，自張仲素後加賦一首。試畢封進，可者翌日受宣，乃定事下中書門下，於麟德殿候對。本院賜宴，營幕使宿設帳幄圖褥，尚食使供珍饌，酒坊使供美酒，是為敕設。序立拜恩訖，然後然後一作候字就宴。又賜衣一副，絹三十疋，飛龍司借馬一疋。旬日又進舊文章一卷一本作旬日又進文一軸。內庫給青綺錦被錦元作綿、青綺無綿被綿元作錦，一本無此五字、青綺方褥、青綾單帕、漆通中枕、銅鏡、漆奩、象篦、大小銅觜椀觜一作觜、象梳、漆箱、銅挲羅二一本銅觜椀在此下、紫絲襆、白布手巾、衣架、畫木床一本作畫木

承無大字爐盖一本作積滿二字案席氈䌷之類畢內諸司供膳飲之物
主膳四人掌之又內園官一戶三人以供使令其所乘馬迎送於辦仗門
內橫門之西度支月給手力資四人人錢三千五百四品已上加一人每
歲內賜春服物三十疋暑服物二十疋寒服物三十疋綿十屯寒食節絹
絹一作料字三十疋酒餳杏酪粥屑肉啗清明新火二社蒸餅䭔餅端午
永一副金花銀器一事百索一軸青團鏤竹大扇一柄角糉三服䊵窭重
陽酒糖粉餻棗至冬歲酒兔野雞其餘時果新茗水瓜新曆是為經制直
日就院須授下直就第賜之凡內宴坐次於宰相坐居一品班之上別賜
酒食珍果與宰相同賜錦二十疋絲一本作帛金花銀器一事貞元四年
勑每晦日上巳重陽三節百寮宴樂翰林學士每節賜錢一百緡其日奏
出選勝遊會賜酒脯茶果明年廢晦日置中和節宴樂如之非凶旱兵革
則每歲為常凡元正冬至不受朝俱進名奉賀大忌進名奉慰其日尚食
供素饌賜茶十串凡郊廟大禮乘輿行幸皆設幕次于御幄之側侍從親
近人臣第一御含元殿丹鳳樓則二人於宮中乘馬隨隨一本作引駕出
殿門徐出就班次凡當直之法法一作次自給舍丞郎入者三直無儤自
起居侍御郎官入五直一儤自御史補闕拾遺入者七直二儤其餘雜入

者十直三儤新遷官一直服假各於准式之中一本作假假名於式之中
減半著為別條例題于北廳之西閣一無別字恐一作閣凡交直候內朝
之退不過辰巳入者先之出者後之跡數視人之衆寡事之勞逸隨時之
動靜凡節國忌授衣二分田假之令不齧有不時而集併急而宿者　五
代職官志後唐明宗天城三年八月勑掌綸之任擢才以居或自初命而
升或自顯秩而授蓋重厥職靡繫其官雖事分皆同而行綴或異誠由往
日未有定規議官位則上下不常論職次則後先為當宜行顯命以正近
班今後翰林學士入院並以先後為定唯承旨一員出自朕意不計官資
先後在學士之上仍編入翰林志其年十一月勑新除翰林學士張昭遠
早踐綸闈久司史筆曾居憲府累涉貳卿今既擢在禁林所宜別宣班序
其立位宜次崔棁晉天福五年詔曰六典云中書舍人掌侍奉進奏參議
表章凡詔旨制敕璽書策命皆案故事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而行之其禁
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忘誤所以重王命也古昔已來
典實斯在爰從近代別創新名令運屬興王事從師古俾仍舊貫以耀前
規其翰林學士院公事宜並歸中書舍人從宰相馮道之奏也自是舍人
晝直者當中書制夜直者當內制至開運元年復詔曰翰林學士與中書

舍人分為兩制各置六員偶自近年權停內署況司詔命必在深嚴將使
從宜卻仍舊貫宜復置學士院蓋宰臣桑維翰秉政將戾於道故乃復焉
自此班秩再有倫矣五年一本作六年五代史晉天福五年五月丙午詔
曰承旨者承時君之旨非近侍重臣無以稟朕命宣予言是以大朝會宰
臣承旨草制詔學士承旨若無區別何表等威除翰林承旨外殿前承旨
宜改為殿直密院承旨宜改為承宣御史臺三司閤門客省所有承旨
並令別定其名　周顯德五年詔翰林學士職係禁庭地居親近與班行
而既異在朝請以宜殊起今以後當直下直學士並宜令逐日起居其當
直學士仍赴晚朝舊制翰林院學士與常參官五日一度起居時世宗欲
令朝夕謁見訪以時事故有是詔已上三條並見蘇易簡續翰林志蘇
易簡續翰林志凡儤直之數上自諸行尚書三十五直下至白身二百四
十直必須圖點其直先五直舊學士一點次三直一點文次二直一點此
三等隨日多少令其均勻永為定式晉開運中楊昭儉直翰林以其從來
儤直之數等第條例係為定式申中書門下仍刻石在駕員外郎入舊八
十直改為五十直郎中入舊六十直今改為四十直他官入舊一百直改
為八十直自員外郎知制誥轉正郎仍舊知先六十直改為三十直正拜

舍人舊四十直今為二十直自常侍諫議給事拜舍人舊四十直今為二
十直應舊官再入約前任減半今附于此貴存舊章其內制儤直及吉凶
疾病諸假則例具翰林舊規學士起復之制月朝已前未聞其例爾世宗
時故內翰王著令從相李公昉俱遭內艱屬世宗北代並起復隨駕書詔
繁委之際即不遑叙給假直與不儤直逮皇朝端拱元年閏五月蘇易簡
遭家艱難奉詔抑奪遂與翰林以下商議依舊例禁起體例同舊官再入
約計前直減半是時復儤直二十五直矣至皇朝令揆相李公獨直禁林
奉旨令每雙日夜直隻日下直可以永為通式也四禁之中漏泄為最故
草制之名邏明必闔門之雙扉當制學士坐於玉堂上止吏人之出入者
俟宣制訖方啟戶焉文翰之職優待之異者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因
置酒于紫雲樓下命兩制侍宴歡甚因命中書舍人來晨宣賜一本作賜
內置起居令為通式仍各賜書千卷以備檢閱　舊體每遊幸止學士得
赴召暨皇上留心儒術雅賞文翰時綸閣之士始召赴曲宴或令和御詩
舍人從遊宴自此始也厥後立春鏤飾銀彩旛勝之物亦及之其或觀稼
於南薰門賞花於含芳園春晝嚴蹕百司景從幸國西之金明池下雕輦
登龍舟都人駕肩百樂具舉總瓊林苑由複道御層樓臨軒置酒以閱繁

盛兩制必侍從馬至上林春融千花萬卉妍麗冠絕上必曲宴宰衡熙舊召兩制詞臣俯龍池垂金鉤擧觴賦詩終日而罷上嘗謂宰執近臣曰詞臣實神僊之職也翊日凡所進詩悉迴御札屬和以賜焉雍熙三年十月勑曰兩制詞臣公朝精選典司綸誥親近冕旒宜於俸祿之閒特示優異起今後兩制俸料並以見緡充上聽政之暇搜訪鍾王之迹以資閱翫焉御毫飛動神機妙思出其軌制乃召書學之有格性者置於便殿躬自省閱仍授以筆法既觀其有成者錫以銀章象笏令入院充待詔者八人自是書詔四出寰海之內咸識禁中之墨妙焉 舊體學士凡召入院止賜白成釘廣韻都了切釘鉸帶頭飾出聲譜禮韻音丁飾皮謂之釘口銀鞍勒馬暨今上即位優待特異賜金鍍銀鬧裝鞍勒馬對衣荔枝金帶郄裡禮畢賜對衣金帶或枯犀帶金魚副之銀上自唐末以佩魚者迄今方復之十月朔舊賜對衣紅錦袍上特以細花紫錦袍代之淳化二年冬代以細花盤鵰錦袍其制下丞相一等自是遠方之珍果天府之法醞龍鳳之茗蒔伏臘之餅餌以時而賜悉加等焉玉堂東西壁延袤數丈悉畫水以布之風濤浩渺蓋擬瀛洲之象也待詔董羽之筆脩篁皓鶴悉圖廊廡奇花異木羅植軒砌每外喧已寂內務不至風傳禁漏月色滿庭真人世

僊境也每學士拜命先閤門受制書於常朝殿門階上拜伏跪受訖於便殿對歎陳述寵用遭值之由謂之告謝上必從容賜坐以茶藥而退翌日謝恩前一日待詔一人就宅宣召預於庭設裀褥堂設酒醴待詔稱有勑望皇居拜伏聽命其辭皆獎飾嚴召之意又舞蹈訖升堂飲饌以謝恩奏狀拜伏跪授之來日待詔迎於待漏院與新學士偕行引至閤門而退閤門舍人始引入中謝賜對衣金帶金塗鞍勒馬近列就院將官惟承旨得賜分物勑設如勑拜之儀餘不得比入本院上事宣徽院告報勑設儀鸞宿陳帟幕太官備珍饌設上尊酒茗果畢至赴是設者止鳳閣舍人餘不得預坐舊體禁中事元無樂前代或有令伎藝之表賤藏㕁之戲者玉堂之上惟上事受吏人賀禮始得正坐餘雖承旨亦須坐於東廂其副翰座西廂餘依雙隻對坐居是職者人物之選亦已極矣儒墨之榮亦已至矣苟能節用以安貧杜門以省事探真如之旨養浩然之氣來者瞻望其出處時君優假其顏色逍遙卒歲非神僊而何每上直一依舊制入者先之出者後之或會食日旰之後同列出院當其日直學士苟已襥巾笏則可紗帽鞁履送至玉堂之簾下蓋同列相恕其坦率也或禁直垂簾入靜之際則有中使忽降待御詩宣令屬和則必尋拜謝狀後信宿方和進

如聲韻奇險難以賡載者必拜章瀝懇陳述寡和之意優詔多免焉每錫謝恩奏狀必當直草或郄裡行慶制命填委必聚廳以分草之其餘書詔辭祝須刻之間雖續紛而至必獨當之或數直有不草一詞者自可探賾往誥研窮理體以備顧問焉 李肇翰林志曰凡將相誥身並用金花五色綾紙唐乾寧二年李鋌自黔南節相授京兆尹兩次告報中書用白綾紙金親王將相誥身並用金花五色色背綾紙皇后貴主用金花五色色背羅紙不帶使相者用金花五色白背綾紙觀察使及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簽署樞密院公事並五色綾紙無金花諸蕃酋長蠻王鬼主官告中書省草詞送學士院寫皆五色綾白背紙皆新例也例一作制 舊體樞密使未帶使相者不宣麻至周太祖初潛歷是任乃宣制於公朝令之宣麻自周太祖始也 蘇耆次續翰林志唐制學士每有除拜他職必納光院錢以為公用自丞相而下各有差等五代以還其儀久闕公振擧而復之國朝舊制有殿前承旨頗甚繁雜及公拜翰林承旨上以其稱呼不別又惡其與清貴混淆詔改為三班奉職以避其稱也草麻潤筆自隋唐已來皆有之鄭譯隋文時自隆州刺史復國公爵令李德林作詔高熲戲之曰筆頭乾譯答曰出為方伯杖策而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近朝武臣移鎮

及大僚除拜因循多不送遺先帝以公久在內庭慮經費有闕特定草麻例物朝謝日命閤門督之既得仍以書進呈自是無敢有闕者迄今以為定制國朝淳化二年命翰林學士賈黃中蘇易簡同勾當差遣院李沆同判吏部流內銓學士領外司自此始也至和元年翰林學士楊察為承旨知制誥呂溱王洙並為翰林學士故事學士六員今洙為第七員蓋宰相過除也宰相二作丞相元祐官品令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正三品唐韋澳大中年為翰林學士承旨與同寮蕭寘深為宣宗所遇二人同直無不召見詢訪時事每有邦國刑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必欲論諫即日此一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遲留至再且必論其可否帝多從之 元積翰林學士承旨記曰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為名者應對顧問參會第班一本作依次班第以官為上下憲宗以永貞元年即大位始命鄭絪為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之上居在東第一閣乘輿奉郊廟輒得乘廄馬自浴殿由內朝以從揭雞竿布大澤得升丹鳳之西南隅外賓客進見於麟德則止直禁中以俟凡大詔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專對他人無得而參也 五代後唐同光中賜承旨學士盧質論思翊佐功臣旋授節制河中馮瀛王送之詩云視草北來唐

學士擁旄西去漢將軍時人榮之 周陶穀自以官居八座位至承旨且欲軋同列之官卑者乃起請令今後學士合班儀在諸行侍郎之下如官至丞郎者即在常侍之上官至尚書者依本班迄今以為準 宋淳化二年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獻續翰林志二卷詔藏於史館仍賜御詩二章以寵之批云賜詩之意因御進續翰林志美卿居清華之地也上又書玉堂之署四字以賜易簡因謂宰相曰易簡告朕求此數字御可居至中書授之他日為翰林中美事 淳化四年上草書宋玉大言賦賜蘇易簡易簡因擬宋玉作大言賦以獻其詞曰皇帝書白龍牋作大言賦賜玉堂臣易簡御筆煌煌雄詞洋洋瑑瑋博達不可備詳詔易簡陛駿躬揖其理且歎宋玉之奇恠也因伏而奏曰恨宋玉不與陛下同時帝曰憲何代無人焉御為朕言之易簡曰聖人興兮告成功登堯舜兮展井中芳席地一作地為席兮饗祖宗天籟起一作起籟兮調笙鏞日烏月兎耀文明也求旗井鉞嚴武衛也執北斗兮莫玄酒也削西華兮為石礎也飛雲湧霞騰膳滕一作墻滕也刳鯨腊鵬代鷄鰈也迅雷三發山神呼也流電三激燿火舉也禮册獻册一作我兮淳風還君百拜兮天神歡四時一周兮萬八千年太山獻一作夷兮溟海乾圓蓋穴一作空兮方輿窄君王壽兮無疆一

作彊焉時殿上皆呼萬歲上覽之喜賞賜手詔以褒之 治平三年以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徐州張方平為翰林學士承旨初上謂執政曰學士獨王珪能為詔餘多不稱職因問方平文學如何歐陽脩對曰方平亦有文學但挾邪不直曾公亮以為不聞其挾邪趙槩又以為無邇故至是命之 筆談玉堂東承旨閤子牕格上有火燃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牕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 事物紀原職林曰至德以後翰林置學士六人內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所以獨承密命故也此疑承旨之始也而唐百官志曰元和中翰林學士以院長一人別承勑旨或密受顧命為學士承旨職林又謂德宗正元已後承旨多至宰相疑唐志為誤 事文類聚號令典冊皆更其手李德裕集 鄭絪為內庭之老首定大計翰林志 唐韋綬憲宗時進承旨處事機密與帝意合本傳 順宗風噤不能言時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中外洶懼召鄭絪草立儲制絪搦管便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上呈乃定憲宗絪之力也即位拜平章事 韓偓進承旨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曰既可斷麻不可草 韓維除翰林學士承旨神宗命公草詔求直言詔出人情大悅言行錄 蘇易簡為承旨嘗禁直以水試欹器太宗曰聞卿所玩非欹器耶易簡曰然乃進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念終如始固萬世之業則幸甚言行錄 張方平為承旨神宗親劄曰御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而又善以多為少意博辭寡雖古訓誥亦無以加也 王拱辰自承旨除參政不數日以憂服去徐以宣徽使召熙寧間王珪為承旨韓絳戲之曰行將入宣徽矣未幾除參政遂大拜近世承旨之達無比此也同上 故事知制誥必試仁宗知歐陽脩有文有旨不試後遷承旨本傳 章得象處性簡重在翰林十二年怡然自得事略 淳化二年十二月承旨蘇易簡於本院會學士等觀飛白及二等書體帝聞之賜上尊酒太官設饌各賦七言詩宰相參政亦各賦詩易簡悉以上聞翌日帝曰朕覽讀數四有以見儒墨之盛學士之貴也會要 太宗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為相賈李蘇參政宋為尚書廬陵詩注 淳化二年十月承旨蘇易簡請以御賜二詩刻石帝為真草行三體命待詔刻石以賜易簡蘇志 蘇參政易簡登科時宋尚書曰為南省主文後七年宋為翰林學士承旨而蘇相繼入院同為學士宋嘗贈詩云昔日曾為尺木階今朝真是青雲友歐陽文忠公亦然

王禹偁南省主文相距十五年同為學士故歐公詩有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今為白髮翁之句二事誠一時文物之盛也翰苑群書 新唐書沈傳師傳傳師召入翰林為學士改中書舍人翰林缺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為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為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帝遣中使敦召李德裕素與善開曉譬切終不出遂以本官兼史職 宋史列傳蘇易簡淳化二年同知京朝官考課遷中書舍人充承旨先是曲宴將相翰林學士皆預坐梁迥啓太祖罷之又皇帝御丹鳳樓翰林承旨侍從升樓西南隅禮亦廢至是易簡請之皆復舊制 百官志掌制誥詔令撰述之事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次者為之 元史百官志翰林兼國史院秩正二品中統初以王鶚為翰林學士未立官署至元元年始置秩正三品六年置承旨三員十四年增承旨一員十七年增承旨二員二十七年增承旨一員大德九年陞正二品至大元年置承旨九員皇慶元年陞從一品五年置承旨八員後定置承旨六員從一品十二年別立翰林院置承旨一員十八年增承旨一員二十九年增承旨一員延祐二年改司直為經歷後定置承旨七員 阿魯圖博爾术四世孫父木忽剌阿魯圖由經正監襲為怯薛官掌環衛遂拜翰林學士承

旨　太平字允中初姓賀氏名惟一後賜姓蒙古氏名太平仁傑之孫勝
之子也資性開朗正大雖在弱齡然如老成人嘗授業於趙孟頫文宗召
為工部尚書至正五年遷宣徽院使六年帝請擢居近職七年詔特賜姓
而改其名遷中書平章政事十一月拜太平左丞相明年正月詔脩后妃
功臣傳九年七月罷為翰林學士承旨　達識帖睦迩字九成幼與其兄
鐵木兒塔識俱入國學為諸生讀經史悉能通大義尤好學書初以世胄
補官為太府監提點擢治書侍御史以言罷除樞密院同知陞中書右丞
翰林承旨　巙巙字子山康里氏幼隷業國學博通群書其正心脩身之
要得諸許衡及父兄家傳長襲宿衛風神凝遠制行峻潔望而知其為貴
介公子始授承直郎遷兵部郎中拜監察御史復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
史未行留為奎章閣學士復留為大學士知經筵事尋拜翰林學士承旨
文用字彥從之第三子也生十歲父死長兄文炳教諸弟有法文用學問
早成弱冠試詞賦中選遷大司農時欲奪民田為屯田文用固執不可遷
為翰林學士承旨　王思廉字仲常幼師太原元好問至元十年董文忠
薦之世祖問文忠曰汝何由知王思廉賢對曰鄉人之善者称之也遂召
見授符寶局掌書每侍讀帝命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太師月赤察兒御

史中丞撒里蠻翰林學士承旨撒立察等咸聽受焉歷官至太子賓客仁
宗即位以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致仕卒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
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衛山郡公謚文恭　王惲字
仲謀衛州汲縣人曾祖經祖宇仕金官敦武校尉父天鐸惲至大初以律
學中首選仕至戶部主事大德八年六月卒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
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定　張孔孫字夢符其先世出遼之烏若部為金人
所并遂遷隆安父之純為東平萬戶府參議請老還家拜翰林學士承旨
資善大夫致仕　劉賡字熙載洺水人五世祖逵以郡吏治獄有陰德祖
肅為右三部尚書賡幼有文名師事翰林學士至大德二年遷禮部尚書
仍兼翰林學士尋拜侍御史頃之還翰林學士承旨兼國子祭酒延祐元
年復為承旨　陳顥字仲明其先居盧龍有名山者仕金為謀克監軍大
祖得之以為平陽等路軍民都元帥子孫徙清州遂為清州人顥幼穎悟
日記誦千百言稍長游京師登翰林承旨　梁曾字貢父燕人祖守正父
德曾少好學日記書數千言中統四年以翰林學士承旨王鶚薦辟中書
左三部令史三轉為中書省掾　耶律希亮字明甫楚材之孫鑄之子也
先世皆讀儒書九歲能詩賦至大二年武宗訪求先朝舊臣特除翰林學

士承旨資善大夫尋改除翰林學士承旨詳本傳　趙世延字子敬其先雍
古族人天資秀發喜讀書究心儒者體用之學弱冠世祖召見俾入樞密
院御史臺肄習官政至大三年尋陞翰林學士承旨詳本傳　歐陽玄字原
功其先家盧陵與文忠公脩同所自出其母李氏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
書八歲能成誦日記數千言元祐元年詔設科取士明年賜進士出身調
太平蕪湖縣尹帝以玄歷仕累朝且有脩三史功諭旨丞相超授爵秩遂
擬拜翰林學士承旨已而已致仕帝不允復拜翰林學士承旨慶已致仕
不允乃前翰林學士承旨進階光祿大夫至元十七年卒於崇教里之寓
舍　李好文字惟中大名之東明人登至治元年進士第為翰林國史院
編修久之陞翰林學士承旨皇太子深敬而嘉納之後屢引年乞至休辭
至再三遂拜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以翰林學士承旨一品祿
終其身　劉敏中字端甫濟南章丘人幼卓異不凡年十三語其父景石
曰昔賢足於學而不求知豈於功而不自衒此後人之所弗逮父奇之鄉
先生杜仁傑愛其文咸称之敏中嘗與同儕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
而無愧已乃吾志也至元十一年由中書掾擢兵部主事拜監察御史為
淮西肅政廉訪使轉山東宣慰使遂召為翰林學士承旨　陳思謙字景

讓其家世見祖祐傳中思謙少警敏好學凡名物度數綱紀本末考訂詳
究尤深於邵子皇極經世書文宗天曆初政收攬賢能丞相高昌王亦都
護舉思謙時年四十矣召見興聖宮授典寶尋為集賢侍講學士以年近
七十上章乞老不允仍授御史中丞卒贈宣獻秉憲佐治功臣翰林學士
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魯國公謚通敏　亦憐真班西夏人父脩伯以
忠勤事世祖為知樞密院事至順初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遂功德
使指揮使如故尋出為陝西行省平章政事未行復為翰林學士承旨
王時以文學顯歷仕中書參知政事至左丞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　張
翥字仲舉晉寧人少時負其材雋豪放不羈好蹴踘喜音樂不以家業屑
其意其父以為憂翥一旦翻然謝客閉門讀書晝夜不暫輟因授業於李
存先生至正初召為國子助教退居淮東會朝廷脩遼金宋三史為翰林
編修史成遷太常博士累陞侍講學士搠思監善之除集賢學士俄以翰
林學士承旨致仕階榮祿大夫後詔乃以翥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翰
林學士承旨唐元積集翰林承旨學士記　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為名
者應對顧問參會旅次班第以官為上下憲宗章武孝皇帝以永貞元年
即大位始命鄭公為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上居在東第一閣乘輿奉郊

廟輟得乘廄馬自浴殿由内朝以從揚雄草布大澤則丹鳳之西南隅外
則賓客進見於麟德則止直禁中以俟大凡大誥令大廢置丞相之密書
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對他人無得而參非自異也法不
當言用是十七年間由鄭至杜十一人而九參大政其不至者衞招及門
而迂事適然也集本中除傳其事至於張則弄相印以俟其病間者久之
卒不與命也已若此則安可以昧隨不肖之頑軀居丞相二名卿之後
乎俛仰贈蹭如遭大寘每自誨其心曰以若之不復不明而又使欲惡欺
曲攻於内且決事於冥冥之中無暴揚報效之言不恣行私易也然而陰
潛之神必有記善惡之餘者以君父之過若如是而猶乘枉錯直可乎哉
使若之心愈而為他人盡數若之所為而終不自愧斯可矣嘗曾共王餘
畫先賢於屋壁以自警臨我以十一賢之名氏豈直自警哉由是謹其遷
授書于座隅長慶元年八月十日記宋蘇潁濱集鄧温伯免翰林承旨不
許不允詔二首　賜温伯覽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以文史足用久在
禁林慎靖寡尤首承密旨雖云新命率皆前官尚此盤桓固求引避既違
朝廷號令之信徒有道路進退之嫌其尚亟前勿為煩請所請宜不許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温伯省所奏辭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百十五　十一

免恩命事具悉翰林以議論為官而承旨以年德為選茲所以歷求多士
復用舊人卿既久在朝廷當識朕意遂延退託雖多長者之風號令文詞
宜得宿儒之用成命不反固辭實難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
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鄭獬鄖溪集翰林學士給事中王珪可承
旨制　唐學士六人而年德最茂者遷為承旨深謀祕論率得預聞當侍
諸公由此以攝大柄者踵相躡也具官某風華秀整處謙復順文章雄睦
如群馬之四馳吏直玉堂已踰一紀比之數子乃為舊德進承密詔參曰
然哉朕方以乾剛斷天下又得爾老筆輔之威飛霆擊以令四方其孰有
不從哉可李綱集翰林學士除承旨誥　視草北門允者論思之蘂陛華
東閣式昭寵遇之優我有俊民宜膺妙選具官某器度凝遠資識敏明有
經世之宏材有博古之奥學承家識擢寖歷清華由言語侍從之班司翰
墨文章之任入奉清閑之燕每輸獻納之忠嘉言闊議足以啓沃朕心大
冊高文足以鼓動當世休有聲處恬然靖共惟濶己久留於禁林宜顧問
獨承於密旨爰舉褒陞之典以明因任之方穆于師言斷自朕志爾其懋
發素蘊益究遠圖使號令温醇無愧兩漢之訓辭瀰盛有同三代之風
則予汝嘉是為稱職許景衡横塘集吳幵翰林學士承旨誥　勑學士職

親地禁而承旨為之長宜得年德俱高而文采絶人者自朕臨御未始假
人具官某博洽之學瑰偉之文方其少時見謂秀出更踐中外垂三十年
而益進業益精名實愈然在諸儒右既還朝廷進掌文翰論議英發裨益
為多則受顧問被密旨者宜屬之誰耶昔李絳裴垍輩隨陳治道料敵制
勝元和之政實有賴焉惟汝勉之周俾二三子專美有唐則朕汝嘉可暴
容彦達摛文堂集鄧洵仁除翰林學士承旨誥　勑學士視草玉堂極儒
臣之寵而承旨尊奉密命則又以其久次者為之祖宗已來士之與此蓋
無幾也具官某業優端靖問學醇深揚歷清華遂掌内制文章論議蔚實
顯隆閱日滋多朕所睠簽宜以舊制寵于禁林往其懋承以副寵澤哉蘇
東坡集翰林承旨謝表　使星下燭坐蓬蓽之光華天澤旁流及桑榆之
枯槁國有用儒之盛士知稽古之榮伏以翰墨之林號稱内相文章之外
不取他才至於用人可以觀政文武并用或成頗牧之功邪正雜居豈有
任文之患惟貴且近故難其人而況金鑾玉堂親被絲綸之寄北扉東閣
獨稱年德之高必有異人以齊衆口而臣本緣衰病出守江湖以一方凋
弊之餘當二年水潦之厄戴星而治僅免流亡及召而還恍於夢寐交親
迎勞并邑聚觀驚華髮之半空笑丹心之未報宜投閑散以養衰殘豈期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百十五　十二

過採於虚名復使榮加於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如乾健明配日中
既祖述於先仁復躬行於舜孝才難之嘆人誦斯言緣先帝之德音牧孤
臣於散地言雖直而無罪身愈遠而益親委曲保全始終録用臣敢不更
磨朽鈍少補涓埃難得者時未有捐軀之會多歎而犯警無患失之心臣
無任感天質聖激切屏營之至　再入翰林謝表　衰遲無用寵既溢於
當年天眷有加恩復隆於晩節使華臨韋天語丁寧衡里巷之驚觀歎朝
廷之用舊伏以禁林分直法本六人帝語親承舊惟一老不緣名次之先
後斷自上心之簡求冠内朝供奉之班極儒者遭逢之盛凡膺此選皆得
異材而臣本以愚庸累塵器使初無已試之效但多過實之名千里闕庭
二年江海憂深投杼豈無三至之言詔復賜環不待一人之譽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道無私載公生至明以七年之照臨觀群臣之邪正知臣
剛褊自用雖有寛饒之狂孫臣忠純不移庶幾長孺之守故還舊物益茂
新恩臣敢不早夜以思死生不易雖桑榆之景已迫殘年而犬馬之心猶
思後效　詔語春温再命而優使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常闕豈乎
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為盛雖職親事祕號
為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

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太素之養玉堂賜篆印淳化之攟文寶帶重金㑭元
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才衰病流離之後生
還萬里坐閱三千不緣左右之容躐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生
資文武天祚聖神雖亮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啓成王之
心首擇輔臣求決法從知人才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以
圖後效才不逮古雖慙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誚 與鄧承旨
二帖 別來思仰益深到郡即欲上問因循至今辱書教感怍無量比來
伏茲薄冷台候康勝詹望咫尺莫由際集尚冀順時爲人自重 衰病日
加得此便郡蕭然乃無一事平生守官未有如今之適也舊過潁州亦樂
土但恐民事不如潁之絕少爾靄詠之樂誰陪公者計不負風月餘非面
莫究思忽播芳大全集蘇子由謝宣召入翰林表 成命奧回驚使華之
促召一家殊聽望雲闕以馳情實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敢望竊以翰墨
之職始自有唐供奉至尊講閱前輩北廊奏事有如李絳之忠中禁論兵
復數羊誠之智逮我祖宗之盛最優文學之臣時舉舊章多蒙召對頃自
恭默之後稍虛顧問之常方今聖德日躋群臣屬目蓋將前席以博問繼
夜燭而晴咨豈得偶良家侍燕語如臣草野微陋章句拙疎十載江湖之

間自群魚鳥五遷臺省之要求愧冠裳敢謂之人遂令至此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天心廣大海德并包物無一介之遺意求萬目之擧臨朝訪道有
百辟之在前燕處清心援衆正而自助從容盛德循致承平塵露之微海
嶽奚補脩列聖之故事今將其時因間見以納忠素亦有志周益公大全
集謝吏部尚書兼翰林承旨謝表 頻年入侍備塵清近之班兩職並陞
復冒殊尤之寵貴服章於朽質被龞眾於名駒異渥鼎來危衷震惕中謝
臣伏聞漢以尚書爲喉舌唐以翰苑爲腹心明光畫省之嚴夔龍接武浴
殿金鑾之邃頗牧在中凡預選掄已爲要劇矧疊膺於切組足增耀於簮
紳如臣者天分弗高人才甚下自惟始願不踰州縣之間誰意晚塗濅躐
賢豪之上揆分數祈於罷免跡榮更誤於褒遷進秩序於南宮進班聯於
東閣胡瞻鵷特久慙受祿之無功兼取熊魚獨愧舍生而取義二儀施大
一介命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文武生知聖神廣運使人也器隨良窳以
無遺與物爲春舉根荄而畢遂是容賤士仍點高門惟聖朝法令之具存
初不勞於裁鑒而明主德功之俱懋亦何待於論思第當守三尺以不欺
且復盡一心而無隱庶持孤節仰報鴻私蘇魏公集謝翰林學士承旨表
臣某言今月日東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

院充學士承旨者綸出王言權預內庭之直星馳使指頓生陋巷之光儒
衆于中彷徨靡措伏以禁班親近莫如學士之榮密命對敭更優承旨之
貴自元和之置職逮聖世之右文常擇有年德可任用之人使專大號令
興廢置之事時則有若趙公之多聞博洽鄭絪之小心競讓崔群識明治
亂之分李絳言爲國家之利入贊基宥上副聖情巧如昧陋不肖之倫豈
稱疇咨曰俞之命伏念臣稟生不厚操術無奇始緣門業之傳預數文林
之秀歷茲四朝之久浸塵簮橐之聯荷以二聖之知寘於喉舌之地以天
官掌選之重 兼金華進讀之員內省至愚最爲孤立每自憐於介特況
已迫於衰遲嚮祈辭劇而引年再被發中之賜詔復遷延於省部實出優
容雖勉殫於薄書愈深傷屬豈謂伏蒙皇帝陛下矜憐孤直曲賜生成因
圖任於舊人俾奉行於別旨望複門之祕邃悅若神游念繼世之遭逢重
爲榮遇惟先臣之昔仕被仁祖之深知再踐禁林常承於晝訪屢陳讜議
每見於衆稱愴徂歲之如流偶遺孤之未殞逮此非常之寵復叨采厚之
恩對捧芝泥感極而繼之以泣仰酬渥澤力殫而宜敢愛生惟當夙夜在
公靖共爾位視靴花而直入始務恪勤問溫木而不言益思毖慎自餘謹
職業之守罄頑輸之誠知無不爲死而後已臣無任 臣某言今月日東

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者
內庭進職方拜於綸函使馹臨門復膺於召節恭聆宣語益集汗顏伏以
王者之言出爲大號令學士之職入與上謀謨故李肇謂樞機之慎徽執
誼以刀筆爲餘事則惟承旨之責預聞密畫之先職雖清閒事實要重任
當茲選未易其人必也忠言嘉謨可以動中於幾會隻簡片削可以風行
于邇遐見於事功乃爲宜稱如臣者學如涉水愚甚守株偶傳業於箕裘
幸繼榮於軒冕越自仁皇之在御獲忝東觀之讎書周旋衆務之間歷吏
臺閣叨被兩宮之眷擢在省曹自司寇之詳刑領天官之大選三經歲序
慙無吏課之優再荷帝俞入備經閣之侍而臣衰年已暮孤立於時嘗陳
告老之誠未許容躬而去銓衡務重久任則鑒裁易疲犬馬齒衰勉殫則
頗隳是懼伏蒙太皇太后陛下如天之無不覆用人而不求全眷復歷之
最深雖耄昏而不棄深嚴禁路蒙非次之優遷密勿適言俾居中而專受
因對時之異渥動追往之至懷言念先臣嘗更是職相望四紀願陳迹以
猶存再踐複門愴遺孤之已老永思榮遇益念教忠固當佩服訓辭勤脩
素業如或使定禁中之詔草當竭見聞固不敢恃天子之私人輒踰分守
誓堅此志論報畢生臣無任王珪華陽集謝翰林學士承旨表 臣某言

今月十一日侍詔某至臣所居奉宣宸指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者高門
應召甫听於溫言丹地承恩就更於華序寵知上出感自中深臣某中謝
竊以極儒者之禁獨高翰墨之選鼓天下之動莫如號令之孚矧參綦命
之承尤峻禁林之望允圖鴻博以訪請間若臣者少孤多奇晚學弗競偶
綴科於異等掇廁跡於近途西掖栽書空歷五春之莫北門侍詔又驚一
紀之餘而臣材殊不足經大猷知短不能防衆咎散生江海之上每憶魚
鳥之從敢自幸於它途且獨矜於素守豈悟右文之御未遺孤進之臣再
召冠於嚴廊使親聆於密旨宮床賜錦畫爲新篇之入仙嶺浮鼇猶顧驚
遊之客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儲思神務宣精帝文方收器於群髦亦錄瘽
於舊物雖承誤寵不敢矯辭三代同風已屬漢功之茂千齡復旦維知舜
德之逢徒勉自思未知所報臣某無任 謝翰林學士承旨笏表 臣某
言伏蒙聖慈賜臣官告勑牒各一道授臣前件職者禁林之長使獨冠於
近班浴殿之超更親承於密旨材之匪稱愧不知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收攬群英顧憐舊物念久塵於嚴近特加錫於寵名維殫素學之勤庶答
曲成之造臣某無任洪公文安集謝除翰林學士承旨表臣某言伏奉告
命授臣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已於今月十八日朝謝訖者仙禽入直已

漸辭滌之無功帝語親承怒拜絲綸之來下循墻莫遂蹐地靡逢中謝伏
念臣巾衍謏聞弓裘末系忝辱知於壽聖滯昔寵於嶽朝翰苑鶴天荐膺
妙柬甘泉豹尾備陟通聯當大典榮之更新豈妄男子之足辯正虞汰后
敢意軌升北復覲於咫顏用欵陳於愚悃清光俯逮褒諭有加侍五學之
游嘗忝乾於詔墨奉九重之旨乃疊被於恩卑錫中興數十年於茲居是
官二三人而已靖言高位疊謂久塵鳳檢下須初乏爲容之助鼇頭上晝
未知圖報之本幸出意涯榮非材稱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元居上恭己
正中王言咸曰大哉宜特鋪張於鉅禮聖主一見決矣方將鼓舞於群情
猥令極選之蹤遂玷非常之選臣敢不激印志氣淬厲操修長除書而善
德音顧何裨於潤色領從官而聞政事期不負於生成臣無任王初寮先
生集謝除翰林學士承旨并宣召表 臣今月十日武翼大夫充學士院
侍詔馬清臣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冠摛文之禁直
已誤明揚紆將命之使華更叨趣召紳綬攺觀頂踵知歸中謝竊以潤色
大猷素極儒臣之選奉承密旨實專入傑之求宋興百六十年於茲壁誌
三十三人而已官運跂燭至空對於七春仙嶺浮鼇或稍遷於一紀顧如
名輩猶遴此除剝金鼎玉鉉之元臣與鳳閣鸞臺之近衛異時東閣按武

四賢雖才分之爾殊信詞林之增耀凡驟推擇實係重輕伏念臣久矣空
疏蕭然疲緩獨荷照臨之逮尤收隱約之中入處嚴廊甫踰春歲宸風凌
雨仍漸再造之粉墻地際天元幸千齡之遇瓌鎮面闔於要訣琅函數校
於祕經天動金鈎俯答燕訶之韻夜趨霄極仰瞻飆馭之游況大號之肆
敷多一時之特居三王就第五相策勳定命錫符均鑾率土合宮布政授
節遍聯萬年天紀之復元六路師干之奏凱猥緣簡記傳竭鋪張對揚每
近於清光慰藉屢形於褒諭俾寬幽黙遂冒寵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心
鑑沖融道樞淵妙因任原着內獨運於乾剛翕受敷施外靡煩於師錫載
加顯渥用燕竊臣惟聖學之川增復睿文之天縱第知剖膜竊窺雲漢之
昭回曾是唯心旬致審風之鼓舞所虞累國豈敢愛身獨肩論報之恩終
蹈損糜之節臣無任 宋景文公集議加承旨表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閤
門降到誥勑各一道授臣翰林學士承旨依前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
學士者聞命震驚撫躬愧汗伏念臣病求解郡恩許還朝獲便醫藥之良
日救桑榆之晚是為再造舉戴深仁然自休偃於私居尚苦纏綿於舊疹
深虞盈滿遂致顛隮今茲詔除尤出望外且承密旨者或屢疾召或訪欲
謀法從翠華之嚴恭侍紫素之重必資該敏仰副眷求如臣耄年事頹優

氣力衰耗且責於必不能者敗加所不宜授者儕實累公議敗逮身究自
知甚明人言將至伏望皇帝陛下推雲武霈破都延光許回誤恩少安危
悃誓堅九殞歸謝鴻私劉行簡著溪集賀翰林承旨啓 伏審祗膺使命
召拜禁林制書頒傳士類鼓舞竊以自古頗治之主將規遠圖必有視草
之臣親承密命直特右文之書實參戡難之謀而況寓直北門對揚浴殿
自開元之際浸隆學士之名遠章武之初加寵內庭之老禮秩增崇事任
匪輕顧非其人不在此選恭惟某官養剛大之氣足以有為好深湛之思
欲其自得風規邁往論議有餘上方訪忠孝於昔聞知典刑之尚在召從
孤外俾侍燕閒紬石室之書既終信史進玉堂之直仍襲世官諺云天子
之私人端是吾家之舊物然而國是所屬物論既孚茲爲大用之階即副
具瞻之望某平餘無幾仕乃爲貧自知偶世之闕疎獨恨登門之援棁及
茲贊喜深切知歸欣頌之私名言罔既沈忠敏公集賀馮承旨啓 伏審
鋒車入覲衮衣對揚趣玉筍之新班冠金鑾之舊直除音四出歡頌一詞
竊以舉三代之遺英而當號令文章之事取四海之雋望而總言語侍從
之官此上所以篤於近臣而世亦將期以大用況夫親承密旨獨望清光
地接六符之中階秩高兩禁之上列帝選于衆公惟其人恭惟某官炳嶽

瀆之靈盡東南之美德量盖存夫遠大道術已造於純全氣韻九州縣直
養而無害才周萬事殆曲成而不遺思既格於天淵信亦行於蠻貊畫膺
三接歲閱九迁詞挹代言思若湧泉之決儒宮正席化如時雨之施騰聞
東序之絃歌歸聽北扉之鈴索方將德尊主庇民之術豈特煥經天緯地
之文遂衡恤於倚廬致興思於反庵聿頒召節仍趣賜環天子虛懷安聞
鬼神之所以都人拭目復觀風采之凜然迨出親除式昭異數定見金甌
之覆即期玉鉉之登德裕之文用雖長於大手吉甫既標禮自絶於同儕
斯言不誣惟日以俟某離奇弱質公瘱微生頑蒙特達之知曾乏先容之
助側聞顯遷倍激驩悰欠託範模行貫大鈞之坱北僅同燕雀更欣夏屋
之帡幪　代賀鄧承旨啓　伏審比自禁林權承帝旨語甚瀑士論交
欣伏惟權慶恭以某官以高明之資養剛大之氣服膺忠孝率自家傳被
遇聖神遂當世選貳天官於中省掌帝制於北門是端形容海內傳誦是
用冠內相之列于以極儒者之榮對越威顏密承顧問提䯻仙嶺尚煩紬
繹於絲綸翔鳳禁池行見後先於伯仲云云王漢濱先生集上孫承旨啓
光奉制書復登翰苑承中禁襃徽之旨冠內朝清切之班傳聞四遐聳動
群聽竊以北門待詔專取文章東閣別居必推年德將相相望於前世官

資不計於同僚在中朝熙洽之時特為榮遇逮南渡艱難之後無復常員
自非大用之資曷副久虛之選恭惟某官斯文哲匠當代者英跡通既果
於天資練達尤深於世務清塗揚歷閱歲月於三朝絶域征行冒風霜於
萬里危險不渝於一節身名由是以俱榮入掌絲綸出尊斧鉞詔令雖兩
京之作威權侔二陝之分屬睿哲之求賢思老成而共政鋒車馳召屢趣
含人之裝黼座對揚遂前天子之席方今台階未備政路多虞瀟時實藉
於真才注意允歸於舊德名書案上關辰翰之新題禮絶座中有禁林之
故事某叨蒙慈薦粗識依歸峻北龍門已濫登於賤跡成同鶯屢惟竊賀
於私心　宋景文公集孫承旨啓　右某啓伏承龍司憲府歸冠禁林榮躡
雖紆公言增仰恭以某官躬殆庶之彥含含厚之和內儲人文外綯王度
比緣國賴司直是故選有難才歷敦博之大儒爾抃揮於列辟純誠謏謏
露勁節於歲寒烈譽稜稜滿危言於天下聊避僉錫遂願回翔知所以栽
雖為吾黨之喜實相以濟終副上帝之心姑侍剛辰膺躋右掖某久違顏
文方屬鞮橐側聽恩言但馳欣素　楊承旨啓　右某啓伏承懇避劇司
歸冠嚴署雖公言弗駭在賢聚當然恭惟某官外表人文內函國器白璧
盈握自謂可為和鑾在前動必中道靡留光儀之地回趍不競之場鎮息

浮囂保完沖素其如絺宁前席益厚於眷存得非金鉉虛中有待為輕重
側聞騰報尤副所欽景仰華中墨翰奚述　與丁承旨啓　某啓陪禮回
謝賓客偃卧日高神明稍還觀召孺子輩飲酌於前甚足以樂忘得和章
清粹閑放同茲意好作歸來之漸則華髮從初服自卜既審終不使二蹤
笑人愚思大言之出乃狂人指日則念平地有機弃常日防繒弋矣欲謀
所處惟山林無何有之鄉亨況執事恬於退淡僕安於拙附進道不同而
趨無異他日之萬雲願月果不亂他而主於我決矣因長言之悪不覺及
茲戲之戲之無為俗人言也明日冀望眉宇劉敘彭城集與王承旨啓
效智小邪睎風右省雖期會之事幸免於洗遂而繩墨之門自慙於結約
思復侍側儻之論窺雍容之輝盼如雲霄倏更歲律伏惟陟降帝側綏養
時中恭以某官德量淵深神鋒穎擢知當世之要務自一時之偉人經義
精通文采英發贊天常於華右明帝制于典謨海內服其詞宗主上許其
國器必且推璿柄輔代熙化工推其不世之資用格非常之業　辭守遠
郡有張敞繩墨之嗟願為中郎無汲黯禁闥之望瞻仰當世之傑侍從鈞
天之游邈馬雲漢之高益歎泥滓之隔伏惟燕見多暇啓處用康恭以某
官德貫道摳學優聖奧言必𧪐於士則智惠揩於帝謨於以經緯人文贊

襄治體譬猶玉衡平物無𣪈毫之差元龜告猷絶幽深之阻與謂斯久休
命爲歸　伏念託茲僻陋之邦迷於期會之務雖馳情而無極曾奏記之
非時仰惟德宇之寬深察小夫之智幸未忘於囊顧猶竊冀於兼容隆著
在辰燕見多暇吉祥止止啓處休休恭以某官性茂天機學優聖域處全
德以耀世振遠猷以致君所謂元精之生王者之佐且中外之任試諸難
而已周而文武之材見於事而威效上方酌輿論之僉對峻寵章而畜膺
敦襃上為宗祧精調寢餘　畢西臺先生集上修史承旨啓　某頓首再拜
承旨脩史侍讀年兄近者舟御經從泗上獲奏請謁遂得款侍誨言累日
感激慰幸併集下情氣序漸熱共想遂奉禁嚴以來台候動止萬福某區
區營職在外實由范類苟免於罪戾初遠言侍日夕馳戀伏望順護主經
延集洪祉就膺廊廟之拜以慰中外遠誠惓惓之禱不宣　某悚息再拜
官守淮甸因緣章會得於道途際會以望見顏色非特大慰累年闊別門
下之情而更蒙感念嗟嘆欵以舊言結戀依仰之私雖寢食不忘即日恭
承大旆到闕以來陟降文石日奉玉色燕見之間恩眷尤異宜遂入輔熙
辰大快人望佇聞除音之傳引當馳賀記室遂次謹奉前啓附承起居兼
布私誠萬一伏惟台慈亮察　某惶恐啓自拜違舟次之後某遂離泗上

途中遇濠倅林通直出所賜教意累幅詞札粲然尤體眷予之厚狀直中
楮其感無窮是時竊料方在中途故約大旆到闕而上此記今想新命匯
朝伊夕當繼奉芈牘以助在堂之慶伏惟台慈加察幸甚　某再拜伏審
還長論禁進讀經闈復緒正一朝大典舊物前効人固料其必然而或以
為未足請賀門下蓋知大任之在即為可賀也派遠無似之人遂將從士
大夫之後想望賢業而永託帡幪之賜至幸至願元何大匱知非堂萬賀
程承旨啓　伏以辭榮丹陛尋隱紅泉漢庭尊疏傅之賢周成其美士派
羨歐公之退共仰其高展也偉人見於今日竊嘗觀功名之際罕有能始
終之全雖如唐虞三代之時無踰伊周二公之懿然當保衡之任則有警
桐之危居負扆之時不免徹桑之慮使其非望實在人之有素誠未知明
哲保身之何如是以蘜越治吳遂動扁舟之興除秦感項即從赤松之遊
天下徒稱其知幾胸中所存豈易識不然叔季之末闊何為蹤跡之叛聚
借曰有之亦云末矣淵明之棄其職持不堪於督郵巨源之歸其鄉以既
老於司業校其去就彼我重輕況於泰運之方隆可以邀肥而自逸此公
之事於世無倫共惟承旨相公雪樓先生閣下一代宗工四朝名德迪我
高后旁招俊乂之賢式是南邦遠有光華之被推權衡於方岳振臺綱而

益隆顧惟成宗君彼故老俾尚中書之事兼崇內相之班宜為誥者王某
之文可力史者進之之責鋪張堯舜鑄二典三謨之辭踩躪漢唐抗八索
九丘之製圖選掄於邦省暫撿校於山房陛下繼明元臣纂進虞庭十六
相亦惟汝諧周衛一二臣爰命公後贊搖襞須償重離林聖主尊之而不
名群公敬之而無間道德如此其厚節槩如此其高文章如此其煒煌名
位如此其超卓舉無不足所久者歸帳飲都門定有畫圖之跡錦衣榮故
里允為邦家之光中獨抱喜心丕紬賀幅卑無下澤馬無款段不漸足蹻
於斧馳墨有點川筆有宣城何憚手胝於模寫謂言猶淺倚德滋深謹奉
啓陳賀以聞伏惟鈞慈俯賜鑒存謹啓蘇魏公集辭免承旨劄　臣今月
三十日准閤門告報伏蒙聖慈特授臣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者聞命震
驚不知所措竊以學士之職朝選甚高非唯取文章翰墨之工蓋亦有應
對顧問之責而況專承密命首冠近班寵待固異於常員事任尤艱於庶
授伏念臣短材極陋樸學甚迂遭遇四朝揆依之私叨塵六職銓衡之任
歲月逾邁齒髮已衰居常閱簿領之書猶有不逮將使司典冊之任實謂
非長自省甚明實難堪處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如天養物以器
使人俯察丹誠許還成命庶安駑蹇之分不孤覆燾之恩臣無任祈天俟

命激切屏營之至所有告命未敢祗受蘇文安公集辭免除翰林學士承
旨劄子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翰林
學士承旨日下供職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翰苑設官均為高選
而承旨之職久虛不除歷數中興以來所授纔二三輩自非耆人長德優
有聞望者曷克臻此仰惟陛下勵精新政汲汲求材搜召耆英未聞進用
而臣葸瓆無聞浹辰之間再叨誤命循涯揣分實所不遑是敢干犯天威
罄竭愚悃伏望聖慈許臣只守舊職追還成渙改授實能庶安孤蹤不累
親擢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國益公大全集三辭免
兼翰林學士承旨劄子　臣近再具奏辭免兼翰林學士承旨伏蒙聖慈
特降詔書不允恩抱隆重踰於丘山使當祗體聖意何敢過為飾避然臣
竊念分直禁林是謂高選服勤文字乃其職業若驟進久虛之位仍加優
逸之禮恐雖宿儒舊德不敢偃然當此臣是何人輒爾冒居曠陛下寵遇
微臣在公論必不容恕而況經筵文觀東宮僚屬比之同列兼職已多伏
望聖慈察其情不自安懼速顛沛特賜矜憫許免上件恩命臣誓竭犬馬
之力圖報天造取進止十一月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　辭
免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奏狀　寵光下集感懼中深切以文部核

官御列三銓之首禁林分職命尊一老之承諒非望實之交孚安得恩榮
之並受如臣者性資昏鈍問學荒蕪綿力薄材事業每居於人後高官厚
祿選除常在於衆先分毫未答於殊知積累更多於幸會儀曹再至禮文
獲預於討論翰苑重游典冊屢參於潤色已溢餅罌之量方隆天地之恩
外朝高南省之班內直冠北扉之秩求閑而劇既難強於精神宜退而遷
亦懼招於議論忍逭貪饕之誚掌干進慢之誅伏望皇帝陛下明君知臣
慈父愛子察臣吏才素短詎應付之銓衡憐臣筆力已衰難復責之翰墨
收還異數改界實能庶幾毛玠之清可踰於魏每使鄭絪之密獨見於麾
擢忠愍先生集翰林承旨辭免狀　右臣今月初一日准尚書省劄子備
道奉聖旨召臣趨赴行在又奉聖旨除臣翰林學士又初七日保義郎張
濟賫到劄子備道再奉聖旨除臣翰林學士承旨令臣乘遞馬疾速前來
赴行在者臣久淪喬土忽奉召音義當不俟駕行即時祗命伏念臣昨緣
犬馬之疾致仕已涉四年久為廢人無復生理今者違蒙君父之記錄驟
拜前後之詔除仰負恩榮豈不願進顧難強者老朽之筋力所自恨者已
廢之餘生敢祈聖慈重賜散貴伏況臣仰祿為活口衣食貧苦非被病之
有年孰肯謝事而辭祿年齒逾邁病勢益加伏望聖慈察臣前者累懇乞

身具存奏牘非緣今日始聞召命乃敢固辭欽乞特賜旨揮許臣休前致
仕將理者謹錄奏聞伏候勑旨王初寮先生集辭免翰林學士承旨奏狀
臣今月日準東上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翰林學士承旨者聞命震
惶罔知所措竊以北門東閣獨承密旨職親地峻實冠儒臣惟時間出之
才乃稱非常之選伏念臣樸拙昧陋父子埋淪親被聖知躐置華近起之
既踣恩厚不訾數對清光更蒙天獎而大號令大封拜皆特命當制臣之
榮遇蓋無前比逡巡退避猶恐弗勝冒昧超踰其必自殆伏望聖慈洞照
危懇追寢成命止令仍舊待罪詞禁庶安愚分未速顛躋所有告命臣未
敢祗受臣無任王珪華陽集依御批授翰林承旨奏狀治平四年九月右
臣適捧御批已除卿承旨命下便可祗授蓋出朕意者臣竊惟此職朝廷
素以待年德之臣而臣名望素微恐不足以進承家首班近臣方欲削
章陳避而蒙陛下過賜敦諭臣何勝聖眷之隆來日便於閤門承命　國
朝王廉文山集送蒙古翰林院承旨慶童公序　昔唐太宗既定天下乃
詔虞褚各以本官兼宏文館學士稽古右文游精太平以建唐家之丕基
今天下航浮索引之國罔不臣服民不知兵垂八十年可謂盛矣然武備
廢弛土臣日嬉海內繹騷天子亟下哀痛詔以赦過宥罪賊負固逆命蔓

衍滋甚天子震怒分兵四出於是慶童公用命拜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
事統諸道兵公深沉有大度坐鎮雅俗大議擬大設施咸處置得宜東人
倚之為金城馬居數歲天子以公久暴露於外乃召入為蒙古翰林院承
旨以備顧問東人以公是行也適與虞褚輩遇太宗時同事更相慶賀欲
留之不得乃作歌詩以送之布衣士王廉謂諸東人曰今天子受命於穆
清靜公以不世出之材以佐乎其下他日事業豈但虞褚而已然今日之
務尤在乎力天下之農勤天下之兵不使市估戲泉弊不使奸宄塞賢路
不使賞罰私功過不使盜賊肆殘暴能行斯六者天下之事過半矣東人
果誦予言於承旨公則天下幸甚宋韓魏公安陽集次韻答承旨王端明
禁齋清切擬仙都多病年年絕塞居四海風雷歸舊筆二陲霜霰乃吾廬
道同今古猶相照事從鱗鴻不計疎莫謂安恬遂留滯是非終有史臣書
蘇魏公集酬鄧承旨　召節來從蜀道西遺恩人尚樸青泥禁中手筆由
裁制天下英雄在挈攜公屢試多士及知貢舉密議金鑾應有記韓渥承
旨有金鑾密記登庸石刻竚重題元稹為承旨學士作題名記云十七年
中在是職者一十八人而九人參大政次年稹亦入拜綸閣盛宴仙鼇會飛
集翩翩五鳳齋是集內外制五人宋景文詩集慶歷初爲學士成餘罷

久之出守凡三十年乞還拜承旨感而成詠十八年前玷玉堂當時綠髮此
蒼蒼傷禽從騫愁瘡重病馬雖還笑齒長晉侯戲荀息曰吾馬之齒長矣
薰罷山爐飄暗燼瀨餘銅挽冰去寒漿須慙清切鑾坡地不是吾人得性
場　許綸涉齋集上周尚書內翰承旨二十韻　弱水蓬萊遠群山岱嶽高
塵埃千障隔景行寸心勞摸索知何自摳趨苦未遭銅章披宿霧瀉鑒炳
秋毫穹壤懸鵬鷃篇章抵鳳羔斯文標正脉輿論凜時髦勇退聞吾道留
行切帝褒風雲開壯觀舟楫際洪濤諫履昭魁豕詞瀾卷巨鼇合官陳縟
典華蓋聚星旄壽日明黃道祥風動赭袍恩波縈敕草顏咫醉仙桃麻冊
追盤誥詩歌逼頌騷入方期補袞功豈在揮毫地禁承中旨天官冠列曹
儀刑喜頻牧步武接夔皐晚登三事乾坤倚一陶途長須驥足用拙匪
牛刀造請神先索推敲癢莫搔未嗟聞道晚終待郢斤操　元陳剛中觀光
集呈承旨忠齋留公以樂只君子遐不眉壽為韻　太極生乾坤萬化一
槖籥孰為萬化宗天其付先覺偉哉百世士逸響振木鐸深衣花木間清
風貌獨樂　皇皇六合間不朽惟此理至人妙氣機乃見混沌始春風七
十年鶴髮映齯齒誰知玉雪骨千載矢天只　公昔坐黃閣玉鉉宣殊勳
令居石渠署袖手看浮雲出處固有意豈令俗子聞但存方寸丹期以酬

明君。聖明握龍御六合混文軌麟閣有老臣國脈良在是我我太華山
浩浩黃河水寂寞百年間今見歐陽子　仙人白玉闕踏月戲紫霞坐閱
東海水秋風捲塵沙爛柯亦偶爾人世驚浴嗟龍漢劫運長誰能削幽遐
蓬萊在何許縹緲煙濤浮飛仙駕飈輪徑踞金鰲頭手攜五色筆遊戲
三千秋回語枋榆鷃識此逍遙否　小草有臭味願附青松枝況我三世
間受此雨露滋家庭有勝事陶冶非公私稽首拜床下喜色津鬚眉　神
京三月春光風滿宇宙曉視紫薇庭寶煙篆金獸豈無曾侯詩昌熾今猶
舊願返玻瓈巵起舞為公壽　史館蔡泰有感呈承旨鄧莊公滿篋詩章
未得傳徽官東縛正堪憐蘼蕪滿院又三月苜蓿堆盤無一錢洛邑家書
黃犬上巴山舊業子規前夜聽兒女青燈話似覺朱顏老去年　王文忠公
集借谷張編修韻呈廉承旨　猛虎蹈檻穽狡兔羅罝網詎知寘冥鴻層
霄渺遐想巍然光群辟四海勞景仰皎皎報國舉直錯諸枉兩宮眷方隆
莫厭三公養　我家唐溪上茅屋粗可居雖無千木奴瓜圃連芋區野老
時共席商論種樹書田里樂優游名場謝馳驅栽成付公等海宇恒晏如
結髮事鉛槧謬負經綸志夙心初未忘用舍有時義盛時事方殷臺閣
推能吏君侯念桑梓惓惓不遐棄知我浩然歸應動渭陽思　千金衛號

胥騏驥爭歸燕昭王國已墟盛事傳千年物外有高人揮手蒼崖顛笑我
好奇服楚楚自衆纏有酒第可飲且莫分愚賢復潜前韻溪邊燕爭泥簷
隙蛛結網紛紜勞日夕此外無餘想穀穀林間鳩守拙吾所仰威鳳棲丹
穴鈌鷲不容枉梧桐生高崗抱瓮勤溉養　五王誅兩兇士氏各安居三
思偶漏網反墜財虎區展卷不能讀歎息爲廢書處事戒姑息用斷當疾
驅眼看前車覆來者當何如　幼承父師訓卓然樹微志遊心惟詩書躬
行邇仁義古來爲己學非止儒飾步時情迂白圭區區敢衆棄特立天壤
間千載有深思　仙人馭蒼鸞笑楚朝幽燕下視萬蚍蜉擾擾知幾散
髮沐咸池言旋崑崙巔夢中授寶訣一洗世紛纏再拜謝嘉惠但愧非高
賢　次廉承旨韻四首　齋門鼓瑤瑟郢地歌陽春豈伊和者衆棄之若
埃塵承緣間豪竹哇淫日爭新流傳亦已久居然喪天真鍾期不可作吾
將與斯人　玉樹照廉泉草木含芳春我冠立中朝群賢仰光塵世德久
已隆寵渥今尤新後樂紹先志經綸迺儒真行看翔鳳池綬我區中人
相門有君子玉德溫如春賓筵仰芝眉浣我胸中塵公憐臭味同我觴相
知新未識心已降一見情更真但慚衡門士因彼青雲人　青松凌歲寒
天華媚芳春結根各有所貞脆偶幾塵容容夸毗子采采衣裳新謝謝昧
遠大硜硜匪真真落落四方志悠悠千載人陳秋岩詩酒病姚承旨見訪
酒病不可解清涎吐滿床友勤加飯勸醫獻養生方壹屋吟詩懶蓁壚
炙樂香了無名利想静坐養神光貢泰父闕南集上劉承旨二首　大魚
化溟海微禽變淮波我生亦何爲感物常悲歌念兹秋蘭華含榮在山阿
孤貞固自信採掇將誰過安得紉佩服襲此芳馨和　泰山不辭壤河海
不擇流所以經世者賢才務旁搜我願爲黍稷得植君田疇我願爲壘洗
得奉君獻酬慎莫令棄置被褐居林丘蕭勤齋集寄廉承旨　嗟余眈閒
道寡昧莫與儔學農且無成而敢玷士流下問脫有人披簡副所求何以
佐司成將貽君子羞吳澄支言集別閻承旨贈篇題欲舊飛刻墨方新邂
逅百五聯達十六春朝廷須老手館閣著閑身歲歲山中望文星麗紫宸
王惲秋澗集贈承旨唐壽御　論士須諧實相馬先其神周泰何貴賤變
化存吾身唐侯金閨彥動有鸞鳳馴飄飄瀚海翮上拂明月輪憶初識君
面轉盼二十春朅來客京師君爲玉堂臣時於管中窺班見其文高適
四十詩便與作者隣青紅桃李場天葩散奇芬有德諒有言君侯性閒閑
最愛發策際不迫意獨臻理明中事機士氣借以重念朋友交敦敦多
不倫或者一犂笑意在交相因令人氣最短標置分畦吟愛君略城府吐

詞瀾天真不作崖異秦不學游說秦信厚等麟趾爲人解綠髮所以多士
間堂堂張吾軍蹇予自結髮況愛而親仁當其立事歲亦復求蠖伸長風
萬里浪蹭蹬無蹤鱗今雖老伏櫪尚友心猶振都城交游海因依幾當觀
如君厚識久鑄與陪翔麟人事有乖合對面如離群徒從尊俎間一笑傾
冠巾只今友道乖耐久將何人相馬論其力取友非所樽天機到設藏君
令九方歎心期既有在形迹不必云因題樂山詠柳書代吾懇虞道園學
古錄寄恕承旨　枝老清江外依山結數椽扶藜循水竹把筆賦雲煙歲
熟無憂食秋清不礙眠故人相望遠北極在天邊　國朝周巽泉性情集
奉贊歐陽承旨圭齋於書臺揚青城宅時公來家族譜衡嶽降神日玉堂
承詔時神仙中人物鸞鳳上丰姿黼黻家龍著文章天馬奇日邊辭玉體
岩下採金芝來續廬陵譜兼題六一祠書臺見顏色翰墨灑淋漓雲遠清
湘樹心懷丹鳳墀停盃操別鶴一鴈過天涯何太虛知非堂藁寄程承旨
元凱同嚴召留班錫異恩聖神思治切宗社有公存地立鼇峰峻天依
鳳闕尊咨夔佯道合旦奭共心論妙斡時雍化丕揚祖烈敦堯文嚴大典
虞采倚昌言卦氣丹凝鼎星符紫照垣奇齡歸碩德寶曆肇皇元花竹番
三谷雲霞煥九門相望清畫永朝下酒盈樽馬清泉需庵集上唐承旨
山城困卧嗟癯儒杜門不出真潛夫平生來底事走京都九衢塵土盈襟裾
欲去不去果何意蹉度朝夕如有需王侯將相可屈指高堂席地皆氍毹
悠悠萬事寧復理左貪右取誇良圖惜哉麒麟不世出凌雲燕雀誰能拘
四海蒼生望安石安石不起將何如置之散地奉朝請一身進退何舒徐
長松百尺卧雲壑桃紅李白蓋僕奴袖中自有南風手太古遺音卿自娛
括囊無咎亦無譽請君善保七尺軀一壺千金俟他日清風靈雨散八隅
鄙人不達世俗事作詩來獻非徒諛吳克恭詩送張夢臣中丞拜官翰林
承旨　中丞獻納道如何內相絲綸寵莫過杞閣地連文石陛杏園春滿
曲江波陰陰雨露深青瑣簡簡星辰濕絳河花蔭陽簾宮漏近柳條當戶
曉鶯兒中官送酒青絲絡上苑乘驄白玉珂豈獨寸心圖補報要須兄首
及賡歌太常禮樂還相問閣老才名迥不磨適國此時同悵望憶公何處
是安蛇鰲峯巨石森蓬島香殿微風拂御罏延祐得賢俱第一野人白首
介林阿元僧盤谷遊山詩訪翰林承旨盧處道鑾江荊識遇燕城閒整琴
書上玉京范甲胄吞雲澤關郢斤手握鳳樓輕日當楓陛全光照月轉霜
臺影倍清將見戴賡歌一曲盡翻無拱入新聲　訪翰林承旨張晴齋
記得灤江登仞墻黃花五見吐秋香驂壇不譴雲泥異抹月批風笑一場

王道士竹林清風集美閬承旨　海底珊瑚明月璫。出為國瑞國難量。文章能事聞重譯。雨露深仁及遠方。六合八荒春浩蕩。百家諸子海蒼茫。淮王門下孫登客。還許升堂近耿光。王景初蘭軒集寄閻承旨　陋室神光照夜時。錦囊初得寄來詩。英靈間氣山川在。造化春心草木知。臺槩黃金人自遠。鏡垂華髮老誰欺。白雲咫尺西溪路。回首龍門舉步遲。　又賀閻承旨　白玉堂前第一仙。手摸星斗步青天。銀河泛入銀槎穩。玉斧脩成寶月圓。翰職陡從今日重。才名誰似我公全。山人懶作揮冠夢。獨為斯文喜不眠。陳秋岩詩答留承旨　東風相送恨綿綿。歌斷陽關幾着鞭。四海交游今已矣。幾回離別各淒然。鷗邊保社期他日。馬上光陰惜壯年。記得向來同夜直。玉堂斜月散金蓮。張西岩詩寄留承旨中齋　上到鰲峯最上時。依然精力不曾衰。小車應召詢時事。大筆承恩草制詞。前輩諸公誰健在。斯文一綫要維持。風姿祇是柯山叟。昨夢分明見奕棊。宋黃裳演山集訪鄧承旨不值　一榻清風勞輾轉。八韆間日想徘徊。不須笑貌方相識妙響還聞大似雷。　國朝僧無詰蘭室軒集贈圭齋承旨二首　天上歸來太史公。江南投老釣綠風。校書畫啓三金匱。賜几頻扶兩玉童。芝草石田春自綠。芙蓉丹鼎日初紅。自憐方廣天台客。也入毗耶丈室中。　少日

相期汗漫游。羽人相望陽丹丘。上書未得同僧子。覓句徒勞擬貫休。松栢萬蘿終有托。梧桐鸞鳳亦相求。永懷海内霜華老。又泛山陰雪夜舟。　國朝僧渤李潭詩送宋承旨歸金華　當代文章伯。朝廷制作新。儲宮賢少傅。開國老詞臣。際遇超今古。優容與等倫。莫歸蓮作炬。前席錦為茵。班固才尤贍。楊雄語大醇。一麟生治世。長劒倚秋旻。仲子金閨彥。佳孫玉樹春。尋常勞聖眷。七十解朝紳。戀闕行猶緩。還家樂更真。都門開祖帳。田里候征輪。未覺鄉音改。其如此志伸。淨名應杜口。善惠必觀身。婺女星辰通。蘿山雨露均。挑燈書細字。置酒洽比隣。白石求真侶。青松結社人。無心誠契理。有道足怡神。自愧非支遁。空知謬許詢。三生情是夢。十載法為親。別去投青簡。秋來覲紫宸。涼風吹彩鷁。攜手大江濱。清江貝廷臣詩送詹同文承旨還鄉　奉天殿下親承詔。老著黃冠出紫薇。萬里雲霄雙鶴去。時內苑縱二鶴。九江風浪一帆歸。春前載酒黃泥坂。月下吹簫赤壁磯。文采昭回看帝製。山中草木盡光輝。宋劉龍洲詞沁園春寄辛承旨斗酒彘肩。風雨渡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坡仙老。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粧臨照臺。二公者。皆掉頭不顧。只管傳盃。　白言天竺去來。圖畫裏。崢嶸樓閣開。愛縱橫二澗。東西水遶。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逋曰不然。跡影橫斜。暗香浮動。不若孤山先訪梅。須晴去。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元程雪樓集木蘭花慢詞餞雪樓承旨南歸　聖恩天廣大。容此老老江南。甚玉雪無瑕。樓臺有地。超出塵凡。此行錦袍玉帶。向紫微垣裏寄官銜。閒道鄉閭童稚。安排竹馬青衫。　聲名要與二蘇參。千古入清談。看雲擁千官。沙堤一道。駐馬侍驂。都門兩行楊柳。比尋常翠色碧於藍。不為東風吹發。猶能挽住征帆。元張養浩雲莊集唐承旨哀詞　往游故辯章靜德康公門闈翰林承旨學士唐公德若望籍甚。蓋二公道合氣同。蔚為當代名勝。士被接納。有不翅龍門登而萬戶封者。是時年二十有四。一見晷齒爵禮。夷賓主。其引重後學。不獨於余然。大德四年夏四月。靜德公卒。明年秋八月。唐公卒。嗚呼。何天不福斯文。使二賢相繼去世亟耶。維公姿宇魁秀。襟量豁如。始仕。以宰輔期之。歷官右司郎中。工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政聲風節。表表一時。其家居琴書左右。泊然與白屋士埒。事母孝。與朋友義。以誠雖稠人廣坐。從容應酬。靡不心沃。尤恬於權勢。人有幼而相好長。登台鼎者。數相過。亦不一造門。以昚閑處數年。終不以進取累懷。然議者恒以不膺柄用為恨。是者傳聞公長右司時。或告中書誤釋一囚。世祖怒。趣宰屬詰之。吏抱按不知所出。遂告急公。初公以疾在告。未審署其

按。公即援筆補之。行且曰。不誤。毋恐。入見具本末。敷奏。天威遂霽。彼吏白於庭中外。嗟異。迄今以為盛談。嗚呼。人固有一言可見平生大節。亦有坐一事。軒輊終身。不克伸者。是殆難以幸不幸論也。今人疾吏弊防欺。如晁雖案具。求署筆。靳靳不肯下。駁至再至三。虞從違已。故為淡墨。際紙細書。冀日久漫滅。不可復識認。又有值敗取按。爪其畫者。政使無悮。且迎合附會。曲為之徵。矧肯明其誣。代其辨。復補署其銜者哉。蓋睿跡是論。公使其進登鄭廟。其不為公孫弘之阿旨。諛隨蘇味道之模棱兩端也審矣。古人謂細事如此。大亦宜然。惜乎天不俾余言之效於世也。公諱仁祖。字壽卿畏吾人。其履歷之詳。見祭議甌山王公墓誌。詞曰。穹壤間。正大氣。生才發於德。苟非其人。巧求襲取。亦弗克。於鑠我公。量宏學博。德崇精。蓋仕卑然人謂他年秉鈞必歷三顯。官身同寒士。見冰蘗。下交不瀆。應酬雍容。儀靡忒。彼貴而頗見且逃之。剝肯即。或舍或膺。咯不介懷。惟自得。襄長西曹。代吏辨誣義形色。冐嚴雷霆。一語回天。汗群辟。有美如斯。遐不以年。止半百。使大厥施。淳俗可還。今可革。謂天漠如。倒稇畀人。曾弗惜。謂天瞰如。漢獨於賢乃嗇。嚴理孰凡。非始今焉。來自昔。我挽以詞。尤宗之慽。庶少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十六　二紙

旨

樞密都副承旨

文獻通考五代有承旨副承旨以諸衛將軍充魏仁浦為樞密副承旨周祖問也兵之數及將校名氏令取簿案視之仁浦曰臣悉能記之遂口占以對無一差誤宋太平興國中以楊守一充都承旨都承旨自守一始也是時都承旨副承旨多用士人真宗後稍稍遴用吏人歐陽脩建言請復舊制不允行熙寧二年始以東上閤門使李評為樞密都承旨李綬為之副不用院吏而更用士人自評始也續會要初評受命文潞公為樞使以舊制見不為禮評訴於上命檢故事不獲乃詔都承旨副承旨見樞密使副並如閤門使禮熙寧五年以尚書比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曾孝寬為起居舍人充史館修撰兼都承旨是武用士人亦止於右職中選用文館兼領自孝寬始也元豐三年用張誠一為客省使都承旨自是都承復用武臣元祐中復以文臣帶待制充都承旨哲宗職官志至崇寧以後則專用武臣矣四朝志紹興二年權禮部侍郎趙子晝充徽猷閣待制簽院都承旨自改官制後除文臣自子晝始中興系年錄建炎四年高宗在會稽以武臣辛宗道為都承旨頗用事紹興元年十二月辛宗道既免乃詔依元祐職制置都承旨一員並差兩制為之然但闕一二人而已淳熙中王抃久用事孝宗惡焉遂復用士人宋會要五代樞密有承旨以諸衛將軍充國朝始有樞密都承旨副承旨又別置諸房副承旨也宋史百官志副都承旨掌承宣旨命通領院務若便殿侍立閱試禁衛兵校則隨事敷奏承所得旨以授有司蕃國入見亦如之檢察主事以下功過及遷補之事都承旨舊用院吏遷熙寧三年始以東上閤門使李評為之又以皇城使李綬為之副更用士人自評綬始是月詔都承旨見樞密使副如閤門使禮五年以同脩起居注曾孝寬兼都承旨參用儒臣自孝寬始元豐四年客省使張誠一為都承旨復用武臣自誠一始元祐初復以文臣為都承旨其後以待制充元符三年王師約為都承旨左司諫陳瓘言神考以文臣為都承旨其副則參求外戚武臣之可用者今師約未歷邊任權置樞屬掾文臣之位甚非神考設官之意至崇寧以後專用武臣建炎四年高宗在會稽以武臣辛道宗為都承旨頗用事紹興元年道宗既免乃

詔依元祐職制都承旨以兩制爲之如未曾任侍從之人即依權侍郎法又或加學士待制修撰貼職乾道初再用武臣自張說始淳熙九年都承旨復用士人自蕭燧始副都承旨文武通除　樞密副承旨一員帶御器械四員承旨選橫行充與從官都承旨同侍殿中分傳密旨爲武臣之清要御帶分直禁庭內宿直舍在崇政殿門內職居嚴邃多任國戚及內侍兩省押班亦兼領或有邊功優異間除外官就領兵職於三路爲武臣之榮遇也。元豐改官制後常用武臣張承一爲承旨自後都承旨間用武臣云宋胡寅斐然集郭執中樞密都承旨制　朕以世讎未復軍政是脩既任大臣分典內樞之地乃選良士入參宥密之聯俾幾務之與聞實嘉謀之有賴久虛厥位必惟其人具官某氣果而才通識明而論辨盎周旋於塞上更事已多既諮議於軍中臨機輒應挺忠誠而自竭當勤勤而罔懈其次對於西清以近承於中旨尚詢黃髮勿云旅力之愆益罄丹心思佐戎衣之烈鄭獬鄖溪集樞密承旨左監門衛將軍任承睿可樞密都承旨制　朕舉天下之機事統之西府而諸曹就列必有屬長以奉行旨命以汝持身淮職稱爲廉敏殆歷三朝至于耆艾閱其勞舊宜有以序遷褒寵之澤爾其祇服無怠可汪藻浮溪集樞密院主事王露可兵房副承旨制

爾以材能服勞樞省考其閥閱當以次遷往懋厥官無忘報稱曹文清公文集范純禮復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制　樞密之地選用士人宣納密命自神考始肆予纂服拔擢端良寘諸左右蓋遵先志具官范純禮夷易有守篤實無華恂恂自持言行相顧夙職茲久秉心不移起分州符未厭輿議其還延閣侍從之遂來贊右府訏謨之微副予咨求竚爾忠益著齋徵垣類藁試尚書戶部侍郎兼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粮岳珂特授寶謨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制　粵惟言語侍從之臣久勞于外欲備錢穀甲兵之問式遄其歸肆膺嚴直於窮班而使親承於密命用頒明綍庸示殊恩具官某學博而該詞麗以則蓬蓬惟柞蔚其祖榦之枝蒙蒙者華滑矣孫芸之葉自世選爾勞而昭獎皆官修其業以靖恭江淮財賦之淵作十三載荊楚衿喉之地餉百萬師刃游於批大郤之餘器別於遇盤根之際權以遂清之祕職位諸宣納之要司召不俟駕而行趣承東注賢不待次而舉嗣聽登崇　樞密院檢詳諸房公事兼權右司郎中趙崇賀特授軍器監兼樞密副都承旨　予方注意於內修外攘故內以宥地之務爲先外以武庫之備爲急必惟其人乃共二事爾爲帝宗駒驥而不羈明而不察周使爲東西府掾彌綸省務科瑣造條勤適

機宜號稱周密肆膺命典戎監導旨樞庭爾其討軍實而申儆之以輔予修攘之政往祇譽命益務纘承周麟之陵集陳正同除敷文閣待制樞密院都承旨　右府本兵之地惟長貳總秉諸事爲朕腹心若時屬僚寄要咸重奉承密命必用從臣闕而不除十數年于茲矣朕今得世濟之彥拔其才而用之具官某直亮多聞得於家學持論据正亦克似之賜環來歸既陟汝于禁路兼寓幾省罔不惟職業之思朕方橐弓戢戈以常德立武事如爾明睿允宜在廷內閣陞華鴻樞稟務併以授汝往其欽哉劉後村集陳鑄除祕閣修撰樞密副都承旨制　自改官制以來導旨官不必備額今甲兵之間猶至廟堂科瑣日不暇給然則都副並置亦集思廣益之義爾明而恕故論主正平介而通故事無凝滯歷仕東西二府與聞軍國大議親密於州平幼宰彌綸之義弘矣奈虜垂盡侵疆來歸朕欲及閑暇之時講修攘之政爾雖已列九卿其以論撰亞太尉掾蓋時惟侍立可咨訪邊機惟同堂合席可籌度也方將引爾自近繼有殊擢可洪文安公集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廖虞弼除樞密副都承旨制　樞庭分屬副承密命武者之高選也朕未嘗輕以授人曠位不除蓋十餘年今始得之具官某氣略自將濟之以敏四臨遠郡習知邊瑣而安靖之政達於朕聽茲命

爾入侍殿陛與聞幾微往惟競發以稱所蒙許應龍東澗集趙以夫除直煥章閣樞密副都承旨　右府本兵之地事機貴密宣納之任要在得人以爾才周世用望重宗英使節州麾所至可紀郎省卿寺無施不宜況荐更宰掾之司允善贊廟謨之運陞華邃閣導旨樞庭益究遠猷以需顯用周南仲山房集太府卿樞密副都承旨制　朕惟右府之屬莫如密命之親以次對而贊訏謨豈惟舊制用列卿而爲副介未有前聞屬圖又以儁功固難拘於常比爾才能鮮儷慷慨自將護漕日饑已登最課尹民天府緯有能聲偉兵畧之深知方軍書之旁午爰疇榮於宸扈俾稟務於幾廷夫帝王之道出於萬全毫釐之差謬以千里其協承於幾急必審書於事情服我優恩嗣有明陟元豐懷遇集四方館使康州刺史曹誦可依前官充樞密副都承旨制　勑陟降軒墀奉承密命屬任幾政實維親臣具官某風以材能致于休顯試之服采蔚有聲稱顧疇厥宜無易茲選惟純惟毖時則汝嘉可慕容彥逢摛文堂集四方館使榮州刺史樞密副都承旨朱孝孫可正任防禦使依前樞密都承旨　勑朕明發不寐有懷哲宗推原同氣之恩申錫外家之寵具官某操脩端靜識慮詳明欽成之親爾爲近屬宜加進擢俾領使華正兵防之顯名仍樞筦之舊職與承密命秩峻

地親惟時褒榮往其祗服可　貫德明任承睿可都承旨制　勑具官某等樞省之府所承稟而宣行者皆禁密之命必求謹厚之材乃可備於陪屬以爾等有恪愿之資加爾給之敏麗名機務實惟勞舊按其資歷擢總綱領勉思勤盡尚副褒寵蘇魏公集樞密院兵房主事李景先可吏房副承旨勑　具官某宥密之嚴地均公府丞史之任職專吏門雖日次遷尤為遴擇以爾首公勤辨在事謹廉嘉積久於勤勞當進聯於曹務益宜欽慎思對恩榮可蔡端明集張繼渥承旨　勑某人爾以材敏處麗樞庭積延歲月之勞益敦夙夜之恪進承旨命特示寵榮祗荷恩遷愈鑒誠志劉元城盡言藁謝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授臣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仍改賜章服者參斗極之要聯加奎文之秘職仍紆命服入侍彤墀并荷恩榮靡容遜避臣某中謝切以鴻樞設屬奉密旨以致嚴明主慎微擇士人而竝用兼綜疆陲之務與聞帷幄之謀宜得時髦共經常武伏念臣稟資固陋涉世迂疏覩逢景運之興獲躡衆賢之後雖書麟閣杇蒙二聖之知事諫鸞臺旋玷七人之列聲譚愚直罔恤怨仇憊無補衰之功僟有負薪之疾方圖致仕獲俾代言擢躋清切之班是為殊渥自視某藥之學安可冒居力丐真祠幸蒙俞旨豈謂歷時之未久

遽聆誤寵之荐加既累貢於忱辭敢再叨於成命已裁奏牘必踐前言恩被制函易寘樞筦雖需章之疊上終渙汗之莫回黽勉奉承咨居跼畏伏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兼收片善固任群材憐臣昔因沉痾而今則已瘳謦臣昔避詞掖而今則難受未踰旬浹繼忝詔除臣敢不益勵操修慎思職業消埃自効少逃尸祿之譏本末不渝期盡立朝之節臣無任鄭剛中北山集謝除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表　久玷清曹宜招大戾遽移要地仍冠華資識睿奬之優隆撫微躬而震越中謝竊以國有二柄古列鴻樞事分五房均承上制爰自熙寧而後始參用於士人故茲承旨之員或旁兼於史館誠以斗極執化元之本機廷為宥密之親拱侍天墀躬聆帝訓宜求洵直克用稟承而況西清寶棟之崇貫仁廟宸章所秘服是遴嚴之職並為儒雅之流兼以授人誰宜冢者伏念臣性資愚下學藝淺蕪觸事多艱漸覺桑榆之向暮戴恩甚重常如山嶽之在巔念從召用而來誤被睠知之寵超騰省戶擢副臺端觀秘書者頃嘗一年奉典禮者今亦踰歲率無善狀可稱師言荐拜鴻私惟知感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照臨如日覆冒法天獨運乾剛總六師而並用大修機政開二府以兼收圖回不世之功盡革累年之弊茲所選任宜先俊良夫何庸瑣之才亦在訪咨

之數臣不周旋體國恪檢持身雖懼跡愚無補樞機之密誓磨頑頓少酬造化之功臣無任　辭免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劄子　五月八日准尚書省劄子三劄同奉聖旨除臣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切以侍郎分曹治事其選高矣而密承上旨者其職為尤重階官辨秩為等品已貴矣而陛華內閣者其資為甚崇兼以付之則朝廷委用之意蓋自可見而臣稟資駑下賦性愚蒙怙恃已無雖有一意事君之願而筋力向暮實懷十駕難及之憂冒昧以居懲尤將至伏望聖慈收還成命別付時望外傍師言下安愚分臣無任皇恐激切懇祈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劉元城盡言藁論范育除樞密都承旨不當狀　右臣竊聞朝廷除范育為樞密都承旨按育昨知河中嘗有缺行變人預事干撓刑政子弟失教閨門不肅醜聲顯著流聞道路君臣之間不可言者使育實負過人之才義難終廢猶當抑之散地更加歲月磨去瑕垢漸次任用或為公議所容今育之學術智能無以異衆而前日之惡播在衆言比方外除已玷卿列曾未席煖擢寘宥密臣恐修潔之士恥與比肩流蕩之徒無所懲戒甚非所以稱陛下旌別淑慝長育人材之意伏望聖慈深賜省察罷育新命以允公議　辭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狀　右臣今月初六日准閣門告報伏蒙聖恩除臣寶

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仍賜紫金魚袋者荐膺嘉惠尤切震驚伏念臣近被寵靈進直西掖方茲避免未奉俞音重忝詔除陛華延閣俾承密旨仍賜服章恩數便蕃職事清近顧臣愚陋何以克堪伏望聖慈洞察由衷之言特輟行已之命庶安私分不累公朝　再辭樞密都承旨狀　右臣近嘗具奏乞寢恩命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才微任重私分難安力薄食浮公言可畏實欲量能而受職非敢苟默以沽名兼臣有男與同知樞密院韓公忠彥之女頃從幼稚嘗約婚姻雖未行聘問之儀恐亦涉妨嫌之迹輒傾至懇再瀆天聰願收渙汗之恩姑許循牆之避　回謝除樞密都承旨啓　右某啓近奉誤恩俾承密旨辭不獲免受以為慚敢圖雅眷之隆遠辱華牋之貺褒稱溢美期待過情感愧兼深名言罔諭董霜傑先生集代謝辛承旨啓　吳門假道嘗奉懇懃之歡臨汝分符獲伸故舊之好未修誠於記室先惠問於征途不敢懷漸拜嘉知感恭惟某官才兼文武世有勳勞每膺合於孫吳蚤得聲於梁楚當敵示縱擒之妙壽算無遺賦詩有競病之工風流可尚行復雲中之守益據塞上之奇願惟無似之蹤尚冀包荒之賜即諧良覿預慰渴懷劉公是先生集永興到任謝宋承旨啓　右某啓蕭將命書臨蕃吏積藐是空疎之質寄以會繁之區方地數千連城累百內修氏社

之政外總兵戎之機偪侻事為經營分表力非其任智不造心此蓋其官
雅懷并容餘論推假不遺三益之素使就一塵之安顧恐非才終無云補
巽因德輝之及猶有恭月之成方阻披贍蜀勝銘向元陳剛中詩承音樂
山唐公八月十二日宴于其第以詩奉呈　聖代開皇極恩波雨露沾萬
生嵩嶽佐載叶渭川占社稷千齡會衣冠五福兼朱絃新律呂黃石舊韜
鈐德望三朝眷儀刑四海瞻携詞追賈馬勵學探羲炎宇宙歸青眼風雲
奮紫髯議如唐陸贄詩似晉陶潛踐履剛而毅精神智以恬一區楊子宅
萬軸鄴侯籤山色秋凝壁煙光畫捲簾金鑾辭稟燭玉鉉侍調鹽大匠規
模遠宗工號令嚴王臣躬蹇蹇君子德謙謙此日鳴朝鳳清秋近夜蟾瑤
簪環杖屨寶墨出緗縑北海賓長滿東山妓未厭車聲闐綉戶花影弊朱
簷樂幸追靈運憂當後仲淹願施經濟具天下待鍼砭　承旨野莊董公
殊勲清節孚閩之縉紳紀以八詩　盟府旂常策世勲一門忠孝氣凌雲
衣冠盛事誰堪比漢後元間萬石君　鐵馬長驅棧路高捷旗飛渡大江
濤漢南煙柳蓮婆壘猶識園花舊戰袍從破大理雲南已未飛渡為先
鋒首奏捷功手分恩露活俘婺眷滿崇陰大有鶯二十年間如昨日兒童
猶誦衛州碑為衛州總管有惠政郡人刻石誦德正色篤行第一人危言

耿耿聳朝紳忠州不負平生學曾為皇家去佞臣盧世榮將改法公正色
折之語逐奎黑勇冠我栢署陰誰知偃月當機深尤重堯舜明如日獨照
生來鐵石心　鄭公已拜大司農僚棒詞林詔墨濃自是玉皇香案吏仙
班合領六鰲峯　不負朝廷七十年樓臺無地闢蕭然清名當與溫公並
只欠河南二頃田　萬卷青燈味道腴若心欲採魯鄒餘朝回立馬天衢
上又與春衣買異書宋溶耕浩歌集念奴嬌詞寄仙巖辛承旨　碧梧轉
影正露冷天高涼生襟袖此夕清輝誰信道夜色居然如畫玉斧重脩寶
奩初啓萬里寒光透將軍高會翠鬟爭勸樽酒　遙想地近仙丘碧山高
處引手攀星斗醉屬姮娥惟但願月與佳人長久羅襪
銀鞍雨拋金甲贏得詩千首撚髯一笑此懷人解知否　殿前承旨
蘇易簡翰林志舊官名殿前承旨武臣下列之稱及蘇易
簡拜學士承旨太宗以稱混雜改殿前承旨為三班借職　南廊承
旨　馬明叟實賓錄伍代江南林仁肇建陽人兄仁翰為福州王延羲内兇謂之南廊承旨　臨濟宗旨　僧寶
傳洪覺範曰汾陽昭禪師示衆曰先聖云一句語須具三玄一玄中須具
三要阿那箇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

已前行脚聞一箇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卧不安火急決擇莫
將為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脚
不為遊山翫水看州府耆華片衣口食皆為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脚決
擇深奧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為續佛心燈紹隆祖代興崇聖
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不忘先迹如今還有商量者麼有即出來大家商
量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答曰汝是行脚僧又問如何是辨衲僧底句
答曰西方日出卯又問如何是正令行底句答曰千里持來呈舊面又問
如何是立乾坤底句答曰北俱盧州長粳米食者無嗔亦無喜師曰只將
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汝出來驗得了也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
答曰嘉州打大像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答曰陝府灌鐵牛問如何是學
人親切處答曰西河弄師子師曰若人會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
在切須薦取不是等閑與大衆頌出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
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還會麼恁麼會得不是性燥衲僧
作麼生會好又舉三玄語曰汝還會三玄底時節麼直須會取古人意旨
然後自心明去便得通變自在受用無窮喚作自受用身佛不從他教便
識得自家活計所以南泉曰王老師十八上解作活計僧便問古人十八

上解作活計未審作箇什麼活計答曰兩隻水牯牛雙角無攔棬復云若
要於此明得去直須得三玄旨趣始得受用無礙自家慶快以暢平生大
丈夫漢莫教自孤觸事不通彼無利濟與汝一切頌出曰第一玄法界廣
無邊森羅及萬象總在鏡中圓第二玄釋尊問阿難多聞隨事荅應器量
方圓第三玄直出古皇前四句百非外閭氏問豐干師乃曰者箇是三玄
底頌作麼生是三玄底旨趣直教決擇分明莫只與麼望空裹妄解道我
曾親近和尚來與我說了脫空漫語誑謔他人喫鐵棒有日莫言不道又
因採菊謂衆曰金華布地玉蘂承天杲日當空乾坤朗耀雲騰致雨露結
為霜不傷物義道將一句來還有道德底麼若道不得眼中有筋直須出
卻始得所以風穴云若立一塵家國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
老安貼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黎闍黎與
老僧亦能悟卻天下人亦能瞎卻天下人要知老僧與闍黎麼拊其膝曰
者裏是闍黎者裏是老僧且問諸上座老僧與闍黎是同是別若道是同
去上座自上座老僧自老僧若道是別去又道老僧即是闍黎若能於此
明得去一句中有三玄三要賓主歷然平生事辦參尋事畢所以永嘉曰
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又曰臨濟兩堂首座一日相見齊下

喝僧臨濟還有賓主也無答曰賓主歷然師作偈曰兩堂首座總作家其中道理有分緊賓主歷然明似鏡宗師為點眼中花無盡居士謂余曰汾陽臨濟五世之嫡孫天下學者宗仰觀其提綱渠渠唯論三玄三要今其法派皆以謂三玄三要一期建立之語無益於道但於諸法不生異見一切平常即是祖意其說是否余曰居士聞其說曉然了解寧復疑汾陽提綱乎曰吾固疑而未決也余曰此其三玄三要之所以說也所言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者一切衆生熱惱海中清涼寂滅法幢也此幢之建譬如塗毒之鼓撾之則聞者皆死唯遠聞者後死若不横死者雖聞不死臨濟無恙時興化三聖保壽定上座輩聞而死者今百餘年猶有悟其旨者即後死者也而諸法派謂無益於道者即不横死者也祖宗門風壁立萬仞而子孫畏之喜行平易坦塗此所謂法道陵夷也譬如衣冠稱孔孟弟子而毀易繋辭三尺童子笑之臨濟但曰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而已初未嘗目為句中玄意中玄體中玄也古塔主者誤認玄沙三句為三玄故但分三玄而遺落三要叢林安之不以為非為可太息玄沙曰眞常流注為平等法但是以言遣言以理遣理謂之明前不明後蓋分證法身之量未有出格之句死在句下若知出格之

量則不被心魔所使入到手中便轉換落落地言通大道不坐平常之見此第一句也古謂之句中玄回機轉位生殺自在縱奪隨宜出生入死廣利一切迥脫色欲愛見之境此第二句也古謂之意中玄明陰洞陽廓周沙界一真體性大用現前應化無方全用全不用全生全不生方便喚作慈定之門此第三句也古謂之體中玄浮山遠公亦曰意中玄非意識之意古不足道迷亦迷倒余不可以不辨無盡頷之又曰吾頃見謝師直稱吳僧簡程者有大知見說見慈明蓋是真點胷陽岐道吾之流亞接人多舉汾陽十智同真願遂聞其說余曰十智同真與三玄三要同一關捩汾陽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為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真智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云與什麼人同得入與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什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什麼同徧普何人同真智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悋慈悲點不出者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

今此法門叢林怕怖不欲聞其名何以言之諸方但愛平實見解挑之不移唯欲傳授不信有悟借使汾陽復生親為剖析亦以為非昔阿難夜經行聞童子誦佛偈曰若人生百歲不善水潦鶴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阿難就教之曰不善諸佛機非水潦鶴也童子歸白其師師笑曰阿難老昏矣當以我語為是於今學者之前語三玄十智旨趣何以異此於是無盡嗟咨曰然其旨趣豈無方便余作偈曰十智同真面目全於中一智是根源若人欲見汾陽老劈破三玄作兩邊又問四種賓主亦臨濟建立法門乎余曰三世如來諸代祖師毀出凡聖情見之纏縛非止臨濟用之如龍山本見馬祖洞山价禪師初遊方與密師伯者偕行經長沙龍山之下見溪流菜葉价回瞻峯巒深秀謂密曰箇中必有隱者乃並溪而進十許里有老僧癯甚以手加額呼曰此間無路汝輩何自而至价曰無路且置菴主自何而入曰我不曾雲水价曰菴主住山幾許時曰春秋不涉价曰菴主先住耶此山先住耶曰不知价曰為什麼不知曰我不曾人天來价曰得何道理便爾住山曰我見泥牛鬬入海直至而今無消息价即班密之下而拜之問如何是主中賓曰青山覆白雲又問如何是主中主曰長年不出戶又問主賓相去幾何曰長江水上波又問賓主相見有何言說

曰清風拂白月价再拜求衣止老僧笑曰三間茆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作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於是自焚其菴深入層峯其後价住山問僧何者是汝主人公對曰現祇對者价仰而咨嗟曰此所謂馬後驢前事奈何認以為自己乎佛法平沉此其兆也客中主尚未明況主中主哉僧曰如何是主中主价曰汝自道看曰道得即是客中主如何是主中主价良久曰不難向汝道相續也大難余觀龍山老僧之意如蕭何之識韓信豈有法哉而价公之論如霍光之立朝進止亦有律度嗚呼後生之不見古人之大全也必矣价亦置主中主于胷中可疑也余嘗至臨川與來世英遊相好俄上藍長老者至上藍謂世英曰覺範聞工詩耳禪則其師猶錯到弟子耶世英笑曰師能勘驗之乎上藍曰諾居一日同游珠山飯于逆旅上藍以手畫楼謂余曰經軸之上必題八字是何義余亦畫圓相橫一畫曰是此義也上藍愕然余為作偈曰以字不成八不是法身播著無遮闌衲僧對面不知名百衆人前呼不起上藍歸舉似世英世英拊手曰孰謂詩僧亦能識字義乎因同看汾陽作楂牛偈曰有頭無角宴堪嗟百劫難逃者作家凡聖不能明得盡現前相兒有些些余謂世英曰此偈又余字義之訓詁也世英問余華嚴經曰毗目偕人執善財手即

時善財自見其身住十佛刹微塵數世界中到十佛刹微塵數諸佛所見
被佛刹及其衆會諸佛相好種種莊嚴乃至或經百千億不可說佛刹微
塵數劫乃至時彼僊人放善財童子手即時自見其身還在本處此一段
義何以明之余曰皆表也方執其手即入觀法之時見自他不隔於毫端
始終不移於當念及其放手即是出定之時永明曰是知不動本位遠近
之刹歷然一念靡移延促之時宛爾世尊善以蓮爲譬而世莫有知者余
特知之夫蓮方開華時中已有子子中已有蘂因中有果果中有因三世
一時也其子分布又會屬爲相續不斷十方不隔也又問法華經曰世尊
於一切衆前現大神力出廣長舌相上至梵世極難和會而解者曰佛音
深妙觸處皆聞超越聖凡則其舌廣長高出梵世此說如何余曰此殆所
謂隨語生解非如來世尊之意溈山曰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
如如佛而學者不能深味此語苟認意度而已譬如衆盲摸象隨其所得
爲是故象偏爲尾爲蹄爲要爲牙而全象隱矣般若經曰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者真常也非凝然一物卓然不變壞之真常也舌相之至梵世
其可以情求我唐僧玄奘至西竺見戒賢論師賢時已一百六歲衆所宗
向號正法藏奘脩敬訖賢使坐問從何來對曰從支那國來欲學瑜伽等

論於是賢流涕呼弟子覺賢指以謂曰我前所夢何如弟子謂奘曰和
尚三年前得疾危甚如人以刀割其腹欲不食而死夜夢男子身金色曰
汝勿自厭其身汝昔作貴近多害物命當自悔責自盡何益有支那國僧
來此學法已在途矣三年當至以法惠彼彼復流通汝罪自滅我曼殊室
利也故來曉汝耳和尚疾損已三年而闍黎果至前夢有徵也余涉世多
艱蓋其風障閡曼殊室利之言以法惠人則罪自滅故有撰述佛祖旨訣
之意欲以惠人而自滅
風障耳非有他求也

黃梅意旨

宗門統要六祖能大師因僧
問黃梅意旨什麼人得師云
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不師云我不得僧云和尚爲什麼不得師云
我不會佛法　汾陽昭代云方知密旨難傳　翠岩芝云會得即云頭不
會得即三首作麼生便有出身之路　徑山杲云還見祖師麼若也不見
徑山與你指出蕉芭蕉芭有葉無丫忽然一陣狂風起恰似東京大相國
寺裏三十六院東廊下壁角頭王
和尚破袈裟畢竟如何歸堂喫茶

罔測其旨

頌古聯珠東京惟
白佛國禪師熙寧
初至南師法席殆二年師歸圓寂然入師室問師道而師以平生三轉語
示天下學徒得叨于左右近數見印行語錄者其間或拈或頌罔測其旨

噫去世未三十年謬妄者傳習若此良可傷我因而成頌知師者可同味
焉　海印信曰主賓相見展家風問答分明箭拄鋒伸手問君如佛手錢
關金鏁萬千重　徧參知識扣玄微偶爾相逢話道奇我脚伸爲驢脚問
平生見處又生疑　莫恠相逢不相識宗師須是辨來端鄉關風月俱論
盡却問生緣道却難　湛堂準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上人間希有直饒總
不恁麼也似枷上著杻我脚何似驢脚奉爲衲僧拈却昔年有病未痊如
今又遭毒藥若問生緣真俗氣生緣斷處墮無爲二塗不涉如何也八十
婆婆學畫眉普融平曰我手佛手十八十九雲散月圓癡人夜走　我脚
驢脚放過一着龐老莊雜青平木杓　人人生緣北律南禪道吾舞笏華
亭撐船　玄關將多意氣手不執寸鐵兵不用一騎八蠻與四夷太平皆
坐致困卧桑陰春日斜騰騰不識今何世　上方益曰我手何以佛手從
來有衫無袖有時閑向人前不覺露出雙肘　我脚何似驢脚寒來須要
襪著莫教踏著泥水和鞋一時失却　人人有箇生緣何須盡要謀原若
問老僧生處荔枝香滿南園　南堂興曰我手何似佛手爐鞴鉗鎚錶箒
曾烹紫磨金軀光射七星牛斗　我脚何似驢脚白刃紅旗閃爍坐斷百
戰場中妙闘六韜三畧　人人有箇生緣視聽俯仰折旋頂戴業中之物

遵從閫外威權　圓悟勤曰我手何似佛手隨問拈花折柳忽然撲著蛇
頭未免遭他一口　我脚何似驢脚趙州石橋畧彴忽若築起皮毬崩倒
三山五岳　人人有箇生緣蹲身無地鑽研若也眼皮迸綻恁他桶底別
穿　龍門遠曰佛手驢脚生緣黃龍元無此語直饒恁麼知之我儂未敢
輕許奉報四海禪人第一不得錯舉　佛心才曰佛手驢脚生緣落處便
是乾坤重重無限樓閣彈指入者無門　驢脚生緣佛手打透上頭關棙
脫却泥水布裩直下心空及第　生緣佛手驢脚爲君一體拈却坦然坐
致太平猛將讓謗謀畧　道場如曰扣關豈是丈夫兒驢脚生緣問阿誰
佛手展開無處用太平基業各豐滋　白楊順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
辰北斗　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　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　大
愚灘頭立處抓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下遠灘　正堂辯
曰我手何似佛手黃龍鼻下無口當時所見顢頇至今百拙千醜　我脚
何似驢脚文殊親見無着好箇玻璃茶盞不要當面諱却　人人有箇生
緣從來罪過彌天不是牽犁拽杷便是鼎鑊油煎　張無垢曰我手何似
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諱不得　我脚何似
驢脚又被糊膠粘着反身直上變率天已自連他老鼠藥吐不得　人人

有箇主緣鎮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燒到四禪天者，漢猶自在傍邊救得工夫。石菴琊曰：我手何似佛手，堪笑紫湖養狗，撞着焦尾大蟲，性命輸他一口。我脚何似驢脚，擬議知君大錯，進前欲飲醍醐，已是遭他毒藥。人人盡有生緣，且非夷狄中原，鎮府出大蘿蔔，趙州親見南泉。佛手驢脚生緣，生緣驢脚佛手，李公醉倒街頭，元是張公喫酒，黃龍山裏老婆禪，恰似河陽新婦醜。伊菴權曰：我手何似佛手，二八恰恰十九，年尾算到年頭，家內一錢無有。我脚何似驢脚，跳着趙州略彴，驚得迦葉皺眉，文殊卻打無着。人人有箇生緣，男子氣宇衝天，若是爭田競地，我即喚兀如眠。佛手驢脚生緣，浩浩叢林盛傳，直饒一穿穿卻，來免十萬八千。雪菴瑾曰：我手何似佛手，合掌面南看北斗，兔推明月上千峯，引得寒山開笑口。我脚何似驢脚，急走歸家日落，自古長安如鏡平，無端醉倒黃番綽。人人有箇生緣，且非東土與西天，擊珊瑚樹枝枝好，撒水銀珠顆顆圓。佛手驢脚生緣，南海波斯泛鐵船，精金美玉團堆貴，畢竟何曾直一錢。橫川珙曰：佛手驢脚容易見，最難道處是生緣，黃梅不是周家子，七歲傳衣便會禪。

永明妙旨

頌古聯珠：杭州慧日永明延壽知覺禪師，嗣韶師。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示偈曰：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象潭泳曰：門前湖水鏡容開，對面和盤托出來，可是永明多剩語，酒濃初不在多杯。

頓明厥旨

頌古聯珠：雲居齊和尚，法燈會中為知藏。一日歸，謂師曰：有人問我西來意，答他曰：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燈曰：與麼會又爭得？曰：道齋只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頓明厥旨。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生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大洪恩曰：他家自有兒孫在，父祖田園都不愛，平生活計剎那中，東頭買得西頭賣。本覺一曰：人問西來祖師意，燈公對道不東西，他家自有兒孫在，多是隨言卻自迷。

歸根得旨

頌古聯珠：靈雲因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是忘卻，不憶塵世。孩子青曰：家破人亡何所依，無心無緒話求歸，千年忘卻來時路，驀憶此時總不知。古尊宿語錄：僧問趙州：如何是歸根得旨？州云：答你即乖。

一異齊旨

永嘉集：一異齊旨，解惑同源，人法俱空，故號菩薩。詳本集。

覺即迷旨

五燈會元：玄沙備禪師曰：動便失宗，覺即迷旨。詳禪師。

頓悟

法旨

心賦：頓悟法空之旨。詳門字。

漸頓經旨

大悲心呪行法：實此之十法，雖是智者傳代宣揚，而並是漸頓諸經之旨，以離此十更無修證之法。

審得本旨

梁高僧傳：支婁迦讖所出諸經，皆審得本旨，了不加飾，可謂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詳本傳。

颰馳聖旨

唐顏誠傳：颰馳聖旨，雲降紫衣。詳本傳。

悟境觀旨

佛祖統紀：介然法師，鄞人，受業福泉之延壽明智，居南湖，從其學，遂悟境觀之旨。

執騣知宗旨

法苑珠林說聽篇感應緣：隋京師延興寺釋曇延，於夜夢有人被白服，乘於白馬，騣尾拂地，而導授經旨。延手執馬騣，與之請論，寤後惟曰：此必馬鳴菩薩授我義端，執騣知其宗旨，底事可觀耳。

六微旨大論

素問篇名：黃帝問曰：嗚呼遠哉！天之道也，如迎浮雲，若視深淵，視深淵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極。王冰註：深淵淨瀅而瀅澈，故視之可測其深淺；浮雲飄泊而合散，故迎之莫詣其邊涯。言蒼天之象，如淵可視乎，鱗介運化之道，猶雲莫測其去留。六氣深微，其於運化，當如是矣。林億新校正云：詳此文與疏五運論重。夫子數言謹奉天道，余聞而藏之，心私異之，不知其所謂也。願夫子溢志盡言其事，令終不滅，久而不絕。天之道可得聞乎？運化生成之道也。岐伯稽首再拜對曰：明乎哉問天之道也！此因天之序，盛衰之時也。帝曰：願聞天道六六之節盛衰何也？六六之節，經已啓問，天師未敷其旨，故重問之。岐伯曰：上下有位，左右有紀。上下謂司天地之氣二也，餘左右四氣在歲之左右也。故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之右，厥陰治之；厥陰之右，少陰治之；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陽治之。此所謂氣之標，蓋南面而待之也。標末也。聖人南面而立，以閱氣之至也。故曰：因天之序，盛衰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此之謂也。移光謂日移光，定位謂面南觀氣，正立亦觀歲數氣之至，則氣可待之也。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少陽南方火，故上見火氣治之，與厥陰合，故中見厥陰也。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陽明西方金，故上燥氣治之，與大陰合，故燥氣之下，中見太陰也。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太陽北方水，故上寒氣治之，與少陰合，故寒氣之下，中見少陰也。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太陽所至為寒生，中為溫，與此義同。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

陽。厥陰東方木。故上風氣治之。與少陽合。故風氣之下中見少陽也。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少陰東南方君火。故上熱氣治之。與大陽合。故熱氣之下中見大陽也。 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少陰所至為熱生中為寒。與此義同。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大陰西南方土。故上濕氣治之。與陽明合。故濕氣之下。中見陽明也。所謂本也。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本謂元氣也。氣別為王。則文言著矣。 新校正云。詳注云。文言注失疑誤。本標不同。氣應異象。本者應之元。標者病之始。病生形。用求之標。方施其用。求之本。標本不同。求之中。見法萬全。 新校正云。按至真要大論云。六氣標本不同。氣有從本者。有從標本者。有不從標本者。少陽大陰從本。少陰大陽從本從標。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故從本者化生於本。從標本者有標本之化。從中者以中氣為化。帝曰。其有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過。何也。皆謂天之六氣也。初之氣。起於立春前十五日。餘二三四五終氣次至。而分治六十日餘八十七刻半。岐伯曰。至而至者和。至而不至。來氣不及也。未至而至。來氣有餘也。時至而氣至。和平之應。此為平歲也。假令甲子歲氣有餘。於癸亥歲未當至之期。先期而至也。乙丑歲氣不足。於甲子歲當至之期。後時而至也。故曰來氣不及來氣有餘也。言初氣之至期如此。歲氣有餘。六氣之至皆先期。歲氣不及。六氣之至皆後時。先時後至。後時先至。各差十三日而應也。 新校正云。按金匱要畧云。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大過。冬至之後得甲子。夜半少陽起。少陰之時。陽始生。天得溫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溫和。此為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溫和。此為至而不至。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為至而不去。以得甲子。而天溫如盛夏時。此為至而大過。此亦論氣應之一端也。帝曰。至而不至。未至而至。何如。言大過不及。歲當至晚至早之時應也。岐伯曰。應則順。否則逆。逆則變生。變生則病。當期為應。愆時為否。天地之氣生化不息。無止礙也。不應有而有。應有而不有是造化之氣失常。失常則氣變。變常則氣血紛撓而為病也。天地變而失常。則萬物皆病。帝曰善。請言其應。岐伯曰。物生其應也。氣脈其應也。物之生榮有常時。脉之至有常期。有餘歲早。不及歲晚。皆依時至也。帝曰。善。願聞地理之應六節氣位何如。岐伯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日出謂之顯明。則卯地氣分。春也。自春分後六十日有奇。斗建卯正至于巳正。君火位也。自斗建巳正至未之中。三之氣分。相火治之。所謂少陽也。君火之位。所謂少陰熱之分也。天度至此。暄淑大行。居熱

之分。不行炎暑。君之德也。少陽居之為僭逆。大熱早行。疫癘廼生。陽明居之為溫涼不時。大陽居之為寒雨間熱。厥陰居之為風濕雨生羽蟲。少陰居之為天下疵疫。以其得位君令宣行故也。大陰居之為時雨。火有二位。故以君火為六氣之始也。相火則夏至日前後各三十日也。少陽之分。火之位也。天度至此。炎熱大行。少陽居之為熱暴至。草萎河乾。炎亢濕化晚布。陽明居之為涼氣間發。大陽居之為寒氣間至。熱爭冰雹。厥陰居之為風熱大行。雨生羽蟲。少陰居之為大暑炎亢。大陰居之為雲雨雷電。退謂南面視之在位之右也。一步。凡六十日又八十七刻半。餘氣同法。復行一步。土氣治之。雨之分也。即秋分前六十日而有奇。斗建未正至酉之中。四之氣也。天度至此。雲雨大行。濕蒸乃作。少陽居之為炎熱沸騰。雲雨雷雹。陽明居之為清雨霧露。大陽居之為寒雨害物。厥陰居之為暴風雨摧拉。雨生倮蟲。少陰居之為寒熱氣反用。山澤浮雲。暴雨溽蒸。大陰居之為大雨霪霪。霪音淫。復行一步。金氣治之。燥之分也。即秋分後六十日而有奇。自斗建酉正至亥之中。五之氣也。天度至此。萬物皆燥。少陽居之為溫清更正。萬物乃榮。陽明居之為大涼燥疾。大陽居之為早寒。厥陰居之為涼風大行。雨生介蟲。少陰居之為秋濕熱病。時行。大陰居之為時雨沉陰。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寒之分也。即冬至日前後各三十日。自斗建亥至丑之中。六之氣也。天度至此。寒氣大行。少陽居之為冬溫。蟄蟲不藏。流水不冰。陽明居之為燥寒勁切。大陽居之為大寒凝冽。厥陰居之為寒風飄揚。雨生鱗蟲。少陰居之為蟄蟲出見。流水不冰。大陰居之為凝陰寒雪。地氣濕也。復行一步。木氣治之。風之分也。即春分前六十日而有奇也。自斗建丑正至卯之中。初之氣也。天度至此。風氣乃行。天地神明號令之始也。天之使也。少陽居之為溫疫至。陽明居之為清風霧露朦昧。大陽居之為寒風切冽。霜雪水冰。厥陰居之為大風發榮。雨生毛蟲。少陰居之為熱風傷人。時氣流行。大陰居之為風雨凝陰不散。復行一步。君火治之。熱之分也。復春分始也。自斗建卯正至巳之中。二之氣也。凡此六位終統一年。六六三百六十日六八四百八十刻。六七四十二刻。其餘半刻分而為三。約終三百六十五度也。餘奇細分率之可也。相火之下。水氣承之。熱盛水承條蔓柔弱。湊潤衍溢。水象可見。 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少陽所至為火生。終為蒸溽。則水承之義可見。又云。少陽所至為飄風燔燎霜凝。亦下承之水氣也。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寒甚物堅。水冰流涸。土象斯見。承下明矣。 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大陽所至為寒雪冰雹白埃。則土氣

承之之義也。土位之下，風氣承之。疾風之後，時雨乃零，是則濕為風吹化而為雨。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大陰所至為濕生，終為注雨，則土位之下，風氣承之而為雨也。又云：大陰所至為雷霆驟注烈風，則風承之義也。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風動氣清，萬物皆燥，金承木下，其象昭然。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厥陰所至為風生，終為肅，則金承之義可見。又云：厥陰所至為飄怒大涼，亦金承之義也。金位之下，火氣承之。鍛金生熱，則火流，金乘火之上，理無妄也。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陽明所至為散落溫，則火乘之義也。君火之下，陰精承之。君火之位，大熱不行，蓋為陰精制承其下也。諸以所勝之氣乘於下者，皆折其慓盛，此天地造化之大體爾。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少陰所至為熱生，中為寒，則陰承之義可知。又云：少陰所至為大暄寒，亦其義也。又按六元正紀云：水發而雹雪，土發而飄驟，木發而毀折，金發而清明，火發而曛昧，何氣使然？曰：氣有多少，發有微甚，微者當其氣，甚者兼其下，徵其下氣而見可知也。所謂徵其下者，即此六承氣也。帝曰：何也？岐伯曰：亢則害，承迺制，制生則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亢過極也。物惡其極。帝曰：盛衰何如？岐伯曰：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邪則變甚，正則微。帝曰：何謂當位？岐伯

曰：木運臨卯，火運臨午，土運臨四季，金運臨酉，水運臨子，所謂歲會，氣之平也。非大過，非不及，是謂平運主歲也。平歲之氣，物生脈應，皆必合期，無先後也。新校正云：詳木運臨卯，丁卯歲也。火運臨午，戊午歲也。土運臨四季，甲辰、甲戌、己丑、己未歲也。金運臨酉，乙酉歲也。水運臨子，丙子歲也。內戊午、己丑、己未、乙酉，又為太一天符。帝曰：非位何如？岐伯曰：歲不與會也。不與本辰相逢會也。帝曰：土運之歲，上見太陰；火運之歲，上見少陽、少陰；少陰少陽皆火氣。金運之歲，上見陽明；木運之歲，上見厥陰；水運之歲，上見太陽，柰何？岐伯曰：天之與會也。天氣與運氣相逢會也。新校正云：詳土運之歲，上見太陰，己丑、己未也。火運之歲，上見少陽，戊寅、戊申也；上見少陰，戊子、戊午也。金運之歲，上見陽明，乙卯、乙酉也。木運之歲，上見厥陰，丁巳、丁亥也。水運之歲，上見太陽，丙辰、丙戌也。內己丑、己未、戊午、乙酉又為太一天符。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大過而同天化者三，不及而同天化者亦三。戊子、戊午，大徵上臨少陰；戊寅、戊申，大徵上臨少陽；丙辰、丙戌，大羽上臨大陽。如是者三。丁巳、丁亥，少角上臨厥陰；乙卯、乙酉，少商上臨陽明；己丑、己未，少宮上臨大陰。如是者三。臨者大過不及，皆曰天符也。故天元冊曰天符。天符歲會何如？岐伯曰：太一天符之會也。是謂三合，一者天會，

二者歲會，三者運會也。天元紀大論曰：三合為治，此之謂也。新校正云：按大一天符之詳，具天元紀大論注中。帝曰：其貴賤何如？岐伯曰：天符為執法，歲位為行令，太一天符為貴人。執法猶相輔，行令猶方伯，貴人猶君主。帝曰：邪之中也柰何？岐伯曰：中執法者，其病速而危；執法官人之繩準，自為邪僻，故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方伯無執法之權，故無速害，病但執持而已。中貴人者，其病暴而死。義無凌犯，故病則暴而死。帝曰：位之易也何如？岐伯曰：君位臣則順，臣位君則逆。逆則其病近，其害速；順則其病遠，其害微。所謂二火也。相火居君火，是臣居君位，故逆也。君火居相火，是君居臣位，君臨臣位，故順也。遠謂里遠，近謂里近也。帝曰：善。願聞其步何如？岐伯曰：所謂步者，六十度而有奇，奇謂八十七刻又十分刻之五也。故二十四步，積盈百刻而成日也。此言天度之餘也。夫言周天之度者，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二十四步正四歲也。四分度之一，二十五刻也。四歲氣成積，已盈百刻，故成一日，度一日也。帝曰：六氣應五行之變何如？岐伯曰：位有終始，氣有初中，上下不同，求之亦異也。位，地位也。氣，天氣也。氣與位互有差移，故氣之初，天用事；氣之中，地主之。地主則氣流于地，天用則氣騰于天。初與中皆分天步而率刻爾。初中各三十日

餘四十三刻四分刻之三也。帝曰：求之柰何？岐伯曰：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謹候其時，氣可與期。子甲相合，命曰歲立，則甲子歲也。謹候水刻早晏，則六歲悉可與期爾。帝曰：願聞其歲，六氣始終早晏何如？岐伯曰：明乎哉問也！甲子之歲，初之氣，天數始於水下一刻，常起於平明寅初一刻，艮中之南也。新校正云：按戊辰、壬申、丙子、庚辰、甲申、戊子、壬辰、丙申、庚子、甲辰、戊申、壬子、丙辰、庚申歲同，此所謂辰申子歲氣會同，陰陽法以是為三合。終於八十七刻半，子正之中，夜之半也。外十二刻半，入二氣之初，諸餘刻同入也。二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子中之左也。終於七十五刻，戌之後四刻也。外二十五刻入次三氣之初率。三之氣始於七十六刻，亥初之一刻。終於六十二刻半，酉正之中也。外三十七刻半差入後四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酉中之北。終於五十刻，未後之四刻也。外五十刻差入後五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申初之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午正之中，晝之半也。外六十二刻半差入後六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六分，午中之南。終於二十五刻，辰正之後四刻，外七十五刻差入後，所謂初六，天之數也。天地之數，二十四氣乃大會而同，故命此曰初六天數也。乙丑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二十六刻，巳初之一刻。新校正云：按己巳、癸

酉。丁丑。辛巳。乙酉。己丑。癸巳。丁酉。辛丑。乙巳。己酉。癸丑。丁巳。辛酉。歲同。所謂巳酉丑歲氣會同也。終於一十二刻半。卯正之中。二之氣始於一十二刻六分。卯中之南。終於水下百刻。丑後之四刻。三之氣始於一刻。又寅初之一刻。終於八十七刻半。子正之中。四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子中正東。終於七十五刻。戌後之四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亥初之一刻。終於六十二刻半。酉正之中。六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酉中之北。終於五十刻。未後之四刻。所謂六二天之數也。一六為初六。二六為六二。名次也。丙寅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五十一刻。申初之一刻。新校正云。按庚午。甲戌。戊寅。壬午。丙戌。庚寅。甲午。戊戌。壬寅。丙午。庚戌。甲寅。戊午。壬戌。歲同。此所謂寅午戌歲氣會同。終於三十七刻半。午正之中。二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六分。午中之西。終於二十五刻。辰後之四刻。三之氣始於二十六刻。巳初之一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卯正之中。四之氣始於一十二刻六分。卯中之南。終於水下百刻。丑後之四刻。五之氣始於一刻。寅初之一刻。終於八十七刻半。子正之中。六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子中之左。終於七十五刻。戌後之四刻。所謂六三天之數也。丁卯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亥初之一刻。新校正云。按辛未。乙亥。己卯。癸未。丁亥。辛卯。乙未。己亥。癸卯。

丁未。辛亥。乙卯。己未。癸亥歲同。此所謂卯未亥歲氣會同。終於六十二刻半。酉正之中。二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酉中之北。終於五十刻。未後之四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申初之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午正之中。四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六分。午中之西。終於二十五刻。辰後之四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巳初之一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卯正之中。六之氣始於一十二刻六分。卯中之南。終於水下百刻。丑後之四刻。所謂六四天之數也。次戊辰歲。初之氣復始於一刻。常如是無已。周而復始。始自甲子年終於癸亥歲。常以四歲為一小周。一十五周為一大周。以辰命歲。則氣可與期。帝曰。願聞其歲候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日行一周。天氣始於一刻。甲子歲也。日行再周。天氣始於二十六刻。乙丑歲也。日行三周。天氣始於五十一刻。丙寅歲也。日行四周。天氣始於七十六刻。丁卯歲也。日行五周。天氣復始於一刻。戊辰歲也。餘五十五歲循環。周而復始也。所謂一紀也。法以四年為一紀。循環不已。餘三歲一會同。故有三合也。是故寅午戌歲氣會同。卯未亥歲氣會同。辰申子歲氣會同。巳酉丑歲氣會同。終而復始。陰陽法以是為三合者。緣其氣會同也。不爾則各在一方。義無由合。帝曰。願聞其用也。岐伯曰。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氣交。本謂天六氣。寒暑燥濕風火也。三陰三陽由是生化。故云本。所謂六元者也。位謂金木火土水君火也。天地之氣上下相交。人之所處也。帝曰。何謂氣交。岐伯曰。上下之位。氣交之中。人之居也。自天之下。地之上。則二氣交合之分也。人居地上。故氣交之中。人之居也。是以化生變易皆在氣交之中。故曰。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氣交之分。人氣從之。萬物由之。此之謂也。天樞。當齊之兩傍也。所謂身半矣。伸臂指天。則天樞正當身之半也。三分折之。上分應天。下分應地。中分應氣交。天地之氣交合之際。所遇寒暑燥濕風火勝復之變之化。故人氣從之。萬物生化。悉由而合散也。帝曰。何謂初中。岐伯曰。初凡三十度而有奇。中氣同法。奇謂三十日餘四十二刻。又四十分刻之三十也。初中相合。則六十日餘八十七刻半也。以各餘四十分刻之三十。故云中氣同法也。帝曰。初中何也。岐伯曰。所以分天地也。以是知氣高下。生人病生之也。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初者地氣也。中者天氣也。氣之初。天用事。天用事。則地氣上騰於太虛之內。氣之中。地氣主之。地氣主。則天氣下降於有質之中。帝曰。其升降何如。岐伯曰。氣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升謂上升。降謂下降。升極則降。降極則升。升降不已。故彰天地之更用也。帝曰。願聞其用何如。岐伯曰。升已而降。降者謂

天。降已而升。升者謂地。地氣之初。地氣升。氣之中。天氣降。升已而降。以下彰天氣之下流。降已而升。以上表地氣之上應。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交合。泰之象也。易曰。天地交泰。是以天地之氣升降。常以三十日半下上。下上不已。故萬物生化。無有休息。而各得其所也。天氣下降。氣流于地。地氣上升。氣騰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變作矣。氣有勝復。故變生也。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天地盈虛何如。曰。天氣不足。地氣隨之。地氣不足。天氣從之。運居其中而常先也。惡所不勝。歸所和同。隨運歸從而生其病也。故上升則天氣降而下。下勝則地氣遷而上。多少而差其分。微者小差。甚者大差。甚則位易氣交。易則大變生而病作矣。帝曰。善。寒濕相遘。燥熱相臨。風火相值。其有間乎。岐伯曰。氣有勝復。勝復之作。有德有化。有用有變。變則邪氣居之。夫撫掌成聲。沃火生沸。物之交合。象出其間。萬類交合。亦由是矣。天地交合。則八風鼓拆。六氣交馳於其間。故氣不能正者。反成邪氣。帝曰。何謂邪乎。邪者不正之目也。天地勝復。則寒暑燥濕風火六氣互為邪也。岐伯曰。夫物之生從於化。物之極由乎變。變化之相薄。成敗之所由也。夫氣之有生化也。不見其形。不知其情。莫測其所起。莫究其所止。而萬物自生自化。近成無極。是謂天和。見其象。彰其動。震烈剛暴。

飄泊驟卒拉堅摧殘摺折鼓慄是謂邪氣故物之生也靜而化成其毀也躁而變革是以生從於化極由乎變變化不息則成敗之由常在生有涯分者言有終始爾　新校正云按天元紀大論云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故氣有往復用有遲速四者之有而化而變風之來也天地易侈寒暑移方水火易處當動用時氣之遲速往復故不常在雖不可究識意端然微甚之用而為化為變風所由來也人氣不勝因而感之故病生焉風匪求勝於人也帝曰遲速往復風所由生而化而變故因盛衰之變耳成敗倚伏遊乎中何也夫倚伏者禍福之萌也有禍者福之所倚也有福者禍之所伏也由是故禍福互為倚伏物盛則衰樂極則哀是福之極故為禍所倚否極之泰未濟之濟是禍之極故為福所伏然吉凶成敗目擊道存不可以終自然之理故無尤也岐伯曰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作矣動靜之理氣有常運其微也為物之化其甚也為物之變化流於物故物得之以生變行於物故物得之以死由是成敗倚伏生於動之微甚遲速爾豈惟氣獨有是哉人在氣中養生之道進退之用當皆然也　新校正云按至真要大論云陰陽之氣清靜則生化治動則苛疾起此之謂也帝曰有期乎岐伯曰不生不化靜之期也人之期可見者二也天地之

期不可見也夫二可見者一曰生之終也其二曰變易與土同體然後捨小生化歸於大化以死後猶化變未已故可見者二也天地終極人壽有分長短不相及故人見之者鮮矣帝曰不生化乎言亦有不生不化者乎岐伯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出入謂喘息也升降謂化氣也夫毛羽倮鱗介及飛走蚑行皆生氣根於身中以神為動靜之主故曰神機也然金玉土石鎔埏草木皆生氣根於外假氣以成立主持故曰氣立也五常政大論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于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此之謂也故無是四者則神機與氣立者生死皆絕　新校正云按易云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周禮大宗伯有天産地産大司徒云動物植物即此神機氣立之謂也岐音祁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夫自東自西自南自北者假出入息以為化主因物以全質者　陰陽升降之氣以作生源若非此道則無能致是生者也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包藏生氣者皆謂生化之器觸物然矣夫竅横者皆有出入去來之氣竅豎者皆有陰陽升降之氣往復於中何以明之則壁窻戶牖兩面伺之皆承來氣衝擊於人是則出入氣也夫陽升則井寒陰升則水暖以物投井及葉墜空中翩翩不疾皆升氣所礙也虛管溉滿捻上懸之水固不泄為無升氣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頓溉不入為氣不出而不能入水由是觀之升無所不降降無所不升無出則不入無入則不出夫群品之中皆出入升降不失常守而云非化者未之有也有失無失有情無情去出入已升降而云存者未之有也故曰升降出入無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則分之生化息矣器謂天地及諸身也宇謂屋宇也以其身形包藏府藏受納神靈與天地同故皆名器也諸身者小生化之器宇大虛者廣生化之器宇也生化之器自有小大無不散也夫小大器皆生有涯分散有遠近也故無不出入無不升降真生假立形器者無不有此二也化有小大期有近遠近者不見遠謂遠者無涯遠者無常見近而嘆有其涯矣既近遠不同期合散殊時節即有無交競異見常乘及至分散之時則近遠同歸於一變四者之有而貴常守四者謂出入升降也有出入升降則為常守有出無入有入無出有升無降有降無升則非生之氣也若非胎息道成居常而生則未之有屏出入息泯升降氣而能存其生化者故貴常守反常則災害至矣出入升降生化之元主故不可無之反常之道則神去其室生化微絕非災害而何哉故曰無形無患此之謂也夫喜於遂悅於色畏於難懼於禍外

惡風寒暑濕內繫飢飽愛欲皆以形無所隱故常嬰患累於人間也若便想慕滋蔓嗜欲無厭外附權門內豐情僞則動以牢網坐招燔焫欲思釋縛其可得乎是以身為患階爾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此之謂也夫身與形與大虛釋然消散復未知生化之氣為有而聚耶為無而滅乎帝曰善有不生不化乎言人有逃陰陽免生化而不生不化無始無終同大虛自然者乎岐伯曰悉乎哉問也與道合同惟真人也真人之身隱見莫測出入天地內外順道至真以生其為小也入於無間其為大也過虛空界不與道如一其孰能爾乎帝曰善

微旨

抱朴子余聞歸同契合者則不言而信著途殊別務者雖忠告而見疑夫尋常咫尺之近理人間取舍之細事沉浮過於金羽皂白分於粉墨而抱惑之士猶多不辨焉豈況說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旨大而笑之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夫明之所及雖玄陰幽夜之地毫釐芒髮之物不以為難焉苟所不逮者雖日月麗天之昭灼嵩岱干雲之峻峭猶不能察焉黃老玄聖深識獨見開秘文於名山受仙經於神人蹶埃塵以遺累淩大遐以高蹻金石不能與之齊堅龜鶴不足與之等壽念有志於將來愍信者之無文垂以方法炳然著明小脩則小得大為則大驗

引可以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藥餌可以無窮矣學道之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淺見之家偶知一事便言已足而不識真者雖得善方猶更求無已以消工棄日而所施用意無一定此皆兩有所失者也或本性戇鈍所知殊尚淺近便强入名山履冒毒螫屢被中傷恥復求還或為虎狼所食或為魍魎所殺或餓而無絶穀之方寒而無自溫之法死於崖谷不亦愚哉夫務學不如擇師師所聞素狹又情不盡以教之因告云為道不在多也夫為道不在多自為已有金丹至要可不用餘耳然此事知之者甚希寧可虛待不必以之大事而不修交之小術乎譬猶作家云不事用他物者蓋謂有金銀珠玉在乎掌握懷抱之中足以供累世之費者耳苟其無此何可不廣播百穀多儲菓蔬乎是以斷穀辟兵厭劾鬼魅禁禦百毒治救衆疾入山則使猛獸不犯涉水則令蛟龍不害經瘟疫不畏遇急難則隱形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况過此者何可不聞乎或曰敢問欲脩長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禁忌之至急在不傷不損而已按易内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筭筭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筭盡則人死諸應奪筭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為物雖無形而實魂靈鬼神之

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作鬼自放縱遊行饗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為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筭筭者三日也或作一日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然天道邈遠鬼神難明趙簡子秦穆公皆親受金策於上帝有土地之明徵山川草木井竈洿池猶皆有精氣及人身中况天地為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精神有精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網䟽不必機發而響應耳然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已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愍人之苦賙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已之得見人之失如已之失不自貴不自譽不嫉妬勝已不佞諂陰賊如此乃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若乃憎善好殺口是心非背向異辭反戾真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公為私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克賢者誅戮降伏謗訕仙聖傷殘道士彈射飛鳥刳胎破卵春夏燎獵罵詈神靈教人為惡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火以術害人迫脅尫弱以惡易好强取强求擄掠致富不公不平淫佚

然而淺見之徒區區所守甘於荼蓼而不識飴蜜酣於醨酪而不賞醇醪知好生而不知有養生之道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飲食過度之速疾病而不能節肥甘於其口也知極情恣欲之致枯殞而不知割懷於所欲也余雖言神仙之可得安能令其信乎或人難曰子體無參午達理奇毛通骨年非安期彭祖多歷之壽目不接見神仙耳獨不聞異說何以知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若覺玄妙於心得運逸鑒於獨見所未敢許也夫衣無蔽膚之貌資無謀夕之儲而高談陶朱之術自同猗頓之富取譏論者其理必也抱痼疾而言精和鵲之伎屢奔北而稱究孫吳之算人不信者以無効也余答曰夫寸鮹汎迹瀊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蝎宛轉菓核之内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雖告之以無涯之浩汗語之以宇宙之恢闊以為空言必不肯信也若令吾眼有方瞳耳長出頂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凌流電而造倒景子又將安得而詰我設令見我又將呼為天神地祇異類之人豈為我為學之所致哉姑聊以先覺挽引同志豈强令吾子之徒皆信之哉若令家戶有仙人屬目比肩吾子雖蔽亦將不疑但彼人之道成則蹈青霄而遊紫極自非通靈莫之見聞吾子必為無耳世人信其臆斷仗其短見自非所度事無差錯習乎所致怪乎

所希提耳指掌終於不悟其來尚矣豈獨今哉或曰屢承嘉談足以不疑於有仙矣但更自嫌於不能為耳敢問更有要道可得單行者否抱朴子曰凡學道當階淺以涉深由難以及易志誠堅果無所不濟疑則無功非一事也夫根荄不洞地而求柯條干雲淵源不泓窈而求湯流萬里者未之有也是故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明非誠心款契不足以結師友非功勞不足以論大試又未遇而求要道未可得也九丹金液最是仙主然事大費重不可卒辦也寶精愛炁最其急也并將服小藥以延年命學近術以辟邪惡乃可漸階精微矣或曰方術繁多誠難精備除置金丹其餘可修何者為善抱朴子曰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則其小者不可不廣知也蓋藉衆術之共成長生也大而諭之猶世主治國焉文武禮律無一不可也小而諭之猶工匠之為車焉轅輞軸轄莫或應虧也所為術者内修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惡使禍害不干比之琴瑟不可以孑絃求五音也方之甲冑不可以一札待鋒刃也何者五音合用不可闕而鋒刃所集不可少也凡養生者欲令多聞而體要博見而善擇偏修一事不足必賴也又患好生之徒各仗其所長知玄素之術者則曰唯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行氣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則曰唯導

傾斜淩孤暴寡拾遺取施欺紿誑詐好說人私持人短長牽天援地祝詛求直假借不還換貸不償求欲無已憎拒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師笑人作善敗人苗稼損人器物以窮人用以不清潔飲飼他人輕秤小斗狹幅短度以偽雜真採取奸利誘人取物越井跨竈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輒是一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算紀算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於人者若算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于孫也諸横奪人財物者或計其妻子家口以當填之以至死喪但不即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煞其家人者久久終遭水火劫盜及行求遺器物若遇縣延疾病自醫藥烹牲祭祀所用之費要當令足以盡其所取之直也故道家言枉煞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煞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怨恨譬若以漏脯救飢鴆酒解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矣其有曾行諸惡事後自改悔者若曾枉煞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困以解之若以罪加人則當思薦達賢人以解之皆一倍於所為則可便受吉利轉禍為福之道也能盡不犯之則必延年益壽學道速成也夫天高而聽卑物無不鑒行善不怠必得吉報羊公積德布施詣乎皓首乃受天墜之金蔡順至孝感神應之郭巨煞子為親而獲鐵券之重賜然善難為惡事易

作而愚人復以項橐伯牛輩謂天地之不能辨臧否而不知彼有外名者未必有內行有陽譽者不能解陰罪若以蕎麥之生死而疑陰陽之大氣亦不足以致遠也蓋上士所以密勿而僅免凡庸所以不得其欲矣或曰道德未成又未得絕跡名山而世不同古盜賊甚多將何以卻朝夕之患防無妄之災乎抱朴子曰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以和柏葉薰草以泥門戶方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取市南門土及歲破土月建土合和為人以著朱鳥地亦壓盜也有急則入生地而止無患也天下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房有生地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逼乎抱朴子曰經云天急之極隱於車軾如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亦有死地況一房乎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二山不審此山為何所在願垂告悟以祛其惑抱朴子曰有之非華霍也非嵩岱也夫太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沉不浮絕險緬邈崔嵬崎嶇和氣絪緼神意並遊玉井泓邃灌溉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由離坎列位玄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寶皆殊金玉嵯峨醴泉出隅還年之士挹其清流子能修之松喬可儔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玄氣飄飄玉液霏霏金池紫房在乎其隈愚人妄往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之不衰採服

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所秘子精思之或曰願聞真人守身鍊形之術抱朴子曰深哉問也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至微密昇于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匹立之命門形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先師之口訣知之者不畏萬鬼五兵也或曰聞房中之事能盡其道者可單行致神仙并可以移災解罪轉禍為福居官高遷商賈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皆巫書妖妄過差之言由於好事增加潤色至令失實或亦姦偽造作虛妄以欺誑世人藏隱端緒以求奉事招集弟子以規世利耳夫陰陽之術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虛耗而已其理自有極安能致神仙及却禍致福乎人不可以陰陽不交坐致疾患若乃縱情恣欲不能節宣則伐年命善其術者則能却走馬以補腦還陰丹以充腸采玉液於金池引三五於華梁令人老有美色終其所稟之天年而俗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便謂黃帝單以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帝於荊山之下鼎湖之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黃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單行之所由也凡服藥千種三牲之養而不知房中之術亦無所益也是以古人恐人輕恣情性故美為之說亦不可盡信也玄素

喻之水火煞人而又生人在於能用與不能耳大都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兩人足以速死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經多煩勞難行而其為益不必如其書人少有能為之者口訣亦有數千言耳不知之者雖服百藥猶不能得長生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三十五　二紙

史　歷代諸史七　南史　北史　後周書　隋書

南史目錄　本紀十卷。武帝諱裕姓劉氏少帝諱義符宋本紀上第一。文帝諱義隆孝武帝諱駿前廢帝諱子業宋本紀中第二。明帝諱彧後廢帝諱昱順帝諱準宋本紀下第三　高帝諱道成姓蕭氏武帝諱賾齊本紀上第四　廢帝鬱林王諱昭業廢帝海陵王諱昭文明帝諱鸞廢帝東昏侯諱寶卷和帝諱寶融齊本紀下第五　武帝上諱衍姓蕭氏梁本紀上第六。武帝下梁本紀中第七。簡文帝諱綱元帝諱繹敬帝諱方智梁本紀下第八　武帝諱霸先姓陳氏文帝諱蒨廢帝諱伯宗陳本紀上第九　宣帝諱頊後主諱叔寶陳本紀下第十　列傳七十卷后妃上宋孝穆趙皇后孝懿蕭皇后武敬臧皇后武張夫人文章胡太后少帝司馬皇后文元袁皇后潘淑妃孝武昭路太后明宣沈太后孝武文穆王皇后宣貴妃前廢帝何皇后明恭王皇后後廢帝陳太妃後廢帝江皇后順陳太妃順謝皇后齊宣孝陳皇后高昭劉皇后武穆裴皇后文安王皇后鬱林王何妃海陵王王妃明敬劉皇后東昏褚皇后和王皇后第一后妃下梁文獻張皇后武德郗皇后武丁貴嬪武阮脩容簡文王皇后元徐妃敬夏太后敬王皇后陳武宣章皇后文沈皇后廢帝王皇后宣柳皇后後主沈皇后張貴妃第二宋宗室及諸王長沙景王道憐臨川烈武王道規鮑昭營浦侯遵考泚子季連武帝諸子廬陵孝獻王義真彭城王義康江夏文獻王義恭南郡王義宣衡陽文王義季第三文帝諸子元凶劭始興王濬南平穆王鑠竟陵王誕建平宣簡王宏廬陵王褘晉熙王昶武昌王渾始安王休仁晉平剌王休祐海陵王休茂鄱陽哀王休業臨慶沖王休倩新野懷王夷父桂陽王休範巴陵哀王休若孝武諸子豫章王子尚晉安王子勛松滋侯子房臨海王子項始平孝敬王子鸞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邵陵王子元齊敬王子羽淮南王子孟晉陵孝王子雲南海哀王子師淮陽思王子霄東平王子嗣武陵王贊明帝諸子邵陵殤王友隨陽王翽新興王嵩始建王禧第四　劉穆之曾孫祥從子秀之徐羨之從孫湛之湛之孫孝嗣孝嗣孫君蒨傅亮兄光隆檀道濟兄韶韶孫珪韶弟祗第五　王鎮惡朱齡石弟超石毛脩之孫惠素傅弘之朱脩之王玄謨從子瞻從弟玄象玄載玄載兄奐第六　劉敬宣劉懷肅弟懷慎懷慎劉粹族弟

損孫處嗣思向靖子柳劉鍾虞丘進孟懷玉弟龍符胡藩劉康祖伯父簡之簡之弟謙之簡之子道産道産子延孫第七　趙倫之子伯符蕭思話子惠開惠明惠明子琛惠基惠明弟惠基子洽惠基弟惠休惠休弟子介介子允引惠開從子琛臧燾燾孫嚴嚴族叔未甄未甄子盾厥燾弟熹熹子質第八　謝晦兄瞻弟皭從叔澹謝裕子恂玄孫微裕弟純述述孫朓謝方明子惠連謝靈運孫超宗曾孫幾卿第九　謝弘微子莊孫朏曾孫諼玄孫哲朏弟顥顥弟瀹瀹子覽覽弟舉舉子嘏兄子僑第十　王弘子錫孫僧達曾孫融弘弟子微微兄遠遠子僧祐僧祐子籍弘從孫曉弘玄孫沖沖子瑒瑜第十一　王曇首子僧綽綽孫儉儉曾孫騫騫子規規弟暕暕子承訓僧綽弟僧虔僧虔子慈慈子泰慈弟志志弟子筠志弟彬寂第十二　王誕兄子僧僧子藻藻弟子瑩瑩從弟亮王華從弟琨王惠從弟球王彧子絢絢弟繢繢孫克彧兄子蘊奐奐弟份份弟錙錫僉通勵質固第十三　王裕之孫秀之秀之從子延之延之子綸之曾孫峻峻子琮王鎮之弟弘之弘之孫晏晏從弟思遠王韶之王悅之王准之准之從弟逡之逡之族子素第十四。王懿劉彥之孫撝撝子沆沆從兄潵洽洽子仲舉垣護之弟子崇祖崇祖從兄榮祖榮祖從父閎閎弟子曇瀞張興世子欣泰第十五　袁湛弟豹豹子淑淑兄子顗顗從弟粲粲顗弟子彖彖從弟昂昂僊弟子君正君正子憲憲君正弟敬敬第十六　孔靖孫琇之琇之曾孫奐孔琳之孫覬覬景仁從祖弟淳第十七　褚裕之弟淡之曾孫球球裕之兄子湛之湛之子彥回彥回子賁賁弟蓁蓁子向向子翔彥回弟澄從弟炤炤弟炫炫子雲雲子蒙蒙子介第十八　蔡廓子興宗孫約約弟撙曾孫凝第十九　何尚之子偃孫戢偃弟子求求弟點點弟胤胤從弟炯尚之弟子昌寓昌寓子敬容第二十　張裕子永永從弟岱岱兄子緒緒子充充從子瓌瓌子率率弟盾盾從子環弟稷稷子嵊稷從子種第二十一　張邵子敷孫沖沖兄子暢暢子融融從子積徐文伯文伯弟嗣伯第二十二　范泰子曄荀伯子族子萬秋徐廣廣子紹廣兄子豁鄭鮮之裴松之孫昭明曾孫子野何承天曾孫遜第二十三　顏延之子竣從子師伯沈懷文子沖從兄曇慶周朗族孫翽翽子捨捨弟子弘弘弟隱弘直子確第二十四　劉湛庾悅族弟登之登之子仲文仲文子弘遠仲文族孫仲容顧琛顧愷之孫憲之第二十五　羊欣羊玄保子戎兄子希沈演之子勃兄孫顗演之從子憲憲孫淺江秉之子濬曾孫敳玄孫僧祿五世孫旺六世孫總總弟子智深江秉之孫謐第二十六　沈慶之孫昭略子文季弟子文秀從子攸之攸之從孫僧昭宗愨從子夬

第二十七。柳元景元景弟子世隆世隆子惔惔弟惲惲子偃偃子彬惲
弟憕憕弟恍世隆從弟慶遠慶遠子津津子仲禮仲禮弟敬禮第二十八。殷孝
祖。族子瑛。劉勔子悛悛孫孺覧覧從弟子莧悛弟繪繪子孝綽孝綽弟孝威第二
十九。魯爽薛安都從子深鄧琬劉胡宗越吳喜黃回第三十。齊宗室衡
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始安王遙光曲江公遙欣子安陸昭王緬
新吳侯景先南豐伯赤斧子穎胄穎達衡陽公諶臨汝侯坦之第三十一。
齊高帝諸子上豫章文獻王嶷子子廉子恪子操子範子乾子範弟
子顯子雲第三十二。齊高帝諸子下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武陵昭王
曅安成恭王暠鄱陽王鏘桂陽王鑠始興簡王鑑江夏王鋒南平王銳宜
都王鏗晉熙王銶河東王鉉第三十三。齊武帝諸子文惠太子長懋竟陵
文宣王子良子昭胄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安陸王子敬晉安王子懋
南郡王子隆建安王子真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巴陵王子倫邵陵王
子貞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湘東王子建南
郡王子夏文惠諸子巴陵王昭秀桂陽王昭粲明帝諸子巴陵隱王寶義
江夏王寶玄廬陵王寶源鄱陽王寶夤邵陵王寶脩晉熙王寶嵩桂陽王
寶貞第三十四。王敬則陳顯達張敬兒崔慧景第三十五。李安人子

元履戴僧靜桓康焦度曹武子世宗呂安國周山圖周盤龍子奉叔王廣
之子珍國張齊第三十六。荀伯玉崔祖思祖思叔父景真景真子元祖
宗人文仲蘇侃虞悰胡諧之范柏年虞玩之劉休江祏劉悛第三十七。
陸澄陸慧曉子僚孫繕兄子閑閑子絳絳弟厥厥弟襄襄兄子雲公雲公
子瓊瓊子從典瓊從弟琰琰弟瑜瑜從兄玠玠從弟琛陸杲子罩第三十八。
庾杲之叔父蓽王諶從叔摛何憲孔逷孔珪劉懷珍子靈哲從父弟峻劉
沼從子懷慰懷慰子霽霽從孫訏懷珍從弟善明第三十九。劉
巘弟璡毅族子顯明僧紹子山賓庾易子黔婁於陵肩吾劉虯子之遴之
亨之遴從弟璟第四十。梁宗室上吳平侯景子勵勵子勸勸弟昚昚弟昱長沙宣
武王懿子業孫孝儼業弟藻藻弟猷猷子靜猷弟朗明永陽昭王敷衡陽宣
王暢桂陽簡王融子象象子慥臨川靜惠王宏宏子正仁正義正德正德
子見理正德弟正則正則弟正立正立子賁正立弟正表正表弟正信第四十一。
梁宗室下安成康王秀秀子機機弟推南平元襄王偉偉子恪恪弟恭恭
子靜恭弟祗鄱陽忠烈王恢恢子範範子嗣範弟諮諮弟脩脩弟泰始興
中武王憺憺子亮亮弟映映弟曄第四十二。梁武帝諸子昭明太子統豫
章王綜南康簡王績廬陵威王續邵陵攜王綸武陵王紀第四十三。梁簡

文帝諸子哀太子大器尋陽王大心臨川王大款南海王大臨南郡王大
連安陸王大春桂陽王大成汝南王大封瀏陽公大雅新興王大莊西陽
王大鈞武寧王大威皇子大訓建平王大球義安王大昕綏建王大摯樂
良王大圜元帝諸子忠烈世子方等貞惠世子方諸愍懷太子方矩始安
王方略第四十四。王茂曹景宗席闡文夏侯詳子亶夔魚弘吉士瞻蔡
道恭楊公則鄧元起羅研李膺張惠紹子澄馮道根康絢昌義之第四十
五。張弘策子緬纘綰庾域子子與鄭紹叔呂僧珍樂藹子法才第四十
六。沈約子旋孫衆范雲從兄縝第四十七。韋叡兄纂闡叡子放稜黯
放弟正正子載鼎正弟稜稜弟黯裴邃邃子之禮兄子之高之高弟之平
之平子忌之高弟之横第四十八。江淹任昉王僧孺第四十九。范岫
傅昭弟映孔休源江革子德藻徐勉許懋子亨殷均宗人芸第五十。陳
伯之陳慶之子昕暄蘭欽第五十一。賀瑒子革革弟子琛司馬褧朱异顧
協徐摛子陵陵子儉份儀陵弟孝克鮑泉鮑行卿行卿弟客卿第五十二。
王神念子僧辯羊侃子球鵾羊鴉仁第五十三。江子一胡僧祐徐文盛
陰子春子鏗杜崱兄岸弟幼安兄子龕王琳張彪第五十四。陳宗室諸王
永脩侯擬遂興侯詳宜黃侯慧紀衡陽王昌子伯信南康愍王曇朗子方

泰方慶文帝諸子始興王伯茂鄱陽王伯山新安王伯固晉安王伯恭
廬陵王伯仁江夏王伯義武陵王伯禮永陽王伯智桂陽王伯謀宣帝諸
子始興王叔陵豫章王叔英長沙王叔堅建安王叔卿宜都王叔明河東
王叔獻新蔡王叔齊晉熙王叔文淮南王叔彪始興王叔重尋陽王叔儼
岳陽王叔慎義陽王叔達巴山王叔雄武昌王叔虞湘東王叔平臨賀王
叔敖陽山王叔宣西陽王叔穆南安王叔儉南郡王叔澄沅陵王叔興岳
山王叔韶新興王叔純巴東王叔謨臨海王叔顯新會王叔坦新寧王叔
隆新昌王叔榮太原王叔匡後主諸子太子深吳興王胤南平王嶷永嘉
王彥南海王虔信義王祗邵陵王兢會稽王莊東陽王恮吳郡王藩錢塘
王恬第五十五。杜僧明周文育子寶安侯瑱侯安都歐陽頠子紇黃法
氍淳于量章昭達吳明徹裴子烈第五十六。胡穎徐度子敬成杜稜周
鐵武程靈洗子文季沈恪陸子隆錢道戢駱文牙孫瑒徐世譜周敷荀朗
周炅魯悉達弟廣達蕭摩訶子世廉任忠樊毅弟猛第五十七。趙知禮
蔡景歷子徵宗元饒韓子高華皎劉師知謝岐毛喜沈君理陸山才第五
十八。沈炯虞荔弟寄傅縡章華顧野王子肩濟姚察第五十九。循吏吉翰
杜驥申恬杜慧度阮長之魏法崇孫彬傅琰孫岐虞愿王洪軌李珪之沈瑀

范述曾孫謙從子廉何遠郭祖深第六十儒林伏曼容子暅暅子挺何佟
之嚴植之司馬筠卞華崔靈恩孔僉盧廣沈峻太史叔明峻子文阿孔子
袪皇侃沈洙戚袞鄭灼張崖陸詡沈德威賀德基全緩張譏顧越龔孟舒
沈不害王元規陸慶第六十一文學丘靈鞠子遲從孫仲孚檀超熊襄吳
邁遠超叔道賢卞彬諸葛勗袁嘏高爽孫抱丘巨源孔廣孔逭虞通之虞
龢司馬憲袁仲明孫詵王智深崔慰祖祖沖之子暅之孫皓朱羲賈希鏡
袁峻劉昭子紹緩鍾嶸兄岏弟嶼周興嗣吳均江洪劉勰何思澄子朗王
子雲任孝恭顏協紀少瑜杜之偉顏晃岑之敬何之元徐伯陽張正見阮
卓第六十二孝義上龔穎劉瑜賈恩郭世通子原平嚴世期吳逵潘
綜陳遺秦綿張進之俞僉張楚丘傑師覺授王彭蔣恭徐耕孫法宗范叔
孫吳國夫卜天與弟天生許昭先余齊人孫棘妻許徐元妻許鈸延慶何
子平崔懷順王虛之顧昌衍江泌之江軻吳慶之蕭叡明解于文宗蕭矯
妻羊羊緝之女佩任吳康之妻趙蔣雋之妻黃吳翼之母丁會稽陳氏三
女朱興概中里王氏女諸暨屠氏女吳興東公濟妻姚吳郡范法恂妻褚
公孫僧遠吳欣之韓係伯丘冠先孫淡華寶薛天生劉懷亂解叔謙宗元
卿庾震宋文齊庾昕曾康祚謝昌寓韓靈敏劉渢弟溓柳叔夜封延伯陳

玄子琳黎吳文獻叔徐生之兄安祖李聖伯范道根譚弘寶何弘陽杲騶
王續祖孫道福吳達之秦晏智何伯璵王文殊樂頤之弟預沈升之江泌
庾道愍族孫沙彌沙彌子持第六十三孝義下滕曇恭徐普濟張悌陶季
直沈崇傃荀匠吉翂甄恬趙拔扈韓懷明褚脩張景仁宛陵女子衛敬瑜
妻王劉景昕陶子鏘成景雋李慶緒謝藺子貞殷不害弟不佞司馬暠張
昭弟乾王知玄第六十四隱逸上陶潛宗少文孫測從弟彧之沈道虔孔
淳之周續之戴顒翟法賜雷次宗郭希林劉凝之龔祈朱百年關康之辛
普明樓惠明漁父褚伯玉顧歡盧度杜京產孔道徽京產子栖劉縣小兒
第六十五隱逸下臧榮緒吳苞趙僧巖蔡薈孔嗣之徐伯珍婁幼瑜沈麟
士阮孝緒鄧郁陶弘景韓寶誌諸葛璩劉慧斐兄慧鏡慧鏡子㬙珍范元
琰庾詵張孝秀庾承先馬樞第六十六恩倖戴法興戴明寶徐爰阮佃夫
紀僧真劉係宗茹法亮呂文顯茹法珍梅蟲兒周石珍陸驗徐驎司馬申
施文慶沈客卿孔範第六十七夷貊上海南諸國林邑國扶南國西南夷
訶羅陀國呵羅單國婆皇國婆達國闍婆達國槃槃國丹丹國干陀利國
狼牙脩國婆利國中天竺國天竺迦毗黎國師子國東夷貊下東夷高句麗
百濟新羅倭文身大漢扶桑西戎河南王宕昌鄧至武興諸蠻荊雍州蠻

豫州蠻西域高昌猾呵跋檀白題龜茲于闐渴盤陁末波斯北狄蠕蠕第
六十九賊臣侯景王偉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第七十　蒯東寅序云
南史所載宋齊梁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李延壽撰述之筆詳矣僕請槩
而言之宋高祖討桓玄除晉孽自爾骨肉相殘七傳爲齊太祖所滅齊興
僅二十四年東昏和帝廢弒之禍酷烈梁武受禪輕納侯景詒怨東魏疆
場淪亡子孫被其弒逆國祚易而爲陳傳四帝而後主無道納隋叛降竟
爲隋俘天下混一歸于隋吁四朝代謝不過一百七十三年彼享國脩短
廢興治亂之迹史臣述之垂世鑑戒一開卷閒瞭然在目覽之者鮮不惕
然于心較之唐堯在位七十載周家傳祚八百六十有七天壤差殊靜言
思之固雖氣運使然亦豈智力之所可恃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詩云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誠哉是言也今江東幸甚際遇繡衣部使者
拜都廉使暨憲府諸公勉勵一道儒學分刊十七史桐川偶得南史以學
廩不敷勸率諸儒募匠鋟梓時重其事荷郡侯呂公師皐提綱於先繼蒙
郡同知張公雲翼偕僚屬振領於後遂成此書江左後學感廉使韋惠之
德不淺也蜀人蒯東寅忝郡文學黽勉與力因喜書成傳之永久與天下
覽者共之故僭爲引筆序其顛末云大德丙午立夏拜手謹書北史目錄

本紀一十二卷魏本紀第一魏本紀第二魏本紀第三魏本紀第四魏
本紀第五齊本紀上第六齊本紀中第七齊本紀下第八周本紀上第九
周本紀下第十隋本紀上第十一隋本紀下第十二　列傳八十八卷
后妃上魏神元皇后竇氏文帝皇后封氏桓皇后惟氏平文皇后王氏昭
成皇后慕容氏獻明皇后賀氏道武皇后劉氏明
元昭哀皇后姚氏明元密皇后杜氏太武皇后赫連氏太武敬哀皇后賀
氏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文成文明皇后馮氏文成元皇后李氏獻文思
皇后李氏孝文貞皇后林氏孝文廢皇后馮氏孝文幽皇后馮氏孝文昭
皇后高氏宣武順皇后于氏宣武皇后高氏宣武靈皇后胡氏孝明皇后
胡氏孝武皇后高氏文帝文皇后乙弗氏文帝悼皇后郁久閭氏廢帝皇
后宇文氏恭文皇后若干氏孝靜皇后高氏第一后妃下齊武明皇后婁
氏蠕蠕公主郁久閭氏彭城太妃尒朱氏小尒朱氏上黨太妃韓氏馮翊
太妃鄭氏高陽太妃游氏馮娘李娘文襄敬皇后元氏琅邪公主文宣皇
后李氏段昭儀王嬪薛嬪孝昭皇后元氏武成皇后胡氏弘德李夫人後
主皇后斛律氏後主皇后胡氏後主皇后穆氏馮淑妃周文皇后元氏文
宣皇后叱奴氏孝閔皇后獨孤氏明皇后獨孤氏武皇后阿史那氏武皇

后李氏宣皇后楊氏宣皇后朱氏宣皇后陳氏宣皇后元氏宣皇后尉遲
氏靜皇后司馬氏隋文獻皇后獨孤氏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煬
愍皇后蕭氏第二○魏諸宗室上谷公紇羅建德公羣文○真定侯陸武陸侯
因○長樂王壽樂望都公頹曲陽侯素延○順陽公郁○宜都王目辰六修吉陽
男比干江夏公呂高凉王孤○西江公敦司徒石武衞將軍謂淮陵侯大頭
河間公齊扶風公處真文安公泥宜君泰王翰○常山王遵○五世孫亨陳留
王虔○五世孫釋○毗陵王順遼西公意烈○窟咄第三○道武七王○明元六王太
武五王○第四景穆十二王上第五景穆十二王下第六○文武五王獻文六
王○孝文六王○第七衞操莫含劉庫仁弟子羅辰羅辰曾孫仁之○尉古真○從
玄孫瑾○穆崇奚斤叔孫建○安同庾業延○王建羅結婁伏連○曾孫寶閭大肥
奚牧和跋莫題賀狄干李栗○奚眷第八燕鳳○許謙崔宏○子浩張袞○弟恂鄧
彥海第九長孫嵩○玄世孫儉○儉子平○長孫道生○玄孫幼兒○兒子熾○熾弟晟
從弟紹遠○紹遠子覽○長孫肥第十○子栗磾孫勁六世孫護○護子寔○寔子顒
仲文寔弟翼○翼子爾○王冀弟晨○晨子宣○道○宣叡第十一○崔逞○子頤孫或玄孫
固○休五世孫悛○六世孫脩○脩儀道元道○王憲○曾孫昕○昕子睹○封懿○族曾孫回
回子隆之○回弟青○回族弟述○第十二○古弼張黎劉潔丘堆娥清伊馛乙瓌
周幾豆代田車伊洛○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來大千○宿石萬安國○周
觀○尉撥陸真呂洛拔○薛彪子○子○敬尉元○慕容白曜○和其奴苟頹宇文福○第
十三○宋隱○從子倩○倩孫弁○弁孫歆道○弁族弟翻○弟子世良○世軌翻弟世景
許彥○五世孫悖○刁雍○子遵○曾孫沖○辛紹先○韋閬○孫子粲○杜銓○第十四○屈
遵○張蒲谷渾○曾孫楷○公孫表○張濟○李先○賈彝○賈瑾○李訢○薛延之○袁式○毛脩
之○嚴稜○宋脩之○唐和○寇讚○孫儁○酈範○子道元○韓秀○堯暄○孫雄○柳崇○第十五
陸俟○源賀○曾孫彪○玄孫師○師從叔雄○劉尼○薛提○第十六○司馬休之○司馬楚
之○曾孫裔○司馬景之○司馬叔璠○司馬天助○劉昶○蕭寶寅○兄子贊○蕭正表○蕭
祇○蕭退○蕭泰○蕭撝○蕭圓肅○蕭大圜○第十七○盧玄○玄孫思道○昌衡○元明○潛○盧
柔○子愷○盧觀○弟仲宣○叔彪○弟子文偉○盧同○子斐○兄子景裕○景裕弟辯○光○光
子賁○光從弟勇○盧誕○第十八○高允○從祖弟祐○祐曾孫德正○祐從子乾○昂○季
式○第十九○崔鑒○兄孫伯謙○崔挺○孫士謙○士謙子彭○士謙弟說○說子弘度○崔
挺○子孝芬○孫宣猷○曾孫仲方○仲方從叔昂○挺從子李舒○挺族孫暹○第二十
李寶○曾孫元忠○渾○弟子概○概曾孫德饒○公緒○孝順○玄孫元操○李孝伯○兄孫
謐○謐弟子士謙○李裔○子子雄○李義深○弟幼廉○第二十一○游雅○從祖弟明根
高閭趙逸○兄子琰○胡叟胡方回張湛段承根○宗欽○闞駰○劉延明趙柔索敞

宋繇○曾孫遊道○江式○第二十二○王慧龍○玄孫松年○五世孫劭○鄭羲○孫述祖
從曾孫道邕○道邕子譯○譯叔孫儼○儼族孫偉○第二十三○薛辯○五世孫瑤○瑞
子胄○端從子濬○端從祖弟湖○湖子聰○聰子孝通○通子道衡○聰弟子善○善弟
愼○薛寘○薛憕○第二十四○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呂羅漢○孔伯恭○田益宗○孟表
奚康生○楊大眼○崔延伯○李叔仁○第二十五○裴駿○從孫敬憲○莊伯○從弟安祖
裴延儁○裴佗○子讓之○孫矩○皇甫和○裴暑○裴寬○裴俠○子祥○肅○裴文舉○裴仁基
第二十六○薛安都○劉休賓○房法壽○曾孫豹○玄孫彥謙○族子景伯○畢衆敬○曾
孫義雲○羊祉○子深○孫肅○弟子敦○烈○第二十七○韓麒麟○程駿○李彪○孫起○高道
悅○甄琛○高聰○第二十八○楊播○子侃○播弟椿○椿子昱○椿弟津○津子遵彥○謐○謐
弟愔○然○子叡○鄭○兩○楊敷○子素○孫玄感○素弟約○約從叔异○叔父寬○寬子文
紀○第二十九○王肅○劉芳○孫逖○芳從子懋○常景○第三十○郭祚○張彝○孫晏之
曾孫乾威○邢巒○弟子昕○族孫臧○邵○李崇○從弟平○平子奬○諧○第三十一○崔光
子勸○弟子鴻○崔亮○從弟光韶○叔祖道固○第三十二○裴叔業○夏侯道遷○李元
護○席法友○王世弼○江悅之○淳于誕○沈文秀○張讜○李苗○劉藻○傅永○傅豎眼○張
烈○李叔彪○路恃慶○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第三十三○孫紹○張普惠○成
淹○范紹○劉桃符○鹿悆○張耀○劉道斌○董紹○馮元興○第三十四○袁翻○弟躍○躍子
聿脩○陽尼○從孫固○固子休之○固從兄藻○藻子斐○固從兄元景○賈思伯○祖瑩
子珽○第三十五○介朱榮○子文暢○從子兆○從弟彥伯○彥伯子敷○彥伯弟仲遠
世隆○世承○榮從父弟度律○榮從祖兄子天光○第三十六○朱瑞○叱列延慶○斛
斯椿○子徵○孫政○賈顯度○弟智○樊子鵠○侯淵○賀拔允○弟勝○勝弟岳○侯莫陳悅
念賢○梁覽○雷紹○毛遐○弟鴻賓○乙弗朗○第三十七○辛雄○族祖琛○琛子術○術族
子德源○楊機○高道穆○兄謙之○綦儁○山偉○宇文忠之○費穆○孟威○第三十八○齊
宗室諸王上○趙郡王琛○子叡○清河王岳○子勸○廣平公盛○陽州公永樂○襄樂
王顯國○上洛王思宗○子元海○弟思好○平秦王歸彥○兄子武興王普○長樂王
靈山○神武諸子○第三十九○齊宗室諸王下○文襄諸子○文宣諸子○孝昭諸子
武成諸子○後主諸子○第四十○厙狄干○子普○洛○可朱渾元○劉豐○破六韓常○金祚
劉貴○蔡儁○韓賢○尉長命○王懷○任祥○子胄○莫多婁貸文○子敬顯○厙狄迴洛○厙
狄盛○張保洛○賀拔仁○龜○珍○段琛○尉標○子相貴○康德○韓建業○封輔相○元○合樂
除舍樂○侯莫陳相○薛孤延○斛律羌舉○子孝卿○張瓊○宋顯○王則○慕容紹宗○叱
列平○步大汗薩○薛脩義○慕容儼○厙狄伏連○潘樂○彭樂○暴顯○皮景和○綦連猛
元景安○獨孤永業○鮮于世榮○傅伏○第四十一○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子消
難○裴榮○兄子膺之○竇泰○尉景○婁昭○兄子叡○厙狄干○孫子文○韓軌○段榮○子韶

孝言斛律金子光羨第四十二孫搴陳元康杜弼子臺卿高謨子恭懿張
纂張亮趙起徐遠張耀王峻王紘敬顯儁平鑒唐邕呂建元文遙趙彥深
赫連子悅馮子琮子慈明郎基子茂第四十三魏收魏長賢魏季景子澹
魏蘭根族子愷第四十四周宗室邵惠公顥子什肥導護亮雖協馮遷杞
簡公連莒莊公洛生虞國公仲廣川公測弟深子孝伯東平公神舉弟
慶第四十五周室諸王文帝十王孝閔帝一王明帝三王武帝六王宣帝
二王第四十六寇洛趙貴從祖兄善季賢子詢崇孫敏弟達穆子渾梁
禦第四十七李弼曾孫密宇文貴子忻愷侯莫陳崇子崇兄順王雄子謙
第四十八王盟子勵孫誼獨孤信子羅賀蘭祥叱列伏
龜閻慶子毗史寧子雄祥權景宣第四十九王羆孫長述王思政尉遲迥
弟綱綱子運王軌樂遜第五十周惠達馮景蘇綽子威從兄亮第五十一
韋孝寬兄夐夐子世康韋瑱子師柳虯弟檜檜子慶慶子機機子述機弟引旦
爾從子審之第五十二達奚武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赫連達韓果蔡祐
常善辛威厙狄昌梁椿梁臺田弘子仁恭孫德懋第五十三王傑王勇宇
文虯耿豪高琳李和子徹伊婁穆達奚寔劉雄侯植李延孫韋祐陳忻魏
玄身企李遷哲楊乾運扶猛陽雄席固任果第五十四崔彥穆楊纂段永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百三十五　九

令狐整子熙唐永子瑾柳敏子昂王士良第五十五豆盧寧子勣孫毓楊
紹子雄王雅子世積韓雄子禽賀若敦子弼弟誼第五十六申徽陸通弟
逞厙狄峙楊荐王慶趙剛子仲卿趙昶王悅趙文表元定楊摽第五十七
韓褒趙肅子軌張軌李彥郭彥梁昕皇甫璠子誕辛慶之族子昂王子直
杜杲呂思禮徐招檀翥孟信宗懍劉璠子祥兄子行本柳遐子莊第五十
八隋宗室諸王蔡景王整滕穆王瓚道宣王嵩衛昭王爽河間王弘義城
公處綱離石太守子崇文帝四王煬帝三子第五十九高熲牛弘李德林
第六十梁士彥元諧虞慶則元胄達奚長儒賀婁子幹兄詮史萬歲劉方
馮昱王檦楊武通陳永貴房兆杜彥周搖獨孤楷弟盛乞伏慧張威和洪
陰壽子世師骨儀楊義臣第六十一劉昉柳裘皇甫績郭衍張衡楊汪裴
蘊袁充李雄第六十二趙煚趙芬王韶元巖宇文㢸伊婁謙李圓通陳茂
郭榮龐晃李安楊尚希張煚蘇孝慈元壽第六十三段文振來護兒樊子
蓋周羅睺周法尚衛玄劉權李景薛世雄第六十四裴政李諤鮑宏高構
榮毗陸知命梁毗柳彧趙綽杜整第六十五張定和張奫麥鐵杖沈光權
武王仁恭吐萬緒董純魚俱羅王辯陳稜趙才第六十六宇文述雲定興
趙行樞述子化及司馬德戡裴虔通王世充段達第六十七外戚賀訥姚

黃眉杜超賀迷閭毗馮熙李惠高肇胡國珍從曾孫長粲楊騰乙弗繪趙
猛胡長仁隋文帝外家呂氏第六十八儒林上梁越盧醜張偉梁祚平恒
陳奇劉獻之張吾貴劉蘭孫惠蔚族曾孫靈暉馬子結君雅堂暉子萬壽
徐遵明董徵李業興子崇祖李鉉馮偉張買奴劉軌思鮑季詳邢峙劉晝
馬敬德子元熙張景仁權會張思伯張彫武郭遵第六十九儒林下沈重
樊深熊安生樂遜黎景熙冀儁趙文深辛彥之何妥蕭該包愷房暉遠馬
光劉焯劉炫褚暉顧彪魯世達張沖王孝籍第七十文苑溫子昇荀濟祖
鴻勳李廣樊遜荀士遜王褒庾信顏之推弟之儀虞世基柳䛒許善心李
文博明克讓劉臻諸葛穎王貞虞綽王胄兄眘庾自直潘徽常德志尹式
劉善經祖君彥孔德紹劉斌第七十一孝行長孫慮乞伏保孫益德董洛
生楊引閻元明吳悉達王續生李顯達倉跋張昇王崇郭文恭荊可秦族
皇甫遐張元王頒弟頍楊慶田翼紐因劉仕儁翟普林徐孝肅華秋第七
十二節義于什門段進石文德汲固王玄威婁提劉渴侯朱長生馬八龍
文門愛晁清劉侯仁石祖興邵洪哲王榮世胡小彪孫道登李几張安祖
王閭郭琰沓龍超乙速孤佛保李棠杜叔毗劉弘游元張須陀楊善會盧
楚劉子翊堯君素陳孝意張季珣杜松贇郭世儁郎方貴第七十三循吏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百三十五　十

張膺路邕閻慶胤明亮杜纂竇瑗蘇淑張華原孟業蘇瓊路去病梁彥光
樊叔略公孫景茂辛公義柳儉郭絢敬肅劉曠王伽魏德深第七十四酷
吏于洛侯胡泥李洪之子神張赦提趙霸崔暹邸珍田式燕榮元弘嗣王
文同第七十五隱逸眭夸馮亮鄭脩崔廓子賾徐則張文詡第七十六藝
術上晁崇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劉靈助沙門靈遠李順興檀特師由吾道
榮顏惡頭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魏昭吳遵世趙輔和皇甫玉解法選
魏寧綦母懷文張子信陸法和蔣昇強練庾季才子質盧太翼耿詢來和
蕭吉楊伯醜臨孝恭劉祐張胄玄第七十七藝術下周澹李脩徐謇從孫
之才王顯馬嗣明姚僧垣褚該許智藏萬寶常蔣少游何稠第七十八烈
女魏崔覽妻封氏封卓妻劉氏魏溥妻房氏胡長命妻張氏平原女子孫
氏房愛親妻崔氏涇州貞女兕氏姚氏婦楊氏張洪祁妻劉氏董景起妻
張氏陽尼妻高氏史映周妻耿氏任城國太妃孟氏苟金龍妻劉氏貞孝
女宗河東姚氏女刁思遵妻魯氏西魏孫道溫妻趙氏孫神妻陳氏隋蘭
陵公主南陽公主襄城王恪妃華陽王楷妃譙國夫人洗氏鄭善果母崔
氏孝女王舜韓覬妻于氏陸讓母馮氏劉昶女鍾士雄母蔣氏孝婦覃氏
元務光母盧氏裴倫妻柳氏趙元楷妻崔氏第七十九恩幸王叡王仲興

毛穆趙僧茹啗趙邕侯剛徐紇宗愛仇洛齊段霸王琚趙黙孫小張宗之
劇鵬張祐抱嶷王遇苻承祖王質李堅秦松白整劉騰賈粲楊範成軌王
溫孟欒平李封津劉思逸郭秀和士開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鳳齊諸宦者
第八十僭偽附庸夏赫連氏燕慕容氏後秦姚氏北燕馮氏西秦乞伏氏
北涼沮渠氏梁蕭氏第八十一高麗百濟新羅勿吉奚契丹室韋豆莫婁
地豆干烏洛侯流求倭第八十二蠕蠕林邑赤土真臘婆利第八十三氐
吐谷渾宕昌鄧至白蘭党項附國稽胡第八十四西域第八十五蠕蠕匈
奴宇文莫槐徒何段就六眷高車第八十六突厥鐵勒第八十七序傳第
八十八唐書李延壽序傳曰李氏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當唐堯之時
高陽氏有才子曰庭堅為堯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歷夏殷之季其後理
徵字德靈為翼隸事吳伯以直道不容得罪于紂其妻契和氏攜子利貞
逃隱伊侯之墟食木子而得全遂改理為李氏周時裔孫曰乾娶于益壽
氏女嬰敷生子耳字伯陽為柱下史子孫散居諸國或在魏或在趙或在
秦在魏者為段干大夫段干木其後也別孫悝為魏文侯興富國之術為
在趙者曰曇以功封栢人武安君牧其後也在秦者名興族為將軍生子
伯祐建功北狄封南鄭公伯祐生子德德子信為秦時將信孫元曠仕漢

為侍中元曠弟仲翔位太尉討叛羌於素昌一名狄道臨陣殞命葬狄道
川因家焉史記李將軍傳所云其先自槐里徙居成紀實始此也仲翔曾
孫廣廣子當戶椒敢當戶子陵戰沒椒敢子禹位至侍中禹生承公承公
生蜀郡太守先先生長宗長宗生博士況況生孝本孝本字上明上明生
巴郡太守次公次公生臨淮太守軌軌字逸文生積弩將軍隆隆字業緒
生雍雍仕魏歷尚書郎濟北東莞二郡太守雍生柔柔字德遠仕晉為北
地太守雍生弇弇字季子歷天水太守衛將軍子昶字仲堅昶生暠字玄盛
稱涼王謚曰武昭則皇室七廟之始也暠第二子歆字士業嗣為涼公為
沮渠蒙遜所滅世子重耳奔于江左遂仕于宋後歸魏為弘農太守延壽
曾祖脁字仁略太尉虎子也北齊天保中歷廣武東莞二郡太守脁生超
字仲舉生太師字君威唐初以賓建德禮部侍郎謹從西會州忽忽不樂
乃為羈思賦以見其事侍中觀公楊恭仁時鎮涼州見賦異之召至河西
深相禮重日與游處太師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
分隔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又各以其本國事悉書別國並
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常欲改正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至是無事
而恭仁家富於書籍得恣意披覽宋齊梁魏四代有書自餘竟無所得居

二年恭仁入為吏部尚書太師從還會州武德九年會赦歸至京師尚書
右僕射封德彝中書令房玄齡並與太師親通勸留不去白時屬惟新人
思自効方事屏退恐失行藏之道太師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山之節雖
以不才請慕其義於是敕裝東歸家本多書因編緝前所修書貞觀二年
五月終於鄭州滎陽野舍時年五十九既所撰未畢以為沒齒之恨焉所製
文筆詩賦播遷及遭火多致失落存者十卷子慶孫正禮利王延壽安世延
壽與敬播俱在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下刪削既家有舊本思
欲追終先志其齊梁陳五代舊事所未見因於編緝之暇晝夜抄錄之至
五年以內憂去職服闋從官蜀中以所得者編次之然尚多所闕未得及
終十五年任東宮典膳丞日右庶子彭陽公令狐德棻又啓延壽修晉書
因茲復得勘究宋齊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十七年尚書右僕射褚遂良
時以諫議大夫奉敕修隋書十志復準敕召延壽撰錄因此偏得披尋時
五代史既未出延壽不敢使人抄錄家素貧罄又不辦雇人書寫至於魏
齊周隋宋齊梁陳正史並手自寫本紀依司馬遷體以次連綴之又從此
八代正史外更勘雜史於正史所無者一千餘卷皆以編入其煩冗者即
削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載始宋終隋凡八代為北史南史二書合一百八十卷

其南史先寫訖以呈監國史國子祭酒令狐德棻始末蒙讀了乖失者亦
為改正許令聞奏次以北史諮知亦為詳正因遍諮宰相乃上表表曰臣
延壽言臣聞史官之立其來已舊執簡記言必資良直是以典謨載述唐
虞之風尤著誥誓斯陳殷周之烈彌顯晉書有作鹿門貽鑒於臧孫晉乘
無隱桃園取譏於趙孟斯蓋哲王經國通賢垂範懲戒之方率由茲義逮
秦書既燔周籍俱湮子長創制五三畢紀條流且異綱目咸張自斯新以後
皆所取則雖左史筆削無乏於時微婉所傳唯稱班范次有陳壽國志亦
曰名家並已見重前修無俟揚搉洎紫氣南浮黃旗東徙時更五代年且
三百元熙以前則總歸諸晉著述之士家數雖多泛而商略未聞盡善太
宗文皇帝神資睿聖天縱英靈爰動沖襟用紆玄覽深嗟蕪穢大存刊勒
既懸諸日星方傳不朽然北朝自魏以還南朝從宋以降運行迭變時俗
汚隆代有載筆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牒不少互陳聞見同異甚多而小
說短書易為湮落脫或殘滅求勘無所一則王道得喪朝市貿遷日失其
真明晦安取二則至人高跡達士弘規因此無聞可為傷歎三則敗俗巨
蠹滔天桀惡書法不記孰為勸獎臣輕生多幸運奉千齡從貞觀以來屢
叨史局不揆愚固私為修撰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凡三代二百

四十四年。兼自東魏天平元年盡齊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總編為
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謂之北史。又起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
四代。一百七十年為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謂之南史。凡八代合為二書
一百八十卷。以擬司馬遷史記。就此八代而梁齊周隋五書是貞觀中敕
撰。以十志未奏本猶未出。然其書及志始末是臣所脩。臣既夙懷慕尚。又
備得尋聞。私為抄錄一十六年。凡所獵略千有餘卷。連綴改定。止資一手。
故淹時序。迄今方就。唯鳩聚遺逸。以廣異聞。編次別代共為部秩。除其冗
長。捃其菁華。若文之所安。則因而不改。不敢苟以下愚自申管見。雖則疎
野。遠慙先哲。於披求所得。竊謂詳盡。其南史刊勒以定。北史勘校粗了。既
撰自私門。不敢褻瀆。又未經聞奏。亦不敢流傳。輕用陳聞。伏深戰越。謹言
新唐書李延壽傳。初延壽父太師。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既數與論
譔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
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
謂之南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穠辭過本
書甚遠。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璽郎兼脩國史。史通。元氏起
於邊朔。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八君。自開闢以來。
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襲其虛號。何異沐猴而冠。腐鼠稱璞者矣。晁公武
讀書志。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唐李延壽撰。延壽父太師嘗謂宋齊違
周隋分隔南北。南為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欲改正。擬吳越春秋編年
未就而卒。延壽後預修晉隋書。因究悉舊事。更依馬遷體。總叙八代。北起
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并為二史。刪煩補闕。過本
史甚遠。至今學者止觀其書。沈約魏收等所撰。皆不行。獨闕本志。而隋書
有之。故隋書亦行于世。　崇文總目。唐高宗善其書。自為之序。序今闕。朱
子語續錄。通鑑文字有自改易者。仍皆不用漢書上古字。皆以今字代之。
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吳箕常談。李延壽
作南北史。於北史多溢美。而書之亦甚詳。書北事則曰某皇帝。書南事則
曰某帝。蓋唐承隋祚。其來自北。而高祖之前與延壽累葉皆仕北朝。其私
意如此。王濤南先生集。北史梁鄱陽王寶寅。終于魏南北史一書也。既立
寶寅于魏朝矣。而南史中又略書其事。恐止當併于北史。又南史作寅而
北史作寶。止一字義殊。亦宜從一。　後漢陳容謂袁紹曰。寧與臧洪同日死
不與將軍同日生。此指當時一日耳。而魏書載莊帝之語曰。寧與高貴鄉
公同日死。不與長道鄉公同日生。北史亦然。此似不可。豈秉筆者潤色之

過歟。通鑑刪之。云寧為高貴鄉公死。不為長道鄉公生。是矣。　隋史高熲
平陳。晉王廣欲納張麗華。熲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
遂斬之。王甚不悅。通鑑所載。其語尤詳。而陳書南史乃謂晉王命斬之。此
必當時秉筆者曲飾主闕。而姚思廉李延壽猥承其誤耳。蹟煬帝所為。當
以隋史為正。類說。李延壽著南北史。粗得作史之體。故唐書本傳亦謂其
過本書遠甚。然好述妖異兆祥謠讖。特為繁猥。如云陳後主名叔寶。於反
語為小福。且俚俗反語。豈足載。凡人以叔寶為名字者固多。若從反語。盡
為小福乎。又齊文宣即位。年號天保。以字文析之。為一大人只十。故天保
盡十年而帝崩。如梁主蕭歸亦號天保。而盡二十三年亡。何無據也。
此類甚多。可盡削去。　司馬公曰。光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宋訖隋
并南北史。或未嘗得見。或讀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鑑。方得細觀。乃知
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叙事簡
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也。
胡氏致知編。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詳於北而略於南。以唐承隋。隋承
周故也。溫公曰。李延壽書。亦近世之佳史也。但恨其不作志。書使數代制
度沿革皆沒而不見。山堂考索。通鑑外紀序云。李延壽總八朝為南北史。
而言辭卑弱。義例煩雜。書無表志。沿革不全。劉恕。李延壽為南北史。於北
則前以儒林。於南則冠以循吏。豈非以禮義之邦。為無足貴。而夷虜之域
當示之以激勸乎。及劉知幾作史通。數十篇。譏評古今史氏。纖髮無遺。而
獨於儒林次序了無所及。又何邪。後周書目錄　紀八卷　文帝上第一
文帝下第二。孝閔帝第三。明帝第四。武帝上第五。武帝下第六。宣帝第七
靜帝第八。　列傳二十四卷　皇后第一。邵惠公顥子什肥 導子什肥子冑
導子廣亮翼椿泉。杞簡公連。莒莊公洛生子菩提。虞國公仲子興。第二。晉
蕩公護 叱羅協 馮遷。第三。齊煬王憲。第四。文閔明武宣諸子。第五。賀拔勝
弟岳 兄允 念賢。第六。寇洛。李弼。弟樹 子耀。第七。趙貴。獨孤信。侯莫陳
崇。第八。梁禦。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第九。王羆。子慶 遠孫述。王思政。第十
達奚武。子震。侯莫陳順。豆盧寧。宇文貴。楊忠。第十一。王盟。賀蘭祥。尉遲綱
叱列伏龜。閻慶。第十二。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第十三。周惠達。馮景。楊寬
兄穆 儉 柳慶 子機。第十四。蘇綽。第十五。盧辯。第十六。李賢。弟遠。第十七。長
孫儉。長孫紹遠。弟澄 兄子兕 斛斯徵。第十八。赫連達。韓果。蔡祐。常善。辛威
厙狄昌。田弘。梁椿。梁臺。宇文測。弟深。第十九。史寧。陸騰。賀若敦。權景宣。第
二十。王傑。王勇。宇文虬。宇文盛。弟丘。耿豪。高琳。李和。伊婁穆。楊紹。王雅。達

奚寒劉權佚梲第二十一。賈曦元子穀千翼李稍附第二十二。韋孝寬韋
夐梁士彥第二十三。申徽陸通弟逞柳敏盧柔唐瑾第二十四。庫狄峙楊
荐趙剛王慶趙昶王悅趙文表第二十五。趙善元定楊摽裴寬楊敷第二
十六。鄭孝穆崔謙弟說子弘度崔猷裴俠薛端薛善弟慎第二十七。鄭偉
楊纂段永王士良崔彥穆令狐整司馬裔裴果第二十八。寇儁韓褒趙肅
張軌李彥郭彥裴文舉高賓第二十九。蘇亮弟湛柳虯呂思禮薛憕薛寘
李昶元偉第三十。韋瑱梁昕皇甫璠辛慶之族子昂王子直杜杲第三十
一。尉遲運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伯顏之儀樂運第三十二。王褒庾信第
三十三。蕭捴蕭世怡蕭圓肅蕭大圜宗懍劉璠柳霞第三十四。李延孫韋
祐韓雄陳忻魏玄第三十五。泉企李遷哲楊乾運扶猛陽雄席固任果第
三十六。儒林盧誕盧光沈重樊深熊安生樂遜第三十七。孝義李棠柳檜
杜叔毗荊可秦族皇甫遐張元第三十八。藝術冀儁蔣昇姚僧垣子最黎
景熙趙文深褚該第三十九。蕭詧袁敞第四十。異域上高麗百濟蠻獠宕
昌鄧至白蘭氐稽胡庫莫奚第四十一。異域下突厥吐谷渾高昌鄯善焉
耆龜茲于闐嚈噠粟特安息波斯第四十二。　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
合五十篇。唐令狐德棻請撰次而詔德棻與陳叔達庾儉成之。仁宗時出

太清樓本合史館祕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
正其文字。今既鏤板以傳學官而臣等始預其是正。又序其目錄一篇曰
周之六帝當四海分裂之時。形勢劫束。毅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足以
有為者特文帝而已。文帝召蘇綽於稠人之中。始知之未盡也。聽乎之言
既當其意。遂起并晝夜語諏酬酢知其果可以斷安危治亂之謀而詘已
以聽之。考於書唯府兵之設。歛千歲已散之民而係之於兵。庶幾得三代
之遺意。能不駭人視聽以就其事而効見於後世。文帝嘗患文章浮薄。使
綽為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然則勢在人上而欲鼓舞
其下者。蓋患不成。雖然非文帝之智內有以得於己而蘇綽之守外不詘
於人。則未可必其能然也。以彼君臣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猶且懇懇
以誘之言。又況無所待之豪傑可易以畜哉。夫以德力行仁。所以為王霸
之異而至於詘己任人。則未始不同。然而君能畜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
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蓋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質推之
為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於己。則其粗亦不能以為。今
惟能自愛其身。則內不欺其心。內不欺其心。則外不蔽於物。然後好惡無
所作而尚何有己哉。能無己始可以得己而足以揆天下之理。知人之言

而邪正無以度其實。尚何患乎論之不一哉。於是賢能任使之盡其方而
吾所省者。以天下之耳目。而小人不能託忠以誣君子。又從而為之勸禁。
則小人忿欲之心已黜於冥冥之際。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勵其俗凜然
有恥。君臣相與謀於上。因敝以新法度。而令能者馳騖於下。有忠信之守
而無傅會遷就之患。則法度有㢢於民而下不以情赴上者乎。蓋慮然後
能受天下之實。約然後能操天下之煩。喬纓搢紳俯仰廟堂無為以應萬
幾者。致其思而已矣。夫思之為王者事。君臣一也。而君之勢則異焉。世獨
頌堯舜之無為而安知夫人主自宜無為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
曰睿。揚雄曰於道則勞。其不然歟。蓋夫法度善矣。非以道作其人。則不能
為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豐殺。法度有視時而華者。必待人而後謀。則是
可不致其思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華者。是豈先王為治之序哉。彼
區區之周。何足以議。徒取其能因一時君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効。又況
慨然行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為之勢乎。是固不宜無論也。臣鞏臣安國臣
希謹昧死上。冊府元龜。令狐德棻為起居舍人。高祖武德四年十一月。德
棻從容言於帝曰。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於周隋多
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是十數年後。恐事跡湮沒。無可紀錄。

至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詔曰。司典序言。史官紀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
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爰自有魏。至于陳隋。莫不自命正朔。綿歷歲祀。
各殊徽號。刪定禮儀。然而簡牘未編。紀傳咸闕。炎涼已積。謠俗遷訛。餘烈
遺風。泯焉將墜。朕顧彼湮落。用深軫悼。有懷撰次。實資至直。中書舍人蕭
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可修魏史。侍中陳叔達。祕書丞令狐德棻。
太史令庾儉。可修周史。中書令封德彝。中書舍人顏師古。可修隋史。大理
卿崔善為。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
吏部郎中祖孝孫。前祕書丞魏徵。可修齊史。祕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
秦王文學姚思廉。可修陳史。綿歷數載。竟不就而罷。修撰之源。自德棻始。
至貞觀三年。於中書置祕書內省。以修五代史。十年正月二十日。尚書左
僕射房玄齡。侍中魏徵。散騎常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百藥。孔穎達。禮
部侍郎令狐德棻。中書侍郎岑文本。中書舍人許敬宗等。撰成周隋梁陳
齊五代史上之。進階頒賜有差。　顯慶元年五月四日。史官修梁隋齊周
隋五代志三十卷。太尉長孫無忌表進之。魏徵為侍中。初有詔遣令狐德
棻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撰齊
史。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齊各為

悲諭等採良史之史成加左光禄大夫進封鄭國公賜物二十段魏思廉受
詔與秘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思廉又採諸家梁史續成父書并推究
陳事刪益傳綜顧野王所修舊史撰成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卷魏徵雖
裁其總論其編次筆削皆思廉之功也晁公武讀書志周書五十卷唐令
狐德棻等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初周有柳虯隋牛洪各有撰次率多抵
捂貞觀中德棻請撰次乃詔與陳叔達唐儉共成之先是蘇綽秉周政軍
國詞令多准尚書牛弘為史尤務清言德棻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錄
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
下館閣正是其文字其後林希王安國上之直齋書錄解題初德棻武德
中建言近代無正史詔德棻及諸臣論譔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二年復
詔撰定議者以魏有收澹二家書目為詳惟五家史當立德棻與岑文本
崔仁師次周史李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梁陳史魏徵次隋史房玄齡總
監而修撰之原自德棻發之山堂考索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者史皆貞
觀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偽可求至於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
行事皆子孫所為而訪彼流落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異實晉秦人不
死驗符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

隋書目錄　帝紀五卷　高祖上第一高祖下第二煬帝上第三煬帝下
第四恭帝第五　志三十卷　禮儀一第一禮儀二第二禮儀三第三禮
儀四第四禮儀五第五禮儀六第六禮儀七第七音樂上第八音樂中第
九音樂下第十律曆上第十一律曆中第十二律曆下第十三天文上第
十四天文中第十五天文下第十六五行上第十七五行下第十八食貨
第十九刑法第二十百官上第二十一百官中第二十二百官下第二十
三地理上第二十四地理中第二十五地理下第二十六經籍一經第二
十七經籍二史第二十八經籍三子第二十九經籍四集道經佛經第三
十　列傳五十卷　后妃傳文獻獨孤皇后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
氏煬帝蕭皇后第一李穆子渾穆兄子詢詢弟崇崇子敏梁睿第二劉昉
鄭譯柳裘皇甫績盧賁子義子宣道宣敏陰壽子世師骨儀附竇榮定元
景山源雄豆盧勣子毅勣兄通賀若誼第四梁士彥宇文忻王誼元諧王
世積虞慶則元冑第五高熲蘇威子夔第六李德林第七河間王弘子慶
楊處綱楊子崇觀德王雄弟達第八滕穆王瓚嗣王綸道悼王靜衛昭王
爽嗣王集蔡王智積第九文四子傳房陵王勇子儼秦孝王俊子浩庶人
秀庶人諒第十列傳趙煚趙芬楊尚希長孫平元暉韋師楊异蘇孝慈李
雄張煚第十一韋世康弟洸藝沖從父弟壽柳機子述機弟旦肅從兄雄
從子謇之族兄昂第十二楊素弟約從父文思文紀第十三牛弘第十四
宇文慶李禮成元孝矩弟褒郭榮龐晃李安第十五長孫覽從子熾熾弟
晟第十六韓擒虎弟僧壽洪賀若弼第十七達奚長儒賀婁子幹史萬歲
劉方第十八王長述李衍伊婁謙田仁恭元亨杜整李徹崔彭第十九杜
彥高勱爾朱敞周搖獨孤楷乞伏慧張威和洪侯莫陳穎陳穎第二十盧
愷令狐熙薛冑宇文弼張衡楊汪第二十一盧思道從父兄昌衡李元操
薛道衡從弟孺第二十二明克讓魏澹陸爽侯白杜臺卿辛德源柳䛒許
善心李文博第二十三煬三子傳元德太子昭齊王暕趙王杲第二十四
列傳崔仲方子仲文兄顗從父弟弘度段文振第二十五宇文述郭衍第二
十六王韶元巖劉行本梁毗柳彧趙綽裴肅第二十七幾子蓋史祥元壽
楊義臣衛玄劉權第二十八李圓通陳茂張定和張奫麥鐵杖沈光來護
兒魚俱羅陳稜王辯斛斯萬善第二十九周羅睺周法尚李景慕容三藏
薛世雄王仁恭權武吐萬緒董純趙才第三十李諤鮑宏裴政柳莊源師
郎茂高構張虔威榮毗陸知命房彥謙第三十一虞世基裴蘊裴矩第三
十二宇文愷閻毗何稠第三十三王劭袁充第三十四楊玄感李子雄趙

元淑斛斯政劉元進李密裴仁基第三十五誠節傳劉弘皇甫誕陶模敬
釗游元馮慈明張須陀楊善會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劉子翊堯君素陳孝
意張季珣松贇第三十六孝義傳陸彥師田德懋薛濬王頒楊慶郭儁田翼
紐回劉仕儁郎方貴翟普林李德饒華秋徐孝肅第三十七循吏傳梁彥
光樊叔略趙軌房恭懿公孫景茂辛公義柳儉郭絢敬肅劉曠王伽魏德
深第三十八酷吏傳庫狄士文田式燕榮趙仲卿崔弘度弟弘昇元弘嗣
王文同第三十九儒林傳元善辛彥之何妥蕭該包愷房暉遠馬光劉焯
劉炫褚輝顧彪魯世達張沖王孝籍第四十文學傳劉臻王頍崔儦諸葛
穎孫萬壽王貞虞綽王冑庾自直潘徽杜正玄弟正藏第四十一隱逸傳
李士謙崔廓徐則張文詡第四十二藝術傳庾季才子質盧太翼耿詢韋
鼎來和蕭吉楊伯醜臨孝恭劉祐張冑玄許智藏萬寶常第四十三外戚
傳獨孤羅弟陀蕭巋子琮琮弟瓛第四十四列女傳蘭陵公主南陽公主
襄城王妃華陽王妃譙國夫人鄭善果母孝女王舜韓覬妻陸讓母劉昶
女鍾士雄母孝婦覃氏元務光母裴倫妻趙元楷妻第四十五東夷傳高
麗百濟新羅靺鞨流求倭國第四十六南蠻傳林邑赤土真臘婆利第四
十七西域傳吐谷渾党項高昌康國安國石國女國焉耆龜茲疏勒于闐

鍛汗吐火羅挹怛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烏那曷穆國波斯漕國附國第四十八北狄傳突厥西突厥鐵勒奚契丹霫靺鞨室韋第四十九列傳宇文化及弟智及司馬德戡裴虔通王充段達第五十唐書列傳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父熙隋鴻臚卿其先乃燉煌右姓德棻博貫文史武德初為起居舍人遷秘書丞是時大亂後經籍亡散秘書湮缺德棻始請帝重購求天下遺書置吏補錄不數年圖典略備又建言近代無正史梁陳齊文籍猶可據至周隋事多脫捐今耳目尚相及史有所憑一易世事皆汨暗無所掇拾陛下受禪于隋隋丞周二祖功業多在周今不論次各為一王史則先烈世庸不光明後無傳焉帝謂然於是詔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主魏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主隋侍中陳叔達太史令庾儉及德棻主周整振論譔多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三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為已詳惟五代史當立德棻更與秘書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次周史秘書監魏徵次隋史左僕射房玄齡總監脩撰之原自德棻發之書成賜絹四百匹遷禮部侍郎兼修國史累進爵彭城縣子轉太子右庶子○舊唐書孫思邈傳思邈話周齊間事歷歷如眼見魏徵等受詔修齊梁陳周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思邈口以傳授有如目覩○唐會令狐德棻建言近世無正史貞觀二年詔撰定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為已詳惟五家史當立德棻與岑文本崔仁師次周史李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梁陳二史魏徵次隋史房玄齡總監修撰之原自德棻發之會修晉家史房玄齡奏起之預柬凡十有八人德棻為先進故類例多所諏定○劉祁歸潛志司馬君實作文中子補傳怪隋書不為文中子立傳而其子弟云凝為御史嘗彈侯君集君集與長孫無忌善以此王氏不得用其脩隋史者乃陳叔達魏徵畏無忌故不為立傳君實曰叔達固畏無忌徵豈以畏無忌故掩其師名邪以是為疑余嘗思使徵輩誠文中子門人其不為立傳亦自有深意將非以既擬其師以聖人欲列於傳恐小之欲援孔子世家之例而隋書無他世家且恐時人議故皆不紀以為其師之名不待史而傳乎如此然未可知也○文獻通考晁公武讀書志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等撰紀五列傳五十五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初詔顏師古孔穎達修述徵總其事序論皆徵自作後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無忌上之詔編第入隋書人亦號五代史志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淳風獨作　直齋書錄解題十志高宗時始成上總梁陳齊周之事俗號五代志○夾漈鄭氏曰按隋志極有倫理而本末兼明可以無憾遷固以來皆不及也正為班馬只事虛言不求典故實迹所以三代紀綱至遷八書固十志幾於絕緒雖其文彩灑然可喜求其實用則無有也觀隋志所以該五代南北兩朝紛然淆亂豈易貫穿而讀其書則了然如在目良由當時區處各當其才顏孔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序故只令修紀傳而以十志傳之志寧淳風輩所以粲然具舉○蘇天爵滋溪集鄭夾漈言古者修書出於一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學班馬氏也至唐修晉隋二書始用眾手然亦隨其學術所長者授之如李淳風于志寧則授之以志顏師古孔穎達則修紀傳以顏孔博通古今李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故也所以晉隋二志高於古今歐陽公修唐五代史律曆尊實於劉羲叟今之儒者孰為天文律曆地理之學者乎○山堂考索當晉宅江淮實曆正朔嫉彼群雄稱為僭盜故阮氏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符姚等書別㮚一名題為偽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為家而世有撰隋書之經籍志者其流別群書遷依阮錄按國之有偽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詧為附庸之主而楊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載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眾作咸是偽書自可類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昔賈誼上書晁錯對策皆有益於國足貽

勸戒而編於漢史讀者猶恨其繁如隋書王劭袁充兩傳唯錄其詭辭妄說遂盈一篇求人載言示後者貴於辭理可觀既以無益而書豈若遺而不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三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三十六　二紙

史　歷代諸史八　唐書

唐書目録　本紀十卷　高祖皇帝第一太宗皇帝第二高宗皇帝第三
則天順聖武皇后中宗皇帝第四睿宗皇帝玄宗皇帝第五肅宗皇帝代
宗皇帝第六德宗皇帝順宗皇帝憲宗皇帝第七穆宗皇帝敬宗皇帝文
宗皇帝武宗皇帝宣宗皇帝第八懿宗皇帝僖宗皇帝第九昭宗皇帝哀
皇帝第十　志五十卷　禮樂一第一禮樂二第二禮樂三第三禮樂四
第四禮樂五第五禮樂六第六禮樂七第七禮樂八第八禮樂九第九禮
樂十第十禮樂十一第十一禮樂十二第十二儀衛上第十三上儀衛下
第十三下車服第十四曆一第十五曆二第十六曆三上第十七上曆三
下第十七下曆四上第十八上曆四下第十八下曆五第十九曆六上第
二十上曆六下第二十下天文一第二十一天文二第二十二天文三第
二十三五行一第二十四五行二第二十五五行三第二十六地理一第
二十七地理二第二十八地理三第二十九地理四第三十地理五第三
十一地理六第三十二地理七上第三十三上地理七下第三十三下選
舉上第三十四選舉下第三十五百官一第三十六百官二第三十七百
官三第三十八百官四上第三十九上百官四下第三十九下兵第四十
食貨一第四十一食貨二第四十二食貨三第四十三食貨四第四十四
食貨五第四十五刑法第四十六藝文一第四十七藝文二第四十八藝
文三第四十九藝文四第五十　表十五卷　宰相上第一宰相中第二
宰相下第三方鎮一第四方鎮二第五方鎮三第六方鎮四第七方鎮五
第八方鎮六第九宗室世系上第十上宗室世系下第十下宰相世系一
上第十一上宰相世系一下第十一下宰相世系二上第十二上宰相世
系二中第十二中宰相世系二下第十二下宰相世系三上第十三上宰
相世系三下第十三下宰相世系四上第十四上宰相世系四下第十四
下宰相世系五上第十五上宰相世系五下第十五下　列傳一百五十
卷　后妃上太穆竇皇后文德長孫皇后徐賢妃則天武皇后和
思趙皇后韋皇后上官昭容肅明劉皇后昭成竇皇后王皇后貞順武皇
后元獻楊皇后楊貴妃第一后妃下張皇后章敬吳皇后貞懿獨孤皇后
睿真沈皇后昭德王皇后韋賢妃莊憲王皇后懿安郭太后孝明鄭太后

恭僖王太后貞獻蕭太后宣懿韋太后尚恭宋若昭郭貴妃王賢妃元昭
晁太后惠安王太后郭淑妃恭憲王太后何皇后第二宗室江夏王道宗
廣寧縣公道興永安王孝基淮陽王道玄漢長平王叔良郇國公孝協
彭國公思訓新興郡王晉長樂王幼良襄武王琛河間王孝恭瑰漢陽王
瓌廬江王瑗淮安王神通膠東王道彥梁郡公孝逸國貞暠説齊物復襄
邑王神符從晦隴西公博乂渤海王奉慈戡第三高祖二十二子隱太子
建成衛王玄霸巢王元吉楚王智雲荊王元景漢王元昌酆王元亨周王
元方徐王元禮韓王元嘉黃公譔彭王元則鄭王元懿霍王元軌虢王鳳
道王元慶鄧王元裕舒王元名魯王靈夔江王元祥密王元曉滕王元嬰
第四太宗九王常山王承乾鬱林王恪武王千里吳王琨信安王褘趙國
公峘嗣吳王祗嗣吳王巘濮王泰庶人祐蜀王愔蔣王惲之芳越王貞琅
琊王沖紀王慎義陽王琮曹王明嗣曹王皐象古道古第五三宗諸子燕
王忠澤王上金許王素節琛信王璆孝敬皇帝弘義居道章懷太子賢邠
王守禮廣武王承宏敦煌王承寀懿德太子重潤譙王重福節愍太子重
俊殤皇帝憲汝陽王璡漢中王瑀景儉惠莊太子撝惠文太子範嗣岐王
珍惠宣太子業嗣薛王知柔第六十一宗諸子奉天皇帝琮太子瑛王
琰鄂王瑤靖恭太子琬光王琚潁王璬永王璘壽王瑁延王玢盛王琦豐
王珙汴王璥越王係承天皇帝倓彭王僅兗王僴嗣王惕恭懿太子佋昭
靖太子邈睦王述舒王誼通王諶虔王諒肅王詳文敬太子謜鄭王經忠
昭太子寧澧王惲絳王悟建王恪懷懿太子湊安王溶悼懷太子普陳王
成美莊恪太子永通王滋吉王禕德王裕第七諸帝公主世祖一女高祖
十九女太宗二十一女高宗三女中宗八女睿宗十一女玄宗二十九女
肅宗七女代宗十八女德宗十一女順帝十一女憲宗十八女穆宗八女
敬宗三女文宗四女武宗七女宣宗十一女懿宗八女僖宗二女昭宗十
一女第八李密單雄信祖君彥第九王世充竇建德第十薛舉仁杲李軌
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徐圓朗第十一蕭銑輔公祏沈法興李子通朱粲
林士弘張善安梁師都劉季真第十二劉文靜裴寂趙文恪李思行李高
遷姜寶誼許世緒劉師立劉義節錢九隴樊興公孫武達龐卿惲張長遜
張平高李安遠馬三寶李孟嘗元仲文秦行師第十三屈突通尉遲敬德
張公謹大安秦瓊唐儉憲次扶持彥謙段志玄文昌成式第十四劉弘基
殷開山劉政會奇崇望崇龜崇魯許紹圉師欽寂欽明程知節柴紹任瓌
丘和行恭第十五溫大雅彥博大有信達增延筠延皓皇甫無逸李襲志

集巻姜蓍行本晙慶初備崔善為李嗣真第十六杜伏威闞稜王雄誕張
士貴李子和苑君璋羅藝王君廓第十七李靖藥師令問彥芳李勣敬業
思文第十八侯君集張亮薛萬均萬徹萬備威彥師盧祖尚劉世讓劉蘭
李君羨第十九高儉履行具行玄竇威軌琮抗靜誕璡德玄第二十房玄
齡遺愛杜如晦楚客淹元穎嵩權讓能第二十一魏徵叔玉第二十二王珪
素薛收元超元敬稷伯陽馬周義韋挺待價武萬石第二十三李綱安仁
安靜李大亮道裕迥秀戴胄至德劉洎懷秀璟崔仁師湜液澄第二十四
陳叔達楊恭仁思訓師道執柔封倫裴矩宇文士及鄭善果元璹權萬紀
懷思閻立德立本蔣儼韋弘機岳于姜師度強循張知謇第二十五蕭瑀
鈞嗣業嵩華復俛倣康蓮定第二十六岑文本羲長倩格輔元虞世南李
百藥安期褚亮劉孝孫李玄道李守素姚思廉璹班令狐德棻峘鄴世陵
顏胤李延壽第二十七蘇世長良嗣弁韋雲起方質孫伏伽張玄素第二
十八于志寧休烈敖琮麗殷高季輔張行成易之昌宗第二十九長孫無
忌敞操銓順德褚遂良璆韓瑗來濟恆李義琰巢義璟上官儀第三十杜
正倫求仁崔知溫知悌高智周石仲覽郭正一趙弘智崔敦禮楊
弘禮弘武元亨蓁盧承慶齊卿劉祥道齊賢從一李敬玄元素劉德威審

禮延景昇延嗣孫處約徐邢文偉高子貢第三十一傅奕呂才方穀陳子
昂王無競趙元第三十二劉仁軌裴行儉光廷稹僑均婁師德第三十三
崔義玄神基神慶琳楊再思李昭德竇懷貞魏宗楚客晉卿紀處訥祝欽明
郭山惲王璵第三十四諸夷蕃將史大柰馮盎智戴子猷阿史那社尒忠
執失思力契苾何力明黑齒常之李謹行泉男生獻誠李多祚李湛論弓
仁惟貞尉遲勝尚可孤裴玢第三十五郭孝恪張儉延師王方翼瑀蘇定
方薛仁貴訥嵩平從程務挺王孝傑唐休璟張仁愿辰敬忠王晙第三十
六王義方員半千君抱忠韓思彥琬蘇安恆薛登王求禮柳澤範奭馮元
常元淑蔣欽緒沇清第三十七唐臨皎紹張文瓘文琮錫文收徐有功商
彥若第三十八崔融從能慎由安潜彥曾徐彥伯蘇味道盧盧欽望史務
滋崔元綜周允元第三十九狄仁傑光嗣兼謨郝處俊象賢朱敬則仁軌
第四十王綝備遂將熙韋思謙承慶嗣立恒濟弘景陸元方象先景倩景
融希發餘慶璨王及善李日知杜景佺李懷遠景伯彭年第四十一裴炎
伷先劉禕之郭翰魏玄同恬李昭德吉頊第四十二張廷珪韋湊見素諤
顏知人雄纘應心韓思復朝宗佽宋務光呂元泰辛替否李渤裴漼張阜
李中敏李款李甘第四十三武平一李乂賈曾至白居易行簡敏中第四

十四植彥範崖贊彥薛季昶楊元琰仲昌敬暉崔玄暐渙縱璩張柬之袁
恕己高第四十五劉幽求鍾紹京崔日用宗之日知王琚張暐王毛仲李
守德陳玄禮第四十六魏元忠韋安石陟斌叔夏縚抗郭震宇元振第四
十七李嶠蕭至忠盧藏用韋巨源趙彥昭和逢堯第四十八姚崇弈合勗
宋璟渾第四十九蘇瓌頲詵震齡張說均垍第五十魏知古盧懷慎奐李
元紘杜暹鴻漸張九齡拯仲方韓休洪滉皋洄第五十一張嘉貞延賞弘
靖文規次宗嘉祐源乾曜光裕洧裴耀卿佶第五十二蘇珦晉尹思貞畢
構栩李傑鄭惟忠王志愔許景先潘好禮倪若水席豫齊澣抗第五十三
袁守真子餘行崔沔盧從愿李朝隱王丘嚴挺之武綬澈第五十四裴
漼寬諝胄陽嶠宋慶禮楊瑒崔隱甫李尚隱解琬第五十五宗室宰相李
適之李峴李勉李夷簡李程廓李石福李回第五十六劉子玄貺滋秩儔
餗贊迥秩迥吳兢韋述蕣迺條贈仲倩柳芳登璟冕沈既濟傳師詢第五
十七郭虔瓘郭知運英傑英乂王君㚟張守珪獻誠獻恭獻甫王忠嗣
牛仙客第五十八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盧鉉第五十九哥舒翰曜高
仙芝封常清第六十李光弼彙光進葛韓元禮郝廷玉李國臣白孝德張
伯儀白元光陳利貞侯仲莊柏良器烏承玼第六十一郭子儀曜晞承暖

曜釗鍠錡曙幼明昕第六十二李嗣業馬璘李抱玉抱真緘路嗣恭應恕
第六十三房琯孺復啓式張鎬李泌繁第六十四崔圓苗晉卿裴冕裴遵
慶向稚呂諲第六十五崔光遠鄧景山崔瓘魏少遊衛伯玉李澄克寧韓
全義盧從史高霞寓第六十六李麟楊綰崔祐甫植稜柳渾識韋處厚路
隋第六十七高適元結李承韋倫薛珏存慶崔漢衡戴叔倫王翃正雅翊
巖徐申郗士美辛秘第六十八來瑱裴茙田神功神玉侯希逸崔寧密嚴
礪第六十九光戴卓美璘李少良王縉黎幹楊炎庾準嚴郢竇參申吳通
玄第七十李栖筠吉甫德脩李鄘頊第七十一王思禮魯炅王難得貞辛
雲京京杲昊馮河清姚况李芃李叔明昇曲環王虔休盧群李元素盧士
玫第七十二令狐彰建通張孝忠茂宗茂昭袁兗貞陳楚康日知志睦承
訓李洧劉澭由弘正布牟王承元牛元翼傅良弼李寰史孝章第七十三
劉晏潛遵潼元琇邑信盧徵李若初于頎第五琦班宏王紹李巽第七十
四李揆常衮趙憬崔造齊映盧邁第七十五關播李元平董晉溪崖長溶
劉全諒裴滋趙宗儒竇易直第七十六張鎰姜公輔武元衡儒衡李絳璋
宋申錫第七十七段秀實伯倫嶷文楚珂劉海賓顏真卿第七十八李晟
愿憲愬聽緣王似第七十九馬燧暢煐渾瑊鎬鐬第八十楊朝晟戴休顏

陽惠元吳季元諒李觀韓游瓌杜希全邢君牙第八十一陸贄第八十二
韋皐韋丘貢劉闢張建封情嚴震潁韓弘公武元第八十三鮑防李自良
蕭昕薛播樊澤宗師王緯吳湊士矩鄭權陸亘盧坦簡辭美柳晟崔戎雍
第八十四徐浩呂渭溫恭孟簡劉伯芻寬夫元章楊憑凝敗之潘孟陽崔
元略鉉沆元式崔龜從韋綬第八十五張薦讀趙涓傅宜李紓鄭雲逵徐
岱王仲舒馮伉庾敬休第八十六姚南仲獨孤及朗郁庠顧少連韋夏卿
璀段平仲呂元膺許孟容季同薛存誠廷老李遜方玄建訥第八十七孔
巢父戣緯戡戢溫業穆寧贊質員賞崔邠鄯鄲鄆柳公綽仲郢璞珪璧玭公
權子華楊於陵馬總第八十八歸崇敬登融奚陟崔衍盧景亮王源中薛
苹虞衛次公洙薛戎放胡証丁公著崔弘禮崔玄亮王質殷侑盈孫王彥
威第八十九鄭餘慶幹處誨從讜鄭珣瑜覃裔綽朗高郢定鄭絪顥權德
輿璩崔羣第九十貴耽杜佑式方悰孺休愔牧顗令狐楚緒綯滈定第九
十一白志貞裴延齡崔損韋渠牟李齊運李實皇甫鎛鏞王播起龜式第
九十二韋執誼王叔文王伾韓曄陳諫凌準韓泰陸質劉禹錫柳宗元程
异第九十三杜黃裳勝裴垍李藩韋貫之澳殷溫蕭祐第九十四高崇文承
簡伊慎朱忠亮劉昌裔范希朝王鍔稷孟元陽王栖曜茂元劉昌士涇

趙昌李景略任迪簡張萬福高固郝玼史敬奉野詩良輔第九十五李光
進光顏烏重胤石洪李珙王沛逵楊元卿延宗曹華高瑀劉沔石雄第九
十六于頔季友王智興晏平宰杜兼羔中立杜亞范傳正第九十七裴度
識諗第九十八李逢吉元稹牛僧孺蔚徽蘩李宗閔楊嗣復授發損第九
十九竇群常牟鞏劉栖楚張又新楊虞卿漢公汝士張宿熊望柏耆第一
百韓愈孟郊張籍皇甫湜盧仝賈島劉叉第一百一錢徽瑚崔咸韋表微
高錢湜銖鏳湘馮宿定審李虞仲李翺盧簡辭知猷弘止簡求汝嗣高元
裕少逸球封敖鄭薰敬晦韋博李景讓景溫第一百二劉蕡第一百三李
訓鄭注王涯賈餗舒元輿王璠郭行餘韓約羅立言李孝本顧師邕李貞
素第一百四李德裕燁延古崔嘏丁柔立第一百五陳夷行李紳李讓夷
曹確劉瞻李蔚第一百六李固言李珏崔珙瑨璵璪遠蕭鄴鄭肅仁表
盧商盧鈞盧簡方韋琮周墀裴休劉瑑夏侯孜趙隱裴坦贊鄭延昌王溥
盧光啟韋貽範第一百七畢諴崔彥昭劉鄴豆盧瑑陸扆鄭綮朱朴孫偓
韓偓儀第一百八馬植楊收發嚴譔路巖韋保衡盧攜第一百九鄭畋王
鐸鐐王徽韋昭度張濬第一百十周寶王處存郜鄧處訥雷滿陳儒劉巨
容湯行鍇趙德諲匡凝楊守亮楊晟顧彥朗彥暉第一百十一王重榮珙

河諸葛爽李罕之王敬武師範孟方立遷第一百十二楊行密時溥朱宣
孫儒第一百十三高仁厚趙犨昶珝田頵朱延壽第一百十四劉建鋒成
汭杜洪鍾傳劉漢宏張雄王潮審邽劉知謙隱光稠第一百十五忠義上
夏侯端劉感常達敬君弘謝叔方呂子臧馬元規王行敏盧上敵李玄通
羅士信張道源楚金李育德華公逸張善相高叡仲舒安金藏王同皎潛
周憬吳保安李憕源彭盧奕元輔張介然崔無詖第一百十六忠義中顏
杲卿春卿賈循隱林張巡許遠南霽雲雷萬春姚誾第一百十七忠義下
程千里袁光廷龐堅薛愿張興蔡廷玉符令奇璘劉迺孟華張伾周曾張
名振石演芬吳溆高沐賈直言辛讜黃碣孫揆第一百十八卓行元德秀
李萼權皋甄濟陽城何蕃司空圖第一百十九孝友李知本張志寬劉君
良王少玄任敬臣支叔才程袁師武弘度宋思禮鄭潛曜元讓裴敬彝梁
文貞沈季詮許伯會陳集原陸南金張琇侯知道程俱羅許法慎林攢陳
饒奴王博武萬敬儒章全益第一百二十隱逸王績朱桃椎孫思邈田游
巖史德義孟詵王友貞王希夷李元愷衛大經武攸緒白履忠盧鴻吳筠
潘師正劉道合司馬承禎賀知章秦系張志和孔述睿敏行陸羽崔覲陸
龜蒙第一百二十一循吏韋仁壽陳君賓張允濟李桐客李素立至遠

薛大鼎元構賈敦頤敦實楊德幹田仁會歸道裴懷古韋景駿李惠登
羅珦讓韋丹宙岫盧弘宣薛元賞何易于第一百二十二儒學上徐文遠陸
德明曹憲顏師古相時游秦孔穎達王恭馬嘉運歐陽詢通朱子奢張士
衡賈大隱張後胤蓋文達文懿谷那律從政蕭德言許叔牙子儒敬播劉
伯莊秦景通劉訥言羅道琮第一百二十三儒學中郎餘令餘慶徐齊聃
堅嶠沈伯儀路敬淳敬潛王元感王紹宗彭景直盧粲尹知章張齊賢柳
沖馬懷素殷踐猷孔若思季詡至第一百二十四儒學下褚无量徐安貞
元行沖陳貞節施敬本盧履冰王仲丘康子元侯行果趙冬曦尹愔陸堅
鄭欽說盧僎啖助韋彤陳京暢當林蘊韋公肅許康佐第一百二十五文
藝上袁朗誼承序利貞賀德仁庾抱蔡允恭謝偃崔信明鄭世翼劉延祐
崔器知柔張昌齡崔行功銑杜審言易簡甫王勃勔勮助楊炯盧照鄰駱賓
王元萬頃呈義方李方元覆水用思茂胡楚賓第一百二十六文藝中李
適韋元旦劉允濟沈佺期宋之問閻朝隱尹元凱富嘉謨劉憲李邕呂向
王翰邁遯成筠李白張旭王維鄭虔蕭穎士存陸據柳并皇甫冉蘇源明
梁肅第一百二十七文藝下李華翰觀孟浩然王昌齡崔顥劉太真邵說
于邵崔元翰于公異李益盧綸歐陽詹李賀吳武陵李商隱薛逢李頻

吳融第一百二十八方技李淳風晁襬許胤宗張文仲袁天綱客師張憬
藏乙弗弘禮金梁鳳王遠知薛頤業法善明崇儼尚獻甫嚴善思杜生張
果邢和璞師夜光羅思遠姜撫桑道茂第一百二十九烈女李德武妻裴
淑英楊慶妻王房玄齡妻盧獨孤師仁姆王蘭英楊三安妻李樊會仁母
敬衛孝女無忌鄭義宗妻盧劉寂妻夏侯碎金于敏直妻張楚王靈龜妃
上官楊紹宗妻王賈孝女李氏妻王阿足樊彥琛妻魏李畲母汴女李崔
繪妻盧堅貞節婦李符鳳妻王英高叡妻秦王琳妻韋盧惟清妻徐皡娥
竇伯女仲女盧甫妻李鄒侍徵妻薄金節婦高愍女楊烈婦賈直言妻董
李孝女妙法李湍妻董昌齡母楊王孝女和子段居貞妻謝楊含妻蕭韋
雍妻蕭衛方厚妻程鄭孝女李延節妻崔殷保晦妻封絢竇烈婦李拯妻
盧山陽女趙周迪妻朱延壽妻王第一百三十外戚獨孤懷恩武士彠士
稜士逸承嗣三思懿宗攸暨韋溫王仁皎守一楊國忠李偉鄭光第一百
三十一宦者上楊思勗高力士程元振駱奉先魚朝恩竇文場霍仙鳴劉
貞亮吐突承璀馬存亮嚴遵美仇士良楊復光第一百三十二宦者下李
輔國王守澄劉克明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誨張彥弘第一百三十
三酷吏索元禮來俊臣周子珣周興丘神勣侯思止王弘義郭弘霸姚紹

之周利貞王旭吉溫羅希奭崔器毛若虛敬羽第一百三十四藩鎮魏博
田承嗣悅緒季安懷諫弘正史憲誠何進滔弘敬全皥韓允中簡樂彥禎羅
弘信紹威第一百三十五藩鎮鎮冀李寶臣惟岳惟簡王武俊士真承宗
王廷湊元逵紹鼎紹懿景崇鎔第一百三十六藩鎮盧龍李懷仙朱滔劉
怦濟總朱克融李載義楊志誠史元忠張仲武直方張允伸張公素李茂
勳可舉李全忠匡威匡籌劉仁恭第一百三十七藩鎮淄青橫海李正己
納師古師道程日華懷直懷信權李全略同捷第一百三十八藩鎮宣武
彰義澤潞劉玄佐鄧惟恭吳少誠少陽元濟李祐劉悟從諫稹李佐之李
師稷李丕第一百三十九突厥上第一百四十上突厥下第一百四十下
吐蕃上第一百四十一上吐蕃下第一百四十一下回紇上第一百四十
二上回鶻下第一百四十二下沙陀第一百四十三北狄契丹奚室韋黑
水靺鞨渤海第一百四十四東夷高麗百濟新羅日本流鬼第一百四十
五西域上泥婆羅党項東女高昌吐谷渾焉耆龜茲跋祿迦疏勒于闐天
竺摩揭它罽賓第一百四十六上西域下康寧遠大勃律吐火羅謝颶識
匿箇失蜜骨咄蘇毗師子波斯拂菻大食第一百四十六下南蠻上南詔
上第一百四十七上南蠻中南詔下蒙嶲詔越析詔浪穹詔邆賧詔施浪

詔第一百四十七中南蠻下環王盤盤扶南真臘訶陵投和瞻博室利佛
逝名蔑單單驃兩爨南平獠西原蠻第一百四十七下姦臣上許敬宗
李義府傅游藝李林甫陳希烈第一百四十八上姦臣下盧杞崔胤崔昭
緯柳璨蔣玄暉張廷範氏叔琮朱友恭第一百四十八下叛臣上僕固懷
恩周智光梁崇義李懷光陳少游李錡第一百四十九上叛臣下李忠臣
喬琳高騈朱玫王行瑜陳敬瑄李巨川第一百四十九下逆臣上安祿山
慶緒高尚孫孝哲史思明朝義第一百五十上逆臣中李希烈朱泚第一
百五十中逆臣下黃巢秦宗權董昌第一百五十下　曾公亮進新唐書
表云臣公亮言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
興衰之蹟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
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又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沫補緝闕亡
黜正僞繆克備一家之史以爲萬世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臣公亮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有虞舜
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和平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
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誦六經考覽前古以謂商周以來爲國長久惟
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

而使明君賢臣儁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
勸人耳目誠不可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
所閔於是刊脩官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知制誥臣歐陽脩端
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臣宋祁與編脩
官禮部郎中知制誥臣范鎮刑部郎中知制誥臣王疇太常博士集賢校
理臣宋敏求秘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臣劉羲叟等並膺儒學之選悉
發秘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
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
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載別錄臣公亮典司事領從貴日月誠不
足以成大典稱明詔無任慙懼戰汗屏營之至宋史列傳歐陽脩字永叔
盧陵人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累官遷翰
林學士奉詔脩唐紀志表嘉祐二年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
宋祁字子京爲龍圖學士史館脩撰脩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
外嘗以稾自隨爲列傳百五十卷後知鄭州書成遷左丞進工部尚書拜
氏邇華　鄭祁俱晏殊客祁知成都府奉詔脩唐書在郡閉門密藻然燭使
青侍兒和墨舒紙邦人遠觀宋尚書脩唐書矣初賈昌朝建議上命祁主

堯臣楊察張方平范鎮邵必宋敏求呂夏卿呂朝提舉丁度兼領劉沆歐
陽脩分撰紀志劉羲叟撰天文五行律曆志梅堯臣脩方鎮百官表祁范
鎮在局脩書一十七年王疇一十五年宋敏求呂夏卿十年書成祁進工
部尚書翰林承旨充朝長編紀事本末明道二年十月丙寅崇文院纂唐
遺事翰林學士承旨盛度請命官刊脩唐書故也慶曆五年五月己未翰
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判集賢院王堯臣翰林學士史館脩撰張方平侍
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判史館脩撰余靖並同刊脩唐書閏五月庚子度
支員外郎集賢校理兼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曾公亮宗正丞崇文院檢
討兼天章閣侍講趙師民殿中丞集賢校理何中立校書郎宋敏求大理
丞館閣校勘范鎮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邵必並為編脩唐書官必以為
史出眾手非是辭之七年六月庚戌命參知政事丁度提舉編脩唐書
皇祐元年六月甲戌段命同刊脩唐書翰林侍讀學士宋祁為刊脩官三
年二月戊申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史館脩撰宋祁坐其
子與張彥方遊出知亳州三月乙卯命知亳州宋祁就州脩唐書易史館
脩撰為集英殿脩撰至和元年七月甲子詔脩唐書宋祁編脩官范鎮等
速上所脩唐書八月戊申命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歐陽脩刊脩唐書

二年十月庚戌翰林學士刊脩唐書歐陽脩言自漢而下惟唐享國最久
其間典章制度本朝多所參用所脩唐書新制最宜詳備然自武宗以下
並無實錄以傳記別說考正虛實尚慮闕畧聞西京內中省寺監司御史
臺及鑾和諸庫有唐朝至五代以來奏議案簿尚存欲差編脩官呂夏卿
詣彼檢討從之嘉祐四年六月戊戌翰林學士歐陽脩等上所脩唐書二
百五十一卷刊脩及編脩官皆進秩或加職仍賜器幣有差宋元憲公集
伏見劉昫唐書及范質五代史並是近代脩纂雖粗成卷帙而實多漏畧
義例無次首末相違葉唐自武宗以還實錄皆闕詳昫等輯綴之日固舊
史存體統續後事者不無叢脞至於序篇贊論褒貶大方訂之前世訖無
可采其五代帝紀則殆是全寫實錄別傳則更同銘誌比於唐史抑又甚
焉自宋興八十餘年上距李氏歷載踰百五姓相代故老淪亡語授耳傳
寖以踈闊若不因時脩定則二書者非徒取愧於來葉固將遺恨于當年
乃者威武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盛度任學士日亦嘗乞搜訪唐事以裨
史闕雖文移徧下而州縣俗吏罕或省知逮此數年莫克如詔臣誠不自
揆然由布衣之日伏膺簡冊竊觀二史未嘗不廢書結歎但恨家之為籍
人無師仰區區之志誰與倒之比者幸蒙陛下教育之任久塵史觀雠撰

之職每緣是正文字見祕府所藏唐家紀傳詔令及偏記小說之類名種
尚多五代實錄諸國僭偽之篇往往完具若得裒類而通閱攟足以整齊
年月補緝散亡勒成新書或矯前病然念臣才識寡淺見聞凡近必依朋
類參質否臧竊覩同館脩撰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吏部員外郎李淑頃脩
三朝正史博貫前載文雄學奧儀諳洛定實繫宗矩臣弟尚書刑部員外
郎直史館祁精勤篤翰頗及筆流俾之編削亦必盡力臣欲望聖慈差李
淑及臣弟等三人同將唐書及五代史別加撰著然乞不為官局只許於
館閣內正行公文更互輟借應係唐書及五代史照對文字各就本家纂
錄並不煩官司供給庶得寢尋史法寬假歲期上賴好文之明恣窮希古
之樂此亦千載一時之遇耳臣又案唐張說退罷許在家脩史況傳師出
為湖南觀察使亦令在州撰述彼本朝記注尚許私藏況前世成書詎勞
公禁如臣等或有外補差擇亦乞如傳師故事秘府書林舊史凡一百九
十萬字新史紀志傳一百六十四萬字表一十一萬二千九百三十字自
越充國珍以下至一行等凡六十一人舊史有傳新史無傳自郭貴妃以
下至董昌等凡一百三十人舊史無傳新史有傳新史紀傳贊志有條不
紊如陽城昔在隱遯今書於卓行蔡系昔人之不傳今書於隱逸韓愈使

王庭湊之節舊史不書今乃書之明君子之節義也太宗拒魏徵之諫有
殺田舍翁之語舊史書之今乃不書掩人君之闕也此新史之得舊史以
外戚有雜傳以良吏次宦者以忠義次酷吏是先小人而後君子也以高
志周諱季租王方翼之功業繫之良吏以陳子昂之諫諍劉蕡之切直繫
之文苑以吳叔之忠義繫之外戚以陽城之卓行繫之隱逸以孫思邈之
高尚繫之方技是弃大行而取小節也此舊史之失新史紀與志表則歐
陽公主之列傳則宋祁公主之帝紀編年得於孫氏南齊錄述姚崇十事
得於開元遺史贊房杜本之柳芳贊五王本之呂溫傳昳秀實則得於子
厚文集傳張巡許遠則得於李翰韓愈傳甄逢甄濟則得之元稹李郭相
勉以忠義則得之杜牧哲宗時吳縝進新史糾繆凡二十條又以為脩書
之初有失有入此新舊二史之得失也晁公武讀書志新唐書二百二十
五卷右皇朝嘉祐中曾公亮等被詔刪定歐陽脩撰紀志宋祁撰列傳舊
書約一百九十萬新書約一百七十四萬而其中增表故書成上於朝自
言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也而議者頗謂永叔學春秋每務褒
貶子京通小學唯刻意文章采雜說既多往往牴牾有失實之歎焉鏞編
萬花谷慶曆四年賈昌朝建言脩唐書令在館學士日供唐書外事二件

分附本傳至五年始命王尭臣宋祁張方平為脩撰曾公亮范鎮為編脩其後相繼出外獨宋祁下筆祁又出曾將纂草自隨或有疑難移文往復至和元年范鎮乞歐陽脩修紀志詔從之又命劉羲叟脩天文律曆志梅聖俞王尭臣修方鎮百官志又唐志雖歐公脩而天文律曆五行志則劉羲叟為之方鎮百官表則梅聖俞王尭臣為之禮儀兵志則初出於王景彝業未竟而卒爲年張芸叟雜記仁宗深悲七史讀之不成文嘉祐中有詔重脩唐書卒業所廢緡錢十萬有晞既進御翌日有旨舊唐書不得毀又之喻執政云當時何不令歐陽脩為之魏公對曰脩分作帝紀表志既退相語曰亦應其文病也經史百家制度紀載皆有所據　紀志表則歐陽公主之列傳則宋公祁主之帝紀編年則得於孫氏之南齊録述姚崇十事則得於開元之遺史其贊房杜則本之柳芳其贊五王則本之呂温傳段秀寔則得子厚之文集傳張巡許遠則得之於李翰韓愈傳魏達甄濟則得之元稹李郭相勉以忠義則得之杜牧　二史是非同異　舊史李光弼父開元中封薊國公新史以為在武后時是時之先後不可合也舊史欽宗第六子成美而新史以為第五子昭宗十子而新史以為十七子是數之多寡不可知也舊史陸德明字子元而新史乃作陸元明字德明徐有功無字而新史乃名洪敏以字行是名字之訛謬不可究也按光弼在天寶至德間其父宜在開元時舊史是按二史敬宗止五子獨安得言第六也新史是按舊史昭宗諸王自豐王祈至蔡王祐等七王皆失其傳宜其為十七子也二史皆是按十八學士贊亦以元明為名而德明為字與新史同按孝敬皇帝諱洪故有功避之而行其字與新書同　辨二史之得失　新史紀傳贊志有條不紊如陽城昔在於隱遯今乃書之於卓行綦系昔人之不傳今乃書之於隱逸韓愈使王庭湊之節舊史不書今乃書之所以明君子之節義也太宗拒魏證之諫而有殺田舍翁之語舊史則書今乃不書所以掩人君之闕此新史之得也舊史以外戚首雜傳以良吏次宦者之後以忠義次酷吏之後是先小人而後君子也以高智周薛季昶王方翼之功業而槩之以良吏以陳子昂之諫諍劉蕡之切直而槩之以文苑以吳叔之忠義而槩之以外戚以陽城之卓異而槩之以隱逸以孫思邈之高尚而槩之以方技是弃其大行而取其小節也此則舊史之失也　糾繆凡十八條　哲宗時吳縝進唐史糾繆凡二十條一以無為有二似實而虛三書事失實四自相違舛五年月日時差互六官爵姓名謬誤七祖系鄉里無法或誤推考八尊敬君觀未嚴不足垂教

九紀志表傳不相符合十一事兩見而異同不全十一載事脫誤十二事狀叢複十三宜削而反存十四當書而反闕十五義例不明十六先後失序十七編次未當十八予奪不常十九事有可疑二十字書非是　新書之失有八　脩書之始其失有八一曰責任不專二曰課程不立三曰初無義例四曰終無審覆五曰多採小說而不精擇六曰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七曰不知刊脩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苟容何謂責任不專夫古之脩史多出一家故司馬遷班固姚思廉李延壽之徒皆父子論撰數十年方成蓋通知本末則事實貫穿不抵捂也惟後漢東觀群儒纂述無統而前史譏之况夫唐之為國幾三百年其紀事亦衆矣而紀志表則歐陽脩主之傳則宋祁主之所主既異則不能通知其事故紀有失而傳不知傳有誤而紀不見豈非責任不專故歟何謂初無義例夫史之義例猶網之有綱匠之有繩墨也故唐脩晉書而令狐德棻之徒先為之定例則一史之內凡秉筆者皆遵用之今之新書不然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較後傳則不合詳畧不一去取未明書法無準一史之內為體各殊豈非初無義例乎餘失不載　八失不足為累　八失之中所謂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比後傳則不合而曰初無義例則如春秋之書盟同盟來盟涖盟及盟帝盟乞盟之類而盟例不齊其書伐會伐及伐以某師伐之類而伐例不著雖謂之初無義例其誰曰不然所謂其書須行已久而踈繆舛駮於今始見之則知春秋之尹氏君氏衛俘衛寶渝平輸平與夫地名之或差爵位名姓之或異雖謂之終無審覆其誰曰不然至其謂今之新書殊不參較但循舊而書之為務因舊文而不推考則春秋之作正因舊史或書王或書天王或書天子因舊文而然也所書之事或繫之日或繫之月或繫之時因舊文而然也隱威之間少有書日定哀之際日例居多因舊文而然也以不推考之失言之其亦可矣即是而推則未所指八失者又烏足為新書之失耶夫以春秋之作所紀二百四十二載無慮萬八千餘言正簡嚴立法之書也夫子豈不能削去疑異以塞後世之議論也哉其所以存而不削者乃所謂闕文而其勸戒之法初無預乎此也　二十條不為累　愚亦嘗思之矣若是之類固非足以為新書之不幸也抑嘗以其所摘之條而求之春秋亦不能無疑則彼之所謂疑與謬者正史氏之所畧而其勸戒之法所以垂之後世者端不在是也春秋之書陳侯鮑而甲戌己丑兩言其日其書衛侯之卒武父之會而丙戌再書則時日不能無差互矣其書仲孫忌而又言何忌

書晉魏多而又言曼多則姓名不能無繆誤矣其書公孫遵而又言仲遵
書公孫嬰齊而又言仲嬰齊書黑肱而不繫於邾之類則祖系鄉里失於
參考者矣其書郭公書寔來無所考證則謂之宜削而反存可也其於隱
戚之間或不具秋冬首時於昭定之際或無冬字至於或書夏五而不言
月或書五月而不言夏則謂之當書而反削可也其書君氏卒書紀子帛
莒子盟于密之類則謂之戴述脫誤可也即是而推則夫分門二十者烏
足為新書之累耶　立法得於春秋　新書立法深有得於春秋者敘帝
紀之文得春秋簡嚴之義也列藩將之傳得春秋進吳楚之人也列宗室
宰相之傳得春秋書公子之義也其傳忠義與卓行得春秋字名臣之義
也其傳藩鎮得春秋書墮郈墮費圍城之義也至於一褒一貶皆有以示
勸戒之法異議之士不求諸此而切切指摘其文而謂之辯疑果可以為
疑也耶謂之糾繆果可以為繆也耶使此屬稍知論史明於立法則辯疑
糾繆之不作也必矣何必譊譊滕口何此屬之不憚煩耆何休之發摘二
傳目為箴膏肓起廢疾而入室操戈者已至矣啖助之訕摭三家憑私臆
沴而誣與固之譏已起矣然則異議之士妄興貶剝者為辯疑糾繆而欲
以釣名於天下其何以逃天下之公議　唐史名字之疑　唐之新書成

於我宋歐陽文忠公脩漢而下卓推遷固之亞惟公也至考其書則公之
失亦有類遷固者公之跋古錄也謂溫大雅字彥洪弟彥博字大臨弟大
有字彥將兄弟一體而名大者字彥名彥者字大已疑其非而又謂封德
彝名倫房元齡名喬高士廉名儉顏師古名籀皆以字行而又復疑其非
為自謂余於中書見顏氏裔孫有獻其家世所藏告身其一思魯除儀同
制云內史令臣瑀宣者蕭瑀也侍郎臣封德彝奉舍人臣彥將行不應內
史令書名而侍郎舍人書字又必不稱臣而書字則德彝彥將當為名其
一師古加正議制云左僕射元齡右僕射士廉尚書君集者侯君集也侍
郎纂者楊纂也不應二人書名而二人書字則元齡士廉當為名又師古
與令狐德棻同制不應德棻書名而師古書字則師古當為名審此則五
人之名之字宜悉以制正今新書惟元齡師古是正餘三人乃不之正我
宋暨唐不遠而文忠又親見唐舊制明甚且於跋云不知三人者獨何疑
使制見於書成之後則二人何所據而正書未成而見制則五人者又不
當正二而遺三公嘗有疑於姓纂暨兆記恐士廉德彝或以是弗正則彥
將亦併遺之可乎況不以制證而信夫纂記之私又不可　唐史名字之
辯　唐之新書我宋歐陽文忠公實成之端可謂稚視遷固而嗣夫子之

絕響者也有夫編年易而紀傳難吾夫子一字之旨殆不可繼遷固盖粗
窺之而不免有所牴牾公之新書例則遷固而法則春秋所謂大法公盖
傳之矣或者徒見彥博大有其為體一而名字之或差德彝元齡之徒既
以字行而制告之或戾以為公之失在於無所訂正吁是何足為公之累
哉公之作是書也或採諸碑誌之所述或摭諸制命之所遺名字異同悉
能詳究之哉則亦踵其舊而闕其疑可也且老子一人爾史記所傳既以
耳名而或曰老萊或曰太史儋莫不備錄公於跋古第疑其非而未嘗主
其一公之意史遷意也況公之集古奉之鍾韓城之鼎岐陽之鼓是皆徵
物也亡有異說猶兩存以俟其後則名字之際豈不其然　或者又見元
齡師古之名悉以制正而士廉德彝三子則遺之其惑也滋甚吁弛正所
以兩存之也蓋正元齡師古之名則知遺制之可信置三人而不之正則
知舊史之可憑是亦傳疑之義也且孟獻子之友五人孟子非不能旁搜
而備記也今所著者樂正裘牧仲而三人者則忘之蓋著其二者知所可
知而忘其三者疑則闕也公之於五人其名其字或正與否公之意蓋子
意也況公之集古蓋嘗謂碑碣銘誌其世繫子孫官封名字無情增損每
據以正史則凡有可據宜無不正也而薛仁貴名禮載於碑明矣今則仁

貴其名而未始增孔穎達字仲遠載於碑明矣今則仲達其字而未始易
則夫名字之正與否公曷嘗加意於其間哉　唐史非一人作　作史者
非一人則所以足其史者非一事夫惟不可以一事足也則所得不能無
先後而作者非一人則所見異同亦或不免唐之新書其采摭搜獵可謂
勤且情傳張巡則得之李翰傳段秀實則得之柳宗元至於姚崇十事舊
史不傳而新書則詳之彼其所得者不一惟恐夫事之有所遺也求無遺
乎其事則真偽是非初不之辨非不辨也不暇辨也而況乎名字之不必
辨也而又秉筆之士類非一人蓋當是時宋公祁范公鎮與夫王疇宋敏
求之徒並與其事而列傳之作宋公實尸之則列其外矣正其重複在公
有不可專者吾固非以閣筆相視者期公也譏以名字之訛於大法初無
加損則不若兩存之也　歐陽公存大義　我宋歐陽文忠公脩在仁廟
朝嘗受詔脩唐史矣自慶曆開局迨嘉祐成書凡三百年興衰得失之迹
皆聚此書煒而易見也實而無華也遷固而下皆公所僕視然考之溫氏
兄弟德彝元齡之徒名字之細容有未正則其為書似不能無失愚切謂
公深知作史之體而不見其失也何以言之公忠厚人也方其脩書也紀
志表則公領之傳則宋景文公祁領之其書諸臣名字之不同則景文之

為也非公也及書之既成也天子以書出兩手詔公删脩列傳合為一體
公受命而退亡無所易且謂人之所見各有不同何可悉如己意使公而
執加糾竄則矛盾之論紛紛未已前朝盛典未有告成之期況公之於新
史也立法命意勤以春秋為的春秋所以因魯史之疑而闕之者為有勸
懲者存而區區細故臧否不繫焉者畧之可也公為武后紀則與之名以
著其罪於禮樂志則明三代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世為虛名於五行志
則不書事應盡破漢儒𦂳異傳會之說其論撰莫不有體則深得夫子之
用心矣名字之正不正又惡足以溷公耶 新舊史之得失 自三代兩
漢而下獨唐為盛時其歷年三百歷世二十其行事之迹著之于書𤍠其
紀次無法詳畧失中文辭叢碎氣韻衰落使當世之明君俊臣豐功偉績
與夫卓絶之行慷慨之節卒能彰顯發揮以聳動後人之耳目至其褒貶
之語則牽於文章而以辭害意賛叙之語殆若俳優之辭讀之令人欲睡
則舊史之失灼可知也遂慶曆中大臣建議請加刊正而天子可之乃命
儒臣因舊典而裁為新書凡十有七年其書始成討論雖校纖悉備具畧
其繁文增其事實補其闕亡黜其謬偽使其君臣行事之終始治亂之迹
與其典章制度之萬著在簡册粲然可觀列于班馬之間庶幾乎無嫌爾

自新書之出逮今數十年舊史不復對閱而委墻壁覆瓿甑者多矣壯齒
之士或不知有舊史舊史既隱而新書所畧皆一時細碎陳迹事無繫於
得失治亂適足以資談緒耳 紀録詳畧襃貶 若以為事實首尾牴牾
不合則失在於舊書紀次無法而新書得以改而實之矣若以為紀録未
實詳略失中與奪未公則是又非所疑也夫新書之作據舊書而作也據
舊書而作則記録未實非所疑也雖於舊書所著而增益之則去唐未遠
可以逮考而信之也司馬遷為史記首尾該五千餘年而言止於六十萬
班固叙漢二百年而其言至於八十萬後世不以固為得不以遷為失則
書不以詳為貴可知矣則二典之文纔二十言亦足見矣故新書之作擇
可略而略之所略皆書之蔓也擇可增而增之所增皆事之實也則詳畧
失中非所患也孔子約魯史為春秋雖意在於寄褒貶而代王者之賞罰
至其文則約而不顯善惡自明後之作者識既不逮於聖人則其書亦宜
乎據實而録以示于後則得失予奪所不待言而觀者自解矣雖作不能
無疑於後世其予奪或得或失亦繫乎人之所見何如耳事善而貶者事
在為事惡而褒事亦在為事之善惡有如皎日則其褒貶可誣於史乎雖
班固之襃貶恐亦未之能信也王觀國學林近時有唐史辯疑一帙疏新

唐史之舛誤數百條為詳悉觀國讀唐史於辨疑之外復有可疑者今列
于下方宰相世系曰房玄齡字喬松本傳字喬世系曰高士廉名宗偘本
傳名儉世系曰裴世矩字洪大本傳名矩世系曰溫彥將字大有本傳大
有字彥將世系曰崔安上字敦禮本傳敦禮字安上世系曰薛振字元超
本傳只作元超世系曰楊綝字再思本傳只作再思世系曰薛禮字仁貴
本傳只作仁貴世系曰劉晏相肅宗代宗據帝紀只相代宗世系曰崔仁
師相太宗高宗據帝紀只相太宗世系曰杜審權相宣宗懿宗據帝紀只
相懿宗世系曰薛稷相中宗睿宗據帝紀只相睿宗世系曰李嶠相武后
據帝紀又相中宗世系曰郭待舉相高宗據帝紀又相武后世系曰白敏
中相宣宗據帝紀又相懿宗世系曰鄭餘慶相德宗據帝紀又相憲宗
宗室世系曰終唐之世宰相十一人宗室宰相賛曰唐宰相以宗室進者
九人今觀國案宗室宰相實十有二人世系謂十一人者無李麟賛謂九人
者無李麟李宗閔李知柔高氏宰相四人少高季輔當作五人也崔氏
宰相二十三人少崔沇崔敦禮崔遠當作二十六人也趙氏宰相四人少
趙隱當作五人也韋氏宰相十四人少韋承慶韋安石當作十六人也趙
郡李氏宰相十七人無李藩世系也張氏宰相十七人無張光輔世系也

陳氏宰相三人無陳希烈世系也 世系三人相者武承嗣崔湜而帝紀
乃四人相也世系再入相者張洪靖杜鴻漸而帝紀乃一入相也世系再
入相者褚遂良而帝紀乃三入相也觀國案史再入相者又有高士廉李
固言陳夷行夏侯孜四人而世系皆不書也宰相年表有武什方李景諶
孫元亨王本立杜景儉任知古王及善于惟謙相武后有李義府相高宗
有侯希逸相德宗有李訓相文宗有鄭肅李遜夷相武宗有豆盧瑑相僖
宗有鄭綮朱朴相昭宗而世系皆不書也世系有韓滉相德宗而年表則
不書也凡此皆脩史之際討論之失也梁谿漫志唐會要開元二十九年
冬十月京城寒甚凝霜封樹學者以為春秋雨木冰即是亦名樹介言其
象介胄也寧王見而歎曰此所謂樹稼者也諺云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
當之吾其死矣新唐書五行志記永徽年凝凍封樹引劉向語亦謂之樹
介而舊唐書作樹稼白樂天樂府新豐折臂翁云君不見開元宰相宋開
府不賞邊功防黷武注云開元初突厥數寇邊天武軍子將郝靈荃斬默
啜獻首闕下自謂有不世之功時宋璟為相以天子好武恐徼功者生心
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遂慟哭嘔血而死按此則名靈荃而舊唐
書作靈佺新唐書作靈佺資治通鑑作靈荃考異中亦無之或云歐陽公

取新唐書列傳　令子叔獮讀而卧聽之至藩鎮傳叙歎曰若皆如此傳叙筆力亦不可及此恐未必然藩鎮傳叙乃全用杜牧之罪言耳砍如項羽傳贊撥取賈生過秦論故奇崛可觀而非邊固之文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三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金塏
圈點監生臣徐浩
臣曲成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百八十六　二紙

子　道家子書五

列子漢志列子八篇名圄寇先莊子莊子稱之隋志列子鄭之隱人列圄
寇撰八卷東晉光祿勳張湛注鄭樵通志列子八卷鄭穆公時隱者列禦
寇唐加沖虛真經本朝加至德　晉張湛注八卷　孫鵾注八卷　盧仲
元注八卷　政和御注八卷　統畧一卷　指歸一卷　釋文一卷　音
義一卷玉海列子　漢志道家八篇名圄寇先莊子　隋志八卷晉張湛
注天瑞至說符篇二十篇劉向去重複存者八篇向校列子書永始三年
八月壬寅上　柳宗元曰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　天寶初號沖虛真經景
德四年二月丙寅加至德二字唐殷敬順撰釋文　徽宗御製解　王曉
列子旨歸一篇　劉向列子序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
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叅校讐太常書三
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叅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複重
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

賢為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棧校讐從中書以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
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
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
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
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
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世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
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
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張湛序曰
子列子姓列名禦寇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
老子號曰道家自言師壺丘子林而友伯昏無人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
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其書僅有二十篇漢劉向除去重復存者
八篇合而成部名新書焉且多寓言大畧明群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
滅為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
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
無幽不照此其旨也列子蓋先莊子及莊子著書多取其言二子之道一
也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唐天寶初奉旨冊為沖虛真人其言改題

曰沖虛真經宋景德四年勅加至德二字號曰沖虛至德真經　林希逸
序曰列子鄭人列姓也禦寇名也莊子多稱其人必有道者也與鄭繻公
同時繻公殺其相子陽去春秋獲麟之歲庚申五十年矣其書曰子陽饋
列子粟列子不受俄而子陽見殺則以時計之列子必後於孔子而居孟
子之先故其書多推尊吾聖人以自神其說然太史公為老莊立傳猶及
老萊關尹庚桑楚諸人而獨不及列子亦不言其有此書班固所志藝文
諸書雖有八篇之目而張湛庾度以為奇書云其祖得於仲宣輔嗣之家
永嘉之亂既失而幸全則其書亦散軼久矣卷首校讐數語其果出於劉
向否也其曰與鄭繆公同時必繻字傳寫之誤而鄭溪西群書會紀晁氏
讀書記並因之又以繆為穆此皆未深考者又曰孝景帝時頗行於世若
其書果出景帝時太史公因何未見果見之不應遺列子而不入傳也今
觀其書首尾二篇以天瑞說符名之其他六篇則掇首章二字而已又篇
中文字或精或粗殊不類一手其曰穆王湯問夫之迂誕力命楊子義亦
乖背必非一家之言縱其語未必出於劉向實當此書之病洪景盧謂列
子勝莊子則失之矣然其間又有絕到之語決非秦漢而下作者所可及
愚意此書必為晚出或者因其散軼不完故雜出己意且撰做莊子以附

益之然其真偽之分瞭如玉石亦所不可亂也為總意林列子八卷　天
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
鬼者歸也歸其真宅真宅大虛也　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　醉者
墜車雖疾不死死生驚懼不入其胷中　禽獸之智亦有與人同者牝牡
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飲則有攜食則
鳴侶　宋人養狙號曰狙欲與狙芧先誑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又
許朝四而暮三而衆狙皆喜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狙公以智籠群狙矣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陰氣壯則夢涉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火而燔
焫飽夢與饑夢取藉帶而寢則夢蛇鳥銜髮則夢飛天將陰則夢火身將
疾則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晝想夜夢神形所遇　陳大夫云吾國有
亢倉子能以耳視而目聽　魯侯聞之大驚以上卿禮致之亢倉子曰臣
體合於神心合於無　顏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
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仲尼仲尼不許也　目將眇
者先睹秋毫鼻將窒者先覺焦朽故物不至則不反　冥靈以五百歲為
春五百歲為秋荊南上古有大椿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菌芝生於
朝死於晦蠓蚋因雨而生見陽則死　越東有輒休國生長子則食之謂

之宜弟鄭休國其大父死則負其大母棄之謂之鬼餘　孔子東遊兩小
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日中時去人遠一兒云日初
出遠日中時近一兒曰日出初大如車輪及日中纔如盤盂豈不為近則
大遠則小者乎一兒曰日初出蒼蒼凉凉至日中有若探湯豈不為近而
熱遠而凉者乎孔子不能決小兒曰誰謂汝多智乎　楊朱曰人得百年
之壽者千中無一焉疾病哀苦居其半矣慎耳目之觀聽規死後之餘榮失
當年之樂不肆意於一時何異乎縲梏也　勤能使逸寒能使溫　晏子
曰吾一死之後豈關我耶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棄之
溝壑亦可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耳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
臣道息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
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　出不由門行不從
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　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鋤笑之問其故對曰臣
笑臣隣人也有人送妻歸家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已有人招
之公乃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　孔子曰力能舉國門之關而不
肯以力聞　狐丘大夫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爵高者人妬之
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
吾志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溥可以免乎　楊子隣人亡一羊相率追之
岐路之中復有岐矣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本一末異也
人有亡鈇者意隣子盜之視隣子行步顏色皆竊鈇也俄而相其谷得
鈇見隣子無復竊鈇之容　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衣冠往市適見貨金
者因攫奪而去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但見金也　黃氏日抄列
子　列子才頴逸而性沖澹生亂離而思寂寞默察造化消息之運於是
乎輕死生輕視人間死生之常於是乎遺世事其静退似老聃而實不為
老聃老聃用陰術而列子無之其誕謾似莊周而亦不為莊周莊周侮前
聖而列子無之不過愛身自利其學全類楊朱故其書有楊朱篇凡楊朱
之言論備焉而張湛序其書乃謂往往與佛經相參余按列子鄭人而班
馬不以預列傳其書八篇雖與劉向校讐之數合實則典午氏渡江後方
雜出於諸家其皆列子之本真與否殆未可知今考辭旨所及疑於佛氏
者凡二章其一謂周穆王時西域有化人來殆於指佛然是時佛猶未生
而所謂勝而上中天化人之宮者乃稱神遊歸於說夢本非指佛也其一
謂商太宰問聖人於孔子孔子歷舉三皇五帝非聖而以聖者歸之西方
之人殆亦指佛然孔子決不黜三五聖人而顧泛指西方為聖且謂西方

不化自行蕩蕩無能名蓋寓言華胥國之類絕與寂滅者不侔亦非指佛
也使此言果出於列子不過寓言不宜因後世佛偶生西域而遂以牽合
使此言不出於列子則晉人好佛因列子多誕始寄影其間冀為佛氏張
本爾何相參之有哉且西域之名始於漢武列子預言西域其說尤更可
疑佛本言戒行而後世易之以不必持戒者其說皆陰主列子皆斯言實
禍之不有卓識孰能無惑耶中山公子牟悅趙人公孫龍詭辭而樂正子
輿非之至斥以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其論甚正而列子載為此詭說
波流中砥柱也又謂慎爾言將有知之慎爾行將有隨之廣在累積在人
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又謂嘗觀神農有炎之德
稽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不由此道者未
之有也凡皆異乎列子平日之言為八篇之最粹楊朱拔一毛利天下不
為而列子宗之蓋愛身者也然謂舜禹周孔之聖為自苦謂桀紂之縱為
自得謂子產屈於公孫朝公孫穆荒淫酒色之辯而謂朝穆真人且力排
貴生愛身之為作是又何自背其平日區區之守耶此為八篇之最舛凡
淵之說出於列子謂列子之師壺子示神巫季咸以未始出吾宗而季咸
走滅者也此所謂以無所考相欺而近世名儒陸象山以之自名豈別有
所本耶高續古子畧列子　劉向論列子書穆王湯問之事迂誕恢詭非
君子之言又觀穆王與化人遊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夏革所
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盡傳記所書固有是事也人見其荒唐幻
異固以為誕然觀太史公史殊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之事漢
去古未遠也許由務光往往可稽遷猶疑之所謂禦寇之說獨見於寓言
耳遷於此詎得不致疑耶周之末篇叙墨翟禽滑釐慎到田駢關尹之徒
以及於周而禦冠獨不在其列豈禦寇者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歟然則
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間尤有淺近迂僻者特出於後人會粹而成
之耳至於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固有及於佛
而世尤疑之夫天毒之國紀于山海乾竺之師聞于柱史此楊文公之文
也佛之為教已見於是何待於此時乎然其可疑可怪者不在此也　文獻
通考張湛注列子八卷　晁氏曰鄭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云繆公時
人學本於黃帝老子清虛無為務崇不競其寓言與莊周類晉張湛注唐
號沖靈真經景德中加至德之號力命篇言壽夭不存於將養窮達不繫
於智力皆天之命楊朱篇言耳目之欲而不恤生之危縱酒色之娛而不
顧名之醜是之謂制命於內劉向以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言予以道家

之學本謂世衰道喪物僞滋起或騁智力以圖利不知很鬬之走高門竟
以病殉或背天真以拘名不知伯夷之在首陽因以餒終是以兩皆拌擯
欲使好利者不巧詐以干命好名者不矯妄以失性矣非不同也雖然儒
者之道則異乎是雖知壽夭窮達非人力也必脩身以俟焉以爲立巖牆
之下而死者非正命也知耳目之於聲色有性焉以爲樂也外而不易吾
內鳴呼以此自爲則爲愛己以此教人則爲愛人儒者之道所以萬世而
無弊歟　石林葉氏曰列子天瑞黄帝兩篇皆其至理之極盡言之而不
隱故與佛書直相表裏所謂莊語者也自周穆王以後始漸縱弛詼譎縱
横惟其所欲言蓋慮後人淺狹難與直言正理則設爲詭辭以激之劉向
弗悟遂以爲不似一家之書張湛徵知之至於遂事爲注則又多迷失然
能知其近佛是時佛經到中國者尚未多亦不易得矣要之讀老氏莊列
三書皆不可正以言求其間自有莊語有荒唐之辭如佛氏至唐禪宗自
作一種語自與諸經不類亦此意也　列子釋文二卷　晁氏曰唐殷敬
順撰敬順嘗爲當塗丞　柳宗元集辯列子　列子列禦寇所作唐號冲虛至德真
經　劉向古稱博極群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繆公時人繆公在孔子前
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

公二十四年繻音須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
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
釐公五年釐古文僖字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繆公十年不知向言
魯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
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
其辭於方往切其稱夏棘狙公紀渻子渻音省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
紀雖不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
心不窮易之遯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
少爲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列子篇名疑其楊子書其言魏年孔
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
之而已矣　李石方舟集列子辯上　劉向以列子湯問穆王二篇非君子
之言湯問則莊子湯之問棘以大椿鯤鵬變化列子作夏革皆張湛注莊
子以革作棘穆王篇論西極有化人來又仲尼篇稱孔子答商太宰稱西
方之聖竟其說佛也然佛出漢明帝時湛乃謂列子語與佛相參蓋指其
幻學也豈西方之佛幻已肇於列子時爲穆王化人事乎必有能辯之者
列子辯下　孟子拒楊墨以楊近墨遠爲序於儒以楊爲爲我之學一
毫不拔於天下可也知禽滑釐對朱之言則以墨翟大禹爲爲人之學老
聃關尹爲爲己之學似以朱況於黄帝關尹此列子之有取也劉向云楊
子之篇唯貴放逸與力命篇乖背豈放逸近道乎其何以近於儒不然力
命自力命放逸自放逸耳必有能辯之者中峯廣錄題列子　列禦寇知
榮辱之在天而不知其本乎一念知生死之由命而不知其根乎自心惟
欲忘形骸虛物我一是非泯視聽任天真於智慮之表超情思於得失之
源乃鼓舞於老氏絕聖棄智致虛守靜之門與莊周相爲表裏因觀其著
書八篇故筆以曉之惟同志者擇焉黄氏日抄讀柳文　辯列子論劉向
稱列子鄭繆公時人非也實與魯繆公同時其文類莊子而質厚好文者
可廢耶謹取之而已矣容齋四筆列子與佛經相參張湛序列子云其書
大畧明群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
物自喪生覺與夢化等情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予讀天瑞篇載林類答
子貢之言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
不相若矣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此一節所謂與佛經相參
者也又云商太宰問孔子三皇五帝三王聖者歟孔子皆曰弗知太宰曰
然則孰者爲聖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

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其
後論者以爲列子所言乃佛也寄於孔子云朱子經濟文衡觀列子偶書
文集　此段謂列子所言不過剽掠之端　向所謂未發者即列子所謂
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
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丙申臘月因讀列子書此又觀其言精神入其門
胥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
出也他若此類甚衆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　云朱子語畧列子
言語多與佛經相類李復潏水集讀列子　唐柳宗元喜爲文韓愈盛稱
之予觀宗元之文極刻意用力非自然乃辭勝而理不足也至於論列子
之書則曰其言直而不作爲茲是亦知文矣夫直而不作爲者惟論其理
而明其事不務華辭而古訓是式也昔之論列子者專取其辭予陽之褒
是未可與議列子考古質疑論列子寓言　列子之書大要與莊子同不
可以其寓言爲實也如楊朱篇云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夷吾問送死
於平仲大慶以史記秦紀及穀梁傳參考之秦繆魯僖之十二年已言管
仲死是歲癸酉史記秦世家以管仲卒於桓公四十一年如此則是僖公十五年丙子齊世家誤矣平仲雖莫究其始然史記載嬰死於夾谷之歲

則是魯定公十年也自仲之死至是已百五十年使其問答仲當並死之
歲嬰方弱冠之時嬰有百七十之壽矣以此知其不然也又史記管嬰列
傳云仲卒齊遵其政後百餘年有晏子焉然則二子非同時而列子之寓
言明矣容齋隨筆云莊子之鵾鵬列子之六鼇其語大若此莊子北溟有
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曰鵬鵬之背不知
其幾千里也列子湯問第五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中有五山五山之
根無所連著常使巨鼇十五舉首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
峙而不動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莊子之蠻觸列子之蕉螟其
語小又如此莊子則陽第二十五云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
之右角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列子湯問篇江浦之間蟲曰
焦螟群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
眉而望之弗見其形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大慶謂凡若
此類人固知其寓言如引古人問答容有未易覺者故大慶特舉盜跖之
譏孔子與管晏之問答以明之　論列子書多後人增益　劉向校列子
書定著八篇云列子鄭人與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孝景時貴黃老術此
書頗行於世大慶按繆公立於魯僖三十二年薨於魯宣三年正與魯文

公並世列子書楊朱篇云孔子伐木於宋圍於陳蔡夫孔子生於魯襄二
十二年繆公之薨五十五年矣陳蔡之厄孔子六十三歲統而言之已一
百十八年列子繆公時人必不及知陳蔡之事明矣況其載魏文侯子夏
之問答則又後於孔子者也不特此爾第二篇載宋康王之事第四篇載
公孫龍之言是皆戰國時事上距鄭繆三百年矣晋張湛為之注亦覺其
非獨於公孫龍事乃云後人增益無所乖錯而足有所明亦何傷乎如此
皆存而不除大慶切有疑焉因觀莊子讓王篇云子列子窮貌有飢色客
有言於鄭子陽曰列禦寇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
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列子再拜而辭使者去其妻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
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耶列子笑曰
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
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觀此則列子與鄭子陽同時及攷史
記鄭世家子陽乃繻公時二十五年殺其相子陽即周安王四年癸未歲
也然則列子與子陽乃繻公時人劉向以為繆公意者誤以繻為繆歟雖
然大慶未敢遽以向為誤姑隱之於心續見蘇子由古史列子傳亦引辭
粟之事以為禦寇與繻公同時又觀呂東萊大事記云安王四年鄭殺其

相駟子陽遂及列禦寇之事然後因此以自信蓋列與莊相去不遠莊乃
齊宣梁惠同時列先於莊故莊子著書多取其言也若列子為鄭繻公時
人彼公孫龍乃平原之客赧王十七年趙王封其弟勝為平原君則公孫
龍之事蓋後於子陽之死一百年矣而宋康王事又後於公孫龍十餘年
列子烏得而預書之信乎後人所增有如張湛之言矣然則劉向之誤觀
者不可不察而公孫龍宋康王之事為後人所增益尤不可以不知葉石
林老人避暑錄列子書稱子列子此是弟子記其師之言非列子自云也
劉禹錫自作傳稱子劉子不可解竟是誤讀列子呂原明雜說曾子方言
列子偽書也何以言之其見於莊子者則甚善其他則不足取是以知之
蘇浩然謂劉向不足以知列子楊朱力命二篇窺其深者也而謂非一家
之言容齋續筆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其言惠盎見宋康王
王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客將何以教寡人盎曰臣有道於此使人
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盎曰夫刺
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
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
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

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觀此一段語宛轉四反非數百言不暢之
不能了而潔淨粹白如此後人筆力渠復可到耶三不欺之義正與此合
不入不中者不能欺也弗敢刺擊者不敢欺也無其志者不忍欺也魏文
帝論三者優劣斯言足以蔽之呂東萊雜說列子為伯昏無人射列子無
字音莫侯反莊子不音讀如本字也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
申屠嘉與鄭子產同師伯昏無人然則伯昏無人自一人也伯昏瞀人自
一人也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又言師老商氏友伯
高子不知老商氏即壺丘子林耶或別一人也又不知伯高子與無人瞀
人為一為二也此雖禦寇寓言然據文指事則似不一要皆獨立絕塵高
出一時之上者也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張湛解云盡弦窮
鏑郭象云盈貫猶溢鏑也措杯水其肘上張湛云手停審故杯水不傾郭
象云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如
此之類訓釋明白文詞高古皆後人所不到又揮斥八極神氣不變郭象
以為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遠近幽冥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
也如此等語殆類有得者矣　列子記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
告道又師蔡豆氏亦三年不告列子之學三年之後始得壺丘一聯五年

之後始一解頗而笑此皆足以見古人教人規摹次第故學者得力非後
人所能彷彿也蓋用力深者其收功也遠得之艱則守之也固未有僥倖
於或成似若有合而脊然失之也　國朝宋濂文粹列子八卷凡二十篇
鄭人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謂禦寇與鄭繆公同時柳宗元云鄭繆公
在孔子前幾百載禦寇書言鄭殺其相駟子陽則鄭繻公二十四年當魯
穆公之十年向蓋因魯穆公而誤為鄭爾其說要為有據高氏以其書多
寓言而并其人疑之所謂禦寇者有如鴻蒙列缺之屬誤矣書本黃老言
決非禦寇所自著必後人會粹而成者中載孔穿魏公子牟及西方聖人
之事皆出禦寇後天瑞黃帝二篇雖多設辭而其離形去智泊然虛無飄
然與大化游實道家之要言至於楊朱力命則為我之意多疑即古楊朱
書其未亡者勦附於此禦寇先莊周周著書多取其說若書事簡勁宏妙
則似勝於周間嘗熟讀其書又與浮屠言合所謂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
耳如鼻鼻如口無弗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
履非大乘圓行說乎鯢旋之潘合作審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
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氿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汧水之
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非修習教觀說乎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

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
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
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以學幻非幻化生滅說乎厥昭生乎
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
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非輪回不息說乎人胥知生之樂未
知生之苦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非寂滅為樂說乎精神入其門骨骸反
其根我尚何存非圓覺四大說乎中國之與西竺相去一二萬里而其說
若合符節何也豈其得於心者亦有同然歟近世大儒謂華梵譯師皆竊
莊列之精微以文西域之卑陋者恐未為至論也朱子語類孟子莊子文
章皆好列子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而少事實人傑　莊周列禦
寇亦似曾點底意思他也不是專學老子吾儒書他都看來不知如何被
他瞬見這箇物事便放浪去了今禪學也是恁地淳　因言列子語佛氏
多用之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語溫純柳子厚嘗稱之佛家於
心地上煞下工夫賀孫　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
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卻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

然相胥為一體處可惟故孟子以為無君此類是也大非元豫章熊朋來
集跋亡弟嗣功列子冊　列子書時有合於釋氏至於深禪妙句使人讀
之三歎蓋晉適中事不自葱嶺傳來信矣亡弟嗣功讀此書至於漬敗猶
續而讀之其苦學好古後生中殆未之見也紹望中余自繕治而藏之少
年筆竊取玩之又毀裂幾不可揉唐坦之僕為輯之智興上人喜異聞故
以遺之宋秦觀淮海集讀列子　咄咄兩小兒多言空爾為徒知日無定
不覺心有期尺捶探蒼溟俱令傍者嗤誰謂不能決孔丘乃真知王東牟
先生集畫列子圖和韻　稻粱戒馬啄饋粟辭子陽神明久不死宇宙一
馬翔若人據槁梧中自含宮商其游車泠風其息形坐忘豈山瀛四等念
往即褰裳蓋云任去來豈謂符他張老商顧之笑是事何輕揚雲風駕句
餘日月輔兩傍拊掌一戲笑何異侏儒場後人致引蔡竹林焚馨香飄飄
大人賦氣奪千丈強吾聞孔仲尼道盛涵化光雅言書當理不見一日長
敬乎子列子君其樂彷徉劉敞彭城集詠列子　禦寇卧鄭都子陽歸之
粟固辭得無受要予恐害東君非自知我人事故反覆俛仰未及終類偶
首邦族始知至人心避榮乃避辱如何當路子擾擾事干祿劉公是先生
集讀列子贈樊太博勝之殘丞君章監丞　五嶽窮雲霓滄海不可渡玉

臺規朝日珠華媚飛虬飄飄群仙子來往何其稠咫尺視千里俯仰移九
秋潮波有時起勢若空中浮禹獵受帝命巨鼇舉其頭適來百萬祀無復
遷播憂龍伯何為者脩干曳長鈎不知意誰感似與鼇為仇六鱗既潛卷
二山忽漂流眾真失其常蕩析不自謀孰云飛升樂奔迫良可愁盍虛誠
難必藏壑有亡舟至人縱大觀夷險固悠悠如聞帝憑怒使滅龍伯儔且
欲招群仙復還故時丘勉哉凌雲迹永謝北極幽劉後村詩列子　內身
無羽翼那有許神通會得泠然意人人可御風江湖續集竹溪十一藁林
希逸　列子口義成　莊列源流本一宗微言妙趣不妨同但知絕迹無行
地莊子齊物論豈羨輕身可御風二義乖違劉絕識劉向叙中有二義乖
背不似一家書之語八篇參校湛何功今書八篇張湛所參校就中細細
為分別真眼應須許北翁元吳萊淵穎集列子　真夢本非夢萬事蕉下
鹿力命每相持御風身乃足耶律鑄雙溪醉隱集醉讀列子　獨醉亭中
獨醉仙唯知仙適辯逃禪等閑蹴蠟擴陳際卻味冲虛力命篇群書足用
虛無　或謂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
其處矣列子天瑞篇　適類　列子好遊壺丘子曰遊何所好曰我之遊也
觀其所變列子仲尼篇　列禦寇之齊適伯昏瞀人曰驚吾嘗食於十漿而

五漿先饋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使人輕乎貴老夫漿人其為利也薄其為
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乎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
驚伯氏瞀人曰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
瞀人不言而出莊列禦寇篇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
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列天瑞篇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
乘風而歸尹生聞之請斷其術列子曰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九年之後
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而後心凝形釋骨肉都
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
乘風耶黃帝篇　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此雖免乎
行猶有所待也莊逍遙篇　群書足用事對疑叔靜庵　明性志　陳東崇執本
文子文獻通考文子一卷　陳氏曰相傳為東坡作未必然也曹隨類說
文子　公孫龍親年生於列禦寇之後其事乃見於列子之書說者謂列
子弟子以其義無要統而有所發問故類而附之無嫌也文子事齊宣王
而書之所載亦多後世之事豈為文子之學者務廣其道凡論不繩於統
叙者皆存而不去耶覽之者以意逆志則文子之學可明姑置其時之後
先可也李戴埴鼠璞文子　世傳文子為坡仙所作皆一時戲語亦有所

本其說一蟹不如一蟹出聖宋掇遺陶穀奉使吳越因食蝤蛑詢其族類
忠懿命自蝤蛑至蟹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謂一代不如一代也北牕
叢錄世傳艾子乃坡戲作予亦以為然比見吳思道云是襄陽魏道輔所
作未知孰是
關尹子仙傳拾遺尹名喜周大夫也善內學常服精華隱德修行時人莫之
識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有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
知其奇為著道德上下篇校之後與老子俱之流沙服巨勝實莫知其終
今陝州靈寶縣大初觀乃古函谷關候見老子處終南宗聖宮乃關尹故
宅周穆王修其草樓改號樓觀建老子祠道觀之興實祖于此老君授經
後西出大散關復會於城都青羊肆賜號文始先生即莊子所謂博大真
人者也其注書九篇一宇詳宇字二柱詳柱字三極詳極字四符詳符字
五鑑詳鑑字六匕詳匕字七釜詳釜字八籌詳籌字九藥詳藥字玉海關
尹子　漢志道家九篇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劉向校關
尹子永始二年八月庚子上　列仙傳喜著書九篇名關令子　今本九卷
一宇至九藥明氏致知編關尹子周關尹喜所撰九篇曰宇曰柱曰極曰
符曰鑑曰匕曰釜曰籌曰藥關尹子序漢劉向校正上其書序曰右新書
著定關尹子九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言所校中祕書關尹
子九篇臣向校讎太常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輒除錯不可考增闕斷續
者九篇成皆殺青可繕寫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子隱德行人
易之嘗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二篇列禦寇莊周皆稱道家書篇皆寓名
有章章皆首關尹子曰四字篇篇叙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列莊異
其歸同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狂蓋公授
曹相國參曹相國薨書葬至孝武皇帝時有方士來以七篇上上以仙處
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
好焉竊士清人能重愛黃老清靜不可闕臣向昧死上進　又製贊曰尹
喜抱關含德為務挹漱日華仰玩玄度候氣真人介焉獨悟俱濟流沙同
歸妙趣　至元四年正月贈無上太初博大文始真君制曰朕惟無為之
教有宗有元衆妙之門惟精惟一雖淵乎道德之旨亦資夫羽翼之功其
著書者關祖與於一初其執御者妙飛遊於八極既垂世而立教益殊途
而同歸所以與造物者為徒乎以長上古而不老琳宮壇館亦備典以饒
玄元絳節金輿時馭風而從紫氣神易固無方而無體太上有立德而立
言庸錫徽稱以侈玄蹤於戲乾坤之用成於六子如道之傳叙而得人國

家之統垂於萬年尚相其清靜而成化式降景祚光迪繁禧　丹陽稚川
葛洪關尹子後序曰洪體存蒿艾之質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
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鄭君多玉笈瓊笥之書服餌開我以至
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屬洪以關尹子洪每愛之誦之藏
之拜之宇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魂魄也鑑者
心也匕者食也釜者化也籌者物也藥者雜治也洪每味之泠泠然若躡
飛葉而游乎天地之混冥沉沉乎若履横杖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處
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倏若飄鸞鶴亦作怒若鬪虎兕
清若浴碧漆若夢紅擒縱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
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鑑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人者
之所言乎其絕進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何
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也幸親受之咸和二
年五月朔丹陽葛洪稚川敬叙　希微子王夷序曰是聞三教鼎立於天
地間如三光在天相須為明不可偏廢也三家經文充府滿藏其間各有
精微極至之書吾儒六經皆法言而最精微者易也釋氏大藏累千萬軸
最精微者楞伽也道家大藏累千萬軸最精微者關尹子書也三書之在

三教如三光之在三才三光雖明人無眼目無由見其明三書雖妙世無
慧哲無由知其妙故三書雖存旨昧久矣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信哉
嗚呼儒更三聖之後易變而為象數卜筮之書釋傳四燈之後楞伽變而
為象教之文道歷秦漢而來關尹子書付淮南方術家矣況乎道隱小成
言隱浮僞至人不常生至言不常行宜乎關尹子書秘而不傳於世矣雖
然天地至靈之氣發而為文載道之言陰有神護終不可泯行之有時爾
易自孔子之後數千年至陳希夷始傳心法楞伽自瞿曇涅槃數千年至
達磨始傳於中國今關尹子書自老子西征出關亦數千年矣抱一先生
始發明此書玄奥然此書句讀且難況通其義也先生證悟道真悲憫後
學乃探老關骨髓述成言外經旨或因言而悉旨或轉語以明經或設喻
以彰玄或反辭而顯異或句下隱義或言外漏機或指意於言前或顯微
於意外大率多關尹子言外之旨故總其多者目之曰言外經旨是書也
真所謂剖大化之秘藏增日月之光明泄大易未露之機述楞伽秘密之
蘊即伏羲之本性盡姬文之神思探仲尼之精微究諸佛之命脈窮諸子
之骨髓顯黃帝之機緘露老聃之肺腑也學者得見此書誠為不世之遇
宜可不知其幸耶愚家師親授得悟道真無以報釋師恩敬鋟于梓傳之

無窮使天下後世志道君子得遇此書言下打發了悟道真皆吾師抱一
先生無窮之德施也是書在處當過於佛乘之經陰有神天護持豈可輕
慢耶學者當藏秤莊誦如葛稚川可也故為之叙黄氏日抄關尹子九篇
其一曰宇注云道也其二曰柱云建天地也三曰極云尊聖人也四曰符
云精神魂魄也五曰鑑云心也六曰匕云形也七曰釜云化也八曰籌云
物也九曰藥云雜治也序以為關尹喜之書漢有方士來上則其僞可知
矣且其文磔弱其言道皆歸之於無果無則又安有所謂道而為是贅辭
哉如曰為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此為粗可曉者然與
老子論語本旨不合此襲之而不善用者也如曰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
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是人生惟以速死為幸而不欲天下之有生
也何等立言哉文獻通考關尹子九卷　陳氏曰周關令尹喜蓋與老子
同時啓老子著書言道德者按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及國史志皆
不著録意其書亡久矣徐藏子禮得之於永嘉孫定首載劉向校定序末
有葛洪後序未知孫定從何傳授殆皆依托也序亦不類向文　國朝宋
濂文粹關尹子一卷周關令尹喜所撰喜與老聃同時著書九篇頗見之
漢志自後諸史無及之者意其亡已久矣今所傳者以一宇二柱三極四

符五鑑六匕七釜八籌九藥為名蓋徐藏子禮得於永嘉孫定未知定又
果從何而得也前有劉向序稱蓋公授曹參參薨書葬孝武帝時有方士
來上淮南王安秘而不出向父德治淮南王事得之文既與向不類事亦
無據疑即定之所為也間讀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而藉吾儒言
文之如變識為智一息得道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
呪土偶之類聃之時無是言也其為假託蓋無疑者或妄謂二家之說實
祖於此過矣然其文雖峻潔亦頗流於巧刻而宋象先之徒乃復尊信如
經其亦妄人哉江湖續集竹溪十一藁林希逸讀關尹子　青牛車後抱
關翁師已西游道却東著論九篇今猶在命名一字古無同九篇皆一字
名不知身老傳誰氏可愛文奇似考工傳大真人莊所敬參寥千載
想宗風

亢倉子仙傳一名庚桑楚一名亢倉子陳人為老子之徒偏得老子之道
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
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後遊吴隱毗陵孟峯道成仙去後有漢輔元
張天師唐張果老相繼隱修因號張公壇福地古建洞靈觀宋改天申萬
壽宮著書九篇號亢倉子一曰全道詳全字二曰用道詳用字三曰政道

詳政字四曰君道詳君字五曰臣道詳臣字六曰賢道詳賢字七曰訓道
詳訓字八曰農道詳農字九曰兵道詳兵字隋志亢桑子二卷天寶元年
詔莊子為南華真經列子為沖虛真經文子為通玄真經然亢桑子求之
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
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鄭樵通志亢倉子三卷老聃之徒庚桑楚撰
王士元注音略一卷玉海亢倉子史記莊子傳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
空語無事實唐志王士元亢倉子二卷天寶元年二月丙申號莊子南
華庚子號列子沖虛文子通玄亢桑子洞靈真經然亢桑子求之不獲王
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
為二卷補其亡今本五卷九篇曰全道至兵道何粲注　柳宗元曰首篇
出莊子而益以庸言劉向班固録書無之今之為術者始為傳注　書目
三卷首篇與莊子庚桑楚篇略同亢倉子序晉太學博士何粲序曰道原
於無藏其體用人不得由而入恍乎無有中擴充其神至於天下萬物纖
悉之理莫不繫其用吾謂道之通變也古之人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
於神神合於無積是四者於内發而為言言而成書以為世用者見於亢
倉子之謂乎亢倉子莊列之等爰載於南華雜篇本末具悉謂偏得老聃

之道。洒然真理。與夫寓言鑿說。大相遼邈。可以極夫性命。至於天下國家用為治則無有不治者。其篇有九。一曰全道。其要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悶。無以窮達自撓。使讀是書者常裕足以自安也。二曰用道。使人不露其用。雖福滋萬物。必曰歸功於無有。讀是書者使大美不足以自擅也。三曰政道。其要主勤民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法。吏奉法則政下宣。讀是書者忍刑賞不一而吏不奉法敝。四曰君道。君用天下愛惡者則天下安。用獨愛惡則天下危。讀是書者。人主安可放其私愛惡乎。五曰臣道。其要朝廷百吏。下阜百姓。上滋主德。讀是書者。勸忠賢之臣有所至也。六曰賢道。其要賢止可待不可求。材慎在求不慎。無讀是書者有勸於天子之明乎。七曰訓道。謂孝者人道之至德。載舜與文王問乎蹇之事。使讀是書者雖聖賢敢有以慢於父母乎。八曰農道。其要為人上者。雖天子必得躬耕。雖后妃必得親蠶。讀是書者使人立天下之本而捨天下之末也。九曰兵道。其說兵者人之威也。人有威性受於天。讀是書者使喜怒不私諸己。公諸天也。散而分諸篇第。總而名之曰洞靈真經。劉公天從者。博覽古書。家藏之久。一旦公然刊而傳諸世。丐予為之序。前所謂此書可以極性命之理。至於天下國家用而為治則無有不治者。予無愧焉。謹序。青箱

雜記亢倉　大唐新語云。道家有庚桑子者。世無其書。開元末。襄陽處士王源撰亢倉子兩卷以補之。源為之序。序云。莊子謂之庚桑子。史記作亢桑子。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源乃取莊子庚桑楚一篇為本。更取諸子文義相類者而成之。亦行于世。又柳子厚辯亢倉子云。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註以教於世。不亦惑乎。唐藝文志以為王士元。高續古子畧亢桑子　孔子曰。上有好者。下有甚焉。亢桑子之謂歟。開元天寶間。天子方鄉道家者流之說。尊老氏。表莊列。皇皇乎清虛沖澹之風矣。又以亢桑子號洞靈真經。上既不知其人之仙否。又不識其書之可經。一旦表而出之。固未始有此書也。襄陽處士王褒。求獻其書。書褒所作也。按漢略隋志皆無此書。褒之作也。亦思所以趣世好。迎上意耶。今讀此編。往往采諸列子文子。又采諸呂氏春秋新序說苑。又時采諸戴氏禮。源流不一。往往論殊而辭異。可謂雜而不純。濫而不實者矣。太史公作莊周列傳。謂嘗言其語空而無實。而柳宗元又以為空言之尤。皆足知其人。次其書。然柳氏所見。必是王褒所作者。

柳宗元集辯亢倉子。唐號洞靈真經。一云亢音庚。莊子作庚桑楚。楚名。庚桑姓也。史記作亢桑子。大唐新語云。道家有庚桑子者。世無其書。開元末處士王源撰亢倉子兩卷以補之。序云。庚桑。亢桑。亢倉。一也。唐藝文志以為襄陽王士元。　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畏累。畫云上烏罪切。或作猥。下力罪切。或作壘。莊子音。壘云。猥壘山名也。或云在魯。又云在梁州。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註以教於世。不亦惑乎。文獻通考亢倉子二卷。　按唐天寶元年。詔號亢桑子為洞靈真經。然求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元補亡者。宗元不知其故。而遽詆之。可見其銳于譏議也。其書多作古文奇字。豈內不足者必假外飾歟。何擧詩　周氏涉筆曰。庚桑楚。固寓言。然所居以忘言化俗。以醇和感天。今所著切切用誅罰政術。蓋全未識庚桑子者。其稱危代以文章取士。剪巧綺濫。益至正指唐事。又補賊廣引俠赦。華是獄案文書。又一鄉一縣一州。被青紫章服。皆近制。既為唐人短淺者之書。不煩于厚掊擊也。惟農道一書

可讀。自合孤行。　陳氏曰。首篇所載。與莊子庚桑楚同。亢倉者。庚桑聲之變也。崇文總目九九篇。黃氏日抄亢倉子　亢倉子。名楚。說本老子。文類莊子。亦有近理者。如曰。所謂國爵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如曰。士有天下人愛之者。有其主獨愛之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如曰理人者先務譽。人譽則撲。譽音農。此其近理者也。亦有背理者。如曰大亂之本。祖乎堯舜。如曰蛇地之謂水。蛇水之謂氣。蛇氣之謂虛。蛇虛之謂道。如曰安知天下之正汙潔。此其背理者也。至其妄自標榜。以欺世。則謂靈王使祭公致餼帛。有禳水旱之問。謂熊圉拜為亞尹。嘗微服而逃。則有不能自掩其欺者矣。蓋其書稱自鄉而縣。縣而州。此後世之區畫也。稱被以青紫章服。此後世之品式也。稱吾無誰私。公羗忍不知其讀此。倣後世之楚詞。而字多用古文。又欲以自蓋其今文而益彰者也。曾謂周靈楚國之世而有此哉。其書有云。噫氣谷神。以谷為似。與老子新稱谷神不同。　柳文辯亢倉子謂亢桑子取莊周語而益之。其為空言尤也。錄書無亢倉子。胡氏致知編亢倉子居羽山書五卷。相傳周庚桑楚所撰。何粲為之註。名洞靈真經。宋呂南公灌園先生集讀亢倉子　治平四年。余見此書於今集賢鄧校理家。惟其諧致不倫。不及文莊列老遠甚。其

辯文最鄙陋令人懶讀常疑有好事者詭冒為之然儒之長老不助余疑
每用不懌後二年在淮南始見唐史新書乃知開元時王士源者造此又
四年於汴京見李肇國史補其說與新書同蓋新書據肇所記而言之耳
因自恨快以所疑之不妄致也益知心之可以師嗟夫在我者之有以照
彼安在乎占文按迹然後進哉世固有喜以淺托高人其功用短長雖不
能使智者無惑亦其謬意期感恩於世耳聞羌兒與越人鬪者越人乘婁
羌兒患其難禦即刻木為狻猊首而繪之又傚其皮而蒙以前驗婁猝遣
而驚也為之奔敗蓋畏狻猊者衆也非越人而衆之所為奔敗者驚於僞
而非驚於實者也彼羌兒何所出威令夫以淺托高人何以異此往時王
肅出孔子家語近世丘濬解論語而題以韓退之兩人之見皆濟繆以蒙
而適為羌兒之罪人嗚呼豈以為有益而為之歟凡士源肅濬異世而同
欲者予又為知學士之又無是比者歟抑先生嘗論亢渠不宜傳解而不
慮為唐人詐造其辯蓋猶未盡余方自憐不惑之早故為之志以佐柳於
盡焉　國朝宋濂文粹亢倉子五卷凡九篇相傳周庚桑楚撰予初苦求
之不得及得之終夜疾讀讀畢嘆曰是僞書也勤老莊文列及諸家言而
成之也其言曰危代以文章取士則剪巧綺繿益至而正雅絜實益藏夫

文章取士近代之制戰國之時無有也其中又以人易民以代易世世民
太宗諱也偽之者其唐士乎予猶存疑而未决也後讀他書果謂天寶初
詔號亢桑子為洞靈真經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采諸子文義類者
撰而獻之其說頗與予所見合復取讀之益見其言詞不類因棄去不復
省農道一篇雖可讀古農家書具有之或者謂可孤行吾亦不知其為何
說也元吳萊淵穎集亢倉子　不仁為人害仁反愁我身毋為小堯舜有
愧猖狂民
文子仙傳姓辛名鈃一名計然葵丘濮上人乃晉公子也師事老子嘗請
問於老君曰何謂道德仁義禮老君曰無為無形內以脩身外以治人功
成事立與天為隣道也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無擇與天地合德也於
大不矜於小不偷兼愛無私久而不衰仁也為上即輔弱為下即守節達
不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義也為上恭嚴為下卑遜退謙守
柔為天下雌立於不敢設於不能禮也故修道則下歸服修德則下從令
修仁則下不爭修義則下平正修禮則下尊敬五者皆修則家國安定此
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無道則下叛無德則下怨無仁則下爭無義則下
暴無禮則下亂五者不立而不危亡者未之有也文子復問曰治國之本

何如老君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夫靜以修身儉以養生則下不擾而
人不怨是以天覆以道地載以德四時不失序風雨不為虐日月清明五
星合度矣故為治之本在於安人安人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
奪勿奪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無為矣無為
者非謂引之不來推之不去迫之不應感之不動堅滯而不流擴握而不
散也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慾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時而立功任下
責成舉無過事名各自命類各自用事由自然莫出於己故事成而身不
伐功立而名不有猶水行用舟山行用樏因高為田因下為池非吾所謂
有為也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之踐位者非逸樂其身也
為天下之人强掩弱衆暴寡智欺愚勇侵怯懷才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
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為一人之明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
輔翼之為絕域殊俗不得被其澤故立諸侯以鎮撫之是以天無不任時
無不應官不隱材國無遺利矣是以先王之法不殺胎不殰卵不涸澤而
漁不焚林而畋豺未祭獸罝罘不得通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
鷹隼未摯羅罘不得張於谷草木未落斧斤不得入於林昆蟲未蟄不得
以火田孕育不殺鷇卵不探魚不尺不得取犬豕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萬

物之發若蒸氣出先王之所以得時脩備富國利人之道也夫水濁則魚
噞政苛則人亂上多欲則下懷詐上多求則下交爭智詐萌生盜賊滋彰
不理其本而求之於末無異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聖人事省而治
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懷保真抱道而天下從
之知影應響故曰無為也文子曰無為之治既聞命矣敢問不言之教可
得聞乎老君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星辰朗非有言也正其道而
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
物自生矣夫道者藏精於內栖神於心靜漠恬淡悅穆胸中廓然無形寂
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冤刑天下莫
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諭之推其
誠心施之天下而已故賞善罰惡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政令
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精誠形乎內而外諭於人心此不言之道也聖
人在上懷道不言而澤及萬方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是以人主之思神
不馳於胸中知不出於四域懷其誠行之心則甘雨以時五穀蕃殖養人
以公威厲不試法省不擾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故精誠動於天
景星現黃龍下翔鳳至醴泉出嘉禾生河不溢流海不湧波矣若逆天暴

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文變異國將危亡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夫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彊力致也惟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天氣執沖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人皆遷善若生諸己謂之神化者蓋行不言之教也文子復再拜而問曰治國之本敢聞命矣治身之本奈何老君曰來吾語汝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不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閉嗜慾養生之末也人能養其本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在內者已得邪氣無由入矣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血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臟乃官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頭圓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有四肢五臟九竅三百六十骨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人與天地相類而爲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國受其殃天地之道至閎以大尚由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熏而不息精誠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守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臟者人之精也血氣專

乎內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慾寡耳目清而聽視達五臟能屬於心而無離則意氣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是以飾其外者傷其內快其情者疲其神見其文者弊其眞須臾不忘自貿者必困其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荄是以靜漠恬淡所以養生和愉虛無所以據德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宜靜不干動即德安其位養生經世抱德以修年可謂體道矣夫道者陶冶萬物修治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深澗廣大不可爲外折毫剖芒不可爲內始於柔弱終於剛強治於短寡成於衆長故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是以眞人體之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朴不與物雜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眞人夫虛無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鑒也柔弱者道之用也純粹者道之幹也嗜慾不載虛之至也無所憎愛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隨時爲宜柔之至也不爲物散純之至也是以聖人輕天下即神不累細萬物即神不惑齊死生則意不懾同變化則明不眩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亦無所踈亦無所親與道爲際與德爲鄰倚不抗之柱行不關之途累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故無往而不遂無之而不通也文子再拜受教周平

王問於文子曰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對曰夫道德匡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化淫敗以爲朴淳使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用其言而天下治文子復從老君授神丹之方遂正品仙階後南遊吳越范蠡師之越欲伐吳蠡諫曰臣聞之師曰兵凶器戰逆德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不可句踐不聽敗於夫椒後位以上大夫弗就隱吳興餘英禺山相傳以爲登雲而升按寰宇記吳興誌俱載餘英東南三十里有計籌山越大夫計然嘗登此山籌度地形因名焉今山陽白石頂通玄觀乃故隱處也其紫雲關昇元觀即古常清觀宋乾道間改賜今額山之半有曰登雲石者存其著曰文子天寶中封爲通玄眞人書曰通玄眞經其著書一十二篇一曰道原詳原字二曰精誠詳誠字三曰九守詳守字四曰符言詳言字五曰道德詳德字六曰上德詳德字七曰微明詳明字八曰自然詳然字九曰下德詳德字十曰上仁詳仁字十一曰上義詳義字十二曰上禮詳禮字漢志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隋志文子十二卷周平王時人師老子唐志文子十二卷徐靈府註通志文

子十二卷老子弟子　李暹訓注十二卷　朱弁註十二卷　徐靈府註音一卷　統略一卷　家語要言一卷　玉海文子　漢志道家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隋志十二卷　唐志同　梁七錄六卷　柳宗元曰十二篇蓋駁書也凡孟管數家皆見剽竊　默希子註　道原至上禮　文選註范子曰文子姓辛葵丘濮上人稱曰計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文子錄其遺言爲十二篇　默希子謂姓辛名研文子其字也師老子今本十二卷元魏李暹註　唐徐靈府註即默希子　宋玄註事物紀原文子　唐會要曰天寶元年三月十九日李林甫奏文子號通玄眞人詳見號字　廣記文子默希子註姓辛名研字文子周平王時葵丘濮上人其先晉公子也嘗南遊范蠡得而事之老子弟子也著通玄眞經文子徐靈府作通玄眞經序曰大道不振其來已久微波尚存出自諸子莫不祖述道德綱紀百代文子者周平王時人也平王問文子曰聞子得道於老子今賢人雖有道賢人文子也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能庸乎文子對曰道德匡邪以爲政振亂以爲理使聖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而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信其言而用之時天下治然安危成敗

匪降自天，在乎君王任賢而已。故聖人怵怵為天下擇其人，同於赤子。欲以興利去害而安之，非欲有私於己也。其書上述皇王帝霸興亡之兆，次序道德禮義衰殺之由，莫不上繼玄機，旁通庶品。其旨博而奧，其詞文而真。故有國者雖淫敗之俗，可返正樸於太素；有身者而患累之質，可復至命於自然。大矣哉！君子不可不刳心焉。洎我唐十有一葉，皇帝垂衣布化，均和育物，柔懷庶邦，殊俗一軌。故在顯位者咸盡其忠，棲幽居者亦安其業。靈府以元和四載投跡衡峰之表，考室華蓋之前，迨經八稔，風軟樸素之風，竊味希微之旨，今未能拱默，強為注釋，是量天漢之高，邀料滄溟之淺深者，亦以自為難矣。牟巘陵陽集文子序。　禹受計于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武康計籌山，因計然嘗處地于此而得名。然其義固有所本。范蠡師計然，見於史記。顏師古以為與孔子同時是也。其書曰文子者，有與平王問答語。徐靈府遂以為周平王時人，則誤甚。劉向著錄文子書九篇耳。李暹所註乃十二篇，疑不能無附託其間。或謂乃楚之平王。楚越相強，平王時楚事日非，子胥既奔吳，而計然亦去楚，間道適越耶？不可考矣。南谷杜君辯博而篤實，恬靜而疏通，其能可以用世，而其志果於遯世。雖嘗領閣臺珍館，亦復舍去，築披雲之菴於計籌山上，燕處從容，取文子書及其事

之散見他書者，會粹而刻之。三代古書遺逸，一旦震發於湮沒之餘，真山林一大奇事乎！觀自昔財計之臣，鮮有能自全者。計然之策，范蠡畧用之於越，十年生聚，既以報吳，乃飄然遠引，竟免於鳥喙之毒手，而圖謀相傳計然乃神仙得道之人，又不但全其身而已。蓋計然嘗受於老子者也。夫善計不用籌策，此豈區區癖居操縱，從事於鞭算之末乎？不貴難得之貨，不舍儉且嗇，不以不足奉其餘，生財而不有，成功而不居，若是者蓋幾乎道，固已超然於利害禍福之外。而世之壟利專利者，往往違天時，竭地力，自謂以心計析秋毫，不知正犯道家之所深忌，秪以自貽殃禍，覆轍相尋，曾莫之悟，可嘆也。南谷嘗註老子，得其宗旨，又梓此書，俾與師說並行，其警世切矣。學者合而觀之可也。雖然，書徒糟粕，曠洞遐想，沈寥虛澗，胃中係累，雲拂霧除，豈不快然者哉？又安得從南谷君登籌峰，望玄墟，求鴟夷子所以泛湖之處？文子續義。文子於章首多稱老子曰者，尊師也。此蓋當時記習老子之言，故不敢自有其名。書十有二篇，凡一百八十八章。道堅不揆淺陋，隨義析之，增八十一章，別有其首，題曰續義，以便觀覽云焉。總意林文子十二卷。　周平王時人，師老君。　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源。齒堅於舌而齒先弊，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幹。立井而飲，耕田而

食，不布施以求德，不高下以相傾，此古人之德也。　河不滿溢，海不湧波，景雲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此聖人順天道也。　晝冥夜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此國之將亡也。　水濁則魚噞，政苛則民亂，上多欲，下多詐。　冬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皋陶瘖而大理，天下無虐刑，何貴言乎。　君子猶射，差此毫末，於彼尋丈。　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清之終日，乃能見眉睫，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也。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己者貪心不生。　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還自蝕，人生事還自賊。使信士分財，不如探籌；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全封。有心於平，不如無心之不平。　善游者必溺，善騎者必墜。上學以神聽之，學在骨髓；中學以心聽之，學在肌肉；下學以耳聽之，學在皮膚。夫鐸以聲自毀，膏以明自煎。一淵無兩蛟，有必爭。得鳥者羅之一目，一目之羅不可得鳥。　欲致魚者先通於谷，欲來鳥者先樹於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　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眥。水之勢勝火，一杓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一河。　飢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　農夫勞而君子食之，愚者言而智士擇之。　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

欲茂，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慾害之。　濡溺者以金石，不如尺索。　花大早者不須霜而自落。　入水憎濡，懷臭求芳，不可得也。　乳犬嗤虎，伏鷄搏狸。　冶不能銷木，匠不能斲冰。　金石有聲，不叩不鳴；簫管有音，不吹不聲。　事者難成而易敗，名者難立而易廢。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　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其貪祿慕位，欲為天下除害耳。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　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為之。今人貴不許其大功，而求其小善，失賢也。　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貧則觀其所愛。霸王之道，扶義而動，尊其秀士，顯其賢良，百姓開戶而待之，漬米而儲之。不義之兵，至於伏尸流血而不伏也。　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己，則生塵垢。柳宗元集辯文子。或曰姓辛，名鈃，字文子，號曰計然，葵丘濮上人，范蠡之師。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唐有徐靈府注，又有李暹訓註。或謂其書錄老子遺言。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考即考字。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嶢音堯，山高貌，或作尧。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為聚斂以成其書歟？

然觀其往往有可采者又頗惜之憫其為之也勞今刊去謬悠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為去聲 考古質疑論文子非周平王時人

大慶近觀文子一書凡一十二篇謂之通玄真經猶莊子所謂南華真經列子所謂冲虛真經也其書大率多載老子之言或謂之老子弟子是也而其序乃以為周平王時人按史記貨殖註裴駰曰計然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引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此所引乃文子第三卷守虛篇而李善註云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丘濮上人稱曰計然范蠡師事之又北史蕭大圜云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然則所謂文子乃春秋末人也但其書第五卷有平王問於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云云注家謂平王為周平王故其序遂以為周平王時人夫春秋起於魯隱正周平王之時是為春秋之始范蠡事越子句踐以滅吳是乃春秋之末前後相去二百餘年乃謂文子為平王時人可乎況其書第一卷又載孔子問道於老子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是則老子與孔子同時皆去平王時甚遠也又其書上仁篇云伯樂相之王良御之王良與趙簡子同時亦春秋末年也然則謂為平王時人豈不誤歟曰孔子與老子答問其為同時固也如上文之所援引安得平王時有所謂老聃而曰吾聞子學道於老聃似真誤矣但前史所述孔子皆可考其所生之歲月如老聃則莫推其始止云姓李名耳字伯陽周守藏室之史也嘗觀遷史周紀幽王時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注云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及幽王立褒后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云云由此而觀則太史伯陽即老子也固已見於幽王之前則平王謂吾聞子學道於老聃又似非誤況孔子竊比於老彭說者謂老聃彭祖夫彭祖堯臣綿唐虞歷夏商則老聃之年遷史謂其修道以養壽或者生於幽王之前而綿歷春秋之季亦未可知也更俟智者質之序上為談文子有默希子註愚觀文子首章云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與老子道非常道之意若合符節 文獻通考李暹註文子十二卷 晁氏曰右李暹註其傳曰姓辛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錄其遺言為十二篇云按劉向錄文子九篇而已唐志錄暹注與今篇次同豈暹析之歟頗猶以其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疑依託者然三代之書經秦火幸而存者其錯亂參差類如此爾雅周公作也而有張仲孝友列子鄭繆公時人而有子陽餽粟是也李暹師事僧般若流支蓋元魏人也 周氏涉筆曰文子一書誠如柳子

厚所云駁書也然不獨其文聚斂而成亦黃老名法儒墨諸家各以其說入之氣脉皆不相應其稱平王者往往是楚平王序者以為周平王時人非也 陳氏曰按志有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又按史記貨殖傳徐廣註計然范蠡師名研裴駰曰計然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默希子引以為據然自班固時已疑其依託況未必當時本書乎至以文子為計然之字尤不可考信 墨希子注文子十二卷 晁氏曰墨希子者唐徐靈府自號也靈府謂文子周平王時人

朱玄註文子十二卷 晁氏曰唐朱玄注缺府言一篇或取默注補為書

續古子略文子 柳子厚以文子徐靈府注十二卷李暹訓注十二卷天寶中以文子為通玄真經文子為老子弟子其辭指皆本之老子其傳曰老子弟子雖其辭指柳子厚以為時有若可取蓋駁書也凡孟子數家皆入剽竊文詞又牙相抵而不合人其損益之歟或聚斂以成其書歟乃為刊去謬亂頗發其意子厚所刊之書世不可見矣今觀其言曰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又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曰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愛又曰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此亦文子之一臠也 黃氏日抄文子 文子者云周平王時辛妍之字即范蠡之師計然嘗師老子而作此書其為之注與序者唐人默希子而號其書曰通玄真經然僞書爾孔子後於周平王幾二百年及見老子安有生於平王之時者先能師老子耶范蠡戰國人又安得尚師平王時之文子耶此僞一也老子所談者清虛而計然之所事者財利此僞二也其書述皇王帝霸而霸乃伯字後世轉聲為霸耳平王時未有霸之名此僞三也相坐之法咸爵之令皆秦之事而書以為老子之言此僞四也僞為之者殆即所謂默希子而乃自匿其姓名歟其序又稱唐明皇垂衣之化則其崇尚虛無上行下效皆失其本心為可知明皇之不克終於是乎兆矣豈獨深宮女子能召漁陽鞞鼓之變哉書之每章必託老子為之辭然用其子之說者文衍意重淡於嚼蠟否者又散漫無統自相反覆謂默希子果有得於老子吾亦未之信今略類分其說如稱愚者生姦此法家之說政勝其民下附其上此術家之說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此兵家之說而上德一篇又全引諸子譬喻語凡其散雜類此既曰道滅而德興又曰道之中有德既非仁義矣又曰治之本仁義也既非禮義矣又曰不知禮義法不能正凡其反覆類此而其言之偶合理者有二曰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者與世推移曰自天子至

於庶人四體不勤於事求贍者未之聞其言之最害理者亦有二曰任臣者危亡之道也尚賢者癡惑之原也曰委恩意合聖賢外賢能廢仁義禁姦偽削齊於道矣 國朝宋濂文粹文子十二卷老子弟子所撰不知氏名徐廣曰名鈃李暹曰姓辛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裴駰曰計然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孟康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顏師古曰蔡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計然一名計研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倪與研然三音皆相近故訛爾由是觀之諸說固辨矣然是書非計然之所著也予嘗考其言壹祖老聃大槩道德經之義疏爾所謂體道者不怒不喜其生無慮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即載營魄抱一專氣致柔滌除玄覽也所謂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嘗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即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知榮守辱之義也所謂靜則同虛則通至德無為萬物皆容即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也所謂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苞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即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也其

他可以類推蓋老子之言宏而博故是書雜以黃老名法儒墨之言以明之毋怪其駁且雜也計然與范蠡言皆權謀術數具載於書絕與此異予固知非者是書者也黃氏屢發其偽以為唐徐靈府作亦不然也其殆文姓之人祖老聃而託之者歟抑因裴氏姓辛字文子之說誤指為范子計然十五卷者歟元吳萊淵穎集文子 大道終自然王家始多難益人不在賢卜鼎年已半

鄒子漢志鄒子四十九篇名衍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隋志鄒子一卷其書多論漢人恐是閻甫王海漢志陰陽家鄒子四十九篇名衍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師古曰亦鄒衍所說 史記鄒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宏大不經作主運劉向別錄鄒子書有主運篇封禪書鄒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馬總意林鄒子一卷 欲知其人視其朋友蔟藜在田良苗無所措其根佞邪在朝忠直無所容其身 寨門不入宿臨甑不取塵避嫌也唐陳拾遺叢鄒子 大運淪三代天人罕有窺鄒子何遊廓曼一作浸說九瀛爭興亡已千載今也則無為一作推

捷子史記慎到傳捷子齊人學黃老道德之術

劇子史記荀卿傳劇子之言注索隱曰著書之人姓劇氏而稱子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百八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百八十七 二紙

子 道家子書六

鶡冠子仙傳楚人當春秋戰國時隱居衣弊履穿以鶡為冠莫測其名氏著書言道家事蓋其學出於黃老然其經營馳騁天下之志未始一日忘以足窺其萬一其書篇目曰博選詳選字曰著希詳希字曰夜行詳行字曰天則詳天字曰環流詳流字曰道端詳道字曰近迭詳迭字曰度萬詳萬字曰王鈇詳鈇字曰泰鴻詳鴻字曰泰錄詳錄字曰世兵詳兵字曰備知詳知字曰兵政詳政字曰學問詳問字漢志鶡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鶡為冠師古曰以鶡鳥羽為冠隋志鶡冠子三卷楚之隱人王海鶡冠子 漢志道家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鶡為冠 隋志三卷唐同楚之隱人 韓愈謂其詞雜黃老刑名 柳宗元以為好事者偽為其書 晁氏志著書十五篇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三卷 今本博選至學問分為四卷宋陸佃陶山集鶡冠子序 陸子曰鶡冠子楚人也居於深山以鶡為冠號曰鶡冠子其道踳駮著書初本黃老而末流迪於刑名傳曰

申俐名實切事情其極慘礉少恩而原於道德之意蓋學之弊有如此者也故曰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嗚呼可不慎哉此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言奧旨亦每每而有也自博選篇至武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有六篇者非全書也今其書雖具在然文字脫謬不可考者多矣語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豈虛言哉余竊閔之故為釋其可知者而其不可考者輒疑焉以俟博洽君子 文獻通考鶡冠子八卷 晁氏曰班固載鶡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鶡羽為冠著書一篇因以名之至唐韓愈稱愛其博選學問篇而柳宗元以其多取賈誼鵩賦非斥之按四庫書目鶡冠子三十六篇與愈合已非漢志之舊今書乃八卷前三卷十三篇與今所傳墨子書同中三卷十九篇愈所稱兩卷皆在宗元非之者篇名世兵亦在後兩卷有十九論多稱引漢以後事皆後人雜亂附益之今削去前後五卷止存十九篇庶得其真其詞雜黃老刑名意皆淺鄙宗元之評蓋不誣 周氏涉筆曰韓文讀鶡冠子僅表出首篇四稽五至末章一壺千金蓋此外文勢闕自不足錄柳子厚則斷然以為非矣按王鈇篇所載全用楚制又似非賈誼後所為先王比閭起教鄉遂達才道廣法寬尊上帥下君師之義然也今自五長里有司

扁長鄉師縣嗇夫郡大夫遞相傳告以及柱國令尹然動輒有誅柱國滅門令尹斬首舉國上下相持如束濕而三事六官亦皆非所取通典編氓用三尺法此何典也處士山林談道可也乃妄論王政何哉 陳氏曰陸佃解今書十九篇韓吏部稱十有六篇故陸謂其非全韓公頗道其書而柳以為鄙淺言自今致之柳說為長 崇文總目今書十五篇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唐世嘗辯此書後出非古所謂鶡冠子者 唐韓昌黎集讀鶡冠子 鶡音曷楚人居深山以鶡鳥羽為冠曰鶡冠子班固曰道家者流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九方作六云今鶡冠子自博選至武靈王問凡十九篇此只云十六篇未詳 今按方本不見或本已作九也或無雜字非是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至或作宜遇下或有其字功上或有其字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或作壺瓠也國語云苦瓠不材於人共濟而已注云佩匏可以渡水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壹或作瓠音義同滅方作減注下或有者 柳宗元集辯鶡冠子 童云鶡音曷楚人居深山以鶡為羽為冠鶡似雉 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鶡冠子鶡冠

子上九篇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其世兵篇頭與鵩賦相亂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狥財烈士狥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為博極群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高續古子略鶡冠子 春秋戰國間人才之偉且多有不可勝者不得其時不得其位不得其志退而藏之山谷林莽之間無所泄其謀慮智勇大抵見之論著然其經營馳騁天下之志未始一日忘而其志亦可窺見其萬一者矣是以功名之念有以休其心利害之機有以湯其慮而持立獨行之操不足以盡洗見聞之陋也是其為書不出於黃老則雜於刑名是蓋非一鶡冠子而已也柳子厚讀賈誼鵩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鶡冠子得其書讀之殊為鄙淺唯誼所引用者為甚美餘無可言者列仙傳曰鶡冠子楚人隱居衣弊履穿以鶡為冠莫測其名著書言道家事則蓋出於黃老矣其書有曰小人事其君務蔽其明塞其聰乘其威以灼熱天下天高而難追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違其言如此是蓋未能忘情於斯世者至曰鳳鳥陽

之精麒麟陰之精萬民者德之精嗚呼亦神矣黃氏日抄　鶡冠
子言之害理者如曰聖人貴夜行其近理者如曰富者觀其所予貴者觀
其所舉貧者觀其所取賤者觀其所與及不殺降人之類皆其間見一二
耳餘率晦澁詞繁理寡韓文公頗有取焉何哉嘗考其五至之說見於首
篇始謂北面事君則伯己者至詎藉誒咄則徒隸者至是痛上之人不禮
下也中流失船之說見於未篇謂賤生於無用之若中流失船一壺千金
是傷己之不遇時也文公宜有感於其言者乎然文公摭取此一二語之
餘十五篇無留良矣伯己言其才之百倍於己　鶡冠子十六篇韓子悲
其人之不遇鶡似鷄以死鬬楚俗以飾冠示武也至今西班稱鶡弁云
柳文辯鶡冠子謂盡鄙淺語也惟賈誼鵩賦所引用為美意好事者僞為
其書反取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太史公伯夷傳稱賈子曰貪夫
徇財云云不稱鶡冠子愚按所辯皆當雲谷雜記　鶡冠子漢藝文志云楚
人居深山以鶡為冠既不知其名又不知其為何時人然其書時稱燕將
劇辛按辛趙人周赧王三年始自趙至燕則鶡冠子當又在其後不然則
與之同時書在唐十六篇賈誼鵩賦嘗取之唐初李善注文選復多引用
以二書參訂稍稍可讀韓退之云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

遇其時後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
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其見稱如此而柳子厚以為言盡
鄙淺惟賈誼鵩賦所引用為美意好事者所為反取鵩賦以文飾之太史
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徇財列士徇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
博極群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子厚所見與退之大不同予觀
其世兵篇有云變化無窮何可勝言水激則悍矢激則遠精神回薄振蕩
相轉遲速止息中必參五同合消散孰識其時至人不遺動與道俱從驅
委命與時往來盛衰死生孰識其期儼然至湛孰知其元禍乎福之所倚
福乎禍之所伏禍與福如糾纆渾沌錯紛其若一交解形狀孰知其則芴
芒死貌惟聖人而後能決其意斡流遷徙固無休息終則有始孰知其極
以上雖多為賈誼所采取文辭奇古與鵩賦自不同子厚謂為僞書若他
篇固不得而知如此篇恐後人筆力未易至此子厚又以貪夫徇財之語
不為太史公所稱按夸士之徇名貪夫之徇財此自列子之辭獨夸者死
權一語見於鶡冠子賈誼實合二書以成文謂太史公謂為賈子云則可
謂鶡冠子云則非矣蓋子厚一時亦不審上文非鶡冠子語遂致於誤夸
士徇名貪夫徇財謂為列子之辭者此李善注文選所云今列子中無此
說善不應誤當是近世本有脫誤耳　國朝宋濂文粹　鶡冠子楚人撰不
知姓名嘗居深山以鶡羽為冠著書四卷因以名之其書述三才變通古
今治亂之道而王鈇篇所載楚制為詳立言雖過乎嚴要亦有激而云也
周氏譏其以處士妄論王政固不可哉第其書晦澁而後人又雜以鄙淺
言讀者往往厭之不復詳究其義所謂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
守中央此亦黃老家之至言使其人遇時其成功必如韓愈所云黃氏又
謂韓愈摭取二語之外餘無留良者亦非知言也士之好妄論人也如是
哉陸佃解本十九篇與晁氏削去前後五卷者合予家所藏但十五篇云
容齋筆記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鶡冠子與賈誼鵩賦同作賦
者必蹈襲而柳河東云鶡冠子用鵩賦未知孰是韓退之却取其文洗明
遠寓簡韓退之讀鶡冠子為是正訛謬數十字云十有六篇今其書乃十
有八篇不可考鶡冠子者楚人居山中其著書本黃老近刑名家好論兵
詞旨剽剛而切磯使其得志為政於一國成功當不下公孫鞅為禍亦恐
未讓也而愈謂使揆其道施之國家功德豈少云者吾弗信之矣抑韓子
好奇之過也龐煖師事鶡冠子而不傳其姓名班固云煖為燕將師古音
許遠切豫章續志　南唐李建勳罷相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田舍有老叟

教數村童公觴于其廬連食數梨賓僚有曰梨號五藏刀斧不宜多食叟
笑曰鶡冠子云五藏刀斧乃離別之離非梨也蓋離別戕伐胃懷有如刀
斧遂就架取小冊以呈建勳乃鶡冠子也見僧文瑩湘山野錄
廣成子仙傳　在黃帝時居於崆峒之山黃帝即位二十九年憂天下之不
治乃往見廣成子於崆峒而問曰聞子達於至道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
五穀以養民人又欲觀陰陽以遂其群生為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問者
物之質也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汝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
黃而落日月之光亦以荒矣而佞人之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
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問曰聞吾子達於至
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余將語
汝至道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
自正必清必靜毋勞汝形毋搖汝精少思寡慾乃可長生目無所見耳無
所聞心無所知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
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
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謹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
身千二百歲吾形未嘗衰也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

又謂黃帝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民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夫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乃授帝陰符經又之又命西王母授帝元始天尊玉像帝置於高觀以敬奉之常有綵雲覆其上故號為道觀之號自此始也又命帝陟王屋山開石函發玉笈得九鼎神丹飛雪爐火之道帝遂鑄鼎荊山鍊丹成服之有雲龍來迎帝乘龍上昇時群臣侍女同得昇天者七十有二人其餘小臣不及上手持龍髯髯墮黃帝弓與鼎皆抱之號泣世謂之烏號之弓臣民無所追慕遂取其遺物於巴山造墳以藏之號巴陵又於橋山瘞其衣冠號黃帝陵鼎所墮處謂鼎湖焉隋志廣成子十三卷商洛公撰張太衡注疑近人作唐志廣成子十二卷商洛公撰張太衡注鄭樵通志廣成子十三卷商洛撰張太衡注何璨注三卷王海廣成子隋志道家十三卷唐志十二卷商洛公撰張太衡注疑近人作　晁氏志廣成子解一卷蘇軾取莊子黃帝問道一章為解文獻通考東坡廣成子解一卷　晁氏曰皇朝蘇軾撰取莊子中黃帝問道於廣成子一章為之解景迂嘗難之其序略曰某晚珩先生薦賢中安敢與先生異論然先

生許我不苟同翰墨具在淮南鴻烈解詮言訓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脩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愼乎而能內周閉而外注廣成子黃帝時人也多知為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己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林和靖言行錄廣成子說我守其一以處其和而千二百歲其形未嘗衰今人便望他千二百歲也抱朴子地真篇廣成子　黃帝過洞庭從廣成子受自成之經宋劉後村詩廣成子　不能戰涿鹿聊復隱崆峒揮手謝軒帝毋煩順下風

士成子仙傳周隱君子也自幾來見老君曰吾聞子大聖人也吾故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涯老君漠然不應士成子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言詰而心屈直吾形而立矣吾心正卻何故耶老君曰夫巧智神聖之吾自以為脫矣昔者子呼我為牛而我為之牛呼我為馬而我為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則受其殃吾服常服者吾非以服有服也於是士成子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奈何老子曰爾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若機察而審智巧而觀於泰凡以為不信近境有人焉其名為竊成子慭而退

田子王海田子　漢志道家二十五篇名駢齊人遊稷下號天口駢呂氏春秋作陳駢漢志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師古曰駢音步田反

老成子漢志老成子十八篇胡氏致知編老成子未知其姓氏著書一十八篇

長盧子漢志長盧子九篇楚人

王狄子漢志王狄子一篇

宮孫子漢志宮孫子二篇師古曰宮孫姓也不知名胡氏致知編宮孫子姓宮孫無名著書二篇

抱朴子仙傳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祖系吳大鴻臚父悌吳平入晉為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墨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仙公別傳云仙公謂從弟吏部郎翼曰吾門子弟通才博學馳求剸進兄昌門祚者固有之矣未有好道學仙者耳但篤懶文義亦不吏為名子也吾升舉之後當生睿哲稚素通玄之子猿起仙爵後果生稚川

焉性寡欲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鍊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鮑靚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靚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大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秘為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秘檄洪為將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赴元帝為丞相辟為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干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嶽表補東官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為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撰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伎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

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玄賾析理深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疏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云其所著書二十卷號抱朴子內篇篇目曰暢玄（詳玄字）論仙（詳仙字）對俗（詳俗字）金丹（詳丹字）至理（詳理字）微旨（詳旨字）塞難（詳難字）釋滯（詳滯字）道意（詳意字）明本（詳本字）仙藥（詳藥字）辯問（詳問字）極言（詳言字）勤求（詳求字）雜應（詳應字）黃白（詳白字）登涉（詳涉字）遐覽（詳覽字）袪惑（詳惑字）抱朴子外篇目錄曰嘉遁（詳遁字）逸民（詳民字）勗學（詳學字）崇教（詳教字）君道（詳君字）臣節（詳臣字）良規（詳規字）時難（詳時字）官理（詳官字）務正（詳正字）貴賢（詳賢字）任能（詳能字）欽士（詳士字）用刑（詳刑字）審舉（詳舉字）交際（詳交字）備闕（詳闕字）擢才（詳才字）任命（詳命字）名實（詳明字）清鑒（詳鑒字）行品（詳行字）弭訟（詳訟字）酒誡（詳酒字）疾謬（詳謬字）譏惑（詳惑字）刺驕（詳驕字）百里（詳里字）接疏（詳疏字）鈞世（詳世字）省煩（詳煩字）尚博（詳博字）漢過（詳過字）吳失（詳吳字）守塉（詳塉字）安貧（詳貧字）仁明（詳仁字）博喻（詳喻字）廣譬（詳譬字）辭義（詳義字）循本（詳本字）應嘲（詳嘲字）喻蔽（詳蔽字）百家（詳家字）文行（詳文字）正郭（詳郭字）彈禰（詳禰字）詰鮑（詳鮑字）知止（詳止字）自敘（詳敘字）隋志抱朴子葛洪撰外內篇共五十一卷鄭樵通志抱朴子葛洪撰內篇二十卷外篇三十卷王海抱朴子　隋志道家抱朴子內篇二十一卷音一卷葛洪撰（唐志十卷）雜家外篇三十卷（梁有五十一卷　唐志二十卷）晉葛洪傳內篇玄黃白外篇駁雜通釋內外一百六十一篇號抱朴子　書目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合內外篇今存共七十卷抱朴子內篇序　葛洪稚川作　洪體乏超逸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群藏逸跡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以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宜斂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陋醜求媒揚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以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閡也以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契（或作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否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而蓬蓽有藻梲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淵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眾至於時有好事者欲

有所修為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諮問今為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麤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為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舉耳世儒徒知伏膺周孔桎梏皆死莫信神仙之事謂為妖妄之說見余此書不特大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不以合於世余所著子書之數而則為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雖不足以藏名山石室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其不可與言者不令見也貴使來世好長生者有以釋其惑豈求信於不信者乎謹序　馬總意林抱朴子四十卷（外篇二十卷內篇二十卷）葛洪字稚川　清醪芳醴亂性者也紅葉素知伐命者也　班狄不能削石作芒針歐冶不能鑄鈆錫作干將　漢中起居注云李少君欲去武帝夢與同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來云太一請少君帝曰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死久之發棺唯衣冠在焉　以蛾鼻之缺損無價之淳鈞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朱公所以鬱邑薛燭所以永嘆猶人不學仙也道術乃令變形易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蛇蟲聚合魚鱉入淵不溺蹴刃不傷　陳仲弓異聞記云同郡人張廣遭亂有女四歲不能行棄冢中以數月粮與之後三年乃還欲收埋之女猶生冢中問其故女曰粮盡以後見冢角有一物申頸吞氣乃效之轉不復飢尋省乃大龜也女還食飲初小腹痛久乃習之湯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據九陽以正時唐堯見蓂莢而知月　道能登虛躡影飲玉醴食華之彭祖云天上多尊官　新仙者位卑奉事非一也農夫得形弓驅馬南城得衮衣以負薪猶世人得仙丹而不貴也　元君老君師也　世人唯饒飛蒼走黃依榮逐利　上士得道成天官中士得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　朱草莖如珊瑚刻之汁流如血以玉投汁中丸之如泥久即成水以金投之曰金漿以玉投之曰玉醴服之長生　石先生丹法取烏未生毛者以真丹和牛肉飴之長毛羽赤色然陰乾服之壽五百歲　素顏紅膚感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聽此真理之德也　龍淵以靡鈆常新斧斤以日用速弊　寸鮪泛濫跡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芒蝎宛轉果核之內則謂天下無八極之大漏腩救飢酖酒止渴非不蹔飽死亦及之　貴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璧而惡荊山不知淵潭是明珠所出荊山是和璧所生　方今士有待次之滯官無蹔曠之職景風起則衆鑪息世道夷則奇士退　肉芝是萬歲蟾蜍頭上有丹書八字五月五日中時取之以足畫地則水流帶之左手則辟兵行山中見小兒乘車馬長七八寸

者肉芝也服之得仙也　千歲蝙蝠白如雪住則倒懸腦重故也　千歲燕巢門向北　雲英雲珠雲液雲母雲沙服之用玉水　成帝獵於終南山見一人無衣身生黑毛合圍取之絶坑踰岸有如飛鳥及得是婦人自云秦時宮人關東賊至秦王出降驚走入山無當飢死有老翁令食松實遂不復飢乃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二百許歲人將還以穀食之毛稍脫落轉老而死　欲長生服山精山精朮也　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讀書不忘　得聖人是黃老世聖是周孔二人　昔圍碁者謂之碁聖彼嚴子卿馬綏明有碁聖人之名　彭祖自嚳佐堯歷夏至殷殷王遣宮女受房中之術有驗乃欲殺之以絶其法彭祖知之乃逃七十年有人見於流沙　欲得長生腹中清欲得不死腹無屎　里語云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詣屠所每進一步去死轉近　老君姓李名耼字伯陽長九尺黃色鳥喙隆鼻眉五寸住金樓玉堂　鷄舌香黃連乳汁治目中百病　諺曰無肥仙人富道士雖能作金銀皆自貧　諺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亦如神符令用少驗白石似玉姦佞似賢鸞不掛網麟不墮穽　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卻蕭丘之熱穿舟以息漏猛費以止沸不可得也若使素士行耕以餬口夜薪火以脩業則游夏不足

多矣　大履既燒取水於滄海洪滌炎空伐舟於長川則不及矣臣猶手足履冰執熱不得辭焉　高巖將隕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紉戰不長於綻綪可以剸割牛馬鉏鏶不可剸割牛馬而長於縫綪才有大小不可棄也　六箪如林未必皆勇仁者政之脂粉刑者世之轡策當殺不殺大賊乃發　鎖端之火口水可滅鵠卵未乳指掌可縻及其衆衝颯㟽巨野奮六翮凌朝霞雖賢勇不能制也姦辯巧而衆奔焉於險途捨柁檣而逆輕舟於江海豈不險哉金舟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任騁千里之跡或輸自售之寶或貴妄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門而辟命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收　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蠅　諺曰古人欲達勤讀經今世圖官免治生余謂朋友之交不宜浮雜面而不心楊雄所譏明鏡舉則傾冠見義和照則曲影覺周勃社稷之臣不能答錢穀之數　識珠者必拾濁水之明珠貢氣者必將纖數之芳蕙自非懸鑒誰能披泥抽淪玉濯川撥沈珠智大者盤桓以山峙器小者遂飛而泮浮直繩枉木之所憎清公姦愚之所讎　文王之猶呂望桑陰未移而知其可師矣玄德之見孔明暮景未改而腹心以委矣睍望豐偉者不必賢形氣尫拜者不必愚　伯喈識絶音之器於烟

爐之餘平子別逸響之竹於未用之前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洒後體輕耳熱冠脫帶解遲重者蓬轉而波促璧肅者鹿勇而魚躍口訥者皆搖掌以諧聲不競者皆稗膽而高蔘以九折同蟻封以呂梁同牛跡禁之彌極不可向也君若畏酒如畏疾憎醉如憎大病則無荒沈之咎矣氏者有穴地而釀酒囊懷酒者法輕刑重安能令絶乎管輅頓仰三斗而清辯綺粲楊雄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慕惡者如育蟲之赴明燭學惡者如輕埃之應飈風　有斧無柯無如之何　以傾倚屈申者妍媚以風格端嚴者田舍豈不惑也　窮巷諸生吟誦而向枯簡鬬而守黃卷低眉屈膝趨事豪貴毛成翼長蟬蛻泉壞自乃軒昂比平碎之徒也　昔西施以心痛臥於道側蘭麝芳芬人皆美之隣女慕焉人皆憎之猶世人效戴叔鸞阮嗣宗也　遵世所貴則蹇驢蒙龍駮之價孤白不可以當著能體不可以乘陸　夫良將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象淵可觀而不可入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追住如丘山可觀而不可動　春以長矛在前夏以大戟在前秋以弓弩在前冬以刀楯在前此軍四時應天法也　太公云從狐擊虛萬人無餘一女子當百丈夫　風鳴葉者賊在十里鳴條者百里搖枝者四百里金器自鳴及焦器鳴者軍疲也氣如驚鹿敗軍氣也　雨露雲

衣裳者謂潤兵不雷衣裳者謂泣軍軍兵太一玉帳之中不可攻也　兵地生髽者宜速移　余嘗聞嵇生曰左太沖張茂先可謂通人乎君道答曰通人者聖人之次也其間無所復容余聞班史云呂氏望雲而知高祖所在天豈獨開呂氏之目而掩衆人之目耶閹官無情不得謂貞倡獨不飲不可謂廉　文王食子羹佯不知非甘也　董仲舒學見深而天才鈍以蜉蜂是龍神者非但不識神龍亦不識蜉蜂　王仲任撫班固背曰此兒必為天下知名　五嶺無冬殞之木南海晉安有九熟之稻　老君玉策云松脂入地千年作茯苓茯苓千年作琥珀琥珀千年作石膽石膽千年作威喜　夔鼓使鳴紋絃令悲賁使鼓建穿絃早絶磨刀殺馬立可驗也　蜉蜂巢作蠟水沫作浮石　落星咽謂吳時星落　汲冢書云黃帝仙去其臣有夫徹者削木作黃帝之像帥諸侯奉之　食鵠胎令人能夜書河伯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作河伯　餓鬼吳景帝有疾召巫覡帝試之乃殺鵝埋於苑中架小屋施牀帳以婦人履著其前巫云但見一白鵝不見婦人也帝乃重之　獼猴兒余友人滕永叔嘗養一大獼猴以鐵鏁鏁之於林間犬齧殺經百日許兒見者云家壁上有獼猴被瘡流血　余從祖得道能分形座上有一葛公與一談話又一葛公迎

来送去余見二陸之文百卷許似未盡也方之他人若江漢與黄河也嵇
生云毎讀二陸之文未嘗不廢卷而嘆恐其卷盡也陸子十篇誠謂伏書
其辭富者雖精思不可損也其理約者雖鴻筆不可益也觀此二人豈徒
儒雅之士文章之人也　抱朴子曰秦時不覺無鼻之醜楊雀憎無瘿之
人陸君深識文章放蕩不作虚誕之言非不能也陸君之文猶玄圃玉無
非夜光卻後數百年若有幹跡如二陸猶比肩也不謂疎矣　孔鄭之門
耳聽口受者皆已滅絶惟託竹素者可謂世寶綱鞍仁義纓鑠禮樂　余
友人玄伯先生以儒墨作城池以機神作干戈上世之人堅冰結而不寒
資量飽而不飢　瀨多則西撓寡派則馬亂　盈丈之尾必非咫尺之軀
壽仞之矛必非膚寸之口　禰衡常云孔融荀強可與語餘人酒瓮飯囊洪
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其先葛天氏洪累遭火典籍盡乃負笈徒步借書抄
寫賣薪買紙燃火披覽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之性質容易冠纓垢
弊或廣覆大帶或促身脩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膝時人咸稱抱朴之
士因以著書名焉洪貧無僕童籬落不修常披榛出門排草入室洪性不
干犯官長不煩擾親族　嵇君道作廣州刺史表洪參軍乃非所樂利得
避身於南地也　洪不圍棊樗蒲見人博奕了不觀之　洪年十五大作

詩賦自謂可行於代至弱冠乃覽殊不稱意一時毀之　抱朴子外篇自叙
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其先葛天氏蓋古之有天下
者也後降為列國因以為姓焉洪曩祖為荊州刺史王莽之篡君恥事國
賊棄官而歸與東郡太守翟義共起兵將以誅莽為莽所敗遇赦免禍遂
稱疾自絶於世莽以君宗強慮終有變乃徙君於瑯琊君之子浦廬起兵
以佐光武有大功光武踐祚以廬為車騎又遷驃騎大將軍封下邳僮縣
侯食邑五千户開國初侯之弟文隨侯征討屢有大捷侯比上書文為訟
功而官以文私從兄行無軍名遂不為論侯曰弟與我同冒矢石瘡痍周
身傷失右眼不得尺寸之報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安乃自表乞轉封於
弟書至上請報漢朝欲成君高義故特聽焉文辭不獲已受爵即弟為驃
騎營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兆石礎存焉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給
如二君焉驃騎殷勤止之而不從驃騎曰此吏頗從國人何以為讓乃託
他行遂南渡江而家于句容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娛文累使奉迎驃騎驃
騎終不還又令人守護博望宅舍以冀驃騎之反至于累世無居之者洪
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微文藝之高一時莫倫有經國史才仕吳歷宰海
鹽臨安山陰三縣入為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廬陵太守吏部尚書太子少

傅中書大鴻臚侍中光禄勲輔吳將軍封吳壽縣侯洪父以孝友聞行為
士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仕吳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縣令中書郎廷
尉平中護軍拜會稽太守未辭而晉軍順流西境不守博簡秉文經武之
才朝野之論僉然推君於是轉為五郡赴警大都督給親兵五千總統征
軍戍遏疆埸天之所壞人不能支故主欽若九有同賓君以故官赴除郎
中稍遷至太中大夫歷位大中肥鄉令縣户二萬舉州最治德化尤異恩
洽刑清野有頌聲路無姦跡不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贈不入于門紙
筆之用皆出私財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發詔見用為吳王
郎中令正色衞邁進可替不舉善彈枉軍國肅雍遷邵陵太守卒於官洪
者君之第三子也生晚為二親所嬌饒不早見督以書史年十有三而慈
父見背夙失庭訓飢寒困瘁躬執耕穡承星履草密勿疇襲又累遭兵火
先人典籍蕩盡農隙之暇無所讀乃負笈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
部之書益破功日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坐此之
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寫反覆有字人尠能讀也年十六始讀孝
經論語詩易貧乏無以遠尋師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所不通但
貪廣覽於衆書乃無不暗誦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下至

短雜文章近萬卷既性闇善忘又少文意志不專所識者甚薄亦不免惑
而著述時猶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純儒不中為傳授之師其河雒圖緯一
視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書及算術九宮三棊太一飛符之屬了不從
焉由其苦人而少氣味也晚學風角望氣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粗知
其上又不研精亦計此輩率是為人用之事同出身情無急以此自勞役
不如省子書之有益遂又廢焉案別録藝文志衆有萬三千二百九十九
卷而魏代已來群文滋長倍於往者乃自知所未見之多也江表書籍通
同不具昔故詣京師索奇異而正值大亂半道而還每具歎恨今齒近不
惑素志衰頹但念損之又損為乎無為偶耕藪澤苟存性命耳博涉之業
於是日沮矣洪之為人也而騃野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而終不辨自矜飾
也冠履垢弊衣或襤縷而或不恥焉俗之服用俄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
帶或身促而脩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腳洪其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
率實杜絶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為抱朴之士是以洪
著書因以自號焉洪稟性尫羸兼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行亦性所
不好又患弊俗捨本逐末交游過差故遂撫筆閑居守靜蓽門而無趨所之
從至於權豪之徒雖在密跡而莫或相識焉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

虛名不出戶不能憂也貧無僮僕籬落頓決荊棘叢於庭宇蓬莠塞于階
霤披榛出門排草入室論者以為意遠忽近而不恕其乏役也不曉謁以
故初不修見官長至於弔大喪省困疾乃心欲自勉強令無不必至而居
疾少健恒復不周每見譏責於論者洪引咎而不恤也意苟無餘而病使
心違顧不媿己而已亦何理於人之不見亮乎唯明鑒之士乃恕其信抱
朴非以養高也世人多慕豫親之好推闇至之客洪以為知人甚未易上
聖之所難浮雜之交口合神離無益有損雖不能如朱公叔一切絕之且
必須清澄詳悉乃處意焉又為此見憎者甚衆而不改也馳逐苟達側立
勢門者又共疾洪之異於己而見疵毀謂洪為慠物輕俗而洪之為人信
心而行毀譽皆之於不聞至患近人或恃其所長而輕人所短洪忝為儒
者之末每與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造彼所不閑也及與
學士有所辨識每舉綱領若值惜短難解心義但粗說意之與向使足以
發寤而已不致苦理使彼率不得自還也彼靜心者存詳而思之則多自
覺而得之者焉度不與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辭費之過也洪
性深不好干煩官長自少及長曾救知己之抑者數人不得有言於在位
者然其人皆不知洪之恤也不忍見其陷於非理密自營之耳其餘雖親

至者在事秉勢與洪無惜者終不以片言半字少累之也至於糧用窮匱
急合湯藥則換求朋類或見濟亦不讓也受人之施必皆久久漸有以報
之不令覺也非類則不妄受其饋致為洪所食有旬日之儲則分以濟人
之乏若殊自不足亦不割己也不為皎皎之細令不治之通之小廉村里
凡人之謂良守善者用時或賚酒餚候洪雖非儔匹亦不拒也後有以答
之亦不登時也洪嘗謂史雲不食於昆弟華生治潔於昵客蓋邀名之偽
行非廊廟之遠量也洪尤疾無義之人不勤農桑之本業而慕非義之姦
利挾鄉論者則貴選舉以取謝有威勢者則解符疏以索財或有罪人之
賂或枉有理之家或為逋逃之藪而饗亡命之人或挾使民丁妨以公役
或強收錢物以求貴價或占錮市肆奪百姓之利或割人田地劫孤弱之
業惚恫官府之間以窺掊尅之益內以誇妻妾外以吊名位其如此者不
與交焉由是俗人憎洪疾己自然疏絕故巷無車馬之跡堂無異志之賓
庭可設雀羅而机筵積塵焉洪自有識逮以將老口不及人之非不說人
之私乃自然也雖僕豎有其所短所羞之事不以戲之也未嘗論評人物
之優劣不喜訶譴人交之好惡或為尊長所逼問辭不獲已其論人也則
獨舉彼體中之勝事而已其論文也則撮其所得之佳者而不指摘其病

累或無毀譽之怨貴人時或問官吏民甲乙何如其清高所能者洪指說
其快事其貪暴闇塞者對以偶不識悉洪由此頗見譏責以顧護太多不
能明辯臧否使是白區分而洪終不敢改也每見世人有好論人物者比
方倫匹未必當允而褒貶與奪或失準格見譽者自謂己分未必信德也
見侵者則恨之入骨劇於血讎洪益以為戒遂不復言及士人矣雖門宗
子弟其稱兩皆以付邦族不為輕乎其價數也或以譏洪洪答曰我身在
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令有人問我使自比古人及同時令我自求輩則我
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為匹也況非我安可為取評定之耶漢末俗弊朋黨
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讎故汝南人士無復定
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
前鑒不遠可以得師矣且人之未易知也雖父兄不必盡子弟也同乎我
者遽是乎異於我者遽非乎或有始無卒唐堯公旦仲尼季札皆有不全
得之恨無以近人信其嘹嘈管見熒燭之明而輕人評物是皆責彼上聖
大賢乎昔大安中石冰作亂六州之地柯振葉靡違正黨逆義軍大都督
邀洪為將兵都尉累見敦迫既桑梓恐虜禍深憂大古人有急疾之義又
畏軍法不敢任志遂募合數百人與諸軍旅進曾攻賊之別將破之日錢

帛山積珍玩蔽地諸軍莫不放兵收拾財物繼轂連擔洪獨約令所領不
得妄離行陣士有據得衆者洪即斬之以徇於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
數百出傷諸軍諸軍悉發無部隊皆人馬負重無復戰心遂致驚亂死傷
狼藉殆欲不振獨洪軍整齊轂張無所損傷以救諸軍之大崩洪有力焉
後別戰斬賊小帥多獲甲首而獻捷幕府於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將軍例
給布百匹諸將多封閉之或送還家而洪分賜將士及施知故之貧者餘
之十匹又徑以市肉酤酒以饗將吏于時竊擅一日之美談焉事平洪投
戈釋甲徑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了不論戰功竊慕魯連不受聊城之金包
胥不納存楚之賞成功不處之義焉正遇上國大亂北道不通而陳敏又
反於江東歸塗隔塞會有故人譙國嵇君道見用為廣州刺史乃表請洪
為參軍雖非所樂然利可避地於南故黽勉就焉見遣先行催兵而君道
於後遇害遂停廣州頻為節將見邀用皆不就永惟富貴可以漸得而不
可頓合其間屑屑亦足以勞人且榮位勢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
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
悲悔吝百端憂懼兢戰不可勝言不足為也且自度性篤懶而才至短以
篤懶而御短才雖翕肩屈膝趨走風塵猶必不辦大致名位而兇患累況

不能乎未若備松喬之道在我而已不由於人焉將登名山服食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兼濟自不絕棄世務則曷緣修習玄靜哉且知之誠難亦不得惜問而與人議也是以車馬之跡不經貴世之域片字之書不交在位之家又士林之中雖不可出而見遣之賓意不能拒妨人所作不得專一乃嘆曰山林之中無道也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者誠欲以違遠讙譁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桑梓適嵩嶽以尋方平梁公之軌先所作子書內外篇幸已用功夫聊復撰次以示將來云爾洪年十五六時所作詩賦雜文當時自謂可行於世至于弱冠更詳省之殊多不稱意天才未必為增也直所覽差廣而覺妍媸之別於是大有所製棄十不存一今除所作子書但雜尚餘百所卷猶未盡損益之理而多慘憤不遑復料護之他人文成手便快意余才鈍思遲實不能示作文章每一更字輒自轉勝但患嬾又所作多不能數省之耳洪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在道路不復投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百卷軍書檄移章表箋記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為神仙傳十卷又撰高上不仕者為隱逸傳十卷又抄五經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雜奇要

三百一十卷別有目錄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却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洪見魏文帝典目自叙未及彈棊擊劒之事有意於略說所知而實不數少所便能不可虛自稱揚今將具言所不閑焉洪體鈍性駑寡所玩好自總髮垂髫又擲瓦手摶不及兒童之群未曾鬬雞鶩走狗馬見人博戲了不目眄或強牽引觀之殊不入神有若晝睡是以至今不知棊局上有幾道樗蒲齒名亦念此輩末伎亂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民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貨財至於勝負未分交爭都市心熱於中顏愁於外名之為樂而實煎悴喪廉恥之操興爭競之端相取重貨密結怨隙昔宋閔公吳太子致碎首之禍生叛亂之變覆滅七國幾傾天朝作戒百代其鑒明矣每觀戲者慚恚交集手足相及醜詈相加絕交壞友往往有焉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多召悔吝不足為也仲尼雖有晝寢之戒以洪較之洪實未許其賢於晝寢何者晝寢但無益而未有怨恨之憂鬬訟之變聖者猶韋編三絕以勤經業凡才近人安得兼修惟諸戲盡不如示一尺之書故因本不喜而不為蓋此俗人所親焉少嘗學射但力少不能挽強若顏高之弓耳意為射既在六藝又可以禦寇辟劫及取鳥獸是以習之昔在軍旅曾

手射追騎應弦而倒殺二賊一馬遂以得免死又曾受刀楯及單刀雙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取人乃有秘法其巧入神若以此道與不曉者對便可以當全獨勝所向無前矣晚又學七尺杖術可以入白刃取大戟然亦是不急之末學知之譬如麟角鳳距何必用之此已往未之或知洪少有定志決不出身每覽巢許子州北人石戶二姜兩袁法真子龍之傳嘗廢書前席慕其為人念精治五經著一部子書令後世知其為文儒而已後州郡及車騎大將軍辟皆不就薦名琅琊王丞相府昔起義兵賊平之後了不修名詣府論功主者永無賞報之冀晉王應天順人撥亂反正結皇網於垂絕修宗廟之廢祀念先朝之滯賞並無報以勸來洪隨例就彼庚寅詔書賜爵關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戶竊謂討賊以救桑梓勞不足錄金紫之命非其始願本欲遠慕魯連近引田疇上書固辭以遂微志適有大例同不見許昔仲由讓應受之賜而沮為善醜虜未夷天下多事國家方欲明賞必罰以彰憲典小子豈敢苟潔區區之懦志而距弘通之大制故遂息意而恭承詔命焉洪既著自叙之篇或人難曰昔王充年在耳順道窮望絕懼身名之偕滅故自紀終篇先生以始立之盛值乎有道之運方將解申公之束帛登枚生之蒲輪耀藻九五絕聲昆吾何憾芬芳之不

揚而務老生之彼務洪答曰夫二儀彌邈而人居若寓以朝菌之耀秀不移晷而殄瘁類春華之暫榮未改旬而凋墜雖飛飆之經霄數電之乍照未必速也夫期順猶奔星之騰烔黃髮如激箭之過隙況或未明而殞籜逆秋而零瘁者哉故項子有含穗之嘆揚烏有夙折之哀歷覽遠古逸倫之士或以文藝而龍躍或以武功而虎踞高勳著於盟府德音被乎管絃形器雖沈鑠於淵壤美談飄颻而日載故雖千百代猶穆如也余以庸陋沉抑婆娑用不合時行舛於世發音則響與俗乖抗足則跡與眾迕內無金張之援外乏彈冠之友循塗雖坦而足無騏驥六虛雖曠而翼非大鵬上不能鷹揚匡國下無顯親垂名名不寄於良史聲不附乎鐘鼎故因著述之餘而為自叙之篇雖無補於窮達亦賴將來之有述焉黃氏日抄抱朴子 抱朴子其偽書哉不然葛稚川何獨誤天下後世之愚不肖者耶夫道即日用常行之理不謂之理而謂之道者道者大路之稱即其所易見形其所難見使知人之未有不由於理亦猶人之未有不由於路故謂理為道而凡槩然天地間人之所常行者皆道矣柰何世衰道微橫議者作創以恍惚窈冥為道若以道為別有一物超出天地之外使人謝絕生理離形去智終其身以求之而終無得焉吁可怪也道固無所不在而人

則未必盡能合於道時則有備道之聖人作為君師而人道以立自羲黃堯舜以至於今弟弟相承以維持人道於不壞不泯皆聖人力矣奈何世衰道微橫議者作創為真人至人之目反以聖人為未嘗聞道不如彼所謂真人至人者所生何時所行何事其姓名聲跡所載何書是特一時故為寓言而人猶或想像歆慕信以為真有其人焉吁可惟也然雖可惟要其所誤者不過世所指為過高之人心之妄想雖喜談虛無之道身之實用終不能自外吾聖人之道其間槁馘山林確守不移者萬不能一二亦不過生養休息於吾道覆露之內彼愚不肖者猶未為其所誤也誤天下後世之愚不肖者非抱朴子之書而誰耶抱朴子之言曰人皆可以不死世無不死之人則以龜鶴為證嗚呼龜鶴亦何嘗不死也天生萬類各得其得人之生也自晝作而夜息龜鶴之生也自陽動而陰蟄人之生也自以百歲為壽龜鶴之生也自以千歲為壽柰何人而欲強同龜鶴耶人之所以貴於天地間者以其能輔相天地宰制萬物耳如必與萬物銖較長短飛風已不若蜉蝣之微游水已不若魚蝦之細豈但壽不龜鶴之若而獨羨之耶人物之有死生即一氣之消息惟其有生而有死所以生生而不窮此亦何足異而必思長生以免之此既決無之理矣而考其所以長

生之術乃尤無理始之以導引中之以房中術終之以金丹大藥導引之說欲如胎息夫人生在胎以母之息為息胎亦何息之有及其既生則以天地之氣為息何能使之不息復如在胎時就使堅忍不息亦徒自苦寒暑推移時至亦終於死耳房中之術則謂必待口傳夫男女之欲陰陽之常順其陰陽之常而節其情欲之過所可言者不過如此必待口傳則鄙俚難形紙筆為可知是又使人縱於情慾以速其死耳金丹大藥則謂鍊他物為金金成先以祀神否者必被殃咎祀神之數天二十斤河伯十二斤北斗太一各八斤日月井竈社五斤夫謂祀神則成仙將天神地祇可與之分贓乎不祀則受咎將天神地祇視苞苴之有無為禍福乎河伯之賂多於北斗太乙天神不若地祇乎日月之賂僅與井竈等日月下同井竈乎狂謬無稽一至於此甚至謂煮白石而食之亦足延年吁果金銀玉石而可服也是尤速其死耳凡其長生之術無非速死之具而顧乃力主其說謊誕幾十萬言孔子萬世帝王之師也以其不言長生則力排孔子莊子正其所主虛無之師也以其嘗言齊死生則併排莊子甚至天地萬物之父母也以其為能制死生則又併排天地謂天地非萬物父母而壽天之事不在天地嗚呼抱朴亦何必如是之費辭哉抱朴自謂此術左元

放傳之吾從祖仙翁仙翁傳之鄭君而鄭君又傳之抱朴使元放不死仙翁不死鄭君又不死抱朴自能與其徒又皆不死則聖賢自然成空言天地自然成長物今元放死仙翁死鄭君死抱朴亦身將老且死舉四海之眾歷百世之久皆未嘗見一長生者而徒一則曰長生二則曰長生吾誰欺欺天乎而徒使天下後世之愚不肖者用其導引之術以歆雁道傍流落乞丐用其房中之術以游蕩不檢縱慾傷生用其金丹黃白之術以燒煆假偽終無一成徒罄費其祖父之田廬以至貧屢悉故曰抱朴子其偽書哉不然葛稚川何獨誤天下後世之愚不肖者耶　昔有古強自言已四千歲識堯舜孔子秦皇漢高有揚州稽使君信之嘗贈玉卮古強臨老易忘一日謂稽使君曰此得之安期先生其謬遂敗尋客死壽春黃整家又五原有蔡誕者求仙不驗無以自解自詭成仙逃入異界源山中賣薪易衣食困劇自還紿其家云為老君牧龍崑崙山龍失得謫而逃歷言所見崑崙仙家富貴人亦多信者又河東蒲坂有項曼都者學仙十年而歸紿其家云謁天帝失儀而見斥河東遂號曼都為斥仙人洛中有道士忍自稱為古之仙人白和壽已七千八百歲人競趨之後忽不見未幾河北又有稱白和者洛之弟子趨往見之乃別一人其一人遂亡走凡皆抱朴

子所載謂彼之言仙者皆妄唯我之言仙者為真雖同浴譏裸退不自思然亦足為世誡矣故併錄之韓淲澗泉日記抱朴子第一暢玄第二論仙第三對俗第四金丹則稚川之意著矣昧者止以為方伎之書是未知稚川者也大抵言近上則聽寡近下則易儔古之著書者多慮此只得放下說聖賢經書亦然　葛稚川抱朴子避世之書也陶洪景真誥亦此意司為子微則全身隱為道士矣所以與賀知章為友千秋道士初入麗正書院者張季膺陶淵明又不必稽此矣尊鱸果足嘗乎五斗折腰是殆類褊心之太奇哉　葛稚川抱朴子泛濫極難看其間言養生煉氣處極不多皆要妙至切可舉而行如言行氣當於生氣之時極有理蓋子時以後為主氣午時以後為死氣如張平叔只道老子陰符為至緊急切當之書陰符之書未見有能以內事注之者如老子只河上公一二段猶能言玄牝是鼻口若其他言道理處不及王輔嗣及御注之屬高續古子畧抱朴子

自陰符一鑿而天地之幾盡洩玄經一吐而陰陽之妙益空所謂道者非他只天地之奧陰陽之神而已神而明之可以贊化育經範圍可以治國平天下可以脩身養性而致長年可以清淨輕虛而與之俱化予自少惑於方外之說凡丹經卦義祕笈幽篇以至吐納之旨餐鍊之粹沉潛啓

某幾數百家雖不竭其精而曠其隱破其鍵而達乎中獨未以為得也於
是棄去目攻易目讀繫辭所謂天地之數陰陽之妙相與纂脩之甄治之
而吾之道盡在是矣所謂吾之道者非他道也吾自得之道矣及閱觀稚
川弘景諸人所錄及內外篇則往往皆糟粕而筌蹄矣今輒書此以斷內
外篇則吾之道亦幾於鑿且吐矣後之悟者必有會於吾言 國朝宋濂
文粹抱朴子晉葛洪撰洪字稚川著內篇二十卷言神仙黃白變化之事
外篇十卷駁難通釋洪深溺方技家言謂神仙決可學學之無難合丹砂
黃金為藥而服之即令人壽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其他雜引
黃帝御女及三皇內文劾召鬼神之事皆誕褻不可訓昔漢魏伯陽約周
易作參同契上中下篇其言脩煉之術甚具洪乃時與之戾不識何也洪
嘗自言馬跡山中受九鼎金液二經於鄭君鄭君名隱又得之葛仙公玄
玄洪從祖也其後鄭君知江南將亂負笈持藥東投霍山莫知所在亦不
識其仙歟否也洪傳聞深洽江左絕倫為文辭雖不近古紆徐蔚茂旁引
而曲證必達己意乃已要之洪亦奇士使舍是而學六藝夫孰禦之哉惜
也胡氏致知編抱朴子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好神仙導養術晉
咸和中王導選為散騎常侍固辭乃乞為交趾勾漏令三年盡營丹砂自

羅浮歸番禺之東煉丹功成著內經二十卷外篇十卷一百十五篇自號
抱朴子令都之銀峯乃修煉處丹井在焉 或觀其玄論篇有曰玄者自
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金石不能比其剛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
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莫追乾之以高坤之以卑雲之以行雨之以施
增之不益挹之不匱與之不榮奪之不瘁故玄之所在其樂無窮玄之所
去器弊神逝 復觀其學道篇有曰凡學道當階淺而涉深由難以及易
志誠堅果無往不濟夫根荄不洞地而求柯條干雲淵源不泓澂而求湯
流千里者未之有也此蓋舉其言之槩也即知其人矣文獻通考抱朴子
外篇十卷 晁氏曰晉葛稚川撰自號抱朴子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書
甚富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外篇晉書內外通有一百一十六篇今
世所傳者四十篇而已外篇頗言君臣理國用刑之道故附於雜家云
抱朴子內篇二十卷 晁氏曰晉葛洪撰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元帝時
累召不起止羅浮山鍊丹著書推明飛昇之道導養之理黃白之事三十
卷二十卷名曰內篇十卷名曰外篇自號抱朴子因以命書 陳氏曰洪
所著書內篇言神仙黃白變化之事外篇駁雜通釋此二十卷者內篇也
館閣書目有外篇五十卷未見晉史稱慶葛洪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

信神仙之書不但大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余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
內篇其餘駁雜通釋名曰外篇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
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所著金匱藥方一百
卷肘後要急方四卷 惠州府志晉葛稚川丹陽句容人以儒知名惟寡欲
無愛翫好神仙導養之法後止羅浮山鍊丹積年養閒著書號抱朴子宋
蘇東坡大全集和陶淵明讀山海經并引 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七
首皆仙語予讀抱朴子有所感用其韻賦之 今日天始霜衆木斂以踈
幽人掩關臥明景翻空廬開心無良友寓眼得奇書建德有遺民道遠我
無車無糧食自足豈謂穀與蔬愧此稚川翁千載與我俱畫我與淵明可
作三士圖學道雖恨晚賦詩豈不如 稚川雖獨善愛物均孔顏欲使蟪
蛄流知有龜鶴年辛勤破封執苦語劇移山博哉無窮利千載食此言
淵明雖中壽雅志仍丹丘遠矣無懷民超然邈無儔奇文出纊息豈復生
死流我欲作九原異世為三游 予政信奇逸妙算窮陰陽淮仙枕中訣
養練歲月長豈伊具濁中予此頃刻光安知青藜火丈人非中黃 亂離
棄稚女破冢劉思隣等知效龜息三歲號窮山長生定可學當信仲弓言
支脉竟不死抱一無窮年 三山在咫尺靈藥非草木玄芝生太元黃精

出長谷仙都浩如海豈不供一浴何當從山火來縕分寸燭 蜀士李八
百穴居吳山陰默坐但形語從者紛如林其後有李寬鶴鵲非同音口耳
固多偽識真要在心 黃華育甘谷靈根固深長厥井窖丹砂紅泉湧尋
常二女戲口鼻松膏以為糧聞此不能寐起坐夜未央 談道鄙俗儒遠
自太史遷仲尼實不死於聖亦何負貳文出吳宮丹在本無有邈然廣桑
君獨顯三季後 金丹不可成安期渺雲海誰為黃門妻至道乃近在支
解竟不傳化去空餘悔丹成亦安用御氣本無待 鄭君固多方玄窮所
覩指奇文二百字了未出生死素書在黃石豈敢辭跪履萬法等成壞金
丹差可恃 古強本妄庸蔡誕亦夸士曼都斥仙人謫帝輕舉止學道未
有得自欺誰不爾稚川亦隘人疏錄此庸子 東坡信畸人涉世真散才
仇池有歸路羅浮豈徒來踐蛇及茹蠱心空了無猜攜手葛與陶歸哉復
歸哉

唐子隋志唐子十卷吳唐滂撰子抄唐子十卷滂字惠潤王海唐子後
漢方術傳唐檀著書二十八篇名唐子 隋志道家唐子十卷吳唐滂撰
唐志同 馬總意林唐子一十卷名滂字惠潤生吳大元二年 舟循川則
游速人順路則不迷 大木百尋根積深也蒼海萬仞衆流成也淵智達

原殘缺

……子以道成冠以道成與出門不冠則不敢行。行非典則
……之長兄弟之跡猶……

……北玄摩徒忘彌挾。桓譚云王者易輔伯者難佐。
……子武帝輕八命重……

阮子　子抄阮子四卷。通志阮子政論五卷。魏清河太守阮武撰。馬總意林
阮子四卷。漁人張網於淵。以制吞舟之魚。明主張法於天下。以制强梁
之人。立法以隄民。百姓不能干。立防以隄水。江河不能犯。防而可犯則江
河成災。法而可干則百姓成害。不樹者死無棺。不蠶者身無帛。不績者
出無縗。君子暇豫則思義。小人暇豫則思邪。高鳥栖木而集。智士擇
主而翔。一盜不誅。害在穿窬。修譽不誅。害在詞主。
幽求子　晉書杜夷傳。夷所著幽求子二十篇。行於世。通志幽求子二十卷。
杜英撰。胡氏致知編幽求子。杜夷字行楷。盧江人。晉元帝時為國子祭
酒。著書十卷。號幽求子。玉海幽求子。晉儒林傳。杜夷著幽求子一十篇。
隋志道家杜氏幽求新書二十卷。賀祐濡須志幽求子。晉杜夷字行
齊。潛人。操尚正素。博覽經籍。王敦舉為方正。遁於壽陽。年四十餘。始還鄉
里。教授生徒。辭以明冠。又移渡江。著幽求子二十篇。
黔婁子　漢志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師古曰。黔音其炎
反。下音胡猴反。馬明叟實賓錄。黔婁先生。脩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著書
四篇。言道家之務。號曰黔婁子。高士傳。
天隱子　胡氏致知編天隱子。唐司馬子微著書八卷。宋氏辯曰。天隱子

八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司馬承禎為之序。承禎字子微。嘗著坐忘論。此書
言長生久視之法。與之相表裏。豈天隱即承禎歟。洪興祖[illegible]承禎得天隱之
學。豈或別有考歟。文獻通考天隱子一卷。晁氏曰。唐司馬子微為之序。
天隱子不知何許人。著書八篇。脩鍊形氣。養和心靈。歸根契於陰陽。遺照
齊於莊叟。殆非人間所能力學者也。王古以天隱子即子微也。一本有三
宮法附于後。陳氏曰。司馬子微序。言長生久視無出此書。今觀其言。殆
與坐忘論相表裏。豈天隱云者。託之別號歟。元吳萊淵穎集。司馬子微天
隱子注後序。司馬子微天隱子注一卷八篇。天隱子亡其姓族邑里。或
曰子微託之者也。夫黃老之說。始自黃帝老子。太史公老子列傳。則稱其
以自隱無名為務。至其道乃曰。無為自化。清淨自正。無他異也。當漢初黃
老盛行。至武帝又好神仙。文成五利之徒。迂誕怪譎之士。神光巨跡。千變
百幻。雖嘗一致禱山之祠。欲追黃帝之遺風者。猶不及老子。神仙方技。宜
又與道家戾歟。東漢以來。世之傳者。方以天文卦候為內學。而為天子公
卿之所賓禮。甚則自陷於鬼道。左慈路之。葛玄紹之。玄之後則有鄭君。鄭
君之後則有葛洪。葛洪之後則有陶弘景。洪與弘景本儒者。當天下多故。
欲自縱於方外逸民之間。一傳而王遠知。再傳而潘師正。三傳而吳筠司

馬丁微考其學今天隱子之所述已盡之矣予觀天隱子沖澹而閑曠虛
靚而寡欲黃老之遺論耳然而龍虎鉛汞抽添吐納之事未之及也豈或
秘而不言歟夫以老子之脩道養壽雖太史公猶不盡信又況後世之迂
誕惟謫者可必得而悉徵之歟自今道家而言彼謂性宗傳者則曰此心
也必主於覺彼謂命宗傳者則曰此氣也必保其純一天人達性命因其
血肉口鼻之粗而得與造化溟涬同入於無盡盡之妙此古之人所以長
生而不死者豈或別有其術歟不然天隱子之學亦止於是而已歟或曰
孔子嘗師老子吾聖人蓋尸假者也特以語怪而不言故曰述而不作竊
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則老聃彭則彭祖也雖然老子東周一柱下史
耳幽王時有伯陽父顯王時有史儋本是二人且不與老子同時老子固
壽矣太史公欲合伯陽父史儋為一人且為老子則亦疑弗能定也彭祖
本大彭氏國陸終氏第三子當堯時始封又國語曰大彭豕韋則商滅之
注謂在武丁時自堯至武丁中興上下且七八百年亦無緣大彭之國自
興至滅止當彭祖一世世之言彭祖壽者吾又可得而必信之歟蓋孔子
所言老彭自是商之賢大夫不謂老聃彭祖也老子嘗問禮矣彭祖者竟
何為耶豈或果有養生之說耶嗚呼吾聖人未嘗言養生然亦未嘗不養

生禮者所以節其動容周旋樂者所以發於詠歌舞蹈禮樂不可斯須去
身無非養也固未嘗以養生言也天地陰陽闔闢屈伸之變亦何所不有
夫又何謂乎尸假矣哉嗚呼天隱子遠矣吾將東往海上廣桑而問焉庶
幾果有所遇而必得之者耶天隱子序上清十三代宗師唐天師貞一先
生司馬承禎述　神仙之道以長生為本長生之要以養氣為先夫氣受
之於天地和之於陰陽陰陽神虛謂之心心主晝夜寤寐謂之魂魄如此
人之身大率不遠乎神仙之道天隱子吾不知其何許人著書八篇包括
秘妙殆非人間所能力學觀夫修鍊形氣養和心虛歸根契於伯陽遺照
齊於莊叟長生久視無出是書承禎服習道風惜乎世人夭促真壽思欲
傳之同志使簡易而行信哉自伯陽而來唯天隱子而已矣謹序　神仙
易簡　漸門　齋戒　安處　存想　坐忘　神解　沈揆後序　頃
黃門學殊精得此書雖辭質義直然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上履朋友鄉
黨之間其歸要不悖六經而旁貫百氏至辯祈援證咸有根據自當啓悟
來世不但可訓思魯愍楚輩而已揆家有閩本嘗苦為中字謬難讀顧無
善本可讎比去年春來守天台郡得故參知政事謝公家藏傳寫本行間
朱墨細字多所竄定則其子景思手校也迺與郡丞樓大防取兩家本讀

下缺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吳子像
圈點監生臣蔣到
臣歐陽柳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百九　二紙

死　洪武正韻想姊切沮也殁也終也盡也禮記死者澌也書若冰釋澌然而盡也說文作𣦸今文作死周禮疾醫注少曰死老曰終許慎說文𣦸澌也人所離也从歺从人凡死之屬皆从死息姊切𣦸古文死如此臣鍇通釋澌冰盡也息似反𣦸古文死如此臣鍇曰歺古歹字劉熙釋名人始氣絕曰死死澌也就消澌也漢以來謂死為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故也顧野王玉篇神盡也𣦸古文張參五經文字死從人今經典久相承從也丁度集韻古作𣦸𠒁鄭樵六書略人之殘也或曰从匕聲會意吳棫韻補叶音息利切太玄裝首裝無離禍且至也季仲播軌送其死也裝于昏尚可避也又叶音小禮切歷原天閒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馬喪厥體今讀訛戴侗六書故息止切𣦸从歺从匕而歺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芦𣦸殰並古文五音類聚芦音死古文揚桓六書統心妣𣦸霮散魄墜而氣絕也从歺从人歺斂也就注𣦸隸死為𣦸或从从上古厚衣以薪也熊忠韻會舉要𣦸次清次音當作𣦸趙謙聲音文字通𣦸心子切人澌殆所呂離也从人歺為意俗隸作死非𣦸古文从人尸為意韻會定正字切

斯已斯新鮮死　篆書　死　死　並古論語　死　古孝經　死　寶帶篆姚敦臨二十四體篆　死　公緘

鼎　鉄敦　死　鐘鏄　死　薛　古並楊鉤鍾鼎款識　死　簋　死　寅鼎　死　公緘　死　師望敦　死　秦泰山石刻

死　死　並石經　死　古孝經　死　汗簡　死　死　並古老子　死　杜從古古文集篆韻海

死　死　並徐鉉篆韻　隸書　死　老子銘見洪邁漢隸分韻　死　孔宙碑見並漢隸字源　真書　死　顏真卿

死　蔡襄　死　趙子昂　行書　死　王廙　死　王濛　死　黃庭堅　死　米芾　草書　死　衛瓘

死　王羲之　死　王獻之　死　死　張錦漢　死　鮮于樞

總敘

爾雅崩薨無祿卒徂落殪死也　邢昺疏釋曰此皆死之別稱也曲禮云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鄭注云異死名者為人褻云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頹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澌也精神澌盡也人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鄭注云祿謂有德行任為大夫士而不為者老而死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此云無祿者卿使之不祿也徂落者手足曰徂落堯死之稱鄭云古者死亡尊卑同稱耳故尚書堯曰徂落舜曰陟方乃死者皆虞書舜典文也謂之徂落者蓋徂為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者若草木葉落也殪者襄公九年左傳云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杜注云殪死也禮記曲禮上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鄭玄注曰山顛壞曰崩薨崩之聲也卒終也不祿不充其祿也死之言澌也精神澌盡也死寇曰兵異於凡人當襃祿其後也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老而死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也春秋說題辭天子曰崩崩之為言殯也諸侯稱薨薨之為言奄然而亡大夫曰卒卒精耀終卒之為言絕絕於邦也士曰不祿失其忠也不祿之言削名章也庶人曰死死魂魄去心死之為言精爽窮也五經通義曰崩薨從何王以來乎曰從周何以言之尚書曰放勳乃徂落舜曰陟方乃死武王既王是以知武王以前未稱崩薨也至成王太平乃制崩薨之著尚書曰翌日乙丑成王崩釋名曰漢以來謂死為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也論語子罕篇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

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季路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劉向說苑子貢問夫子人死有知將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人有知也恐孝子妨生以送死也吾欲言死人無知也恐不孝子孫棄親不葬也賜欲知人死有時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又曰莊子之楚見髑髏髐然有形擻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鈇鉞之誅而為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縱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無能子無憂篇夫人大惡者死也形骸不溢而偃者也夫形骸血肉耳目不能虛而靈則非生之具也故不待不搖而偃則曰死方搖而趨本死矣所以搖而趨者憑於本不死者耳非能自搖而趨者形骸本死則非合死非合死無死矣死者人之大惡也無死可惡則形骸之外何足汨吾之至和哉史記曰范雎說秦昭王曰夫以烏獲任鄙之力荊成孟賁許慎曰荊成勇士也孟賁衛人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程氏遺書死者不可謂有知不可謂無知上蔡語錄余問死生之說謝子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謝子曰余當時

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謝曰此便是答底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沉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張亢郡君化去嘗來附語亢所知事皆能言之亢一日方與道士圍棊又自外來亢欲接之道士封一棊子令將去問之張不知數便道不得乃曰許多時共你做夫婦今日却信一道士胡說我今後更不來又如戴姑神不識字底把着寫不得不信底把着寫不得推此可以見矣曰先王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格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如武王伐商所過名山大川致禱山川何知武王禱之者以此雖然如是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謝子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為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余初及第年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廟嗣位如此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

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朱子語錄劉用之云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祖先是以我之有感他之無又公曰神祇之氣常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之人既死而不散（僧道務養精神所以凝聚不散）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為神怪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為靈怪者也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溫溫然薰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死時如此劉元城死時風雷轟于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甚麼樣氣魄或曰莫是元城之忠感動天地之氣否文公曰只是元城之氣自散耳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于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即前云溫溫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者是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睽庵續錄問有人死而氣不散者何也曰他是不伏死如自刑自害者皆是未伏死又更聚得這精神安於死者便自無何曾見堯舜做鬼來　曾見人說有人死其室中皆溫煖便是氣之散禮記云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昭明是精光焄蒿是煖氣悽愴是慘慄者如漢書李少君招魂云其氣肅然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託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為厲又別是一理

自古有死

識遺世俗惑佛老者期不死復生然孔子曰自古皆有死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為節度釋氏經云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況天裂星隕郡陷谷遷沙漠遺滄海之蹤嵓穴著螺蚌之屬乾坤且有毀時人欲久不死理乎後世方士言黃帝老聃例不死余考易大傳言神農黃帝堯舜氏沒而黃帝葬橋山莊子述老聃死秦失弔之而鄠縣柳縣各有老子墓故近時劉潛夫詩云無藥可延黃帝壽有人曾哭老聃來則黃帝鼎湖攀龍之事老子青牛上升之說何往非幻又釋迦云我今背痛將入涅槃經云佛於雙樹下右脇側臥而化老子化胡經云周匡王五年佛七十九歲死於拘尸那城雙林木下葬於回鹿山他如彭祖七百偓佺千歲例以歲紀亦同歸於盡而已況其事不經見皆寓言釋說之錄

乎禮外傳曰壽者百二十過此不死為失期為妖怪然則秦皇漢武殆未知夫歸之恠也唐牛僧孺曰人以得其死為壽兵為力死刑為獄死不耕織為餒死寒死老無依病無託為孤死舍是皆可言壽老子亦曰死而不已者壽則必可傳雖死猶生也

人誰無死

古今事通韓玉溫甫燕人擢第為鳳翔判官北兵圍燕夏人陷邊州玉募兵也華亭敗夏人因移檄關中略云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為事至于今忍君親之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於今日目前何顏以居人世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富貴功名當自致耳或誣玉有異志收死獄中士夫情惜之

物老則死

老君中經曰人之年壽終竟自死矣何以言之以其不堅守神故也譬猶萬物之生非欲求死但自然枯槁死耳

安死

呂氏春秋曰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孫叔敖楚大夫蔿賈之子莊王之令尹也）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人所貪利之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人不利之）而名甚惡（惡謂名丘也）荊人畏鬼而越人信禨（言荊人畏鬼神越人信吉凶之禨祥此地名丘畏忌之名終不利也）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唯獨也）孫叔敖死王果

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為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為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眾人利利孫叔敖病利故曰所以異於俗也五員亡荊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登升也太行山名處則未聞多知將問所以自累也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舉猶謀也俗主不肖凡君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欲令之吳也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荊至江上欲涉涉渡見一丈人丈人長老稱也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絕過問其名族族姓則不肯告丈人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一作獻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獻上也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荊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檐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一作尚不取執圭周禮使執信圭言爵之為侯也萬檐萬石也金千鎰二十兩為一鎰不取子胥以受賞也故曰我何以欲子之千金劍今我何一作易以子之千金劍為乎五員過於吳過猶至也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眾矣將奚不有為也而無以為為矣何不有為言無不為也江上丈人無以為夫無以為乃大有於五員也故曰而無以為也而無以為之名不可得而聞聞知也身不可得而見求之江上不能得也其惟江上之丈人乎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司城官名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為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受為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摶黍以示兒子兒小兒兒子必取摶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觕其所取彌觕精微妙也觕麤疏也

知死

樂庵語錄先生自幼講明道學中年以後絕欲清修於崑山南架屋數間號樂庵時往来其間焚香酌茗與諸子及門弟談道德性命之學淳熙戊戌夏微覺不喜食即往樂庵諸子侍焉時女兄亦來問疾先生曰某將老死妹無庸憂人之死生如晝夜生處便是死處死處便是生處若悟地理會得又那得生死語竟即取紙數十幅為手簡徧別親舊作遺訓六事以示諸子云皆吾治命不得違戾吾平生性命道德之學治亂安危之累不獨載諸空言亦粗見之行事今既永訣豈容緘默戲說偈曰竿木隨身得自由應緣已畢復何求翛然來往等孤鴈影落寒潭迹不留書訖且語諸子曰吾本欲使往為天氣不爽姑少留以俟月上及夜沐浴遂冠櫛起坐精神自若了無欠伸意至二鼓而逝是夕風月清美如陽春高秋天宇澄然萬籟沉寂不類人境識者知先生之逝必非與萬物同盡者先是嘗語監征王琛曰吾可痛子已有頓放處矣豈非先知者耶先生平日劇談道學每語諸公看我臘月三十日好好做箇散場聞者憮然至是乃相與歎服

知人死

莊子應帝王篇列子與神巫季咸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嚮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

夢奠知死

禮記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殁矣

遺書知死

漢書司馬相如既病免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悉取其書使者往而相如死妻曰長卿未死時有一卷書曰有使者求書奏之乃遺札言封禪事

誦經期死

酉陽雜俎荊州百姓何軫妻阿劉事何軫鬻販為業妻劉

氏少斷酒肉常持金剛經先焚香像前願年止四十五臨終心不亂先知死日至大和四年冬四十五矣悉捨資裝供僧欲入歲假遍別親故何軫以為病魅不信至歲除日請僧受八關沐浴易衣獨處一室趺坐高聲念經及辨色悄然兒女排室入中看之已卒頂熱灼手何軫以僧禮葬塔在荊北郭

夢詩知死

宋江少虞類苑陝郊魏處士野蒲中李昭君遺乃中表也俱有高節以吟詠相善野於東郊鑿室方丈蔭以脩竹泉流其前白樂天洞清結茅中條之陰曰浮雲堂皆有瀟灑之趣每來與相過賦詩飲酒累日乃去一日清過野曰前夕恍惚如夢中床下有人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即正悞曰盡云生看雲起時對曰此浮雲安能起耶清水命此必死期故來訪別還家未幾卒蜀人任玠溫如晚寓寧州府宅一夕夢一山叟貽詩曰故園路遠歸去来玠知之曰春風天遠望不盡既覺自笑曰吾其死乎數日不疾而逝

射猿知死

三國蜀志鄧芝為大將軍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為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息投弩水中以傷物性自知當死遂卒

診脉知死

宋通鑑長編萬適宛丘人以翰林學士韓丕舉赴京師及命為梁縣主簿始受命太

贊趙自化惟其色變爲診脉曰君將死矣適猶勉赴朝謝舉止山野人皆笑之後數日果卒

心痛知父死

南郡新書裴敬彝父爲陳王典所殺敬彝時在城忽自覺流涕不食謂人曰我大人凡有痛處吾即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遂歸覲父果已死

先知死期

事文類聚後漢博士郭鳳好圖讖先自知死期令弟子市棺之具至其日而終

預知死期

夢溪筆談張忠定少時謁華山陳圖南遂欲隱居華山圖南曰佗人即不可知如公者吾當分半以相奉然公方有官職未可議此其勢如失火家待君救火豈可不赴也乃贈以一詩曰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閑散亦須多謝鬢邊瘡始皆不諭其言後忠定更鎮杭益晚年有瘡發于項後治不差遂自請得金陵皆如此詩言忠定在蜀日與一僧善及歸謂僧曰君當送我至鹿頭有事奉託僧依其言至鹿頭關忠定出一書封角付僧曰謹收此後至乙卯年七月二十六日當請於官司對衆發之慎不可私發若不待其日及私發者必有大禍僧得其書至大中祥符七年歲乙卯時凌侍郎策帥蜀僧乃持其書詣府具陳忠定之言其僧亦有道者凌信其言集從官共開之乃忠定真

容也其上有手題曰詠當血食於此後數日得京師報忠定以其年七月二十六日捐館凌乃爲之築廟於成都蜀人自唐以來嚴祀韋南康自此乃改祠忠定至今　知道者苟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效驗尹師魯自直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以靜退爲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若有所得自爲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屬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見之爲致意開譬之無使成疾炎即詣尹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乃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洙死矣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使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尚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兩忘猶存胸中歟　吳人鄭奭甫少年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監高郵軍稅務嘗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者令推其命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感歎殆不可堪人有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一僧端坐與人談笑間遂化去奭甫聞之喟然嘆曰既不得壽得如此僧復何憾哉乃從佛者授首楞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放懷無復芥蔕後調封州判官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遊親戚叙訣及次叙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園面溪一亭潔飾奭甫至其間親督人洒掃及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之已立僵矣亭亭如植木一手猶作指畫之狀郡守而下少時皆至民觀者如墻明月乃就斂高郵崔伯易爲墓誌略叙其事余與奭甫遠親知之甚詳士人中蓋未曾有此事　事文類聚宋張乖崖少與逸人傅霖同學公既顯達求霖三十八年不可得作懷霖詩云寄語巢由莫相笑此生中不羡輕肥晚年守宛丘有被褐騎驢扣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來吏走白公曰傅先生天下士汝何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我哉公問昔何隱而今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公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後一月公薨　熙寧十年夏康節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司馬溫公曰雍欲觀化一巡如何溫公曰先生未應至此康節笑曰死生亦常事耳張橫渠先生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康

節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橫渠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康節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時康節居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康節已知呼伯溫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塋耳七月初四大書詩一章曰生于太平世長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

預營死事

猗覺寮雜記杜牧預自表營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取制於邢山鄭谷仲之墓陶淵明自作挽詞自祭文杜牧之白樂天韋秘李栖筠王績嚴挺之栁子厚皆自撰墓誌盧照鄰李適司空圖自作墓衕大經自鑿墓自爲誌顏魯公在蔡州度必死乃作遺表墓志祭文謂之達亦可謂之近名亦可處死若魯公可也

知死後佳甚

避齋錄葉衡罷相歸金華一日忽忽不樂問客曰某且死無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士在下座作而對曰佳甚問何以知曰使死而不佳皆逃歸矣一死不反是以知其佳也皆笑明年葉薨

陟方乃死

書舜典五十載陟方乃死蔡傳附釋書曰五十載陟方乃死陟方猶言升遐耳既曰陟方又曰

乃死何也故傳書者以乃死二字為注誤寫為正文殂落亦死也堯典曰舜乃殂落而揚子法言又云黃帝堯舜殂落而死則是不可曉矣

終化而死 羅泌路史發揮易之名篇終化而死神之易也

八百而死 類說艾子見老嫗衣衰裳之服哭甚哀艾子曰嫗夫誰也曰彭祖艾子曰彭祖壽八百而死固不為短可以無恨嫗曰吾夫壽八百誠無恨然又有壽九百而不死者豈不恨耶

後天而死 太平廣記周昭王夢羽人與以藥名曰續脉明丸補血精散王請以此藥貯以玉缶緘以金繩以之塗足則飛天地之外從於壽常有得服之後天而死

不臘而死 唐柳宗元文集司馬凌君誌凌準吉刺史崔君曰余嘗學黃帝書切脉視病今余肝伏以濇腎浮以代將不臘而死審矣後如其言

掩面而死 左傳哀公十六年楚白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境為白公後與石乞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胡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惑於葉公

閉口而死 左傳哀公晉荀瑤帥師圍鄭入郛鄭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

吞舌而死 燕丹子田光謂荊軻曰蓋聞士不為人所疑太子送光之時言此國事願勿洩此疑光也是疑而生于世光所羞也向軻吞舌而死

接踵而死 史記仲尼原子傳勾踐謂子貢曰孤不料力與吳戰困於會稽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

倒立而死 唐書隱峯傳峯於五臺金剛窟倒立而死亭亭然如植屹定如山併力不動峯妹為尼咄之曰老兄昔為不循法律死且熒惑於人乃以手輕攧僨然而仆峯遺一頌曰獨絃琴子為君彈松柏長青不怯寒金礦相和性自別任向君前試取看溫州府志丘玄機溫之瑞安人宿覺女弟唐咸通間築庵大日山參雪峯禪師言下契悟後住淨居寺倒立而化宿覺喝之曰汝生也顛倒死也顛倒乃仆後一夕大雷電龕不見尋之則在大日巖實有圓明歌傳于世

朝聞夕死 論語朝聞道夕死可矣宏齋對策朝聞夕死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何謂也謂道重於死乎非也死乃道也離道而論死者非惟不知死真不知道夫道也者圓神而無方也道浩而無固也運行而無留也周回而無倚也屢遷而無居也變化而無常也混浩流轉於宇宙間而不可窮者也為動靜則動必有靜而靜復為動為往來則來必有往而往復為來為進退則進必有退而退復為進為闔闢則闢必有闔而闔復為闢為盈虛則盈必有虛而虛復為盈為屈伸則伸必有屈而屈復為伸為消長則長必有消而消復為長為出入則出必有入而入復為出此一機也其混浩流轉豈有窮哉然則生必有死而死復有生豈有他哉即此道在宇宙間所以動靜往來進退闔闢盈虛屈伸消長出入者之為也易之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正此之謂乎夫不曰生死而曰死生以死後有生無停息也不曰要終而曰反終以終還為始非斷絕也故原其始之生則必有終之死而知死之說矣反其終之死則復為始之生而知生之說矣此死生者所以非為人小己之私乃為道大化之公也生非人之生道實生之死非人之死道實死之生者道而死亦道則生死何與我而我何私為之好惡哉生固所可好也若必惡死是惡道也而可乎故生於道而朝有聞焉即亦死於道而夕即可焉生亦猶朝也死亦猶夕也一日之運有朝必有夕百年之運有生必有死道如是故也故死生者晝夜之道知晝夜之道即知朝夕

之道矣彼二氏者豈知此哉夫寂必有感死必有生者道也釋氏乃欲寂滅而無生曾不知樂於寂滅則道絕矣無生猶有夜而無晝也靜必有動生必有死者道也老氏乃欲清靜而長生則道膠矣長生猶有晝而無夜也有是道乎夫死生終始實大道大化之運如環無端者也使生而無死死不復生始而無終終不復始則道為有窮而非道矣所謂生生之易者正以其生生不已也未知生焉知死者生猶死也事死如事生者死猶生也易之反覆上下而變通不窮者此道而已不然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二氏者蓋皆以生死為一身之私而不知此道之公耳生我死我一聽於道何不可之有要必洞然於中而無秋毫之疑庶乎時至而能死也夫

易簀而死 禮記檀弓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

結纓而死 春秋左氏傳哀公十

五年，孔子在魯，子路為衛孔悝家臣。莊公因孔姬以入于孔氏，迫孔悝强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子路。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出公以奔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閽焉，曰：無入為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下石乞於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象山語録：問子路死之非。只合責當時不合事輒。曰：此是去冊子上看得來底。亂道之書成屋，今都滯在其間，從云子路死是甚次第。

不說弁而死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崔子弒齊莊公，祝鮀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

舉鼎而死 史記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鼎，絶臏而死。徐廣曰：臏，或作脉矣。

聽琴聲而死 燕丹子：秦王曰：今日之計事，以乎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絶；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劒，可負而拔。軻不曉音，秦王從言，掣之絶，超屏風，負劒而走。軻拔匕首擿之，決秦王，刃入銅柱，火出。

物固有死 戰國策：蘇代曰：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

心未嘗死 莊子德充符篇：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

禄盡則死 楊龜山語録：豐尚書稷嘗言：少時見雪竇，教人惜福云：人無壽夭，禄盡則死。

國不待死 經子法語：荀子：國不待死，天下不待亡。注：言不暇有所待而死亡速之甚也。

民報以死 文子：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

義重於死 宋吳泳鶴林集：賜黄伯固辭依舊兵侍知隆興撫安使不允詔：情生於文，豈不念天倫之愛；義重於死，而容辭王事之勞。

罪不至死 舊唐書楊纂傳：纂，貞觀初長安令，賜爵長安縣男。有婦人袁氏妖逆為人所告，纂究問之，不得其狀。袁氏後又事發伏誅。太宗以纂為不忠，將殺之。中書令溫彥博以纂過誤，罪不至死，固諫，乃赦之。

和不如死 南史侯景傳：城中日蹙，簡文乃請武帝曰：侯景圍逼，既無勤王之師，今欲許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死。

敗不如死 左傳哀公六年：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

皆樂其死 五代史後唐伶官傳：莊宗時，魏王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疾伶人，由此皆樂其死。

尤諱言死 清波雜志：士大夫欲永保富貴，動有禁忌，尤諱言死，獨溺於聲色，一切無所顧避。聞人家姬侍有惠麗者，伺其主翁屬纊之際，已設計賄牙儈，俟其放出，以售之。雖俗有熱孝之嫌，不卹也。又佩玉以尸浴為貴，酬價增數倍，墟墓之物，反為生人寶玩，是不可以理語。

胡不遄死 詩相鼠篇：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有識之死 增廣字訓：浮圖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言人死，神識不散，復寓形而受生。

小人曰死 禮記檀弓：子張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殺人者死 西漢書高祖紀：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新唐書王彥威傳：彥威其先出太原，擢明經甲科，累擢司封郎中、弘文館學士、諫議大夫。興平民上官興殺人亡命，吏囚其父，興聞，自首請罪。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自歸死，免父之囚，可勸風俗，議減死。彥威上言：殺人者死，百王共守，原不殺，是教殺人。有詔貸死。彥威詰單相擬法爭論，下遷河南少尹。

始禍者死 左傳定公十三年：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均矣，請皆逐之。

人傳已死 宋蘇東坡集：謝量移汝州表：疾病連年，人皆相傳於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

偷心已死 禪林僧寶傳：黄龍青禪師曰：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什麼處？在偷心已死。

一死 書舜典：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孔穎曰：一死，謂雉。上所執，死不可生，故曰一死。王氏曰：文有時則有偷守死而不犯分，此可以為士，故士執雉也。

但少一死 續後漢書宗預傳：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爾，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

所欠一

死 冷齋夜話東坡作贈參寥子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事見梁僧史。曰世祖宴東府王公畢集。詔跋陀羅至。跋陀羅端然清瘦。世祖望見謂謝莊曰。摩訶衍有機辯當戲之。跋陀趨外陛世祖曰摩訶衍不負遠來。惟有一死在。即應聲曰貧道客食陛下三十載。恩德厚矣無所欠。所欠者唯一死耳。宋兵炯五總志洪覺範雖以詩名而荒唐不學。世無其比。宋易一二擧也。三國宗預云。吾年逾七十。所竊已過。所欠唯一死耳。故東坡曰年來萬事足所欠唯一死。乃引梁僧跋陀羅為證。又四更自贊公塔遷合妙齋。疲卧松下石上。其詩云。露眠不管牛羊踐。我是鍾山無事僧。初不知牛羊下來為底時節而用於四更事中。以吾法議之。當斷不應而從重。

獨欠一死 宋史李誠之傳。誠之移知蘄州。蘄自南渡以來未嘗被兵。誠之曰。備禦無素。金人長驅而來。將若之何。相視城壁而增益之。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時誠之已滿。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難作而止。喟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獨欠一死。爾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

所拚一死 北盟錄宋欽宗靖康中。粘罕軍前交割三鎮地。聶為樞密問殺使人否。對曰。自古戎狄無道何嘗殺使人。

李徽猷云。某所拚一死。無足計較者。

分甘一死 北盟錄宋欽宗時霍安國令仲熊與金人戰敗被擒。見敵樓上張獻傘一柄。監軍骨捨郎君坐其下。令人傳譯云。何故不曉逆順。抗拒王師。仲熊曰。仲熊是趙皇臣子。奉安撫使指揮。來將兵才微。兵薄。分甘一死。彼骨捨郎君乃貸其命。

甘分一死 金史畢資倫傳。宋龜山統制時青乘隙襲破泗州西城。資倫失計。墮南城求死。為宋軍所執。以見時青。青說之曰。畢宣差。我知爾好男子。亦宜相時達變。金國勢已衰。爾肯降我。宋亦不負爾。若不從。見劉大師即死矣。資倫極口罵曰。時青逆賊聽我言。我出身至貧賤。結柳器為生。自征南始得一官。今職居三品。不幸失國家城池。甘分一死。尚不能報。肯從汝反賊求生耶。

不過一死 金史楊達夫傳。達夫字晉卿。耀州三原人。泰和三年進士。有才幹。所至可紀。會有詔徙民衆入關。達夫與衆行及韶。避兵于州北之横嶺。為遊騎所執。將褫衣害之。達夫挺然直立為首。畧無所懼。稍使降之。即大言曰。我金國臣子。既為汝所執。不過一死。忍棵袒以黷天日耶。遂見殺。

即有一死 斧營集張太傅世傑本信安歸宋。擢承宣使。丙子正月。宋秀王與擇奉二王出宮航海。時獨松告急。世傑力議出師。為陳宜中沮之。世傑曰。吾盡吾職分。延得一日也是趙家一日之天下。如不可為。亦即有一死。庶幾可見趙皇於地下。世傑忠求之心。已見於此時矣。

人有三死 數類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已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强。忿怒不類。動不量力。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其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持身有節。動靜有儀。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宜乎。

横死有三 法句譬喻經。有病不治。為一横死。治而不慎。為二横死。憍恣自用。不達逆順。為三横死。

八穀四死 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傳。計硯曰。春種八穀。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有生而不救種。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畜。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

民有五死 劉向說苑。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飢渴死者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惟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飢渴死者中不充也。凍寒死者外勝中也。罪五兵死者德不忠也。壽命死者歲數終也。癰疽死者血氣窮也。故曰中不正者外淫作。外淫作者多怨怪。多怨怪者疾病生。故清淨無為血氣乃平。

七死 西漢書鮑宣傳。哀帝時宣上書諫曰。凡民有七亡。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横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

九死 離騷。雖九死其尤未悔。

恕以十死 隋書鄭譯傳。宣帝時譯內史事。初高祖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高祖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高祖為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時將遣南征。譯請元帥。遂請高祖為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明日高祖為丞相。拜譯柱國相府長史。治內史上大夫事。及高祖為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卧內。言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拜其子元璹為儀同。時尉迥王謙司馬消難等作亂。高祖逾加親禮。俄而進位上柱國。恕以十死。

龍逢諫死 太平御覽。符子曰。桀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桀曰。

覩刑何無惻怛之心龍逢曰天下苦之而君以爲樂臣君之股肱何不悅乎桀曰聽子諫諫得我改之諫不得我刑之龍逢曰臣觀君冠危石也臣觀君履春冰也未有冠石而不壓蹈春冰而不陷桀笑曰是曰亡則與俱亡子知我之亡而不自知乎亡乎就炮烙之刑吾觀子龍逢歌趨曰造物勞我以生息我以炮烙故涉斯我樂人不知赴火而死

戰死　西漢書李陵傳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其子延年爲侯以校尉隨陵單于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　應天府志臨海松陽人柳榮從張悌至揚州榮病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便去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悌戰死　元史忠義傳任志死國王閩之令其子存龍庚寅歲金將武仙攻潞州存戰死

當戰死　北史安同傳宜城王奚斤自長安追赫連昌至安定同子頡爲監軍侍御史斤以馬多疫死士衆乏糧乃築壘自固昌遂驕矜日來侵掠頡曰等死當戰死等可坐受困乎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馬昌來攻壘頡出應之昌馬蹶而墜頡擒昌送京師

尚戰死　新唐書驍騎傳屹明變尚戰死悉病亡勝兵數萬

父子戰死　資治通鑑唐高宗龍朔二年二月戊寅左驍衛將軍白州刺史沃沮道總管龐孝泰與高麗戰於蛇水之上軍敗與其子十三人皆戰死

與賊戰死　續通鑑長編宋神宗元豐五年初費萬爲蠻所襲經畧司數移文責知宣州王奇奇不能堪後數日賊萬餘人攻普義砦與官軍戰奇出遂敗尚有親兵數百或勸奇乘騎逃去奇叱罵曰大丈夫當盡節以報國遂死之

兵出戰死　資治通鑑昭宗景福二年時溥求救於朱瑾朱全忠遣其將霍存將騎兵三千軍曹州以備之瑾將兵二萬救徐州存引兵赴之與朱友裕合擊徐兗兵於石佛山下大破之石佛山在彭門南述征記彭城南有石佛山頂方二丈二尺瑾遁歸兗州辛卯徐兵復出存戰死實存恃勝而不虞徐兵之復出故戰敗而死復扶又翻

城陷戰死　宋史韓浩傳浩丞相琦孫守濰州建炎二年金人攻城浩率衆死守城陷力戰死之特贈三官官其家三人云

上岸戰死　隋書麥鐵杖傳鐵杖驍勇有膂力遼東之役請爲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頞瓜蒂歕鼻治黃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

下馬戰死　資治通鑑張須陀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李密將兵拒東都郡賊翟讓前後二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讓憚須陀不敢進密勸之讓遂與密率兵逼滎陽須陀拒之讓懼而退須陀乘之逐北十餘里時李密邀擊須陀軍遂敗密與讓合軍圍之須陀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陀躍馬入救之往來數四衆皆敗散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目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

舍馬戰死　宋史忠義傳牛皓與金將遇所部步不滿二百乃下與戰請其徒曰吾所以舍馬者欲與若等同死也金人欲招之皓力戰死

犒軍死戰　新唐書李希烈傳高彥昭擊家牛犒軍士死戰斬首三千級

飲血力戰死　元史石天應傳天應曰先將人諫我南還吾違衆而來此事急棄去是不武也汝等勉之少頃敵兵四合天應飲血力戰至日午死之木華黎聞而痛惜焉

男兒當戰死　元史石天應傳吾年垂六十老將至一旦卧病床第聞後生輩主功名死不瞑目矣男兒要當死戰陣以報國是吾志也

爲君父死　宋史忠義傳李成大知金壇縣北兵至戰不勝爲吏民挾降乃誅從金壇事泄縶械榜掠不屈遂殺其二子以懼之終不屈笑曰子爲父死臣爲君死卒殺之　張南軒語錄先生曰某頃侍先公在淮上忽報虜騎將至先公以城中兵少爲憂問某曰將何以應之某曰惟當率城中軍民戮力一戰不得已則父爲君死子爲父死而已

但爲主死　忠義傳張弘範兵至崖山得張世傑甥韓命以官使三至招之世傑歷數古忠臣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爲主死不移耳

爲國家死　宋史趙師旦傳師旦知康州儂智高破邕州順流東下賊已薄城下師旦止有兵三百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暮賊稍卻師旦語其妻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爾留死無益也遂與監押馬貴部士卒固守州城遲明賊攻城愈急左右請少

避師旦曰戰死與餓死何如衆皆曰願為國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遂據堂而坐智高麾兵鼓譟争入脅師旦師旦大罵曰餓獠朝廷負若何事乃敢反邪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智高怒并貴殺之賊去州人立廟事平贈光禄少卿云

為國致死

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　宋史劉汲傳時金人徙渡河謀知鄧州為行在所命其將銀朱忠攻京西汲遣副總管侯成林守南陽金人奄至殺成林汲集將吏謂曰吾受國恩恨未得死所金人來必死汝有能與吾俱死者乎皆流涕曰惟命乃下令募敢死士四百人及南陽陷命將戚鼎將兵三千逆戰及命靳義與趙宗印分西南門犄之汲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望見宗印從間道遁郎自至鼎軍中麾其衆陣以待敵至皆死鬬敵却俄而義敗金人攻之益急矢下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許曰使敵知安撫使在此為國致死敵大至汲死之事聞贈太中大夫謚忠介

為社稷死

北盟録靖康二年金人出揚闕下求立異姓云軍前南官亦當舉唯何㮚李若水預此議及軍前取其家屬死若虛劉南薰門親見番官數人共嘆其忠且言我大遼死難者二十餘人你南朝只李侍郎一人後自京師奔大元帥府上書者數十人皆言為社稷死者唯李若水一人

為民而死

元史揚朶兒只傳子不花文宗入繼大統除道政院判將行值陝西諸軍拒詔郡邑守吏率民逃之不花獨率衆出禦呼西人諭之曰民者祖宗所致國家大事何與於民汝等既昧逆順又欲殘此無辜吾有為民死爾不汝從也陣潰遂見殺

為忠義死

名臣言行録孫昭遠為都總管嘗與諸子書曰今日扞禦甚難若假一歲庶幾可保吾四男二女今不從念要為忠義死耳

盡忠得死

史記鄭世家解揚將死顧謂楚軍曰為人臣毋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

守正而死

新唐書列女傳猷保梅妻封保梅歷校書郎黄巢入長安共匿蘭陵里保梅逃賊悅封色欲取之固拒賊怒劫然曰從則生不然正膏我刃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辱逆賊手遂遇害保梅歸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梅號而絶

抱義而死

馬令南唐書潘丞祐傳王延政鎮建州辟丞祐為度支判官延政與福州搆隙丞祐極諫不納會晋安使至延政大閱以誇示之辭氣益悖丞祐長跪固諫其言甚切延政大怒謂軍士曰汝可為我食判官肉丞祐曰與其不義而生孰若抱義而死事勢如此吾死為幸久之乃解

竭力効死

金史馬慶祥傳大將蒙古不花將攻鳳翔行省檄慶祥分道清野行遇先鋒于澮水戰不利且行且戰將及城會大兵邀其歸路度不能脱令其騎曰吾屬荷國厚恩竭力効死乃其職也

臣願効死

名臣言行録金人再犯京師議割兩河須大臣偕行聶昌耿南仲皆以事辭陳過庭曰主憂臣辱臣願効死

見難能死

程氏外書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慾之牽妻孥之愛斷而不惑者鮮矣

握節以死

宋史崔縱傳縱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累遷承議郎幹辦審計司二帝北行高宗將遣使通問廷臣以前使者相繼受擊莫肯往縱奮然請行乃授朝請大夫右文殿脩撰試工部尚書以行比至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又遣之書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久之金人許南使自陳而聽其還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又以官爵誘之縱恚恨成疾竟握節以死洪浩張邵還遂歸縱之喪詔以光子延年為後

守城而死

倦游雜録儂賊破邕州偶江漲遂乘桴沿流入番禺時贊善大夫趙師旦知康州到任始一月賊既迫境諭官屬吏民使避賊謂曰吾固知斯城不可守然守城而死乃監兵洎吾之職也若曹無預禍賊既至率弱卒不滿百禦之半日城陷趙與監兵者皆死之士卒得免者無一二先是一日趙方出其妻藏於山谷道中生一子棄草中賊去凡三日歸視之尚生人謂忠義之感又有曹覲者以太子中舍知封州賊既至乃易服遁去未十餘里為賊所擒賊猶謂曰汝乃好罵我南人作變者也今日猶不拜耶曹竟不屈至晚積薪燔死于江壖時本路主漕運者與曹有舊乃移師旦事於覲仍詩之于石朝廷贈覲太常少卿子孫弟姪洎女子授官賞命服者數人趙贈衛尉少卿一子得殿直趙史君之事嶺外人率皆知之康州人為之立祠堂至今祭享不絶

冒陣而死

續後漢書諸葛瞻傳魏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入瞻督諸軍拒之至涪而艾已長驅而前破瞻前鋒瞻退住緜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瑯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瞻長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黄皓使敗國殄民何用生為策馬冒陣而死

叱賊而死

北史鄭道元字善長除御史中尉時雍州刺史蕭寶夤反狀稍露侍中城陽王徽素忌道元因諷朝廷遣為關右大使遣其行

臺郎中郭子帙圍道元于陰盤驛亭道元瞋目叱賊厲聲而死

罵賊而死

金史李寶信妻王氏 張覺以平州叛王氏陷賊中賊欲逼室之王氏罵賊賊怒遂支解之元史忠義傳蕭景茂家貧力農至元四年南勝縣民李智甫作亂掠龍溪景茂與光佑集鄉丁拒之衆敗景茂被執賊脅使從己景茂罵曰狗盜我生為大元民死作闕洲鬼豈從汝為逆耶賊怒縛景茂於樹臠其肉景茂益憤罵賊以刀決其舌景茂罵不絕聲而死

遇賊而死

元史忠義傳合刺普花以右丞咳都督兵征占城交趾劉護餉道北至東莞博羅界中遇劇賊歐鍾等橫絕石湾其鋒鋭甚合刺普花身先士卒且戰且行矢竭馬創徒步格鬭以衆寡不敵為所執賊欲奉之為主不屈遂遇害

平賊甘死

新唐書封常清傳常清平賊敗書聞帝削常清官使白衣隸高仙芝軍效力仙芝使衣黑衣監左右部軍及邊令誠以詔書至示之常清曰吾所以不死者恐汙國家節受戮賊手今死乃甘心

遇兵赴死

元史列女傳趙彬妻朱氏天曆初西兵掠河南朱氏遇兵被執逼與亂朱氏拒不能脫給以井傍瘞金得近井即赴井中死又王氏女安哥從父避兵印山兵搜得

之欲汙之安哥不從投澗死有司言狀表其廬

殺馬示必死

宋史曹友聞傳壯兵入興元至大安友聞分遣諸將夾擊親帥精兵入龍尾頭第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之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黎明大兵益增迎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殁壯兵遂長驅入蜀夫事聞特贈龍圖閣學士太中大夫賜廟褒忠謚曰節萬特贈武翼大夫

令死即死

揚內翰談苑太祖善御豪傑得人之死力居常多幸講武池臨流觀習水戰因謂左右曰人皆言忘身為國然死者人之所難言之易爾將禁衛將帥單廂主皆侍側有天武廂主李進卿前對曰如臣者令死即死耳遂躍入池中太祖急令水工數十人救之得免戮於委頓

扼吭而死

契丹志太宗會同十年十二月遼伐晉杜威等降初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與謀遼帝欲遣遇先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何面目復南行至平棘遂扼吭而死○太宗會同十年十二月遼帝既破晉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見帝於封丘帝責之曰兩主失權皆汝所為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辨證榮出衣襟所藏書乃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帝叱鎖之後命押送歸本國宿陳橋夜分扼吭而死

拜日而死

元史石抹也先傳祖庫烈兒誓不食金祿率部落遠徙年九十夜得疾命家人候日出以報及旦沐浴拜日而死

東向而死

晉書劉聰紀趙染與索綝戰於城西曹徽諫止染不聽敗績而歸恭悔曰吾不用曹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目見之於是斬徽徽臨刑謂染曰將軍愎諫違謀戇而取敗而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顏面瞬息世間哉袁紹為之於前將軍踵之於後霸已敗袁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為徒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服牀枕而死叱刑者曰令吾面東向大司馬聞之曰歸游不容尺鯉染之謂也

南鄉拜而死

宋史文天祥傳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

不可無名而死

金史完顏素蘭妻傳參政完顏素蘭妻亡其姓氏當崔立之變謂所親曰吾夫有天下重名吾豈肯隨衆陷身以辱吾夫乎今日一死固當但不可無名而死亦不可離吾家

而死即自縊于室

以人從死

通鑑周外紀赧王四年是歲秦武公薨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于白不主封平陽主其

良臣從死

史記秦本紀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君子曰秦繆公不為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尚有遺德垂法況奪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

室人從死

子思子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從死者二人焉若此其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

臣請從死

史記李斯傳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惟上幸哀憐之

士多從死

西漢書匡衡傳元帝時匡衡上疏云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注應劭曰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

諾。及公覺，皆從死。黃鳥詩所為作也。**止從死** 史記秦本紀獻公元年，止從死。**東女王死** 新唐書西域東女傳：東女王死，國人以金錢數萬納王族，求淑女二，立之次為小王。王死，因以為嗣。或姑死婦繼，無篡奪。貴人死，剝其皮，內骨甕中，糅金屑瘞之。王之葬，殉死者數十人。**人願隨死** 嶺外代荅：闍婆國國王及官豪有死者，左右承奉人皆願隨死，焚則躍入火中，棄骨於水，亦踏水溺死不悔。**毒死** 新唐書李希烈傳：貞元二年，李希烈遣杜文朝寇襄州，為樊澤所破，獲文朝。會嗣曹王皋、張建封、曲環及李澄四畧其地，勢日蹙，希烈縮氣不敢搖。啖牛肉而病，親將陳仙奇陰令醫毒之以死。**飲藥而死** 東漢書蔡倫傳：倫初受竇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帝始親萬機，勅使自致廷尉。倫恥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新唐書列女傳：楊慶妻王，世充兄之女。慶以河間王子為郇王，守滎陽，陷於世充，故世充妻之，用為管州刺史。太宗攻洛陽，慶謀與王曰歸唐，謝曰：鄭以我奉箕箒者，緻公之心。今負恩背義，自為身謀，可若何？至長安，則公家婢耳。願送我還東都。慶不聽。王謂左右曰：唐勝則鄭滅，鄭安則吾夫死，若是，生何益？乃飲藥死。慶入朝，官宜州刺史。

竟以藥死 事文類聚韓退之為李千塞誌叙當世名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豈為一世戒耶？而竟以藥死。故白傳云：退之服琉黃，一病竟不痊也。**服丹致死** 王明清揮麈餘話：王稱定觀者，元符殿帥恩之子，有才學，好與元祐故家遊。范元實溫潛溪詩眼中亦稱其能詩。政和末為殿中監，年二十八矣，東眷甚渥。少年貴以酒色自娛。一日，忽宣召入禁中，上云：朕近得一異人，能製丹砂，服之可以長生久視。煉冶經歲而成，色如紫金，卿為試之。定觀忻躍拜命，即取服之。才下咽，覺胃間煩燥之甚，俄頃煙從口中出，急扶歸，已不救。既殮之後，但聞棺中剝啄之聲，莫測所以。已而火出其內，頃刻之間，遂成烈燄，室廬盡焚，鬧封府尹亞來救之，延燒數百家方止。但得枯骨於餘燼中，亦可怪也。**服丹疽死** 王明清揮麈餘話：丁廣任保州敎授，會有道人過郡，自言能煉大丹，服之可以無疾，然後飛昇度世。郡之守貳館之，選日開竈，依其法煉之，四十九日而成。廣聞之，裁書以獻，乞取刀圭以養痾，身僅得半粒。廣忻然服之，不數日，郡將通判皆疽發於背，相繼而死。賓僚間亦生疽甚恐，既次也得之半之明年庚作因柴

身水入瘡口中，遂不能起。金石之毒，有如是者。併書于此，以為世誡云。**引椒而死** 北史高允傳：高遵子元榮詣洛訟寃，猶恃道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決，方乃遣之。遵恨其妻不與訣別，處沐浴，引椒而死。**食馬肝死** 西漢書郊祀志：武帝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師古曰：善為甘美之言也。多方畧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師古曰：顧，念也。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以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注：索隱曰：氣勃而毒盛，故食走馬肝殺人。儒林傳曰：食肉無食馬肝是也。**刮金飲之而死** 續後漢書孫堅傳：光，荊州刺史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焉。王叡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武陵太守曹寅詐檄移堅收叡，堅即勒兵襲叡，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刮金印服之而死** 吳志：諸葛融為奮威將軍，攝兵駐公安。兄恪既誅，乃取融兵到圍城，飲藥而死。江表傳曰：先是公安有靈

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及恪誅，融果刮金龜印服之而死。**自經而死** 高氏小史：宋文帝元嘉三年，以徐羡之、傅亮、謝晦援廢帝及廬陵王，誅之。爾曰召羡之，行至西門外，謝晦弟皭為黃門郎，上直，報亮云：殿內有異處分。亮馳報羡之，廻還西州，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經而死，年六十三。時為司徒、南平公。有官龜鑑：趙昴發守池州，城將陷，發遂置酒與妻作別，云：我世受國恩，今力竭城陷，惟有死而已。妻曰：君死，妾又如何獨生？乃相與自經而死。金史胡天作傳：天作守平陽凡四年，屢有功，詔錄其子定哥為奉職。元光元年十月，青龍堡危急，詔遣古里甲石倫會張開、郭文振兵救之，次埠平寨東三十里，不得進。知府事术虎忽失來總領提控王和各以兵歸順，詔城索其妻子，氏兵皆潰，執天作，天作已歸順。詔誅忽失來于之南康者，命天作于定哥承應如故。天作已受大元官爵，佩虎符招撫懷孟之民，定哥聞之，乃自經死，贈昭武將軍。**夫歿自經死** 元史列女傳：趙美妻王氏，至治元年，美溺死，舅姑念其年少無子，欲使更適，以族姪繼婚。王氏知不免，即自經死。李冬兒，丁從信妻也。年二十二，從信歿，服闋，父母問之曰：吾為汝再

擇婿冬兒不從還從信家自經死○李氏患高兒妻也高兒歿父母欲嫁之李氏自縊死

家巳自經死 元史列女傳貴哥蘿五十三妻也天曆初五十三得罪貶海南籍其家詔以貴哥賜近侍卯罕卯罕親迎之貴哥度不免紿廝自經死

董安于縊死 左傳定公十四年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

逼令縊死 舊唐書長孫無忌傳許敬宗誣奏無忌謀反高宗竟不問所由惟聽誣構之說遂去官爵流黔州敬宗辱與吏部尚書李義府遣大理正袁公瑜就黔州重鞫無忌反狀公瑜逼令自縊而死籍沒其家無忌既有大功而死非其罪天下至今哀之

遭妬絞死 訓女蒙求九州春秋司隸馮方女國色也袁術悅而納之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欽重從之從諸婦因共絞繫之梁街誠以為不志而死厚加殯斂

馬韁絞死 資治通鑑高宗咸亨二年賀蘭敏之教流雷州復其本姓至韶州以馬韁絞死

自剄而死 西漢書尹翁歸傳翁歸為右扶風緩於小弱急於豪強豪強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莝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師古曰論罪決罪也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掌畜官也畜許救反莝斬芻莝音千卧反鈇所斬莝者也

自刎而死 東漢書隗囂傳囂奔西城從楊廣月餘楊廣死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而死有官龜鑑李芾德祐乙亥守譚州竭力備禦兵繼明夜半寇決入出城議降公不知之將納款遣書狀公曰我不曉如何書遂入東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無以謝陛下即命鄭子沈忠先壞一家老幼次及公然後縱火焚之沈忠歎曰侍郎且稍待命吾敢愛死既縱火亦自刎而死

伏劍而死 晉書車濟傳濟果毅有大量張重華以為金城令為石季龍將麻秋所陷濟不為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宣和都尉通鑑周外紀齊田恒與國人盟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佗人曰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劫於暴人不能全義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而死

手劍格死 西漢書鮑宣傳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莽死漢更始徵曹竟以為丞相封侯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劍格死

刎脰而死 穀梁傳僖公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其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柰何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為重耳弑柰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為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乎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為君君喟然嘆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自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絕脰而死 金史聶孝女傳孝女字舜英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天驥之長女也年二十三適進士張伯豪伯豪卒歸父母家天驥留汴崔立劫殺宰相天驥被創甚日夜悲泣恨不即死舜英謁醫救療百方至刲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天驥竟死時京城闕久食盡舜英頗讀書知義理自以年尚少艾夫既亡父又死非命比為兵所汙何若從吾父于地下乎葬其父之明日絕脰而死一時士女賢之

潰腹死 有官龜鑑李玄通歷定州總管為劉黑闥所破愛其才欲以為將不聽因之故吏有餉飲饌者玄通曰諸

君見衰吾能一醉遂縱飲謂守者曰吾能莽飼可借刀守士與之曲
終仰天太息曰大丈夫撫方面而不能保所守尚何視息邪乃潰腹死

以杖扶傷而死 左傳襄公十七年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
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
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杖抉其傷而死 注杖小
木杖也 臧堅義不受辱乃以杖自抉其所傷而死

焚死 抱朴子內篇論仙卷
噎死者不可譏神農之播穀
燒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鑽火

登樓焚死 資治通鑑昭宗景福二年汴軍攻徐州累月不
克自去年十一月攻徐州至是五月矣通事官張濤以書白朱全忠云進
軍時日非良故無功全忠以為然敬翔曰今攻城累月所費甚多徐人已
困旦夕且下使將士聞此言則懈於攻取矣全忠乃焚其書癸未全忠自
將如徐州戊子龐師古拔彭城時溥舉族登燕子樓自焚死 唐末中和元
年時溥據徐州至是凡十二年張建封之鎮徐也有愛妓曰盼盼建封既沒張
氏舊第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出
白樂天集 考異曰實錄五月汴州奏拔徐州舊紀四月汴將王重師牛
存節陷徐州舊傳溥求援于兗州朱瑾出兵救之值大雪糧盡而還汴將

王重師牛存節夜乘梯而入溥與妻子登樓自焚而卒景福二年也新紀
四月戊子朱全忠陷徐州時溥死之薛居正五代史梁紀丁亥師古下彭
門梟溥首以獻唐太祖紀年錄四月澤州李罕之上言懷孟晉人報汴將
龐師古於今月八日攻陷徐州徐帥時溥舉族皆沒盛既下徐方詐請朝
廷命帥臨宋州以兵部尚書孫儲為徐帥既而溫以他詞弁之
自以其將鎮之四月八日蓋河東傳聞之誤今從編遺錄新紀

侮神焚死 夷堅志亳州蓋老君鄉里故立太清宮崇事之嘗有道人貢藥
者敝衣貧窶而意氣揚揚悲倨携藥爐詣殿下燒藥大言自尊
指聖像曰此吾之弟子也吾為老君師聚觀漸衆須臾大自爐出灼其衣
灼髮滿身驚而走左右以水沃之不滅狂走廷中火所經他物不焚獨焚
厥身已而北面像前若首狀
者遂斃視其軀幹皆灼爛矣

遇賊焚死 容齋集鄧中甫名光薦盧陵人宋乙亥冬携家
避地于閩次年景炎閩帥趙總卿以書幣辟幹官冬香山
警挈家入山遇土賊一妻四兒四女三妾十二口皆焚死

百口焚死 悅生隨抄虜每欲南寇宇文虛中則憂以策止之至有江南荒僻得
之不足以當之語王倫朱弁相繼得歸皆能言其狀上大嘉獎虛中
亦附奏言虜中虛實時家在閩中上命其子師瑗添差本路轉運判官擔
憲虛中沮和議反遣其家至虜以牽制之紹興十五年九月金主亶祀天
于郊虛中先是嘗與其翰林學士高士談等謀以是日劫殺之前期以蠟
書來告乙為外應檜拒不納會虜亦覺虛中與老幼百口同日受焚死天
為之晝晦

縱火燒死 資治通鑑隋煬帝大業九年杜伏威轉掠淮南
自稱將軍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顥討之 音昊
揚府郎將副郎將每府置越騎校尉二人掌騎士步兵校尉二人掌步兵
守武又翊校尸散翊伏威與戰陽為不勝引顥衆入葭葦中因從上風縱
火顥衆皆燒死

縱火而死 宋北盟錄太原陷金人入城守臣通判王逵
皆燒死 誓不屈賊登閣抱太宗御容令人縱火而死

投火而死 宋北盟錄內侍黃經臣投火而死靖康小雅曰公諱
經臣為保德軍承宣使金人既集城下上命公督視
東壁城陷之夕金人自陳門入循城而東縱火通津門
下時在城上將士奔潰獨不肯去望闕號慟赴火而死

罵敵炙死 元史忠義傳李伯溫弟守忠知平陽府事丁亥夏四月金紇石烈真襲擊
權鄜王撥祭兒於洪洞守忠出援之師潰入城副帥夾谷常德潛獻東門

以納金兵城遂陷金人執守忠使降守忠
罵之語惡金人怒置守忠鐵籠中火炙死

水死 禮記祭法冥勤其官
而水死 注冥契六世
孫也其官玄
冥水官也

溺死 文苑英華溺死判○甲與乙同舟既而甲懼水自
投因溺死其家訟乙故殺縣斷以疑○孫欽望對
靈長演派資潤下以流謙習坎疏源含內虛而濟物故桂林望斷漢臣
嗟其水源航葦無因衛女歎其河廣由是刳木為檝利涉存焉造舟為梁
有自來矣惟甲與乙俱因行邁駕言出遊大川為限家非漆沮不可褰裳
地若滄溟憂憑鼓棹既而肩辭岸浦喜二子之同舟方駕波心嗟一夫之
墜魄尋漆園之奧旨未昧藏舟考司寇之微言旋驚逝水至若沃焦不易
呂梁難詞一類士龍之笑幾漸漁父之勇家人告稱故殺縣司斷以疑除
乙則有詞未云甘伏向若平生宿憾殞命猶或推科如其邂逅相逢自死
如何結罪誠可擇一作怿竿而求水府豈得陳牒而訟官曹不悟生也有
涯將善死而無弔欲使江岸上式狹孝女之碑望葭曲中永作狂夫之曲
竊稽狀迹不伏為宜○同前○語稱有用自遠易曰朋從爾思同氣相求
同舟共濟呂安之懷叔夜或泛黃河之水王子之尋戴逵亦冒山陰之雪
何以仰止欽賢是慕想彼甲乙道契瑩蹄況漲海之雲若見一作望蓬萊

之樹檝倚砂之日方追河洛之仙既而智之誅身情乖拯物覆舟之慎想伯喪而載虧驚濤之遊歎伯喈而遂遠三命有換百齡俄謝禍兮難倚寧妝轉整之魂比之匪人忽觀盈庭之訟尋端指狀於甲誠亦可矜據理詳刑在乙寧宜寘罪何者禮稱不弔溺者已絶律通人情乙惟一作為無咎庶從平典用叶大倫○同前○鴻爐賦象人壽幾何生榮死哀物類同致晝夜不捨宣尼興其歎息吉凶共同賈誼發其詞賦春言甲乙俱涉大川懸流波而得朋理征棹而云邁乙則同舟而濟兌若神仙甲乃懼水而棲還嗟沉溺彼心乍淺遠疑觀影之人泉路不歸更似懷沙之客然則渡河奏曲曾不爾思逝水沉魄自招其咎家人有訟虛陳救拯之端乙既無辭難寘惟輕之典薄訴不伏理合哀矜縣斷以疑殊乖部一作剖察以愚管見釋故為宜

成汭溺死

太平廣記唐天祐中淮師圍武昌杜洪中令乞師於梁王梁與荊方睦乃諷成令汭帥兵救之汭欲親征乃力造巨艦一艘三年而成號曰和州戰艦舟次破軍山下為吳師縱燎而焚之汭竟溺死先是改名曰汭汭字水內也水內之死豈前兆乎

丁丞相溺死

浩然齋雅談丁大全丞相謫嶺外至藤州溺死三山林桂龍以詩嘲之曰一棹中流欠把持偏輕偏重失便宜孤舟不是無人渡身作風波問阿誰○移漢貫埜誤明君驚動沿江十萬軍幸是不沉湘水死有何面目見靈均○稚子如何濟急流一篙才錯便難收當初把作尋常看豈料中流解覆舟

投河而死

續後漢書董卓傳少帝即位大將軍何進等謀誅宦官乃召卓將兵入朝既而中常侍張讓等反誅進虎賁中郎將袁術燒南宮青鎖門與袁紹共誅宦官讓等劫帝及陳留王走北宮夜至小平津尚書盧植等追及手劍斬數人讓等投河而死遂扶少帝及陳留王至雒上

投溪而死

宋北盟錄金人攻太原築長城圍其外而援兵不至軍兵多餓死王稟知太原不可守乃走入統平殿取檀香御像以尺練繫於其背縋城投溪而死

蹈河以死

元史忠義傳劉天孚以母憂起知河中府視事兩月陝西行省丞相阿思罕為亂舉兵至河中天孚日夜治戰守具選丁壯分守要害阿思罕列柵河西縛筏河上縱火欲屠城阿思罕兵入城欲脅使附己方坐府治號令諸軍天孚佩刀直前不得進遂謂幕僚王從善等曰吾家本微賤荷朝命至此今不幸遭大變吾何忍從之而負上恩哉吾寧蹈河以死遂拂衣出時天寒河冰方堅天孚拔刀斫冰開北望為國語若祝謝者再拜已脫衣帽岸髯乃投水中

投水而死

古今事通長沙趙淮潰江東金陵破走溧水民砦砦破見執不屈械遇揚州令呼降而反其詞怒械還金陵殺之當出金陵止一妾從為一萬戶所得曰妾願事公終身第趙遷使無人埋骨可令人與我往瘞殯畢即歸如其言尸在江濱妾命人舁之入水尸猶滯淺處妾取篙自推之入深水中仰天大哭亦投水死又安福北津歐陽木匠女十七八為北軍所掠臨河橋斷軍留心欲就擁女曰當天無禮恐攖神明可去八家取門扇來渡江夫房子內成親也軍如言往女投中流六旬日軍退尸方浮眾皆嘆異

躍入水死

杭州府志寶仁壽妻徐氏錢唐人仁壽坐事被謫以室行夜泊橫裏有寇至仁壽迎擊被傷徐氏不受汙遂躍入水死私謚之曰貞潔

負御容赴水死

忠堅志宋靖康元年王稟為宣撫司統制守太原太原守禦稟功為多及至城陷稟引疲乏之兵欲出西門無何西門弔板索斷不能出軍已入城倉皇之間士卒勸稟降稟歎曰城陷士無鬬志又且門阻天亡稟也稟豈惜死違天命而負朝廷哉遂負宗廟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轉運韓總以下死者三十六人圍城凡二百六

十日城中軍民餓死者十之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始破後粘罕得其屍令張孝純驗之既實向屍大罵乎諸酋執兵同踐之而暴於野

秀夫赴水死

文丞相行狀崖山敗後祥興乘黑雲中與數舟潰去宰執陸秀夫赴水死公有炯炯一心在天水相與永之詩

赴井而死

古今事通鄺驗字仲才濟南人大定任大學以論策題天下家餞財所得束脩皆散諸生之貧者貞祐濟南陷攜二孫赴井死鄉人葬之宅後壽樂堂

覆舟而死

壽昌乘武昌郡西有蘆洲輿地云伍子胥叛楚出關於江上見漁父求渡時旁多人漁父曰灼灼兮侵已私與子期兮蘆之漪子胥既渡解劍與之不受子胥曰掩子劍勿令其露漁父知意遂覆舟而死

投崖而死

宋史忠義傳翠信與壯兵戰于方石嶺中數矢傷重不能戰自投崖石而死土人葬之嶺色如生邊

史太祖紀七年上以夷离堇涅里袞附諸弟為叛不忍顯戮命自投崖而死

投壕而死

金史實符李氏傳天興元年北兵攻城矢石之際忽見一女子呼於城下曰我倡女張鳳奴也許州破被俘至此彼軍不日去矣諸君努力為國堅守無為所欺也言竟投壕

而死朝廷遣使馳祭于西門

觸樹而死

史記晉世家晉靈公不道趙盾數諫之靈公患之使鉏麑刺趙盾盾閨門開居處鉏麑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

毀壞壓死

文苑英華毀壞壓死判　乙有所毀壞而誤殺人科其備慮不謹詐合所由為罪　韓極對　立物有恒豎樹在始繕而不固壞則難支既動作而必虞將紀律而斯約罰之推五先明有一作有過之文死則有三終傷不中之者若故誤而先定乃平刑而是祭乙則何者率爾漸言已聞減單止災胡乃反脅推過且宇之必葺誠備慮而則安牆或不終將隳壞而誰咎罪有所在焉可逃夫　崔殷對　九川既滌是資築護廣役斯起于以傳工俾湍悍不生而安居作乂彼已之乙謂為何人率作而毀豈增修而蕆事壞乃致害仍推過於所由言則飭文慮貴無備雖壓溺不弔酌戴禮而何傷而殺人者死在蕭章而難忘論以故傷鬬則是減稱乎誤殺科其不應爾徒有詞吾從公弊　田季羔對　乙惟賤工執用為事撤彼牆屋審闇作向之詩誤此殺人載犯舂虞之律雖因緣毀壞宜申重典而過失殺傷非無奏憲毀垣之下人盡達而去之壞宅之間乙恐非其罪也且凡所總地尤資審慎衆臺構落非梓匠之宏規廣廈將崩必鄭僑之見壓備慮欲繩其不謹騷危可恐乎無情既殊故犯之名請抵從輕之議許其收贖竊謂平反　梁乘對　爰有建立洎乎崩毀必慎傷人無至害物何哉主者曾不任能頗彼匠人豈因和巧既無備慮且乏周防遂昧立身果貽誤殺事殊隳壞物異摧崩將壓有契於國僑不弔遂符於戴禮況造作之與毀壞匠人之與主司並著阜繇之書合以所由為罪且人誰無死痛其不終宜用明刑以慰幽懷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百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百一十　二紙

死

餓死

史記楚世家太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鄭氏譯繹餓死者謂之殍殍孔平仲雜說龔勝一出涉世雖歸老矣而遁於王莽徵召年七十九竟以餓死

餒而死

劉向說苑齊景公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死對曰餒而死公曰噫寡人之無德也亦甚矣晏子曰君之德著而不彰何為無德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之玩君之厲食以菽粟君之宮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也顧臣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

日奏餒死

新唐書韓全誨傳昭帝召李茂貞等曰十六宅諸王日奏餒死者十三王公主夫人皆間日食今又將竭柰何皆不敢對有衛士十餘人叩左銀臺門遮全誨罵曰破一州餓死者十萬徒以軍容數人耳韓全誨請茂貞叩頭訴茂貞謝曰士伍亦何知僾訴于帝帝不許

民免饑死

名臣言行錄建安大饑盜發浦城崇安天震晦庵先生請于府貸粟散給民免饑死

不食而死

東漢書陳龜傳大將軍梁冀與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徵還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為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西域胡夷幷涼民庶咸為舉哀弔祭其墓悅生隨抄初李氏隨孟昶至京師太祖數命肩輿入宮謂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妾安往太祖曰歸蜀爾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儻得歸老幷土妾之願也時晉陽未平太祖聞其言大喜曰俟平劉鈞即如母願因厚加賜賚及昶卒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生為因不食數日卒太祖聞而傷之賻贈加等契丹志聖宗統和四年先是宋克雲朔寰應四州命楊業濳美遷四州之民于許汝以所部護送契丹邀擊之楊業力戰自日中至暮手刃數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為契丹所擒業太息曰主上遇我甚厚何面目求活於虜中乃不食三日而死

饑飽欲死

西漢書東方朔傳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

抱戈凍死 新唐書李愬傳愬討吳元濟之亂遣使見裴度告師期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于道十一二衆雪夜至蔡州克其城

義不避死 資治通鑑外紀趙簡子之中牟佛肸畔置鼎於庭曰與我者受邑不從者烹田基曰義死不避斧鉞之誅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有義而烹褰衣將就鼎佛肸止之簡子屠中牟論有功者以田基為始基曰一人舉而萬人俛首知者不為也賞一人以愧萬夫義者不取也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以為司馬

義在効死 續後漢書龐德傳曹操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三百戶音衛開等以宛叛德所領與曹仁共攻拔宛斬音衛開遂南屯樊拒關羽樊下諸將以德兄柔在漢中頗疑之德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不殺羽羽當殺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仁使德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德與諸將避水上隄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上德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德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德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德與麾下將一人伍伯二人彎弓傅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德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我耶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遂為羽所殺操聞之為之流涕封其二子為列侯

義與俱死 晉書載記姚泓時部將趙玄與晉將毛德祖戰于柏谷以衆寡而敗被瘡十餘據地大呼玄司馬騫鑒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鑒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

冤死 有官龜鑑程公遵東坡外祖眉山人攝錄事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服根者所持刀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冤咋謂盜曰汝冤盍自言吾為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竟殺盜公生誅因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服侍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死公是以至今今日我為公擔荷而往暫對即生人天予孫壽祿朱紫盈門矣公具語家人沐浴就寢而卒

孝婦冤死 有官龜鑑孟嘗仕郡為戶曹吏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猜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

稱父屈死 高齋漫錄蔡懋為馮公京之婿馮薨于位泰陵車駕臨奠懋緣經雜於馮氏子弟間厲聲呼曰陛下臣父屈死上驚趨問之乃懋自是知持正之冤而惜其死

都護憂死 舊唐書德宗紀貞元七年五月己未安南首領杜英翰叛攻都護府都護高正平憂死

憂撓致死 宋史楊愿傳愿守宣城表弟王夬調鄞水令過之醉中謂愿曰嘗於呂丞相處得公頃歲所通書其間頗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愿聞之色如死灰遂留夬不聽去會愿移守金陵宴監司大合樂守卒皆怠夬即青溪得客舟以行愿憂撓而卒

為貶憤死 玉泉子聞見錄李瓚故丞相閔之子自桂州失律貶昭州司戶後量移衢州判史為給事中柳韜所駁復貶馬韜始與瓚相善瓚先得路而弃韜馬瓚既重為所貶性狷躁憤而且死鄭舍之錄恩門之子也命筆與書曰受恩未報苦極累十㸃筆落而卒

寐覺驚死 陶朱新錄通判監酒趙詩者昔在學校嘗因同齋熟寐與衆戲以香燭花果豬錄之類設供於卧榻之前而潛伺之寐者既覺見之曰我已死耶噓唏不已少頃復寢久不復起共視之真死矣乃徹供設之物竟不敢言其所以于人豈乍覺此驚散神魂遂不復還軀也耶

寧不媿死 宋史忠義傳姜才被執憤憤不已阿朮怒冎之揚州才臨刑夏貴出其傍才切齒曰若見我寧不媿死耶

杯酒辱死 李昌齡樂善錄晉郡陵王綸鎮郢服吳規為之客適張纘出鎮湘東綸餞于郊規亦與坐時纘方貴意輕規忽舉杯屬規曰吳規奉慶汝今日得與此醼規大怒即起歸其子翁孺聞之為之氣結而卒規悼兒憤纘俄亦不起其妻不勝悲怨尋亦殞命時人為之語曰張纘一杯酒殺吳氏三人此則辱而死之也

強死 左傳文公

十年。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注言三君皆將不得以壽終。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絶。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不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注司敗即楚司寇之官。子西畏讒言不敢之商縣。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注宜申即子西。

罪非殊死　西漢書光武紀。光武詔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注云殊死謂斬刑。殊絶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一切猶權時非久制也。

貶新州死　唐新纂路巖貶新州。死於楊收死之撽。見通鑑。劉摯貶新州。死於蔡確死之室。見王鞏雜記。二事甚類。可駭也。

終為情死　世說新語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為情死。

必以賄死　通鑑周外紀景王十七年。晉叔魚之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不視。

且圖賒死　資治通鑑則天聖曆元年。狄仁傑上疏。以為朝廷議者皆罪契丹突厥所脅從之人。言其迹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近緣

軍機調發傷重。家悉破盡。至逃亡。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也。

苟求賒死　資治通鑑則天長壽元年。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膺籤爪。懸髮薰耳。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

幽閉而死　資治通鑑高宗上元二年。左千牛將軍長安趙瓌尚高祖女常樂公主。生女為周王顯妃。公主頗為上所厚。天后惡之。辛巳。妃坐廢。幽閉於內侍省。食料給生者。防人候其突烟而已。數日烟不出。開視。死腐矣。瓌自定州刺史貶栝州刺史。令公主隨之官。仍絶其朝謁。

專死不勇　西漢書韓王信傳。漢六年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求和解。漢疑信數閒使。有二心。閒私也。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李奇曰。言為將軍當必死之意。不得為身謀。必生之心。不任軍事。傳曰。顛死非勇也。必生非任也。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

祈死　左傳成公十七年。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注祝大祝。宗宗人。皆主祭祀祈禱者。使為范文祈死。六月戊辰士燮卒。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國語晉范文子謂其宗祝。君驕泰而有烈。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況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歸。私必昭。昭私難必作。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祈死。先難為免。七年夏。文子卒。謝應芳辨惑編國語云。范文子祈死。柳子非之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推不擇良宗祝而祈壽焉。文子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敬齋汎說祈死者二人。曰晉大夫范武子士會之子文子燮。曹大夫叔孫務子豹之子昭子婼。說者以為自裁恐不然。令俚俗少不如意。形言願死者多矣。左氏所載二人蓋此類。但既言之後。適謝世耳。

觸柱求死　北盟錄宋靖康中虜冠逼近。革捐張邦昌對二太子哀號擗踊。以身投地。絶而後蘇。虜執首命。終莫能回。度非口舌可爭。則以首觸柱求死。不能。又緣甲士防虜晝夜監守。雖欲引繩揮刃赴井蹈河。皆不可得。豈謂城中之人相與逃死。乃嫁大禍於一身。變出不圖。死安足惜。

挽兵乞死　北史楊昱傳。楊仲宣遇害。仲宣子年九歲。牽挽兵人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

乞一快死　類說元載於萬年縣佛堂中謂主官乞一快死。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子汙泥。不怪也。乃脫穢襪塞其口而殺。

桓子請死　左傳宣公十二年。晉師救鄭。楚人懼王之入晉軍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伏道請死　新唐書李晟傳。晟平朱泚之亂。復長安。戎服見帝。三揖再拜頓首賀已。即跪陳倫爪才臣不能破賊。致乘輿再狩。乃臣不任職之咎。敕請死。伏道左。帝為掩涕。命給事中齊映起之。使就位。

投刺請死　續世說石晉高祖時張彥澤貪殘不法。刑部郎中李濤伏閤極論彥澤之罪。語甚切至。彥澤削一階降爵

一級及契丹入京師彥澤恣行殺戮士民不寒而慄濤時為中書舍人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今日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鄉使高祖用濤之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

抗辭請死

資治通鑑周世宗紀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帝至大梁帝待之甚厚每朝會班於中書省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多謗毀之言帝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虛實默不對帝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更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謨耀州司馬既而帝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謨拜衛尉少卿

叩頭請死

揚內翰談苑武幹篇董遵誨父宗本嘗為隨州將太祖微時往依宗本令與遵誨游嘗共臂鷹逐兔少不如意為遵誨所辱太祖遂辭去宗本困留厚給遣之即位之初訪求遵誨遵誨欲自殺其妻止之曰等死亦未晚耳萬乘之主豈念舊惡將因禍致福豈可剿戮遵誨感其言幅巾見於便殿叩頭請死上笑曰汝昔日豪蕩太過方將任汝事即命左右扶起賜官帶設食素賜食上前語及舊故歔欷笑以為通遠軍使

慟哭請死

宋史張邦昌傳邦昌既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御內東門小殿邦昌以大宰退處內東門資善堂尋遣使奉乘輿服御物至東京既而邦昌亦至伏地慟哭請死康王撫慰之王即位封邦昌同安郡王

自拘當死

通鑑周外紀襄王十六年晉文公之理李離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有罪傳其下而畏死非義也公曰寡人亦有罪邪離曰臣受印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不稱壅惠蔽恩君何過之有君以所私害公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遂伏劍而死

賜死

史記蔡澤傳澤曰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　續後漢書劉封傳昭烈恐封不敉關羽又陵孟達使叛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昭烈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昭烈為之流涕　唐書柏耆傳云王承宗以常山叛耆以畫干裴度請奉使鎮州自處士受拾遺說承宗質二子獻兩郡太和初遷諫議李同捷叛耆入滄州取同捷赴京師諸將害耆邀功爭上表論列文宗不獲已貶循州司戶判官沈亞之貶虔州南康尉內官馬國亮又譖耆受同捷先所得王稷女及奴婢珍寶再流愛州尋賜死　刑法志京師決死莅以御史金吾在外則上佐餘皆判官莅之五品以上罪論死乘車就刑大理正莅之或賜死于家　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天成二年任圜請致仕居磁州壬申契丹來請修好遣使報之冬十月乙酉帝發洛陽將如汴州丁亥至滎陽九域志滎陽縣在鄭州西六十里東至大梁一百四十里民間訛言帝欲自擊吳又云欲制置東方諸侯宣武節度使檢校侍中朱守殷疑懼判官高密孫晟勸守殷反高密漢古縣隋亂廢唐武德三年置於義城堡六年移就故夷安城即高密古縣也屬密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考異曰江南錄作孫晟今從王溥周世宗實錄為承正綱守殷遂乘城拒守帝遣宣徽使范延光往諭之延光曰不早擊之則汴城堅矣願得五百騎與俱帝從之延光暮發未明行二百里抵大梁城下與汴人戰汴人大驚戊子帝至京水京水在滎陽之東索水之西遣御營使石敬瑭將親兵倍道繼之或謂安重誨曰失職在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為患不如除之重誨以為然奏遣使賜任圜死端明殿學士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如此何以為國使者至磁州圜聚其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　陸游南唐書鍾謨傳初李德明被誅唐鎬預其事至是鎬懼鍾謨修怨不自安會鎬以納賄聞謨面詰其狀鎬愈懼信州刺史張巒入為天威軍都虞候謨素與之善每屏人共語或至中夜又嘗請使巒帥帳下兵巡都城鎬廉得之因密言謨往來兩國狀周人以脅制朝廷令與典兵者交結為請令速徵輦下其包藏殆不可測謨微聞之念無以為奇貨會弘冀卒後主以母弟當立而謨嘗以元宗愛子從善同使周相與親厚乃言後主罷輕忌於無人君之度因盛稱從善才不知元宗建儲之意已決更以此忤旨乃暴其交結張巒等罪貶國子司業又貶著作佐郎安置饒州遣中使領侍衛軍十人即日督促登驛而去謨將方被風疾在途賦詩十章語皆悽愴巒出為宣州副使建隆元年正月元宗聞太祖受周禪乃遣使如饒州賜謨死問曰

卿昔與孫忌使周。忌死而卿獨生還何也。模頓首伏罪。遂縊殺之。李元剛厚德錄賈文公昌朝為中丞。劉平公元孫陷西虜。或誣以降。議收其族。昌朝言事未可知。乃不果收。及在相位。元孫自西夏歸。議賜死。昌朝獨曰。自古將帥被執歸不死。元孫得不死。判大名府河決商胡。中書議歸之六塔昌朝力爭之不已。其後河果不止塞。振救瀕河水災之民。全活甚衆。**公主賜死**新唐書房玄齡傳。玄齡子遺直遺愛。遺愛尚高陽公主。高宗時出遺直汴州刺史。遺愛房州刺史。主又誣遺直罪。帝敕長孫無忌鞫治。乃得主與遺愛反狀。遺愛伏誅。主賜死。遺直以先勳免。貶銅陵尉。**誣奏賜死**唐書劉洎字思道。褚遂良誣奏洎曰。正當輔少主伊霍事。帝惑之賜死。**割恩賜死**事類合璧祿山亂。明皇幸蜀。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國忠。軍士以槍揭其首。上出驛門慰勞。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賜貴妃死。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寘驛庭。召玄禮等入視之。注。縊。殺也。**賜贓官死**舊唐書刑法志。會昌元年九月。庫部郎中知制誥紇干泉等奏。准刑部奏。犯贓官五品

已上。合抵死刑。請準獄官令賜死於家者。伏請永為定式。從之。**坐贓賜死**資治通鑑後周紀。棣州刺史葉仁魯。帝之故吏也。坐贓絹萬五千疋。錢千緡。賜死。帝遣中使賜以酒食。曰。汝自抵國法。吾無如之何。當存恤汝母。仁魯感泣。**賜死懲衆**資治通鑑周世宗紀。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坐納藁稅。場官擾民。多取耗餘。賜死。有司奏漢卿罪不至死。上曰。朕知之。欲以懲衆耳。**剔喉驗死**新唐書路巖傳。巖封魏國公。坐罪貶新州刺史。至江陵免官。流儋州。籍入其家。巖體貌偉麗。美鬚髯。至江陵。兩髯皆白。捕誅邊咸郭籌等。巖至新州。詔賜死。剔取喉上有司。或言巖嘗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殛。剔取喉驗其已死。俄而自及。**勇於就死**續後漢書孔融傳。曹操令路粹枉奏融。下獄棄市。妻子皆被戮。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棊。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洗沐就死**唐書文藝傳。宋之問。冉祖雍並坐罪賜死。之問得詔震汗。東西步不引決。祖雍請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訣。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悖不能處家事。祖雍怒曰。與公俱負國家。當死。奈何遷回邪。乃飲食洗沐就死。**再拜就死**新唐書烈女傳。高愍女名妹妹。父彥昭事李正己。及納拒命。質其妻子使守濮陽。建中二年。挈城歸河南都統劉玄佐。納屠其家。時女七歲。母李憐其幼。請免死為婢。許之。女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賴而生。母兄將被刑。徧拜四方。女問故。答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尚何知而拜之。問父所在。西嚮哭再拜就死。德宗駭歎。詔太常謚曰愍。諸儒爭為之誄。彥昭從玄佐救寧陵。後汴州累功授潁川刺史。朝廷錄其忠。居州二十年不徙。卒贈陝州都督。**談笑就死**宋蘇東坡集孔北海贊。世之議公者。才氣各有高庳。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雄。**無鬚濫死**類對群書事苑。漢靈帝崩。袁紹為中軍校尉。勒兵斬中常侍趙忠。捕諸宦者無少長悉斬之。以至無鬚而濫死者衆。**多鬚濫死**類對群書事苑。冉閔為石鑒大將軍。閔因鑒令趙人曰。斬一胡首進位一級。一日之中。斬首萬數。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死者

二十餘萬。于時高鼻多鬚有濫死者。**驍勇宥死**宋史田紹斌傳。紹斌嘗監官馬。貿直盡償。博進事發。獄具。有司引見講武殿。紹斌稱死罪。太祖知其驍勇。欲宥之。執於門下。遣內侍私謂之曰。爾令死有餘責。紹斌曰。若恩貸臣死。當盡節以報。俄復引見。釋之。且賚賜白金。**雅舊貸死**新唐書蕭瑀傳。蕭鈞兄子嗣業。累推鴻臚卿兼單于都護府長史。調露中突厥叛。嗣業與戰。數敗績。高宗責曰。我不殺薛仁貴。郭待封。致使溺至此。然爾門與我家有雅舊。故貸死。乃流桂州。**功臣子貸死**新唐書襄陽公主傳。有李元本者。得私侍主。以功臣子貸死。流象州。**功臣恕死**唐呂和叔集功臣恕死議。昔衛蒯聵以竊國之詐。盟其陪臣。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近代戲者因為口號。於是乎有功臣恕死之典。考諸古訓。其異端歟。稽諸時事。其亂本歟。何者有國之柄莫大乎刑賞。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封有罪。不可以不刑。蓋刑者聖王特以佐道德而齊天下者也。功濟乎物。不可以不賞。賞勸乎功。不可以不信。蓋信者聖王所以一號令而悖天下者也。然則恕死之典。棄信而廢刑。何以言之。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亂之後。非盡能賢哉。有起屠販璽私行陣

之間。余帝王應天順人之勢。用力無幾。遂會天功。趨騰風雲。各得變化。卒勞枯龍屈強自負。僭冒無厭。見利忘義。是宜崇威峻法。大為之防。而反丹書鐵券。許以不死。其功大者可以五作亂。而十犯上。孰不以恭為無傷乎。且人君之言如渙汗不反。既與之要天地。誓河山。卒含忍之一旦失馭。有蘇韓之罪。神怒人怨。不得已而誅。是棄信也。若恣行兇險。縱肆惡網。或奸鋒將發。寨遁宗祐。乃念斯言之玷。忍而不誅。是廢刑也。向者纔得其麈清之數。螢燭之勛。而信弃刑廢。將焉用之。使賢而有功。驚龍躍濤。自居無過之地。何恕死為。使愚而有功。已小人不幸。又告以無死。是增驕而啓奸。適所曰賞之過也。雖恕之死。其能免乎。夫其賢如太公。忠如伊尹。唯君知臣。可以勿貳。而遽肯以死罪。是疑其不終。非所以待之以誠。而盡君子之心也。若乃猾如狗盜。庸如黥徒。未有罪而先恕之死。是不許其慕生庶恥。自周名節。非所以導之以德。而勸小人之善也。以為明君之處崇臣也。要之以爵祿。護之以紀律。明之以好惡。聳之以禍福。使得遷善遠罪。保勳全名剖符傳慶。與國終始。恩斯勤斯。是亦極矣。奈何挽權亂法。以罪寵人。墜信賞必罰之典。虧昭德塞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執物之制也。

判狀赦死

倦游雜錄。桑道茂祖為供奉。李晟為神策小將。道茂曰。足下即貴。某三數年性命當在公手。能赦之否。晟笑曰。供奉見侮邪。道茂懷中取一紙文書。具官銜姓名。云所犯罪愆。乃是通逆。伏乞恩慈。判命全宥。晟笑曰。遣某道何語。道茂乞云淮狀特放。晟為書之。後朱泚反。道茂復舊職。晟收京城。收逆徒數百人。置旗下就戮。道茂大呼曰。某有狀。取視之。乃昔年所書。晟驚審。釋放。以為上客。

表請減死

舊唐書喬琳傳。官軍收京師。當處極刑。時喬琳已七十餘。李晟憫其衰老。表請減死。上以累經重任。頃虧臣節。自受逆命。顧聞讖諧悖慢之言。背義負恩。固不可捨。命斬之。臨刑歎曰。喬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此日死。豈非命與。

勑許減死

舊唐書刑法志。張貫得救。父尊康愚救死。勑貫得減死罪一等。

議獄緩死

宋歐陽公集南省試策對議獄緩死。義易之明文。眚災肆赦。帝典之奥訓。

懲惡緩死

宋薛季宣浪語集代論流配劄子　牧馬者在鞭其後。毆羊者去其亂群。施之於民。其則不遠。先王制徒流之法。所以懲惡緩死也。

密疏原死

唐書狄仁傑傳。仁傑由寧州刺史轉文昌右丞。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為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詿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囚出寧州。父老享勞曰。狄使君活汝邪。因相與哭碑下。因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為立碑。

紓死

左傳文公十六年。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注且以緩吾之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公知之。盡以寶行。

恤死

西漢會要。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以喪歸。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　漢四年。下令軍八年。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槥。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　文帝十四年。餅侯孫單以父卬北地都尉力戰死事。子侯。　景帝中二年。封故楚趙傳相前死事者四人子。皆為列侯。　武帝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　趙德麟侯鯖錄。明皇幸蜀。每思張曲江則泪下。遣使韶州祭之。兼賫貨幣以恤其家。其誥詞刻于白山屋壁下。

梵志避死

法句譬喻經。時有梵志兄弟四人。各得五通。却後七日皆當命盡。自共議言。五通之力。反覆天地。手捫日月。移山駐流。靡所不能。寧當不能避此死。對一人言。吾入大海中。上不出現。下不至底。無

常殺鬼。安知我處。一人言。吾入須彌山中。還合其表。一人言。吾當輕舉。隱虛空中。一人言。吾當藏入大市之中。無常殺鬼趣得一人。何必求吾。四人議訖。相將辭王。今欲逃命。於是別去。七日期滿。各各命終。猶果熟落。市監白王。有一梵志卒死市中。王乃悟曰。四人避對。一人已死。其餘三人豈得獨免。王往佛所。白言近有梵志兄弟四人。各獲五通。自知命盡。皆共避之。不審今者能得脫否。佛說偈曰。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間。無有地方所。脫之不受死。

求才脫死

元史姚樞傳。歲乙未。南伐。詔樞從楊惟中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者。會破棗陽。主將將盡坑之。樞力辨非詔書意。他日何以復命。乃蹙數人逃入篁竹中。脫死。後德安得名儒趙復。始得程頤朱熹之書。

挺身捄死

新唐書屈突通傳。屈突通。其先蓋昌黎徒何人。後家長安。仕隋為虎賁郎將。文帝命覆隴西牧簿。得隱馬二萬疋。帝怒。收太僕卿慕容悉達。監牧官史千五百人。將悉殊死。通曰。人命至重。死不復生。陛下以至仁育四海。豈容以畜產一日而戮千五百士。帝叱之。通進頓首曰。臣願身就戮。以延衆死。帝寤曰。朕不明。乃至是。今當免。

示金纏救死

北盟錄。宋欽宗靖康中。粘罕兵急。令下。縶橋渡河。橋成。軍

民爭渡。有婦女陷於溝沙中。舉臂閒金纏示人。號呼求救。莫敢向邇。不移時遂沒。

揣鍼蘇死　抱朴子內篇釋滯卷。越人揣鍼以蘇死。

內藥起死　太平廣記。董奉侯官人也。士燮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已三日。奉時在彼。乃往與藥三丸。內口中。以水灌之。使人捧舉其頭。搖而消之。須臾手足似動。顏色漸還。半日乃能起坐。後四日乃能語。云死時奄忽如夢。見有十數烏衣人來收燮上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中。獄各一戶。戶以土從外封塞之。不復見外光。忽聞戶外人言。太一遣使來召士燮。又聞除其戶土。良久乃引出。見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燮上車。將還至門而覺。燮遂活。

蕭后誓死　北盟錄。宣和四年。蕭后諭曰。國難至此。我親統大軍盡死一戰。為社稷計。勝則再與卿等見。萬一失利。則我誓死於陣前。

積薪誓死　宋史陳從易傳。從易為彭州軍事推官。時王均盜據成都。遣陷綿漢諸軍。彭人謀殺兵馬都監以應之。從易攝州事。斬其首謀者。召餘黨曉以禍福。貫之。眾皆呼悅。乃率厲將士。修嚴守械。戒其家僮積薪舍後。曰。吾力不足以守。當死於此。賊聞其有備。不敢入境。

家亡誓死　元史列女傳。朱虎妻茅氏。大德間。虎官都水監。坐罪籍其家。吏錄送茅氏及二子赴京。太醫提點師甲乙歸家。欲妻之。茅氏誓死不從。託居尼寺。憂憤不食卒。

誓與虜死　張横浦心傳錄。辭潛太尉貶南安。臨決之前越一日。焚香叙臥。令人來請。若有所言者。因往省之。曰。太尉平日所懷。莫有不足者。吾辭公。遂屏左右。垂淚云。某平生唯仗忠義。誓與虜死。以雪國恥。以不肯議和。遂為秦公斥遠。此心惟天知之。因謂之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令人知。然人未有不知者。事有真偽遲速耳。辭云。聞侍郎此言。心下豁然。某今即去矣。奄然而逝。予以謂武夫悍卒。其一念正氣。猶盤礴不下。以待人決。況吾儕讀聖賢書。安可於平日不正此心。此與朝聞道夕死何異。

愛死　左傳文公十年。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逆楚子。遂道以田孟諸。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注。言我豈敢愛情一身之死。以亂楚之官事乎。

不敢愛死　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

此將不惜死　舊唐書吐蕃傳。吐蕃逺至鳳翔。節度孫志直閉門拒之。吐蕃圍守數日。會鎮西節度兼御史中丞馬璘領精騎千餘。自河西救揚志烈。迴引兵入城。遲明。單騎持滿直衝賊衆。左右願從者百餘騎。璘奮擊大呼。賊徒披靡。無敢當者。戰疲而歸。賊衆懾其驍勇。望日又逼城請戰。璘被甲開懸門。賊乃抽退。皆曰。此將不惜死。不可當。且避之。

相與致死　容齋隨筆。張耳陳餘少時為刎頸交。其後爭權。相與致死地而不厭。蓋勢利之極。其究必然。韓馥舉冀州以迎袁紹。而終以懼死。劉璋開門延劉備。坐失益州。翟讓提兵援李密。而舉族不免。爾朱兆以六鎮之衆付高歡。而卒斃於歡手。紹密歡忘其所自。不足深責。孰謂玄德之長者而忍為此耶。

樂為致死　三國志孫策傳。策為人美姿顏。好語笑。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

自致於死　後魏書。張預每羨古人食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至而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為屑。日服食之。餘多惠人。後乃聞者更求玉於故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等得其玉。琢為器珮。皆鮮明可寶。預服延年。云有效驗。而世事寢食皆不禁節。又加之好酒損志。及疾篤。謂妻子曰。服玉若能屏居山林。排棄嗜欲。或當大得神力。而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勿使速殯。令後人知飡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尸四宿。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唅之。口閉。常謂之。君自云飡玉有神驗。何故不受唅也。言訖。齒啓納珠。因噓屬其口。都無穢氣。舉歛於棺。堅直不傾委。死猶有遺玉屑數升。囊盛納諸棺中。

勇者致死　宋蘇東坡策畧。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

懷心樂死　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越王道見鼃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為之軾。其士卒有問於王曰。君何為敬鼃蟲而為之軾。勾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吾意者。今鼃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故為之軾。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

艾命投死 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傳計硯曰夫官位財帶金賞者君之所輕也操鋒履刃艾音刈命投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財之所輕而責士之所重何其殆哉

擅殺償死 舊唐書王君操傳君操父隋大業中與鄉人李君則鬬競因被毆殺告捕君操時年六歲其母劉氏告縣收捕君則棄家亡命追訪數年弗獲貞觀初君則出首自首而君操密袖白刃剌殺之剖判史具自陳告州司以其擅殺戮問云殺人償命律具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對曰亡父被殺二十餘載聞諸典禮父讎不可同天早願圖之久而未遂常懼亡滅不展冤情今大耻既雪甘從刑憲州司據法處死列上其狀太宗特詔原免

自盜抵死 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天成四年西川右都押牙孟容弟為資州税官坐自盜抵死觀察判官馮瑑中門副使王處回為之請孟知祥曰雖吾弟犯法亦不可貸況他人乎文紀細民之愚無知抵死師古曰抵觸也亦至也

坑降足死 蕭邦邵和李斯說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坑趙降卒四十萬人後秦後攻趙起稱疾不行昭王怒遣人遣起不得留咸陽行至杜郵賜劍令自裁起曰我何罪良久曰我固當死趙降卒四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

殺莬坐死 東漢書梁統傳統玄孫冀以貴戚為大將軍桓帝時起菟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移檄所在調發生菟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菟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

反送死 江湖續集趙漢宗反送死詩死生雖異塗昭晰本一理峻嶒落圜景一設非永逝達人隨元化生死一劑耳生生常癡冥安知非真死死當安吾歸生當適吾意

鳥羽送死 三國志魏書弁辰傳其國土地肥美宜種五穀及稻曉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

靈鶴催死 江少虞類苑王參政伯庸侍疾既委頓是夕有靈鶴十餘隻至中條喉八月二十日夜三更月甚明時其弟純臣差知亳州公人來迎候者皆以為惟詩須臾間宅中慟哭群鶴遂散時人以謂伯庸當作仙官滿

丹劑緩死 王明清揮麈錄宋道方毅叔以醫名天下居南京然不肯赴請病者扶擕以就求診政和初田登守郡母病危甚呼之不至登怒云使吾母死亦以憂去殺此人不過斥責即遣人禽至廷下荷之云三日之內不痊則吾當誅汝以示衆毅叔曰容為診之既而曰尚可以活處以丹劑遂痛田喜甚云吾一時相困辱然豈不可刷前耻乎用太守之車從以妓樂酬以千緡俾郡卒負于前增以綵幟導引還其家旬日後田母病作呼之則全家遁去田母遂殂蓋其疾先已在膏肓宋姑以良藥緩其死耳

當適輒死 西漢書外戚傳王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適人所當適輒死

無罪輒死 新唐書安祿山傳李豬兒幼事安祿山謹甚使為閹人愈親信祿山腹大垂膝及老愈肥曲隱常瘡既叛不能無恚懼至是目復盲俄又疽疾尤卞躁左右給侍無罪輒死或毒掠荷脅豬兒尤數雖嚴莊親侍時遭害斬故二人深忌祿山

飲泉輒死 宋史馮仲已傳仲已知邕州治舍有井相傳不敢飲飲輒死仲已日汲自供終更無恙

射賊輒死 宋曾鞏元豐類藁尚書陳公神道碑宋陳世卿改靜安軍節度推官有盜數萬人圍靜安八十日公奮勵距敵射其裨將一人應手死又射至數百人無不輒死盜以故不敢迫而外兵來救乃解

一門爭死 續後漢書孔融傳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詔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

抵褒不遇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焉

爭相代死 新唐書列女傳盧甫妻李秦州城紀人父淵永泰初為靳令衆求兵興淵諭降劇賊數千人判史曹昇襲賊敗之賊疑淵賣已執淵及其弟渤兄弟爭相代死李見父被執亦請代父遂皆遇害宣慰使李季卿聞狀詔贈李孝昌縣君淵渤並贈官

父子俱死 史記趙世家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痛乎

父子爭死 宋史鄭綺傳有鮑宗巖者徽州歙人子壽孫宋末盜起里中宗巖避地山谷間為賊所得縛宗巖樹上將殺壽孫拜前願代父死宗巖曰吾老矣僅一子奉先祀豈可殺之吾願自死盜兩釋之

請代父死 文苑英華張不疑請代父死表玄宗開元初臣

其言臣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恩昊天罔極臣父丈威元使不了特冀嚴刑罪小責深不勝冤苦銜憾驚嘆長幼咸嗟皇天后土實所鑒照臣聞有理不申枉填溝壑臣子情切骨肉恩深請以微軀代父當死乞寬父之殘命保愚臣之孝心伏乞天命俯垂矜察臣不辭萬死猶荷再生臣父朝無近親孤宦獨立苗蹤難植根殘易危無風而自倒不寒而自戰李全交摟邪作蠱舞法弄權虐甚周興酷殊來俊枉陷良善以立己功惡貫已盈貪殘事敗不愍顏曾猶事糾繩不懼皇天仍居憲府罪輕責重其枉實深但恨明時虛編答曉伏願陛下孫與人之誦聽左右之言乞不濫無辜廣冤寃盡達即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任酷裂之至胃死投匭以聞溫州府志周樂瑞安人宋狀元坦之後父晟通經能文方氏據溫拘晟置海舟上樂隨侍事父甚謹一日賊酋遣人沉晟于水樂泣請曰我有祖母事留父侍養請以己代父死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死金史陳穎傳穎衛州汲縣人世業農父光宋季權武舉第調壽陽尉未赴值金兵取洛光病圍城中穎艱關渡河往省其父因扶疾北歸光家奴隸良不可誣光與賊殺人光繫獄榜掠不勝因自誣伏穎詣郡請代父死太守徐某哀之不敢決遣師臣至郡以其狀白帥曰此真孝子也遂併釋之

求代父死　宋史孝義傳邢神留父超適官粗里胥督租與超鬪超毆里胥死神留年十六詣吏求代父死州以聞特詔減死賜里胥家萬錢爲稍欽具

代父就死　宋史孝義傳端拱初沈乙父爲屯田院衙官凶暴無賴使酒毆平人死正中途見父恐悄述其故正即號呼號衣就毆其尸迷警者捕送官獄具愴然就死聞者悲之

女易父死　孝友同風列女傳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懼持檝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爲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杯酌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而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簡子曰善遂不誅

願贖父死　東漢書譙玄傳時公孫述僭號於蜀徵玄不肯起遂受毒藥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聽許之玄遂隱田野訓子勤習經書終述之世

抱父乞死　南史宋袁粲傳齊戴僧靜分兵攻府西門袁節與兒踰城走粲還坐列燭自照僧靜挺身暗往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覺有異人呼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啓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使歸魂墳壟永枕山丘僧靜乃并斬之

幼兒代父死　元史孝義傳郭狗狗父寧成大良平宋將史太尉攻陷之寧全家被俘史將殺寧狗狗年五歲告史曰勿殺我父當殺我史驚問是兒幾歲寧曰五歲史曰五歲兒能爲是言吾當全汝家即以騎送之

願代伯父死　溫州府志王奉永嘉人居杜奧幼鞠于伯父丁未冬大兵至伯父爲兵所執求財不得將殺之奉年十五匿叢薄中躍出紿曰兒知瘞物所伯父遂待釋而遁掘數穴皆無乃告兵曰兒實不知恐伯父被害故願以身代伯父死兵怒斬之伯父視之則頭骨已斷而喉尚在捧首合頸取脩船油灰塗其瘡以水滴口稍能嚥七日始甦

願代母死　夷堅志可從世居溫之北鄉清源宋建炎間大盜群起遇人必殺清源皆逃於蒙山未幾盜至衆多被害閒有不殺則執而掠問珍寶所藏之處從世母亦爲所執從世哀痛不忍母死於盜之手乃往盜所長揖曰鄉人所藏珍寶惟我可悉母實不知願以身代母共汝尋之盜乃釋其母而執從世引導數處皆無所得始知其紿己因聚前射之俱不中體賊問其故且言恐母死於非命故設是計以代母死賊憐其孝遂釋之元史孝義傳樊淵幼失父母篤孝至元十二年奉母避兵茅山兵至欲殺其母淵抱母號哭以身代死兵兩釋之延祐間汀州寧化賴祿孫母病值亂負母避南山盜至衆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勿傷我母寧殺我盜駭歎不忍害

母代子死　熊改齋漫錄陳升之在相位嘗夙興未出其孺皆集廳前忽有大豕奔逆而去衆以升之未出而外門又未啓乃相與擒而縛之以竇緣而藏諸簷室期以送升之至待滌即歸而共烹也及歸取豕乃空竇而已莫不驚怪俄語達升之母曰吾兒生於辛亥家爲亥神今受縶而沒豈吾兒當被災乎是夕焚香於臂告天曰老妻無益於世男兒方盡心於國不宜輒去願以老身代兒薄命云云閱十二日升之遂丁憂

願代女死　內翰談苑陳國夫人耿氏太宗乳母也生秦王廷美初宣祖總兵以燕國公主嫁軍國小校會隊長外戍謀叛營中無長少皆籍名當誅太后受其女憂惱不知爲計耿氏曰願代

大女兒即戚飾蹲騙以黃帕冒首太祖自御以入留庚舍內燕國素疆而出太后先以厚賂抱關卒當其出爲他卒所見猶阿諂揖趄疾驅得免會盡赦營中免耿氏卒無恙

兄弟爭死

（史記衛世家）衛宣公爲太子伋娶齊女宣公見太子婦好說而自取之更爲娶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欲廢伋宣公自以爲奪太子妻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者我也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乃以子朔爲太子續後漢書姜肱傳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十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俱以孝行著聞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盜遂兩釋之但掠奪衣資而已兩漢蒙求汝南王琳巨尉者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獨守冢廬號泣不絕弟季出遇赤眉將爲所掠琳自縛請先

季死賊矜而放遣由是顯名鄉邑孝友同風漢張禮遇饑年孤養老母在堂八十餘禮拾菜歸於路遇賊欲殺食之禮叩頭云家中有老母朝未得食少時歸家供訖卻來就死賊遂放去弟陽墻聞之審自走去賊所謂賊曰向者歸作羹者是兄兄孝養父母年老辛苦羸瘦弟肥肉多願代兄命禮除去賊所謂賊曰禮本許殺何得殺弟賊見二人孝悌皆不忍殺更與禮米二石鹽一斛侍養老母以全孝敬之道三國志孫奐傳舒燮有罪時太常潘濬掌荊州事欲寘之於法奐子鄰謂濬曰舒伯英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爲美譚仲膺又有奉國舊恩今君殺其子弟於事何如（注仲膺一名邵初伯膺親友爲人所殺仲膺爲報怨事覺兄弟爭死皆得免）南史齊衰家傳時南郡江陵縣人苟將之弟胡之婦爲曹口寺沙門所淫夜入苟家將之殺沙門爲官司所檢將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恥欲忍則不可實已所殺胡之列又如此兄弟爭死宋史鄭綺傳綺四世孫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璋素剛直與物多迕宋亡仇家遂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姦狀白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珪黙沮其行遂紿以無往夜將半間道逸去德璋追至廣陵德珪已斃於獄德璋聞之慟絕者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號烏鳥翔集不食元史孝義傳郭道卿至元初關盜起居人竄匿道卿與弟佐卿獨守孝子祠不忍去遂俱被執盜將殺佐卿道卿泣請代弟死佐卿亦泣請殺道卿盜相顧曰汝孝門兄弟若此吾何忍害兩釋之

兄弟讓死

（新唐書陸南金傳）少卿盧崇道抵罪徙嶺南逃還東都陸南金居母喪崇道僞稱弔客入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爲讎人跡告詔侍御史王旭捕按金當重法弟趙璧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旭詰之趙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亡無益不如死旭驚上狀玄宗皆宥之（支叔才傳）至德間有常人王遇弟進俱爲賊執將釋一人兄弟相讓死賊感其意盡縱之南史孫棘傳宋大明五年發三五丁棘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棘詣郡辭列棘爲家長令弟不行罪應百死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兄弟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赴死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并賜帛二十匹

請代兄死

（新唐書虞世南傳）宇文化及已弒帝聞殺世基而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毀骨立（許敬宗傳）始虞世基與善心同遇賊害封德彝常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匍匐代死善心死許敬宗舞蹈求生世爲口實敬宗銜憤（陽王琮傳）永昌時行遠行芳斥嶲州六道使至行遠先就戮行芳幼當赦抱持請代遂與俱死西南人稱冤悌云南史宋劉繪傳隆昌中繪兄悛坐事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明帝輔政救之乃免死溫州府志周士威永嘉人與兄士行俱幼喪父母唯外祖夏氏撫育至長士行業縫衣以養至正間方明善據郡居千佛寺置柵門自衛俾市民守之時劉公寬率義兵斫柵入寺明善遂逃三日復入罪守門者士行與馬士威年十九請曰吾兄弟皆孤賴夏氏以存今外祖母年八十六矣幸兄養之吾無能爲兄死則皆無托矣願以身代兄死因悲咽不勝獄吏憐而易之遂遇害

乞貸兄死

（遼史興宗紀）重熙五年秋七月辛丑錄囚耶律把八誣其弟韓哥謀殺己有司奏當反坐臨刑其弟泣訴且惟一兄乞貸其死上憫而從之

減年代死

（事文類聚）晉王徽之爲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弟獻之俱病篤術人云人命應終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

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

二息爭死 南史吳欣之傳。永明初廣陵人童超之二息犯罪爭死。太守劉悛表以聞。

夫婦同死 宋史王翊傳。北兵至重慶。進士胡天啓負母而逃。兵欲殺其母。天啓妻張哀號。願以身代。不聽。卒殺之。天啓與其妻呼天大罵。大將奇天啓執欲活之。謂之曰。汝從我。當共富貴。天啓愈奮罵。於是夫婦同死焉。金史烏古孫仲端傳。仲端本名卜吉。字子正。承安二年策論進士。哀宗將遷歸德。召為翰林學士承旨。無同簽大睦親府事。留守汴京。及大元兵圍汴日久。食盡。諸將不相統一。仲端自度汴中事變不測。一日與同年汝州防禦裴滿思忠少飲。談太學同舍事。以為笑樂。因數言人死亦易事耳。思忠曰。吾死何故頻出此語。仲端因寫一詩示之。其詩大槩謂人生大似巢燕。或在華屋杏梁。或在村居茅茨。及秋社甫臨。皆當逝去。人生雖有富貴貧賤不同。要之終有一死耳。書畢連飲數杯。送思忠出門曰。此別終天矣。思忠去。仲端即自縊。其妻亦從死。

夫妻繼死 公孫談圃。俞次尚與其妻素達理性。次尚病。呼其妻曰。我將死。時次尚二子在外。妻曰。我欲先死。君俟諸子至未晚也。其妻奄然而化。次尚為文誌其墓。已而諸子至。明日告曰。吾亦行矣。即薰沐趺坐而化。孫莘老嘗表其墓。次尚官至屯田郎中。湖州人。字退翁云。

與夫同死 資治通鑑唐僖宗廣明元年十二月己亥。黃巢下令百官詣趙璋第投名銜者。復其官。左僕射于琮等扈從不及。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家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執賊刃不置。賊并殺之。新唐書列女傳。韋雍妻蕭。張弘靖鎮幽州也。表雍在幕府。朱克融亂。雍被劫。蕭聞。難與雍皆出。左右格之不退。雍臨刃。蕭呼曰。我與夫同死。願今日死君前。刑者斷其臂。乃殺雍。蕭意象晏然。觀者哀歎。是夕死。大和中。楊志誠共表其烈。詔贈蘭陵縣君。雍字和叔。擢進士第。

以死從夫 元史列女傳。李君進妻王氏。大德八年。君進卒。卜葬將發引。王氏謂衆曰。夫婦死同穴。義也。因大慟嘔血死。衆斂之。與夫連柩出葬。 移剌氏耶律忽都不花妻也。夫歿。劉耳自誓。廬墓側。不食死。 趙氏哇兒年二十夫歿。即自經死。家人同棺斂葬焉。 朱克彬妻周氏。費嚴妻王氏。買哥妻耶律氏。鄭腆兒妻康氏。陳某妻別娥娥。宋堅童妻班氏。李安童妻胡氏。劉恕妻趙氏。王思忠妻張氏。劉揖妻趙氏。徐順妻彭氏。趙脽兒妻安氏。陳恭妻張氏。武壽妻劉氏。宋敬先妻謝氏。撒里妻蕭氏。魏貴妻周氏。郭灰兒妻趙氏。朱某妻丁氏。王保子妻趙氏。興州某氏妻魏氏。裴某妻董貴哥。張保童妻郝氏。高塔必也妻白氏。楊某妻盧氏。太木妻阿不察。相兀孫妻脫脫真。並以早寡不忍獨生。以死從夫者。事聞。命旌表賜錢賜謚。

願代舅死 宋鼎無咎集李氏墓誌銘。宋黃叔敖妻李氏。既侍疾。憊。舅亦疾病。不以己卧故忘舅之疾。問藥餌。雖時閒其篤。則自力盥頮。禱于神。願代舅死。

捨身代死 華嚴經。佛子菩薩摩訶薩見有獄囚五處被縛。受諸苦毒。防衛驅逼將之死地。欲斷其命。捨閻浮提一切樂具。親戚朋友悉將永訣。置高磔上。以刀屠割。或有木搶豎貫其體。衣纏油沃。以火焚燒。如是等苦種種逼迫。菩薩見已。自捨其身而代受之。如阿逸多菩薩。殊勝行王菩薩。

親厚繼死 老學庵筆記。李公擇孫莘老平時至於親厚。皆終於御史中丞。元祐五年二月二日。公擇卒。二日莘老卒。先公擇一日。

僕為主死 元史楊朵兒只傳。子不花值西軍陣潰。遂見殺。二僕亦見執。曰。吾主既為國死。吾縱為人奴。今茍得生。他日何以見吾主於地下。不若死從吾主。欲抱殺。儺儺要斬之。

亭焚爭死 宋史郝質傳。質字景純。汾州介休人。為路鈐轄。使討貝州。文彥博至。命部城西面河上有亭甚壯。彥博慮為賊焚。遣小校簡千守。而質使千往他營度戰具。千辭。質曰。亭焚。吾任其責。千去而亭焚。彥博將斬千。質趨至帳下曰。千之去。質實使之。罪乃在質。願代千死。彥博壯其義。兩釋之。

願代京兆死 西漢書趙廣漢傳。廣漢為京兆尹。後得罪下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

請代管平死 晉史拌塵劉敏元字道光。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滎陽。為盜所劫。敏元已免。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窶無子。依敏元為命。諸君若欲從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援劍曰。吾豈望生也。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尚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靦面目而發斯言。顧謂諸盜長曰。夫仁義何常。寧可失諸。上當為高皇光武帝之事。下豈失為陳項乎。當為諸君除此人。以成諸公霸王之業。前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

乃俱死之。

請代戶曹死　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元年，竇建德陷景城，執戶曹河東張玄素，將殺之。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死，曰：戶曹清慎無比，大王殺之，何以勸善。建德乃釋之。

賂民代死　宋史孝義傳：宋壽昌知閬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與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而賂其里民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姦，引囚詰之曰：吾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為婦，且擢汝子，故汝代其命，有之乎。囚色動，則又擿之曰：汝且死，書券抑汝女為婢，指錢為雇直，又不擢汝子，將奈何。囚悟，泣涕服，而曰：囚幾誤死。以實對，立取子良正諸法。

代大使死　太平廣記：天寶中，韋仇兼瓊入朝，至漢州雒縣，墜馬身死，心上微暖。彭州刺史李先令濛陽尉馬某送藥酒至漢州，到兼瓊處所，忽然顛倒而卒。後兼瓊乃蘇，云地下以馬尉見代。馬氏死，便至其家，因流涕言己代韋仇大使死。

不許代死　漢制叢錄：安帝世，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應劭復追駮之曰：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木華則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而范曄亦論之曰：忠聞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當代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智則代死　夷堅支：青唐羌嗊氏之孫隴拶，崇寧中歸京師，賜姓名曰趙懷德，拜節度使，封安化郡王。其孫襲爵，後入蜀，常為成都路兵馬鈐轄。天資桀橫，占大慈寺四講院屋宇僦居之，歷年既多，殊為一邦患苦。寺內保福禪院西堂僧智則，嘗住持合州釣魚山，道行清高，獨與之厚善，無日不往來，人莫知其所以契合也。有將士妙於命術，談人死生禍福若神，謂趙君九月生日後必死。時方仲春，趙恐甚，邀智則語其故，禱之曰：師方外尊宿，視寂滅如夢覺，能代我一死乎。則笑曰：何足為難，但吾卻有所請，能相聽則可耳。趙問欲何言，曰：郡王久據四院，殿堂像設，日就殘頹，講席由茲治廢，吾實弗忍。儻能卜徙外第，而還以畀群僧，吾雖死不憾。趙許諾，即日於城外小東郭建宅，僑其家居。後七日，四院僧衆集，闔府緇流嚴備香火迎，則公齋於水陸院。食訖陞座，舉揚般若，具道所以代死之意，奄然而化。趙為主喪事，素服奉龕，焚于大智寺塔下。是歲趙無恙。明年，曹庭堅待制帥蜀，趙責倨自若，肩輿騎呵，徑造聽事。曹怒曰：鈐轄於制置使有階級，安得紀軍禮。立命武卒擒赴直司，旋荷繫于獄，揭榜求其宿愆。不數日，士民交訟紛紛，得其白直共前後死亡者四百輩，悉不落名籍而冒請糧帛，遂併捕其二子，鞫實計贓不貲，父子皆斃於獄。戶距智則之死纔一年。饒州安國長老了祥者，蓋嘉州人也，談此異。予謂死而可代，則臣之於君，子之於父，行之久矣。趙君與智則之事，豈其然乎。

孔璋替死　東郡志：孔璋請替李邕死表〈一作宋〉：山東布衣臣某言：臣聞明主御宇，捨過取能，舉材棄行，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致〈一作授〉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身，豈惜一〈作愛〉生乎。北郭碎首，豈愛死乎。向若林父死，陳平棄，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利，漢無皇極之遵，秦不兼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弄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將亂，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雖身受謫屈，終竄謀中損，然則邕有大造於我邦家也。前宋璟每厚遇者，豈以才重，抑嘉忠忠於國矣。今聞坐贓讞貺，厥行且斯人所然者，拯孤恤窮，救乏賙急，積而

能散，家無私聚。陛下下吏訊之，聞諸道路，執去者將極加之以刑。噫，天之將喪斯文，死在朝夕，求聲聖代。臣聞生無益於國，不如殺身以明賢。臣願朽材輸轅，無取徒歎，視禽息雖生何為。況賢為國家之寶，〈社〉稷之衛，若喪國家之寶，失社稷之衛，哲人云亡，國將若之何。是臣痛惜深矣。臣願以六尺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顧，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是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患，義也。臣獲二善而死，死亦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以贖邕，雁門縫賍有足欽矣。伏惟陛下寬邕之生，速臣之死，今邕率德改行，全林父之功，使臣得明目黃泉，附北郭之跡，臣之大願畢矣。陛下若以陽和之始，難於用斧鉞，俟天成命，敢忘伏劍，豈煩大刑，然後歸死。皇天后土，實鑒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周亞夫得劇孟，以為寇不足憂矣。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衆。伏惟陛下數含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邕，豈惟成愷悌之澤，實亦歸天下之望。臣先君孔子曰：鄉人皆惡之，未可也。況大禮之後，天地更新，捨之後論，人誰無罪。惟明主深思之。臣聞士為知己者死，且臣不為死者所知，而甘於死者，豈獨為惜邕之賢，亦成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臣璋死罪死罪。

出馬

牛贖死 東漢書烏桓傳烏桓約法違大人言者罪至死。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人告之聽出馬牛羊以贖死。

入馬贖死 資治通鑑唐肅宗寶應元年。初王思禮爲河東節度使。資儲豐衍。贍軍之外積米百萬斛。奏請輸五十萬斛於京師思禮薨。管崇嗣代之爲政寬弛信任左右。數月間耗散殆盡。惟陳腐米萬餘斛在。上聞之。以鄧景山代之景山至則鈞校所出入將士輩多有隱沒皆懼。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兄死。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死。乃許。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作亂。

出金贖死 元史布魯海牙傳是時奴有罪者主得專殺。海牙知其非法而不能殺。嘗出金贖死者數十人。征討之際。隸軍籍者憚於行役。往募人代之。

爭友而死 通鑑外紀宣王四十六年。初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帥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范式託死 馬明叟實賓錄後漢范式字巨卿。爲太學生與汝南張劭爲友。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沒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式觀書見瘞。愴然感之。哭爲死友。於是護平妻子身送喪於臨湘。

屬友以死 涑水記聞尹師魯謫官監均州酒稅。時范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即擅去官詣鄧州以後事屬希文。日往視其疾。師魯曰疾勢俟增幾分可更得幾日。二旦遣人招希文甚遽。既至。師魯曰誅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此不可信。洙並無所見。但覺氣息漸就盡耳。凡生與希文語。矣之。謂希文曰。公可出。洙將逝矣。希文出至廳事。已聞其家號哭。希文竭力送其喪。及妻挈歸洛陽。孫威敏公遺事范文正公以疾請使郡自請從穎道徐記公以死。未幾病革。公入視。且告之曰。希文忠義孝友。生固無憾矣。死又奚憾哉。死生猶夢覺。其去來在我爾。語訖而瞑。其送終卹孤罔不盡禮。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百一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潘恩龍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二十一　四濟

李

李彭年

桐汭志李彭年字元老郡人也紹興八年舉進士第調銅陵尉初蔵方入境父母沒于賊兵彭年追慕不已郡守洪興祖嘗表稱之曰伏見土居官李彭年言行有常鄉里稱孝昨者賊兵入境作過彭年二親相繼被害冒犯白刃收歛營葬追慕哀慟人不忍聞除喪累年疏食水飲誓終此身不食酒肉語及其親悽愴泣下自兵戈以來習熟見聞孝養廢闕不能如禮者多矣彭年獨躬行之出於至誠委有顯跡可以激厲風俗朝廷嘉之勑賜旌表門閭官至鎮江府教授今旌表猶在石壁山之舊居號其里曰旌孝

李中

元一統志李中紹興十五年知僊井監其子燾即巽巖先生亦為隆州監稅早有文學為時名流

李燾

宋史列傳李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唐宗室曹王之後也父中登第知僊井監燾甫冠憤金讎未報著反正議十四篇皆救時大務紹興八年擢進士第調華陽簿再調雅州推官改秩知雙流縣仕族張氏子居喪而爭產燾曰若忍墮先訓乎畫歸思之三日復來延傳文樂訟又有不白其母而鬻產者燾寘之理豪強歛跡於是以餘暇力學燾恥讀王氏書獨博極載籍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覈倣司馬光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于靖康為編年一書名曰長編浩大未畢乃效光體為百官公卿表史官以聞詔給札來上制置王剛中辟幹辦公事知榮州榮因溪為隍夏秋率苦水潦燾累防捍之除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入境劾守令不職者四人縣多聚歛燾括一路財賦類通有無酌三年中數定為科約上之朝頒之州縣乾道三年召對首舉藝祖治身治家治官治吏典故以為恢復之法乞增置諫官許六察言事請練兵無增兵杜諸將私獻裁軍中虛籍除兵部員外郎兼禮部郎中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內議權作樂燾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建隆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復漢唐及建隆舊制展散齋兩日詔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為北使權用正除禮部郎中言中興祭禮未備請以開寶通禮嘉祐因革禮政和新儀令太常寺參校同異修成祭法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時乾道新曆成燾言曆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是舊曆多差不容不改而新曆亦未有大驗乞申飭曆官討論五年遷祕書少監兼權起居舍人尋兼實錄院檢討官于座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燾素謂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劉去華心慕之嘗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蜀帥張燾欲應詔不偶而止其友晁公遡以書勉之燾答以當修此學必不從此舉既不充彤試於是命二子座塾習馬至是吏部尚書汪應辰薦座父行可應詔故有是命左相陳俊卿出知福州右相虞允文任恢復事史張錯典宰相以燾數言事不樂燾遂請去除直顯謨閣湖北轉運副使陛辭以欲速變為戒入奏禹貢九州荆田第八賦乃在三八功既修遂超五等今田多荒蕪賦割十八上命之條畫既至奏京湖之民結茅而廬築土而坊鬻牛而犁糶種殖穀苗未立稈既已多有橫加科歛者今宜寬侵冒之禁依乾德詔書止輸舊稅廣收募之術如咸平元豐故事勸課有勞者推恩詔從之總餉呂游問入奏燾攝其事歲饑發鄂州大軍倉賑之僚屬爭執不可燾曰吾自任不以累諸君尋如數償之游問返薦其勸燾尋上止命具析不之罪也八年直寶文閣帥潼川兼知瀘州首葺石門堡以扼夷人奏乞戒茶馬司市叙州羈縻馬毋濫頒戒官民毋於夷漢禁山伐木造舟奏移鎖水於閬遷舊池皆報可淳熙改元召還城中火上章自劾提刑何熙志奏其數不實且言長編記魏王食肥彘語涉誣謗上曰憲臣按奏火數失實職也何預國史命成都提刑李蘩究火事詔熙志貶二秩罷燾止貶一秩燾及都門乞祠除江西運副且許臨遣武勸以方被遷無及時事燾曰聖主全度如此竭忠所以為報遂奏日食地震皆陰盛主弱國小人不可不慮且申無變古無欲速兩言又上扶蔵引太祖罷朝儀乘快決事以諫上曰朕當揭之座右進祕閣修撰權同修國史權實錄院同修撰燾為左史時嘗乞復行明堂禮謂南郊明堂初無隆殺合祀圜壇特免出郊浮費至是申言之詔集議發幸沮止其後周必大為禮部尚書申其說始克行權禮部侍郎七月壬戌雷震太祖柱壞鴟尾有司旋加脩繕燾奏非所以畏天變當應以實上諭大臣燾愛朕屢進讜言賜金紫嘗請正太祖東向之位四年篤章太學以親經特轉一官燾論兩學釋奠從祀孔子當升范仲淹歐陽脩司馬光蘇軾黜王安石父子從祀武成王當黜李勣衆議不叶止黜王雱而已真拜侍郎仍兼工部徽宗實錄置院乞久趣上奏篇燾薦呂祖謙學識之明召為祕書郎兼檢討官夜直宣引奏近者蒙氣蔽日厭占不肖者様肢腋耳目宜謹厥與賜坐欲起又留賜

欽賜茶尋詔監視太史測驗天文九月丁酉日當食燾為社壇祭告官
代鼓禮廢特舉行歷既中制科為秘書省正字尋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
院編修檢討官父子同主史事搢紳榮之燾嘗上知遇論事五切每集議
衆莫敢發言獨條陳可否無所避近臣僚舉其次子壁應制科以聞試不
中程然壓偶考上舍試卷發策問制科為御史所劾語連及燾歷罷燾亦
知常德府初政和末澧辰沅靖四州置營田刀弩手募人開邊范世雄等
附會擾民建炎罷之乾道間有建請復置者燾為轉運使奏不當復已
而提刑尹機追郡縣行之田不能給燾至是又申言之請度田立額且約
帥臣張栻列奏詔從之境多茶園異時禁切商賈率至交兵燾曰官捕茶
賊豈禁茶商聽其自如訖無警累表乞閑提舉興國宮秋明堂大禮成以
其首議復除敷文閣待制頃之屋墊繼上上欲以吏事紆燾燾起知遂寧
府七年長編全書成上之詔藏秘閣燾自謂此書寧失之繁無失之略故
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卷第總目五卷依熙寧修三經例損益
修換四千四百餘事上謂其書無愧司馬遷燾嘗舉漢石渠白虎故事請
上稱制臨決又請冠序上許之竟不克就又奏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志在
富強而兵弱財匱與教民七年可以即戎者異矣一日召對延和殿講臣

方請陸贄奏議燾因言贄雖相德宗其實不遇今遇陛下可謂千載一時
遂舉贄所言切於今可舉而行者數十事勸上力行之上有功業不足之
嘆燾曰功業見乎變通人事既修天應乃至進敷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
兼侍講同修國史薦尤袤劉清之十人為史官十年七月久旱進祖宗避
殿減膳求言故事上亟施行丁丑雨一日宣對燾言外議陛下多服藥罕
御殿宮嬪無時進見浮費頗多上曰卿可謂忠愛顧朕老矣安得此聲近
惟葬李婕妤用三萬緡他無費也遂因轉對乞用祖宗故事召宰相執赴
經筵太史言十一月朔日當食心八分燾復條上古今日食是月者三十
四事因奏之曰心天王位其分為宋十一月於卦為復方潛陽時陰氣來
之故比他食為重非小人害政即敵人窺中國明日對延和殿又及晉何
曾識武帝無經國遠圖十一年春乞致仕優詔不允上數問其疾增損給
事中宇文价傳上旨燾曰臣子戀闕非老病思乞骸骨因叩价時事勉以
忠蓋又聞四川乞減酒課額猶手劄賛廟堂行之病革除敷文閣學士致
仕命下喜曰事了矣口占遺表云臣年七十死不為夭所恨報國缺然願
陛下經遠以藝祖為師用人以昭陵為則辭氣舒徐乃卒年七十上聞嗟
悼贈光祿大夫他日謂宇文价曰朕嘗許燾大書續資治通鑑長編七字

且用神宗賜司馬光故事為序冠篇不諱其止此燾性剛大特立獨行早
著書擬尚書路擬允始聞于朝暨在從列每正色以訂國論張栻嘗曰李
仁甫如霜松雪柏無嗜好無姬侍不殖產平生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
力四十年葉適以為春秋以後纔有此書有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
傳授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說各一卷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
奏議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通論十卷南北攻守錄三十卷七十二候
圖陶潛新傳并詩譜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
司馬氏本支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帥年表合為四十一卷謚文簡
累贈太師溫國公子垕塾壁𡌴垕著作郎塾夔州路提點刑獄壁𡌴皆
執政有別傳　論曰執羔宿德雅度在經筵忠悅啓沃以口古相高為戒
希呂剛直懇切有古引裾風良祐力止汎使懼開釁端忤旨竄斥而甘心
焉李浩獨不造秦檜陳橐以呈身為恥文若識休兵胡沂斥閹宦其清風
苦節終始弗渝高孝之世李燾耻讀王氏書擬拾禮文殘缺之餘紫然有
則長編之作成稱史才然所撰拾武出野史春秋傳疑傳信之法然歟興
地紀勝紹興二十九年周麟之言知瀘州李燾嘗讀皇朝公卿百官表
詔給札錄付史館燾博學刪正秦檜盛時嘗遣人諭燾欲得一通聞即召

見燾迄不與坐此擯塞州縣二十年矣四川制置王剛中聞其名奏為幹
辦公事繫年錄李壁鴈湖集巽巖先生墓刻　公諱燾字仁甫一字子真
其先唐宗室右武衛大將軍偲武氏之禍竄眉丹稜子孫因家焉距公十
有七世矣大王考諱夔王考諱夙贈奉直大夫考諱中左朝奉大夫贈宣
奉大夫妣碩人史氏公生於政和五年四月丙辰登紹興七年進士第調
華陽縣主簿擬嘉州軍事推官未赴丁宣奉憂服除調雅州軍事推官改
宣教郎知雙流縣辟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知榮州除潼川府路轉運判
官丁太碩人憂服除召赴行在入尚書為兵部郎中以觸宣奉諱改行負
外郎國史院編修官轉禮部員外郎遷秘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權起
居舍人起居郎直顯謨閣判湖北路轉運副使除秘書少監赴闕供職改
直寶文閣主管潼川府路安撫司公事知瀘州召赴行在陞秘閣修撰江
南西路轉運副使召赴行在除秘書監兼權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
權尚書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侍講拜禮部侍郎兼工部
侍郎以御史論公子垕發策不當然并出公知常德府逾年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天子初行明堂禮推恩首建議者加敷文閣待制尋除知遂寧
府召赴行在拜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三上章請

老除敷文閣學士致仕以淳熙十一年二月五日薨于行在所享年七十累官至通奉大夫爵丹稜縣開國伯遺奏上聞天子哀其忠贈光祿大夫特命臨安府營辦葬事又出內帑金帛賜其家尋勅濱江漕臣護其喪歸葬蜀明年七月二十八日葬于丹稜縣龍鵠山巽巖之陽公娶同邑楊氏封碩人子十三人男曰謙曰垕奉議郎祕書省著作郎曰埜前知成都府郫縣事曰塈承務郎曰垈曰壁承奉郎前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曰臺承務郎女曰均適朝奉郎新知果州曹執同曰坑適朝奉郎前知普州師祖慶曰壇適迪功郎漢州州學教授任阜曰興適河東進士薛純穎曰壇適從政郎榮州州學教授張仲曰堪適迪功郎鳳州兩當縣主簿句龍宗愈謙壑墪塈典及純穎皆先公殁卓後公一年亦亡孫男七人曰鐙曰鍚曰錄曰鍇曰鎔曰鐩孫女二人曰眞曰從公高亮傑特碩大剛毅人望之凜然而內甚夷曠其學洞究古今會道約理晦明巨細交貫旁達其臨事如衡陳權設圭黍不可欺四方學者宗仰敬畏終莫測所至其在朝廷正色偘偘守經據古務以格君心存舊章畏天變愛民力裁恩倖峻風節為言不擇禍福利害以為趨舍避就挺立不撓邪枉憚焉其任外服網張目舉仁行威振強暴者戢柔懦者立貪昏者化興利除弊率為後法方公少年遭王國多難慨然有志馳驅值權臣力主和議務以消關天下忠義敢為之氣公竊憤之終其世不與通陸況遠方凡三十年始登天朝屬時宰附會規挑兵端公又力爭之以為自治未至何以謀人至擯居外猶懇懇弗已晚再侍帷幄察時論浸弛慮成說惕晏安之漸則勸上以無怠初志益懇遠圖述公所學考功業論則公之盛心何如也然嚴氣正性不肯纖芥徇時以故屹屹難合迄大不施獨為天子所尊禮至稱之曰有國之師表也洎將用公而公亡矣嗚呼用捨汙隆之數實關諸天豈人力哉諸孫不令何足以識公大致念葬日薄矣較德緣辭厭艱其人敢悉死泣血先用溫文正公法書世次官簿終始以授諸幽其論次之詳則見諸家傳云周益公大全集敷文閣學士李文簡公燾神道碑　韓愈以天刑人禍歸吾史筆柳宗元隨闢其說後人終致疑焉今以李文簡公驗之何疑且左氏紀諸國之事史記上下數千載是是非非利害不專及當世若公續司馬光資治通鑑為本朝長編上關國體下涉諸臣之家非異代比使天刑人禍可信孰能結知明主見推多士生歷清要沒定美謚諸子繼跡世科歷二千石光顯未艾如李氏者乎況公出入中外見謂忠直盡言交游觀視強禦雖微作史自當齟齬難合然讒間不行于朝士大夫鮮含怒

者何也守道正淮職公事上不欺應物無心天人交助其在茲乎既沒十八年蜀多文士其子不近求銘詩而遠屬耄老非以同朝久相知深也歟是宜序而銘之公諱燾字仁甫一字子真系出唐曹恭王季子右武衛大將軍偲武后時為民徙眉州之丹稜縣遂家焉六世孫瑜始從屬籍仕至長江令公長江十一世孫曾祖斐祖鳳贈奉直大夫考中朝奉大夫知仙井監累贈宣奉大夫妣碩人史氏公生政和乙未天資穎異博覽經傳獨不樂王安石學甫冠已著兩漢鑑明年進念靖康變故著反正議十四篇人皆奇之紹興八年第進士調成都府華陽縣主簿未上讀書本縣龍鵠山命曰巽巖自記云子真子三十居乃得此山向東南面西北其位為巽為乾蓋處己非乾健無以立應物非巽順無以行易六十四卦仲尼撮其九而三陳之起乎履止乎巽此講學之序也語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人各有所履善惡分焉惟能謙可與共學惟能復可與適道知所適而無以自立則莫能久故取諸常使久於其道或損之或益之至於困而不改若井未始隨己而遷則所以自立者成矣雖然吉凶禍福横發逆起有不可知將合于道其惟權乎然非巽則權亦不可行學至于巽乃可與權此聖賢事業也年方二十四其志趣學問如此矣之起華陽時宰秦檜知公名公不與通會詔郡國舉賢良公攜五十策謁成都帥張燾不果薦秩滿外銓復置教授闕公亦不就注嘉州軍事推官丁父憂二十年服除再注雅州軍事推官作富直司箴諷郡守用私情背公法者總領財賦符行中蜀公增簡州鹽筴公移書力非之舊相張浚謂有臺諫風二十四年改宣教郎知成都府雙流縣日坐聽事訟至立決前執政李文會自瀘徙益府下九縣供張加倍公用常儀李由他道去仕族張氏子競家貲公曰汝方在喪思墜先訓盍歸思三日後來果悔過自新大姓李雩市田成之產業公以成之不白所生母進正之雩澗辭訴府公列經義律文致雩法豪右歛迹邑庭如水日繙史冊纂次國朝事實謂司馬光修史先為百官公卿表十五卷後頗散逸乃編求正史實錄傍採家集野史增廣門類起建隆迄靖康合新舊官制成一百四十二卷其重編光者僅七之一長編之書蓋始於此二十九年四川制置使王剛中辟公幹辦公事三十二年知榮州州因山為城川為隍夏秋常患水潦公築坊禦之隆興二年除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入境劾守令四人州縣多橫歛公選官置局括一道財賦列其名色使有無相補酌三年中數而為帳偏示官吏許擿不當更定石為斛約至今不廢毋憂去官乾道

三年召赴行在八月入對上太祖故事乞以為法請許六察言事又言軍
興三十年蜀賦一錢折變百之願自此勿增取况蜀兵已多宜罷招刺嚴
簡汰禁大將毋張虛籍措部曲孝宗嘉納除尚書兵部郎中以父諱下行
員外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又兼禮部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內議權作
樂公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我藝祖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
法周禮分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復漢唐及本朝舊制從
兩得詔嘉拱上壽止樂正殿為北使權用十二月正除禮部員外郎公言
中興祭典未備岳鎮海瀆先農先蠶風雨雷師九祠以酒脯代牲牢近者
兩賜夫節郡國水災殆或以此詔復舊古城國入貢係崇寧五年勑書用
白背金花綾紙貯以金鍍銀匣公請如近例學士院謂禮部不當預公曰
典禮先有司部兼掌客豈侵官耶長編卷帙漸成蜀帥江應辰乞下臨安
府給筆札繕寫藏祕閣公遂進國初至治平一百八卷特遷兩官公患時
文衆弱乞令考官取學術醇正切於世用之文苟涉虛浮必行黜落明春
省試勑榜戒諭上方厲精為治事或中出公輪對言唐虞三代專倚輔弼
漢唐武謀卿士今捨三塗近習必進此治亂之機惟聖明深慮過防蓋有
所指也又奏省闈取士本不立額乞參皇祐四百之限稍加裁定舊特奏

名雖賜出身罕授職任近兩榜至八百五十餘人放選注官而賢良方正
一科則寂無應詔當責舉者請舉遂言天下有變經營北方未見可付之
人上曰朕當自將公曰聖諭及此與真宗澶淵合矣上曰此朕家法太
祖平澤潞取維揚太宗平太原皆是也公請先自治以待時上聳聽不倦
近侍皆跛倚明日諭三省議省額持患二事有沮之者乃已五年四月遷
秘書少監太史言八月日當食公上疏曰災異所以儆戒人主令纔逆不
訪問言路罕論奏大臣無趙普補綴奏目杜衍封還內降之風臣恐憂不
在疆埸惟陛下進衆正消群陰以應天變是冬兼權起居舍人六年雷震上
元後一日公錄仁宗景祐三年正月甲辰求言寬賦歛二詔以進直前乞
刊定徽宗實錄之謬舛者因言臣方脩建治平後長編若就加討論他時
可助正史詔復開實錄院四月首命公為檢討官江應辰進公予屋賢良
詞業上曰卿有子矣范成大除右史升攝起居郎議者訣引元豐八年十
月詔欲廢二浙係正止存者長又宰相以蜀人帥蜀工部並除二侍郎武
臣提點刑獄皆違舊制公援證再三上曰卿論事根據極當朕心左相陳
俊卿出知福州右相虞允文既任僥倖未免更張公言二典若稽古夏有
典則商云成憲周云舊章漢云故事子孫莫之敢廢王安石變更法度

馮階可鑒上欲除公兵部侍郎公自攝記注數論事宰相頗不樂公遂請
去六月除直顯謨閣湖北轉運副使陛辭以欲速變古為戒又奏禹貢九
州荊田第八賦乃在三八功既脩遂超五等今田多荒蕪賦斷十八上委
公條畫至則言創耕悍科歛且畏爭奪宜寬冒占廣墾勸如太祖乾德四
年許見佃者止輸舊稅更不通檢詔如所請其妄執契爭奪毋受理守令
能勸課者賞之總賦呂游問奏計公攝其職歲饑發戶部大軍倉振民漕
佐爭執公曰吾自任責不以累諸君尋如數償之游問歸劾公專輒上令
具析而已七年産中制科八年以舊官趣召會虞允文由左相宣撫四川
自說北伐錢公異議預白上改直寶文閣帥潼川兼知瀘州首葺石門堡
置戍以阨夷人敘州舊市羈縻馬償頗平比歲增其尺寸償直不以時公
言國計邊防胥失之乞戒茶馬司互市毋濫額仍勿於夷漢禁山內伐木
造舟拳皆報可守邊踰歲淳熙元年被召適城中火公上章自劾既放罪
矣提刑何熙志奏公不親至火所併指長編記魏王食肥彘語涉誣謗上
曰此載皇宋事實何害止命成都提刑李蘩体量火事公行及國門乞祠
詔辨除江西轉運副使且許臨遣公進治平四年至元符三年長編四百
十七卷或勸公方被讒勿及時事公曰聖主全度如此竭忠所以報也遂

奏近者日食地震夷狄小人不可不慮又上快藏對太祖退朝悵來快決
事以諫上曰朕當揭之坐隅進秘閣脩撰旋坐大役不盡書焚室肱扶一
等而熙志以飄議史事削兩官公至江西罷一路財賦都薄如潼川科約
未幾召還乞令本路毋以臣去廢此書上曰卿不為高論務在便民甚善
權祕書監權同脩國史權實錄院同脩撰蓋專付公以史事故用侍從之
禮三年正月也公前數言南郊明堂均大禮自宜迭行適轉對申前說上
令集議變近謂於德壽宮有嫌沮不行及予為禮部尚書與諸儒議周成
王宗祀文王漢武帝涉配高祖所謂嚴父指周公也晉唐及本朝名臣皆
有是說非出於燾燾發之耳其議遂定三月除權禮部侍郎賜服金紫七
月壬戌雷震太廟柱壞鴟尾有司隨加繕治公奏此非所以祇天變當應
以實上諭大臣燾愛朕屢有讜言公嘗請正太祖東鄉係上熙寧元符紹
興議論其後卒行之進四繫錄記女真契丹起滅自紹聖迄宣和靖康凡
二十卷上曰朕可一日忘此虜哉九月兼侍講以經筵小閣錄趙師民勸
講箴以諷并及仇士良不欲人主讀書近儒生之說會改潛邸為佑聖觀
刱殖殿於太一宮公密疏二十餘言上褒答之四年春駕幸太學命公
執經特轉一官堅辭不聽公自郎春官已極論科舉及特奏名去冬乞休

紹興二十七年二月詔書用經義詩賦論策四場如元祐時仍采蘇軾議量收恩科至是力請變文體取實學以致人才上神公奏付三省下學官議國子司業鄭伯熊等請如公言而老生晚學譁言不便議遂格八月真拜侍郎仍兼工部繳錄置院大公薦呂祖謙為祕書郎兼檢討官審訂增削數百條書遂成特遷一官武請升降兩學從祀衆議不同事去王雱像用公說也元符揆靖康長編成上稱公無愧司馬光後有表云豫席忠言比遼光正指此夜直宣引奏近者蒙氣蔽日厥占不肖者祿股肱耳目宜謹厥與賜坐欸起上再留賜飲賜茶恩意甚寵尋詔監視太史測驗天文公為郎時已言乾道新曆不可用因舉差失數十條詰太史局官皆無以對然卒無知曆者公又欲參酌開寶通禮政和五禮新儀為一書雖下禮官亦不能成九月丁酉日當夜食公為社壇祭告官代皷禮廢公舉行之先是屋入祕書為正字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遷校書著作父子同典史事擢紳榮之公感上知論事益切每集議衆未發言公條陳可否無所避會近臣復舉公次子塾應科目然於閣試座適考校上舍生發策云云為御史所劾語併及公屋降一官罷公以本官知常德府初政和七年鼎澧辰沅靖州置營田刀弩手司給田募人閑邊迄世雖撤寨等附會傳民

建炎三年亟罷之乾道末守臣劉邦翰請復行於辰沅靖三州公為轉運謂不當復已而提刑尹機迫郡縣行之田不能給公至請度田立額事下諸司公獨約帥臣張栻具奏上即從之境多茶園異時禁切商賈率至交兵公曰官捕茶賊豈禁茶商聽其自如迄無犬吠警六年丐閑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是秋行明堂大禮上以公首建議特除敷文閣待制頃之屋塾繼亡上欲以史事銷憂起知遂寧府用蔡挺涇原衛教法閱勤武堂親閱士卒其雜居市廛者葺營聚之七年史院進四朝正史經脩官在外者例減磨勘二年字執奏正史類係李燾長編地里一志又出其手詔減年外別轉一官公自奉議郎年勞賞典積官朝議大夫避父名遷秩奉理者三於是轉通議大夫公以酒課加重奏榷酤起王莽而成於德宗本朝郡釀有數監司尚不許令乃設法勸飲以耗民財繼未能盡絕猶當用買撲舊法罷去官監上意鄉之而計司追贈軍日減三十緡而已公節用度停無集官府蕭然前得旨長編或有增損依熙寧脩三經義法具奏至是上四千四百五十餘條又以一百六十八年事散九百八十卷一覽難周別為舉要六十八卷總目五卷脩撰事目十卷時召命已下公控辭久之上數詢來期十年六月對延和殿遍英方讀陸贄奏議公撫贄言切今者

數十事勸上力行且曰贄雖相德宗其實不遇今可謂千載一時上曰惟不遇於當日是以言垂後世公又奏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志在富強而兵弱財匱與教民七年可以即戎異矣上有無功業之歎公曰功業見乎變人事既脩天應自至上卿宿德耆儒宜在左右仕史職進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脩國史七月久旱公進避狀損膳求言故事上並施行命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館職實封言事趙彥中革諸云意者委任或非其人公奏陛下委任不過三四大臣神宗語富弼云唐太宗與魏徵議政全似爭競宜勅二府以魏徵為法毋若元豐王珪號三旨相三旨者謂上有可否珪曰領聖旨諭軍國事曰誠如聖旨啓擬曰取聖旨也又謂戶部不足南庫有餘請如唐建中罷瓊林大盈庫歸左藏上以奏付外讀者失色丁丑遂雨一日宣對公言外議陛下多服藥罕御殿宮嬪無時進見浮費頗多上曰感卿忠愛然朕春秋已高安得此聲進聞并李婕好用三萬緡他無費也上憂熒惑入斗公言天道遠惟正厥事可以弭災類次漢元鼎至宣和四十五事以進十一月朔日當食心八分公曰心為宋分為天王位潛陽將復陰氣乘之小人害政夷狄窺中國之象後條上古今日食是月者三十四明日對延□、及晉何曾識武帝無經國遠圖上甚

嘉獎是歲公賦詩云明年七十吾歸矣預買北關門外青芝塢疾作三省請給告十日上曰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可半月十一年春表乞致仕優詔不允上數問宰執公疾增損何如萬里召來豈容輕去丞相王淮曰燾知進退宜從所請上曰朕不幸有故於道路柰何可諭其鄉人給事中宇文价留之价傳上旨公曰臣子戀闕非老疾恐乞骸骨因詢价時事勉以忠蓋聞四川制置使留正總領馮憲論減酒額猶于劉賁廟堂行之二月病棘甲子除敷文閣學士轉一官致仕命下喜曰事了矣口占遺表云臣年七十元不為夭所恨報國欸然願陛下經遠以藝祖為師用人以昭陵為法辭氣安定俄卒上聞嗟悼特銀絹三百匹兩贈光祿大夫令臨安治後事沿江漕司津置歸舟他日語宇文价曰朕嘗許燾大書續資治通鑑長編七字且用神宗賜司馬光故事為序冠篇不謂止此也公孝友誠實性無嗜好惟潛心經史有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故其出處本於絜靜精微著述則評論今古別白善惡得褒貶之旨所至求異篇隱帙傳錄讎校雖陰陽小說亦無遺者家藏積數萬卷為文語道而理備考蜀類試參評南省多得名士薦人執削藁前兩入朝適虞允文趙雄當路士大夫爭趨兵二公皆蜀人雅敬公公一無所徇晚在經筵人頗憂公為上言前日

紛紛今日然然俱非自治其持論不隨時類此公著五經傳授尚書百篇
圖大傳雜說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二十卷四朝史稾
五十卷通論十卷南北攻守錄三十卷七十二候圖閩潛新傳并詩譜各
三卷歷代宰相年表二十三卷唐宰相譜一卷江左方鎮年表六卷晉司
馬氏本支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三衙將帥年表各一卷本朝事始兩
卷建隆遺事辨趙普別傳科場沿革集賢學士并膀帶典故各一卷范韓
文富王歐陽司馬三蘇及六君子年譜各三卷明年七月己酉即葬與巖
之陽婁碩人楊氏同邑贈朝散大夫素之孫黄庭堅為記大雅堂者後公
八年卒稍馬七子謙早死屋終奉議郎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埜今為朝請
郎權發遣忠州埜終承務郎㙮亦亡壁壘皆登科壁今為朝散郎權發遣
漢州㙮承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六女均適朝散郎知果州曹執中坑適
朝奉大夫知崇慶府師祖慶壇適文林郎漢州州學教授任卓與適薛純
穎增適承議郎充雲安軍使兼知縣事張仲堪適朝散大夫利州路提點
刑獄公事范子庚孫十一人鍾宣義郎鏞脩職郎彭州九龍縣主簿鏗鉌
鍒周鑄鑣鋒積簡其三人今亡錄周鑠也女三人長嫁早夭次真適脩職
郎孫綱亦不在從適廸功郎新雅州盧山縣簿封劉成季曾孫十一人公

爵丹稜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諸子升朝贈少師而贈楊氏福國夫人銘
曰尚書記言春秋書事經別以六史居其二漢太史公儀尊相臣我朝大
典亦歸宰庭時政有記起居有注東觀石渠諸儒所聚設官分職上下相
維合力纂脩備攬閱遺公主遷方初筮州縣間於期會屈首鉛槧祖功宗
德業鉅事叢政有因革論多異同禮樂制作夷狄叛服原始要終咸舉綱
目三人承明迠用奏篇帝擬以光士推如遷問胡云然多聞諒直彝禮文
姦視若仇敵以此事君忠讜不欺出而臨民歡簡無私赫赫聲名番番壽
考慶流子孫秩則何有螭首龜趺刻以銘章中勸刪者公為不亡末子語
類論李仁甫通鑑長編曰近得周公益書亦疑其間考訂未甚精審因寄
得歡除來某看他書請康聞事最疎略如姚平仲劫寨則以為出於李綱
之謀种師中赴敵而死則以為迫於許翰之敦全不知二事俱有曲折劫
寨一事決於姚平仲僥倖之舉綱實不知极綱除知密院辟見制于内云方勝戰其嚴守備以俟援師來使退虜使進不得攻退無所掠勢窮而遁俟其渡河半濟而擊勝可萬全而平仲利集出城衣敗乃事然平仲受節制於宣撫不關白於行營二月八日夜半平仲之出种師道不知之在微且實無所與當時執政如耿南仲等方極力詆綱幸其有以藉口遂合為
一辭謂平仲之出綱為其謀師中之死亦非翰之敦按中興遺史云河北制置副使种師中軍真定進兵解太原圍去榆次三十里金人乘間來突師中欲取銀賞軍而輜重未到歉志離散又嘗約姚古張灝兩軍同進二人不至師中身被數創力戰又一時死之朝廷議失律兵將中軍統制官王淵道劉服而斬於馬行市脫如所書則翰不度事宜移文督戰固為有
罪師中身為大將握重兵豈有見檄府一紙書不量可否遂忿然赴敵以
死此二事蓋出於孫覿所紀故多失實問覿何如人曰覿初聞亦說好語
夷考其行不為諸公所與遂與王及之王時雍劉觀諸人阿附耿南仲以
主和議後竄嶺表尤銜諸公見李伯紀輩望風惡之洪景盧在史館時沒
意思謂靖康諸臣觀尚無恙必知其事之詳奏乞下覿具所見聞進呈秉
筆之際遂因而誣其素所不樂之人如此二事是也仁甫不審多采其說
遂作正文書之其他紀載有可信者反為小字以疏其下殊無統紀遂令
觀者信之不疑極是害事當王允之殺蔡邕也謂不可使佞臣執筆在幼
主旁使吾黨蒙訕議允之用心固自可誅然佞臣不可執筆則是不易之論

李熹

宋李壁鴈湖集叔父成都府君墓誌銘　叔父諱熹字明甫姓
李氏陵州府君之季子也世家眉之丹稜曾大父諱某大父諱

某贈奉直大夫陵州府君諱某累贈正奉大夫叔父生二十四年以蔭補
官監雅州盧山縣酒務歷利州潼川府兩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終宣教
郎知成都府成都縣享年五十有三叔父賦資原慈保偲樂易然與人交
無諂突佞辭勢利之際未嘗輕變所守以徇之雖律令精習而持心近厚
所居官必斥去雕瑑不求知名號稱長者陵州府君官至二千石蓋將老
而田不滿一壓叔父既仕則益礪廉節每退歸儆屋以居或日旰不得食
人不勝其憂叔父處之晏如也及啓手足罄所有不足以充出事嗚呼浮
沉不遇既莫克究其蘊於時而見于行己僅如此者抑可謂賢矣性嗜酒
過輿即滿引倒冠落珮殆遺形骸有詩七十餘篇不為藻繪新刻而務達
其意閒閱陰陽曆算方技之書皆深得其要而亦未嘗以語人也娶何氏
有男子二人曰㙟曰亶女長適承議郎新知昌州楊己千次適進士劉釜
季尚幼叔父之卒實淳熙二年戊辰後七年十月辛酉始克葬于丹稜縣
樂扶鄉永壽里石子山之原蜀太史公守東濤㙟來乞銘太史公春秋高
觸緒多感憚於涉筆則語㙟曰昔劉道原之葬實以溫公十國紀年序為
銘凡吾與而父平生之言已未歲祭文蓋盡之其可刊已㙟拜且泣曰不
朽之託固在斯文然名氏未見敢重以請太史公乃以命某某謹論次叔

父歷官終始而禁之銘銘曰渾然天質不見芒鋭胡不顯融惡考已逝御辛褰銘以妥厥壑後或有考尚如爲太史公之弟也

李亮 宋王均順堂集李教授墓誌銘 紹興九年均官嚴州鈐轄安撫司幕府臨邛李亮字長孺與其弟防以父命遊學吳中來扣門求文時主帥馮公康國見而奇之留語十日具舟送出關後三年均被檄至臨安二子相從益詳其爲人方國家盟歡大脩學典士爭請公車道說求售二子貿草廬三間闔戶誦書笑且自給哀貌甚泰勢官願公欲一識面類多拒絕不知者謂非仕家子亦疑其遠來竟何也吳中士大夫以是盛稱蜀二李又明年興太學長孺選充弟子員又明年登進士第授順政主簿順政蜀北邊恐貽親憂歲求檄一歸攝黔刑獄俾攝幹辦公事諸臺高其能薦書滿匱除綿州學教授丁父憂哀慕骨立二十二年三月某甲子以疾卒年四十九長孺事父母得歡心友愛防至不相捨詩文典重有法作字出入歐虞間赴人急難勇前不顧平居退然若不能言遇事切利害揚袂劇談無少惜系出唐蔣王某數世祖暉入蜀其後居邛之大邑曾祖諱洵任太常寺奉禮郎贈宣奉大夫祖諱道原任朝奉大夫累贈左金紫光祿大夫父諱顒任右朝請郎娶王氏右朝奉大夫某之女男曰削四女王之獻王拱王勛其婿也李尚幼王氏有賢行前卒紹興二十四年十二月某甲子防得吉卜舉親喪於大邑之白雲里長溪山遂以兄嫂祔葬灼既銘朔請公墓防繼請曰長孺止此家禍極矣願借書用慰死者及其孫銘曰疾死非聖制也而實厚於仁士不幸如長孺使孔子作亦將哀其志以成其名死孝稍生士孝寧親幸哉長孺有志則伸

李防 臨邛郡績志李防字幼安大邑人即開國公道原之孫既冠與兄亮游上庠亮登紹興甲子第公獨留京師以天下之本未立上書懇切當軸者以爲譏切時政貴徽州聽讀會恩還上庠以訐權臣得罪遂負大名某室湖上讀書一時搢紳爭與交遊後以蔭補出官至今調神泉主簿縣事多所資益一意句稽吏不容姦公私咸賴比終更三年鈔附無有遺者悉舉以歸縣士論歎服達而用世必有愛人利物者再調溫江簿泊然無宦情在官未幾即致其仕以歸今年踰八十極壽健杜門讀書手不釋卷足以佚老焉

李柔中 紹興正論小傳李柔中紹興九年胡銓奏封事乞斬秦檜檜怒議竄銓昭州搢紳重足一迹柔中獨上書闕下數檜

十罪以救銓檜益怒送大理寺鞫煉死獄中

李彙 赤城志李彙草懷人字推之紹興九年通判州事因家天台官至朝議大夫撰九天僕射祠記

李靚 宋史忠義傳李靚字秀和吉州龍泉人幼孤母督之學不肯卒業母詰之靚曰國家遭女真之變寓縣雲擾士當捐軀爲國戰大戀安能呫嗶章句間効淺丈夫哉岳飛督師平虔寇挺身從之未行奔母喪服除走淮南以累于都督張浚浚奇之使隸淮西總管孫暉戲下累功授承信郎紹興十年金遣其將翟將軍犯境靚與部曲當其鋒轉戰至西京天津橋南俘翟將軍乘勝遂北會金兵大至遂死之年三十一原州孫暉傳下 宋周益公大全集忠義李君傳 中興初女真犯金陵吉水楊公守節死官天子既追爵四品即其地立廟又易名忠襄書勳太史徧錄諸孫加賜腴田忠義大節卓卓在人耳目搢紳甲胄間皆喜傳而樂道之況於同州之士豈無聞伯夷而立志慕相如而更名者耶今於龍泉李君見之矣李君名靚字秀和父俠早世母魁以讀書一日投筆歎曰天下方擾擾男兒要當搴旗斬將立功是邦顧名於無窮安能齷齪事章句哉聞大將岳飛銜命平虔寇即挺身從之會奔母喪不竟其功釋服走淮南以累干張丞相丞相奇其材遣隸淮西總管孫暉戲下積功授承信郎紹興十年夏畨將翟將軍入寇暉分兵禦之君獨與部曲晝夜轉鬬至西京天津橋南大小數十戰被傷不可計卒俘翟將軍乘勝逐北虜益濟師遂死之時五月二十四日也年三十有一後一月事聞詔贈君兩官有子與父思澤時郵加等予侍於郡人者如此常恨未能訪其家乾道八年秋君之子思忠定來袖書一通陳義崢嶸予竊嘉之明日泣而請曰吾父死國時官甚微不得如忠襄公大顯于世且上許脆恩而思忠適在襁褓不能自列於有司承天子之命丐公一言傳信四方以附九泉且無使國家旌忠郵孫之恩委於草莽也予曰甄濟詐瘖不受祿山逼韓退之謂當附書於史予惟能標白其先人俱當得書今爾父死王事名在司勳且有詔俾爾世其祿視甄氏父子蓋易以顯予昔執筆隸太史而不以告今尚何道思忠曰不孝之罪昭昭矣雖然里中多名士慈知無位于朝任斯責者第爲我書他日司馬遷言荊軻廉藺徵夏無且予曰然遂爲之書

李珙 元一統志李珙宋紹興十一年虔州免解進士特封養素居士珙贛縣人樸之從子也行義脩潔該通經典故江西諸司上其

行義于朝于謙字和卿居在城　華坊少孤力學卓然不群登進士第調
安福縣尉獲盜不顧受賞入為奏院宗簿太常丞出為浙東提舉值歲飢
兼賑濟活人甚多召為尚書左郎官
遷左司郎中卒于官號雲峯居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二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二十二　四濟

李

李浩　宋史列傳李浩字德遠其先居建昌遷臨川浩早有文稱紹興十二年擢進士第時秦檜挾宰相子以魁多士同年皆見之或
拉浩行縠然不往調饒州司户參軍襄陽府觀察推官連丁内外艱繼調
金州教授改太常寺主簿兼光禄寺丞輪對首陳無逸之戒且言宿衛
大將軍楊存中思寵特異待之過非其福上悟旋令就第自秦檜用事塞
言路及上總攬權綱激厲忠讜此習尚存朝士多務緘默至是命百官轉
對浩與王十朋馮方查籥胡憲始相繼言事聞者興起浩不安於朝請祠
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歸孝宗即位以太常丞召時張浚督師江淮宰相多
抑之浩引仁宗用韓琦范仲淹詔章得象故事乞戒諭令同心協濟兼權
吏部郎官浩雅為湯思退所厚御史尹穡欲引之以共擠浚因薦浩及對
乃明示不同之意二人皆不樂踰年始除員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在
王府多所裨益且因事以及李文字之於冉牟上或見之王亦素所愛重
他日外補累年以歸王喜曰李尚書來矣未幾宰相召為郎者四人將進
用之尤屬意浩浩嘿然無一辭同舍皆遷浩獨如故踰年浙河水災詔郎
官館職以上條時政缺失浩謂上憂勞如此令何可不言即奏疏指論近
臣併及宰執惟奉行臺諫多迎合百執事顧忌畏縮反覆數十言傾倒罄
竭見者悚慄上不以為忤執事者深忌之乞外得台州州有禁中禁軍五
百人訓練官貪殘失衆心不逞者因謀作亂忽露刃於庭浩謂之曰汝等
欲為亂乎請先殺我衆駭曰不敢乃徐推其為首者四人黥徙之迄無事
除直秘閣並海有宿寇久不獲浩募其徒自縛贖罪即得其魁里豪民鄭
憲以貲給事權貴人門囊橐為奸事覺械繫之死獄中盡籍其家徙其妻
孥權貴人教其家訟冤且誣浩以買妾事言者用是擠之踈方上權參政
劉珙越次奏曰李浩為郡獲罪豪民為其所誣臣考其本末甚白上頷曰
守臣不畏強禦豈易得邪且問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不下大理觀望
猶欲還其所沒貲上批其後曰台州所斷至甚允當鄭憲家資永不給還
流徙如故浩始得安明年除司農少卿時朝廷和糴米八萬董其事者賤
糴濕惡隱刻官錢户部不敢詰浩白發其奸下有司窮竟户部欲執夫措
見數大理附會之浩爭曰非但患奸且虧軍食上是其言會大理奏結他

獄上頗輔臣曰棘寺官得剛正如李浩者為之已而卿缺又曰無以易浩
遂除大理卿時上英明有大為之志廷臣不能奉行誕慢苟且依違避事
浩前在司農嘗因面對陳經理兩淮之策至是為金使接伴還奏曰臣親
見兩淮可耕之田盡為廢地心嘗痛之條畫營屯以為恢復根本又言比
日措置邊事甚張皇願戒將吏嚴備禦無規微利近功日與大臣謀治且
結人心持重安靜以俟敵釁上悉嘉納宰相議遣浩浩辭其不可至以
官職訹之浩怒以語觸之且力求外以直寶文閣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
有尚書郎入對論及擇帥事上曰如廣西朕已得李浩矣又諭大臣曰李
浩營田議甚可行大臣莫有應者浩至郡舊有靈渠通漕運及灌溉歲久
不治命疏而通之民賴其利邕管所隸安平州其酋恃險謀聚兵為邊患
浩遣單使諭以禍福且許其引款自新即日叩頭謝過焚徼水桶聽大府
約束治廣二年召還入對論俗不美者八其言曰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
下專務迎合所貴者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所惜者名器而僥倖之路未
塞所重者廉恥而趍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有險詖之徒下情當盡而
有壅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情者得以苟容責以實效而誕謾者得以自
售上問誕謾謂誰浩具以實封上謂宰相曰李浩直諒遂除權吏部侍

郎時政所有怙寵竊權者黨與非一自浩之入已相側目且欲以甘言誘
之浩中立不倚非弗納於是相與謀嗾諫議大夫姚憲論浩以強很之資
挾奸詭之志寘之近列變亂黑白未及正謝而罷乾道九年提舉太平興
國宮明年夔路闕帥命浩以秘閣修撰寵其行夔有羈縻州曰思州世
襲為守川田氏與其猶子不協將起兵相攻浩草檄遣官為勸解人感悟
歃血盟盡釋前憾逮侍以寧踰年以疾請祠提舉玉隆萬壽宮命未至以
淳熙三年九月卒年六十一諸司奏浩盡瘁其職以死詔特贈集英殿修
撰浩天資質直涵養渾厚不以利害動其心少力學為文辭及壯益沉潛
理義立朝慨然以時事為己任忠憤激烈言切時弊以此見忌於衆平居
未嘗假人以辭色不知者以為傲或譖於上前上謂斯人無他在朕前亦
如此非為傲者小人侔之誘以祿利正色不回謀害之者無所不至獨賴
上察其衷始終全之為郡猶然已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平生奉養如
布衣時風裁素高人不敢干以私云臨川志李浩早以文名晚喜性理與
復齋先生相善言論互發象山先生每以古人尊之其葬也南軒以古遺
直銘其墓于爾字仲欽幼嗜學嘗讀史至晏子御者意揚揚曰以富貴驕
人妻子亦笑之侍郎嘉其識鎖廳省試別頭皆第一登淳熙八年第授潭
州司戶攝理掾獄有疑輒平反再調江西運司帳司秩滿例有送還錢卻
不受當路同舉廉吏公笑曰此足為廉耶監文思院中門兩易衢州教授
士多嚮慕齋舍無所容則闢武侯祠以居之其講明以辨義利為先卒年
六十二孫使登嘉定元年第宋張南軒集吏部侍郎李公墓銘　淳熙三
年九月庚戌秘閣修撰知夔州兼夔路安撫使臨川李公以疾沒于州治
之正寢五年其孤肇以同郡曾季貍所狀公行義來請銘某平時蓋欽公
之為人且在廣右與公相望僅再歲接公行事為詳既不克終辭乃叙而
銘之公諱浩字德遠一字直夫家居建昌人其徙臨川方再世曾祖之遇
祖既皆不仕考彥以公贈朝奉大夫公自幼入鄉校嶄然異常兒未冠有
文名紹興壬戌進士第是歲秦熺挾宰相子以魁多士同年多往見之或
拉公行毅然卒不往調饒州司戶參軍以歸遭丁內外艱中間為襄陽府
觀察推官僅踰年及見先大夫喪調金州州學教授改監行在雜買場門
實二十七年之冬時秦檜蓋死矣明年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改勅令所
刪定官論者爭言秦檜時事無巨細一切更改公白宰相執政出充五兵
李斯篆隸苟便於世亦不當以人廢方檜在時公義不為之屈及其身沒
事變所論乃如此則公存心平實豈已可見矣又明年改秩除太常寺主

簿尋兼光祿丞輪對首陳無逸之戒且論宿衛大將恩寵太過嬖兒過飽
恐非其福太上皇感其言宿將旋就第自檜擅塞言路士氣浸衰及太上
總攬萬機激厲忠讜而餘習猶未殄朝士多務緘默至是百官轉對公與
王十朋馮方查籥胡憲始相繼有所開陳聞者興起太學之士至為五賢
詩以述其事然公自是亦不安于朝請祠以歸主管台州崇道觀今上即
位之歲以太常丞召至闕首論聖學以為人主務學則其餘嗜好無間而
入矣時忠獻張公督師江淮而宰相有異議者從中多所沮抑公引張仲
孝友之詩及仁宗用韓琦范仲淹詔章德象等故事已戒諭朝廷同寅共
濟俄兼權吏部郎官御史尹穡附宰相湯思退以公故嘗為思退所知欲
拔引共擠忠獻於是薦公及對乃明示不同之意思退穡皆不樂踰歲始
正除吏部員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其後宰相召同為郎者四人欲有
所進用最屬意於公公不發一語明日同舍皆遷公如故其在王府多所
裨益且因事以及時政書之于冊幾上或見之王亦愛重公它日公補外
累年以歸王聞之欣然謂僚屬曰李直講來矣蓋公之誠意有以感動也
為郎踰年會浙河水災詔郎官館職以上條時政闕失公疏曰上憂勞求
言此豈可失也即日奏疏指論近密且併及宰執奉行臺諫迎合百執事

顏忌畏縮之罪，反復數千言，近世論事傾倒剴切，未有其比。聞者皆縮頸，上優容，曾不以為忤，而執事者忌之甚，匄外補，得知台州。州有揀中禁軍五百人，朝廷置訓練官統之，其人貪殘失衆心，不逞者乘間謀作亂，露刃立堂下。公曰：汝等欲為亂乎？請先殺我。衆已駭，曰不敢，乃除推其為首者四人黥徙之，迄無事。公倉卒應變，坐折姦萌，聞者益歎儒者誠有用於世也。天子以為能，除直秘閣。並海有宿寇，久不得，公募其徒自縛以贖罪，即得其渠魁。未幾，召還，復為故所居官。初，公在台，有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於權貴人之門，為一郡害，嘗姦利事發，械繫死於獄，盡籍其家，徙其妻子。至是權貴人數其家訟冤，且誣公以買妾事，言者用是攟公。它日宰執將進呈文書，同知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劉珙越次奏：李某為郡疾惡大過，獲罪豪民，為其所誣，臣考視其本末甚白。上顧曰：守臣不畏強禦，豈易得耶？珙曰：士氣不振久矣，若更沮李某，是終不復可振矣。上問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不下。而大理觀望權貴人，猶欲還其所沒貲，併以為台州議刑太重。上親批其後曰：台州所斷委得允當，鄭憲家貲永不給還，流徙如故。公乃安。明年，遷司農少卿。時朝廷和糴米凡八萬石，而董事者有所憑恃，賤糴濕惡以欺，沒官錢，戶部不敢言。公視事即奏，請下有司治，大理附會聽

戶部以支為鹽，公力爭曰：是非特惠姦，且虧軍食。上是其議。會大理奏詰它獄，上忽顧輔臣曰：棘寺官當得剛正如李某者為之。已而卿缺，又曰：無易李某。遂除大理卿，兼同詳定一司敕令。故事，寺獄空，上表賀，公獨不奏。先是公在司農時，嘗因面對，經理兩淮之策，至是為接伴使還，奏曰：臣親見兩淮可耕之田盡為廢地，心實痛之，條畫營田便利甚悉。且併謂近日措置邊事甚為張皇，一時誕謾之徒言虜勢衆弱，踊躍自奮，甚者欲為剗掠以挑境外，此何益？徒有害。願戒將吏嚴禁防，無違近，切無規小利，日與大臣修明治具，固結人心，持重安靜以待虜釁。公之意以謂主上英明，有大有為之志，執事者所當奉承，講究為務，實經久之計，以卒成聖志。近臣中誕謾者但為欲速之說，而其苟且者又欲一切不為，適足以害遠謀，玩歲月，故再三條陳營田便利，以為是恢復根本之策，在今日所當汲汲而為之也。上每改容嘉納，宰相方議遣浩使，公與辯其不可，至以官職訹之，公怒，以語觸之，且力求外，以直寶文閣知靜江府，主管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公事。命下之日，尚書郎有入對論擇帥事者，上欣然顧之曰：如廣西，朕已得人矣，李某也。又諭大臣曰：李某營田議甚可行。而大臣莫有應者。公至鎮，勤於民事。郡舊有靈渠，通漕運，且溉田甚廣，近歲頗堙塞，公命疏

治之，民賴其利，立石以紀。邕管所隸羈縻安平州，其酋恃險出，橫聚兵，掠為邊患，公遣單使開心見誠，諭以禍福，引赦使自新，即日叩頭謝過，焚撤水柵，受約束。前帥建議於宜州境南丹州置買馬場，朝廷用其議，下經略司，公力爭其不可，遂止。衆謂南丹買馬之議若行，其為廣西生事致釁，有不可勝言者，非公言之力，朝廷亦未悉其利害如此也。朝廷又令市象于交趾，公復力爭，及公去，經略司竟往市交趾，遂因此驅以入貢，所過為擾，人始服公之明。治廣二年，召還，入對，論俗不美者八，其言曰：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陛下所責者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所措者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所重者廉恥，而趨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未免有陰詖之徒；下情當盡，而未免有擁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懦者得以苟容；責以實效，而誕謾者得以自售。上嘉納之，且詢所謂誕謾之人，公以實對。翌日謂宰相曰：李某直諒。遂擢權尚書吏部侍郎。時政府有怙寵竊據者，又附之同升者，從臣中又有為之從者，公之還朝，已甚側目，且巧為語以鉤致公，皆屬已辭以拒之，於是相與謀，使言者論公，以謂寘之近列，必變亂黑白，未及正謝而罷。是歲冬，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明年夏，夔州路以缺帥聞，上顧念公，乃除秘閣修撰[illegible]其行部，有恩州亦羈縻也，其守田氏

與其猶子為惑者不協，且起兵相攻，公親草檄，遣官諭之，二人感悟，歃血家廟，盡釋前憾，邊以妥安。蓋與廣西安平州一律。公之為謀，大抵欲以誠意銷患於未然也。在鎮踰年，以病請祠，改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命未至而公沒矣，享年六十有一。積官至朝奉大夫。監司奏公盡瘁其職以死，特贈集英殿修撰。公之葬在撫州金溪縣歸請鄉靈谷山之原。娶饒氏，封宜人，後公八月而卒。子男四人：鞏，修職郎、潭州司理參軍；肅，迪功郎、潭州益陽縣主簿；蔚，將仕郎；遹，未仕。女六人，長適承議郎、知袁州萍鄉縣事王謙，次適降授迪功郎、前湖南安撫司准備差遣曾搆，次適鄉貢進士姚[illegible]，餘未嫁。孫四人，孫女三人。有文集、奏議、王府講議藏于家。公少時力學為文章，及壯歲，更留意義理。其仕于朝，慨然以時事為己任，見政有缺失，用人有險佞，忠憤感激，所言多切至。生平不事表襮，未嘗勉強己詞，故不知者多以為徼，或以是譖公，上曰：斯人無它，在朕前亦如此，非為徼者也。小人憚之，謀所以害公者無所不至，獨賴上終始照見，保全之。其為郡奉法循理，律己甚嚴，自嶺右歸，槖無南物，視其奉養，自為布衣至侍從，未嘗有異。風望整整，人不敢干以私，然亦為是悅公者少，不悅者衆。及聞其死，則識與不識，皆歎惜曰：奈何失一正人。蓋其天資質實，不徇於外，而涵養渾

厚不以利害動心故遇事有力奮發忠言無所回撓所謂古之遺直者若
公非耶銘曰士或不競枉尺直寸以同為和以怯為巽垂紳立朝喋莫肯
言孰有欲言亦弗究宣謂予有待實則患失曾是詭隨乃曰弗激此風流
行非國之福不有君子孰振孰篤我觀李公披腹數陳反復無隱心乎愛
君衆駭縮頭君則容之媢忌實繁聚而攻之是保是用惟天子明匪天子
明臣言曷伸嗟哉若人古之遺直我作銘詩以詔罔極陸後齋集祭李德
遠文　余之生後公十有六年於鄉黨視公為先進方余弱冠年少氣鋭
聞公之學而疑焉欲求見而訂之及其見公則猶河伯之於海若也蓋於
是始自知不足退而求之十有餘年而後知公之所存人之知公以學則
豐以才則雄以識則通以文則工其立朝蹇蹇直道進退則有古人之風
朝除從官群小暮掎卒以不容仕雖不可謂之達而二司農長大理帥廣
之桂與蜀之夔皆名藩大郡亦不可謂之窮此人之所同知者也而余之
知公則進乎是矣公嘗謂余子既脩己達則可行而我內省方且有愧蓋
公之沒而余學始少進思欲與公論之而天奪於是凡余所以自知不足
而深思力索不敢自怠者皆自公發之也則不忘於公者豈獨鄉里之情
哉公之沒也余方以罪纍罹匕匕　喪既不及哭公之柩又不得望公之
辭令既除喪乃克拜公之墓丁扌
衷而叙乎情惟公之靈尚克知之

李巨源

嘉定鎮江志李巨源字元通金壇人唐宗室之裔紹興十
三年陳誠之榜博學有文與正言袁孚游終太平州司户
縣庠送其赴洮湖陳氏館詩云歸驂公子澡於蒐並駕休非李與蘇人云
皆中歷歷鄧侯書落筆弄奔走坂車辭作五言王鄧信直教兩漢馬相如
子大諒
特科

李守素

紹興正論小傳李守素紹興十年知雷州倚郭海康縣舊
相趙鼎再謫吉陽軍經過雷陽太守王趯令應付夜夫脚
事合降官該赦聞
磨勘至今未放行

李康臣

南海志李康臣南海人好學嗜古名聞州里紹興十四
年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嘗知昌化軍官至朝散郎

李奕

鄱陽志李奕字世德安仁人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終會稽尉
熊彥詩惜之曰鄉失一賢位失一士經失一師於諸子百家之
書無不讀有易傳春秋辨例雜著三十卷詩五卷詩
話二卷號鳳山先生姪子龍以詩禮名家有擁萬堂

李衡

宋史列傳李衡字彥平江都人高祖昭素仕至侍御史蘇州志
曾祖誥祖虎約父預至衡始居崑山衡幼善博誦為文操筆立
就登進士第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使劉下民衡不忍以鼓朴
迎合投劾于府拂衣而歸蘇州志二十三年除仙居丞後知溧陽縣專以
誠意化民民莫不敬夏秋二稅以期日榜縣門鄉無吏迹而輸送先他邑
辦因任歷四年獄户未嘗繫一重囚隆興二年金犯淮堧人相驚曰寇深
入矣官沿江者多送其孥衡獨字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安盜蝟起旁境
而溧陽靖晏自如帥江淛轉運使韓元吉等列上治狀詔進一秩尋詔入
為監察御史歷司封郎中樞密院檢詳出知溫婺台三州惟婺嘗治其治
加直秘閣而衡引年乞身懇懇不休上累卻其奏除秘閣修撰致仕上思
其樸忠旋召落致仕除侍御史以老固辭不獲命若同知貢舉會外戚張
說以節度使掌兵柄衡力疏其事謂不當以母后肺腑為人擇官廷爭移
時改除起居郎衡曰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章五上請老愈
力上知不可奪仍以秘撰致仕卜今事中莫濟不書勅翰林周必大不草

制右正言王希呂亦與衡相繼言者同時去國士為四賢詩以紀之衡後
定居崑山結茅別墅杖屨倘徉左右為二蒼頭聚書踰萬卷號曰樂菴卒
年七十九衡自宣和間入辟雍同舍有趙孝孫者洛人也其父實師程頤
家學有源勸衡讀論語曰學非記誦辭章之謂所以學聖賢也不可有絲
毫偽實處方可以言學衡心佩其訓雖博通群書而以論語為根本臨沒
沐浴冠櫛翛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
儒入釋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者歟論見沈作賓下蘇
州府志衡歸崑山圓明墅墅日與門人講解經義娓娓無倦聚書踰萬卷
名其室曰樂菴自號樂菴叟學者稱為樂菴先生淳熙五年卒年七十九
衡宣和間入太學同舍生洛人趙孝孫勸衡熟讀論語且曰學非記誦詞
章所以學聖賢耳不可有絲毫偽孝孫之父頎子實師程叔子衡心佩其
訓故雖博涉群書而以論語為主本講學明道樂於教人自中年後絕欲
清脩唯二蒼頭給事臨沒沐浴冠櫛作手書數十留別親舊仍戒其子使
周恤孤不得飯僧奉佛復問天色何時荅以月明翛然而逝周必大聞
之曰此身平生跌蕩到此乃得力可敬可羨又曰彥平非逃儒入釋者而
臨終超然如此殆聞道乎所著書有易說論語說易義海撮要樂菴文集

總若干卷行於世。餘同本傳 揚州府志李衡字彥平勤學有爲幹登紹興
十五年進士第累遷監察御史遇事敢言無所顧忌乾道中出知婺州召
爲司封員外郎兼司勳郎中出知台州以循良著稱帝嘉之入爲御史樞
密院檢詳謝事除秘閣脩撰致仕起爲御史同知貢舉榜中得士多英傑
時論稱其明允還起居郎無何復出守後卒于家子應祥起宗登進士第
王寧志李衡字彥平本江都人避地居崑山登紹興進士第爲溧陽宰以
德化民四年無犯罪者封章交上召對陳便民十餘事除知溫州未行擢
監察御史出知婺州召拜司封郎中遷檢詳戢引年掛冠築庵園明村自
號樂菴年餘落致仕除侍御史同知貢舉因上疏論張說不當居樞筦遷
起居郎不就知台州又不就後上請老之章時莊治作四賢詩以美之四賢
者周必大莫濟王希呂及衡也衡道學精明且樂於教人初自淮來吳萬
頃先祖實相從遊同居崑山授以莊子一卷寓樂菴時朝夕講說和寒山
拾得詩一冊行書整整皆達理悟性之語蓋衡絕欲斷脩自中年後惟一
蒼頭給事故年幾八十視聽不衰而理性益明一夕作手書數十紙遍別
親友且戒其子毋得隨俗作佛事有樂菴語錄一集行於世和寒山拾得
詩爲頃今藏于家子應祥起宗皆登第孫潛淳祐奏名樂菴先生遺事

先生云吾年未六十已絕欲至七十三歲先妻王氏亡諸子哀號至不忍
聽吾意極亡聊不能解釋私自允曰學道四十年今日憂患反不能排遣
何耶因讀楊子雲見善明用心剛之語乃大喜曰苟用心不剛不免爲境
所轉然不礙我正見吾今胷中固已了然所恨者力未至耳自是日夕窮
究性命死生之理晚年亦覺有進憂樂禍福不復動心矣先生年幾八十
神彩煥然每對賓客議論超偉僕一見之必曰先生精神如此福祿必未
艾先生曰不然吾根本精固精神自然發見如此縱饒明日死今日精神
也只如此未逝前一日其姊入謁之喜曰精神若是亦何慮耶先生笑曰
平生學道正欲凝神以觀化耳翌日捐館先生每見貧困不能爲生者則
與之錢粟又嘗持不殺戒曰此非所以爲仁也但要熟一念耳先生每見
有精於藝術者則慨然曰無乃謬用其心苟移此心而學道何所不至先
生所至受徒教人無他術但以論語朝夕討究能參其一言一句者莫不
有得或曰李先生教學且三十年只是一部論語先生聞之曰此真知我
者太宗欲相趙普或譖之曰普山東學究惟能讀論語耳太宗疑之以告
普普曰臣實不知書但能讀論語佐藝祖定天下才用得半部尚有一半
可以輔陛下太宗釋然卒相之又有一前輩平生蓄一異書雖子弟不得見

及其終發廬以視乃論語一部此書誠不可不讀既讀之又須行之先生
自幼講明道學中年以後絕欲清脩惟二蒼頭侍側奉養極淡薄居南宋
未久以言不得用掛其冠而歸於崑山南六里架屋數間種二畝號樂菴
時往來其間日取六經論語孟子讀之朝暮不少懈嘗語人曰吾讀後世
書耳每坐則焚香酌茗與諸子及門弟談道德性命之學衮衮不休聚書
萬卷圖畫滿室每閱以寓意而已家事悉付之子弟不復關心父子相視
如師友每言吾扶老得官身歷清要竭來此邦且四十年有田可耕有廬
可居年垂八十幸無疾疢分已過矣即死無憾淳熙戊戌夏微覺不喜食
即推匾舟往樂菴一榻脩然絕無人聲時諸弟視旁先生與之言曰脩竹
蒲前對此待盡有何不可每旦入問安否先生曰吾略無所苦遂舉兩臂
示之曰汝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雞矣吾亦待觀化一返時
女兄亦來問疾先生曰某將死老姊無庸憂人之死生如晝夜生處便是
死處死處便是生處若憑地理會得又那得生死語竟即取紙數十幅爲
手簡徧別親舊又以錢米分惠貧者無一遺忘已而作遺訓示諸子曰吾
寓形宇內七十九年蚤雖困於百罹晚僅全於五福死期既至勢不復留
雖一念不生本無去來而四大終歸腐敗瞑目以後當付囑者今具

畫一詞宗輩各仰遵守。一此間土水淺因循不曾辦得直擬慢試圖之
以小爲貴僅能周身足矣其間不置一物雖冠裳亦無用只栽一摺稍背
可也一汝祖父母安厝皆有棺無槨只以磚砌覆之石版足矣七七或百
日內不須選日便埋埋了就家中供養一親識賵贈依例收留弟經錢與
折祭之類一文以上不可受一僧道禮數雖經疏亦不可受若欲靈前持
諷則又大不可但以此示之一應千錢米支收文字在櫥櫃中令歲田產
可便五分分撥以一分抄上周急簿遞年輪一兄弟掌管給施取吾簿上
意旨判石卷中令項樁管置曆收支如成娘之類歲撥數十千以作營運
運之歲月何有不辦如此等孤遺皆當賑卹一吾既往之後歲時祭祀隨
家豐儉由禮可也若齋一負僧念一聲佛非吾子孫此意是真報佛是供
養上士聞之當不復疑中下驚怪非所恤也右六事皆吾治命不得違戾
吾平生性命德道之學治亂安危之策不獨載之空言亦粗見之行事今
既永訣豈容緘默戲說偈曰竿木隨身得自由應緣已畢復何求翛然來
往等孤鴈影落寒潭迹不留書訖且語諸子曰吾本欲便往爲天氣不爽
姑少留以俟月上汝輩候吾死即歛歛已方使家人知不欲死婦人手也
切不可用廣巫課陰陽諸子聞其言遂微泣先生曰吾死汝輩何憾焉用

哭平生與蕑說商甚麼諸子應之曰死生之理固自曉然但父子天屬屬情不能自遏先生曰若是為父子俊哭號罔三十拄杖及夜沐浴遂冠櫛起坐精神自若了無火伸意至二鼓倏然而逝時六月二十三日也諸子恐但化不敢邊哭家人女奴絕未有至者惟諸子及二蒼頭在旁是夕風月清美如陽春高秋天宇湛然萬籟沉寂不類人境識者知先生之逝決非與萬物同盡者先是嘗語監征王琛曰吾何滿子已有明枚處矣豈非先知者耶先生平日劇談道學每語諸公看我臘月三十日好好做商散場聞者憮然至是乃相與歎服右先祖左史祕撰李公語錄昔刊于家塾自後諸父淪亡散失不全近雖登載典刑錄行於世但略而未詳滑再從精鮮鋟梓以廣其傳

李彥穎

宋史列傳李彥穎字秀叔湖州德清人少端重強記覽金犯浙西父挾家人逃避彥穎方十歲追不及歎已迫其後能超丈徑亂派獲濟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主餘杭簿守清泳秦𣸣酒家業為官監利其貲具彥穎爭之泳怒劾吏鍛鍊不得毫髮罪調建德丞吹扶時宰知其才將庭之學官武勸使一見彥穎耻自獻調富陽丞御史周操薦為御史臺主簿金敗盟張浚出師進討上方向浚執政堅主和陳良

翰周操不以為然右正言尹穡附執政薦引同己者轉言和於上前上感之罷督府良翰操相繼黜而穡進殿中遷諫議大夫一日穡以和戰守扣彥穎彥穎曰人所見固不同公既以和議為是曷不明陳於上前以身任之事成功歸於公不成奉身而退若欲享其利而不及其害國事將誰倚穡大怒曰自為諫官前後百餘奏曷嘗及一和字而臺諫有是言自是銜彥穎陰排之改國子博士權吏部郎中以父喪去免喪復為吏部兼皇子恭王府直講權右史兼兵部侍郎經筵張栻講葛覃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激切上意不懌彥穎曰人臣事君豈不能阿諛取容栻所以敢直言正為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上意遽解曰使臣下皆若此人主應無過矣立皇太子兼左諭德首論建置官僚以為詹事於東宮內外無所不當省事須白詹事而後行司馬光論皇太子講讀官有奏疏錄以進上大喜行之皇太子尹臨安兼判官兼中書舍人張說再登樞筦彥穎論說無寸長去年驟躋宥府物議沸騰今此命復出中外駭然臣恐六軍解體人心不服未幾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因言士習委靡不然則繳激宜擇篤實鯁亮者用之升詹事凡上言皇太子尹臨安已久雖欲更習民事然非便宜一意講學他日以言於上者告

太子趣草奏辭尹事三辭乃免兼吏部侍郎權尚書兼侍讀月食淫雨言甲申歲以淫雨求言今十年矣中間非無水旱而不聞求言之詔豈以言多沽激厭之耶比歎敵成風侍從臺諫循慎嘿況其他乎陰沴之興未必不由此時廷臣多以中祀斥去彥穎又言臣下有過宜顯逐之使中外知獲罪之由以為戒今潛毀潛行斥命中出在廷莫測其故將恐陰邪得伸善類喪氣非盛世事也除吏部尚書接送金賀正使還言兩淮兵備城柴及栽減使送浮費甚悉上嘉納焉十二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二年閏九月參知政事金使至上遣王汴諭金使稍變受書舊禮議久不決彥穎曰須於國體無損而事可濟乃善若如去年張子顏之行不但無益時左司諫湯邦彥新進冀俛倖集事自許立節彥穎言邦彥輕脫少謀國他日封使辭上復語及之彥穎欲進說上已動宰相亟引退遂以邦彥為申議國信使且命福建造海船起兩淮民兵赴合肥訓練并詔諸軍防戍備中外騷然彥穎復言兩淮州縣去合肥遠者千餘里近亦二三百里令民戶三丁起其二限三月而罷事未集民先失業矣上作色曰卿欲盡撤邊備耶彥穎曰今不得已令三百里內令家起一丁詣合肥三百里外就州縣訓習增給錢米限一月罷　大獲翌日復執奏從之洎邦彥辱命

而還彥穎論其罪貶新州彥穎居三歲實攝相事內降繳回甚多內侍白劄籍名造器械并撟師降旨發左藏封樁諸庫錢動億萬計彥穎疏歲中經費以進因言虞允文建此庫以備邊故曰封樁陛下方有意恢復苟用之不節徒啓他日妄費失封樁初意上矍然曰卿言是朕失之矣自是絕不支墜馬在告力求去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勤約有惠政徙舉洞霄宮復參知政事病羸艱拜起力辭上曰老者不以筋力為禮丟享禮繁特免卿謝官論其子毆人至死奉祠鑴秩起知婺州禁民屠牛捐屬縣稅十三萬三千緡復知紹興府進資政殿大學士再奉祠進觀文殿學士紹興元年致仕家居凡十載自奉淡約食纔米數合室無姬媵蕭然永日與州縣了不相聞薨年八十一贈少保謚忠文子沐慶元中與一時臺諫排趙汝愚善類一空公論醜之宋周益公大全集李秀叔參政書　某伏承公劄論及鄭康孫事謹悉上既覽奏即令改充閩中路銓此關弄印頗久今茲覲撰蓋重宗工之薦也下致劉充卿雖將家未知能稱職否向蒙諭及歸兌舊次三省尋裁減萬餘緡自有堂帖所以不敢別具俟併允鈞旨又　某竊以孟春之月風作峭寒共惟某官糅野雍容入神交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尸素無補日切汗顏侍拜悠邈更深傾仰仰蘄妙畫具粹以

對越召其文追英甄悚思不忘曲荷謙光時賜書教每一展讀輒樹快攄
日不能自已蓋道德之隆詞翰之盛有以服小人之心者如此非勉強而
然也其恭審以大學士之稱榮使珍館輔臣異數近世罕偕消日而拜綍
綸揩紳莫不欣服尚稽馳慶首每華緘感悚交深尺紙莫究萬一尚已約
照果審體付馬無由往奉杖屨遂想功成名遂燕處晏然起居惟適之安
丕享無窮之樂回視其業猛心為智憂讒畏譏惴惴度日者其賢遠蓋相
萬也因書自敘不覺切怛　發李秀叔參政文　嗚呼惟公學富百家才
高一世躬蘊賢德仕逢盛際禁路政途獻納都俞出相而去掛冠自娛諸
郎最貴衮春押至十年家居五福具備憶在辛卯公郎銓曹聞嘗書予夜
參切切有客至門云參大政名光氏李騤與我榜運主我席反謂我賓交
爭而縮非想非因予笑謂公公豈參枝曾幾何時果與夢合不寧仕宦有
子而賢俱登甲科聞譽相先年踰八十壽俊一捘公遂彼勞時不兩耳推
舊執政再來率迺公還中書予忝差有西樞闕長嘗審公避
上非無意公則有命令公永歸老病不文遣寄蕪觴略叙平生

李蘩

宋史列傳李蘩字清叔崇慶晉原人第進士為隆州判官攝綿
州歲饑出義倉穀貸之而以錢代下戶又聽民以茅秸易米

作粥及楮衣親衣食之活十萬人　年大饑邛蜀彭漢成都盜賊蠭起綿
獨按堵知永康軍移利州提點成都路刑獄兼提舉常平歲凶先事發廩
蠲租所活百七十萬人知興元府安撫利州東路漢中久饑縣外和糴在
州者獨多蘩嘗匹馬行阡陌間訪求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飢者和糴
病之也泣數行下蘩感其言奏免之民大悅行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財
賦軍馬錢糧升郎中淳熙三年廷臣上言四川歲糴軍糧名為和糴實科
糴也詔制置使范成大同蘩相度以聞蘩奏諸州歲糴六十萬石若從官
糴歲約百萬緡如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變科糴為官糴貴賤賦時不使
虧毫忽之價出納賦量勿務收羨撤之羸則軍不乏與民不加賦乃責利
民十一事上之前後凡三年蘩上奏疏者十有三而天子降詔難問者凡
八范如其議民既樂與官為市遠邇謹趕軍餉坐給而田里免科糴始知
有生之樂會歲大稔米價頓賤父老以為三十年所無梁洋閒繪蘩像祠
之范成大釋疏言關外麥熟倍於常年實由罷糴民力稍紓得以盡於農
畝孝宗覽之曰免和糴一年田間和氣若此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擢蘩
守太府少卿范成大召見孝宗首問糴事可久行否成大奏李蘩以身任
此事臣以身保李蘩孝宗大悅曰是大不可待李蘩也上意方嚮用而蘩

亦欲奏蠲鹽酒和買之弊以盡滌民害會有疾卒詔以蘩能官致仕恩外
持與遺表澤一人除官前此所未有初蘩寓眉山校成都漕試念吳氏世
擘兵柄必稔蜀亂發策云久假人以兵柄未有不為患者以武宣之明不
能銷大臣握兵之禍以憲武之烈不能收藩鎮握兵之權危劉氏蹶唐室
鮮不由此吳挺以為怨後蘩總餉事挺繆奏軍食猶急孝宗以問蘩蘩賦
其樸以進挺之安遂窮踰三十年吳曦竟以蜀叛安丙既誅曦每語人云
吾等其頭顱耳孰知李公先見者乎蘩講學臨政皆有源委所著書十
八種有桃溪集一百卷論曰余瑞禮平時論議剴正及為相受制於韓侂
胄雖有志扶植善類而不得以直遂頗不免君子之論若李壁丘崈皆詠
侂胄以輕兵啓釁之失及其決意用師命業適草詔不從而丘獨當爭馬
何其所見後先殊途哉附會之罪壁固無以逃於公論矣倪思直辭劇主
又羹騎權臣三黜不變其風槩有可尚焉李蘩所至能舉荒政觸苛賦亦
庶幾古所謂惠人也元一統志李蘩字清叔宋淳熙中為四川總領舊制
軍糧六十萬以等第均科名曰和糴空實強取已五十餘年民甚苦之淳
熙四年蘩欲官自為糴增糴本錢百餘萬緡通融排斡不傷經費而用度
足黃裳作能糴行以誌空事　志云淳熙四年李蘩奏罷已官自置

場不驅催不取贏民自樂量日　日大歡悅宋魏鶴山大全集朝奉大
夫太府卿四川總領財賦累贈通奉大夫李公墓誌　自中興多故帥不
辭甲者十有四年指權宜一切之征為經常不易之費百年間士大夫由
之不知視為當然知之矣又從而旁緣吮剝詭取陰奪者比皆無以議為
武知恤之莫知所以救者什嘗四五知救之而不能處終知敝不永厥德
什亦二三式毋問弗克惟既厥心寬一分則有一分之益此什不一焉若
夫受任之臣以是心求之憂民之君以是心應之未嘗有精神會聚之素
而問辨逆後如父詔子如友疑師誨誠意實德燗然簡冊則信所謂千載
一合此合以天也淳熙三年七月辛未廷臣上疏曰臣切見四川總領財
賦所歲支軍糧為石百五十有餘萬營田租稅與貿易利州諸處夏秋稅
斛者凡十九萬其百三十萬水運七十和糴六十量產之薄厚而制其數
為名曰和糴實科糴也上三等戶饒於貲用自輸自請雖少損猶可支下
二等戶勢必付之攬納之家本錢既不可請姑遣貴可耳請下總領所關
四五等所科之數而官自收糴或止增水運以補元數詔范成大同李蘩
疾速相度聞奏時范公制置四川李公已被命總餉尚留漢中也李公奏
謂令九州和糴以二十四萬石敷上三等戶三十六萬石敷下二等戶若

官司自糴下戶之所糴者而加之水運則增費二百八十八萬緡此何從
出使臣到官詢究乃議施行願假數月之期永除五十年之病或未知君
之信否而慨然以是自任矣追領餉事即上疏略曰六十萬石米若從官
糴石增一千多至四千歲約百萬緡第總領所財賦已經宣撫使虞允文
數實歲入有常未易增費臣為陛下竭誠竭慮但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
不須朝廷降度僧牒不用宣司樁積錢不動總所歲計自可變科糴為官
糴貴賤視時不斷毫忽之價出納視量不取圭撮之贏使軍不乏食民不
加賦敢徵其大者十一條以獻一謂自古軍糧必隨地產今利閬興洋與
關外四州米麥之產多寡不侔今當隨土之宜以充軍食二請州縣分掌
糴本官使欺移用者以三尺從事三請措置糴買官得自擧辟曰五負四
請依已出命先收頭子勘合錢五請通判知縣以糴買能否議賞罰六許
民戶責粮準納賦役七請聽臣不時委官往州縣盤量八請欲於上戶勸
糴令民自量自槩自輸之倉以防多取之弊九請官糴斷可久行遇有調
發或未免暫科事已而後敢先事而言十請仍舊以元價和買利路諸州
稅絹十一請總領所與宣撫司平牒往來其職事諸司不得與領專責任
以塞浮論詔以六條聞公則公戈　共詳度至是孝廟猶未以制蜀公
也公奏此臣所總財計制司　知又盡一以聞詔問未見比民間
和糴有無增價公奏天時有豐凶物價有貴賤隨宜損益難以豫計詔問
若增本錢約度幾何歲於何處樁公又奏不可豫計且如閬州以高價糴
商米而關外小價科民粮裕此商而困彼農行之三四十年不知通變臣
令於關外隨宜收糴比來視事已減本錢近十萬緡而糴買通快利閬州
米價臣亦隨宜高下使之適中減省亦十餘萬而米商源源不絕每事如
此則歲幹百餘萬為甚難詔問不通水運州軍無人販般去處合就甚處
糴買如何般運公奏請如關外四州每歲共糴粮十三萬餘石有水運及
商販則價直稍下無運無販則增陸費今二十三倉已糴十八萬石矣皆
無般運之勞詔問八戶自量自槩自輸之倉寧無欺弊公奏雖未保無弊
與其官自量槩而肆其虐取也詔問以米麥隨宜雜支及令民戶以稅役
準納粮米有無未便公奏謂已移文范成大見謂可行時范公惑於浮言
謂公奏先上則同共詳度之命無可施行公遍露底裏以告于范父之范
亦含然信服遂名僕命卒無以易公也繼又詔四川和糴且照年例施行
不得輕易更改止將其間敝事革去別聽朝廷指揮至是則孝廟之疑猶
未釋也公又三請朝廷不能奪詔淳熙四年分權免一年明年再請又詔

免一年蓋廷臣始為下二等請而公併蠲五等至六十萬石且始言費二
百餘萬暨領事究實則費半之故上下疑信久而未決時度支郎中周公
嗣武被命與公計度蜀賦公請併付嗣武審覈嗣武尋亦是公獨請遣官
勸糴及民賦準粮通判知縣以能否殿最磨勘是三者未使詔又下公公
曰大者已行則小者姑可置惟糴買官請五得三必圖以請上又從之蓋
自淳熙三年之秋九月迄五年三月僅一年有半而奏聞凡十有三上尚
書一與同列往返七豈封下尚書可其奏八訖如初議究底蘊嗚呼其
難哉習坎有孚維心亨彖釋之曰維心亨以剛中也以孝廟之聖主於上
范公之賢議於下猶以浮言異論始疑終信非公剛實在其中其能行尚
而往功乎民既樂與官為市十車擔負千里不絕會歲大稔父老以為三
十年米價不若是之賤梁洋間繪象祠公飲食必祝縉紳大夫士采民謠
以獻無慮數百篇而資政殿學士黃公裳所賦漢中行罷糴行二章尤為
卓絕四年五月丙午宰執進呈范成大奏關外麥熟倍於常年蓋由去歲
罷糴一年民力稍紓得以從事耕作上曰免和糴一年民間便已如此乃
知民力不可以重困也王淮等奏云去歲止免關外今從李蘩之請盡免
蜀口和糴為惠尤廣乃自舍卭　少卿及范公召還上首問可保其
久行否范曰蘩以身任此事　蘩上大悅曰是大不可得李蘩也
其後如鹽如酒及和買布公方欲次　第奏蠲以盡除民害會以疾告老而
卒詔諸措置和糴能寬民力特與一　次恩澤一人洪惟孝宗皇帝在位二
十八年動遵憲法裁抑恩賞上自中宮以及妃嬪戚里宗室內侍潛邸雖
親暱當得之恩皆從減損至於遺表恩澤之法雖寺監長貳亦復削去今
於公乃無所吝若此某生未及月而公卒及長從父兄習聞公行治又與
父兄皆獲交于公之子璪瑞嘗以公罷糴本末俾識篇端未幾又以書來
曰先大人之葬既五十年而未之銘雖墓之有銘非古也而舍是無以久
其傳子為我書之按狀則仁言善政有不可勝紀而大要則誠求故中剛
中故事乃攈其要者而誌之曰公字清叔系出趙郡趙郡始於秦司徒臺
臺生璣璣生牧牧相趙國家焉牧之孫曰左車左車之曾孫曰東從朝州
東之六世孫就徙江夏東之七世孫頎徙南鄭頎生邰邰生國皆濮三公
縣是李氏為蜀望曾大父平大父諱贈承事郎父馭以公陞朝贈朝奉郎
母金氏贈太宜人承事生二子朝奉為次姿有志節嘗游泰客大梁浮淮
泗江浙道荆楚所交皆一時名流晚益貧公未冠以詞賦再擧于鄉尋以
春秋首選擢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授左迪功郎邛州安仁縣主簿石泉軍

教授用為者改左宣教郎丁母憂服除知眉山縣簽書隆州軍事判官轉運司檄兼權通判彭州制置司檄兼權綿州及辟州事會通判闕又攝事改攝通判邛州權發遣永康軍利州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差充四川類省試院考試官權本路轉運司事權主管四川茶馬知興元府主管利州東路安撫司公事除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粮陞郎中除太府少卿還卿未受命致其仕積官至朝奉大夫以長子璟陞朝贈朝請大夫以仲子璘累贈至通議大夫始仕安仁會朝廷行經界法命鄰克使蜀公受檄行視諸邑區劃平允人已說公器識石泉學校不葺公白郡廣贍養之田請于朝增為送之目眉山號不易治曰此不可以力操也其為科條能使百姓知孝悌忠信故自爰重而恥犯法州米虛額而取之斛斛無從出州以常賦慇期吉于制置司皆毋敢自白公力陳虛額之弊帥府是之不復詰又嘗奏記制置使汪公應辰其略曰今劍北諸州千里蕭然久而不恤必為盜賊往年有納粟度僧與夫田契等錢詔別貯于餉所不下數千萬令捐其什二三凡調夫之地皆除枕一年數州之民庶其少瘳乎四路故輸絹于利沔大安諸郡凡費六千而關外諸軍得絹僅當半直公白制置使盡令民各輸正色告之　而過五十而給軍亦如之軍民必

謂兩使時頭子勘合錢皆增耳　于諸司大略謂頭子錢昔者貫取五錢其後累增至四十三近又創增十三勘合錢昔者一鈔及石貫匹兩取三十錢近又貫取二十今以萬緡為率分為千鈔頭子加百三十緡勘合加二百緡西蜀之廣一歲之中錢之出入不知其幾也以萬緡計之每一出入輒取三百三十緡四川錢物共以五千萬緡計則是二者當得百六十五萬矣朝廷勤卹民隱下有司除去虛額以三百萬緡對減除放詔令數下丁寧懇惻二年于茲有司商確僅有成議夫以三百萬緡分為數年對減虛額是每年所放不滿百萬其艱澀如是議者乃復設術陰取元年添頭子二年添勘合一歲之中比所減虛額之數不知幾倍而人莫之悟為此說者盜臣之不如也公不惟職思其憂蓋以斯民休戚自任於此數事亦可略見攝通判彭州機閱月償宿逋五萬緡有奇彭之民既輸米于州石五千又移輸威茂州石不下十二三千乾道二年總餉者僕夫移四千九百餘石以餉綿州之屯石亦十千公言之制置使謂彭民安能勝此三役縣是期會稍寬暨公總蜀賦乃為奏請蠲左綿之輸公在綿會歲侵請于諸司檢放振卹諸司不能奪聽免四五等戶而期會滋慈公謂常平免役令義倉穀專充賑給不得他用遇災傷給散行訖聞奏公乃如令

減價出糶以價錢貸下戶仍代輸秋稅庶勿誤贍軍具奏且行又聽民以茅秸易米備撤溢諸衣親衣食之所活十萬人時總領所猶取糴於綿公力陳不可又為盡捐糴之數餉使行之米價順平議者始以好名譏之逮明年歲在戊子邛蜀彭漢及成都間盜賊蠭起而綿獨按堵然後知公之見遠矣邛亂未弭宣撫司令詰盜故公謂始於諸縣租稅趣辦大額初以八十萬緡為額其後至起九十七八萬故民窮盜起不謀同時議者不過發廩勸分然義倉二萬餘石為軍儲之外僅六千餘戶六縣之口二十萬計其何以給之況民產業薄雖勸分貸種所出無幾此必上司於糴本實額內除十四五萬以免借稅之害於折估實額內除六七萬以免郡錢之害則百姓樂生雖驅之不為盜又論邛之患三一曰州所欠總領所十萬緡屢新以償舊其患無窮二曰豫借民稅多至十萬三曰今歲終尚負十餘萬則八十萬之額且不能趣此非假以數萬而責其後償不可也凡皆利病之至切者邛之蒲江鹽井歲欠百三十餘萬往者都轉運司椎之以制供用課有定入民不知也自郡守增歲課歸井于州以資少府私用而民始病公併請于宣撫司更法平賈亦省刑息盜之一端也厥後公總蜀賦建言罷其事日輸不過六　六十斤價十有四千凡賦鹽十萬

八千餘斤為緡錢七萬五千有　興隆簡無異總所自椎州不與焉公之勇於為善類此永康之民出入鹽崖關者有征公為之弛禁三百萬錢而小家負課者又蠲萬八千緡有奇兩縣力役之征北旁近郡為科公又斥郡帑之餘為代民輸凡五萬緡會威州蕃部寇邊公遣戍增餉凡半載而民不知役制置晁公上其勞詔遷左承議郎宣撫使秦政王公上其最詔又遷左朝散郎乾道末歲凶民飢公以刑獄使者領常平先事發廩又下令蠲主客戶稅租各十之三所活至百七十萬人況黎青羌吐蕃首領奴兒結等鈔邊數百里剽殘公麾九折坂戶諭而人撫之貸米粟千五百石有奇耕牛犁鋤之屬萬四千有奇丞相葉公共嘗欲以権酤罰之民公謂請毋以他以成都言之日罰酒二十緡歲七十餘萬計三年抵產必二百十萬其誰能辦此曩歲聽民請買一道之廣僅有縣鎮六十餘所應令而縣此蕩產亡身者十五六此與東南酒坊不可槩論也萬戶酒之說則習俗各異如成都十縣歲為酒息八十三萬緡若散在民間其為害甚於官椎也識者韙之公攝茶馬司日認吳挺援舉買馬且俾歲市七百疋公奏使歲七百而止須爭先拔尤有坊茶馬司歲額況旁緣增多不止是耶請為罷認挺所買之數發往興州奏三上不報又條奏七害大略謂乾

道三年以前吳璘以買馬奪御前三衙歲額致提舉茶馬官續嚴張德遠
皆以罪罷虞允文爲之禁止而後軍實僅足今而命提其弊僕見況兩司
椀買馬直必增外驕尾矣內耗國用又諸軍青草錢乃馬軍資以自贍十
年間託買馬以拘收而實奪之雖有首給還久未施行也三邊各有大屯
而興州一軍獨聽買馬使皆援此爲詞從之興抑拒之興諸軍必並緣私
販宣撫司必禁止此必關二司之隙況璘護送馬蓄谷以防抄掠今提
乃抽索吏人須知此必各有行移互相牽制臣反覆思惟無一而可是時
吳氏雖兵再世公亦欲假是分提之權非但爲馬政請也漢中久旱公叅
夜孜孜凡以請禱祈恤者靡微不盡是時錫外九州和糴興元爲多又以
馬運所縣駑秫不貲公嘗匹馬行阡陌間密訪民病有媼進而言曰民所
以飢和糴之病也泣數行下公益加感歎乃奏夏料宣司糧皆糴而秋料
宣司粮大軍粮以火傷關總領所貳教見貳侍糴糴既不及民大悅公於
是已有意於九州罷糴之請矣綿州之屯歲於彭漢綿石來省計截糴二
萬餘石而彭之勞費倍之且綿之米價石五千而遠輸者反不下十餘千
公請差官就綿糴買以寬民力范公成大嘗奏興洋等州義士并金州保
勝軍關外四州忠勇軍皆與兵名蓋陝西弓箭手法非調發不

得差使令興元府都統司欲以烽利州東路安撫司欲以義士把
關非法也已做陝西舊制脩成專法詔從其請公奏謂成西和皆要邊而
文州諸羌反側未定今既難以爲合禁軍差替鄉兵都統司又不肯差屯
駐軍今守關看烽義士忠勇軍又礙近育如此則拘違法之徼文成撤備
之大禍又關外忠勇軍并弓箭手等給地免稅之人與興洋義士不同始
因宣撫使張俊吳玠等措置馬步軍二千餘人已經數十年軍額見存如
一家三丁一丁爲軍二丁爲農或耕或戰各不相妨諸軍自備甲馬各有
部曲並如正軍自乾道以後宣撫司始令依義士專法然猶在砦屯駐在
州教閱或一月一替或半月一替未至全年放散今制置司僅於農隙教
閱五十日或五十年訓練之卒而一朝縱之經年不教則事藝退墮與義
士無異此臣之所甚惜也以臣愚見興洋等州義士并金州保勝軍未嘗
差使自當依制置司所引專法施行而四州忠勇軍弓箭手及興利義士
文州忠勝軍守關看烽番上教閱請仍依久例惟中嚴私役之禁可耳公
之不爲苟同又類此而於兵民之事横尤切切致意焉先是公宰眉山且
較都轉運司進士國策問極言久假兵柄之患忌者或持以示提提蓄憤
久矣至是濫忿暨公領餉事提移奏謂軍食陳腐龍勁米霖黑孝廟內批

允再賜公公奏此土實不同也乃各械樣進呈上大悅曰李繁曉了如此
於是提之妄竊矣未三十年而曦以蜀叛士蓋服公之先見公講學臨政
皆探源尋流取法前古讀書有春秋至當集春秋撒闡春秋集解又採摭
群書自春秋迄戰國時事比年月而紀之曰戰國新書又有通鑑漢唐詳
節漢唐事類三國捷徑南北精華其爲文則有騷壇武備有志荃集有藴
露碎珠有韓退之書基式有經語提要其臨政有理財要術荒政錄樣示
鼓舜集經總條畫臺備錄西憲雜記推收其山南雜記胖闖備錄總所財
賦源流總司雜記奏免和糴錄自經史子集無不單思研精寘抄夜誦自
號桃溪先生大曰桃溪集一百卷今藏于家公歷仕三十年所交皆當世
名人傑士而平生受知如葉公某汪公應辰凡公公邀公武王公炎王公
之望查公籥宋公似孫范公仲恺薦進人材如宋公若水楊公大全李公
舜臣楊公甲韓公炳黃公棠范公孫馬公覺呂公商隱張公予震王公咨
貴公士戣其後各有以自見于時類省試主文所得進士如貴公士寅安
公丙劉公甲陳公咸李公興宗游公仲鴻自餘不可悉數公事母太宜人
以孝謹稱母得風痺之疾扶侍者鍼侵膚公以身嘗之而志其苦至於
兄弟患難相救有無相通條兄江西刑獄使者芝望臨一時講

論賡酬弟兄自爲知己公少人以仲子陞朝贈碩人四子重祖
文老皆早卒璟用薦者改宣教郎以通直郎致仕瑞朝奉大夫知潼州
女一人適朝散大夫前知成州羅仲甲孫男四人寬民承直郎簽書資州
判官澤民將仕郎安民覺民孫女七人外孫男女五人年六十有一卒於
淳熙四年閏六月壬辰葬以六年二月甲子墓在晉原縣鶴鳴鄉思里
甲山之原銘曰天生斯民后王所司小大相維是保是師是心之存則善
推其所爲民我知覺民誰溺飢斯涓弗存秦越瘠肥舍是非之公權利害
之私匪畫於浮議則沮於不見知烈烈李公惟義是比之死靡移上孚君
心內格衆允外銷群疑嗚呼誠可以
動天地貫金石判一氣而同體者乎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二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五十八　四濟

禮　文三

歐陽守道巽齋集禮論　論曰。道無所倚。有所踐。有所倚。則天下莫之稽。無所踐。則天下莫之居。莫之稽。道之潰也。莫之居。道之棄也。聖人以道而寄於經以悟於後。乃至於潰與棄。潰則道不神。棄則道不行。道不神且不行。則經之者無乃虛其所以寄。而杜其所以悟哉。夫作經首於易。而後道不潰。繼易以禮。而後道不棄。聖人之慮微矣。蓋天人之理。性命之源。仁義道德。言凶悔吝。紛然畫於卦。而形於象。卦之中又有卦。而象之外有象焉。此所以為無所倚也。無所倚則無所窮。無所窮者。極天下之人各入其入。隨至其至也。是以天下仰其神而稽焉。雖然。道則神矣。不潰矣。天下於焉而稽之矣。然天下之人。聖不數也。賢亦不數也。而愚不肖則不殊也。聖人之經。為聖賢而作也。不為愚不肖而作也。則有易已多矣。否也。則以不殊之愚不肖。而舉責之以不數之聖賢。是卻天下之進於聖賢。而坠天下之心。使安於愚不肖也。是故聖人本之以不倚而進之以可踐。禮也者。所以示天下之可踐也。圓不以規。方不以矩。運斤而成風。惟匠石可也。欲舉天下之工而皆匠石也。皆不規不矩也。則天下之工。有棄其斤斧而去耳。何則。無所可踐也。易者。聖人成風之斤也。禮者。聖人規矩之器也。匠石不以匠石而廢規矩。故無匠石而有匠石。聖人不以聖人而廢禮法。故無聖人而有聖人。蓋道所可踐而後天下有所可居。易之言曰。神無方也。易無體也。彼且無方。則不可以方求。彼且無體。則不可以體求。則不可以方求。則執其方者出乎方者也。不可以體見。則得其體者遺乎體者也。欲天下之人。皆出乎方執其方。遺乎體得其體。嗚呼。難哉。是故有禮焉。如是而君臣父子。如是而冠昏喪祭。如是而交際辭受。如是而出處進退。嚴乎洒掃之末。以達乎精義入神。動容周旋之頃。而禮皆至焉。其義粲然。然無所不可知。而其地畫然有所必可踐。愚不肖者孰不可以勉而踐。踐而居哉。有可踐。則天下得以不置其足於道之外。有可居。則天下得以置其身於道之內。使天下之人置其身於道之內。而不置其足於道之外。相敬相愛。相安相養。以至于今。禮之教也。而老子曰。夫道德仁義而後禮。又曰。禮者忠信之薄。嗟乎。去禮以求忠信。是去象而求象者之智也。且禮亡。則道德仁義其猶有存歟。嘗觀老

子之徒有問乎晦者。為行避影而後逃。而晦未輕舍也。已則一日不可無師弟子之禮。而天下獨可一日無君臣父子之禮耶。人有一朝三飯於齋而教其鄰以辟殺之方者。此可信也哉。晦是已。

禮論　李宮教集禮論　人生不能無羣。羣不能無爭。人之初。倥侗顓蒙。而無知越焉。物役而機生。情動而本遂。雷霜風雨雷電暴其外。於是知巢穴。捷草木。衣皮革。飢渴乳壯之欲攻其內。於是知噬齧獸咀果實。是故有得失之殊塗。有好惡之異尚。有有餘不足之異致。其有不得所欲。則攀奪隨之。交焉而爭。爭焉而鬭。鬭利者勝。屈刑者決。然後有一人焉。出而治之。謂天下之民之爭。求以止之。必有痛之斯畏焉。於是加之鞭朴以苦撻其肌膚。施之刀鋸以殘割其形體。而名之曰刑。然其爭又有大焉者。力大者持勢。強者執。使眾者奪牖吁踊躍草野塗血。則向之痛之者不足恃也。必有舟之斯服焉。於是為之師旅什伍之法。為之旌旗鐘鼓之用。為之干戈介胄弧矢矛戟之械。為之熊羆貔貅貙虎之威。而名之曰兵。息爭之小以刑。息爭之大以兵。然人之爭心無時可已也。人之爭心無時而可已。聖人作曰。吾有兵與刑。嘗嘗乎日為殺人之事可乎。不可也。故有徽術焉。就其起居動作之間。剗為之法。委曲而節文。名之曰禮。人有貴賤。不知貴賤之等。聖人則設為朝聘位序之嚴。車服采色之別。使之有等而不敢相越。人有長幼。不知長幼之序。聖人則立為射鄉飲食之節。揖相紹介之儀。使之有序而不敢以相亂。人有男女。不知男女之別。聖人則嚴之以妹娣之嫌。重之以幣帛之贄。使之有別而不敢以相狎。禮之制行於天下。天下之人乃始日循循然來歸於名分之內。常有所礙而不得肆其欲。故其於息爭也。有甚於兵刑之防之焉。周之衰二百餘年。諸侯迭霸。非不盛且大。然睥睨周鼎。縮手不敢取。方且歃血會盟以尊周室。周非有兵與刑以制之也。禮存焉也。嗚呼。聖人息爭之道。至於禮而極矣。或曰禮本於太一。謂出於兵刑之後。何也。曰太乙禮之本也。從而表飾之使著於世。聖人也。易之有需。需飲食之道。爭所由起也。故以訟。訟而不能止。故以師。師之與訟。能比而畜之不能有所辨。故辨上下定民志。終歸於履而後已。此聖人意也。刑兵與禮之序也。曾子得

齋集禮論　曰道。譬則人也。人之生也。有形斯有氣。有氣斯有噓吸。有氣斯有色。有色斯有慘舒。有形而無氣者。偶人也。欲試偶人。則噓吸已不能矣。而況夫慘舒乎。也有人似偶而非偶。兀然坐於深山。不飲不食。無慘無舒。其即之也。與不即之也。皆自若也。則是浮屠氏之定也。嗟夫。舒慘之不可絶固也。借曰可祇亦自私之計。非大通之道也。天地之氣。華浮屠氏然

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萬物何資焉天地之氣噓萬物資始吸萬物資終終始則有所資矣而其噓吸之盡而見諸外者東南則爲青爲赤西北則爲白爲黑離乎黑入乎青則爲舒離乎赤入乎白則爲慘此何爲者也曰天地之氣非能爲色也而不能不爲色也天地不能絕舒慘已浮屠氏獨能天地之所不能也歟聖人之道天地之氣也易也書也詩也春秋也則氣之噓吸也噓吸之氣運諸冥冥冥冥之中則固有無色之色存焉而人莫之見也夫人之情信於其所見疑於其所不見天下或曰聖人熒惑我也或曰誰謂聖人然二者爭而不已則併舉其不爭者求觀於吾道而質其疑以決其爭而吾道米無可觀者以權則四經之作幾何不與凡然坐於深山者類耶則天下皆曰聖人熒惑我也吾之作經將以信天下而天下皆以爲熒惑我聖人之心則不安於是有禮焉聖人之作禮也曰非我也禮起於夫婦夫婦起於天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其爲禮之本歟天地之噓吸爲陰陽上降下騰陰陽之感也吾道之噓吸爲仁義易書詩春秋禮仁義之感也子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則是仁義之謂也相感之中既有無體之禮存焉則亦足矣而又必也特經則無乃贅乎曰天地能以其相感者生萬物而不能以其相感者麗萬物於是以其運諸冥冥者盡

而爲青爲赤爲白爲黑者以信萬物之目聖人之作經則亦輔天地之自然而已矣安得作事其感者而不事其麗者然則禮也者其道之麗也歟天地之所以麗萬物者有慘舒吾道之所以麗萬物者有損益損益之變慘舒之爲也慘舒之變噓吸之盡也君子曰禮損益而已矣益之爲三皇益之又益爲五帝則是天地之噓者盡之爲舒者也損之爲三王損之又損爲五霸則是天地之吸者盡而爲慘者也舒之初爲未純慘之末爲已甚堯揖舜而前曰吾予爾天下舜揖而辭曰朕德弗嗣爲之於舜也亦然而商之於夏周之於商也不然嗟夫堯舜禹舉天下後世以揖與揖而商之於夏也尚然今也商既自去其所以卑之者而卑之以其非所以卑之者則周之於商也無怪也孔子不曰夏因於虞禮所損益可知也而曰商周因於夏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則是舒慘之別也又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則是又一慘一舒之迭相往來而無窮也吁亦微哉商因於夏禮孔子不忍言也周因於商禮孔子尤不忍言也其或繼周者則又有大不忍言者不忍言而言斯其所以爲是微歟斷曰陰陽之氣噓吸於四時而舒慘之色與之相始終仁義之氣噓吸於四經然則禮也者蓋與四經相始終歟華鎮雲溪居士集論禮　六經雖非完書僅存者尚或過半惟

禮樂之蕩靡有孑遺然考求餘經稽合傳記典制之名數述作之微意雖其書不傳可得而言已試粗論之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商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徵成也言而無成則疑疑者聖人之所闕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當是時杞宋二邦典刑與老成人皆喪矣故無得而成焉至周則不然有司所傳逮王之事舊法未失鄒魯之士搢紳先生能言其意故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其不賢者識其小者禮法之未備尚矣始於伏羲而成於堯堯授舜舜授禹三聖相授而守一道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周之以忠忠者誠也猶未離內也商人繼之周之以質質朴也則既有形矣然而未備也周公承二代之後述文武之事或損或益兼修其法而周之以文故禮經三百威儀三千事爲之制物爲之容制致其詳容致其美故朱干玉戚黃流圭瓚以爲器而後世不可以加焉禮者文也夫則聖人之所取也故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由是言之經之所書蓋周禮也周官大宗伯之職曰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謂之五禮五禮修則庶事備矣故其名數之大者止於此也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唐虞之時

其制已定矣非特至於成周而後爲然也天下事物殆無外於此矣國事之大惟祀與戎人倫之重始於冠昏慎終者德之厚禮賓者政之備聖人有吉禮以事天地而社稷宗廟山林川澤百物咸秩有凶禮以哀死亡而凶禮稱災圍敗寇亂則加之以荒弔禬恤之意有賓禮以親邦國而春夏秋冬則異之以朝覲會同之文有軍禮以同邦國而封均田役則文之以簡恤任合之節有嘉禮以成男女而宗族兄弟故舊朋友四方之賓客列國之諸侯則親之以飲食賓射饗燕脤膰賀慶之恩若然者閨門之內鄉黨之間朝廷之上邦國之遠鬼神之幽民物之微師田行役凶荒禮食其不有禮而天下之事物舉矣後世雖有述作何以加於此哉此聖人之所以智也嗚呼道民者不可一日而無禮然而禮之籍不傳也久矣爲之奈何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君子本孝弟以爲仁義而因事之宜以制節因物之質而文之節文備而明聖之事盡矣危顏王府禮樂本於至誠兄上先王之爲天下禮行而天下無遺俗樂作而萬物無邪心無遺俗故恭遜孝弟行於戶大戶婦之愚無邪心故蕃阜和樂至於昆蟲草木之細至於如此而後天下大治純被而無有可闕矣先王之爲是禮樂者豈與後世異哉其本乎刑名見夫度

數者與之有司者之文字雖歷千百年可考也舜之大韶周之象猶能奏也三代之車服宿儒老師猶能說也後世之君易書不舉先王之禮樂以施之宗廟朝廷哉然而先王用之能治寓意於跡跡修而意行示教於物物陳而教達後世之君能用之而不能化能舉之而不能治迹修矣而人不化其意物陳矣而下不諭其教是何說也誠與不誠異也先王之為禮樂豈以為備故事修文物而已哉其心之於禮樂既以誠之矣操至誠無間之心於內則其動於外也心之所存必能發之於器器之所示必能致之於物故人望其齋恭肅之容而無慢心聞其和豫雅正之音而無邪氣夫豈特容與聲之所能為哉其誠之所動物雖欲不感不可得也故物之誠誠不能逃也主誠於此物遺而不化者非物之罪也是其中必有不足者矣宗廟之間不恭而肅墟墓之間不哭而哀堯舜之政不令而從以夫在此者不默故也後世之為禮樂既以判然為兩矣舉是物曰此為禮也奏是音曰此為樂也心之所存不在器器之所作非其誠故禮樂之動也如偶人焉有其形而無其神如象龍焉有其似而無其感內無至誠無間之心而特備禮樂之聲容何以異操偶人象龍以求人之畏之也故三代之亡歷數千百年而禮樂之效卒不如先王之時者豈其刑名度數不足

之罪哉所以行之者其誠與昔之人異矣而衆世之士方且區區綴緝先王之遺文補全經師之故說掩卷長息而傷禮樂之不明嗚呼是亦惑矣心誠恭歟酌水而獻之見者不敢慢矣先王之禮其在後世者未少也心誠正歟操弦而鼓之聽者肅然矣先王之樂其在後世尚多也故不取之心而求之物欲望禮樂如先王之時何可得哉至誠為上漢之威儀足以起人之思唐子思漢時儀注大抵率意制造不應古誼者十至八九其文采法度略矣然而天下之人見即喜不見即悲中更王氏之亂廢棄不用者十餘年光武入洛東都之民始見司隸僚屬僅喜踴躍父老或至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自是天下翕然歸之相與出力鋤去禍難以成中興之業而復其宗廟社稷蓋又二百餘年雖漢之所以復興者不專在是然亦不可謂無助也且漢官威儀非若三代之盛叔孫所為非有周公之學術智識也雜以秦制非復聖人之法也而遺民見之如盲者復視廢者復起如流浪積歲而反其故鄉其父子兄弟感慨之極至於咨嗟流涕其得民心如此此何理耶方是之時以三代車服示之吾知其民不復注矣何者漢之為漢十世於此矣民知有劉氏而已夫救天下於戰國秦項水火之中而措之於安全逸樂之地不數十年海內無事斯民得以養

生得以送死得以事其父母而長育其子孫漢之力也三代遠矣何有於我哉由是觀之古者帝王之興其正朔服色自為一王法而不慕前朝其姓已陳之迹其用意深矣由是觀之國家舊物宜使斯民常見而熟識之以習其耳目而係其心自非不得已者不宜輕有改易變置以自絕於民也亦灼然矣舟舊協裴守真徇君意以為禮兄乒先王之禮不明於世自以廢壞遂至滅亡者其初未始不自於諛夫盜儒苟欲媚世主之私而不務行先王之意而偷從今世之使也先王以至誠仁義之心誠意禮樂之隆齋明盛服如臨師保父母之嚴一有不中出咎從之而後世之汙君習於安樂驕傲者魅而為之其欲合而從我也固已不勝其怠而諛夫盜儒又從而為之解說旁引曲取既使之便其私意而又曰自義理之所安嗚呼先王之禮何從而興乎秦併六國與禮畫滅高祖撥天下之亂廢幾其有興矣而叔孫通阿其意不能尊其所聞而行之乃為是苟且滅裂之具而漢禮終以不明則起於叔孫通之徇其君余請裴守真傳守真善容與為太常博士當時謂才稱官至論射牲禮曰古者天子自射牲漢遣侍中令天子奠玉酌獻而已可也古今異宜不必射牲破陣慶善一舞入天子為起守真言古無天子立觀舞者請從古夫射牲古也勞而今也佚

則從今立觀舞今也勞而古也佚則從古守真非能法古特從其佚使使人主使之而已夫先王之禮惟恐其好使而無制者而後為是曲折制度之嚴也使有司之禮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嗚呼自秦漢以來天子之車服金珠翠羽婦人之服奇文巧畫房闥之玩仙靈鬼怪可駭之物雕章纖麗戎狄之用皆有之矣推其禍本亂原未有不起於好使安者為之也足寸兵掄聖人制人倫之禮來城聖人之始制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為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陵也於是為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贄心非不相信也而出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為安飲食以為養此足以為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為朝夕問省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為歡而異宮以為別合食之為樂而異膳以為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褻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為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為妾畫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為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為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游之樂而嚴其射饗飲食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倚擯

相之詔禮曰非不能言也而待紹介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
禍莫大於苟可以爲而止則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瀆夫婦之相離朋友
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爲之飾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苟錯諸地而
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謂迂闊
也物不可以苟合故禮若猶人而實不可易未知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
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併觀之於其末則以爲聖人有所勉强力
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爲若强人者何則人情莫不
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爲禮人情莫
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畢遜退抑以爲禮用器
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衮冕之爲貴衰欲其速已而伸之
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禮之所以爲强人而觀之於末者之過
也盍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爲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即
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裎而不顧苟
爲裸裎而不顧則吾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
病之也苟爲病是則其勢將必至於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之則是磬折而
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裎之間而已也中庸論中聖人以禮防民未竟昔者

生民之初聖人惡其無别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使民樂其使
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
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
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
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
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所以視聽其耳目者
莫不近於迂闊其衣黼黻文章其食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
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
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
所以區區於升降揖遜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
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秦皇論秦棄禮而趨利未嘗秦有天下
始皇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
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耻於無禮決
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
死而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也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
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

歟自上禮不以貧而廢未攻婚先乾叢可以行禮揖地而祭可以事天禮
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秋廷士廷試策禮各以時而變顧此寺昔商因夏禮
周因商禮皆有損益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可知者亦猶商
因於夏周因於商也時異事變不可盡知雖有聖人繼周亦必損益是以
先代之樂後代有不相沿前王之禮後王有不相襲唐虞五載一巡守周
則十二年豈可謂唐虞非乎蓋周不能行也先帝朝獻景靈宮十一殿一
日而徧陛下一歲乃徧以因時制宜欲可行也上哲宗元祐七年呂淨德
先生集 聖王務行禮論 聖賢之所謂治道者蓋有本末先後之異而已
本在於此末在於彼先者自治而後者治人故也擇其在我者而先之略
其在彼者而後焉則人將以我爲君子而從之矣春秋之世諸侯專威擅
者凌犄衆者暴寡不仁以取勝於仁不義而求先於義舉天下之廣而紛
紛於目前也責其本末先後之論而能自治者蓋亦鮮矣舉而有賢人君
子以我爲之先而以人爲之後啓導其君而使之爲君子者亦可貴矣楚
之攻晉也久矣鮮起叔向聘之楚子欲耻二人者而求爲得志焉故遠啓
彊諫之曰聖王務行禮不求耻人夫朝聘有享會有璋燕有好貨飧有陪
鼎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小有述職大有巡功皆所以行禮也楚子於

是悟其言之是爲之加禮於二子者而晉楚之好因以隆睦嗚呼不有君
子其能國乎以啓彊之一言而致楚子之失敦二國之好利亦博矣不然
則晉楚之干戈日尋於邦内而莫之休息此遠彊之賢能使其君之爲君
子而可貴也故又從而廣之以續丘明之意焉夫中國之與夷狄此貴而
彼賤也世之所謂禮義者出於此不出於彼也齊爲周之大國禮義之出
也而曹伯來朝於晉則恐而討之故春秋書以示貶而當時之君子亦譏
其無禮寔夷齊中國也一失而經貶其非是夷狄也一得而傳述其是皆
遠彊有以導之矣由是而言則春秋之法有褒進夷狄而同於中國之例
說者又以七等進退之文推廣其義者皆不爲妄也夫爲天下國家而不
先自治求以治人者未之信矣以遠彊之事監之可槩西臺先生集 禮
樂論 治一鄉必有治一鄉之具治一國必有治一國之具治天下必有
治天下之具其具者非若簠簋俎豆尊彝鼎鼐可陳於前也由是而治者謂
之具聽斷獄訟簿書期會所以治一鄉也守法令修循其民以承事天子
所以治一國也明制度不得相逾越貧富貴賤各安其分而易足所以治
天下也以大治小則小有所不能容故孔子之武城聞絃歌之音而笑以
小治大則大有所不能治故孟子不學諸侯之禮而言其略三代而下不

知治夫之有小大。以薄書法令治鄉國之具而治天下。是以天下而終不大治。昔孝文之時，賈誼謂大臣不報期會之間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爲可太息。孝宣時，王吉亦言公卿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而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而孝文孝宣卒莫能用。所以然者，治大者其効緩而遠，治小者其効速而近。人君有治天下之心，而求近効以語禮俗制度禁防之事，則指以爲迂闊，而見薄書法令聽斷獄訟，則以爲治天下如是而足。雖有唐太宗之賢，與房魏論周禮語，未卒而有畫虎之譏。又況不及太宗者，則天下之不大治，見皆以小治大，而無其具故爾。今國家傳序相習，百有餘年，方內無事，幾於致平。殆非漢唐之比，而禮俗制度禁防之不立，反甚於漢唐。田宅奴婢車馬服用，恣民之所自爲，而莫有限。雖漢唐之小康不思三代之大治，至非以上下相安，風俗已成，而難於驚動邪。是亦未知講爾。昔楚王患其國之庳車，欲下令使高之。孫叔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請教里人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不能數下，則車自高矣。從之，朞歲而楚國無庳車。蓋國家立事，將爲法令，而以深罰重賞隨之，法令既繁，罰深賞重，無以措其手足。是以民驚動而事不立。今如做庳車之意，定爲田宅奴婢車馬服用之

等級，在上者躬化以行之，簡其法令，平其賞罰，有不從者，第禁勿使仕宦，庶人則重租賦以困辱之，久以歲月，無求近効，則三代治天下之具，將復立於今日。度越漢唐，而誦聲興，然則禁勿使仕宦，重租賦以困辱，而終不爲深罰重賞者，亦今日治天下之梱耳，何患乎驚動。元方德麟集禮論

古之爲禮者，使而安，使之爲禮者，拘以儀。此古今所以相反，而不求其本者之過者也。夫人之情，未有不喜使而厭拘者，强之以所厭，而不知其可喜，不徒聽之者以爲迂，而言之者久亦自厭之矣。聖人爲禮，固君是耶。禮以誠敬爲本者也。弁冕圭璧之制，宮室車旗之度，與夫登降俯仰之容，無非節文其等威，以表其誠敬之實。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而林放問禮之本，則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非所謂無體之禮歟。無體之禮，則誠敬是也。故可以損益者，禮之文，不得而損益者，誠敬之實。本之以誠敬之實，而損益其文以適時之宜，使凡爲人臣者，皆待以盡敬於其君，爲子者，皆待以盡敬於其長。其賢者固將樂之，不肖者亦習見其分限之嚴，而不敢肆放。雖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飢而不食，與夫寒不敢襲，癢不敢搔，洞洞屬屬焉。其拘也亦使之矣。不然，則俎豆誠陳，擯相誠設，終日揖遜，方秩秩可觀，而其心已不勝厭苦而欲罷矣。是皆不知其本者誤之也。欲復古人之禮者，其亦先立夫誠敬之本乎。胡祇遹紫山集禮論

聖人之制禮，通貴賤之情，而嚴上下之分。故曰：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弊不以苴履，尊卑之分定故也。君臣之視天王，卑高分嚴，如地之於天，然而簒弒之凶，古亦有之。何自而來哉。聖人作易，於坤之初六，謹爲之戒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又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有之，其所由來者漸矣。賈誼經學修明，見漢法不敬大臣，曰：天子之尊如堂，大臣如陛，衆庶如地，今也，大臣下獄，賤隸得以搏執而詈辱，然則堂不無陛乎。今之大臣有罪，則杖辱於市，小人與訊，逮訟揶揄詬罵，無所不至，漢之大臣，人子得以罪之，賈誼猶爲今之大臣，細民得以罪之，此風一長，有識者甚爲寒心。近歲以來，奴訐主，妻妾告夫，子弟訟父兄，編民化執，詬辱官吏，輿臺卑隸誘訐大臣，山險姦邪，百無忌憚，逞其所爲，陵轢正人，白晝殿庭之上，織言衆語，肆口而出，聖聽天聰，豈不知其爲姦，然而樂聞不禁者，上欲發欺蔽擁姦，邪通冤滯，抑豪横也，故特借山人之口來端直之言耳。殊不察自即位以來，所聞之言，無大利害，適足以爲口舌者進身之階，虛夫待大臣之體。清上下之分，朝廷之上，無禮無威，閭里之間，彝倫攸斁，無知之民皆見官府之不足畏，一旦饑饉，山荒狐鼠，嘯聚郡縣之權，若之何而制之。

今之爲大臣者，不以爲憂，反以私門參養山人，使之遞相訐制，何其愚也。必欲通上下之情，主一二直節敢言之臣，如古之納言者，何求而不得，何必以嘵嘵之小人，瀆日月之光明哉。宋黄裳演山集雜說

天子絶禮於諸侯，以十有二牢，以多爲貴也。諸侯報禮於天子，膳以牲犢，以少爲貴也。以多爲貴者，外心也；以少爲貴者，內心也。禮器曰：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諸侯之於天子，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得不以少爲貴乎。郊特牲曰：牲孕弗食，祭帝弗用。諸侯之膳天子，上問乎豢尊貴之也。天子之於諸侯，爲之牢禮之數，而諸侯之待王官也，今百牲皆具，樂美之也。蓋謂待王以多則爲褻，待百官以少則爲簡，故禮器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焉。

四肢之於安佚，人之情也。樂循其情，惡勞其形，不服非禮，勿動而使非辟之心，無乘安逸以蹈其舍，則無所不至矣。而况王乎。天下視儀而動，聽唱而應者也。先王制禮，視有稽，聽有紀，動有佩，堂上之行，門外之趨，爲之樂儀以防其肆，使聽其聲而其意以誠，使顧其躰而其氣以正。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揖退揚而後鏘鳴之。佩左中角徵，右中宮羽，君民事物之意在其中焉。非僻之心無自而入。是故祭祀朝會歸田封建之時，王在五路，則其步趨之節貴

大馭馬。五路之上王安佚矣。然而顧車之行而聞肆夏之聲。則由音於堂中。顧車之趨而聞采薺之聲。則由音於門外。王之言動。進退無非禮者。樂師之所教。大馭之所御與有力哉。 其度數嚴而道。不遺天下之情。以禮之有樂也。其聲氣和而正。不流天下之性者。以樂之有禮也。性理羣書訂賸禮序 此篇論禮者。人倫風教之首始。有禮則家國天下與之俱存。無禮則家國天下與之俱亡。其關係豈不重哉。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偽貌飾情之。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巡遜避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御焉。彼非素有於教與邀誉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為冠昏喪祭朝聘射饗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為備。是以夫子有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夫弊也。忠義之薄。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

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為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經典。三代禮文大壞。漢興求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之手。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衢。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終於聖人之歸。惟達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禮。然則禮之所以為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從事。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胡銓澹庵集講筵禮序 臣聞君以禮為重。禮以分為重。分以名為重。名以器為重。古之有天下者。不患分不定。不患名不正。不患器不守。而常患不能隆禮而已矣。苟能隆禮。則分也。名也。器也。皆得其當。而天下可運於掌。苟不隆禮。則分也。名也。器也。皆失其當。而天下亂矣。何謂禮。曰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

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姻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乃能協于天地之經緯。是以長久。故趙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晏子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是不亦君以禮為重乎。何謂分。君臣上下。君子小人。中國夷狄。是也。南蒯枚筮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子服惠伯謂上美為元。下美則裳。言上下之不可亂。趙簡子問史墨季氏出君之罪。史墨對以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言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天亂之道也。司馬光說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程頤易傳。說坤六五臣居君位之象。此皆嚴君臣上下之分也。在易一陽之卦雖甚微。而聖人書之。故一君子用而天下皆相賀。一陰之生雖甚微。而聖人畏之。故一小人用而天下皆相弔。此皆嚴君子小人之分也。易以自我致戎為戒。而以三年克鬼方為憊。言夷狄當外而不內。賈誼以中國為首夷狄為足。而以首反居下。足顧居上。為亂亡之基。此皆嚴中國夷狄之分也。是不亦禮以分為重乎。何謂名。爵號是也。名近虛。於教為重。利近實。於教為輕。則名所以衛教也。名位不愆。為民所信。則名所以出信也。名以衛

教。則教非名不立。名以信出。則信非名不行。是不亦分以名為重乎。何謂器。車服是也。器以藏禮。則器者禮之所寓。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則器者君子之所乘。昔仲叔于奚請繁纓以朝。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趙簡子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而莫之或罪也。史墨曰。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不亦名以器為重乎。謹按禮經篇目。凡四十有九。大抵不出此三者而已。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山川之在其地者。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少牢。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天子之田象日月。諸侯法雷。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大夫之田視伯子男之類。此君臣上下之分也。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之類。此君子小人之分也。如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流。此中國夷狄之分也。如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之類。此名之別也。如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之類。此器之別

也名也分也器也禮之大體也臣故曰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仰惟陛下欽明文思濬哲文明同乎先舜固非謏聞淺學所能窺測至於修五禮以覲諸侯典三禮以咨四岳亦駸駸乎唐虞之盛矣然猶銳意稽古禮文之事特降一札俾愚臣專講戴禮一經豈徒欲玩夫三百三千之繁文中其估平而已哉於曲禮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之義於檀弓見事君有犯無隱之義於王制見天子齋戒受諫之義於月令見百工咸理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之義於文王世子見三公不必備惟其人之義於禮運見禹湯文武成王周公謹禮之義於禮器見忠信可以學禮之義於郊特牲見天子貴誠之義於內則見遭合則服從不合則去之義於玉藻見天子猾擬方正於天下之義於明堂位見夷狄外而不內之義於大傳見舉賢使能之義於少儀見人臣有諫無訕之義於學記見三王四代唯其師之義於樂記見爲君謹其好惡之義於經解見發號出令而民說之義於哀公問見君爲正則百姓從政之義於仲尼燕居見力禮樂而天下太平之義於孔子閒居見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之義於坊記見禮以坊德之義於中庸見至誠配天之義於表記見大舜中心安仁之義於緇衣見惡惡好賢之義於深衣見規矩準繩之義於投壺見揖遜之義於儒行見

崇儒重道之義於大學見正心誠意之義於鄉飲見王道易易之義於射義見擇士與祭之義於燕禮見君臣上下之義於聘義見君臣相與之義於冠昏喪祭之篇見養生送死追遠之義然則聖學高妙誠非管窺蠡測所能髣髴其萬一夫豈消埃能有益於崇深乎而陛下親屈至尊俯垂聽納移日不厭其得先舜三王之用心臣昨蒙賜對便殿臣時論及武夫悍將宜令知禮以革暴慢之習則閑王青有及於唯禮可以已之之語臣退而書之竊謂晏嬰雖以此言告齊景而齊景終不能行陛下不惟聞而能之又能舉以爲訓一言可以興邦陛下有焉臣愚願力行其說辨其名謹其名守其器勿輕以假人則社稷之福也孔子曰名器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仰瀆宸聽臣無任僭越之至

國朝謝肅密庵集送朱伯賢赴京考禮序　自三代禮樂蕩滅於秦至漢代秦而帝去先王未遠宜可以復其禮樂而爲治於天下矣然高帝不學而佐非真儒故其爲治不能復禮樂於三代殆亦叔孫通之責哉方叔孫通說帝之起朝儀也帝曰度吾所能行者爲之不過謂定君臣之位而已固未及乎先王之禮樂以達于天下者也而叔孫通遂以興禮樂爲名廣徵魯諸生是以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豈哉其言之也夫德先王所以化天下之本而禮樂其具也有其具無其本固不可也而高帝寬仁長者其豈無本乎曰固矣然漢承秦變古之後以古變秦其唯三代之禮樂乎沿三代之禮而教民以中襲三代之樂而教民以和使中和之氣充塞天地則萬物不疵而王道成矣王道成然後損益三代以作漢之禮樂則漢其三代矣乎是故兩生之所蘊也惜乎叔孫通學不足以與此不能終致兩生乃率諸生暨帝左右去三代之難采先秦之易以雜就其尊君抑臣之儀綿蕝而習之及帝既行暴之醉呼拔劍者莫不震肅而帝亦起皇帝爲貴之歎則叔孫通亦可謂達時之務矣然使四百年之漢遂以爲禮樂止於如是而治化卒無以及乎先王者叔孫通之責也此興時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歎豈獨今日兩生之不肯行耶是故無兩生天下萬世無禮樂無叔孫通則漢亦無君臣之儀而漢儀固不足以當先王之禮樂也後世君相之圖治者其可不知夫學乎今

皇帝緝熙聖學治徵先王混一初元命中書暨翰林太常率諸儒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禮樂又明年徧徵在野道德文章之士相考訂之將以成一代之制也而吾鄉朱伯賢先生實在徵焉先生生東南游西北遭時多故

歸隱山林飯蔬飲水益力於學以學之爲王者事也故其論道德必歸之于三代之選其論文章必歸之於三代之英則今也應徵其能不援三代禮樂以爲

國朝之治具乎雖然兩生不肯爲漢行先生肯爲

國朝起是國朝之德之盛軼於漢而叔孫通之學不足以當今之侍從大臣也先生直亦據兩生之所蘊使三代禮樂不得復於漢者而復於今日焉則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將不復發憤增歎於異時矣非先王其孰能興於此哉書行之日書以爲贈

宋慕容彥逢摛文堂集策問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唐虞夏商周之盛禮之損益見於載籍人主美化善俗流澤子孫蓋本於此世衰道微典章隕缺嬴秦以降因陋就寡君臣勑戒不過簿書獄訟之間雖有仁心仁聞不可爲法於後世故漢宣帝時詔書每下民若更生而王吉以爲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神宗皇帝監積習之弊銳策多士命官討論主上丕承先志申命有司設局建官講求一代之制作宮室之度器服之用冠昏之義祭享之節學者所宜深考願與聞之將以獻于上焉

葛勝仲丹陽集策問　恭惟聖天子肇禋上帝靈游降格作仁流澤覃及方夏伏讀庚辰赦令有曰將蕆事於皇祇先致享於宇

吳。爲紳學士聆聽吁舞。以謂北郊盛典。將赫赫載天下耳目。而元始因循之陋。且復正於是日矣。眞天下之壯觀。王者之絕業。考觀載奕良邪憲嗜豐年之作。發揚詠歎。用於祈穀之時。而賦事遣辭莫不各依象類。則天地別祭。見於詩者如此。澤中地上異其位。南至北至異其時。蒼壁黃琮分宗辟之義。圜鍾絲竹辨陰陽之聲。則天地別祭見於禮者如此。況夫遺禮舊章。既講求于元豐。而雍宮方壇。復築於紹聖。孫文纖悉藏在有司。其大體固無可議者。惟是冕服之制。儀衛之節。慶賜之度。薦祼之儀。有不泥古。不訟今。參酌損益。趨時之便。而陪輔禮官之未議者乎。諸生試墨筆論之。唐仲友說齋集質疑　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夫易象春秋。何關於禮。而宣子何見而云爾邪。　文王作易。周公述之。而卦文之辭備。其精神心術則易也。其刑名度數則禮也。其凡例襃貶則春秋也。易。周公之心術。禮。周公之治道。春秋。周公之文法。故凡三百六十官之事。無一不本於易。三百八十四爻之義。無一不寓於禮。禮有得失。而賞罰之所不及。則春秋得以襃貶之。是固一本也。韓宣子見二書而知周禮之盡在魯。其見周公之心乎。李浩橘園集禮策　春秋之所貶。禮義之所否。春秋之所襃。禮義之所予。書天王狩于河陽。惡晉侯以臣召君。存君臣之

禮義也。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惡晉侯殺嫡立庶。存父子之禮義也。書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惡其亂夫婦之禮義也。書天王殺其弟佞夫。惡其亂兄弟之禮義也。若乃荀息廢嫡立庶。死於私暱。似忠而非忠。則書其名以貶之。趙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則與之以惡名。此則禮義之深存焉者也。跋曰。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蓋以禮義者。所以別嫌疑。定猶豫。聖人用之以爲維持防範之具。帝王之所同然。而孔子備載之於此書也。後之王者。將欲抑詭類而暢皇極。非春秋何所法哉。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誠以天子之事盡在是矣。後世諸儒不知出此。而妄意求聖人於名數凡例之末。於禮義之宗。從不能略究其意。故公羊以祭仲之廢君爲行權。則是臣可得而廢君。此不究君臣之禮義也。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則是子可得而廢父。此不究父子之禮義也。公羊以妾母而爲夫人。則是妾可以配嫡。此不知夫婦之禮義也。穀梁以隱公爲不能以自正。則是弟可以犯兄。此不知兄弟之禮義也。唯左氏得聖人之意。明於禮義之旨。以爲春秋之意。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以惡

無禮也。則又爲之說曰。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聖人之深意。春秋之極功也。袁燮絜齋集策問　昔有虞氏命伯夷典三禮。時也。四岳五禮是修。說者曰。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及觀成周大宗伯之職。掌天地神祇人鬼之禮。而五禮條目。無一不舉。斯有虞之遺法也。成周天神地祇人鬼之禮。其虞氏之三禮歟。然曰神。曰示。曰鬼。此不過祭祀之禮而已。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此一語已該括無餘。虞氏之三禮。其亦祭祀而已乎。此學者所當深考也。周監二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周公制作。見於周官者。既纖悉矣。而太宰六典之建。復有所謂禮典者。何書歟。將經秦火而遂泯滅歟。抑儀禮之行於今者。即禮典歟。禮之有儀。猶木之有枝葉也。而春秋之際。判而爲二。自郊勞至于贈賄無違者。可謂難矣。而曰是儀也。不可謂禮。問揖遜周旋之禮。亦曰是儀也。非禮也。儀不足以爲禮。則枝葉不足爲本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說者曰。宣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由今觀之。春秋辨名分別嫌疑。謂之周禮則可。易象何爲而亦謂之禮乎。揖遜周旋。郊廟贈賄。不可謂禮。而以易象爲禮。是特不可解也。漢興。叔孫通立一王之儀。魯兩生非之。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招之而不能致。適所爲不合古亦可

知矣。施諸當時。能使羣臣肅然無譁。高祖知皇帝之爲貴。其明效若是。何耶。尊務德化之君。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而罷去有司之欲定禮儀者。當時禮教宜若盡廢。而乃有興於禮義之俗。豈特禮之本者。果不在於飾貌之末歟。終西京之世。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中興以後。章帝以羣僚拘攣。獨使曹褒盡心集作。乃依舊典撰次冠昏吉凶終始制度。而議者以破亂經術非之。漢禮於是不行。一代大典曠廢若此。顧何所憑藉以爲國歟。唐太宗欲興禮樂。質輔佐不能答。不知所謂貞觀禮者。果善乎否也。厥後有顯慶禮。有開元禮。又有郊祀錄禮閣新儀續曲臺禮諸禮。唐之禮書明備。似非前代所及。果合於先王乎否也。夫制禮而不合於先王。與無禮同。其考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以來。制作合於先王者何書。悖於聖經者何說。悉著于篇。以觀所學。荀子賦篇　禮賦　爰有大物。爰於也。言於此有大物。夫人之大者莫過於禮。故謂之大物也。非絲非帛。文理成章。絲帛成文。禮亦然也。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重言凡王霸焉。又見僵國焉。臣愚不識。敢請之王。言禮之功用甚大。時人莫知。故荀卿假爲隱語。問於先王。大臣但見其功。亦不識其名。唯先王能知。故請辭之。先

王問重演奧義而告之也。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歟。凡王爲解釋記曰此乃有文飾而不至華采者歟。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歟。君子所設而小人所不者歟。性不待則者禽獸性待之則甚雅似者歟。雅正也詞繪古人符曰。作者有言矣以擬之。臣夫隆之則爲聖人。諸伏隆之則一四海者歟。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據明而簡約言易知也其順而有不亡易行也。先王作歸於禮乃合此義也。唐杜工部集進三大禮賦表年譜云。按玄宗天寶十載正月八日壬辰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廟。甲午有事于南郊。公時在京師進三大禮賦。上奇之。命待制集賢院召試文章。臣甫言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與麋鹿同群而處浪跡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豪俊於外。豈陛下明詔不側席思賢於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況理識時不敢依違不敢激訐默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頃者賣藥都市。寄食朋友。竊慕堯翁擊壤之謳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于篇章。漱吮甘液。游泳和氣。聲韻浸廣。卷軸斯存。抑亦古詩之流。希于述者之意。然詞理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配文籍以永久。恐倏先狗馬遺恨九原。謹稽首投延恩匭。獻納上表進明主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有事于南郊等三賦以聞。臣甫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朝獻太清宮賦 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納處士之議。承漢繼周。革弊用古。勒崇揚休。明年孟陬。將攄大禮以相籍。越彝倫而莫儔。歷良辰而戒吉。分祀事而孔脩。營室主夫宗廟。乘輿備乎冕裘。甲子王以昧爽。春寒薄而清淳。虛閶闔達蚩尤。張猛馬蚩騰虯。揖熒惑遣徒頸。風伯扶道雷公挾輈。通天台之雙闕。聳溟漲之十洲。浩劫礧砢。萬仙颼飀。欻臻于長樂之舍。鬼入乎崑崙之丘。太乙奉引。急擁左右。先步彈擁烏馳湯駭鬱。閟宮之樟華。析元氣以經構。斷紫雲而琢璃。撫流沙而承紛璨。珠而陷碧。璀波錦而浪繡。森青冥而欲雨。純光炯而初晝。於是翠駿鐵的藻藉舒皖視融。挪火以焚香。漢女捧盤而盥漱。羣有司之望幸。翔名物之難究。瓊漿自閶於渠殿。羽客先來於介胄。曠聖祖之儲祉。欲雲孫而及此。詔軒轅伏合符。勅王喬以視履。積昭感於綱續。匪正辭於祝史。若肸蠁而有憑。肅風颸而乍起。揚流蘇於浮柱。金英霏而披靡。擬鼻佩於曾巔。孔蓋欻以颯纚。中泛泛以廻復。外蕭蕭而未已。上穆然注道爲身。覺天傾耳。陳僭號於五代。復戰國於千祀。曰嗚呼。昔蒼生纏孟德之禍。爲仲達所愚。鑿齒其俗。窫窳其孫。赤烏高飛。不肯止其屋。黃龍哮吼。不肯負其圖。伊神器臬兀。而小人呴喩。歷紀大破。創痍未蘇。尙攫拏於吳蜀。又顚躓於羯胡。

縱群雄之發憤。誰一統於亨衢。在拓跋與宇文。豈風塵之不殊。比聰廆及堅特。浡貔豹而齊驅。愁陰鬼嘯落日梟呼。各擁兵甲。俱稱國都。且耕且戰何有何無。惟累聖之徽典。恭淑慎以允緝。兹火土之相生。非符讖之備及煬帝終暴。叔寶初襲。編簡尚新。義旗爰入。既清國難。方覩家給。竊以爲數于自理。救負乎五行。伎執而觀者潛悟。武喜至於法麟。介以之鳴。廣足以之振。盤感而遂通。罔不具集。侘神光而甜閶羅。說異以我。普地軸傾而融。洞宮儼以嶷。乃元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鳳鳥威遲而不去。鯨魚屈强以相吸。拂大始之金匱。卷珠形而可挹。則有虹蜺爲鉤。帶者入自於東。揭莽蒼。履崆峒。素駿漢漢。至精濛濛。條忽張於巨細。覩披騰於心胸蓋脩竿無際。而仄席已容。裂手中之黑簿。睨堂下之金鐘。符非擬。斯人於壽域。明通樸於玄蹤。忽騎日而驂萬象。却浮雲而留六龍。感擊躍而壯哉鷹。終蒼黃而昧所從。上猶已若不足。處之循恭。天師張道陵等。洎左玄君者。前千二百官之詞而進曰。今王巨唐帝之苗裔。坤之紀綱。土配君服。宮尊臣商。起數特立。中央且大。樂在懸黃鐘。冠八音之首。太昊斯啓。青陸獻千春之祥。噫哉勤力。可日宜乎大帶。斧裳。故風后孔甲九其佐。山稽岐伯異其傳。至於易制取法。足以朝登五帝。夕宿三皇。信周武之多。本存

漢祖之自強。且近朝之濫吹。仍改卜于祠堂。初降衷乎終勤。恤其後。有容白馬同深淪不忘。伊庶人得議寔邦家之光。臣道陵等試本之於青簡。捸之於緣囊。列聖有差。夫子聞斯於老氏。好問自久。宰我同科於季康。秩擬亂逅正。乃此其所長。萬神開。八駿遐。旗掩月。車奮雷。騫七曜。燭九垓。能事賴膺清光。大來。或曰。今太平之人。莫不優游以自得。況是蹴蹻。趺胥扶周扶隋之後。與夫史始者哉。 朝享太廟賦 初高祖太宗之櫛風沐雨。勞身焦思。用黃鉞白旗者五年。而天下始一。歷三朝而勤力。今庶績之大備上方采麗俗之護。稽正統之類。蓋王者盛事。臣聞之於里曰。昔武德已前黔黎蕭條。無復生意。遭鯨鯢之蕩汩。荒歲月而沸渭。蒙服紛紛。朝廷多門者仍亘乎晉魏。臣竊以自赤精之衰歇。曠千載而無真人。及黃圖之經綸息五行而歸厚地。則知至數不可以久缺。凡材不可以長寄。故高下相形。而尊卑各異。惟神斷繫之於是。本先帝取之於義。壬辰既格于道祖。乘輿即以是日致齋於九室。所以昭達孝之誠。所以明繼天之質。其禮有素。六官咸秩。大輅每出。或黎元不知豐年則多。而筐筥長實。既而太尉參乘。司僕虎蹕。望重閶以肅恭。順法駕之徐疾。公卿淳古。士卒精一。然宗廟之僉深祇。職司之所恭。宿羊華於外戶。瞻黃屋於通衢。氣浹浹於前旒。光靡靡

於嘉祭階有賓作帳有甲乙升降之際見玉柱生芝擊拊之初覺鈞天今
律筍虡佗以鸞旗千戚兜以婆娑鼗鼓嘈蔍爲之主鐘磬竽瑟以之和雲
門咸池以之至空桑孤竹貴之多八音脩通既比乎旭日升而氛埃滅焉
舞陵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鳥不敢飛而玄甲崢嶸以岳峙象不敢
去而鳴珮刻瑜以呈羅巳而上乾至以登黎美休成之既饗壁玉儲精以
綢疊門搁洞豁而森爽黑帝歸寒而激昂蒼靈戒曉而來往照事并而充
塞摩心虞以振蕩祠祀未止孫枝之鸞鳳相鮮雲氣何多宮井之蛟龍亂
上若夫生弘佐命之道究配貴神之列則殷劉房魏之勲是可以中摩伊
吕上冠夔禹代天之工爲人之傑升青滿地松竹高節自唐與以來若此
時哲皆朝有數四名垂平絶尚不遇反正撥亂之主君臣父子之别異葉
文武之雄注意生靈之切雖前華之温良寬大豪俊米決爵何以指其筋
力與稻鈴載其刀筆與俟旨使祭則與食則無君斯之盛而已爾乃直于
主索于祊磐幽金之物散純道之精蓋我后肅用惟時克貞肯以肅合酌
以茅明煅以慈音祝以孝成鼓天意張皇不敢矜其瑞神哉妥帖不敢祕
其精而撫絶執事鴻名者矣于以奏永安于以奏王夏福穰穰於絳闕芬
霏霏於玉斝沛枯骨而破聾盲施狖胎而逮緑蔘闐從動巳濯在藻之衆

魚兮翔皆鳴汗鑄龜之鳳馬霧露堪吸禎祥可挹曾宫歆歆陰事儼雅溥
清粹於鼎湖之山靜餘響於蒼梧之野上宵然漠漠惕然兢兢紛益所萃
若不自勝日才旗而獨立吟華駮而來乘五老侍祠而精駭千官逆聽而
思凝於是丞相進曰陛下應道而作惟天與能洗玭散淳樸登禹猶日慎
業業孝思烝烝恐一物之失所懼先王之咎徵如此之勤恤臣憚是百姓
何以報太元首在臣等何以先其股肱且如周室之敎親不暇孝武之濡
祀相仍諸侯畋於道旁方士書其成稜一則以微言勸內一則以輕舉虛
憑又非陛下俠廓緒業其瑣細亦爲足稱丞相進上躋天跡地校族登屯
伊鴻洞捨衆光出爲儲胥本枝根株于萬代靡楹經緯于六虛甲午方有
事於來壇紺靡肯夫行所如柷

有事於南郊賦

蓋主上兆於南郊年
懷多福者舊矣今茲練時日就陽位之美又所以厚祖考通神明而已職
在宗伯肯崇禋祀先是春官條引祇之書獻祭天之紀今泰龜而不昧俟
萬事之將展牢次閤僕邸之則封人考壇宮之貢司門轉致于牲牢之繫
小胥專達于懸位之伏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天子蒼然視於無形聽于
若有所聽又齋心於宿諸將叶食而匪寧掖門坡陁以前驚挾騎反覆以
相縒頃曹賊之軋軋然萬戶之熒熒馳道端而如砥浴日上而如萍掣單

枕於華蓋之角鑒黄屋於鈞陳之旱神仙戍削以落羽翹翩幽憂以周廣
戰岐條華振渭梓注地回回而風淅淅天決決而氣清清甲胄來陵轉迅
雷於荆門巫峽五帝清道羣少雨於瀟湘洞庭於是乘輿滯然乃作騎大
鸞鳳將至以沖融寥廓不可乎捐虞嗟明通于純粹漠沛爲之垠堺驅蒼
螭而蜿蜒若無骨以柔順奔馬攫而整蠖挽有聲於䡖縛朱輪竟野而杳
寘金鋑戍陰以結絡吹壚與以軒輊檜寒者以前却中營森排于太陽宸
恭砂臨乎長薄熊羆猬耳以相觝虎豹高跳以虛攫上方將降帷宮之緋
綪屏玉款以攫咯人門行焉以拱乎合沓之場皮弁大裘始進於窮索之
暮衛才錙銖以將集周衛繆轕而咸肅月窟黑而扶桑寒日燭綢而既呈
落蕭定位以吉潔藹嚴上而清超雲茁茁以依輿春藏疑而建杓晋鍇毖
斐博組蕭蕭方回曲折周旋寂寥必本於天王宮與夜明相射動而之地
山林與川谷供祿於是乎官有御事有職所以致鬼神所以動禨祥所以
報本反始所以度長立極去酒明水之上越席疏布之側必取先於稻秫
麴蘖之勤必取著於紛純文繡之飾雖三牲八簋豐備以相沿而蒼璧黄
琮實歸乎王巳先王之丕業繼起皆可以永其昭配摩望之徧祭在斯求
有以明其異哉皆是播其聲音以陳列從于節奏以進退韶夏濩武采之

於訓謨鐘石陶匏具之於杖榮變方形於動植聽宫徵於秤礴英華發外
非因乎筍虡之高和順積中不在乎雷鼓之大既而胖骨肚胥紫據虞曙
驍春譬赫乾斜晦漬雲鑾風升雪颯星碎拂勿從淺沙漠徙滓塑麾本寂
玄黄增霽蒼生顒昂毛髮清穆雷公河伯咸駘駭以脩聳霜女江妃乍紛
綸而晻曖耽綏東崔來于玉戚鼓瑟吹笙金支羊桂神光倏欻祀事虔明
於是濟澠乎洪汗紆餘乎經營浸末崖而濯朔漠涌暘谷而濡若英者丈
涕而童子儛叢林圻而從宰傾是卑上之濱單鬴醲以海泳非奉郊之精
獨宴慰以縱橫去澤決泞乎無極尅萬綱繆乎至精稽古之時慶應符而
合契聖人有作不逆寡而辭咸爾乃孤卿侯伯靜奉濡三老儼而絶皮軒
趨帳殿稽首曰臣閭巷人氏已往法度難知文質未變矣吳氏繼天而王
根啓閉於厥初以木傳于據終始而可見自虞夏殷周茲煥炳蔥德參夫
之於狼貪蠶食漢綴之以蛇斷龍戰乎舜落夫何從聖蓄緒曾不啻伏作
道祖視生靈之磔裂驅害馬之蹄齧呵五精之息肩考正氣之無擾諸夫
孫謀以降仗之逆命是芟累聖昭洗中祚觸蠍氣慘黯于脂夜之妖勢犯
濟于龍蛇之穿伏作陛下勃然憤激之際天閑不敢抹拒鬼神爲之嗚咽
高衢騰蹙長劍吼血尊畢配宇縣刷掃紫極之將頹拾清芬於已缺鑪以

之仁義鍛以之質哲聯祖宗之耿光恭夷狄之彭微盖九五之後人人自
以遭唐虞四十年來家家自以為稷离王綱近古而不軌天聽其觀以高揭
蠢爾差僭棊然優劣宜其課察於空積慝撒刊定於興廢繼絶而後觀數
統從首八音六律而作新日起算外一字千金而不滅上曰吁其天有成
命惟五聖以受我其夙夜匪遑宴用素樸以寧于嗟于麟鳳胡為乎郊
藪宜上帝之降鑒及茲玄元之垂裕于後人聖以百年為鵠鸞道以萬物
為芻狗今何以茫茫臨乎八極眇眇托乎羣后瑞葉拂拖於周漢之餘緩
視闊步於黻晋之胄斯上古成法蓋其人已朽不足道也於是天子默然
而徐思終將固之又固之意不在抑殊方之貢亦不必廣無用之祠金馬
碧雞非理人之術珊瑚翡翠此一物何勞薦郊廟以為寶增怵惕以孜孜
況大庭氏之時
六龍飛御之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五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五十九　四濟

禮 詩文四

唐孟浩然詩送桓子之郢成禮　閨君馳綵騎躞蹀指荊衡為受潘楊好言過
鄢郢城摽梅詩已贈羔鴈禮將行今夜神仙女應來感夢情沈佺期詩送洛州
蕭司兵謁兄還赴洛成禮　棠棣日光輝高襟應序歸來成鴻鴈聚去作鳳凰
飛細草承輕傳驚花慘別衣灞亭春有酒岐路惜芳菲　權載之集縣君赴興慶
宮朝賀載之奉行冊禮因書即事　命恣文欽二十年今朝比翼共朝天風傳
漏刻香車度日照旌旗綵仗鮮顧我華簪鳴玉佩看君盛服耀金鈿相期偕老
宜家處鶴髮魚軒更可憐　黃滔御史集翁文堯以美疾暫滯令公八王益侍婚
禮覲令日寵待之盛輒成一章　滋賦誠文伏李膺終求一製錦衣難如何兩
度還州里熟借鄉人更剝觀（休郡本州陽日將小嶠賦與文中外相異）王真白
靈溪集禮爾先生新安重聞先生能通兩半之好及城闕民皆復全也　李白
辭翰苑前山尋隱淪不遇採芝翁滿洞惟白雲（李白昔日曾於此山采竹並十
未土不返）我來禮先去得與庭鶴紀學道須有緣嬉遺天上人四皓安漢室先
上存歆民陰功數已滿有合成天真如何本上昇應待玉皇迎我願去浮石隨
師歸三清宋鄒浩道鄉先生集元禮　來仕憧憧多故人幾能於此款柴門紅
蓮綠水還初興青草黃茅仔細論浣覺夾氣開日月坐令爽氣滿乾坤匪朝想
錫歸田去只恐煩君費酒樽徐安國西隱集賀慶春日禮成　遙想稱觴御輔
前千官儀衛列星躔九州四海皆和氣萬歲三呼不浪傳樂奏蕭韶彰舜德酒
傾醺醁飲堯年遐方莫恨清光遠玎慶恩波洽普天袁家齋詩送番易程令出
鄉行古問百年禮　黃桓岡前百歲翁婆娑終日酒杯中此行將得賢君問荒
政如今應老農太山稚詠古遺真常于李志常代行禮畢醮罷題　歷世千載
百戰餘來漸徐究已無虞德音元自新天子祀禮重中古常誤靈嶽載將祈聖
壽神明思格為民蘇默知人事皆天意祈禱齊誠代國輸豫章熊朋來集禮記
嘆三十翁（乙卯戊午兩科並無禮記也士江浙江西鄉試亦廣此難）后皇啟大
運賢能獻大比狀起紫陽翁四書入程試人各通一經術業有專治諸條綱目
月期以五經備云何丈弗度去一僅收四初科或偶缺次舉遂為例洪杭鄰效
尤鄉試已攢彙可憐過冬烘并不與秋計至今進士錄年年缺禮記禮生請改
業看榜成惆悵孟經道同歸禮樂貫用世安石廣其經紫陽廣嘆喟欲絞三禮
科只在貢舉例今歷存小戴不管方抱惹此經本難明識字亦未易漢年博士

讀鄭注毋獨坐。因兒盧書懸。後漢盧植傳植上書言禮記於今田乙參緯孔疏
譬畜本士妙智。善少口妙息後切即呼于兒程八是古勸之猶不說方當設科
初。豈堪速棄直尋門內兒絕於世頗聞黎唐皆有特揚深受禮樂隆泰今此孤
經。舉子罕習肄。欲於取士時獎勸示優異。令豈之此賢禮經已抑地河南咒墻
切上奏乃高第。蔡人習禮妙戴記決科例。凡生口不淑。是心亦足憫。決科那能
必入道可專志。禮儀待人行身名特除事作詩勸同袍其禮非諧甚。元曹伯啓
漢泉集衆御史議行冠昏之禮宴集公堂。侯預有主賓絕長補短之賢。處泰小
失大之識。曰號錄呈正臣諸公。　傷庶傷焉兩皆難成始成終耐歲寒有仕有
本方是禮。非屬非主意何如。豈家詩訓桂　王敬斯為禮繁文縟足依禮依非
欲辨內外不相離。　禮樂本一體。休將兩處求。不知緣失序。無節易傷流。　禮
記　漢儒同補綴。禮樂并成書。大學中庸傳。分明孔氏餘。　周禮　姬旦規摹
遠。周官制度詳。八家同一井。六職統多方。
孔子家語夫禮之所以興衆人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衆人之所以亂也。目
巧之室則有隩阼。目巧作室必有隩阼之以室西南隅謂之隩阼阼
也。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並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隩阼則
亂於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次矣。亂於席上之次第車而無左右則亂

於車上矣。行而無並隨則亂於階塗矣。行階塗無並隨則階塗亂列而無次序
則亂於著矣。著所立之位也門屏之間謂之著昔者明王聖人辨貴賤長幼
正男女內外序親疏遠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子夏問爲孔子
曰。故禮者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爲之宜。故曰。我戰則
尅。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三恕篇。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孔子曰。
父有爭子。不陷無禮。故子從父命。奚詎爲孝。　賢君篇。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
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
戾則民壽矣。　廟制篇。衛將軍文子將立三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
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　致思篇。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
子貢顏淵侍側。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顏回對曰回願得明王聖
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　刑政篇。仲弓問於
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
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　禮運篇
孔子與於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偃侍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
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列其鬼神。達於喪祭鄉射冠婚朝聘。故
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以禮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也。吾捨魯何適。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周
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
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　五刑解篇。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
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不孝者生於不仁
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弒上者生於不義。朝聘之禮
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鬬變者生於相陵。相陵生於長幼無序而遺
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
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　入官篇。子張
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佚易者禮之所以失也。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
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
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
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曰。是寡人
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　六本篇。孔
子曰。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　哀公問政篇。哀公問於孔子。孔子對曰。禮者政
之本也。　在厄篇。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焉。　郊問篇。定公問於孔子曰。天
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

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袞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
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服衮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國語禮所以正民也。　公子重耳。禮以紀政。國
之常也。　奉義順則謂之禮。　禮世不續。有豐刑之度。注度謂時之禮不得繼
世續前人之職。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　禮明恭
儉以導之。　式禮於君。式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周室既卑。諸侯大夫禮
於天子。左傳隱公七年。春。同盟稱名。繼好息民。謂之禮經。注此言凡例。乃周公
所制禮經也。十一年不告之例。又曰不書於策。明禮經皆當書於策。頒大為
禮之常法。左明意言周公謂之。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
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　莊公二十三年。禮所
以整民也。　僖公七年。管仲曰。子父不奸謂之禮。子父不相奸犯。是謂有禮。守
命。文公七年。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
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
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
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
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成公十六年。申叔時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

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注人古仁禮則時動不失信以守物 昭公二年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楊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 定公十五年子貢曰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 穀梁傳注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 戰國策趙武靈王曰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 韓詩外傳禮者貫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而然是情安於禮也師云而云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也則是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理天下順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脩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願爲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矣 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亡生者衆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禮者禁微禮之動搖也與天地同氣四時合信陰陽爲符日月爲明上下和洽則物獸如其性命 德禮之制澤谷之中有赤烏白玉赤蛇赤龍赤木白泉生出

飲酌之使壽長春秋說題辭禮者體也人情有哀樂五行有興滅故立鄉飲之禮終始之哀婚姻之宜朝聘之表尊卑有序上下有體王者行禮得天中和十居天中而有威儀王者法而備之又亦得天之中和也禮得則天下咸得厥宜陰陽滋液萬物調四時和動靜常用不可須臾惰也 禮者所以設容明天地之體也推弘動作與外同色陰陽俯仰進退以度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是故三王之禮味皆尚甘聲皆尚和處其身所以常自漸於天地之道其道同類一象之辨也 史記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商君傳三代不同禮而王叙傳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通王道 儒林傳董仲舒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西漢書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 文帝紀十五年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 賈誼傳夫禮者禁於未然之前而所以爲生難知也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 韓安國傳王恢曰五帝不相襲禮非故相反也各因時宜也 匡衡傳五帝不同禮 武帝詔五帝不相復禮 武帝贊稽古禮文之事猶有闕焉 公孫弘傳弘對策曰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生殺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

見於上謂之術凡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 宣帝紀詔曰五帝三王禮所不施不及以政 五鳳二年詔夫婚姻之禮人之大倫者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其所以導民也 甘露二年有司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 劉歆傳孝武頗有詩禮先師 董仲舒傳布德立禮以導之 元帝紀竟寧五年詔呼韓邪單于不忘恩德鄉慕禮義 藝文志六藝之文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也 湯武受命以師尤亂而濟百姓行之以禮遜 禮以明體明白者故無訓也 禮十三家帝王質文世有損益 白虎通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明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疏所以明有親也 禮以防淫遂節其侈靡也 所以作禮樂者樂以象天禮以法地 夫禮者陰陽之際也百事之會也所以尊天地賓鬼神序上下之道也 禮者盛不足節有餘使凶年不偷豐年不奢貧富不相懸也 魏書杜恕傳禮者萬物之體也 荀爽疏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 晉書江逌傳君子立行應言依禮而動隱顯殊途未有不傍禮教者也 王導表人倫之正在于設庠序庠序設而五教明德禮洽通則彝倫攸敘有恥且格 南史宋衆昭明議虎

豹雖文而徵禮所不言熊羆雖害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異 唐書太宗紀君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節之以禮 魏徵陳書曰臣聞爲國基於德禮保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情德禮行則遠者來格故德禮誠信國之大綱不可斯須廢也 韋縚傳禮者天之所生地之所長孝子情深物類無限貴賤差降不可相越 崔祐甫傳常衮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 淮氾論訓賢者立禮不肖者拘焉 傳道精語禮樂 凡二十條 濂溪論禮先而樂後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明道論禮樂在進反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使得性情之正 遺書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川上 伊川論樂所以節禮 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 理沉是物皆具禮樂 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倚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賊盜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禮樂爲治之法 禮樂治之法也故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 論正理不可失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五門上 禮是序

樂是和。　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這也勝卷禮樂以成教化。禮樂所以成教化，而與刑輔之。當唐虞之時，禮樂之官析為二，與刑之官合為一，詳吾之意可見。　古人詳於禮樂　古人詳於禮樂之事，當時自有一種書，後世不得而見。　禮樂勝則離流　問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既云離流，則不特謂之勝，禮樂已不在矣。曰：不必如此說。正好就勝字上看。不可云禮樂已無也。　禮樂鬼神之會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是可見底鬼神，鬼神是不可見底禮樂。禮是收縮節約底，便是鬼；樂是發揚底，便是神。故云人者鬼神之會。說得自好。又云生變則存，至確則著，亦說得好。　樂章德禮報情　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亦似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是和氣，從中間直出，無所待於外。禮却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却做一箇節文抵當他。雖曰人作，然也不曾杜撰。緣他本自有這意思，方做得出耳。故下文云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如何是章德？先生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章著其中之德也。橫渠說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說得亦好。只是樂其所自成，與其所自成，與樂其所自生用字不同耳。　禮樂之本則一　問：樂記窮本知變，樂之情也。如五音六律，相生無窮之類。著誠去偽，禮之經也。如品藻節文之不可淆亂之類否。

先生曰：也不消如此分。這兩箇只是一件。禮之誠便是樂之本，樂之本便是禮之誠。若細分之，則樂只是箇一體周流底物，禮是兩箇相對著誠與偽底物。樂則相生相長，其變無窮；禮則相刑相剋，以此剋彼。樂則如晝夜之循環，陰陽之闔闢；禮則如明暗向背，論其本則皆出于一，只是禮則有誠有偽，須以誠先去偽，則誠著；樂則窮本之變，極到本原處，而其變無窮。所以樂記說內外異同，只管綠來覆去相對說。又問降興上下之神，而疑是精粗之體。是一句說禮，一句說樂否。先生曰：不消如此分。禮也能降興上下之神，如祭肝祭心之類也。　禮樂性情之正　問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何也。曰：把得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如凡事儉約，如收儉恭敬，便是減，須當著力向前去做，是進，故以進為文。樂如歌詠和樂，便是盈，須當立箇節制，和而不流，是反，故以反為文。禮減而却進前去，樂盈而却退後來，便是得性情之正。　諸儒注說之詳　禮記有王肅註，煞好。太史公書載樂記全文，註家兼有得王肅及鄭氏註，覺得好。如陸農師禮象，陳用之禮書，亦該博。陳氏勝陸氏，如後世禮樂全不足取。但諸儒議禮頗有好處，此不可廢，當別類作一書。六朝人多是精於禮，必竟當時此學自專門名家，朝廷有禮事，便用此等人議之。如今

判法官，只除用試大法人做。如本生父母事，却在隋書劉子翼傳。江西有士人方庭堅引起，今吏者得以引用。五峰上南軒教和　禮樂之興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此聖人使人知禮樂之原也。不仁之人雖欲為禮樂，其如禮樂何。蓋是心存而後敬與和生焉，禮樂之所由興也。論語解　禮樂相為體用　禮樂分而言之，則為體為用，相須相成。合而言之，本一而已矣。文集　東萊禮樂有序有和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凡有序而和，則為禮樂矣。其所以然者，何歟？不仁則禮樂息矣。　禮樂只是存養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只是存養。呂工禮凡三十五條　明道禮執為大，時為大。　伊川物蓄然後有禮　物蓄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蓄然後有禮也。易傳　小夫入於夷狄　後世人禮全廢，小失則入於夷狄，大失則入於禽獸。　再失則為禽獸　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聖人初恐人入於禽獸也，故於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狄禮，則便夷狄之。　禮制不可踰僭　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飾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

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爭亂之道也。　橫渠不敬則禮不行　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論禮直總和樂　禮直斯清，總斯奮，和斯利，樂斯安。五峰　南軒論天則不可踰　禮者天則之不可踰者也。本于萬殊而發見於三千三百之目者，皆禮也。　論禮有理有文　伊川先生曰：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是一物，文是一物，程子之意，謂禮字上有理有文，理是本，文是末。然本末一貫，通謂之理也。然有理而後有文，曰非此理則甚有事。謂天地間莫不然也。　論敬莫先于禮　道莫重乎人情，教莫先乎禮。禮行則彝倫敘而人道立。先王本天理，因人心而為之節文，其大體固根于性命之際，而至於毫釐曲折之間，莫不各有精義存焉。當是時，人由於其中，涵泳服習，致麗浮閩，蓋有不期然而然者。自先王之制日以缺壞，情文之不稱，本末之失序，節奏而自踈，甚至於離以異端之說，淪胥而入於夷風俗之所以不厚，人力之所以不振，職是故歟。　禮者理之所存也　五文集　孩提先教以禮　古人於孩提時，已教以禮。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　達成體用之道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

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也。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　晦庵禮訣天理人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語注　禮者。天理之節文。節。謂等差。文。謂文采。等差不同。必有文以行之。語錄　禮是自然之理　禮只是理。只是有合當恁地不恁地。　禮之用和爲貴　禮之用和爲貴。吾心安處便是。　論人不可非禮　古人言非禮則耳目手足無所措。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便是非禮。非禮勿視聽言動。緊要在勿字上。不可放過。　論四先生之理　四先生禮。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槩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溫公者較穩。語錄　今以古禮節文　禮時爲大。使聖賢有作。必不一切從古之禮。疑只是以古禮減殺從今之俗禮。令稍有防範節文。不至太簡而已。　古禮不可全用　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　古禮不爲無補　古禮因難行。然近世一二名公所定之禮。及朝廷五禮新書之類。人家僅能相與講習。時舉而行之。不爲無補。　冠昏喪祭禮簡　今人於冠昏喪祭。一切苟簡徇俗。都不知所謂禮者。　今略存古制度　今所集儀禮也。只是略存古之制度。使後之人自去減殺。求其可行者而已。　尊君卑臣之義　三代之君見大臣多立。在車亦立。漢初立見大臣。如贊者云天子

爲丞相起。後世君太尊。臣太卑。　制禮須本儀禮　橫渠所制禮。多不本諸儀禮。有自杜撰處。如溫公却是本諸儀禮。最爲適古今之宜。　高抑崇撰鄉飲　明州行鄉飲酒禮。其儀是高抑崇撰。如何不曾看儀禮。貽笑千古者也。　南北朝不廢禮　南北朝是甚麽時節。而士大夫間禮學猶不廢。有考禮者。得亦自好。並同上　諸儒所議禮。劉欽說得是。　王肅儀禮必反鄭。並同上　東萊禮是避忌氣象　曲禮少儀。皆是避忌道理。步趨進退。左右周旋。若件件要理會。必有不到處。如學者常存此心。則自然不違于禮。心有時而不存。則禮有時而或失。內有毫釐之縱。則外有毫釐之差。如天之於百物。根莖枝葉。華實條幹。豈一一生之哉。氣到則百物自生。若一枝一葉之病。則是氣不到處也。又所謂避忌。如徐行後長。如洒掃應對。如相師皆是避忌氣象。大禾太平御覽表準正書曰。禮者。緣人情而爲節文者也。嚴父愛親之情也。尊親敬長之義耳。冊府元龜　禮者。國之幹也。身之文也。於人之爲翹翼。在治之由粉澤。降自中古。下逮列國。承商周之制。增周監之文。故有家陪之臣。禮義是以辨尊卑之序。達升降之節。引盟會之等。拜贈贄之規。或辭饗於王朝。徵加於鄰國。避湛露之賦。歸宰旅之司。致三肅以作恭。厲六儀而肅武。宜乎寵以文路。賜之州田。享罔卑之祥。加好

賀之數。傳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其斯之謂歟。　夫衣冠中而動作愼有方之士也。是故君子以禮自防。擇地而蹈。者誠而去僞。別嫌而明微。如衡誠懸。豈輕重之惑矣。猶水在器。故方圓而有準。與閨門則宗族序。在朝廷則君臣正。祇肅之德。於是乎生。殆辱之尤。無自而入。信哉。釋四塯矣。安上治民。捨禮何以哉。　夫宅天衷建皇極。誕爲民紀。卑由禮經。若乃制度云爲。適其會節。軌量物采。陳之表儀。然後百度緝熙。庶功明泰。所以治敢。何莫由斯道。不虛行。人存則舉。嗟夫。昨上命民。體國君民。將以寅亮帝功。光輔王室。然式功彰爲翰業。嘆象賢滅德。主達長傲。縱欲循耳目之常。規忽經紀之遠圖。謂權衡爲可欺。以舊坊爲無用。非獨何允。既自取於宗行。無相而耕。終靡成於昏作。國家之敗。於是在焉。斯亦方來用從詮次。要元獻公類要　王者制作太平而大備。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隨時施宜。有所損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二王。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民用和睦。閨門空虛。郁郁乎文哉。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洪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禮以辨宜。樂者敦和。　節文禮之等數　皆如其國之故。

謹脩其法而審行之。酒清肴乾。湛有力者猶倦焉。大鄉射禮曰。司正史令于主人北面請坐于賓。注。欲與賓燕盡歡也。至此盛禮以成。禮者尚敬。敬多則不親。又燕禮曰。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注。燕安坐相親之心。禮者。非爲華、薄之華薄之興。必由於禮。邦家注。莊子曰。學者非爲行擬之。約使之生。必由於學。禮不云乎。無輕儀禮。明其矯於天地。並從日月。賢者由之安。敢小有損益也。集事事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書洛誥　蓋戒諸兮。不爲虐兮。詩淇澳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詩東方未明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詩湛露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鏘鏘。詩庭燎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鈞。序賓以賢。詩行葦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詩雝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詩泮水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禮記檀弓　喪從死者。祭從主者。禮記檀弓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禮記王制　喪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　作大事必順於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禮記禮運　諸侯不臣寓公。　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　婦人無爵。坐以夫之齒。並禮記郊特牲　不敢以富貴加於

父兄宗族。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
子同名。並禮記內則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禮記玉藻 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禮記坊記 同姓皆先王
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故以為嫌。異姓則無嫌也。 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
漁色。禮記坊記 漁者，如漁人取魚，無所擇也。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
為小宗。禮記大傳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執玉執龜筴不趨，
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者不拜。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並
禮記少儀 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禮記表記 國君過市
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
市罰一帷。周禮地官 市乃人所爭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觀。若游
觀則忽施為，況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以下則使之出罰。 王執鎮圭，公執
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
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並周禮春官 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禮
記曲禮 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
齊而不敢解惰。禮記聘義 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 愛
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自尊者使人尊之者也。並禮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五十九　十

記公食大夫義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食不語，寢不言。 寢不尸，居不容。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迅雷風烈必變。 入公門，鞠躬如也。並論語 朝
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 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諱名不諱姓。並孟子 大禮經國家，定社
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鄭莊公伐許，君子曰云云 禮以順天，天之道也。晉
侯欲伐鄭，季文子曰云云 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
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孟獻子云 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並左
傳 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三麾，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
穀梁傳 涖盟者盟于彼，采盟者盟于我。公羊傳 讓，禮之主也。左傳 聽和則
聰，視正則明。國語 介胄之士不拜。前漢書漢文帝勞軍至細柳營將甲冑
亞夫持曰云云請以軍禮見 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前漢書
禮樂志 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後漢書王霸傳 臣疾君視，臣卒君
弔。後漢書 升上疏曰古者云云德之厚也 中國失禮，求之於野。後漢書
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偪下。後漢書第五倫傳 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
後漢書東平王蒼傳 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後漢書 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
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而望雲物。後漢書儒
林傳序 古明帝行養老禮云，親割牲，執爵而酳之；上尊養三老五更。 充賓充庭，百
官象物。晉書成帝紀 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晉書閻纘傳曰 待清者攸
猶取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云云 何有亂頭養望，自謂
宏達邪。 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昃，思相歡也；婚
合以夜，思相親也。唐書城陽公主下嫁卜之卜者以為不吉云云則言馬
周諫云 服可以例除，情不可以例改，必喪成婚，非人情所忍。唐書衡山公
主既公除，將下嫁長孫氏，于志寧以為於禮未允，故云。 規矩主於方圓，然
庸工無規矩，則方圓不可得而制也；衰麻主於哀戚，然庸人無衰麻，則哀
戚不可得而勉也。通鑑綱目司馬公論 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
事尚賢。 從于居是邑，不非其大夫。荀子子道篇 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
磬折，拱則抱鼓。劉向說苑辨物篇 書林事類回冗。衍曲也。今之禮記。少
儀曰冗。夫頌。禮之大壇。經解 導行。禮以導行。荀子 節樂。其君禮。管子 說體。者其
辨于禮。揚夫快。禮之夫快。注尊下卑，欲使也。 作大分。禮者法之大分，類之
綱紀。荀 或因或作。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子。其益可也。揚子
大戴小戴。禮之表也。文中 恭儉尊讓。禮之經也。淮 紀文物體制。甲部為經
二曰禮。紀文物體制。唐經志 言禮自書高堂生。前儒林 禮紀綱人倫。吹長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五十九　十一

於行。漢馬遷傳 經天緯地。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太一之初，原始要終，體
之乃人情之大。 統心曰體。禮者體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 戴聖
之學。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並禮記疏 四十九篇。河間王又得書
諸子之說為禮書，所得四十九篇。此曲臺集記，今之禮記是也。唐禮儀
志 曲臺集記。 孔子門徒共撰所聞。禮記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也。後通
儒各有損益。子思仮作中庸，公孫尼作緇衣。漢文時博士作王制。其餘眾
篇皆如此例。至漢宣世，東海后蒼善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
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於梁國戴德及德從子聖，乃刪后蒼記為八十五
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為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儒又加月令、
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禮記正義 周禮致太平之
書。唐諸儒議建議曰 然禮文雖眾，莫如周禮。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
王極由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辨方位而叙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
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 經禮三百。注 經禮謂周禮也。周
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禮篇 六典之職。周官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
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天下序
職 注 設官分職。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

上之小事注綱紀周官文武所以綱紀周室居攝天下周公定之致隆中
龍爆之端然則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玄撰衆大典言以為摭衆
大典綱羅衆家是以周禮大行並周禮疏主事周周官四五事注別五
百六十官可謂大事矣摘之周公所記周禮儀禮並周公所記所謂經禮
三百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禮經則周禮也上太平之
跡周禮遭秦威學藏於山巖屋壁以故不出漢武時有李氏獲之以上河
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之千金不得乃以考工記補之遂奏入於祕府
時儒以為非是不行至劉歆獨識其書如周公致太平之迹始奏立學官
後鄭玄為之注並三禮正義儀禮高堂生所傳儀禮周衰當戰國之世其
書並亡至漢高堂生所傳十七篇中大儒存焉後世作士禮以致天下之
禮行之至馬融鄭玄王肅並為之注解三禮正義禮以創中孔子曰致而
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貢問曰將何
以為此中也子曰禮所以制中也不能詩書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居於
德於禮虛中正無邪禮之異也莊子本領禮之則也之劃禮者人地之則
也禮者緣人情而為之節文也嚴父愛親之情也尊親敬長之義爰注王
言禮者所以設容明天地之體也春秋記趙有恩有義有節有權禮之象

五行其義四時也故以四為本云大戴記殺深禮者所以秋深也注以達
為文禮成而進以進為文序尊卑明禮制以序尊卑戴記恭順中正無邪
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三重寡過三王之禮禮備而不偏其作大
聖君子表徵謂禮節文禮之具數建中禮去中過於人由文而用也周禮
之文也尊以禮許人文武叔氏尊以禮許人叔氏子游名位不同禮亦異
數別嫌明微爲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故得其人之為貴末節錫延
序秩尊組引運立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故有司掌之爰禮禮成公用
禮者理之粉澤上下有禮其可用也尊文觀即緣飾於禮漢書正身禮所
以正身也修身為聖不學不成故禮之生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為成聖
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注禮本為中人設聖也不學亦不成也
大要爲禮者節之準也注節謂君臣之等差禮以定倫注定君臣父子之
倫並致仕爲以上並荀子檢跡禮職檢貌殊事尊卑有制修述紀備具功
大治辨會節不嚴其會節天地君子男女之明節講謀　喻節禮不踰節
卑高以陳尊卑之位象山澤也別宜殊則萬物所宜正國十五撙節曾起
法度節用以禮六等興命則而等興之養情禮義文理十五隆禮　易使
之心入之矣秩節六嚴改不可嚴改注桑扈詩維鵜詩無正等戚亦有等

成庶繁民王行義禮以行義七庇身禮以庇身十五招攜以禮五體政禮
以體政二俯贊詩綸節文禮以節文有體別禮以體別為理六十六補備
補備之明體禮以明體列立從參酌容法禮容法則大典三十五禮憲紀
政禮以紀政理也國之常也國十冠儀君冠無事祖儀用時居知致見其
禮知其政五三等宜易五大隆禮之盛也養安奉致靜復所以養安十五
隆殺　強世禮鄭致強世禮六華實華實制則禮二野文　三趾天地人
之三禮大還七静統願來世禮以奉儀靜統之前叔孫外請而內無遺井
跡遠之處與抑和內統近之處無相怨恨禮治則詳世治則禮詳世亂則
禮簡全在斟酌稱治國之柄將推錫情畫慎禮交錯於中情性之中仁主
義殺合使中禮有分別也職三十祖洽於衆為衆人之倡始而使和合之
承天之道七王之大經人之大端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著儀云備
章疑別微然後不着當用禮也十五紀綱萬事雕琢七情頭一劃度大為
創度在禮文為在禮五至三無裁節民心謂無不敬職十三言而履之禮
也十五拱持合安拱持其情合安其危注檢情歸正職四十七有徽有醴
講信修睦　不下庶人　降與上下之中無本無體日不得見耳不得聞
體之謂聖周禮爲本聖人體之履之謂賢儀禮為末賢人履之衆而錯之

天下無邪矣行之合道　統之於心職三十一尚辭讓去爭奪　天地經
緯左二十五達俗易制文達退有度貝卑有分謂之禮繁禮飾貌　孝文以
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遂善遠罪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荀正情性
節萬事紀綱人倫三十二斟酌仲禮禮記三通物觀時制禮二十五君莊
臣恭天尊地卑君莊臣恭禮志尊尊卑卑請父兄弟無所不臣　治人之
求制禮義以分之治人之求荀情文代勝其以情文代勝養人之欲七二
動無不當八本末相順終始相應法之大分禮者法之大分致明而約言
易知也治辨之極十二明分達治而保萬物分均勢齊亂生其差治畫
其升降直不陳五事不分吾無以見聖人矣揚夷俟倨肆其其擒五秖莊
痒廢貌如其也達世世通行禮義則可以世世通行下肅上尊二十情之
不可哭領惡而全好張禮以導人使六十三使由之而不知七十三興補
祥之本上禍亂之原五十三治民者來道不明則亂十一一節事天地之神
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辨君臣之位禮道隆則從而隆謂禮也二治七
情修十義　勝則流浸辭析故綱擾而治天下選用於宗廟社稷事于山
川鬼神此與民同也不可斯須去身順人情之大寶　去瑕穢養精神注
極則憂粗則偏　能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五二十五至太平而大備

前主君臣等上下十八閨緝紳藻心性後二十七尊卑修約之禮尊卑者
儉所以為禮寒熱喻明所以為嚴尊先祖隆君師前文理繁情用省禮之
隆也上事天下事地十五川有防器有範凡禮故之主也情文加於身而
錯於前禮故百年積德而後興前十二禮者品彙之璇衡唐志合文理而
歸於治前十七君有疑垣而自踰之禮防非躐不可踰也國十九禮探其
情而見之外外應知禮文而已前五十一建天地之中謂之禮五十二廉
恥節禮以治君子　人能枉欲從禮則福歸順情廢禮則禍殊之後非夫
之所為人之所設前貴有常尊五十一賤有等威貴尊而卑凡理之不可
易恥格折唐書制舊業防下以禮則恥格妄有不形者乎閭會見之儀使
漢貢獻公會高千乘一凡遵從事周會見之儀禮時與救征伐諸侯興三
公交錯中道或肯使者交私路帝先周馳閭禮儀妻著之遠禮　多行無
禮禍必自及周公制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明堂位
禮自外作　禮以地制過制則亂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
達事之變史記國將亡必多制叔向曰仲尼曰夫晉守唐叔之法度以經
緯其民利百變法　仍舊貫新立新意　何必改作所貫守常履禮民不
改五禮因民而作　洋洋乎盛德事制禮後二十五禮法興而淳朴散三

十二志其過制先王制禮皆其過制山堂考索歷代禮類　自伏羲至黃
帝五禮始具其唐虞則舜典云修五禮又命伯夷典三禮論語云商因於
夏禮周因於殷禮則夏商亦有五禮鄭康成注大宗伯唯云唐虞有三禮
至周分為五禮不言夏商者但書篇散亡故據周禮有文而言耳禮記
六禮七教八政王制云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
以防淫六禮者冠一昏二喪三祭四鄉五相見六也七教者父子兄弟夫
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也此六禮七教並是商禮周則五禮十二教也八
政者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也禮記疏　總論禮樂　仁者天性也
義者天情也人而不仁血氣之性也人而不義利欲之情也人惟有血氣
利欲以亂其天性天情故聖人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反其不仁不義
之習而復之仁義之真於以承天順地根本反始誠之主也於以敬親尊
君友于閨門悌於鄉黨百慮無邪無體之禮也歡心各得無聲之樂也非
無本不立無文不行達情性復仁義者禮樂之本也玉帛牲幣鐘鼓管絃
者禮樂之文也典謨二禮所紀本與文並行歷代諸史所志類皆器數之
末所謂本者容或知之猶未詳也今也考論語志始本而上及乎文之大
畧而已細而節目則有司存尺而本原以俟君子　夫子志四代禮樂

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韶舞形容紹堯之意
也成周謂之大韶漢謂之文始唐謂之九功宋朝謂之九德升聞雖歷代
取天下之異各作樂以取其功而韶舞大意至今猶存漢自武帝用賓王
歷代相承雖取五行更王之義以為服色旗幟之尚而夏時終不可易也
殷輅大輅也周謂之玉輅見書注秦謂之金根殷有山車之瑞故車名桑
根秦改為金根見東漢輿服志漢謂之乘輿歷代乘之以備朝祭之儀
周冕十有二旒前後邃延纁十有二就王冕朱紘衮衣十有二章歷代服
之以為朝祭之服夫子舉四代禮樂以告顏淵既為當時僭禮者之戒且
為萬世不可易之制也然袞冕之外所謂大裘冕染故以祀天與其諸餘
冕自秦漢廢之而不用大輅之外所謂大駕鹵簿唐車八十一乘自秦漢
增之而益侈漢儒正朔之辨未必祖夏時唐樂舞倍八佾之數未必似舜
韶夫子亦不深其往後世為修心所尊也然則歷代猶存韶舞夏時殷輅
周冕之大意者何歟大道所在雖萬世猶一日也　史記集經子為禮樂
書　虞周之時夔之所分典大宗伯大司樂之所職事見於書禮之所
述者即禮樂書志也春秋以來諸侯越禮而去其籍大夫僭樂而歌雍以
徹六經方作輒增於秦秦之所謂禮樂其六國以為侈忘於尊君抑臣而

已漢因秦舊叔孫之禮藏於理官法家又不復傳制氏實氏之樂有司止
能紀鏗鏘鼓舞為不能言其義夫如是安得有本書哉太史公作禮書暮
述秦漢興建元因革之際而乃足之以經子之禮論其樂書略序高武祖
帝所自為歌詩而乃足之以六經之樂記正樂記出於晉漢中河間獻王
獻之自班馬而降東漢六朝隋唐迄於宋朝正史皆有禮樂志況第相承
前後相襲止於五禮六樂之舊文與夫輿服音律之舊式遠參旁究時有
因革稍無大異特作史者姑掇拾以備諸志之一耳未必當時盡施用此
禮此樂也史通譏切諸史志頻頻至是其以是歟　班志以庠序為禮樂
之原　董仲舒劉向漢大儒也其論禮樂教化必曰立太學以教於國設
庠序以化於邑尺曰興辟雍設庠序陳禮頌之聲盛揖遜之容而已班固
志禮樂之始也歷序武帝成帝不見用二子之原而終也嘉歎光武當立
明堂辟雍顯宗躬行宗祀養老之事且謂威儀雖美而禮樂未具庠序未
設之故夫固與舒向論禮樂之原皆歸之庠序之教何也蓋舜命夔典樂
教胄子周以大司樂治學政凡直寬剛簡祗庸孝友之德歌詠聲音纖捐
言語之節與夫干戈羽籥射鄉事之儀上自朝廷下及黨遂皆有學以教
之於是童而習之至於老死踐而行之不厭不倦者皆學校之功也夫人

史侍不爲士君子之歸而禮樂達于天下矣周衰禮廢樂缺循法守正者見悔於世奢益僭差者謂之顯榮于夏見紛華聞夫子之道二者心戰不能自決而況庸下漸漬於失教被服以成俗乎此太史公所以發歎也秦滅先代之教而漢人置博士弟子員所致功令復以利祿之路誘之法汗見歷史志以今況雖曰設太學致辟雍所養所教之科與虞周與矣此班固所以歎建武永平之盛儀雖美而禮樂猶未具也東都太學諸生送相標致激成黨錮之患唐制由學舍之選者謂之生徒者未免乎科舉之累宋朝因唐制以取士自京師至州邑皆有學而禮樂之壞反自學校始由所習者皆場屋之文也禮義之地既爲利祿所移禮聞貢舉又爲刑名所禁欲以是爲禮樂教化之原難矣

歐陽志論禮樂與刑政爲二

禮樂爲國之根本刑政爲國之輔助也歐陽之志謂治出於一則朝廷里閭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朝夕從事乎禮樂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治出於二則所急者簿書獄訟兵食而已故事物名數皆有司之事搢紳大夫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終身未嘗見也況欲識禮樂而被其化乎嗚呼歐陽可謂知禮樂之本矣然猶歷述隋唐之所承變貞觀開元之所紀者與夫元和新儀曲臺新禮者於以見其大而意不存也故凡有唐五禮之次第六樂之名纖悉備載猶未免致諸史之尤者豈以存諸一代之正史猶勝於藏之理官與律令同科歟

禮樂以成教化

禮樂所以成教化而兵制輔之當唐虞之時禮樂之官析爲二兵刑之官合爲一詳畧可見

先王以通上下之情

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爲燕享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義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詩傳

存守內外之節

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著其威儀節奏之文語或問

其用無小大之殊

禮樂之用通乎上下無小大之殊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耳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同上

不當事繁文末節

蓋以禮之繁文末節當世所尚時人所易行者至於辭遜之心則禮意之實而人所憚爲故言能以禮遜爲國而先民則其爲國也不難若不能以禮遜爲國而徒相與從事乎繁文末節之間則亦無以爲禮耳語或問

先王以義起禮

以是爲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

王未之有者亦可以義起使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節文度數之小不可備而不敢爲卒以就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歎之也非無孟子之學而強欲爲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作而已矣孟子或問

禮樂以進反爲文

禮主其減者禮主於撙節退遜檢束非以其難行故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爲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暢發越非一向如此必至流蕩故以反爲文禮之進樂之反使得性情之平減是退讓撙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進者力行之謂盈是和悅舒散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反之退斂之謂禮主其減卻要進一步向前着力去做樂主其盈卻須退斂節制收拾歸裏如此則禮減而卻進樂盈而卻反所以爲得性情之正也故曰減而不進則消盈而不反則亡矣大全語錄

禮樂同一理

禮之誠便是樂之本樂之本便是禮之誠若細分之則樂只是一體周流底物禮則是兩个相對着誠與偽也樂如晝夜之循環陰陽之闔闢周流貫通而禮則有向背明暗論其本則皆出於一樂之和便是禮之誠禮之誠便是樂之和只是禮則有誠有偽須以誠克去偽則誠者同上

漢無興禮樂之主

先王之禮今存者無幾漢初自有文字都無人收拾河間獻王既得雅樂又有禮書五十六篇惜乎不見於後世是當時儒者專門名家自一經之外都不暇講況在此時又無興禮樂之主故胡氏說使河間獻王爲君董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則漢之禮樂必興矣

古今只此一理

自古亘今都只是這一道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聖人制度禮樂顛來倒去都只是這一道理做出來

人而不仁如禮樂何

或問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曰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既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禮樂並同上

窮達損益之宜

聖人窮而在下所用禮樂固是從周之前輩若聖人達而在上所用禮樂須更有損益不止從周之前輩如答顏子爲邦之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同上

樂其生反其始

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亦如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是和氣從中間直出無所待於外禮卻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節文卻是人做底故下文云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問如何是章德曰和順積於中英華發諸外便是章著其內之德同上

有是理即有是氣

問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此是言一氣之和無所不通否曰此亦以理言有是理即有是氣亦如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乎其中矣同上

禮

樂鬼神一理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只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　同體而異用　問上蔡謂禮樂之道異用而同體還是同出於性情之正還是同出於敬曰禮主於敬發則和這便是同體處　不見先王之禮樂　今世人有目不得見先王之禮有耳不得聞先王之樂此大不幸也　有德有位者方可制作　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之世而欲行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並同上　禮樂相爲表裏　問禮之用和爲貴便是樂否曰和是禮中之樂未便是樂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又是樂中之禮同上　如寒暑生殺　禮樂刑政之爲教如寒暑生殺之爲歲文公答楊深父　典禮是天理之當然　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一毫不得添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都不是聖人自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如此文公語錄　天道流行發見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大哉皆是天道流行發見爲用處　古者典禮分明　古者禮學是專門名家始終理會此事故學者有所傳授終身守而行之凡欲行禮有疑者輒就質問所以上自宗廟朝廷下至士庶鄉黨典禮各各分明同上　簡易則可行

大凡禮制欲行於今須有一箇簡易底道理若欲盡拘古禮則繁碎不便於人自是不可行　所因損益之理　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爲制度大體是害不得底雖如秦之絕滅先王禮法然依舊有君臣有父子夫婦依舊廢不得　至周然後大備　問喪祭之禮至周公然後備夏商而上想甚簡畧曰然親親長長貴貴尊賢夏商而上大槩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則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畧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　南北朝猶有禮學　南北朝是甚時節而士大夫間禮學尤不廢　陸農師之徒說禮　宋朝陸農師之徒大抵說禮都要先求其義豈知古人所以講明其義者蓋緣其儀皆在其具並存耳聞目見無非是禮所謂三千三百者較然可知故於此論說其義皆有攷依並同上　非玉帛鐘鼓之謂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而夫子之於告朔愛其一羊而不忍去於齊聞韶至於三月不知肉味何也抑其所以如此者其意乃有所屬而非玉帛鐘鼓

之謂耶　歷代議禮名臣　秋秦蕩滅遺文自漢興以來收而存之朝廷有典制可酌而求者漢有叔孫通高堂生徐生賈誼河間獻王董仲舒蕭奮孟卿后蒼閭人通夏侯敬劉向戴德戴聖慶普劉歆後漢有曹充曹褒鄭興鄭衆賈逵許慎杜子春馬融鄭玄衛宏何休盧植蔡邕魏有王粲衛覬高堂隆蔣濟王肅秦靜劉表劉紹盧毓陳羣魚豢王沈蜀有譙周蔣琬孟光許慈吳有來敏丁孚晉有鄭沖荀顗陳壽孫毓羊祜杜元凱衛瓘虞喜袁準賀循任愷陳銓孔倫劉逵摯虞束晳傅咸鄭襲蔡謨孔衍庾亮范宣范汪徐邈范甯刁協荀崧卞壼葛洪王彪之司馬彪干寶徐廣謝沈王衰何琦虞喜虞龢宋有徐羨之傅亮臧燾徐廣裴松之何承天顏延之雷次宗徐爰庾蔚之崔凱孔智齊有王儉何戢明僧紹劉瓛王逡之梁有司馬褧陸璉沈約周捨明山賓裴子野徐勉顧協朱异嚴植之賀瑒崔靈恩皇侃陶弘景司馬憲丘季彬陳有謝嶠孔奐後魏有高允高閭王肅北齊有熊安生陽休之元循伯後周有蘇綽盧辯牛弘隋有牛弘辛彥之許善心唐有孔穎達褚亮虞世南陸德明令狐德棻朱子奢顏師古房玄齡魏徵許敬宗楊師道賈公彥杜正倫李義府李友益劉祥道郝處俊許圉師韋琨范履冰裴守真孔志約蕭楚材孫自覺王方慶賀紀賈大隱韋萬

石韋叔夏祝欽明許子儒沈伯儀元萬頃劉承慶郭山惲唐紹王岩張說徐堅李銳施敬本王仲丘孔方義賈曾韓抱素盧履冰王江年公肅王彥威田同秀康子元侯行果史玄璨李行偉馮宗陳正節賀知章元行沖韋縚宋有蕭嵩義尹拙陶穀劉溫叟李昉盧多遜扈蒙楊昭儉竇儀中和峴陳鄂陳寬邢昺陳彭年丁謂王欽若李迪晉昌朝文彥博歐陽修姚闢蘇洵陸佃黃履陳祥道陳襄宋敏求王拜韓肖胄李至李宗諤楊億王珪曾肇余靖王安石司馬光王存李清臣張璪何洵直楊完江休呂公綽龐迪張昭獻衆煜呂公著許將顧臨范純禮孔武仲彭汝礪曾肇呂大防蘇軾歐陶王拉曾布錢勰韓宗師王古井亮米常安民李琮虞策劉定傅楫黃裳豐稷葉祖洽蔡京林希蔡卞吳安持晁端彥翟思郭知章劉拯黃慶基董敦逸彭汝霖韓忠彥陳暘謝絳劉摩父錢公輔程顥吳育王皞張載孫抃許免疑倪思梁顥王普董棻洪喜朱熹林栗韓祥康熙胡直儒傅崧孫近陳公輔黃積厚遼有耶律儼陳大任金有韓企先張暐張行簡元有劉秉忠周驛劉元中姚文獻姚闢思義族祐賀蕭究徐世嘉馬古倫居貞元額復明元額從金曾從元丁仙儀許世隆趙秉溫忠都子思巴元文杜字羅王海　古者宮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

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
聘問。懽忻交接。以為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畮
吉凶哀樂。莫不一出於禮。由以教其民為孝慈友悌忠信仁義。常不出於
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三代以古。遠矣。變古後之有天下者。一切用秦
雖有欲治之主。牽於時俗。安於苟簡而已。自漢以來史官所記。皆有司之
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　禮謂之文者。尊卑異位。親疏異情。長幼異序。內
外異宜。往來異等。動而相交。合而相紀。莫不成文而中於義理。序其品則
曰人倫。序其義則曰禮文。朝廷所以綱天下之風俗。不可以一日無之也。
禮之為國。與天地並。上天下澤。雷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其本則人
心固有。其文則聖人為之。禮者敬之經。敬者禮之情。無敬無以行禮。無禮
無以節敬。張曾爭論於漢朝。荀摯競奏於晉世。韓宣子見周禮盡在魯。知
周所以王。仲孫湫見魯秉周禮。知晉本可動。為天下國家者。不可一日廢
禮如此。莊公有非禮之舉。其臣諫以必書。周王有非禮之實。我其臣以勿
藉。先王之時。凡禮文之事。無不載之簡册也。士會不知殺烝。歸而講聚三
代之典禮。以脩晉法。蓋恥于不能相儀。吝郊勞歸乃講學。能禮者必從之。
君子恥不知禮如此。朝廷有大疑。不必聚諸儒之訟。國家有威容。不必蘊

野外之儀。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其事朝聘。冠昏喪祭射饗。其用郊
廟朝廷閨門學校鄉黨。由從其物。圭璧冠珮。幣與贄帶。俎豆。弓矢。其容齊
莊恭肅雍和。剛毅忻懽慘戚。其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長幼。其勢嚴
上下。定尊卑。決嫌疑。別同異。事天地。事鬼神。性理會元。主意發明　清濁
未判。渾淪無朕。時則是禮隱于渾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時則是禮藏乎
人心。聖賢迭起。維持世教。時則是禮著乎日用。是禮之功用大矣。性情
節。禮之本也。升降上下。禮之文也。綱常道德。禮之精也。制度文為。禮之粗
也。用之於一身。則周旋中焉。揖遜有焉。用之於一家。則閨門有章焉。宮庭
有度焉。以至朝廷以正。百官以治。則一國之禮也。卑不踰尊。疏不踰戚。出
入相友。守望相助。則天下之禮也。人道不可一日之不立。而此禮未嘗一
日之不存。是雖失於莊。滅於老。刑名於秦。歸罪於漢。而禮之在人心終不
可泯也矣。　辟公粹論　禮者理也。道之物也。辨上下。定民志。發而中節。
謂之和者也。和而至於合內外。使萬物各當其分。故謂之禮。禮各有其物。
故謂之義。統而言之則曰道。分而言之則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
之智。禮者見之謂之禮。故曰道之物。　借人言文據要　禮在萬世無弊
禮也。與天地而不見其始。窮今古而不見其終。條者不得而逃。舉者不得

而滅。惟其與人俱生。原於自然而後能也。故聖人知禮樂之出于天地性
情之所自有。故因其理而導之。探其本而文之。不行則已。行之斯成。不言
則已。言之斯立。大可以被天下。久可以傳萬世。桀紂卒天下之人而趾情
慾以絕禮。禮不絕而桀紂亡。秦焚聖人之書而推意欲以絕禮。禮不絕而
秦亡。莊列之虛無。楊墨之僻邪。申商之殘刻。秦儀之詭偽。欲以破禮。禮終
不可破。洪水集禮該萬殊之用　禮者。生民之大也。樂得之而以清。仁得
之而不廢。義得之而不濫。智得之而不惑。信得之而不渝。聖人之所以作。
賢者之所以述。天子之所以正天下。諸侯之所以治其國。卿大夫士之所
以守其位。庶人之所以保其生。無一物而不禮也。窮天地。亙萬世不可須
臾而去也。呂大伯禮因人情而用　禮生于天地。出于人心。情于性。發于
情。其斯以為本。人不能無生。有生故有父子。人不能無長幼。有長幼故有
兄弟。人不能無匹偶。有匹偶故有夫婦。人不能無相親。有相親故有朋友。
人不能無強弱。有強弱故有君臣。故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之禮。其本
則天地生之。其節則聖人為之也。因飲食之欲而饗食之禮作。因男女之
情而冠昏之禮作。其死藏生哀而喪祭之禮作。因其羣聚嬉戲而射鄉之
禮作。故饗食冠昏喪祭射鄉之禮。其本則人心固有之。其文則聖人為之。

也。洪水集時文摘奇　古者禮皆實用。　隆古盛時。風俗純一。教化素明。
二三聖人出而經理天下。固未嘗外人心以求禮。始於一人之身。行之於
宮庭袵席之間。發於宗廟朝廷之上。而達之於四海九州之廣。皆是物也。
朝會之儀。所以為是等級次第者。豈徒曰尊君卑臣而已。郊祀之事。所以
為是縟文縟典者。豈徒曰荅天報地而已。禘嘗之祭。所以為夫尊敬崇重
者。又非徒曰奉祖事神而已。宮室衣服之制。所以為是繁殺隆降者。又非
徒曰別貴明賤而已。聖人之制禮。蓋欲範俗世。彌綸天地。藏之人心而
不泯。傳之萬世而不窮也。　後世禮皆虛文　三代衰。王道廢。縱橫有以
駁是禮。刑名有以雜是禮。時君世主於是不求治於此禮之中。而列此禮
於治具之一。法制既立。刑政既暇。然後命禮官修禮文以為藩飾太平之
具。故以禮樂為制度。以儀物為觀美。郊雩之事天。祭嘗之事祖。曰以致神
而已。而隆天下根本之義。崇斯民孝思之心。則未嘗有以導乎民也。拜獻
之肥腯。粢盛之豐潔。曰以享神而已。而尊尊以使民知敬。親親以使民知
愛。則未嘗有以感乎民也。上以虛文制禮。下以虛文視禮。朝作其儀。竊笑
而知斯侮哉。　漢君未達禮文　高祖激起草野。競與販繒屠狗之徒傳
取天下而僅得之。君臣上下。未知有節。逆人心之道。大長立國之計。使以

一時擊柝之風未息。叔孫通以俗儒起而定一王之儀。然皆掇拾秦法而已。以野外之綿蕝施之堂陛之上。而魯兩生猶積德百年之說。視之為迂闊而不暇講也。其後文帝好黃老之學。則未遑於禮。景帝尚刑名之治。則又不知有禮。孝武之參定。似有志於禮也。然亦禮之末度。而非禮之本也。

唐世徒詳末節　唐太宗經理治道。勸咨儒者。意猶有望焉。然而與一時禮官學士肖隋之禮而增益之。以為貞觀禮。未免牽意為之。雖其書有一百三十八篇。亦稍詳備。而文為制度之末居多。品節防之意安在。當時大臣如房杜輩。亦河汾之流。王通所謂接三才之奧。達性命之源者。二子講之亦熟矣。而禮樂之間。多是汁決而無對。豈太宗之為君。不足與之言禮耶。抑千時講論。徒有虛文而無實用邪。遂使中和之政不足以祈民情。苟簡之儀僅足以飾治具。于何補哉。

夫子講明禮教　幸而夫子者出焉。著書垂訓。扶持人極。不為無所賴。雖一時無天子之權。而能存天子之教。雖不能回三代之禮。而能存人心之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豈以當時之人。知有禮之文。而未知有禮之本。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蓋欲當時之君。即禮之本以求禮之用。以上先進之是從。君子之必從。夫子之意。未嘗不欲挽春秋而為三代。林放問禮之本。則慨然以大哉歎之。顏淵陋巷一瓢儒。為邦之問。則欣然舉四代之禮樂以屬之。當時與羣弟子講明議論。無非欲人忠扶世教之道。與時欲屬書者閱其狄欲之聲。則深然服其為守禮義之國。然後知孔門之教也如此。夫以其環于外。死生顛沛間可為貴不為之動。豈非人心之禮猶有足恃乎。

國朝修明典禮　國家列聖相承。以禮為立國之本。待宗工鉅儒講明禮學。三禮圖已進於聶崇義矣。而陳祥道禮書上參用焉。開寶通禮既上於劉溫叟矣。而盧多遜之義亦兼取焉。邢昺之作分門禮選。王皞之作禮閣新編。與夫賈昌朝之上太常新禮。歐陽氏之參稽歷代因革。然此猶其文耳。文未足以盡禮。君子當觀諸人心可也。我朝盛時。醇息厚澤。浸漉中外。斯民之戴宋。蓋非一日。人心知有禮。則不忘君而相與歡忻鼓舞於春風和氣之中者。皆禮之功用也。然後封岱岳。祀汾陰。謁亳社。絕代曠典。靡所不舉。祖宗之心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此其享國日長。三代莫及。良有以也。

文由禮而後見　文莫盛於君臣父子之間。然君臣父子非禮不定。文莫著於仁義道德之訓。然道德仁義非禮不成。班朝治軍。涖官行法。文也。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亦文也。非禮則不誠不莊。日月星辰麗乎天。此天之文也。然天秩有禮。則禮實行乎其中。百穀草木麗乎土。

此地之文也。然禮由地制。則禮亦寓於其中。舉天下無一之非文。亦舉天下無一之非禮。

禮以立民之極　夫禮有冠昏喪祭。所以用於家者也。冠婚喪祭之禮一行。而一家之極由此以大明矣。禮有饗射鄉飲。所以用於鄉者也。鄉飲之禮一行。而一鄉之極由此大建矣。禮有吉凶軍賓嘉。所以用於一國者也。自吉凶軍賓嘉之禮一行。而一國之極愈彰彰於斯人日用常行之間矣。推是禮也。達之天下。行乎蠻貊。而此極益充滿乎覆載之間矣。禮之可以立道。而人之不可無禮也。若此。

分聲頻說人　齊以哭郤至之跛足而見伐。曹以觀重耳之駢脅而見滅。　叔孫通為高帝制朝儀。而高帝說。蒙憲為石勒撰朝儀。而石勒說。　武王之為太子也。肅然而太公不以進。屈到之為大夫也。嗜芰而子木不以薦。　子產之有功也。位在四人之上。而不居其上。郤至之有功也。位在七人之下。而不掩其上。故公孫揮於子產。知其將得政。單襄公之於郤至。知其將不免。　周王失禮。叔向知其不終。魯侯失禮。子貢知其必死。　楚子無禮。子羽穆叔知其不久。子玉奮師無禮。蔿賈知其必敗。為下者可以無禮乎。　齊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晉文公之出也。過曹。曹不禮焉。　韋玄成佯狂讓爵於其兄。而見貴於朝。丁鴻佯狂讓爵於其兄。而見貴於友。　商鞅無禮。趙良言相鼠之詩以戒之。慶封不敬。楚子賦茅鴟之詩以譏之。　晏子不禮。而楚滅之。鄭伯不禮。而晉滅之。　商宗之於張輔。先備弟子禮。全說尚書一篇。然後終君臣之義。所謂學焉而後臣者。

事　雖天子必有尊。諸侯必有長。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上以禮全好而順愚。下以禮達善而遠罪。　尊常之室無與剝之往。則父子無列。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記纂淵海尊禮

經　作賓于王家。書微子之命　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記祭義　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少儀　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必賜之几杖。乘安車。曲禮上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曲禮下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曲禮上　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孟子公孫丑下　齊管夷吾任國政。號曰仲父。列子　杜千乘於陋巷。揚子　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左傳　魯莊公使束縛管仲以予齊使。齊使受而退。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之于郊。國語　周文王得呂望於磻溪。武王以為師。謂之太公。號曰尚父。史記　項羽尊敬范增為亞父。同上　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魏有隱士曰侯嬴。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

通鑑。眀紀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西漢汲黯傳曹參爲齊相。聞膠東有蓋公善治黄老言。厚幣請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本傳排藝而先驛。雋傳暴勝之望見雋不疑容貌尊嚴。勝之躧履起迎。並西漢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延升上坐。東漢傳孔融深敬於鄭玄。倒屣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令鄭君鄉宜曰鄭公鄉。後漢鄭玄傳興席改容。後漢吳祐傳吳中稱之仲父。吳志傳徐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通鑑漢獻紀馬卓爲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諸侯貴人爭欲拜章。與尹言者。西漢孫寶擊豫章。先遣虞翻請華歆。歆爲巾迎策。謂歆府君德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胡沖吳書孫策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吳張昭傳許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納誘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蜀志晋王導任丞相。元帝委之爲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晋書本傳郭奕爲野王令。羊祜嘗過之。奕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晋書郭奕傳虞翻在吳。魏文帝嘗爲翻設虛坐。三國吳志本傳唐郭子儀德宗時賜號尚父。唐書本傳郭子儀代宗不名。呼爲大臣。舊唐書本傳魏徵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固久不已。鷂竟死懷中。通鑑唐太宗紀太后信重內史梁文惠公狄仁傑。群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通鑑唐武后紀玄宗尊遇姚崇。每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輒臨軒以送。它相莫如也。唐書本傳龐德公素有重名。諸葛亮每至其家。獨拜牀下。三國志王維名盛於開元間。豪貴人虛左以迎。唐書帝如孔子廟。謁孔子祠。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孔子墓。築孔林。禁采樵。訪孔子顔淵之後。以爲曲阜令及主簿。通鑑五代周太祖紀樊宗師見劉蕡獨拜。唐書本傳傳紀范逵既去。陶侃追送不已。且百許里。世說集子夏居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郗子居秦谷之陰。而昭王陪乘。文選燕王尊樂毅。分國顧問。歆。秦子弟春朕屈辨金公爲尸。寘舍無參御之。不得爲政。常。雜金竹通明時以衛史大夫樂尸寺白所遇二十戶。郊迎。李陽冰作李白集序宋朝林前時得拜龐公。升堂則郊庶拜時鄴書之周事對坤德。紀側心。言節氏紀。紀順人。心。有節容周

撓。五帝紀轉節。紀事實伏羲氏作二十五絃之瑟。制婚姻之禮。通唐黄帝時鳳凰巢於阿閣。麒麟遊於苑囿。始興封禪之禮。同上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故其積基統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通千今升晋紀總論三王因事制禮。各順其宜。史太史公自序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前傳子實解嘲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管子心術所以禮爲異。所以行於世也。莊大宗師禮以道中。天下篇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麟之趾詩齊侯脩禮於諸侯。左傳七年叔向曰。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怠禮失政。是以亂也。襄二十一年政須禮而行。上文注猶人須車以載。禮是政之車輿。上文縱諸儒習禮。詳見劉向抗疏賦千等議曰。今陛下勸學興禮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儒林傳序禮之象五行。大戴禮禮者道萬物之情。暢爲善之道。晋宋傳玄宗天子。乃覽雲臺之義。草泥金之禮。皆唐文藝略之。兒皆知禮遜。同上冀缺以禮讓升而合人知禮。唐薛登傳禮之理。誠深矣。誠大矣。誠高矣。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禮者人道之極也。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荀子有禮類。定序。分明。辨等。分爭。等差。大物。善端。辭遜。博節。賦偶參狄制度辨明等

来。本本兵舉。情文逐說。同天澤而上下之儀辨。即乾坤而尊卑之理待。百世莫能違者名分之嚴。一日不可闕者綱常之極。爲世由之則秩序不紊。一日舍是則綱維者擁。朝廷宗廟肅君容止。父子君臣截然等衰。辨上下於定民之志。列尊卑於異往之初。賦隔以相戒。與截征南之釋。序而皆列。詳陳戴記之爲。如著以視民。執不見從於廟與。者教而防僞。自能同越於周儀。興禮事對食道。各祭祥論和。用國語考時定則。唐禮樂志教民所法。體類辨儀。講求。大經。不易。法則。經世賦偶。與世推移。觀時會通。因天而秩順于其章。緣情而制秩然至關。賦偶晋方展地。國宜從武之講求。唐尚律儀。是有賁戚之載定。秩禮事對周之綱。唐文戟之器。左傳抱鬼帳時。左傳相據稼逸。左傳賦偶軒轅居尊。修明治體。秋闕重化。鋪張國典。一以同俗。秩爲自天。秋倫寬繼創明等夫。因性所有防民未然。創本諸衲。辨由辰奉。治兩人厚。分嚴等衰。五禁門典之修。三倫異嗜之用。謂除逸者禮不如禮。而招偶者德不如禮。武沖爲其澤也。又以濟衆。武扶爲其制也。能於莊時。首以析之也。沖爲方之澤。履以辨之也。析一代之儀。德者得也。自得而已。禮者履也。可履而已。狄世道民者德之本。上治民者禮之宜。

爲國在於得民也。德者得民之道。爲國先于正俗也。禮者正俗之規。
既形則違格。難見幾微。不易則人情。亦開管仲。湯后先置應時之善。咸
王曲全允其之宜。　總文古義乾之象。定知既天淳之辭。　君子之治。當
度於德風。聖王之化。宜明於禮制。　綏諸侯可於則其博。秩五典者無之
則九。　辨乎上下也。道本坦覆。行以別稅也。用常體純。　觀則民紀有。若
不奈之網。廣以天秩。有無大泯之乘。賦偶嘉我觀鄭。縱誠作以食君。異彼
宣公。指貴列以理國。　制以懋綏。乃陽后舉修之日。省而康運。工陶唐舉
命之時。　議興長情。已具對於中宗。泰發孫弘。亦吟詠于武帝。　不作制
遠人之格焉。咸帥調乎。抑亦爲大綱之本。於鑠光熙。詩禮　事對　異辨。務
寡見雅言。無迷而數以約以。文中五十典於主於。語本作　兼金合璧賦偶
邦乘六典。國張四維。　小大殊制。古今異宜。　獨以君綱。紙然國維。　遠
天地陰陽之妙。是君臣上下之宜。　大而朝廷明君臣之分。微而鄉黨正
長幼之儀。　尊卑上下也。其制已定。進退升降也。非文不行。　則貴賤則
賤不陵貴。定規殊則殊無間親。　上天下澤民志定矣。尊居卑下古人取
諸。　以中爲體中國無弊。以和爲用和而不流。　宗伯分職。秉常典儀。
貴本可知也。本出見末。本無以固也。用試不亂。　家父衆乎而自既咸章。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五十九　二十六

大夫繡紱而各私已意。　譬猶社衣服之無耻。況且鶴來軒而有位。　世
屬洪荒。有長幼執拼于長幼。風猶林野。有上下執分于上下。　固彼天秩。
作之世矣。　五國彝典。人倫定規。　八百制度。三千威儀。　經三百有制
度有品儀三千有文章所焉。　武續武商因革不一。有降有殺增損可知。
因世爲之節文。順時有所損益。　非天降也地出也。由聖作之明述之。
于以紀綱於萬事。于以節咏於六情。　自之朝廷君君臣臣。觸之閨門
父父子子。　降升明一代之規。因革彼百王之典。　施之鄉里。則尊卑有
倫。行之朝廷。則貴賤有序。　武序于禮。會長幼。咸明乎射御朝覲。　婚姻
有廢。則淫泆之罪多。鄉射不明。則長幼之序失。　郁郁成周之際。彬彬負
觀之初。　修以達義。本末兼備。序以治人情。文者明。賦偶　推以位王。在周
伯仲祇之掌。使能典朕。載虞宗實元之清。　無使卯朝坐芙。開知主禁之
事。有令擊柱爭功。前議朝儀之起。　弁紹于唐。其改易而尚有。朕同于夏。
所損益而可知。　擱江網體字當韻。　定序。　明分。　辨等。　分守。　等差。
辨眾。　正儀。　判尊卑。辨上下。　天秩。　日用。　防民。　正國。　坊德。
制心。　節民性。順人心。　動容周旋。奉秋博約。賦句體具辭選。用爲範
防。　君臣父子。貴賤之名分。長幼親疏。有自然之等差。　君臣父子。截

截名分。明是鄉黨。繩繩紀綱。　閨門整肅。人知長幼之倫。會陡尊嚴。世識
尊卑之序。　行於閭里。則長幼相遇。用之邦國。則會同朝聘。　明爲天之
義。載積載益。定上
下之分。一坤一乾。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五十九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五十九　二十七

永樂大典

卷一〇四六〇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書寫儒士臣孫[illegible]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illegibl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六十

四濟

禮

周禮

賈公彥序夫天育蒸民，無主則亂，立君治亂，事資賢輔，但天皇地皇之日，無事安民，降自燧皇，方有臣矣。是以易通卦驗云，宬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註云，三名，公卿大夫。又云，燧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寘其刻日，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註云，指燧皇謂人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斗樞云，所謂人皇九頭，兄弟九人，別長九州者也。是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至伏羲因之，故文耀鉤云，伏羲作易名官者也。又按論語撰考云，黃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伏羲已前雖有三名，未必具立官位，至黃帝名位乃具。是以春秋緯命曆序云，有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位尊卑之別。燧皇伏羲既有官，則其閒九皇六十四民有官明矣，但無文字以知其官號也。案左傳昭十七年云，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杜氏註云，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己姓之祖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

而雲名。註云，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註云，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炎瑞，以火紀事，名百官也。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註云，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也。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註云，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也。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又云，鳳鳥氏歷正之類。又以五鳥、五鳩、九扈、五雉並為官長，亦皆有屬官，但無文以言之。若然，則自上以來所云官者，皆是官長，故皆云師以目之。又云，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為近，是以少皞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事；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事即司徒、司馬之類是也。若然，前少皞氏言祝鳩氏為司徒者，本名祝鳩，言司徒者，以後代官況之。自少皞以上官數略如上說，顓頊及堯官數雖無明說，可略而言之矣。案昭二十九年，魏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蔡墨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註云，窮桑，帝少皞之號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

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故外傳黎爲高辛氏之火正此皆顓頊時之官也案鄭語云重黎爲高辛氏火正故堯典註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以高辛與顓頊相繼無間故重黎事顓頊又事高辛若稷契與禹事堯又事舜是以昭十七年服註顓頊之下云春官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秋官爲金正冬官爲水正中官爲土正高辛氏因之故傳云遂濟窮桑窮桑顓頊所居是度顓頊至高辛也若然高辛時之官唯有重黎及春之木正之等不見更有餘官也至於堯舜官號稍改楚語云堯復育重黎之後重黎之後即羲和也是以堯典云乃命羲和註云高辛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是天官稷也地官司徒也又云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使分主四方註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時又命四子爲之官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是有六官案下驩兜曰共工註共工水官也至下舜求百揆禹讓稷契暨臯繇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註稷棄也初堯天官爲稷又云帝曰契百姓不親汝作司徒又云帝曰臯繇汝作士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下文云舜命伯夷爲秩宗舜時官也以先後參之唯無夏官之官以餘官約之夏傳云司馬在前又後代況之則羲叔爲夏官是司馬也故分命仲叔註云官名蓋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鄭玄分陰陽爲四時者非謂時無四時官始分陰陽爲四時但分高辛時重黎之天地官使無主四時耳而云仲叔故云掌天地者其曰伯乎若然堯典云伯禹作司空四時官不數之者鄭玄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案堯典又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鄭註云堯末時羲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下又云帝曰四岳湯湯洪水有能俾乂鄭云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唯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案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四岳之外更有百揆之官者但堯初天官爲稷至堯試舜天官之任謂之百揆舜即真之後命禹爲之即天官也案尚書傳云惟元祀巡狩四

岳八伯註云舜格文祖之年堯始以羲和爲六卿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岳之事是爲四岳出則爲伯其後稍死驩兜共工求代乃置八伯元祀者除堯喪舜則真之年九州言八伯者據畿外八州鄭玄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案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註云有虞氏官蓋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不得如此記也昏義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云蓋夏制依此差限故不從記文但虞官六十唐則未聞堯舜道同或皆六十并屬官言之則皆有百故成王周官云唐虞建官惟百也若然自高陽已前官名略言於上至於帝嚳官號略依高陽不可具悉其唐虞之官惟四岳百揆與六卿又堯典有典樂納言之職至於餘官未聞其號夏官百有二十公卿大夫元士具列其數殷官二百四十雖未具顯下曲禮云六大五官六府六工之等鄭皆云殷法至於屬官之號亦蔑云焉案昏義云三公九卿者六卿并三孤而言九其三公又下兼六卿故書傳云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各兼二卿案顧命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衛侯爲司寇則周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與古異矣但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所以象天立官而官益備此即官號沿革粗而言也要義云卷

龍馬師皆官長　顓頊至高辛官名唯見重黎及木正等　堯舜時六官之名見　百揆四岳後又分八伯　三公兼卿周與古異孤并卿爲九　禮至幽王紛亂孔子卒後又亂　漢儒禮學傳授　周官後出唯劉歆識之杜鄭賈傳之　鄭康成譏鄭衆賈逵之失　劉向父子並被命校書而歆奏七略　鄭衛賈馬皆作周禮解詁　尚書周官篇與周禮異六官周禮文物大全圖天官冢宰冢宰大宰小宰宰夫宮正宮伯膳夫庖人內饔外饔亨人甸師獸人𩵋人鼈人腊人醫師食醫疾醫瘍醫獸醫酒正酒人漿人凌人籩人醢人醯人鹽人冪人宮人掌舍幕人掌次大府玉府內府外府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司裘掌皮內宰內小臣閽人寺人內豎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典婦功典絲典枲內司服縫人染人追師屨人夏采地官司徒大司徒小司徒鄉師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封人鼓人舞師牧人牛人充人載師閭師縣師遺人均人師氏保氏司諫司救調人媒人司市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胥肆長泉府司門司關掌節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草人稻人土訓誦訓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迹人卝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荼掌蜃囿人場人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司稼舂人饎人槀人春官

宗伯大宗伯小宗伯肆師鬱人鬯人雞人司尊彝司几筵天府典瑞典命
司服典祀守祧世婦內宗外宗冢人墓大夫職喪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
大師小師瞽矇眡瞭典同磬師鍾師笙師鎛師韎師旄人籥師籥章鞮鞻
氏典庸器司干太卜卜師卜人龜人菙氏占人簭人占夢眡祲大祝小祝
喪祝甸祝詛祝司巫男巫女巫大史小史馮相氏保章氏內史外史御史
巾車典路車僕司常都宗人家宗人夏官司馬大司馬小司馬軍司馬輿
司馬行司馬司勳馬質量人小子羊人司爟掌固司險掌疆候人環人挈
壺氏射人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司士諸子司右虎賁氏旅賁氏節服
氏方相氏大僕小臣祭僕御僕隸僕弁師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繕人
槀人戎右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校人趣馬巫馬牧師
廋人圉師圉人職方氏土方氏懷方氏合方氏訓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
邍師匡人撢人都司馬秋官司寇大司寇小司寇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方
士訝士朝士司民司刑司刺司約司盟職金司厲犬人司圜掌囚掌戮司
隸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布憲禁殺戮禁暴氏野廬氏蜡氏雍氏萍氏
司寤氏司烜氏條狼氏脩閭氏冥氏庶氏穴氏翨氏柞氏薙氏硩蔟氏翦
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銜枚氏伊耆氏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人環

人象胥掌客掌訝掌交掌察掌貨賄朝大夫都則都士家士冬官考工記輪人
輿人輈人築氏冶氏桃氏鳧氏㮚氏段氏函人鮑人韗人韋氏裘氏鍾氏
筐人㡛氏玉人楖人雕人磬氏矢人陶人旊人梓人廬人匠人車人弓人
漢景帝時河間獻王傳左禮獻之初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
五篇失事官一篇乃求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成伯璵外傳天子
六卿　傳曰周公制禮設官分職各有其屬天子六卿一卿之下各統屬
官六十內外三百六十官也冢一朝之數其下各有胥徒府史此即庶人
之在官者天官冢宰治家天也今之尚書令統百官地官司徒治掌十
二教古者掌五教主徒衆者也春官宗伯治掌天地人神之禮今之太常
卿是也夏官司馬治掌率九伐之法又司爵祿秋官司寇主法刑也冬官
司空治掌土地以居民也古者六居未有官寫其字從六又從冬官也俞
壽翁復古編六官　上古帝王之建官也法天地四時以為名名舉其官
官治其事無有廢職不舉之處誠以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也故黃帝
氏以雲紀炎帝氏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大皥氏以龍紀少皥氏鳳鳥適
至因紀於鳥曰祝鳩氏司徒也曰鵻鳩氏司馬也曰鳲鳩氏司空也曰爽
鳩氏司寇也祝鳩鷦也能孝故司徒主教民鵻鳩王鵻也摯而有別故司

馬主法制鳲鳩鴶鵴也以其平均故司空主平水土爽鳩鷹也故司寇主
治盜賊此皆建官之本意而自顓帝以來始為民師而命以民事於是六
官之名立而六官之事治以舜命九官而禹作司空實平水土契作司徒
敬敷五教伯作秩宗命典三禮皐陶作士惟明五刑其餘則皆有職此虞
舜稽古建官之旦夏商因之至於四官者居六官之四而他五官若虞若
工若樂若后稷若納言皆不專屬而隸于六官之一者蓋周制也周自成
王歸于豐作周官自三公三孤而下六卿分職各率其屬若冢宰則主邦
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則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則掌邦禮治人神
和上下司馬則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
空則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此周禮六官凡即此而考則其所隸可得而
推矣秦燔詩書禮經尤被其毒漢興傳禮者有高堂生魯徐生徐生獨善
為頌不能通經傳子至孫皆以頌為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
守東海人孟卿事奮以授后倉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謀又有
戴德戴聖等舉於是禮有大戴小戴漢起禮學於亡逸者董董如此而今
周禮所傳猶尚未聞其統班固曰孔子做周之禮此禮所以必取於周以
為經者也藝文志曰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注言王莽時劉歆置博士

顏師古曰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至後漢時河南緱氏杜子春之徒稍
相講授然今六官大抵皆秦亂失其統紀非先秦之舊若制國用冢宰之
職也而後世雜之司徒度地居民輿事任力司空事也而後世雜之司徒
蓋明白易見可以考驗者猶其法而安之亦以其傳謬之久故也司徒氏
掌教者也而財賦則兼之土地之事則隸之無亦以其為地官故凡土地
之事悉以屬焉而財賦出於土地者也亦從而屬之名與事違官與職戾
書得於流傳之久事習於謬舛之餘習者不察而事亦以乖國用制於冢
宰邦土掌於司空皆有明證不謬而後世實淆亂其制甚矣傳謬之移人
也質之以經將有所是正焉官正而司空之篇可得而復其所立表而淵
實者耶　天官之屬大宰小宰宰夫宮正宮伯膳夫庖人內饔外饔亨人
甸師獸人𩋙人鼈人腊人醫師食醫疾醫瘍醫獸醫酒正酒人漿人凌人
籩人醢人醯人鹽人冪人宮人掌舍幕人掌次太府玉府內府外府司會
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司裘掌皮內宰內小臣閽人寺人內豎九嬪世婦女
御女祝女史典婦功典絲典枲內司服縫人染人追師屨人夏采今編獸
人𩋙人鼈人獸人右冬官之屬也後人因膳夫庖人之屬遂置之天官非
也天官掌供王之膳羞固也而獸人𩋙人鼈人則非所掌至於獸醫附列

於醫師此九不可省按月令季春之月命司空曰田獵罝罘羅罔畢翳餧
獸之藥毋出九門用是以知此四官屬司空無疑也蓋九職三曰虞衡作
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乃司空之職則獸人獸醫獻人鼈人不爲
天官屬亦明矣月令雖非必聖人之書或出於秦亦去古未遠有古之遺
事焉司裘染人追師屨人掌皮典絲典枲右冬官之屬也司空掌百工凡
此四者工人之官所以供王之服御而掌皮典絲典枲則備工之用而典
治絲枲飾化八材之類是也屬之司空曰宜官凡十一宜在司空今存者
六十有三三爲羨去十有一焉於是闕其八矣八者雜之春官見于儀
地官之屬大司徒小司徒鄉師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封
人鼓人舞師牧人牛人充人載師縣師遺人均人師氏保氏司諫司救調
人媒氏司市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肆長泉府司門司關掌節遂
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草人稻人
土訓誦訓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迹人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
荼掌蜃囿人場人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司稼舂人饎人槀人凡二十八今
編鼓人舞師右春官之屬也論見前篇封人載師閭師縣師均人遂人遂
師遂大夫土均草人稻人土訓山虞林衡澤虞丱人角人羽人川衡掌葛

掌染草囿人場人右冬官之屬也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凡邦土
事與夫地利之宜實職之王制言執度度地量地制邑民居必參相得皆
其義也封人之封國造邑載師之任地定征閭師之任民縣師之制域均
人之均力政遂人之經田野治溝洫遂師之徵財征作役事遂大夫之修
稼政屬地治土均之平地政均地守均地事均地貢草人掌土化之法稻
人掌水利之事土訓之道地圖以詔地事是皆度地制邑居民而時其地
利者以類推之是當屬之司空而大司徒之教民於此宜無預焉以至山
虞澤虞林衡川衡之掌山澤丱人角人羽人之蓄山澤之材與夫囿人牧
獸場人之植果蓏掌葛掌染草之時地利其猶之於書考之於禮經質之
於六典六職證之於十有七官之義則取而隸之司空是則有據而非臆
説而求爲異論者也夫司徒以地名官後之人不復考其義姑以名近
而取類焉故司空水土之官雜之爲多今區而別之可以槩見矣　春官
之屬大宗伯小宗伯肆師鬱人鬯人雞人司尊彝司几筵天府典瑞典命
司服典祀守祧世婦內宗外宗冢人墓大夫職喪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
大師小師瞽矇眡瞭典同磬師鐘師笙師鎛師韎師旄人籥師籥章鞮鞻
氏典庸器司干大卜卜師龜人菙氏占人簭人占夢眡祲大祝小祝

喪祝甸祝詛祝司巫男巫女巫大史小史馮相氏保章氏內史外史御史
中車典路車僕司常都宗人家宗人凡七十今編天府世婦內宗外宗大
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右天官之屬也天府掌宗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
大寶器藏焉其與諸府宜在天官況於藏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以詔
王察群吏之治此皆冢宰之事非宗伯所宜職者故天府宜在天府若世
婦掌出則既論之矣內宗外宗掌佐王后宗廟之祭祀蓋婦官也當與世
婦及女御女祝之屬屬天官與宮正宮伯皆類也不當在宗伯至於大史
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
皆大宰之職焉小史掌國之志宜以類從內史掌八務之法以詔王治外
史掌書外令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皆與太宰所掌
相關非宗伯所得兼也太宰之官六十有三其羨者三其去者八若世婦
則複出合之則一矣今宗伯之不當屬者九世婦之外則八焉以之足天
官之屬學者較彼此而考之當自見矣典瑞典同巾車司常冢人墓大夫
右司空之屬也何以言之百工之官隸司空者也若典瑞典同巾車與夫
司常皆治其器物以備其用者也治其器物以備用則是工之屬其隸司
空爲宜典瑞者大槩與考工玉人之事相若如四圭有邸兩圭有邸祼圭

有瓚又曰璧羨以起度皆玉人之制也工在其間矣典同者掌六律六同
之和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以十二律爲之度數以十二聲爲
之齊量此制樂器之工也巾車掌公車之政令如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
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夫
曰錫面曰勒面曰彫面曰貝面曰朱曰繢曰鷖曰組皆所以飾之者也即
造車之制備矣至於司常掌旗之物各有屬以待國事如日月爲常交龍
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
爲旌是九旗之制備矣又曰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
家各象其號蓋使之如其制以爲此旗云爾是豈非土人之事而隸于司
空者耶成周建官限於三百六十其不以一工人專一官明矣凡其器物
必須工爲之而官掌之即百工之事在其間矣如典瑞典同之類是也必
以一工爲一官如今考工所載則司空者乃一大匠梓人之類耳何以爲
司空若夫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摩摶埴之類皆得命官而尸職者將不
勝其繁亦非聖人設官之意而周之冗食者多矣後世傳習之謬謂司空
之官主百工而百工與居六職之一周官之存者也工人之事也故斷斷
以謂司空之篇俱亡亦不復加考正於其中嗟夫此司空之篇所以亡而

由漢以來莫之察者矣於不思聖人設官之意歟至於冢人墓大夫則宜
以土事屬者也列之禮官濫矣　復古編下　夏官之屬大司馬小司馬
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司勳馬質量人小子羊人司爟掌固司險掌疆候
人環人挈壺氏射人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司士諸子司右虎賁氏旅
賁氏節服氏方相氏大僕小臣祭僕御僕隸僕弁師司甲司兵司戈盾司
弓矢繕人槀人戎右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校人趣馬
巫馬牧師廋人圉師職方氏土方氏懷方氏合方氏訓方氏形方氏山師
邍師匡人撢人都司馬家司馬川師凡六十九人今編弁師司弓矢槀人
右司空之屬各以其工者也弁師不當在司空已無可疑者蓋為冕弁以
供王之服用者也司弓矢乃弓人為弓之事故合九合七皆有其制槀人
掌獻素獻成宜以工屬司空愈益明白謂其為兵而隸司馬傳誤者也職
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邍師右司空之屬也職方宜屬司空既於
司馬篇論之矣土方氏形方氏宜以類從山師川師邍師皆是也山虞澤
虞林衡即其條耳故不多論　秋官之屬大司寇小司寇士師鄉士遂士
縣士方士訝士朝士司民司刑司刺司約司盟職金司厲犬人司圜掌囚
掌戮司隸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布憲禁殺戮禁暴氏野廬氏蜡氏雍

氏萍氏司寤氏司烜氏條狼氏修閭氏冥氏庶氏穴氏翨氏柞氏薙氏硩
蔟氏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銜枚氏伊耆氏大行人小行人司儀
行人環人象胥掌客掌訝掌交掌察掌貨賄朝大夫都則都士家士凡六
十六人今編行人小行人司儀行人掌客掌訝掌交環人右宗伯之屬也孔
子曰行人子羽脩飾之左傳曰行人失辭行人蓋言語之官所以掌大賓
之禮大客之儀其為禮儀之官明矣而與其徒司儀行人掌客掌訝掌交
等俱列之司寇何義禮儀一事也豈以司儀名官不在禮職而在刑屬斷
可識矣是當歸之宗伯何說之有

總論葉時禮經會元知有聖人之治法當知有聖人之道法離道於法非
深於周禮者也欲觀周禮必先觀中庸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
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夫禮儀
三百經禮也說者謂周禮是也威儀三千曲禮也說者謂儀禮是也二書
皆周公所述也中庸言聖道發育萬物復歛而歸之禮儀威儀之中何哉
蓋聖人之道洋洋乎極於至大而無外優優乎入於至小而無間周公作
書雖曰制度文為之所在而聖人所以生物不窮與天並立者實出於其
中是誠中而不偏之正道庸而不易之正禮不如是烏足為生民立極為
萬世開太平也哉雖然有周公則周禮作有成王則周禮用制而用之存
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昔周公相成王兼三王之事監二代之文夜以繼
日坐以待旦事為之制曲為之防至治之法而先有亂日之憂處極盛
之時而深為衰世之慮紀綱制度纖悉必備於是乎周禮作焉君臣同德
相與圖回以立致無逸之規樸而直立忌驕既醉之事業以參蕭斧葦之
恩意而講明洛誥周官之典刑精神心術亹亹忘倦於是乎周禮用焉井
牧始於黃帝而九夫經野之制備衍服防於堯而九畿分國之制詳典刑
倂於舜而五刑麗民之制具驗諸今而不悖稽諸古而益彰此三者道之
所以行也然此猶其大者又次如冠昏喪祭之文又其次如服食器用之
度無不竭吾心思而經畫之微而至羽毛鱗介之形又微而至於蟲蟻鼃
黽之類而必為之區處各當而後已是禮也舉本而遺末語精而不遺粗
周公以之相七年之治成王以之致四十年之平周家以之永八百年之
命即此一書可以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非徒為三百禮文而已此周公之
道所以為周公之法與然周公豈有它道哉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
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禮一書皆此道也戰國孤秦
而下道已不傳其傳而周公之法懸矣漢武號為有志於道然黷劉之弊

井田廢而阡陌封建裂而郡縣肉刑變而笞箠三者行道之本漢去古未
遠且不能以漸復區區官名之定服色之易正朔之改曾無補於治道之
萬一河間所獻之書且不肯過目況望其勉強行道乎劉歆生當陽九之
厄百六之會乃欲取之以輔新莽使何人斯敢輕議禮乎周公之法不行
周公之道無恙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後世惟一唐太宗亦知周禮為真
聖人所作而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是亦徒
發望洋之嘆耳世儒嘗恨太宗不能修復古制以為唐自元魏北齊以來
授民以田分民以鄉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一二繼以蘇綽在周約六典以
建官而府兵之制微有端緒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五六又繼以隋文帝之
富盛蘇威高熲之損益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七八太宗躡其後而行之使
其深觀詳察纖悉委曲有以補前代之未備則唐之治為周之治惜太宗
之不為此也然觀魏齊周隋之時制度近古而卒無善治者道失其傳而
徒法不能以自行也今觀貞觀之治世業以授田租庸調以取民七百三
十員以建官十六衛八百府以置兵法非不良政非不善終不保其後之
不變或者不原其道之不行而惟欲其法之未盡不思太宗行仁義方四
年遽澌心於既効已德色於致理聖人發育峻極之妙果如是易訣耶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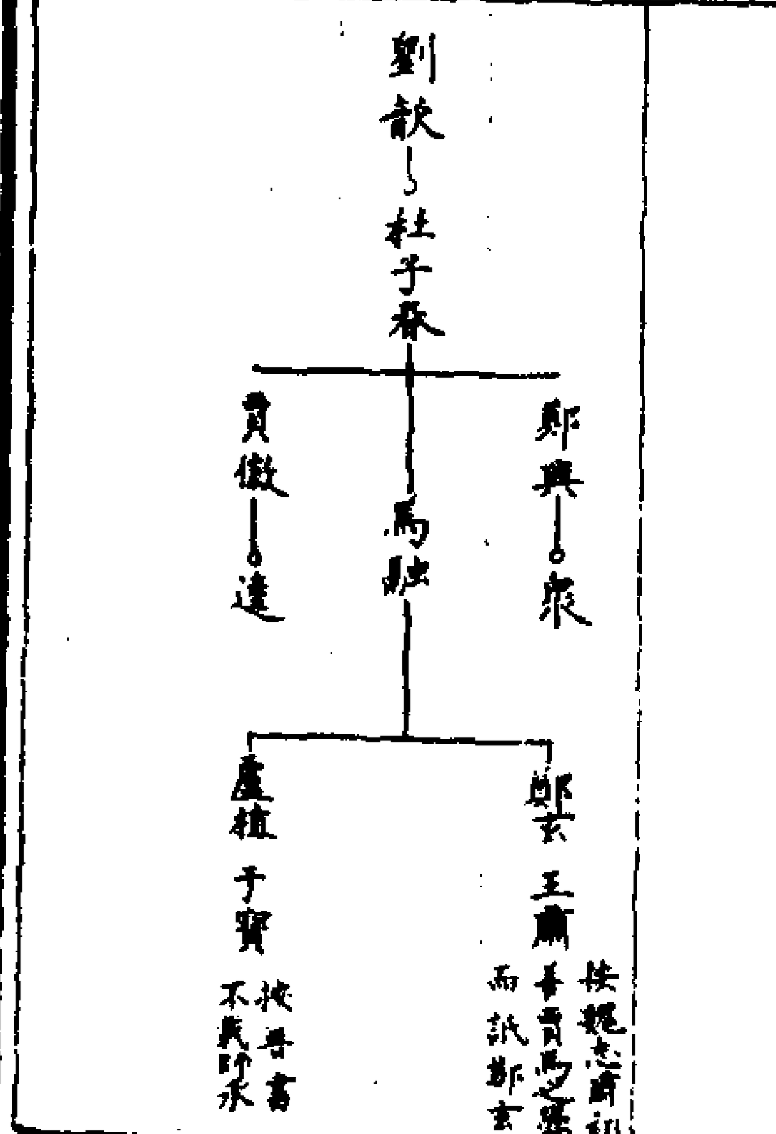
知周公之法不行不足以行周公之道安知周公之道不行其何以行周公之法與蓋自周衰道之不行久矣子思子已逆知後世之不善用周公之者也故曰待其人然後行金陵王氏以儒學相熙寧而當一用周禮荼何新經行而僻學興新法立而私意勝末流之弊罪有浮於漢儒者故程明道曰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公之法度正爲斯人發也烏乎道其不行已矣後世身君師之責者有能思周公之所思行周公之所行威乎其可以爲成周之治矣不然道之不行而徒法之是任未可以語周禮王興之周禮訂義序周禮興廢　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張南軒曰方是時周公相成王欲以立綱陳紀制禮作樂成一代之法故推本三代四聖之心而施此四事達之天下以爲無窮之事業也又曰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莫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代而達之者也周公之心孟子發明之至矣　愚按已上論周公作周禮本旨書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孔氏曰周禮每官言其人之員數及職所掌立于定法授與成王即政之後即有淮夷叛逆未暇以立官之意號令群臣今既滅淮夷成王乃以周公所制周官六職頒示群臣以此告之鄭康成曰周公居攝而作六職謂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鄭鍔曰以洛誥考之周公營洛乃是欲使成王自服于土中亂爲四方新辟及作六典之書以授之使往治于洛邑其言曰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乃汝其悉自教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蓋爲成王齊整建官之法使王往新邑自教率之各勉其職也成王滅淮夷而歸在豐董正治官始以新書從事然只在豐而不往洛邑故周禮雖成終不盡用故經之授田等事今皆難信正由成王不宅洛故有其法制之文終不見行之實也若如此論則經之首篇惟王建國辨方正位之語始有所歸其他疑非周公全書皆可以意曉　愚按已上論周公授周禮于成王　左傳齊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閔元年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昭二年杜預曰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　愚按已上見周禮至魯猶存　孟子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

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孫氏曰周官在漢最晚出孔氏既無明言孟軻之徒或未之見疑信猶未決也不幸劉歆用之而大壞王安石用之而益壞儒生儒士真以爲無用於後世矣夫去古遼邈雖使先王之志憫然在目固難盡索今之法而求復其初也然究觀其書以道制欲以義防利以德勝威以禮措刑尊鬼神敬卜筮親賓客保小民藹然唐虞三代極盛之時非春秋戰國以後所能髣髴也學者欲知先王經制之精捨此書將焉取之　愚按已上見周禮至戰國已亡　賈氏曰武帝開獻書之路出於山巖壁入于秘府至成帝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亡冬官以考工記足之　河南緱氏杜子春能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又以經書記傳相證爲解逵解行於世衆解不行然衆時所解說近得其實按藝文志成帝時求遺書詔劉向校書經傳諸子詩賦向錄而奏之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馬融迺云成帝命歆考理秘書鄭玄序云太中大夫鄭興及子衆故議郎衛宏侍中賈逵南郡太守馬融皆作解詁然周禮起於成帝劉歆成于鄭玄附離者太半故林孝存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唯鄭玄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爲訓注使周禮義通焉　愚按已上見周禮待漢以後諸儒而始明　毛應龍周禮集傳序周禮源流　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南軒張氏曰方是時周公相成王欲以立綱陳紀制禮作樂成一代之法故推本三代四聖之心而施以四事達之天下爲無窮之事業也　夏書胤征言政典曰政典乃六典之一　周之六典蓋因於夏書周官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陳大猷曰周公定六官詳見於周禮首言惟王建國設官分職蓋自宅洛時官制已定繼有淮奄之役今滅淮夷還歸乃作書舉建官之大旨警厲百官使各盡厥職故以周官名篇　禮記禮器篇經禮三百註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　三禮正義曰周禮儀禮並周公所記所謂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　前漢藝文志云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　讀周禮綱領　橫渠張子曰學得周禮他日卻做事又曰周禮乃的當之書　龜山楊氏曰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　朱子曰禮記此書乃周家盛時聖賢制作之書又曰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又曰周家徧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

書。古人實迹之見于今者。周禮是司存格式。尚書是號令約束。周官制度間見錯出於春秋三傳。皆可稽據。亦有與周禮相為發揮處。六典之書。其猶可得而見者。事典今考工記是也。　周禮大綱是人主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使天下之民無一不被其澤。又推而至於鳥獸。一草一木無一不得其所。有裁成輔相參贊天地之功。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　文中子。深識周禮者。其說皆合。必透徹周禮之人。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執周禮以往。　張子曰。周禮唯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illegible]饒得此。便忘彼。混混然天下之事。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朱子曰。天官之職。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其心廣大。方能區處應副。況於先事措置。思患預防。著多少精神。　朱子曰。周禮一書。周公從大心法中流出。如此間扶黨之法。正周家建太平之基。　東萊呂氏曰。周官余所素習。周之禮樂本末悉備。真典王之大典也。　毛詩秦國風序蒹葭之詩曰。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蘇氏曰。秦地於西陲。本以狭兵富國為先。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禮儀終成之。至商君厲之以法。卒以北勝天下。既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呂氏曰。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疑其迂闊。　左傳齊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閔元年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昭二年

諸儒傳授

傳授圖



王莽時。劉歆為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鄭興父子等多往師之。與衆並作周禮解詁。賈景伯亦作周禮詁。馬融作周禮傳授鄭玄。玄作周禮注。注多引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義。其後人有王肅注十二卷。干寶注十三卷。

山堂考索。周禮始末。法始伏羲。而成乎堯。備乎周。周公相成王。建六官分六職。禮樂數事。燦然大備。即其設位言之。則謂之周官。則其制作言之。則謂之周禮。前乎周者。非無禮也。在金天時。司徒曰祝鳩氏。司馬曰鴡鳩氏。司冦曰爽鳩氏。司空曰鳲鳩氏。司事曰鶻鳩氏。在帝舜時。曰治官有百揆。教官有司徒。禮官有秩宗。政官。刑官有士。事官有司空。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則官固有數矣。虞書有二典。夏書有政典。固有名矣。甘誓乃召六師。而曲禮六大五官。先儒以為商制。至周則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仲長統以周禮為之經。禮記為之傳。賈公彥云。按書傳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所制之禮。即此周禮也。若稽周室隨時制宜。兵刑之官分為二。禮樂之官合為一。略天地。詳人事。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為治之道。罔不具舉。後之言治者必稽焉。後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滅去其典籍。孔子時已不具。自秦孝公用商君。其政與周官相反。始皇疾惡。欲絕滅之。焚燒獨悉。是以隱藏百年。漢興。言禮自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戴聖。是為五傳弟子。若夫周禮。其出最後。武帝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河間獻王獻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又謂武帝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復入于秘府。至孝成時。劉向子歆校理秘書。見之。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冬官亡矣。以考工記足之。考工記乃前世能識古制者作。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為非。惟歆獨識。而五官亦有殘缺。歆之末年。始信其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按藝文志周官經。制禮記所謂禮經是也。經禮三百。注曰。謂周禮也。然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舉成數也。王莽時。歆奏置博士。蒙何遭天下兵革並起。疫疾喪荒。弟子死喪。徒有河南緱氏人杜子春存。頗識其說。賈徽及子逵。鄭興及子衆。大夫者興也。司農者衆也。又以經書轉相證為解。其時衛次仲。賈景伯。馬季長。亦皆作周禮訓詁。鄭康成作禮注。多引杜子春。鄭大夫。司農之義。然則周禮始於劉歆。而成於康成。其後唐賈公彥又撰周禮疏五十卷。衆所解說。近得其實。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逵以六經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為十五萬家。絙千里之地。甚繆焉。為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訖。惟念前業未畢者。惟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初河南杜子春年且九十。能通其義。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林孝存以為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何休亦以為陰陽之書。康成獨知聖法。故能答其論難。且序世祖以來通人達士皆作訓

詁使周官之不衰，鄭氏力也。厥後于寶、王鄭之徒，有爲義疏，有爲論評者，與夫禮帖、禮鈔之類，莫可勝紀，而世罕得其傳，豈非華多實少，不足以行遠歟。惟康成之注，賈公彥之疏，學者用其說久矣，惜乎理多錯綜，未盡至當之歸。欲振斯典，宜有所待。訓詁傳授，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始奏立學官，杜子春承平初年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識其義，鄭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其子鄭衆傳周官，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鄭玄作周官注，賈徵及子逵受業於杜子春，鄭玄以爲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是以周禮盛行。王肅魏志，肅初善賈、馬而誣鄭，元于寶晉書不載師承，毛應龍

周禮集傳 周禮傳授訓詁。按石經周禮經注一十六萬三十一百單三字。韓宣子曰：周禮盡在魯矣。杜預曰：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孔子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遂乃定禮樂，明舊章。戰國時，孟子以周室班爵祿之制、井田疆界之法，口授北宮錡、滕文公。畢戰之徒，齊威王君臣取古司馬法，附以司馬穰苴之說，稱司馬法。秦滅，漢興，叔孫通徵魯諸生與其弟子共起朝儀，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與孔壁無異。文帝時，魯徐生善爲容。傳瑕丘蕭奮，蕭授孟卿，卿授后倉，倉授戴德、戴聖，世謂之五傳弟子。河間獻王得李氏上周官五篇，以千金購冬官不得，取考工記足之。成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秘書，向條撮篇目，指意，未上，遭子歆，乃奏之。始列序于官藏在秘府，及漢書言傳周官五篇，而六藝論云傳六篇。劉向之子歆校河南緱氏杜子春，子春授太中大夫鄭興，字少贛，及子太司農鄭衆，字仲師。又有議郎衛次仲、侍中賈逵、南郡太守馬融，並作訓傳，或存或亡，存者亦復無幾。惟大司農北海郡鄭冲之孫，名玄，字康成，括囊大義，網羅衆家，周禮行，鄭氏力也。孔氏、王肅亦皆作傳，晉有干寶不見師承，其後蘇綽、王通好之，仲淹教授河汾，讀周禮，手不釋卷，曰：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唐太宗謂魏證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永徽中，朝散大夫賈公彥著周禮疏四十卷，今併爲十二卷，與鄭氏注及陸德明音義並行。 南史沈峻尤長三禮，陸倕與徐勉書薦峻曰：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群籍原本。

諸家序文 賈公彥周禮疏序。 周禮廢興，周公制禮之日，禮教興行，後至幽王，禮儀紛亂，故孔子云：諸侯專行征伐，十世希不失。鄭注云：亦謂幽王之後也。故晉侯趙簡子見儀，皆謂之禮，蓋傳子又不識其儀也。至於孔子更修而定之，時已不具，故儀禮注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釋亂者也。悉能存其亡者少，至孔子卒後，復更散亂，故藝文志云：昔仲尼沒，微言絕，七十二弟子喪而大義乖，諸子之書紛然散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又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滅去其籍，自孔子時已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高堂生博士傳十七篇，孝宣世后倉最明禮，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按儒林傳，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戴德、戴聖。鄭云五傳弟子，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是爲五也。此所傳者謂十七篇，即儀禮也。周官孝武之時始出，秘而不傳。周禮後出者，以其始皇特惡之故也。是以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衆、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爲解，逵解行於世，衆解不行，兼攬二家爲備，多所遺闕，然衆時所解說近得其實，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逵以六鄉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爲十五萬家，縆千里之地，甚謬焉。此比多多，吾甚閔之久矣。六鄉之人實居四同地，故云縆千里之地者誤矣。又六鄉大夫冢宰以下所非者不著，又云更多者如此，解不著者多。又云：吾六十爲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訖，惟念前業未畢者，唯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案藝文志云：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子、詩賦，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奏其七略，故有六藝七略之屬，歆之錄在於哀帝之時，不審馬融延云至孝成皇帝命劉向、子歆考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者，成帝之時蓋劉向父子並被帝王命，至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修者，故今文帝理則是也。故鄭玄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

名臣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又
云玄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
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覽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
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秘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
于典籍觕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文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
用不顯傳于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　其名周禮為尚書周
官者周天子之官也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是
言蓋失之矣案尚書盤庚康誥說命泰誓之屬三篇序皆云某作若干篇
今多者不過三千言又書之所作據時事為辭君臣相誥命之語作周官
之時周公又作立政上下之別正一篇周禮乃六篇文異數萬終始辭句
非書之類難以屬之時有若茲焉得從諸又云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
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然則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
于鄭玄附離之者太半故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
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玄徧覽群
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荅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
故鄭氏傳曰玄以為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是以周禮大行後王之法易曰

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此之謂也　王安石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
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指將播之學校而臣安石實董
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叙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
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
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
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
猶之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歷歲千數百
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
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
復之之為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亹亹
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
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
二十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周禮
新講義鄭宗顏序　先王之設官各有職而所職各有禮故小宗伯之職
曰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然則教官土屬也而主乎牛教所以
順民而牛者順物也禮官木屬也而主乎雞禮所趨時而雞者知時也政

官火屬也而主乎馬羊政以軍為主馬行健也於軍有所資於羊能群而
善觸也於軍有所衆刑官金屬也而主乎犬犬善禦而且能擊也刑所以
禦其有惡而警其未有過也至於事則百工制器以嚴天地陰陽之理而
象者能發隱伏也是以司空之官於時則主冬於職則主事蓋以萬物至
於冬則藏而其動則可見也於是屬之以百工而使之興事造業發其理
之不可見於人者此先王居百工之意也且天地能生物而不能使之有
所和與之材而不能使之有所務方是時也先王運其智於心術而致其
功於法度故因材而為之器因器而為之象器有其用也則使服其器者
必思所以觀其德象其有意也則使攻其器者必思所以體其道故有庇
風雨者為宮室利川途者為舟車為衣裳以在躬為升爵以在體有以養
目也為繅竟有以養耳也為磬樂至於服用不一而器用不同皆所以致
天下之利也圓者中規以其能變也方者中矩以其能止也厚以有載虛
以有容尊卑所以象天地奇偶所以法陰陽器之未嘗無象也名之未嘗
無義也故名之所在象之所取象之所聆則禮之所在先王之禮將以養
人也而人情之所欲者養之備矣故凡可以利天下者不遺一物易曰備
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聖人於易以教天下之動於禮

以顯天下之順故非深於易則不足以制禮而非深於制禮則不可以言
易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蓋其度數足以明妙外之意其道德足
以盡方之形故也雖然莫非事也而百工者居其一而已記之所載自王
公士大夫以至於農夫婦功皆有職於國者也而百工者事職之所主故
列於事官而為之屬也然而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則工不信
度三公坐而論道士大夫作而行事所謂道揆也百工審曲面執以飭五
材以辨民器所謂法守也惟其上有道揆而朝信道此道德之所以明也
下有法守而工信度此風俗之所以同也先王之時其所以同風俗者尤
謹於百工以其衣服器械之所由出也然則其可不屬之以官乎故有三
公以經理天下有士大夫以任事而後可以責百工以辨器用有器用而
後商賈有以阜通貨賄三農有稼穡而後嬪婦有以治絲枲此三者百工
以為利而百工所以為養也故其序如此　易祓周禮總義許儀序　經
以禮名不徒文為制度而已三墳五典屬之禮官易象春秋皆謂之禮蓋
禮者理也天秩天叙本諸民彝物則之始見於王道綱常之大凡古今載
籍所以總攝是理者無適非禮而六典獨謂之周禮豈非成王周公制作
明備事事物物之理皆萃此書者歟周道既衰人亡政息布在方冊可舉

而行不韋諸侯惡其害己而盡去之重以秦人焚坑之既而是書之亡久矣漢儒求斷簡訪識舊聞用志不可謂不勤惜其掇拾於散逸之餘未暢厥旨至本朝河南諸君子欲推原關雎麟趾之化而新學一倡異論滋熾周官訓釋胝諸經獨為舛雜未有能洗衆陋而涣群疑者蓋嘗病之思欲致明其說而莫知所折衷焉文昌易先生蚤以周官之文冠帝學之彥耀以周官之業肆王國之典及其閒退優容泉石爵禄榮寵不介於心乃取素所講明者而加以研覃述總義三十六卷寧敬請莊誦見其略訓詁而尚大義書且歎曰天下後世誠不可無此書也既刊之以傳遠復序其所以為書之意夫天下之事至於理而止天下之理至於經而備周官六典至理具焉總義一書所以集諸儒之大成者本諸理而已觀其論序官之次第已足以發明其端及以一經之綱領求之王政莫大於井田井田莫先於經制夏貢殷助具有成法百畝而徹至周益詳然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此定制也而於四人以下則莫知所以養民之法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此定制也而於上地菜五十畝則莫知所以授田之法夫三為屋屋三為井此司馬法之說也而較之開方則有斂惡多寡之異十里有洫百里有澮此匠人溝洫

之說也而較之治野則有遠近疏數之殊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此載師任地之法也而較之什一則有內外輕重之差諸儒於此蔵焉是非角立迄無定論井田大政猶不明若此況其他乎今先生一皆以經證之既於統宗會元者昭揭至理而本數末度詳法略則凡見於設官分職莫不條分縷析辭約理盡使周家一代之制光明經緯如日月星辰之文貫串流通如江河淮濟之水可謂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後有述者恐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至若考工一編雖取其宏偉邃嚴而槩以王制王藻之類於周典有異同者不復牽附而為之說且俾學者遵迹而探本焉乎禮汨於諸儒理固無恙也理著於總義而禮復彰明矣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可也使有因井田之說而為王田因團服為息之說而為青苗皆致古不明流弊滋甚然則是經之明晦其繫於理亂何如哉此書一出所以嘉惠天下後世信無窮矣患於明經者惟優而柔之饜而飫之庶乎由先生之說得周公之意周公既沒周禮不在兹乎　史浩周官講義序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至于有周六卿分職各率其屬總而計之三百有六十官各有守治各有職錄分毫釐若綱在網上集唐虞夏商之大成迄于後世無以復加數千百歲尊為六籍莫之少貶焉者以

文武周公之用心與天運行雖亘萬世為之不磨也林孝行述曰續亂不驗之書何休亦曰六國陰謀之書是皆不知周官者惟鄭康成獨明其為周公致太平之迹且曰囊括大典網羅衆家者在於此書則周官之顯明於後世康成之力居多也雖然續周官者多矣徒知其職之所掌汨汨於物儀事數之間而不知周公之意者亦多矣周公之意不曰以為民極乎蓋極中也民受中以生苟非人君設官分職以治之使之抑其過而勉其不及則紛紛冠履之相望糜餘之徒糜何為也哉周之盛時六卿皆賢能體王意使民不失其中而國以大治故周公於六官之首皆致此念學者當以念會無徒從事於物儀事數之末庶足以見成王周公矣　葉時禮經會元陳基序　昔周公致太平之迹具載六官凡天地日月之遠山川封域之近禮樂刑政之著鳥獸之微皆經綸區別無不各得其冝此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傳諸萬世所當守為律令而不可忽焉者也秦人欲肆其暴而惡六經為害己乃盡舉而焚之其罪可勝誅哉漢儒掇拾殘編斷簡於烈燄之中僅千百之十一耳然皆百孔千瘡卒未有以理為之折衷者河間獻王妄以考工記而補冬官之闕益亦陋矣我宋葉文康公生乎百世之下而確然有見於百世之上乃取經文之所存者會而通之

蒐羅檃括曲暢旁達事覈理當如指諸掌其補亡一篇又皆以經補經盡洗漢儒附會之陋譬之美玉有闕以玉補之不愈於用石乎公裔孫今江浙儒學副提舉廣居奉遺稾獻之江浙行中書右丞榮陽潘公公命刻諸梓且寫書俾余序其篇端余於文康無能為役而於禮也則願學焉既幸其後有人又嘉潘公之樂善不倦乃不辭而為之書　俞壽翁周禮復古編序　六經厄秦至漢稍稍得復然而多出於儒者記誦傳授不能無訛誤既成篇帙相傳至今世儒信其師承之或有所自也無或疑議遂使聖經之舊汩焉無復可見周禮一書皆周之舊典禮經然方諸侯惡其害己而去班爵禄之籍已有失亡之漸況一燔於煨燼而董董出於口傳追記之餘安能盡復其故耶伏生年過九十口授尚書自非孔壁所藏古文出而考證則舜典與堯典孰分益稷與臯陶謨奚別盤庚不得而異篇康王之誥不得而殊體信以傳信未必不至于今日也六經唯詩失其六書逸其半周禮司空之屬盡亡漢以千金求之而弗獲也詩書之逸不復有考獨周禮司空之篇有可得言者反覆之於經質之於書驗之於王制皆有可以是正焉者而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耳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謬誤亦遂可以類考將一一摘其要識之識有犁然當於人心者蓋不

寶玉大弓之傳而鄆讙龜陰之歸也雖然由漢迄今世代遼邈大儒碩
學項背相望而區區末學乃爾起義是不得罪於名教者鮮矣嗚呼學者
寧信漢儒而不復考之經耶無寧觀其說而公其是非以傍證於聖人之
言而幸復於聖經之故耶知我罪我所弗敢知此復古編之所為也　陳
傅良周禮說序　王道至周備矣周之作誥曰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
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慮心積慮蓋庶幾兼夏商之祚迄于暴
秦畧如其言是道也惟孔孟知之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
周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是故合族以五世自夏商用之至周
則繫以姓而弗別雖百姓婚姻弗通親諸侯以五服自夏商用之至周則
九州之外猶以為夷服鎮服蕃服世一見嗚呼備矣後之傷今思古之士
往往謂周文敝學者尚論三代要當折衷於孔孟且夫天命之難諶非兢
畏不能有也人心之自然非惻怛不能懷也文武成康積功累行之勤誠
有見乎此讀書於刑人殺人剝刖人君臣相敕甚敬甚懼服念誥教至於
自時至於再三讀詩於南雅群臣嘉賓兄弟朋友故舊戍役之際徒一勝
豆皆深致其好備禮盛樂以后妃之尊猶欲相為酒醴以勞慰行役僕馬
卒苦夫苟燕樂人即永歌嘆詠之不足夫苟刑戮即戰戰焉有憂色此非

有利為之畏天命焉耳嘗即人心焉耳嘗緣詩書之義求之文武成康之
心考其行事尚多見於周禮一書而傳者失之見謂非古彼二鄭諸儒崎
嶇章句窺測皆薄物細故而建官分職關於盛衰二三大指悉晦不著後
學承誤轉失其真漢魏而下號為興王頗采周禮亦無過輿服官名緣飾
淺事而王道闕矣恭惟本朝純用周政千載一時矣自藝祖不忍一夫之
力而養禁旅不欲使天下一吏得以專殺而罷方鎮制度文為雖非周舊
深仁厚澤意已獨至肆于列聖浸以寬大任子及於異姓取士及於特奏
養兵及於剩員甚汙吏有叙復重役辟有取裁議之臣每不快此而國家
世守重於更定蓋周衰且千載而詩書遺意於是焉在豈不盛哉熙寧用
事之臣經術淺駁顧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其半之說售富強之術凡開基
立國之道斲喪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迄于夷狄亂華中原化為左衽老
生宿儒發憤推咎以是為周禮之禍詆排不遺凡遂以進士舉猶列於學
官至論王道不可行古不可復緣以熙寧嘗試之效藉口則論著誠不得
已也茲有格君心正王綱均國勢說各四篇而為之序　王與之周禮訂
義趙汝騰奏狀　右臣汝騰與準祕省公移索臣所領樂清縣管下士人
王與之周禮訂義以候聖覽臣即命工匠就其家印寫二本繳納訖臣竊

詳諸經訓解皆有先儒折衷彙集成書獨二禮闕周禮又不幸遭王安石
不善用以禍天下學者望而疑之雖程顥張載三先生尊信此書僅有
緒言見於語錄近世大儒朱熹辨明甚至皆有意表章之然亦未嘗作為
訓義以行於世與之以山澤臞儒乃能編管天下前後儒先講解或一說
之精或一義之當蒐獵無遺間亦自附己見剖析微眇是非審確故參須
真德秀擊節是書為之序德秀既與之益加意刪繁取要由博得約今其
書益精粹無疵矣上可以裨聖明之治下可以釋學者之惑有功於六典
甚多縉紳韋布爭欲得之與之列於家臣嘗識其人近來假守益得之於
旦評履踐無玷節守不渝皓首著書數種周官特其一也真經明行修之
士臣職在師帥每欲薦之于朝適會祕省取其著書臣用敢以姓名聞欲
望聖旨下祕省索與之訂義以備乙夜之觀付少加旌異以風厲天下學
者幸甚　真德秀序　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
然則終不可行乎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
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
之則戾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
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

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為政以此之學著而為書故能為成周致太平而為
萬世開太平蓋自古禍亂之原非一而大略有四焉君心縱於逸樂而群
下不敢言也賢才壅於疏逖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
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導人主以侈欲者壹以冢宰統之三
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諫又皆以輔導為職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士
之有德行道藝者民自興之而因使長與治焉脩於家者莫不達於朝廷
則人才無陸沉天官弗私予矣居民有法養民有政斂民有制刑民有典
舉天下疲癃惸獨無不樂其生者又自王畿之近至於六服之遠地之相
去或千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周公之所思而
得者畢萃於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新室盜
也宇文伏也其所經營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道者莫如唐太宗然無端身
刑家之本而欲規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能行也自劉歆用之既悖儒者
譁而攻之曰周禮不可行也吁歆之王莽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
益爾安得累吾聖經耶使何休者指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既褻於非聖無
法而近世之關荊舒者又謂其廢孔子之春秋用劉歆之周禮也獨不思
春秋固出於周禮耶使周禮常行於天下則春秋不作矣蓋使世之行周

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甚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之學公之學也有公之學故能得公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也永嘉王君次點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着爲訂義一編用力甚至然未以爲足也方將蚤夜以思深原作經本指以曉當世其心抑又仁矣以是心而爲是學周禮一書其遂大明矣嗚呼使是書而果大明在上者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窒豈空言哉予嘉次點之志故爲序于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

趙汝騰後序

東巖王君次點彙周禮數十家說參以己見爲訂義若干卷眞文忠公既序之矣又拳拳俾予贊卷後辭十數不獲將行東轄弛日以喚予文遂勉爲之言周禮一書先儒疑信相半橫渠氏最尊敬之五峰氏最擯抑之二說交馳學者幽冥而罔知所從嘗平心思之周禮眞周公書漢志所謂周官六篇是也獨不幸有三可憾在成周未能爲成書在後世不得爲全書此予每深致其惋惜嗟嘆之意何以的知周公書是書之首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此言宅洛建官之首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

地中乃建王國太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此演而伸其旨也洛天下之中地六官太平之盛典以中地行盛典此周公佐成王宅洛之本心周書召誥曰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中乂洛誥亦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此周公之心也又書周官載六卿自冢宰至司空雖不條陳設屬亦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大旨與六典合所以的知爲周公書然向使周公得輔成王於洛邑惟行其六典事制曲防之間文理密察之際必猶有所改定庶幾爲成書以詔後世惜也洛宅未及遷六典有書未嘗行可憾一也仲尼慕周公者也從周之嘆發於閒居使得遂其爲東周之志六典必見於推行討論潤色益至於大成備周公之未備者不在仲尼乎橫渠氏謂仲尼繼周損益可知是也惜明王不興天下莫能宗之不復夢周之嘆方形而天復不憖遺矣可憾二也秦火後經籍多殘夫禮書爲甚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始得周官於民間此詩書最晚出故武帝詔有禮壞之嘆顏師古謂亡其冬官補以考工記有所亡有所補非全書也此伊川氏所謂禮經多出於掇拾煨燼之餘安得句爲之解是也可憾三也有是三可憾則是書之存於天下後世固足以見周公爲萬世開太平之大旨然前之既未爲成書後之又不得爲全書則不能不使萬世而不抱不得見周公經制大成之深恨先儒乃盡歸於劉歆以爲勦入私說迎合賊莽不亦甚乎次點研精覃思十餘年而訂義成顯幽闡微商是確非其有發先儒所未發者多矣至其釋周公將整齊六典以爲宅洛計不幸殁而藏王不果遷規摹不獲究冬官未嘗亡錯見於五官中諸儒不能辨而補以考工記則尤有見於是書本末之端的故予特表出之

序目編類姓氏世次

漢

杜氏子春見本經注今作杜氏

鄭氏興字少贛河南人見本經注今作鄭氏

鄭氏衆字仲師見本經注今作鄭司農

鄭氏玄字康成見本經注今作鄭康成

唐

賈氏公彥見本經疏今作賈氏　崔氏靈恩間有數說今作崔氏

宋

劉氏敞字原父立說見七經小傳今作劉氏

臨川王氏安石字介父有全解今作王氏

南康劉氏恕字道原間有數說今作劉恕

明道程氏顥字伯淳有數說見語錄今作程氏

伊川程氏頤字正叔間有數說見語錄今作程伊川

橫渠張氏載字子厚秦人有數說見語錄今作張氏

龜山楊氏時字中立惟辨王荊公數十處及語錄今作楊氏

王氏昭禹字光遠有全解用荊公而加詳今作王昭禹

陸氏佃字農師株之禮記解中今作陸氏

南城李氏覯字泰伯有周禮致太平論今作李氏

禮圖說未詳誰氏所編得自關中大槩用三禮圖禮象圖或立新說攷證最明今作禮圖曰

禮庫未詳誰氏今作禮庫曰

建寧胡氏安國字康侯間有數說今作胡康侯

五峰胡氏宏株之語錄并集中今作胡氏

陳氏祥道有禮書見於禮圖今作陳氏

劉氏彝字執中有全解號曰中義今作劉執中

方氏愨株之禮記解中今作方氏

三山林氏之奇字少穎有全解祖荊公昭禹所說今作林氏

三山鄭氏鍔字剛中有全解淳熙十年經進今作鄭氏

四明史氏浩字直翁有天地二官講義今作史氏

建安朱氏熹字元晦見集中今作朱氏
東萊呂氏祖謙字伯恭士人傳其集解內有數說今作呂氏
永嘉薛氏季宣字士隆有釋疑今作薛氏
永嘉陳氏傅良字君舉其說有一集及經進四篇今作陳君舉
永嘉鄭氏伯熊字景望文集有數說今作鄭景望
劉氏迎間有數說今作劉迎
王氏未詳諱氏建陽作王狀元詳說刊行今作王氏詳說
永嘉楊氏恪字謹仲間有辨疑今作楊謹仲
永嘉陳氏汲字及之間有辨疑今作陳及之
山陰黃氏度字文叔有五官解刊在浙東倉司今作黃氏
永嘉鄭氏伯謙字節卿有太平經國書刊行今作鄭節卿
括蒼項氏安世字平甫間有數說今作項氏
莆陽李氏叔寶字景齊有周禮精意刊行今作李景齊
龍泉葉氏適字正則有數說見習學記言今作葉氏
長沙易氏祓字彥祥有周禮總義皆推廣諸家說今作易氏
金華薛氏衡字平仲有周禮序官考今作薛平仲

天台陳氏則之有考工解今作陳用之
鄭氏敘仲間得數說今作鄭敘仲
廬陵周氏必大字子充有講義數條今作周氏
永嘉曹氏叔遠字器遠有地官遂人至槁人講義今作曹氏
永嘉林氏椅字　有周禮綱目於閩播聞曹進
金華趙氏溥字　有蘭江考工記解今作趙氏
永嘉陳氏汪字蘊之集傳中間有數說今作陳蘊之
永嘉李氏嘉會字子華有小集今作李嘉會
山陰孫氏之宏字偉夫有小集今作孫氏
已上共五十家以氏言者或同姓數人以前說者為氏若鄭興說在鄭衆
鄭玄之前故言鄭興為氏之類或一姓一人以其姓為氏若賈姓止有賈
公彥故曰賈氏之類以官名者別前說之出氏別後說之出名字若鄭衆
以司農言前以別鄭興之言氏後以別鄭康成言其字鄭鍔言其名之類
以字言者別前同姓之已稱氏若鄭玄言康成以別鄭興先言鄭氏之類
以名言者不詳其字若陳祥道言其名之類或其名最著若王昭禹不言
其字而言其名之類以號名者共聞其號若程伊川之類以書名者但見

其書若圖說之類其於散於他書者得一二說著其姓氏而已若毛彥清
之類編集條例　分序官目錄於每職之前欲因爵之尊卑權之輕重與
其屬府史胥徒之多寡有無以知所職之事安在　諸家說經先後以經
文為序　諸說先訓詁次文義倣朱文公語孟集注例　或諸家說同注
疏而注疏不甚分明者只錄諸家之說　諸家辨析字義數演旨意可以
補前說者倣呂氏詩記注其下　諸家解文或牽引枝蔓止留其主意餘
繁文亦不錄　諸家說只取其至當者依正經一字寫其餘說亦可取倣
東萊讀詩記注其旁如其所說未明經旨雖注疏不錄至辨其不然及自
出己見者以愚按為別諸說或總論一職大意各具逐職之末或貫說數
官本末見於末官之後或總論六十屬大意則各具逐官之末　宋吳泳
王次點周禮訂義跋　余嘗謂讀周禮當先讀二典之書堯命羲和分掌
天地四時之職舜日覲四岳旹協旹月歲日之紀九官之命十二牧之咨
亦惟曰欽哉惟時亮天工蓋亮天工者相天事也古之人述天授位眞是
使之輔相裁成高厚覆載不能無偏也必贊於兩間而左右之夫是之謂
輔相氣化渾沌不能有辨也必截為四序而整齊之夫是之謂裁成周之
六官猶都此名號其屬三百六十尚倣此度數然其所職掌者則天事略

而人事詳矣古禮樂之官二周已合而為一古兵刑之官一周乃析而為
二曆象授時之法璣衡觀文之器最古所重而周僅以馮相保章氏之中
士掌之獨盼冰刷冰尚有凌人出火內火尚有司爟刊斬陽木陰木尚有
山虞作氏乃知以大心胃而已六官之制度不如即眞造化而玩四官之
精微天道曷嘗不依人而立哉若夫漢三公唐六部名愈大號愈微轉相
殽亂而不復事天職矣於是亦可以見風氣之移世道之降也次點寶訂
義如大圭弘璧若更能訂斯義而發揮於其間尚稽古建官之意歟　考
工記解王庚序　僕初來試邑得厲齋先生刊子口義與考工記解心欲
傳之梓碩費無從給於是銖累衆蓄之具恭年乃克就蓋刊子口義先生
遁世無悶之書也考工記解先生經世有用之學也自科舉之學盛士之
志於學者僅取其足以資決科之利而已外是則謾不講究矣故童而入
學語孟是其開端也六經則詩書易猶或誦至二禮則鮮有讀之終篇者
一取捨於之効則六經皆芻狗矣間有業為場屋通經之士亦不過於孔
鄭諸人腳跡下轉而通天下郡國士之習二禮者比他經且絶少所謂考
工記之書蓋有頭皓而目不到者自非師友淵源所漸者深嗜克精貫之
哉吾聞自艾軒林氏為乾淳間太師一傳而為網山林氏再傳為樂軒陳

氏先生蚤得樂軒單傳刻志問學以覺後爲已任及夫擢高科躋顯仕践颺中外而尊蕝矻矻乎不廢卷其勤過於寒士癯儒者且周官六典周室致太平之具也冬官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考工記幸矣雖曰漢儒所補而三代制度盡在於是先生考訂之精商搉之備凡而縱横曲直盈縮巨細開卷瞭然在目如有用我執此以往蓋其淵源皆自艾軒氏來也昔孔門惟顏氏子一人足以當四代禮樂之事而與其聖師皆舍藏不用艾軒用於乾淳而未盡網山樂軒亦皆不得用今先生方日侍邇英朝夕啓沃且大用矣爲邦禮樂當必見於行事不但載之空言也至哉樂軒之言曰考工記真可以補亡而王公論道數語乃唐虞三代精微之訓然則以考論制度之粗求之者是殆見吾先生杜德機爾 毛應龍周禮集傳劉鳳序 六經統天地心垂萬世憲而周禮則名爲太平六典之書蓋是書真聖作之憲言所以見五經之實用也夫子嘗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之文周公實啓之也禮樂刑政之具周之所以爲文也周公推本三代四聖之心立經陳紀以爲經畫千萬年太平之計世入春秋周之禮猶未盡泯夫子於定書之際周官一篇六典建官之制昭然具在聖人信其爲周公之制作思有所述焉以爲興周之

基本其曰從周者從乎此而已天生周公於周初所以成萬世之憲天生孔子於周末所以垂萬世之憲微周公之大聖莫能作之於其先微孔子之大成孰能述之於其後使後世不有尚書周官之足證則周公之制作孰從而信之夫六官分職取法天地四時以爲之序此豈聖人私智之妄爲易之大傳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六典建官兩儀而四象也三百六十屬曆象之成歲也秦漢而下爲治者固非一槩而六者之科曰禮曰吏曰戶曰兵曰刑與工其名若殊而實不外乎周官之六職今之所謂儒通吏事者孰非有講於斯義與竊嘗謂周官之治不復於後世由周官之義不明於後儒故晦菴朱子與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毋亦謂傳註者之爲可議爾今是書惟漢儒鄭氏註最行於世近代諸儒往往於鄭賈註疏不能無疑大抵各持一見惟務專門互相矛盾曾未有會至當以歸于一者大德丁未冬予分按漢南澧州路儒學教授毛君應龍出示周禮集傳總諸儒之訓釋斷以已見成一家之言發明前人之所未到誠可謂有功於六經有補於治道有益於後世者也自非茂材實學安能至於此耶予職勉勵喜而爲之序 許善勝序 周官一書其五經之見於行事歟天地四時之官易之體也治教政事之典書之用也中和

德舞之教樂之功也順乎此則國風雅頌以美之反乎此則春秋筆削以罪之故五經明聖人之實理周官則達是理之實用五經猶布帛菽粟周官則飲食衣服之者也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禮樂法度之間精神心術之寓也刑名度數之内道德性命之著也此真唐虞夏商之大成周家三十六傳之基本而國家千萬世太平規模也然五經未亡而此書已先亡五經既出而此書獨後出書先亡而周禮存書後出而周禮亡何者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則不待祖龍而靡孑遺矣阡陌開矣人固知井田爲良法郡縣置矣世豈忘封建爲宏規故曰書雖亡而周禮在五經博士矣岩壁之藏未顯也千金購矣冬官之缺如故也而設五均者反所以賊五均之法行國服爲息者乃所以蠹國服之政故曰書雖出而周禮亡由是爲書之毀者不曰陰謀之書則曰壞亂之制爲書之譽不曰真聖之作則曰太平之迹悪竊以爲道喪言壊而諸儒之說矛盾如是無怪乎古治之不可復而審試之者不得其傳也善勝早歲以二戴禮叨末第嘗思三禮一家欲作一書合其異而求至當以歸于一宦海汨汨老猶未能思得澧蘭博士毛介石一編讀之則集諸儒善成一家言去取折衷條理不紊作而曰平生所欲爲者當屬

之此君矣嗟夫文武成康之世遠矣鳧鷖既醉之遺風寥寥乎其不可復追矣遺風寥寥而周公之書故在也書在則周公之道亦在也道在則周公之事果不可復行乎學者誠能以真講貫成實事功肯如昔人假其文以售其私而不知反所以螟蝨是書乎然則欲明其道者當何如曰請聞毛君集傳 范震序 周禮真聖作也先儒以是書難看比之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方可夫看猶不易况下注脚者乎劉杜之傳得其宗矣康成注之以爲囊括大典網羅衆家然後周禮盛行然自于王之徒朋起筆出昔疏義若論評不可枚舉往往華多實少不足以行遠欲振斯興其有所侍歟近世易山齊王東岩諸人莫不究心焉一日澧教介石毛應龍出集註一巨編示余曰某四十年精神盡在此書蓋集諸家之註又附以已說如前所謂囊括網羅者可謂不遺餘力矣毛君求余言序其篇首余乃敢序是書云乎哉姑記此說以歸之 集傳格例 經文六官各列所屬官職之目併見於前今分序官目録於每職之前欲其因職之尊卑與其屬府史胥徒之多寡有無以見所職事權之輕重 諸家說依經文爲次序先訓詁而後及意義先用甲說次用乙說而後復用甲說者則再出甲姓氏大槩期使意義貫串如出一家間有已意則以愚曰别之 諸家說或

未純者用呂氏讀詩記例間推其意以改之至於太意雖是而語未到意
未全或得此失彼雖於畫段者亦不免用集註例以已意更之而非敢掠
也人之美以為己出也至於去處取之當辨者則別識於或問諸家說
意正語全者大字註於上其推明可以足上說及雖非正意而不可遺者
小字疏於下或立說不同當並存者亦附疏之 諸家說訓詁文義低正
經一字寫或總論一職大意各具逐職之叅或貫說數官本末見於末官
之後比前寫又低一字

集傳姓氏類別

漢 杜子春見本經注今作杜氏 鄭玄字康成見本經注今作鄭氏
鄭興字少贛河南今見本經注今作鄭大夫
鄭衆字仲師見本經注今作鄭司農
唐 賈公彥見本經疏今作賈氏 陸德明有釋文今作陸氏
崔氏靈恩聞有數說今作崔氏
宋 劉敞字原父
程顥字伯淳有數說見語錄今作程氏
程頤字正叔說見語錄今作程伊川
張載字子厚說見語錄今作張氏
楊時字中立惟辨王荊公數十處及語錄有數說今作楊氏
胡安國字康侯今作胡安國 胡寅今作胡氏
歐陽脩今作歐陽氏 鄭明仲有禮圖
王安石字介父有全解今作王氏
王昭禹字光遠有全解用荊公說而加詳今作王昭禹
李覯字泰伯有周禮致太平論今作李氏
劉彝字執中有全解號曰中義 陳祥道有禮書見於禮圖今作陳氏
陳傅良字君舉其說有一集及經進四篇今作陳君舉
朱熹字元晦今作朱氏 呂祖謙字伯恭今作呂氏
劉恕字道原聞有數說今作劉恕
陸氏佃字農師揀之禮記解中今作陸氏
林氏之奇字少穎有全解今作林氏
史浩有天地二官講義今作史氏
薛季宣有釋疑今作薛氏 鄭伯熊今作鄭景望
楊恪有辨疑 陳淬有辨疑

黃度有五官解 鄭伯謙有太平經國書
項安世有解說 李叔寶有周禮精義
葉適見說習學記 易祓有周禮總義
薛衡有周禮序考官 陳用之有考工解
林椅有周禮綱目 趙溥有考工記解
周必大講義 曹叔遠地官逐人至稿人講義
鄭鍔字剛中全解淳熙十年經進
歐陽謙之號地山其說間見集註中
徐筠有周禮微言

直講李先生集周禮致太平論序 叙曰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為
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林碩謂末世之書何休云六國陰謀然鄭義獲伸故
周公遂行其竊觀六典之文其用心至悉如天焉有象者在如地焉有形
者載非古聰明睿智誰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鄙儒俗士各滯
所見林之學不著何說公羊誠不合禮讜僧主人求何足怪今之不識者
抑又譊譊將使人君何所取法是用摭其大略而述之天下之理田家正
女色階禍莫斯之甚述內治七篇利用厚生為政之本節以制度乃無傷
害述國用十六篇備豫不虞兵不可闕先王之制則得其宜述軍衛四篇
刑以防姦古今通義唯其用之有所不至述刑禁六篇綱紀既立待之在
人天工其代非賢罔乂述官人八篇何以得賢教學為先經世軌俗能事
以畢述教道九篇終焉并序凡五十一篇為十卷命之曰周禮致太平論
噫豈徒解經而已哉唯聖人君子知其有為言之也餘見各篇 宋胡銓
澹菴先生文集周禮解序 臣聞六經之道同歸而二禮相為表裏其來
尚矣考王制而知六官之備考月令而知太史保章氏馮相氏之精考曾
子問雜記及間傳四制而知司服之等考文王世子而知大胥之教考禮
運禮器而知大宗伯之位考郊特牲而知封人牧人牛人之分考內則而
知師氏之制考玉藻而知典瑞之則考明堂位而知朝士司儀之列考大
傳而知肆師之職考少儀而知巾車典路車人之別考學記而知大司樂
成均之法考樂記而知大胥小胥之律考大記而知勸防之嚴考祭法祭
義祭統而知鬯人鬱人典祀之經考經解而知大師六詩六德之本考哀
公問昏義而知媒氏之源考仲尼燕居郊社禘嘗而知小宗伯之儀考孔
子閒居五至之義而知樂師之意考坊記而知秋官環人之衛考中庸而
知大司徒中和之教考表記卜筮之用而知龜人筮人之數考緇衣緜蠻

之書而知內史外史之書考深衣規矩權衡而知輪人之度考投壺之弦而知樂師瞽首之奏考儒行而知司諫德行道藝之等考大學正心而知弓人無邪之喻考冠義而知弁師之等考鄉飲而知酒正之法考射義而知司裘之鵠考燕義而知秋官諸子之職考聘義而知玉府之藏故曰二禮相為表裏也前賢論學之源謂江出汶山至於溝渠所并大川三百小川三千然後往而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溟北海同味又如禹治水知絡脉開塞而至於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竊謂大川小川之說生於曲禮三百威儀三千之義然二禮條分冐亦豈止三百三千而已哉而其指意脈合相為表裏端若絡脉交通四海會同而不殊識有味其言之也臣既為易春秋禮記傳又畢思周官凡十有餘年僅成集解嘗以謂韓愈闢邪說欲尊六經而邪說卒不能盡歐陽脩欲刪去九經緯書而異端故在臣之區區欲卒歐韓之業而學術膚淺志苦心勞徒益蕪累終莫能探賾發潛重念昔之賢士伸於知己臣自癸未夏迄辛卯秋四侍經筵屢蒙奬掄受知實深陛辭之日親承玉音令臣繕寫所解經進呈伏惟 皇帝陛下天縱之資聖學高妙卓冠百王頃因論治道有及於唯禮可以已之之說大哉王言非精於禮孰能與於此顧臣猥執筆補萬分殆如元祭所

云者懷辱皇慈覽狂斐之誅略加睿覽則臣之志願畢矣 宋楊傑講周禮序 周禮者周公建六官致太平之書也公以聖人之德極輔相之尊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故能作是經述是禮為萬世之大法也其略見于周官其詳載于六典六典者何治教禮政刑事也治無不統天之道也天官冢宰以掌之教無不容地之道也地官司徒以掌之和豫者禮其序春也春官宗伯以掌之正大者政其序夏也夏官司馬以掌之肅嚴者刑其序秋也秋官司寇以掌之富有者事其序冬也冬官司空以掌之治則不言而化也教則見於言矣禮則見於容矣政則見於令矣刑則見於威矣事則見於物矣此其楷叢先後之序也六官隸其屬三百六十象之日也自天子諸侯至于公卿大夫貴賤莫不有係自王畿至于侯甸男采衛要蕃遠近莫不有制自天地宗廟至于百神祀事莫不有常自正月之吉至于歲終施為莫不有時自人至于鳥獸草木養之必有其道自宮室至于車服器用制之必有其法無一職不脩而王道備無一物不化而歲功成此所以致太平而敵天命也不幸遭罹秦火絕滅典常出自山岩屋藏秘府冬官亡矣既不獲其完書士儒相傳久已弊於俗學聖上憫其若此命儒臣以訓釋旨歸列之科選使周太平之迹煥然著明於本朝誠千百

年希闊之遇也然而執形器度數之學者不知制作之所存泥道德性命之說者不能考合以適用蓋學禮者之所蔽惟不執不泥然後能盡變道以致用上以副朝廷經術造士之意不其盛歟 宋黃裳講周禮序 天理之有盈虛人事之有邪正天下後世類不及此務盈以邀凶邪以致亂夫誰不然先生之於憂患吉凶與之同患以義寓之數而告之以禍福之理於是乎作易邪正與之同患以道寓之法而制之以上下之分於是乎制禮三代之世皆有此書夏之易曰連山商之易曰歸藏其道未全夏之禮則立忠商之禮則立質其法未備夏商之君豈不能一日而預言之邪適丁斯斯人偽世習未足以全是道備是法耳故名易曰連山則象其顯諸仁名易曰歸藏則象其藏諸用仁所以闡幽建常能常而已未足以為易也智足以顯微適變能變而已未足以為易也仁智之道合則易之道至焉故吉凶與民同患至周然後易之書著禮以忠為心以質為體文則剛柔乎此者也故邪正與民同患至周然後禮之書著二書特言周者以辨夏商焉耳二書之效使人知有消息之數吉凶之象則守謙以防虧作善以消譴知有上下之分高卑之勢則循理以避僞由義以歸正然後號令者順而典謨之書行吟詠者樂而雅頌之詩作則聖人何俟於春秋哉

二書之教不行然後三頌之次聖人以魯望周周不可望也以商戒周周不可戒也聖人始即書之後絕之以秦誓焉然則春秋安得而不作邪方今聖人立政造事追復成周之法吾經之文始得先王巨儒訓而發之分布儒林之官造成多士五經之教固有先後之序緩急之勢則周官之書豈可緩哉聖人以道寓之法法之中微妙存焉後世俗學止於區區之誦數溺其才識則此書以陰陽謀見待於或者何其不幸也 龍川先生文集周禮發題 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吾夫子蓋嘆其郁郁之文而知天地之功莫備於此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世儒之論以為治至於周公而術已窮窮則不可以復繼周之後必為秦吾夫子蓋逆知之而不言也嗚呼果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矣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順風氣之宜而因時制法凡所以為人道立極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蓋至於周公集百聖之大成文理密察纍纍乎如貫珠井井乎如畫碁局曲而當盡而不汙無復一毫之間而人道備矣人道備則足以周天下之理而通天下之變變通之理具在周公之道蓋至此而與天地同流而憂其窮哉夫周家之制既定而上下維持至於八百餘年諸侯既已擅立周之王徒擁其虛器蔑然立於諸侯之上諸侯皆相顧而莫之或廢彼獨何畏而未

忍哉豈非周公之制有以維持其不忍之心雖顛倒錯亂而猶未亡也當是之時周雖自絕於天有能變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之術蓋未始窮也秦徒見其得天下之難以為周公之制蓋非其所便併與夫僅存者而盡弃之而不知周家之制既盡而秦亦亡矣人道廢則其君豈能獨存哉始則夫子之言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以為後之王者必因周而損益焉自是變通至于百世而不窮而豈知其至此極也漢高帝崛起草莽而得天下知天下厭秦之苛思有息肩之所故其君臣相與因陋就簡存寬大之意而為漢家之制民亦以是安之而漢祚靈長絕而復續者幾與夏商等自是功利苟且之政習以為常先王不易之制弃而不講人極之不亡者幾希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抱遺書而興百世之嘆反覆推究而冀其復見天地之大全也然自秦火之餘此書已非其全而駁亂不經之言蓋如黑白之不相入尚可考而知也雖然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自周之衰以迄于今蓋千五百餘年矣天獨未厭於斯乎故將與諸君參考同異以有待焉 宋唐仲友說齋集 嗚呼周秦之際諸侯厭弃先生之典籍非一日已禍極於坑焚而禮樂之亡尤悲高堂生二戴相與收拾綴葺以補其闕孔氏之遺文舊說則有之矣

至於先王太平之典其僅存者周官五篇而已河間獻王始得之求冬官不獲以考工記補之考工特事典之一耳然而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創物之智槩見於此惜乎漢之諸儒蔽於師傳百有餘年但存秘府劉歆移書深取憎疾鄭興杜子春賈逵鄭衆馬融以來發明寖多康成合集衆說斷以己意何休臨碩方更毀難不能廢也唐初作五經正義而周官之說賈公彥為之大氐以康成為主本朝熙寧更命儒生為新義而王安石實董周官其說多用字解破碎經義又因國服為息姑下青苗之令諸儒非之於是併與周官見疑雖蘇轍之學猶不免於是後學牽或義理名數稍有不合不加思慮考證遽以非聖人全書藉口世之治經者便文決科而已先王之澤以不彰吁可歎已周官之書乃周公設官分職之事禮典特其一耳而總謂之周禮蓋先王以仁義治天下禮為之節文唐虞以前尚矣自建官惟百至於官倍極於三百六十而大備故周之禮尤具諸儒閔古禮之亡得周官之書雖不專為禮而大經大法可考於此其謂之禮固宜康成於經最深而於周禮猶未得其綱領故其大節若封建井牧軍賦之屬其說猶多闕蓋嘗考之古文質畧有互見有省文官有不常設祿有不兩受能加考究觸類而長無不通者至如考工明堂之說通諸

經傳無不合者先儒不通互見之義自枝其說以至于今聚訟是可歎矣昔有從董遇學左氏春秋者但以熟誦告之曰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學者苦之卒無傳遇學者周禮之說不幸類此周公之書文法簡嚴讀之百遍未必記憶千遍尚恐不合句讀能用萬遍之力或冀一班之見蓋刑名度數不比文義可以誕說相高若言封建井田使之分畫言軍法乘馬使之籌計言寢廟明堂使之營繕自當汗顏束手豈得抵掌高談未嘗窺豹謂南山之霧無文蔚之隱不亦誣乎然而道器同本精粗一致周公親傳文王之道作三百八十四爻之辭嘗因周禮測聖人之用心無一非易學者因周官之制度文為悟易之道德性命是乃誠實之學聖人所望於後世者徒誦其文不曉其制而妄自尊曰吾志其遠大者是周公不可信也周公豈欺我哉至於射妖去鼃若甚煩碎亦吉凶與民同患之意無往而非道者不可以精粗間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惟善學周禮者可以語此若其典籍師傳之詳已與二禮併論 宋林希逸鬳齋集 周禮冠六經作於聖人非後世所可輕議也吁聖人百世師也使其果出於聖人之手又孰敢議之哉七雄之後合而為秦六經一厄天地之大變也坑焚熖熄而函關不守沛中刀筆之人但以圖籍為急遂

使三代之藏竟空於楚人之一炬是蓋萬世之遺憾者焉上之治綿蕞僅存故學士多老死而殘篇斷簡雖得於壁藏口授之餘自卜筮一編而外雖他經猶有可恨況周禮乎三豕渡河子夏已疑於古史血流漂杵孟氏已辨於武成自秦以前且然爾況挾書禁令方除之後乎且周禮果始於誰耶劉歆唱之杜子春和之鄭衆賈逵鼓吹之上下二千餘年或以為周公太平之書或以為瀆亂不經之典又或以為六國陰謀之作黨同伐異互相矛盾或疑或信果何從而質之蓋世儒之學周禮者有三解釋章句不論意義一也古制不存獨見不立荀馬籍是以訂古今二也間有疑其一二之戾古又以為周公所作必欲牽而合之三也是以前者主之後者難之前者非之後者是之參訂不審迷其指歸所以徒為是紛紛也周禮果周公之書歟封建成於周公也武成有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而孟子之論亦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禮自五百而下乃有五等焉是何其戾經也而世儒方且有附庸之說方且有別創開方之說無所折衷何其繆耶周官一篇成王所作也六卿而上有三公焉有三孤焉名字具存職任尤重而周禮乃始於天官冢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略無一語又何其戾經也而世儒方且以為滅侖還豐之作正此書也何其昧

耶周禮之不出於周公必矣其間蓋有甚明者而世儒未之考焉孟子之
生其去周未遠也軰戰之間井地已不得其詳北宮錡之徒班爵亦僅聞
其略諸侯惡害已而去其籍于斯時也已有斯言使是書果有耶則戰國
已去之矣豈特火於秦乎使是書果不去耶則孟子當見之矣何獨出於
漢乎此其是非一語可決蓋乎漢初諸儒之明經也五經繼出並已名家
而周禮獨得於獻王獨藏於河間豈非知其非是歟治禮諸儒若高堂生
二戴氏曲臺儀禮皆入討論豈有周公之書僅藏於秘府而不之見抑亦
知其必非是也建元而後雖曰表章六經而傳士之立惟五則其所缺蓋
可知矣使是書果出於周公歟則漢初書舊必有傳聞何不以足六經之
數獨待於劉歆而後出耶吁吾知周禮自歆始也然井田之制歆自行之
而自敗六典之法後周行之而亦弊唐太宗雖有真聖作之勢而正觀所
立徒為紛紛封建亦終於不可行太平之典獨行於成周而不可推之後
世豈周公誤之耶周禮誤之耶吁儒者論經苟未能以心為師以職為辰
以見聞為傳註而區區求泥於紙上之陳言終何所折衷哉故歷觀漢魏
以來諸儒傳疏或是或非亦有可論者然其大本既失則一二章句何足
云哉然則周禮果誰作歟古人有言曰傳其時者無所為書為書者皆所
為不行於今行於後者也周公思兼三王日以繼夜握髮吐哺猶且不給
何能弄筭而為是文哉意戰國之時必有深況多智之士隱伏而不見
不得以自試於當世故泄其蘊以為是焉何休以為出於六國是也雖然
此書固非周公作也若以不經而盡斥之又非矣何者唐虞而下至于春
秋再變而秦三變而漢書籍不存無所考證其間更革之際猶有古制少
存而漸異者於此尚可見焉今以宮正一職觀之即書之所謂大僕正也
景命一篇即後世之所謂制詞也豈其官果至於上士二人而制命之詞
鄭重如許此其存古而漸變者也注者不知乃以書之僕正為夏官之太
馭太馭中大夫也其官固稍尊其辭固宜重殊不知辭與事乖彼此不應
實難合也至夫家宰之長王宮官聯之相統屬興賢之典考吏之法纖悉
條理古意且存故曰周禮一書正可以觀古今之變也使劉歆能以是請
之則其所以尊信者亦何可辱非耶吁書之始於劉歆者有二周禮其一
也左傳又其一也左氏為不傳之春秋漢人之言當矣然二百四十年之
間時變所紀或合或離亦多可觀者而歆乃以左丘明為之此皆歆之失
也左傳之為丘明亦猶周禮之為周公也後之學者苟能去周公丘明之
說即以周禮左傳而參古今之變則其書尚可貴也使劉歆而可作未如

以比語為何如　賢良進集　先王之治不見於後世德薄功淺而俗化陋
儒者為之感憤太息思有以易之而未能自信於必行則皆求之於經於
易所以見其載道之用者也於書所以見帝王之處天下之心者也於詩
所以見天下之處其君之心者也而春秋所以禁其為此而反之於道以
明其必不可遺天下之大義而獨任其私者也夫苟為得道之用而又知
其君臣上下相與施報之心以折之於是非與奪之際是亦足以易後世
之治而無難矣然而猶未能自信者以其說之未具也蓋周禮六鄉之書
言周公之為周其於建國設官井田兵法興利防患器械工巧之術咸在
凡成康之盛所以能補上世之未備而後世之為不可復者其先後可見
其本末可言也於是儒者莫不為快然自喜以為可以必行而無疑矣雖
然使先王之治所以必不行而後世謏聞寡見之君因遂以經為不可盡
信者其必自是書始矣夫其說之未具也是誠若不可行焉吾知待其具
而行之何哉工人之為器也得規矩以通之天下之器其可方可圓可觚
可揗者皆規矩之類也故法存於心巧形物器成而天下利未有盡待其
法而盡用其巧者也有賤工焉執三代之器而用今之材閉戶而摸之出
戶而示諸人人不能識也則疆之而莫之售是其材非不美也今夫周禮
之書奪一用之矣非惟不足以治而乃至於亂孔子之於經也徵見先王
之意而不盡其所以為之之說其告門人弟子與其當時之人所以問之
政事者詳矣若曰脩身以應變酌古以御今然後其繼周者百世可知也
索何耶其說之具者而徒加之後世哉且又有甚不可者非特此也古之
治天下必辨其內外大小之序而後施其繁簡詳略之宜三代之時自漢
淮以南皆棄而不有方天下為五千里而王之自治者千里而已其外大
小之國千餘皆得以自治其正朔所頒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朝會貢賦賢
能之士入於王都此其特大者也而其生殺廢置猶不能為小者天子皆
不預焉而天子之自治亦斷然如一國不能如秦漢之數郡又有賢聖而
為之臣皆久於其官而不去其為地狹為民寡而治之者衆姑之以勤終
之以無倦行之以誠故其米鹽靡密無所不盡而宮內之隱可以悉布之
書而無愧蓋其自治者至則諸侯之效上也捷轄相之尊通行於四海而
教率之而天子又為之巡狩其國以一道德同風俗而正其律度量衡故
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言下觀其化也今也包夷貊之外以為
城破天下之諸侯以為州縣事雖毫髮一自上出法嚴令具不得搖手而
無聖賢為之臣其臣不能久於其官而遷去而又有苟簡詐偽之心焉乃

欲其永監靡害無所不盡。以求合於周禮之書。而又易其大者。時以復井田封建之義。其論所以高而難行。人情不安而至於亂也。夫固令之地。固令之民。以周公為之。其必有以處此矣。

然則讀是書者。深思而徐考之可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六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孫應鳳
國子監生臣蔣洲
生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八十三　四濟

禮　曲禮篇十六

曲禮口義宋林光朝艾軒集漢興高堂生以禮名家二傳蕭奮再傳孟卿。三傳后蒼。后蒼精數萬言曰后氏曲臺記其後戴德戴聖傳之今禮記四十九篇戴聖所傳也。號曰小戴記曲禮者即曲臺雜禮也。小戴傳之於其師。故以首篇禮器稱禮經三百曲禮三千禮經周官也。漢人以為經。周官三百六十故舉其全數曲禮。曲臺記也。今之曲禮恐寫定與曲臺記未必盡同也。中庸子思所作亦嘗稱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曲臺記所傳者。即威儀三千也。後人已見曲臺記故謂之曲禮三千。曲禮者。猶載白虎傳所論之事。謂之白虎通。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禮主於敬而已。惟敬乃能酬酢萬變。有其人則俎豆玉帛皆禮也。非其人。則俎豆玉帛有司之事也。儼若思安定辭持之也。儼若有所思。發而為言千里應之。此治國平天下之本。故曰安民哉。堯舜三王相傳以此道而天下平。後世為天下立法制。切切以安民為事。而不知其本在於一身。　敖不可長。

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四者居其一則不可以學問。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　狎則無敬心。畏則無愛心。所以不能與賢人久處也。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愛之當知其所短。憎之當知其所長。　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周人之急。未必皆君子。然其用心則君子也。積而能散。君子不以為難。重遷。小人之常情也。安安而能遷。是不為物累者也。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故而殺民。則士可以徙。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　很橫逆也。橫逆之來。自反而忠。自反而禮。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彼以疑事質於我。而猶有所疑。則不當成言之直如我且自之之直。直是無所疑也。雖無所疑。亦不敢自居其不疑也。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　坐如尸不違坐也。立如齊不倚立也。禮從宜。大夫無遂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為之。使從俗。入國而問禁也。有一二條雖以春秋戰國之時事。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不當言而言之。不當用而用之。謂之妄說人。然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故曰不辭費。苟以情實先之。則繁文末節皆禮也。不以為費。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尊卑貴賤各有其節。食前方丈。不以為侈。啜菽飲水。不以為儉。是之謂不踰節。不侵侮。無犯上之心。不好狎。下交不瀆也。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有其質。然後可以為禮。無其質而強情於飲食之間妄人也。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取於人。為人所取。取人是足恭以求之也。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取於人也。求善價而沽諸。取人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宦亦學也。重輙為宦三年矣。宦以其學為庶人在官者之事。學則傳道授業也。天下事非禮皆不可行。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渴飲而飢食。愛生而惡死。喜則相安。怒則相蹄。齧人之與禽獸何擇焉。山野小人終身不知有籩豆之事。然而不犯非禮者。聖人之教見諸日用也。彼知為宮室。為耒耜。為網罟。為棺槨。無一事不出於聖人。宜其終身不犯於非禮也。使古而無聖人。則人何以自別於禽獸。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大上遂古之初也。其人淳一無機械之心。見寒者則衣之。見飢者則食之。如魚之相忘於江湖也。自五帝而下。則有報施之

心。是以人各親其親。子其子。往不來。來不往。則謂之失禮。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人而有禮。則施為注措。如履平地。無禮則如在罟擭陷穽之中不自知也。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　夫禮自卑而尊人。雖負販之賤。亦必有所尊。禮不貴庶人。而庶人日用之間。僅合於禮。何況可以行禮者。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富貴知好禮則行乎富貴不為富貴所移。是以無驕淫之心。貧賤知好禮則行乎貧賤。不為貧賤所累。是以其志不懾。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十年曰幼。當使之學。凡子生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則男女不同席。八年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所以學幼儀也。二十曰弱。當加之以冠。欲以成人責之也。二十而不責以成人。是終身不以成人望之。古者冠昏為重。近世雖士大夫之子。而未嘗行冠禮。可謂失其所本。三十曰壯。可以有室。四十曰強可以仕。五十精爽。其齒髮將艾。故曰艾。古者五十年德俱長。則命之為大夫。未五十而為大夫。攝行大夫之事。扶卒無骸卒是也。六十曰耆。當指

事而使人七十曰老當傳家事於其子孫或八十而耄或九十而耄蓋隨
其所禀有強弱耳故八十九十通曰耄七年曰悼悼者以其童稚未有所立
未能遠於父母之懷也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者刑所以禁姦悼與耄又
何誅焉周禮司刺有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惷愚百年曰期人生
大率百年而止頤養也當左右養之以盡其餘年古語老夫耄矣謂七十
曰老而謀謀已如八十九十也又曰老期倦于勤是八十九十而至於百
年故知老而耄耄而期皆古人常語耳　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
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
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十年而學四十而仕中間爲學問者三十年
其所養蓋亦厚矣四十而仕七十而致仕在官不過三十年七十已衰則
當避賢者路也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請則是年雖及而志猶未衰也適四
方乘安車者四馬之車則立乘小車一馬可以坐乘自稱曰老夫者五十
爲大夫出境則稱外臣至於七十則自敬其名石碏乃老常老于陳老夫
耄矣於其國則稱名者君前臣名此不可易第於列國自稱曰老夫故重
明此一例耳越國而問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皆其制也　謀於長者必
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操几杖以從長者盡其事
長者之禮也長者問則當辭讓而後對子路率爾而對不爲無失　凡爲

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冬溫而夏清所以順
四時之節昏定而晨省人欲知一日安否也在醜夷不爭者父母之於子
非欲其尊居而有爭心也一日忘於父母之本心者非所以爲人子　夫
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
凡仕一命受爵再命受衣服三命受車馬車馬所以修大之三賜不及車
馬不敢自居也國人曰幸哉有子如此故各以所見稱之　見父之執不
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見父之
執而應對進退如此其謹者以其與吾父同業術耳見父之執如在父之
前是以爲孝子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
恒言不稱老　出告反面不敢專也所遊有常謂出入順我不可變而之
他也所習必有業不敢飽食終日而無所事事也恒言不稱老自稱其老
則父母必傷然於其心是以老萊子爲嬰兒戲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
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年長
以倍以其與父齒也故以父事之十年以長以其與兄齒也故以兄事之
五年以長於我也是以並行而不並耳席以四人爲率羣居五人則長

者異席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
槩祭祀不爲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茍訾不茍笑孝子
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　西南隅謂之奧東北隅謂之陋居不主奧至
立不中門嫌其與尊者並也食饗不爲槩者賓客之具當裁之於尊長不
敢專其多寡之限也祭祀不爲尸者尸所以象神不敢儼然受其父之尊
敬我也是以爲尸當卜筮無父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閨門之內凡一言
一動不中其度必譁譁然而誨之其未變則從而爽之閨門之外父母耳
目所不接也吾當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常若父母之在其左右前後也使
其登高臨深茍訾茍笑服闇登危數事吾父母或是之聞不懼則恐也爲
子者當在閨門之外如在父母之側則無過舉也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
不有私財　賢者之事君或不免於死者皆非其本心也當倘然之變必
度其死生輕重之地吾生不義也其死義也是以舍生而取義若有意於
輕重是婢妾之事也是匹夫之好名者也荊軻聶政許人於湯火之中而
不辭三代俗變而一時要之以爲義士也曾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曾子曰易簀以此傳之於門人弟子是以知道不可須
臾離可離非道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往往戰國閒傳習之語不可以爲
訓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深衣具父

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　幼子常視母
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
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童子氣習未移
最易於矯揉令大雅孫之子雖有識知而志慮未萌其與洪荒太古之人
何異日漸月化而不自知覺非其性之罪也幼子常視母誑者古語教子
嬰孩以其志慮未萌不當開其情僞之端也童子不衣裘裳不加成人之
服於童子者教之不躁等也立必正方不傾聽者使之習爲端謹習慣則
如自然李驥嘗語楊龜山先生學問謂其直往直來未嘗左右視此未必
養之於童稚蓋其學問所至耳負劍辟咡詔之者如世子初生卜士負之
妻食之負者加之於懷抱也鄭氏云置於背非也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
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
而退　古之學皆有所傳授是以不敢忽其所傳授之人從於先生不越
路而與人言者謂其步亦步趨亦趨不敢有所變也遭先生於道趨而進
正立拱手者拱手而聽命不敢問其所之也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
而退不敢與先生並行也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

呼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將適舍求毋固者舍者讓席坐者讓處則近乎固舍者與之爭席是求毋固也戶外有二屨者此謂敵體者稅屨於戶外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此數句正可以求禮意所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大夫士出入君門闑右。臣統於君由門左則涉於抗禮。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每門讓於客天子五門大夫三門士二門賓客與已敵則迎於大門之外每門讓於客不敢居其尊也寢門內門也主人自爲席敬客示其不苟也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士之於大夫大夫之於卿不敢分庭抗禮。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提携向背進退屈伸各隨其事而爲之節文耳。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子夏之門人小子灑掃應對進退不當論其本末自灑掃應對進退達而至於聖人有所不能知不

能行初無本末精粗之分也古書有弟子職灑掃一事爲童子入道之門也人皆可以爲堯舜但居移氣養移體則易直子諒之心無由而生。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相向也函丈相去三席可以指畫議論耳固辭者禮有三辭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而終辭即席而容作其志荒也能持敬者其容不作摳衣去齊尺似欲近而聽衣無撥足無蹶以氣養志也志定則其氣不迫。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生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執爾顏者志有所變則顏不定學者用志欲其專一以志養氣也者所不及之事而儳言之則非聽命於長者正爾容聽必恭者雖聽之而意不在焉謂之不恭雷同者謂從他人口耳之說而已實無見也必則古昔稱先生者謂尚論古

人則不涉於褻袴之見也。敬毋餘席者恐其聽之不謹也燭至起者自晝達夜恐有厭倦故有辭而作。侍坐於君子君子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聽命於長者不謂之退不敢退。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凡人對大賓客則未嘗不拱手斂衽至於閒居則好自適往往斂衽之時如有所拘繫因繫以其非素習也素習安於無事噭應號呼相聞也淫視目送也斂髮以纚韜之也子事父母雞初鳴則櫛縰免袒近於有喪者呂與叔先生雖夏日亦盛服端坐。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屨著綦屨之有綦欲足容加斂也解屨而後登堂不敢瀆也古人結襪解屨則結襪而前。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內則子生七年則男女不同席不共食於重稚之時而教之遠嫌也婦人十五而許嫁則繫纓笄成人之飾纓許嫁則繫之不入其門者謂許嫁則異宮而處也。父子不同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婚禮初納采次問名次納幣次請期次親迎男冠而字女笄而字責之以成人所以敬其名也已納采則問名故曰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受幣束帛

十端儷皮騻已受幣則請期親迎故曰非受幣不交不親周禮有媒氏凡判妻入子則媒氏書之此日月以告君也親迎必告廟而後行如楚公子圍稱其告莊共之廟此齋戒以告鬼神也已告之又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蓋厚其別也男女別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道正矣。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買妾不知其姓疑其遠於自售而其世系未必以情告也。賀娶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婚禮以其繼世是人情不忍言也故賀之者逆其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行禮者安於情實非不以貨財爲禮貧則不責也非不以筋力爲禮老則不責也老謂年七十以上者。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桓公六年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繻論名子之法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申繻所言往往依古書不以國如晉侯周衛侯鄭不以日月如白一丙臧孫辰不以隱疾如晉公子黑臀楚公子黑肱不以山川如魯獻公具武公敖周人以諱事神名終諱之不可離以常語使後人易避耳。男女異長。男女異長各以其伯季字之也如魯三桓仲孫叔孫季孫又有紀伯姬鄫季姬。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

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主人未辯，客不虛口。所陳饌具，卿大夫通用之。古人進食之禮，止於殽胾膾炙酒漿脯脩十餘種耳。此亦簡而易致。司馬溫公因論近世士大夫酒非滿按不敢會賓友，今人進食之禮，皆有先後品次，不如古人以饌具布之一席之間，為最便易也。客若降等執食興辭，謂大夫之於卿也。執食，云飯也。進食之禮，所主在此耳。主人延客祭，導之使祭也。非降等之客，則不必主人導之。古人於一食之間，不忘其所本，必祭先代所為飯食人。三飯謂飯至三則告飽。主人勸之乃食。如傳所載，壹飯三飯四飯，則知飯不止於三也。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 共食不飽，先厭飫，則是厚取之也。共飯不澤手，澤手，挼莎也。毋摶飯，摶似具多也。毋放飯，放謂剩棄其餘也。毋咤食，謂其將食而嚼齧似薄之也。毋絮羹，謂當其厚薄之節。毋歠醢，醢醞肉醬也。濡肉，殽胾。乾肉，脯脩。君子無終食

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終身之間，而一事或失，必非持敬者敬仁之地也。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拜受於尊所，拜受於主人陳尊之處，敬主人也。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此尊卑少長之節也。燕禮曰：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食之餘曰餕。而祭，敬其餘也。其不祭者，惟有二條，父不祭子之餘，夫不祭妻之餘，以其或歸賓客之餘，則不必祭也。古者食必祭，不敢忘飲食來處。今之浮屠氏每食必祭，尚存古人之遺意也。禮失求於野。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侍坐而同饌具，故曰御同，或以非召已往值之，故曰偶坐，雖當盛饌，不必辭也。禮非由己設也。 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 有菜，鉶羹也。無菜，大羹湆也。儀禮士虞特牲設大羹湆，是祭祀有大羹也。大羹直可歠之耳。 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為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 副之，四解橫斷。華之，中裂橫斷。累之，雖中裂橫斷而不加之布也。疐之，疐蒂也。不當橫斷而去疐也。齕之，但去疐而已。庶人，謂庶人在官者。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有憂者側

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父母有疾，雖初鳴則不暇櫛縰，行則不為容。言則不敢自安，琴瑟則不敢親，僅可食肉飲酒，有不得已而或笑或怒。 父母有疾，動作語默，未嘗頃刻忘之，此人子之常情也。先王制禮，與天下立為中道，凡此數條，雖委巷不學之人，其常情往往如此，常情有所不及者，則近於禽獸。側席者，謂特席也。專席謂去重席也。三年之喪，寢苫枕塊，自齊衰以下，則始喪有席。 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佛其首，止操書致。 水潦降不獻魚鼈，君不責其難得也。相為饋獻，但既言於簡牘，以見其名器多寡之數，古者必欲操其易致者，而前知古人每事必近情實也。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 射者男子之事，必以進退周旋寓之於其間，以其不主於射耳。舞，文事也，而有干戚之飾。射，武事也，而有進退周旋之節，此古人制作微意也。以弓遺人，其相授受異於常時，饋遺之禮，蓋所主不在於射也。後之士者，未嘗開弓矢而付之武夫走卒，是以無復存古意也。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者，主客授受皆欲及左手承弣，覆右手執簫也。 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

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繢，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劍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劍有積不容正劍，以刃鄉人也。左首者，以明劍環當在左。主人以右手取其劍環為順耳。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長者之命，其威儀進止如使於他邦者。古人於每事必不簡，以其物與情實相稱也。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 周公謂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凡為君使，已受命，遂行舍於郊。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博聞強識而不敢自居，敦善行而持之以久。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歡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歡其愛我，忠其敬我。君子未嘗求備於人，以全交也。或問夫子不假蓋於子夏，有諸？曰：有之。子路曰：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當時群居無其人乎？子路何為出此言也？夫子不假蓋之意，正所以存子夏之短耳。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王父尸。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 禮曰引當時所存之書也。君子抱孫不抱子者，曾子問祭成喪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同姓可也。孫可為王父尸者，孫於主祭者，則子行也。孫於王父，昭穆時也。故可以為王父尸。

為君尸者天子諸侯凡內外祭皆有尸內祭則卜之同姓外祭則卜之異姓尸所以象神古人以情實求鬼神也後世祭祀不復用尸惟巫覡野祭尚用之學者亦不知為近古三代良法破壞略盡田野閭巷時或見古制豈非田野閭巷之人終未可以書生曲說變易之耶　齊者不樂不弔　古之人將與鬼神交必散齋致齋欲其虛一而靜所以交神也不樂不弔恐哀樂有所偏勝不能與鬼神合也後世祭祀其散齋致齋往往特存古制耳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毀瘠不形視聽不衰謂不可過乎哀也居喪而毀瘠視不明聽不聰則近滅性寧不違父母之本心乎古者三年之喪不沐浴不飲酒食肉寢苫枕塊以終其事宰予欲為短喪蓋身歷其事知後之人為難繼也今三年之喪沐浴飲酒食肉如常時雖三年不見其為久也五十不致毀者五十始衰不可致毀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無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居喪不致毀食粥之

謂也宰予之請短喪孟子之食食吾因此以見古人也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生者與來日謂死之明日則生者數三日而成服也死者與往日謂死之日數三日而殯也此士禮也大夫則數往日成服杖與殯皆同日也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　知其生者則有弔辭知其死者則有傷辭今之行弔則既而告其孤傷禮則以祝冀此皆古人之遺意也弔傷辭畢退皆哭今弔傷或有不哭者失巷之禮也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君子未嘗失辭於人者情實所充耳　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曾子將易簀孟敬子問之曾子欲告之以其本故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是欲孟敬子終身守其垂死之一言也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也敬子居悼公之喪不欲勉而為瘠是其自處也必以情曾子知其可以言而言之也曾子

曰君子所貴乎道三自其本言之如謂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則近於有司者之事　前有水則載青旌　軍行四面八向因之以起井田之法布四象於四方而招搖在上以其縱橫遲速主於一將也傳曰造化在乎天死生在乎人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子夏問於夫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復問居昆弟之讎如之何夫子皆隨其事對之復讎非古也戰國閭習俗所尚是以駕其事於仲尼之徒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猶不害其為義也交遊之讎不同國此於義理大不安豫子切切於復讎到死不悔又欲以其一死以激後之懷二心以事人者此戰國習俗如此東漢之尚名節晉人之尚清談是皆習俗之能移人者也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壘軍壁也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淮徐戎並興是以郊坰多壘也古者命將必在卿大夫之列　春秋列國皆如此故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士邑宰也子路治蒲三年夫子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知其恭敬以信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立茂知其忠信以寬地廣大荒而不治則其責在於士故曰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臨祭不惰　韓退之謂祭如不祭之事聖人未嘗與焉李氏問

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祭而惰是祭如不祭也　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凡祭於公謂助祭也已行事大夫則歸俎士則自徹其俎俎胙肉也　卒哭乃諱　周人以諱事神未卒哭以生事之檀弓曰生事畢而鬼事始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故曰卒哭乃諱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踰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士踰月亦三月也以大夫與士名位不同因之以為等差其實月數同也大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則知士之月數與大夫同也　卒哭者是葬竟虞數畢後之祭名也親始喪哭之晝夜無時及啓殯而葬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之一哭也故其祭為卒哭卒哭之祭天子諸侯大夫士其月數不同其所以辯尊卑隆降殺也今之人皆以百日為卒已啓殯而卒哭所以即遠也殯在堂而卒哭是忘親也有浮屠氏之法而又雜之以陰陽拘忌書雖孝子慈孫不能盡禮於其親哀哉　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　不諱嫌名如康王釗

之孫實爲昭王曾子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二名不偏諱如夫子之母名徵在言不在稱徵言徵不稱在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周人雖以諱事神猶未切切然也不逮事父母未嘗見其父母諱王父母則已不諱也古之人作事近情於今觀之似義理不妥未可以古人爲非也君所無私諱者謂家臣於君前不避大夫諱也大夫之所有公諱者謂家臣於大夫之前則當諱君也臨大不諱者如周公作詩曰克昌厥後又駿發爾私廟中不諱者諱其不遷之祖其餘則否此亦父前子名之以生事之也夫人之諱不出宮中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諱母之諱妻之諱也大功小功不諱期以上則諱大功小功則不諱也然有子與父同諱者以情起義也如父之世父叔父於己爲從祖也父之姑於己爲從祖姑也此正服小功父之姊妹於己爲姑也已嫁則爲之大功九月皆不當諱謂父諱之則子與父同諱以情起義非禮之正也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　古之人婚冠喪祭皆質之於龜筴所以欽鬼神也後世有陰陽拘忌之說求日以吉斡而逆定其吉凶是以不復喻之於筮昏禮不得以仲春死者不得如期而葬皆巫瞽曲說害之也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　禮

樂射御書數當學者之事也夫子曰吾執射乎吾執御矣君子之人所以教由其志氣性情中來也故曰學無終始　客車不入大門　公食大夫禮賓客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　婦人不立乘　安車也安車則坐乘　犬馬不上於堂　充庭實也　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里二十五家也入里門有父事之者有兄事之者示其起敬起孝也　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乘車五路也王乘一路其餘路從行也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　乘大路越席以養安側載臯芷以養鼻前有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以養耳古之人出入起居莫不有其度也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齊牛帝牛也帝牛必在滌三月齒路馬謂數其齒則知馬之老耋春秋傳馬齒已長矣　曲禮下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藉藻以飾玉也有藉以垂藻也則裼衣無藉以屈藻也則襲衣執玉隨其文質爲之變耳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　卿老上卿也世婦兩國合媵

也世臣父時老臣也姪娣妻之姪娣從妻而歸我也家相士有隸子弟以相家事者長妾二妻二妾謂其妻之長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大夫士去國其行禮不欲遽然而變故即新也他事尚可從新國之法惟祭祀之禮居喪之法哭泣之哀此尤不忍變也太公葬於周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夫子殷人也其死也殯於兩楹之間故曰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祭祀之禮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居服如商人上不降遠下不降卑周人以貴降賤以適降庶哭泣之位殷人以貴賤爲序周人以適庶爲序去國三世有可變者有不可變者務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歟子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禮之去國三世則當論其國於我厚薄何如也　君子已孤不更名　父命之不敢輒變也　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古人闔棺而定諡所以類

其行也凡人之有諡以言善惡之行可錄耳已孤暴貴而爲父作諡是揜其父之不足錄以貴賤之心而自爲貴賤輕重者也喪禮朝夕二臨啓殯出祖祭禮虞祔祥禫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是以喪復常讀樂章也子夏既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和之而和和之而不和二子皆是也彈之而成聲彈之而不成聲二子皆非也　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席蓋士喪以葦席爲蓋重素謂素衣素裳也苞屨扱衽厭冠皆齊衰以上書方謂贈死器物書之於牘書方衰凶器吉而後入今謂臣死於公宮者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　無田祿諸侯之大夫有田祿天子之大夫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　大夫士去國於其竟上待放者三年雖示其必去然亦未敢遽也二曰存君也二者不敢輕去墳墓之國也變服三月者明其得罪於君焉父祖

之業耳。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
辟不敢答拜。大夫士見國君，謂他國也。君若勞之，問其行李之勤也。君
若迎拜，即聘禮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敢拜。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
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
答拜者。大夫士雖有貴賤之等，於他國不以貴賤相臨也。大夫見於
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
大夫見於國君，士見於大夫，謂他國也。同國始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皆
逆之於大門之外，以拜其辱我也。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
取麛卵。曾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吾以是知天地為大
父母。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
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天子諸侯大夫士服食器用無非取於民力，凶年
飢歲則當重民力，是以休戚利害達之天下猶一人也。君無故玉不去
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環佩之節，鐘磬之縣，琴瑟之御，
君子周旋於其間，則鄙詐之心無自而入。五音十二律，古也，舜彈五絃之
琴以歌南風，是琴之全體具五音也。琴之有少宮少商，則不復有琴瑟之
有少宮少徵，則不復有樂，以繁脆雅殺之調，皆主於二變也。子路冉求公
西華言志，夫子聽之，而曾點鼓瑟自若者，以其優柔平易，無言於應答也。
韓退之聽師穎琴，狀其低昂抑揚之節，令人皆能之，非所以養性情之具
也。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陳莊子
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
出境，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焉得而勿哭。士大夫
私行出疆之禮，非古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秦人以命為制，
令為詔。士死制，死於君之命也。制，秦漢以來用之。君天下曰天子，朝諸
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此雜以春秋秦漢典故也。天子有后，有
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后所以理陰事，故必以女官佐之。三夫人，
二十七世婦，九嬪，八十一御妻。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
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
五眾。有天官，又有五官，是為六卿也，此皆殷制，周人從而損益之耳。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
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司土，掌土政也；司木、司水，掌
山林川澤也；司草，掌闢草萊；司器，掌以時徵齒角；司貨，掌金石錫玉之地。
六府主之，六工從而飭化之。土工掌陶旊之事，金工掌鍛鑄之事，石工如

玉人、磬人，木工如梓匠者，獸工主以革象為器物者，草工作萑席及萑葦
之器者。五官致貢曰享。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五官致貢於其歲終，
則太宰會之。五官之長，天官也。天官太宰，故為官官之長，是職方者，如唐
虞之四岳，周之二伯也。伯則伯父伯舅，九州之長，次於伯，則稱叔父叔舅。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
侯西面，曰朝。覲禮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受朝則於路門之外兩塾間。
春曰朝，秋曰覲。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諸侯非天子之命不越竟，或
擅為會盟之事，或私自尊大而行天子聘問之禮，皆非諸侯職分也。春秋
亂世習久以為常耳。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
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
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既葬見天子曰類見
者，世子三年之喪畢，執皮帛象諸侯以見天子。言謚曰類者，請謚必請
謚象其行而謚之耳。春秋列國有終其身不朝於王所者，五等之爵，其死
也皆稱公，且自為謚，綱紀文章蕩然無復有也。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
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謂其動容貌，出辭氣，有尊卑貴賤之節。公侯
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諸侯一娶九女，世婦，夫人之姪娣也，妻，三媵，若
姪娣也。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
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使者自稱曰某，接王藩，上大夫曰下
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使者於他國必以主人
擯而自名之耳。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
同姓名。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此春秋條例也，故從而釋之曰：君子
不附惡人。諸侯失地則名之，滅同姓則名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巫
醫必以世，以其專業也。儗人必於其倫。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
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
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
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儗人必於其倫。問天子之年，不當指或人為喻也。大夫士庶人之子，因膊
頰而言之耳。倉唐為中山使於魏文侯，文侯指左右問曰：子之君長短孰
與此人等？曰：儗非倫，不可比也。文侯改容，又問：子之君孰與寡人等？曰：君
賜之鞼裘則能勝之，君賜之狂帶則不更造。文侯與之語悅之。問國君
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
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數地以對，如齊之境東至于

海西至于河南至于𥧌陵北至于無　山澤之所出如代山煑海有牢食力
如季氏有家臣以車數對上士三命得賜車數畜以對雞狗彘　程氏遺書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民之欲而強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
而使之　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有時而可分　詩三百一言以
蔽之曰思無邪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尹和靖言行
錄　靜嘗言曲禮雖是末節皆不可廢蓋洒掃應對便是窮理盡性毋不
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此四句便是曲禮總目因舉呂與叔詩曰禮儀
三百復三千酬酢天機理必然寒即加衣飢即食孰為末節孰為先蓋言
本末先後皆不可廢　平居須是儼然若思　朱子語類禮容止無測
未至　云許多事都是一箇心若見得此心誠實無欺僞方始能如此若
此心苟渙散無主則心皆逐他去了更無一箇主宰觀此衣放心處全在
許多事上將許多事去攔截此心教定無測未至未至之事自家不知不
當先測今日未可便說道明日如何　為人子者居不主奥古人室在東
南隅開門東北隅為窔西北隅為屋漏西南為奥人纔進便先見東北隅
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至深密之地　坐如尸立如齋頭容
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氣容肅皆敬之目也　問艾軒解毋不

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訓思安作助語然否曰訓思字作助語尚庶幾
至辭字亦為助語則全非也他們大率偏把心都在邊角上用了　問君言
不宿於家曰只是受命即行不停留於家也耶數句是說數項事　三命
不齒猶而今別設卓也　問宿賓曰是戒肅賓也也是隔宿戒之　問延
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不知聖人何以取之曰旅中之禮只得如此
變禮也只得如此　晦菴文集首章言君子脩身其要在此三者而其効足
以安民乃禮之本故以冠篇毋不敬止安民是賢者至能遷此言賢者於
其所狎能敬之於其所畏能愛之於其所愛能知其惡於其所憎能知其
善雖積財而能散施雖安安而能徙義可以為法與上下文禁戒之辭不
同舊說非是安安而能遷來說得之但辭太煩耳疑事勿質直而勿有兩
句連說為是疑事毋質即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是也直而勿有謂陳所
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務強辯不能如此則是以身質言語矣
敖不可長云云此篇雜取諸書精要之語集以成編雖大意相似而文不
連屬如首章四句乃曲禮古經之言敖不可長以下四句不知是何書語
又自為一節皆禁戒之辭也賢者以下六句又當別是一書說見前臨
財毋苟得以下六句又是一書亦禁戒之辭若夫坐如尸立如齋劉原父

以為此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
坐如尸立如齋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
也此篇蓋取彼文而若夫二字失於刪去鄭氏不知其然乃謂此二句為
丈夫之事其說誤矣此說得之又立如齊注疏所說立容甚詳今皆不取
而所取者乃無所發明之剩語此類恐更宜詳擇也禮從宜使從俗當入
是一書其說舊注亦得之劉氏七經小傳有儀禮等說不可不看若夫二
字與中庸好學近乎智上子曰二字相似皆失於刪去者也　有禮則安
無禮則危如云仁則榮不仁則辱初無身心本末之辨蓋聖賢之言各有
所指隨其淺深而莫非至理之極也今必以內外為精粗而欲去彼取此
豈非有所陷溺其心而然耶且學者之勉彊力行亦勉其所當為者而已
若曰勉焉以冀其有以自慰則是先獲後難而為謀利計功者之所為矣
聖學異端之別於此亦略可見試深察之可也　答江德功　有禮則安
說立意甚善但詳本文之意只說施報往來之禮人能有此則不忤於物
而身安耳未遽及夫心安也況古人之所以必由於禮但為禮當如此不
得不由豈為欲安吾心而後由之也哉若必為欲安吾心然後由禮以接
於人則是皆出於計度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心矣大抵近世學者溺

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為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
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
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
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牽其不異於彼而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
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盡其心自以為吾之所見
已高於聖賢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況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
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為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而不自知其所謂高
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
說異同之間而已不審賢者以為如何　宋唐仲友說齋文集父前子名君
前臣名左傳鍼之稱書君前之例也父前未知所考　父前子無名父之
理寧可以孫而名于於父前乎它人則固當爾偶未見於經傳不必疑擅
之為非況尚有可考乎夫子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此它人父前子名
之證也　樂菴語錄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架不同巾櫛不親受男女不雜是
一句君如此讀則下文皆通坐不同男女之坐不同也椸架不同男女之
椸架不同也巾櫛不親授男女之巾櫛不親授也　攀堂先生文集問天子
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

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皆君也君之新立年或未知遠域及鄰國聘使之來必問其年之大小然臣下不敢輕答以天子至尊不當言長幼又不當言長短只答言但聞其服衣若干尺蓋以衣長短言之則其長幼可知又言聞而不直言見表其尊也至於諸侯則可以長幼言則言能從宗廟社稷之祀事幼則直言其未能下是則大夫以至庶人覿面相與可知長幼惟問其子御猶主也主家事謁告請也謂能擯贊賓容之告請也負薪以庶人賤者之役少儀云問士之子長幼長則能耕幼則能負薪與此相類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春秋書法褒善貶惡惟一字爾如書出書名皆惡也天子以以天下為家凡出則言巡守若言出則為惡矣諸侯為國之君生則稱爵若稱名則亦惡矣君子之於書法惟不親蔽其惡皆顯書之故諸侯戰敗而失其與夫滅同姓之國皆書名以罪之者其惡也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臣子之

事君親也不容有一毫之躁心事父母幾諫則事君亦不當顯諫惟委曲諷告三諫不聽而後逃者蓋至是不為苟容乃合禮也若事親則雖三諫不聽又必號泣隨之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事親無可逃之禮君親有疾藥皆先嘗又必擇世醫而後服其藥者蓋一不審擇輕付庸醫之手則為不忠與不孝矣 儗人必於其倫儗比也倫類也凡於君父之前所稱其人必比其類所以為敬苟以愚比賢以貴比賤則為不敬矣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此官制尊卑遠近內外降殺之稱也周禮九命作伯故五官之長所以曰伯謂以三公為之也是或為職方氏者主東西方之伯也乃得輒見於天子故擯者傳命則曰吏示有分也以姓同異曰伯父伯舅蓋其親親之辭其自稱於諸侯則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皆言尊也下是則有等第焉故九州之長次之而曰牧所稱皆降殺焉其處九州之外長於東西南北之四海雖大

國不過曰子而已其於內自稱曰不穀蓋謙辭也於外自稱曰王老則又重其稱以威遠也又次而至於庶方小侯蓋戎狄子男之君爾其入於天子之國則無爵可稱惟於外曰子自稱曰孤而已孤者獨行無與之稱亦謙辭也 博士周公文集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曲禮者禮之至曲者也大則簡曲則詳然曲能有誠至於變化豈有二致哉故其為禮者曰毋不敬所以戒夫人之不可以不敬也蓋敬者君子修身之道也所以閑邪而存其誠者也敬斯定定斯正正者德之基也慢斯怠怠斯邪邪者德之賊也古之人相在爾室不愧屋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何所不用其敬哉儼若思者非思也凡思者其心必有所止心有所止者其耳目視聽必有所忘蓋其心定者其容寂此儼者所以若思而非思也古之人知止而慮善恭默以思道此有思者也南郭子綦之隱几答焉似喪其耦顏淵之坐忘黜聰明墮肢體此無思者也無思者天也有思者自人而之天也古之為道如此安定辭者易所謂易其心而後語也蓋一辭之不中皆心之過孟子所以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而順之養正君子所以慎言語是以存於心者既見乎辭考其辭者亦可以知其人也此三者禮之大節君子學道之要也自天子達於庶人自脩身至於為

天下莫不一於是故敬則無敢慢無敢慢則民莫不愛矣儼則人望而畏之人望而畏之則民莫不敬矣安定辭則其言善其言善則民莫不應矣敬也儼也安定也舉乎其上者如此所以安民之道也愛也敬也應也錯乎其下者如此民所以安之之效也匹夫而有此必有安民之術天子而有此必有安民之實故曰安民哉 傲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君子所以知天者知其性也所以事天者事其心也性之不明心之不存則在我者與天不相似故有長傲以悖天德從欲以喪天性所見者小則其志易滿天道虧矣所慕者外則其樂易極天理滅矣人之所以為人者天也失其天豈可謂天之人乎此其喪精失靈皆可哀之民也原夫凡人之所以有傲者何也以其有我而已矣以我為我則彼為之對矣彼我既分勝心生焉強此而劣彼此所謂傲也彼既自彼我既自我傲且不足以輕彼適所以害我是心也且不可有況可長乎若我既無我則彼亦無彼何傲之有彼有大傲者焉傲睨乎萬物之上者是也是傲也非世俗之鄙心也道獨尊而無對故也凡人之所以有欲者何也以其有物而已矣以物為物則我為之役矣物我既交愛心生焉忘己而徇物此所謂欲也物既自物我既自我且不足以益我適所以喪我是心也且不可有

況可從乎若物既無物則我亦無我何欲之有彼有大欲者焉縱心所欲
不踰矩者是也是欲也非世俗之鄙心也道無心而不留故也志固不可
滿而凡人之志所以可滿者所志者利也其志在利者利得其志必滿志
滿者必驕由志道者觀之不亦隘乎故大志者古今不可以為限固不可
滿也樂固不可極而凡人之樂所以有極者所樂者偽也故所樂在物物
得其樂必極樂極者必淫由樂道者觀之不亦鄙乎故大樂者天地不能
變 物不能易固不可極也然則斯四者為之小者必可謂之小人矣為
之大者必可謂之大人矣君子之學去其小者存其大者如斯而已矣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
遷臨財無苟得臨難毋苟免狠無求勝分無求多疑事無質直而勿有
君子之於學也能親賢然後能明善能明善然後能至公能至公然後能
無累能無累然後能自立能自立然後能與人能與人然後能善世此學
者本末之序也天下之人莫不善也賢者先得乎其善者也故其溫良可
親也其威嚴可畏也親之而不知敬則其流必易畏之而不知愛其漸必
疏易則不知善之可尊疏則不知善之可親狎而敬之而不失其尊畏而愛
之而不失其親君子之親賢有如此者天下之蔽莫大乎私天下之明莫

大乎公君子之於人也無私好其所好者必善者也無私惡其所惡者必
不善者也故所愛者善也不以所愛蔽於所不愛乃天下公好也所憎者
不善也不以所憎蔽其所不憎乃天下之公惡也惟能公於好惡故能不
以一己之愛憎而易天下之善惡君子之至公有如此者凡人之所以厚
積者必以為己私分者也惟公者能以天下為度則不累乎物存人者猶
在己也莫積而能散乎凡人之所以居安者必以為我所安也惟公者能
以天下為宅則不累其居在彼者猶在此也莫安而不能遷乎惟其能散
也故散而不失其所積惟其能遷也故遷而不失其所安君子之無累有
如此者若夫累於物者則臨財必求苟得累於身者則臨難必求苟免惟
君子忘物所以立我故不累於物忘我所以立道故不累乎身內外無累
故可以得而得無心於得非所謂苟得也可以免而免無心於免非所謂
苟免也君子之所以自立有如此者今天下之所以好勝者為其不能忘
我也天下之所以多得者為其不能遺物也苟能忘我而常處其弱則人
之狠者不求勝而天下莫能勝矣苟能遺物而常處其不足則人之分者
不求多而天下莫能損矣苟持是於天下雖之蠻貊而必行入麋鹿而不
亂君子之所以與人有如此者君子之知衆人之所以疑也衆人之曲君

子之所以直也然而君子有同天下之志而無善一己之心故致其大知
以釋其疑使天下之疑者不疑質其所疑則天下疑矣推其大直以直其
未直使天下之不直者直有其直則天下不直矣故不質其所疑所以欲
天下之皆致其知也不有其直所以欲天下之皆得其直也君子之善世
有如此者凡此數者君子之所務而衆人之所深戒者也故或曰能或曰
毋或曰勿譆其志則一也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 君子
之所以必莊必敬者非以飾外貌所以養其中也蓋其心肅者其貌必莊
其意誠者其體必敬為尸者所以象神不莊不敬則神弗臨之矣必莊必
敬然後可以為尸故君子之坐如之為齊者所以接神不莊不敬則神弗
接之矣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為齊故君子之立如之方是時也其心寂然
而無一物其乎頹若而無它慮是心也聖人之心也顏子三月不違仁不
違此心也其餘日月至焉至此心也聖人縱心所欲不踰矩不踰此心也
聖人常顏子參其餘暫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學者舍是亦何所求哉古之
人何獨坐立然後如此此特舉其大端而已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
見其倚於衡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無須臾之離終食之違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以存心

養性大過人遠矣此學者入德之要不可以不思也禮從宜使從俗陳焉
之說備矣 夫禮者所以辨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禮者中而
已矣萬物之至情天下之達德也君子不敢過小人不敢不及一定而不
可易者也猶規矩設而不可欺以方圓繩墨陳而不可欺以曲直故天下
之親疏者於此可以定天下之嫌疑者於此可以決天下之是非者於此
可以明天下之同異者於此可以別苟舍是焉而無以辨則總總林林亦
何以相與立於天地之間哉此所以有禮則治無禮則亂也 禮不妄說
人不辭費 禮者正而已矣妄說人非正也辭費非正也何也今人之所
以妄說人者不有求於人必欲逭己責也人之所以辭費者不有矜己能
必欲辭己過也君子無求而安於命何為而妄說於人哉君子不矜而過
必改何為而費於辭哉說以其道者正說也君子有之辭取其達者正辭
也君子有之說不以道亦人之所不說而辭之多且游者亦聖人以為躁
而誣善然則人亦何取於妄說人與辭費哉此禮所以不為也 禮不踰
節不侵侮不好狎 禮者分而已矣居下而犯上則踰上之節不知下之
分也居上而偪下則踰下之節不知上之分也侵侮者失人不知人之分
也好狎者失己不知己之分也君子明禮而知分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

與人不爭處己必致此所以作事可法容止可觀而爲萬夫之望者也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　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孳孳
爲利者蹠之徒也天下莫不爲善豈人人爲舜也歟哉非也方其爲善其
心則舜之心也天下莫不爲利豈人人爲蹠也歟哉非也方其爲利其心
則蹠之心也故人不可以不爲善也雖小善而必爲然後能爲大善舜之所
以爲舜者以其樂取諸人以爲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從之莫能禦之然
則知之何斯可以爲善矣曰脩身也踐言也脩身者必敬踐言者必忠忠
與敬者善之大端入德之要也故曰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爲敬則行脩
矣言忠信則言道矣故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又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此行脩言道所以爲禮之質也苟無其質雖習於曲禮威儀之多君子不
謂之知禮晚周之衰天下士大夫既其文而不既其實莊周寓言矯弊遂
以爲忠信之薄而道之華此豈吾聖人所謂禮云禮云者乎　禮聞取於
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君子有財以給天下之求有道以應
天下之問其心必欲無一夫之不獲其所而天下之人皆至於道聖人在
上則行其道聖人在下則懷其志故堯舜所以猶病於博施濟衆而孔子
乃於其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豈取人而往教所得周哉蓋取
人則失己往教則枉道聖人中道而立使天下之人皆得取於我而來學
以求正焉則己立而給不匱道大而應無方然後天下之人皆得與被其
澤而有足者咸可以至於斯此禮所以在彼而不在此也習學記言曲禮
中三百餘條人情物理的然不違餘篇如此要切言語可併集爲上下篇
使初學者由之而入豈惟初入固當終身守而不畔蓋一言行則有一事
之益如鑑觀像不得相離也古人治儀因儀以知義曾子所謂籩豆之事
令儀禮所遺與周官戴氏雜記者是也然孔子教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必欲此身常行於度數折旋之中而曾子告孟
敬子乃以爲所貴者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三事而已是則度數折旋皆
可忽略而不省有司徒具其文而禮因以廢矣故余以爲一貫之語雖唯
而不悟也今世度數折旋既已無復可考則曾子之告孟敬子者宜若可
以遵用然必有致於中有格於外使人情勿理不相踰越而後其道庶幾
可存若他無所用力而惟三者之求則厚者以株守爲固而薄者以捷出
爲僞矣顏氏家訓禮記云定猶豫決嫌疑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
有釋者案尸子曰五尺犬爲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爲猶吾以爲人將犬
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

以爲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麂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
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狐之爲獸又多猜疑故聽河水無流水聲
然後敢渡今俗云狐疑虎卜則其義也滹南王若虛五經辨惑曲禮云天
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又
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夫妻者
所以對夫嫡配之總稱也婦人者所以對男子女子之總稱也初無貴賤
尊卑之別今乃以妻列于后夫人等下而別爲一號專指婦人爲士之配
然則天子之后公侯夫人兼不謂之妻乎非士之配者不謂之婦人乎鄭
注內則云妻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得與夫敵體也孔氏引之以爲彼是判
合齊體者此言齊者以進御于王時暫有齊同之義穿鑿可笑如此豫章
熊明來先生家集曲禮古記之名當從正義要曲言禮之說艾軒林氏謂
因曲臺得名此未必然曲臺漢宣帝待會射之所傳士后蒼作記非禮記
也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
曰艾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
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陸子方文集古見小戴記曲禮上篇古
之遺言也陸農師音請以十年曰幼作句絕以下弱壯等字皆做此新安
朱氏以爲有理今從之幼而學者兼小大學而言十九以前爲幼則自八
歲至十五而入小大學矣古之生子能言則教之是時知思未有習化未
有前言聖論日夕薰聒涵泳善心礱琢美質久而安習保固完全私智偏
嗜不能入矣二十成人可以勝衣冠冠禮曰棄爾幼志醮而字之責成人
也然體猶未壯故曰弱三十則血氣定矣可以授室合二姓之好以事宗
廟有父道焉四十曰強孔子曰強有二義智慮強氣力強呂氏曰強則材
成材成者智慮定所謀事審氣力完則任事果故可以出仕然必至於五
十閱理深而熟更事久而精然後可以爲大夫五十曰艾艾髮蒼白色服
政爲大夫也仕者始爲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大夫者居上以長人治
邦國之大事蓋才可用則命之仕德成則爲大夫其間非無早知夙成之
人也以爲養之熟則成效著而收功博不待其成而用之則有美錦而學
製未能操刀而使割也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言成人
之佩非童子之飾其才能不足以取知於我也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
見兮突而弁兮言總角之童戴大夫之弁躐等而居於位也大抵士脩於
家學優則仕王事鞅掌求雨驅馳者不過二十餘年耳未四十也才縱可
以有爲而不當使之爲己六十也才猶可以有爲而不欲使之爲其用人

也有制其侍人也有禮六十曰耆筋力既衰不任其勞可以使人不可以
使於人也七十曰老不服戎不與事外則致王事於君內則傳家事於子
仕止矣七十曰耄耄昏忘也七年曰悼悼憐愛也耄者老而知已衰悼者
幼而知未及尊老而慈幼故不加刑焉周官司屬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
爲奴漢律未及八歲與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不坐皆古之制也百年曰期
頤期有兩音鄭氏曰期要也孝子要盡養道而已嚴陵方氏曰人生以百
年爲期由是而上則過乎人所期由是而下則不及人之所期矣朱氏曰
期音朞取周朞之義期謂百年已周頤待養而已其義爲長此章自始至
終每十年一變蓋數起於一止於十天地奇耦之數陰陽生成之理每至
於十則必更代也者受天地之形氣陰陽之氣孰能違其數而逆其理哉
故十年則必異其名並其時則必異其事幼與弱之類則名之異矣學與
冠之類則事之異矣昔者先王制禮立法以律人心勸學崇化以節民性
使人學問奮情血氣充盈志意堅定少者待其成壯者服其勞老者享其
壽未用者無躁進之心當退者無不知足之戒人生其時沐浴聖澤齊蹈
仁風耳目聰明四肢安逸夫夫婦婦而家道正長長幼幼而王政行矜孤
鰥之民衆餘之老猶得與昆虫草木各遂其生況九民之秀爲學士大夫

者哉當時王道修明風氣長厚根本全在學上學不是空言要措諸事業
致知誠意所以治其國明善誠身所以治其民這學不是詞章之學浮靡
用不得不是訓詁之學膚淺行不得虞典教胄子周禮賓三物直是後日
要得他用如桑麻穀粟鑿鑿皆精實公孫僑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
政學者也此之謂矣然學政不是在下自扶立得直須上之人輔翼振德
方始成就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人自襁褓以至成童便有這
个性可充可弃不教則失之聖人能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其必由學乎
學所以修性也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學而成者也學廢則禮廢冠禮廢
而成人有童心不弟之源昏禮廢而嫁娶不待年不壽之源考比之禮廢
而官制壞不治之源鄉射之禮廢而養老缺不孝之源嗟乎其來非一日
矣春秋時已有欲毀鄉校如鄭然明者青青子衿在城闕箋詩所以刺之
也鄭最小國也而王朝之大夫已有不悅學如原伯魯者故閔子馬譏之
曰夫必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下陵上替能無亂乎
謂邪說與於在下而在位者習而穩之不可長也又曰學殖也不學將落
原氏其亡乎一大夫不說學閔子馬即憂其亡當時未必不笑子馬之迂
也然自古不學而殺身者多矣雖然此可爲仕而不學者之戒未仕而學

則將奈何曰孔子我師也昔者孔子生而知之而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
古敏而求之者也考之世家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兒時陳俎豆
設禮容此十五志學前後時節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適齊景公問政此三
十立時節定公元年壬辰孔子返魯退脩詩書禮樂此四十不惑時節九
年庚子爲中都宰一年爲空又爲大司寇十四年乙巳攝行相事與聞國
政則年五十六矣正知天命時節其後適衞適陳適宋哀公十一年丁巳
復返魯則年六十八矣正耳順時節方且序書易詩正樂十四年庚申西
狩獲麟作春秋後二年壬戌兩楹夢奠七十三終焉則到從心不踰矩時
節纔一二年而止耳然自志學之年至從心之境皆聞道之歲月也嬉戲
陳俎豆之夫子即負手曳杖逍遙之夫子學無少壯之異也夫子爲不學
而亦何常師之有子奚不爲政而是亦爲政惜也用行舍藏之不自必綏
來動和之不復驗使天假之年且八九十且百歲且得邦家則時於光穿
遠矣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然人皆以夫子爲不可及夫
子則曰何有於我哉又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然則學者又當如何蓋嘗
論之困而學之止學知當十倍其力特過而後學止幼學當百倍其力列
子有云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居

其半矣嗚呼人生世間少壯之日蓋無幾也自人事言之至六十指仗則
止矣復何爲乎自學道言之則自始至終未沒齒之前皆戰兢之日也豈
獨學而仕服官政而已乎語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無
聞謂無善道之可聞非名位之無聞也人不可不知道使知其道顏子不
爲夭使不知道彭鏗不爲壽生世間一日則有一日之責百年則有百年
之責天地無窮盡則道無窮盡學亦無窮盡昔者睿聖武公九十方作抑
戒以自警其詩曰於乎小子亦聿既耄其盛德至善如綠竹猗猗皆自切
磋琢磨中來趙文子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穆叔知其弗久劉
子知其老及后子知其將死蓋春秋時猶有先明之格言君子之先見以
後無此學矣然則會其精神以奪造化之巧外其形骸以與太空者游非
達者乎曰律以聖門之繩尺則彼爲虛誕此尊務實不可同年而語矣子
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上一章是箇不息字下章
是箇安字嗚呼漢儒
以養此義不明久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八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八十四　四濟

禮　曲禮篇十七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曲禮第二十學禮四。曲禮曰。記引正經之詞。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或問敬。程子曰。主一之謂敬。問一。曰。無適之謂一。○又曰。但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矣。呂大臨曰。毋不敬者。正其心也。儼若思者。正其貌也。安定辭者。正其言也。三者正矣。則無所往而非正。所謂大人正己而物正者也。以我對彼。我安則彼安。此脩己以安人也。推己之所安而天下平。此脩己以安百姓也。天下主大。本諸脩身而無不足。故曰安民哉。此禮之本。故於曲禮首章言之。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人之常情與人親狎則敬弛。有所畏敬則愛衰。惟賢者乃能狎而敬之。是以雖褻而不慢。畏而愛之。是以貌恭而情親也。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人之愛憎或出於私心。而人之善惡自有公論。惟賢者存心中正。乃能不以此而廢彼也。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此上六句文意大同。皆爲賢者

二字爲文。言皆衆人所不能。惟賢者乃能之耳。舊注非是今不取。　臨財毋苟得。疏曰。苟。謂不廉義而苟利也。廉隅也。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　禮不妄說人。禮有常度。不可爲媚悅以求說於人也。不辭費。辭達則止。不貴於多。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狎謂親褻。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謂就師求道也。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今按此與兩節。其實互明一事也。取於人者。童蒙求我。朋自遠來也。取人者。好爲人師。我求童蒙也。禮有取於人。所以彼有來學。無取人。所以我無往教也。　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不疑在躬。躬身也。不厭所不知使身疑也。不度民械。度。大洛反。械。戶戒反。　械。兵器也。不計度民家之器物。爲不欲彼人之難弱。其嫌不審也。不願於大家。大。謂富之廣也。嫌有貪欲汰侈之意。不訾重器。訾。子思反。　訾。思也。重。謂寶也。今案訾猶計度也。下無訾。金玉成器字義同此。○讀論云。訾相其貨。漢書云。高無訾者。又云不訾之身。皆此義。此言不訾重器者。謂不欲量物之貴賤。亦避不省也。不窺密。窺。苦規反。嫌伺人之私也。密隱曲處也。不旁狎。旁。步浪反。泛與人狎習不恭敬也。不道舊故。舊事雖非今日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取憎惡。如陳勝賓客言

勝故情爲勝所役之類也。不戲色。戲色謂喜天倖侵之容。　少儀　毋拔來。毋報往。拔謂來不及。報讀爲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人來往所之當有宿漸不可卒也。宿音秀。卒才忽反。毋瀆神。瀆謂數而不敬。疏曰。瀆。慢也。神明正直。當敬而遠之。毋循枉。前日之不正不可復遵行。當求自伸。毋測未至。測意度也。孔子所謂逆詐億不信之類也。毋訾衣服成器。與不訾重器之意同。毋身質言語。質成也。聞疑則傳疑。若成之或有所誤。即上文疑事無質之意也。此三節十七事。皆非謙遜謹厚之道。故戒之。　少儀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呂大臨曰。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責人厚而莫之應。此交之所以難全也。歡謂好於我也。忠謂盡心於我也。好於我者。望之不深。則不至于倦而難繼也。酬酒不舉。三酌油油而退是也。盡心於我者。不要其必力致。則不至于不能勉而絕也。詩云。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是也。右通言。

傳曰。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別。必列反。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故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鸚

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呂大臨曰。夫人之血氣嗜欲。視聽食息。與禽獸異者幾希。特禽獸之言與人異爾。然猩猩鸚鵡亦或能之。是則所以貴於萬物者。蓋有理義存焉。聖人因理義之同然。而制爲之禮。然後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男女有別。人道所以立。而與天地參也。縱恣怠敖。滅天理而窮人欲。將與馬牛犬彘之無辨。是果於自暴自棄而不欲齒於人類者乎。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齊。音咨。又側皆反。遬。音速。謙愨貌也。遬猶蹙蹙也。　疏曰。舒遲。閑雅也。雖尋常舒遲。若見所尊則齊遬。齊遬言自斂持不放縱奢。足容重。舉欲遲也。手容恭。高且正也。目容端。不邪眄而視也。　睇。大計反。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靜。不噦咳也。噦。於厥反。咳。苦代反。頭容直。不傾顧也。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德。如有予也。　疏曰。德。得也。立則磬折如人授物與己。己受得之之形也。色容莊。勃如戰色。　坐如尸。尸居神位敬慎也。立如齊。齊。側皆反。　祭且孰也。齊謂祭祀之時。　案此二

句本為重出者上有若夫二字乃大戴曾子事父母篇文則起下文之義錄者誤并取之也今删去 燕居告溫溫 告謂教使也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如親其人在此 喪容纍纍 纍力追反 羸憊貌 瘦瘠也 羸力支反 憊蒲拜反 色容顛顛 顛又作顛丁年反 憂思貌不舒暢也 思息嗣反 視容瞿瞿梅梅 瞿紀具反 不審貌也 疏曰瞿瞿驚遽之貌梅梅猶微微謂微昧也 言容繭繭 繭古典反 聲氣微也 疏曰繭繭猶綿綿此上四句皆為喪容也 戎容暨暨 暨其記反 果毅貌也 言容詻詻 詻五格反 教令嚴也 色容厲肅 義形貌也 疏曰厲嚴肅威也以義斷割故形於色 視容清明 察於事也 此上四句皆為戎容也 立容辨卑毋諂 辨讀為貶自貶卑謂磬折也 諂謂傾身以有下也 貶彼檢反 諂勑檢反 頭頸必中 頭容直 山立不動搖也 時行 時而後行也 盛氣顛實揚休 顛依注讀為闐音田 顛讀為闐 揚讀為陽聲之誤也 盛身中之氣使之闐滿 其息若陽氣之休物也 玉色 色不變也 自立容以下至此又通言之 五藻 吉事尚尊 喪事尚親 吉事謂是列位也 喪事以親者為主 禮曰以服之精麤為序 賓客主恭 祭祀主敬 喪事主哀 會同主詡 詡況羽反 恭在貌也而敬又在心 詡謂言語敬大而有勇 軍旅思險 隱情以虞 險阻 出奇覆援

之敗也 隱意也 思也 虞度也 當思念己情之所能以度彼之將然否 阻謝呂反 覆芳富反 謂伏兵也 徐音赴 譏況煩反 護許也 或云護諱 虞音虞 度大各反 少儀 僕游善樂者 鍾鼓之色 愀然清靜者 縗絰之色 勃然充滿者 兵革之色 愀七小反 臨喪則必有哀色 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 執與事宜相配 介甲也 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失色謂失其所當 如臨喪不哀 介胄而不嚴之類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 朝廷之美濟濟翔翔 祭祀之美齊齊皇皇 車馬之美匪匪翼翼 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美音儀 齊子禮反 齊如字 皇音往 徐于況反 匪芳非反 匪讀如四牡騑騑之騑 齊齊皇皇讀如歸往之往 美皆當為儀字之誤也 周禮教國子六儀 一曰祭祀之容 二曰賓客之容 三曰朝廷之容 四曰喪紀之容 五曰軍旅之容 六曰車馬之容 疏曰穆穆皇皇美大之貌 濟濟翔翔 庠聖寬舒之貌 皇如歸往之往者 孝子祭祀心有所繫往 匪匪翼翼 嚴正之貌 肅肅敬也 雍雍和也 少儀 坐視膝 立視足 應對言語視面 士相見云 子視父則游目無上於面 無下於帶 若不言 立則視足 坐則視膝 疏云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 立視前六尺而大之 蓋臣於君前視也 近視六尺 自此而廣之 轅遠視而不過三丈六尺 曲禮曰立視五巂 彼在車上 與此不同也 九𢷎一曰

稽首 二曰頓首 三曰空首 四曰振動 五曰吉𢷎 六曰凶𢷎 七曰奇𢷎 八曰褒𢷎 九曰肅𢷎 以享右祭祀 𢷎音拜 稽音啟 振動一字 季音董 杜徒昇反 褒音報 右音又 疏曰 稽首者 拜頭至地 稽留也 頓首者 拜頭叩地也 稽首頓首 頭俱至地 但稽首留地稍久 頓首至地即舉 故以叩地為頓 謂若以首叩物也 空首者 拜頭至手 即書所謂拜手也 振動者 杜子春云 振讀為振鐸之振 動讀為哀慟之慟 鄭大夫云 動讀為董 書亦或為董 振董以兩手相擊也 康成不從 別云 振動戰栗變動之拜 書曰王動色變是也 陸德明從鄭大夫說云 今倭人拜以兩手相擊 蓋古之遺法也 吉拜者 拜而後稽顙 謂先作頓首 後作稽顙 稽顙雖類頓首 但觸地無容 故謂之稽顙 齊衰不杖期以下之拜也 以殺之凶拜 而周謂之吉拜者 以其與頓首相類 而又比凶拜為輕也 凶拜者 稽顙而後拜 謂先即以首觸地無容而後稍伸 即拜 三年之喪拜是也 又案孔子曰 拜而後稽顙 頹乎其順也 稽顙而後拜 頎乎其至也 三年之喪 吾從其至者 鄭注云 自期如殺可 則是不杖期以下周殺之喪拜也 雜記又云 三年之喪以喪拜 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是也 奇拜 杜子春云 奇讀如奇偶之奇 謂先屈一膝 即今之雅拜 鄭司農云 奇讀曰倚 謂持節持戟身倚之以拜也 康成不取 別云奇拜者一拜

也 臣禮 曰君答壹拜當亦如前空首是也 褒拜者 再拜也 拜神與尸也 褒讀為報 鄭司農以為今時即拜也 肅拜者 但俯下手 即鄉飲酒賓客入門揖也 春秋傳曰 為事故敢肅使者是也 享獻也 謂朝獻饋獻 尸侍也 祭祀二灌後惟有朝踐饋獻酳尸 獻君讀為侑 謂侑勸尸食時 此九拜非專為祭祀而以祭祀結之者 祭祀禮最重也 又曰 九拜之中四種是正拜 一曰稽首 二曰頓首 三曰空首 九曰肅拜 空首者 先以兩手拱至地 乃頭至手也 頓首者 是空首之時引頭至地 少時即舉也 稽首者 稽是稽留之義 頭至地多時方舉也 稽首拜中最重 臣拜君之拜 若頓首則平敵自相拜之拜也 若空首者 君答臣下之拜也 其有敬事 則亦稽首也 肅拜於拜中最輕 惟軍中有肅拜 婦人亦以肅拜為正 其餘五拜附此四種 振動附稽首 吉拜 凶拜 附頓首 奇拜 附空首 凶拜 褒拜亦附稽首 韻素霽反 齊音咨 期音基 頓音舅 又音發 惻隱之貌 稽於主反 即今之揖也 今案九拜之說 以注疏通參如此 但振動 奇拜 褒拜之義 未詳是否耳 志有四興 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 祭祀之志諭然思以和 軍旅之志怫然儉然精以厲 喪紀之志滲然憂以湫 四志形中 四色發外 維如志色之經也 怫符勿反 湫精酒反 滲音朔 消深也 湫即由反 容有四起 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

祭祀之容，遂遂然𢿱𢿱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湢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愀然慯然，若不還。容經也。𢿱子六反。婉紆阮反。湢彼側反。愀於求反。人於大反。湢當木反。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沵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下沵垂綱。視經也。沵音流。言有四術：言敬以國，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屏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言經也。固順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摇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共音恭。下同。坐以經立之容，肘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坐容也。跌徒結反。低與低同。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摇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也。任徒帀反。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沵，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倏，其固復也，旋如濯絲，肆旋之容也。倏式六反。肆步般反。跘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跘容也。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丟。拜容也。丟木詳。拜而未起，伏容也。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乘繩證反。下同。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存劍之緯，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也。禮介者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武容也。兵車之容也。若夫立而跛，坐而蹁，體怠懈，志驕傲，趨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跛彼寄反。又作跋，本智反。蹁滿堅反。足不正也。趨七全反。數音朔。比必志反。唾吐卧反。自志有四輿至此出賈誼容經。右容節。君子之居恒當戶，恒胡登反。鄉明。寢恒東首。嚮許亮反。首生氣也。首手又反。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敬天之怒。迅音峻。又音信。衣於既反。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盥音管。靧音悔。櫛側乙反。樿章善反。禨其既反。晞，乾也。沐靧必進禨，作樂盈氣也。更言進羞，明為羞籩豆之實。疏曰：沐，沐髮也。靧，洗面也。取稷粱之瀋汁，用滑故也。然此大夫禮耳。人君則沐稷，皆粱也。樿，白理木也。櫛，梳也。沐髮為除垢膩，故用白理澁木以為櫛。沐已燥，則髮澁，故用象牙滑櫛以通之也。禨，謂酒也。少儀注云：沐而飲酒曰禨。是沐畢必進禨酒。又進羞也。羞，籩羞豆為飲而設，庶羞為食而設。今進禨則為飲設，故知非庶羞也。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以其新沐體虛。

燥虛氣也。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絺丑之反。綌去逆反。枓去紅也。刮也。音反。出杅，履蒯席，連用湯，杅音于。蒯苦怪反。連力旦反。杅，浴器也。蒯席澁，便於洗足也。連，猶釋也。疏曰：蒯，菲草席。澁，戰之刮去垢也。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進飲亦盈氣也。玉藻 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聲。寢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論語 右居處齊潔之事。步下武，象趨中韶濩。下户嫁反。濩音護。堂上之步，踐則中武；象，趨則中韶濩也。君與尸行接武，尊者尚徐，蹜蹜迹。蹜徒報反。疏曰：二足相躡，每蹈於半，不得各自成迹，故云接武。大夫繼武，迹相及也。士中武，迹間容迹。疏曰：中猶間也。每徙足，間容一足地。徐趨皆用是。君大夫士之徐行也，皆如與尸行之節也。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疾趨，謂直行也。疏數，自若發猶起也。移之言靡迆也。毋移，欲其直且正，不邪低搖動也。欲或為移。數色角反。迆以爾反。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圈求遠反。齊咨反。豚大本反。徐徒回反。齊音咨。本又作齋。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也。豚則永之舞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疏曰：圈豚行者，言徐趨法曳踵足循地而行也。齊如流者，齊，裳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入俯折，則裳下委地，如水流也。席上亦然。席上，未坐時也。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頤音夷。霤力救反。弁皮彥反。剡以漸反。此疾趨也。端，直也。頤疾為遠也。疏曰：頤霤者，行既疾，身乃小折而頭直，臨前頤如屋霤之垂也。如矢者，身趨前進，不邪如箭也。弁，急也。剡剡身起貌也。急行欲速而身俛常起也。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踵章勇反。蹜色六反。著徐趨之事。踵足後跟也。疏曰：謂執行之時，切舉足前而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舉足狀數也。凡行容惕惕。惕他歷反。惕惕，直疾貌也。凡行謂道路也。廟中齊齊，齊才兮反。又在詣反。恭慤嚴正貌也。疏曰：容齊自收持嚴正之貌。朝廷濟濟翔翔。濟徐子禮反。有威儀也。翔本又作洋，音詳。莊敬貌也。疏曰：濟濟，威儀貌，翔翔，行而張拱。玉藻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執玉不趨，執龜筴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曲禮 右步趨奉持之容。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適有喪者曰比，比必之反。也。仕也。曰其類比於射爭者。比，猶比方。俱給事。疏曰：比，謂身欲者，喪家也。令集

北。恐當看必察之為比附之義。童子曰聽事。曰某須聽事於將命者。童子未成人。不敢當相見之禮。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喪賓雖無賓主之禮。皆為執事來也。疏曰貴者喪不敢言吊。故云聽役於司徒。司徒主喪役之事。故其職云大喪帥六卿之屬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又禮方云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是義云公卿亦有司徒官以掌喪事也。

少儀 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可猶止也。謂擯者為賓主之節也。始入則告之辭。至就席則止其辭。疏曰始入謂始入門。辭謂擯者告主人辭讓賓。令賓先入也。至階之時。擯者亦應告主人曰辭讓賓先登。此不言者。始入之未包入門登階矣。

少儀 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道猶導也。為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為于偽反。

少儀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亟去冀反。亟數也。備常也。不斥人謙也。道三德三行也。藝六藝。三德三行六藝。道見學制。

少儀 擬人必於其倫。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

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御謂御事。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正樂政也。謂幼者習樂未成。但聽政令於樂人。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樂舞教國子。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士祿薄。子以農事為業。

少儀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燕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燕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公庭不言婦女。公事不私議。朝廷曰退。近君為進。疏曰言於朝廷之上。若欲散還。則稱曰退。下句放此。燕遊曰歸。謂燕樂主於家也。師役曰罷。罷音皮。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罷。

少儀 今案易曰或鼓或罷。與史記將軍罷休就舍之罷亦同。注引春秋傳。疏曰為用何休注傳。無此文也。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今案記曰昏禮不賀。人之序也。而此云然者。蓋不言娶妻而但稱有客爾。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適墓不歌。哭日不歌。執紼不笑。臨樂不歎。臨祭不惰。今案無神。謂神不在也。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

右言語之禮

傳 魏中山舍人倉唐使。文侯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使已吏反。見賢遍反。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擊于兒反。文侯怵然為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怵人律反。為于偽反。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指顧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以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勝音升。更音庚。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奐本亦作煥。心譏其奢也。輪輪囷。言高大。奐言眾多。疏曰春秋外傳曰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諫之是也。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言此者欲防其後復為。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要一遙反。全要領者

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為原。君子謂之善頌善禱。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illegible]。凡飲酒為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燋側角反。又子約反。或音在進反。為有言也。主人親執燭敬賓。亦不使也。言獻主者。容君使宰夫也。未爇曰燋。爇如悅反。疏曰凡飲酒主人自獻賓。若尊卑不敵。則使宰夫為主人以獻賓。故云為獻主也。執燭不讓不辭不歌。以燭繼晝禮殺。殺色戒反。疏曰禮賓主有讓及更相辭謝。又各歌詩相顯德。今既夜。其所以殺於三事。凡羞有湆者不以齊。湆去及反。齊和也。疏曰賀瑒云凡湆皆謂大羹。大羹不和也。為君子擇蔥薤則絕其本末。為于偽反。薤戶戒反。為有萎乾。萎於危反。乾音干。疏曰根不淨。末萎乾。羞首者進喙祭耳。喙許穢反。耳出見也。見賢遍反。疏曰若膳羞有牲頭者。則進口以嚮尊者。尊者若祭。先取牲耳祭之也。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提丁禮反。提猶絕也。刲離之不絕中央少者。使易絕以祭耳。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者設尊者也。酌者鄉尊。其左則右尊也。疏曰人君燕尊在東楹之西。於南北列之。設尊之人在尊西鄉東。以右為上。則尊以南為上也。酌謂酌酒人也。酌人在尊東西面。以左為上。亦上南也。二人俱以南為

上也。庚云無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注云案云雅君面尊玄酒在南。謂君之面也。下云公席阼階上西鄉。下又云執幂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案左玄酒南上之言。是設尊者東鄉。酌者西鄉。設者之右則酌者之左也。　今案設尊之法。鄉飲酒禮云。玄酒在西。鄉射云左玄酒。而鄭注云設尊者北面西曰左。即此所謂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者。蓋言設尊之人。方其設時。即預度酌酒人之左尊。而實以玄酒也。若據燕禮。則設尊者西面而左。玄酒南上。公乃即位於阼階上。則酌者不得背公。自當東面以酌而上。尊乃在其右矣。故此經所云以為為鄉飲鄉射而言。則可以為為燕禮而言。則正與之反。今鄭注既不分明。庚孔又皆引燕禮而反謂酌者西面。其悖反甚矣。惟賈疏以為據君面以左為尊者得之。今詳見本篇。尊壺者面其鼻。鼻在面中。言鄉人也。　凡洗必盥。先盥乃洗爵。先自潔也。盥有不洗也。　未步爵不嘗羞。步行也。　少儀。　柄尺不跪。豆有柄長尺。則立進之。　弟子職。　取俎進俎不坐。以其有足亦柄人之儀。　少儀。　飲酒者禨者醮者有折俎不坐。禨。其記反。醮。子笑反。折之設反。　折俎尊嚴之。乃坐也。已沐飲曰禨。酌始冠曰醮。　疏曰。案鄉飲酒燕禮有折俎者。皆不坐。禨者醮者不坐者。以二者無折俎之時。

則得坐。嫌長有折俎亦坐。故特明之。　少儀。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燔音煩。　亦為有足柄尺之類。折俎折骨於俎也。謂反也。鄉射曰賓奠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絕祭。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帨手。　柄。兵命反。嚌。才細反。帨。本又作稅。始銳反。　疏曰。折俎謂折骨於俎。俎既有足柄尺之類。故就俎取所祭肺。立而取之。升席坐祭。祭記反。此所祭之物加之於俎。皆立而為之。故云取祭反之不坐。雖祭時坐耳。燔亦如之者。燔謂燔肉。雖非折骨。其肉在俎。其取及祭反時。皆亦不坐。故云燔亦如之。尸則坐。尸尊也。少牢禮曰。尸左執爵。右兼取肝肺。擩于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　疏曰。前所引鄉射云興。則知不坐。此引少牢不云興。故知尸則坐也。　少儀。　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一人徹。謂事合居者一人。則當少者也。賓客則各徹其饌也。壹食之人一人徹。壹猶聚也。為赴事聚食也。凡燕食婦人不徹。婦人質不備禮。　玉藻。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餕。子閏反。　今案禮君賜腥則孰而薦之以為榮。若賜孰食則恐是餕餘。故不以祭。妻子雖卑於己。然既沒則以神道接之。故亦不以祭也。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故謂祭祀。疏曰。案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謂大牢也。玉藻云天子食日少牢。朔

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夫食日特豚。朔月特牲。士日食無文。朔月特豚。故內則曰。見子具視朔食。注云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是常食有限。不得踰越。而大行人云。諸侯待賓皆用牛。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賓禮。亦用牛。是有故乃得殺也。　王制　君子不食圂腴。圂與豢同音患。　周禮圂作豢。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也。腴有似於人穢。　疏曰。腴謂腸胃。故其腸似於人穢也。　少儀。　右飲食之禮。凡言賓主之事。附相見禮。侍食於君者附臣禮。事長者附少儀。其雜者附此篇。為人祭曰致福。為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為。于偽反。　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為福膳也。　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使。色吏反。稽音啟。　展省具也。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犆豕則以豕左肩五个。臂音卑。亦作髀。必婢反。臑。奴報反。又人於反。个。古賀反。犆。大得反。折。斷分之。个。猶段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不言牲體。周牛序之可知。疏曰。禮特犆豕。則周牛。籓。周人牲體尚右。右邊已祭。所以獻左也。明亦肩。段用左肩也。凡个者。取肩自上斷折之至蹄為九段。以獻之也。臂臑。謂肩

腳也。若禮得少牢者。則脩羊左肩折為七个。不云臂臑。從上可知。然此肩上特不并備饌。故大牢者唯牛。少牢者唯羊也。若祭唯特豕。亦用豕左肩五个以為膳也。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乘。繩證反。　陳。重者執。輕者使也。乘壺。四壺也。酒。謂清也。糟也。不言陳犬。或無脩者。掌犬以致命也。於卑者曰賜。於尊者曰獻。　使。色吏反。下同。糟。早勞反。　疏曰。四馬曰乘。故知乘壺為四壺。束脩。十脡脯也。沸酒曰清。不沸曰糟。陳。列也。酒重脯輕。陳列重者於門外。而執輕者入以將命。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鼎肉。謂牲體已解可升於鼎。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加。猶多也。　疏曰。委其餘陳於門外也。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緤。息列反。守。手又反。紖。文引反。靮。丁歷反。　緤紖靮皆所以繫制之者。犬有三種。一曰守犬。二曰田犬。三曰食犬。守犬田犬問名。畜養者當呼之名。謂若韓之盧。宋之鵲之屬。右之者。執之宜由便也。臣則左之。其於眾物。臣謂囚俘。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說。又作稅。又作脫。同吐活反。袒音但。櫜音羔。奉。芳勇反。胄。直又反。　甲。鎧也。有以前之。謂他摯幣也。櫜。弢鎧衣也。胄。兜鍪也。袒其衣

出兆繫以致命。犹古文代異，使吐刃反，又尺于反。墨莫侯反。覆則執蓋。謂
有未車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韣音獨，拊音撫。韣，弓衣也。屈，手屈衣
并於拊執之而右手執簫。失必拔反。劒則啓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劒焉。
櫝，音獨。夫，音扶。襓，注同。襓，如遥反。襓謂劒衣也。襲，卻合之。夫襓，劒衣也。加
衣於函中而置劒於衣上也。武威反。函，胡南反。啓聲。　疏曰
蓋劒函之蓋也。開函而以蓋卻合於函下底，以蓋上加劒衣於函中，而後
以劒置衣上也。今案，卻猶仰也。笏書脩脯也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
瑟戈有刃者櫝句策籥其執之皆尚左手。苴子余反。茵音因。穎京頃反。又
綱迴反。　苞苴謂編束萑葦以裹魚肉也。茵著蓐也。穎，禮云首
蕃用荼。穎謂刀蔘以著首也。穎，警枕也。策著也。籥如笛三孔。皆十六物也。
左手執上，上陽也。右手執下，下陰也。　編必綿反。著音蓍。于鬼反。裹音
果。蓍音尸。蓐音辱。　疏曰：皆尚左手在上而執之，右手在下而承之。刃卻
刃授穎削授拊。卻，去略反。穎，役頃反。削，音笑。　卻，仰也。辟用時頫綴也。削
曲刀也。拊謂把。辟音避。把，音霸。　疏曰：授人以刀，卻仰其刃，授之以穎。
以削授人則以把授之。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刺，七賜反，七亦二反。
辟曲不以正鄉人也。　辟，匹亦反。鄉，許亮反。　少儀。　凡遺人弓者張弓
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帨。今案，此謂賓主雖或一尊
一卑，然皆當磬折垂帨也。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
客之左，接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進劒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
進矛戟者前其鐓。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
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繢。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劒者以袂。　水潦降不獻
魚鼈。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
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者操
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酒肉之賜弗再拜。　右問遺之禮。
升車必正立執綏。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
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車中不內顧，不
疾言，不親指。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今此記孔子
升車之容也。　論語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式
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今案，策彗，疏謂策之尾，
若今時掃帚帚也。　鸞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行
之節也。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　君子式黃髮，自

下齒牛以下，皆就事也。髮白，變黃髮者也。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國
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右在車之容。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
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
後左手而俯。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
立。參時證反。還音旋。　還車而立，以俟其去。　疏曰：升下，升及下也。式，謂
御者式以待君子升也。還車而立，以俟其去。僕人之禮。若君子將升，則僕
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或曰：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然君子將
下乘，則僕亦下車，立於馬前，待君子下行，乃更還車，立以俟君去。　少儀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
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
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　執君之
乘車則坐。執，猶守也。君不在，中坐示不行也。　僕者右帶劒，負良
綏，申之面，拖諸幦。拖，徒可反，又引也，又他佐反。幦，音覓。　面，前也。幦，覆苓也。
吏。著，著。繫君綏也。負之，由左肩上入右腋下，申之於前覆苓上也。苓，力
丁反。幦，亡狄反，亦音覓。　疏曰：僕，即御者也。右帶劒者，帶之於腰右邊也。帶劒之法
在左，以右手抽之便也。今御者劒右帶者，御人在中，君在左，若左帶劒則
妨於君，故右帶也。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而面向前，取君綏由左腋下
加左肩上，繞背入右腋下，申綏之末於面前，拖搭撥之。今案，車前蘭也，亦名
為式。綏申於面前而撥不於車前幦上也。　今案，下文始言以散綏升，則
是此時僕方在車下，帶劒負綏而撥綏亦於幦上。君固未就車也。及僕以
散綏升之後，君方出而就車，此既乃言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取綏而
拖諸幦，誤矣。又疑綏制當是以索為環而頭相屬，故負之者得以如環度
自左腋下過前後各上至背，則合而出於右腋之中，以中於前而自車下
撥於幦上。君升則遂身向後，便以覆幦如環者投君，使君得以兩手執之
而升也。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　初升時執策分轡，行車五步而立，待君至
步行也。　疏曰：以散綏升者，謂初升時也。散綏，副綏也。僕既不得執
君綏，故執副綏而升也。　少儀。　今案，此與上條皆非專為君御者之事，
蓋細妨左人自當右帶綏，故授人自當負之以升。又當升時無人授己，故
但取散綏以升，乃僕之通法。注疏皆誤。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當其為尸
則尊。　疏曰：尸之僕為尸御車之人。將欲祭，故酌酒飲之，如與君之僕。以
其為尸則尊之似君也。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軌，謂

夫。夫某某犯。周禮大馭職祭兩軹，祭軓，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轊頭也。軌
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軹，音紙。軓，音犯。軾，音式。疏曰：在車，謂僕在車中
時也。僕既主車，故於車上執爵而受飲也。尸位在左，僕立在右，故左執
爵，右受祭於酒也。若僕亦然。軌，謂轂末。范，亦作軓。僕受爵將飲，則祭之於
車左右軌及前范也。所以祭者，為其神助己，不使傾危故也。乃飲者，祭遍
乃自飲也。少儀。右僕御之禮。

禮從宜。宜，謂事之所宜。若男女授受不親為禮，而祭與喪則相授器之類。
使從俗。俗，謂彼國之俗。若魏李悝以古服而祭，齊莊賜明以山服而綴。蓋
得此義。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介者不拜，為其拜
而蓌拜。今案：蓌，猶言有所枝柱，不利屈伸也。受立授立不坐。由便。坐
不跪也。性之直者則有之矣。有之，有跪者也。謂受授於尊者，而尊者短則
跪，不敢以長臨之。少儀。案此句文義當未通，恐是記夫禮耳。性之直
猶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歟。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跪。然則有之。跪，悉典反。
祭不跪者，主敬也。然則有跪，為歡也。大夫諸侯祭有尸，於堂之禮。祭
所尊在室。所存在室，祈然降訖，乃升堂。疏曰：凡祭，謂天子至士。悉
然也。天子諸侯祭有朝事，延尸於戶外，故坐尸於堂。若卿大夫以下祭禮

於室。無坐尸於堂之跪也。跪，危也。祭禮主敬，故凡祭在室中者，非唯室中不
跪儀，堂上亦不坐跪。跪儀也。然禮云：賓及卿大夫皆跪，爵升獻尸，則安坐而
相親也。少儀。右從宜。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上，時掌反。子
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孔子曰：其有方矣。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
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
今君之受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
識禮。使，色吏反。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將適舍，求毋固。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
戶，視必下。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入戶奉扃，視瞻毋回。皆
不干擾人之私也。視必下，不舉目也。禮有內外，所以閑內。故閑戶之木亦
謂之扃。奉扃，謂以兩手當心，徐徐開戶，如奉扃然，不敢放手開闔也。回，迴
轉。顧有所視也。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遂，謂徐徐作
關勢，亦不拒人也。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離，兩也。參與之
為三也。非但不往參其坐立，亦不行出其中間，嫌為干人私也。擇人必違
其位。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重慎。少儀。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
授坐不立。右雜記。傳：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

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
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
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
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
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列女傳。右曲
禮凡十一章。傳正考父。疏曰：家語云：宋湣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
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為氏也。孔父生木金
父。金父生皋夷父。夷父生防叔。防叔辟華氏之偪而奔魯，生伯夏。伯夏生
梁紇。梁紇即生孔子也。佐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三命茲益共。共，音恭。三
命上卿也。言位高益共。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
命而俯。僂，力主反。傴，紆甫反。俯共於傴，傴共於僂。循墻而走。走，叶音祖。
言不敢安行。亦莫余敢侮。侮，亡甫反。其共如是，人亦不敢侮慢之。饘
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饘，之然反。鬻，之六反。孫炎云：淖麋也。餬，音胡。口，叶
音苦。於是鼎中為饘鬻餬其口，言至儉。其共也如是。諸侯從劉康
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市軫反。
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之名。成，音成。劉子曰：吾

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
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
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
與戎。祀有執膰，膰，扶袁反，下同。膰，音煩。膰，祭肉。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
文，神之大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和之氣。其不反乎？既行，成肅
公卒于瑕。柯陵之會。柯陵，鄭西地名。會在魯成十七年。晉厲公視遠步
高。厲公，晉成公之孫，景公之子，州蒲也。視遠，望視遠也。步高，舉足高。單襄公
曰：單，音善。襄公，王卿士單朝之謚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體，手
足也。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心不固，則容不正。目以處義，義，宜也。足以
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在，存也。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
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
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明年晉弑厲公。晉孫談
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談，晉襄公之孫，惠伯談也。周者，談之子，晉悼公之
名。晉自獻公用驪姬之讒，詛不畜羣公子，故孫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
跛，彼義反。跛，偏任也。視無還，還，音旋。睛轉復反為還。聽無聳，不傾耳
而聽。言無遠。遠，謂非耳目所及也。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患其宗也。有慶未

常不怡。愛病也怡悅也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頃公襄公之子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行去聲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胙才素反胙福也天之所福小則得國大則得天下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成定也言無遠慎也爲晉休戚不背本也爲于僞反背音佩休喜也戚憂也被文相得非國何取相息亮反被服以德以四行轉相成非國何取言以得也及晉弑厲公迎而立之是爲悼公晉以霸。霸音伯又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視行步不常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鮮上聲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聞去聞。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redacted]不可選也。[illegible]計反選息絹反。詩邶風[redacted]箋而閑習也選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攸所也攝佐也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樂音洛明年令尹圍弑楚子而自立是爲靈王後十三年楚人弑之于乾谿 子皙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而行曰妻子家中得毋病乎故身之倨佝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疏戚也行去古反倨紀與反佝公豆反稱去聲別彼列反疏所並見禮記曲禮篇注疏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辦事官臣吳邦彥
圈點監生臣馬宗孝
臣龐進第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百三十九　四濟

啓

謝啓四

宋徐衎仲西菴集謝王守關陞啓　備數冷官方慚無補受知明府復與秉收辱奬拂之過情覺彷徨之罔措伏自薦舉之法行於世出處之節難手今工於自媒者徒貽巧宦之譏務在過求者未免狂圖之誚滔滔皆是兀兀何爲方思袖手而旁觀忽睹剡章之下逮推至公將以驕俗在不肖夫豈當仁如某者術業荒疎性資凡下銳氣消磨於學舍壯圖汨沒於科場幸名教之譽先入而不忘視功名之會倘來而何有流行坎止隨所遇而常安強學力行將窮年而自勉幾數吾斯之未信不妨有時乎爲貧既見諸生於黌惟知究心乃職何如其陞何如其降曾微過卄之移贖之於古貴之於今鮮有不求而得既何見知之特遇豈容祇受之過因是開曉倖之端嘗出品題之賜蓋伏遇判府才識學術政事文章舉皆高出於一時詎止優爲於十里是善必錄威推鑑裁之公小子何知輒預陶成之列如其稱許非所宜鶩某敢不激厲前修克終舊業正其心誠其意允爲君子之儒專所聞行所知用報成人之德過此以往未知所裁字溪陽先生集謝交割啓　袍綠濫膺貴愧三鱣之書箱紅新滌光依五馬之賢儐滿萬谷桑濤四六伏念某拙哉方枘疎甚圓機讒晦翁之傳而讀四書眈濂溪之學而明六畫既適強仕始玷末科使欲隨海鷗以乞清閑不謂逐離鴻而困趨走昔年東去今日南來妄爲人師此非子之坐也得其所主或者天實啓之茲蓋伏遇某官貫日之忠渾身是膽隱然敵國威稱細柳之眞賢若長城豈類棘門之戲把麾然郡人皆指爲桃源給餉關中公但心於柳寨惟知運甓安問投壺盍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信國士無雙誰可匹者武功既抗文事交修致此雞棲居然蝗聚某敢不竭其壹學捕所當聞擴明子路之強助元氣脈培植賣滲之勇爲壯精神心形于聲言與於儕李恕齋知丑初業謝秋堅辟郢教啓　烏枝棲月三霜驚楚戶之砧雞表賤天半水東魯宫之藻無遷亦煖有律而春斐哉四六之龍膚寫萬谷之謝竊以元帥府網羅衆俊雖專辟舉之權文學椽領袖諸生當採清修之望東坡之薦無已足爲徐學之主盟元獻之取希文真是南都之師表別將陳俎豆於軍旅之地且欲說詩書於戎馬之場正恐笑于列者數子推能捨所學而從我如某者說鈴不韻藝圃就荒一頃躬耕飽得田家之趣重覩貴壁魁爲舉子之文由槐市而蘭宫賦皆第五問癸丘之今戊年乃待三偶趁俎於剡僚逐改絃於泮璧燕飛大厦久欣門戶之可棲鴻揀寒枝忽隨沙洲之獨冷訪碧瓦朱樓之舊無復連空歌陽春白雪之詞固宜寡和但欲到諸公不到之地庶可讀平生未讀之書掬漢水而濯纓豈特繼沂濱舞雩之詠挽泗河而洗甲又將賡泮宫獻馘之歌所期無愧於胸中是則不辱於門下茲蓋恭遇某官雄邊龍虎瑞世鳳麟鉄鉞傳家人謂素行乎富貴詰盤稽古公未自致於功名恢恢乎運帷幄給饟餉之規汲汲乎說禮樂崇詩書之舉謂武備必有文事故賓屬多用儒生遂使庸虛亦歸料理某敢不力殫其使思印所知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勉收解散擊水三千里扶搖九萬里尚借吹噓誠悃依依謝言吶吶　除知岳州謝秋壑啓　烏幕從軍何補魏籌之數鴻鈞播物猥分漢竹之符雪竟豬以修鋒霜斵節而控謝伏念某起身寒素賦性迂疎朝蒼暮黄由諸生而竊第夜棋秋析乞幾度之遊遼鬢根已白而始脫選坑汗竹未青而羞看熟鏡風月不用錢買古陸西峴之醉遊煙波是使人愁忽報北軍之飛渡心搖搖行靡靡車鄰鄰馬蕭蕭江上秋風影斷失群之鴈城頭落日竟飛反哺之烏傳非真耶其信然耶喽其泣矣何嗟及矣誓將廬墓獻希新渥之語鵷鷺重捲簾猶念舊時之壹燕南更壽釋遲玷清班方將默化以俱仙其柰揶揄之有鬼人安能每事盡善空形鑄錯之言衆欲鼓吾意獨憐曲示掩瑕之德寬其增繳賦以斗升姑引蓬萊之舟仍著邯鄲之步末議何裨於主畫冗員徒贅於賓筵然而一飯不敢忘乎大臣辯節所敢敬者祖佛政期解戍重依衮繡之光倏驚傳郵驟被旌麾之寵蓋有守先範門而不與顧乃雖節度府而獲遷于以昭見遠識微之明于以表關忱有公之量千古之白雲黄鶴俚破天荒一湖之銀盤青螺瞻觀月色雖關山無戎馬之隔而中澤有鴻鴈之飛方將歌洒燈翻浪之詩未敢作把酒臨風之想朝三芋暮四芋取數已多人一天我二天欲思則獨茲蓋恭遇某官擔當宇宙感會風雲藝祖相韓王之元勳謀貽萬世壽皇呼福公以太傅禮絕百僚挾夾袋以儲材俾鷹囊之脫穎昔雖難治今又轉鈞搨逆閒若不切於時需而趨向亦頗知於古誼觀其行已未書枉尋尺以狗人使之牧民庶能寬一分以及物肯心已定除目遂頒某敢不佩服舊恩激昂新意開平津館已陪漢相欽魏之英登岳陽樓當味范公憂樂之語情深激烈辭納數宣　岳州到任謝秋壑啓　贊自底懼猥叨漢竹之符錫命中朝俾縮齋瓜之戍端出轉鈞之造紬懷乘駋之羞文篆云初覆冕敢後

伏念某至愚極陋多滯少通萬物皆塵每覺古今而自照一料不補敢辭
州縣之役茀以區區鉛槧之觚生而汨汨詩靴之蠱役瀉塵散離之禍痛
豈思言鶴驚清切之班夢所不到屬者天開昌運帝用元熙興言圻畿之
村父預夾袋之數統杖已匝廬悴無托之鵲鳥紙咒而升或謂有緣之鶴
犬驟膺揆漫嘖致頃言吾命極知其迍邅我公倍費於啓擬淒涼去國寬
飛長鳴之曉壁踽踽游邅悠絶鄙域之扶析而載何裨於湘畫一朝遠玷
於州麾幸出於天且讀舊書而寓次推爲之地忽須新渥而趣行是雖遠
化之無私然亦推排之良巧維巳陵之古郡實邪渚之鄰封桑梓連陰自
幸過家而上冢帆檣借便不勞叱馭而驅車若此生成其何稱塞方強顏
而領事每觸目而懷憂積倉乏盈寄之儲曷供版築列肆攜融風之餘屢
竭蓋藏上下煎熬公私凋弊惟有守廉勤之二字庶堅保障於一隅徒抱
拳拳可爲凜凜茲蓋恭遇某官片心日月隻手乾坤巍巍勳名與台山萬
八千丈而等績績福壽還汾陽二十四考之書琴瑟更而善化咒新弓旌
出而正人革聚胡爲一障遠及諸生謂踈庸雖不像於時才而趨嚮亦頗
知於古誼使之牧御庶乎循良前筆寛一分之言書聞之矣烈祖撫百姓
之譬尚鑒茲哉某敢不仰佩陰知力行素學以節用爲愛人之本以謹身

爲率下之基此興何極寵辱偕忘忠貞慶曆守臣之政惟器是適巧拙雖
進尚觀元和宰相之方激烈衆深扶栽靡竟　謝秋壑舉關陞啓　積李
場中思不言而自畫種桃天上喜定價之頃窮方危再潰之珠忽侈入珍
之寵腐殘春意氷泮風心惟大人與天地同流故小夫以草木爲俞熏葭
采采老其材於霜露之餘松柏青青堅其節於歲寒之後此化功所以成
物而前輩以是觀人蓋當反實狀浹之時乃不改柯易葉之地今有底像
之賤久蒙相國之知國書伏光範之門未即拜巨源之啓坐聞堵風之送
熟是遺材頓驚肯日之遇信乎有命國揶揄而共畫之亦棄而自疑豈
知块北之公將有成就于後韓愈敢傲更載十九日復上之書鄭莊好賢
炅指三千牘因登之數飛騰萬墨焜燿褒華豈徒沃久渴之塵心亦頗醒寄
觀之俗眼工倖造化恩重丘山伏念某全抱迂踈不堪位置茲式蘇公之
敬獄爾監伯夷之播刑仰漫大廈之寛屢窺空囿之暇無人扉草相看破
屋之先生有喜燈花忽迓打門之軍將雩爲騰秋風之鶚何當籲明月之
珠盥手而誦味言捫心而增赧色學慚文子苗拎甚畝之才事媿周官難
誂惟勤之職慨然操梓人之引捫其生匠石之圍有此僥蹐何其特達茲
蓋恭遇某官風流羊陸威譽范韓脈絡三遼更覺上流之重羈縻四裔坐

全中國之壽凡此時治外之規模實大府會才之功用武培傾覆一聽其
自取乂貢匯植各當於攸施遂令擁腫之餘亦在侏儒之列某敢孤稱褰
以屬品題千萬間之庇寒門闌有托四十圍之溜雨汗漫爲期欲寫銘心
莫殫筆舌　孫燭湖先生集謝廟堂啓　累日何功幸脫選階之冗自天有
命許班朝績之華叨異數以吾驚凜微踪之增懼鈞陶所播門戶知榮竊
惟王朝百執之聯莫非士論一時之選其在公卿之子弟或緣家世之熟
等雖云恩出於上所以屬其報國之心亦必衆得其人有以灼夫衆實之
實如寵先之拔及剩乳臭之交攜如某者學不知方才非適用闡詩聞禮
未進惡子之名弗播弗童安有事譽之譽偶塵末第漫竊陰私允從扑笞
之罪棖玶亨壽邅之祕畫一鋒月峽三佐星臺人方擬其垂餐巳亦慚於
璣等形庭接秩瞻日表以拜恩墨綬占員分大坑之償債豈謂出綸之
新渥黔笥紱之舊臣葉其既老之年施及不才之子摧之帝調錫以清資
非夢寐之敢期實吹噓之有自茲蓋伏遇某官經綸四海師表百僚躬一
德以格天心官家賢而爲巳任闡明上意無忘五龍夾日之初冀育人材
使有萬馬追風之銳是令鬼瑣獲預甄收某敢不沭浴國光周旋家訓壯
所行幼所學無內負於夙心孝於親忠於君用仰酬於大造　宋王初寮先

生集謝除館職啓　列籍西崐每起英遊之慕屬書東觀忽塵史職之職
祇荷寵榮深增震惕竊以天下有大戒二君子之所就三自非世道之文
興豈易身名之俱泰於昭景運丕變醇風衆賢聚於本朝多士生於王國
致功就業遂追商周而比隆陳扣據經斷自秦漢而不論瞻册府道山之
盛起石渠天祿之傳職祕書清真老氏之藏室地靈人勝下太一之威神
平居以德齒而相先異日乃公卿之從出挾聲稱而驚坐指氣類以彈冠
九序直於木天圖鈞禪於星壁封司日托實載聖謨推曠典之具興獲珍
符之紹至嚴配明堂而致享勤崇喬嶽以告成對天之休秉筆以俟必極
俊髦之選用觀緻緝之工庶不爲起家之資可以絶上車之誚如某者賦
才甚陋用志亦迂緣先世之業儒起寒鄉而中第未聞道要徒謹師承任
有時乎爲貧乃徒奔走笑莫大乎欲得巳分棲遲而忘鵷鷺之飛一付萬
魚之作雖值難逢之千載欲前復卻者十年首入臨於枯池窮士延之上
坐工行莫適鉅業相仍遂無舉臂之國達托抱關之隸昨由銓選進改朝
紳入官學以扶經博而寡要宜王庭之願傚冗不見論敢期推擇之公至
有遷陞之渥向來金匱推窺太史之書未至蘭臺使草名臣之傳熟云固
任良自曲成此蓋伏遇某官論道經邦代天理物宰相用此社稷元龜肅

壹隆棟而府用此進而告后有合於稷契之書推以覺民無不被堯舜之
澤已炳遠猶於萬世孟收寒俊於四方是致瑣尤誤叨清選某敢不更堅
特操策事空言翰墨相娱雖匪指揮之地神腸自抆豈無報國之期遇此
以還未知所措　服闕謝河間師張顯謨啓　頃鐘禍罰奄抱憂哀見其
冠之樂樂遽茲終制與之琴而切切究劇餘恩當其林巒之初豈以及凡
廷之有奉變鷦木真首煩使者之行洞鮒見濡屢拜仁人之賜士窮德易淚
盡血隨永言詩春之非常重以達顏之積久爾風結想引脰增勞邈惟棠
松之閒歡致蘭羞之養神明協相休社駢臻恭以某官學綜九家之流罷
凜萬夫之表笑辭高論每出廣平之識心勝算沈機莫測征南之武庫自
閒以外如山而雄見廷陟明豈有稽於三考漢守爲稍要何待於八年即
膺夢卜之求遂處鈞衡之任某粗存殘息拒復壯心再拜天顏莫捐少巧
三擇窮鬼已擾半生向固非固見以游甚今益欲傷當以報漢雖廩人繼
粟庖人繼內敢忘卵翼之勤方伯氏吹壎仲氏吹篪終借門墻之重正祺
轉食孟阻登門希覬燕頤以符注倚楊冠鄉客事類叢代　軍器丞謝除太
府寺丞啓　干戈戢戢方慚戎監之員丞府寺寶遽忽玷家給之榮寵將
瑜望外感越情涯切以財計司於地官出內雖於太府尤職頒受之政既

總其凡百貨贊遷之宜亦提其要凡居丞屬務簡賢能如某者廿壹之筋
僅存大瓠之專何用頃裨鈞陶之賜遂辭籌楚之勞除戎器以戒不虞羨
有消埃之助雖工匠而稱鮮及敢云技巧之精適朝廷需鞭算之臣期都
內收貢朽之效謂官府都鄙之吏將畀以邦用必朝會方貢之物皆進之
內庭爰陟元祐八品之職俾佐成周九功之貳退自循省曷副選掄茲蓋
伏遇某官豊蕃一元毓冶萬類矜情舊物加惠窮途念昔先人嘗是中公
之下客今茲小子復陪材館之後塵賜以生成忘其固陋某敢不恪勤乃
職恩撰所蒙事金帛而統南方豈持奉行於故事閱錢數而貴內史庶幾
協贊於大農武知財貨之源流尚冀是榮於終始　謝臨安趙安撫斷割
志等人啓　伏准使帖斷遣劉志等人爲盜開本家于湖新集改易元文
進版入官押出府界者家常何之館亦既有年求相如之文僅存遺藁方
爽鴟工而毀木適閭舊僞而假真顧此書不止則不行宜公府必懲而必
誠盡去其翦雁瑜於時竊惟文籍之興莫甚書集之擠銛抗廣壽歐氏特
書輦改金根畫黎無子春于湖之遠執邈漢庭之諸公平生千萬篇奏金
薤琳琅之體作詩三百首挽咸池濩黑之音超趨上帝之玉樓公妻奚奴
之囊錦懒浣手珉流落人間灼若丹青皆可傳之不朽勒諸金石庶有補

於將來惟虞震雷之取將拒意雌霓之捩轉以水爲凝以另爲刖始鄭亂
雅如紫亂朱念擇於遠者由差之毫釐況汨其真者茲十爲八九苟肆行
而莫禁則壞亂而不收是須絕去其本根毋使雜圖於滋蔓紙貴洛陽之
市方傳者以爭先當彝薦福之碑幸廩焉而如響茲蓋伏遇某官研窮百
氏博極群書以斯道覺斯民將自任天下之重知其主信其客豈持識河
南之寶妄取以公是正其失豈慮入于彼則出於此又復大其書而廬其
居某得不感知己之難遭抱遺編而永嘆作春秋而辭莫措雖絕筆於獲
麟得夫子而名益彰尚著鞭而附驥　謝中隱先生授館舍啓　挾策遠
遊尚抱從軍之嘆或福旅邊茲黜入幕之賓錄孫蹤於江湖寂寞之鄉拜
嘉惠於人士觀視之表豈非所畫寵至若驚竊以知人之難雖聖猶病凡
賓主之交際必聲氣之協同歷觀載籍之所傳鮮有傾蓋而相契故常清
度名於高仙芝客仙芝止以爲庸流而毛遂自薦於平原君門平原不以
爲奇士況東閣軒裳之盛萃南州冠冕之英箭手相扶犄手相擢智足以
譜材足以立志同氣合樂武川泳以雲飛事至物來燦若燭照而龜卜者
非有擊楫誓江之志擅搞文攄翰之名又焉熟其伊能難以枉其車轍如
某者性愚不顧器麻妄庸以辨古今則愧北涯之石生以咨政事則匯河

陽之温造徒能遺外聲利靡厭手賤貪蓄知重輕不苟於毫末持此自信
聊乎已知未聞匠石過圃而見收冒敢碩全躍冶而自獻採姓名之賤猥
謂借之齒牙壽斧鉞之威又復假以詞色令者卜日而投俾以禮而爲羅
於東都聞處士之廬特招而往如伯樂過冀北之野無留其良得非有意
推而納諸陶鎔是以舉手援而出之淵壑特達如此稱塞謂何茲蓋伏遇
某官名重兩朝功蓋一世中書二十四考方自任於安危幕府六十餘人
皆可爲於將相猶析節以下於士務取人而拔其尤凡有寸長嘗不遺棄
故雖賤子亦玷後塵某敢不進脩其私不負所學雖而致之幕下豈徒拜
賜於軍門顧之脫於囊中尚或報知於國士　代楚州司戶謝守臣辟差
啓　再轉爲丞未紀藍田之名氏三語曰掾遽膺公府之辟書特勤帝者
之賦謬玷戶曹之選豈非所畫得之若驚竊惟郡國之建侯凡賴官書而
共治自晉宋而下名品雖有異同由隋唐以來簡拔務先賢俊三絕盡河
東之秀空群必冀北之良韋叢善判而顏伯文辭既休稱之避古或瑨坐
嘯而宋資畫諾宜歎誦之載塗如某者才品至凡性資甚下雖蠹魚生死
不離文字之內而尺鷃飛鳴僅止蓬艾之間頃錄棖棘之罪妄意娀松之
墅嚴君董卿遺總江淮茲邑貢余空遲歲月擬駕車而就夷路往陪駟馬

之後先。遇有力而耕清波。恐異常觭之品。當膺俟再三之清。果蒙特達之知。此蓋伏遇某官。家傳吳起之良謀。身佩穀成之秘畧。來貢憂顧。肅填遠陲。方爲官而擇人。使坐籌而治事。謂得文武之士於幕下。須石生而爲媒。有開賓客之賢於湖南。庶昌黎之可信。故雖賤子。亦預下僚。某敢不銘鏤于衷。激昂其志。殫竭盡手。知名竊慕於祋之。作歌善詩。見賞尚希於杜老。

代謝除軍器所受給官啓。　跂銓部以奔趨。正虞自遠。司尚方之出納。乃玷恩除。擎孤蹤於州縣冗散之餘。拜成命於人士覬覦之表。豈非其素。寵至若驚。竊惟致治之朝。尤重除戎之戒。繕甲而輸武庫。既遵唐室之規。置監而建使名。又倣熙寧之制。故雖御府。亦有司存。辨名物之麤良。給工徒之衆夥。苟非才猜。曷副選掄。宜得名流。以膺劇任。如某者緩不及事。愚無他長。幼雖讀於父書。莫知權變。行徒全於世守。蔑有文辭。頃祈一鈞以逮養。屢費三年之劇棋。可謂不武。無所取材。茲辭簪笏之榮。妄意鑪錘之乱。技巧工匠之鮮及。方嚴武備之修。持權怵儒以兼收。達原化鈞之播。遂推么麼。冞積凌兢。茲蓋伏遇某官。道覺民先。功熙帝載。悲醉鄉之徒而喜良臣之烈。此特恩識其子孫。舉羊舌之侶而代中尉之軍。君子不以爲偏黨。軫恤寒遠。靡問存亡。欲封植栽培使之有成。故懇拊矜存無孝不至。致令賤子。亦胃殊榮。某敢不增益未能。磨礲其鈍。修身矯愚。必惟弓矢之求。復古擬飛。庶幾車馬之助。

代王教授謝上舍及第并差遣啓。　多士生王國。親策千庭。諸侯曰賴宦。命修其教。斯未能信。夫豈敢承。蓋聞得賢能立於邦家。致遠務先於器識。大人之學爲于道。豈徒發策以決科。一卷之書立之師。要在習非而勝是。自里選賓興之法壞。及經明行修之詔頒。舉秀才而不知書。莫振孟諭之俗。倡諸儒而反以朴。孰回既倒之瀾。與古匹休。惟今獨盛。尊儒術而取道藝之士。廣學校以明訓誘之方。既栽培封植使之有成。宜文雅行義鍾此其選。一洗萬古之凡馬。莫資十萬之疲駑。如某者凜姿弗靈。涉道甚淺。謂科斗之文廢已久。時無能知。而帝王之制可舉行。蓋受其義。採聖賢謀猷之所不到。與盤誥聱牙之所未聞。春誦夏絃。久矣困蠹蟫於太學。月書季考。茲爲登姓字於儀曹。雖三釜及親。喜慰於心。恐一行作吏。便費此事。詎意濫師儒之選。乃獲從庠序之遊。茲蓋伏遇某官。名世書契。甘泉法從。高文華國。持卷常留於天地之間。善政宜民。郢人自得於湖山之外。欲作新於士類。共振起於治功。凡在提封。不忘甄錄。遂令賤子。亦胃殊榮。遠勤緹騎之臨。且沐黃金之賜。某敢不益勵末學。思稱所蒙。範不範而模不模。雖乏誨人之規矩。趨亦趨而步亦步。尚希受教於

門牆。

謝人袖牘見訪啓。　辱過郵聘。寵既長牋。以鵷鶵饗九奏之音。寧無眩視。報珠玉乏傾南之寶。徒有愧心。感著于衷。言不盡意。

實協雲莊集代謝宮祠啓。　結綬上都。仰覩先儀之盛。奉祠私室。坐尸廩稍之優。曾是妄庸。有此僥倖。竊念某材低賤劣。志慕古人。自失足於世科。遂強顏於祿仕。冬裘夏葛。徒知清約以持身。口誦手抄。尚冀衰遲之卒業。遂敢希於進取。心常幸於退藏。偶際會於事時。驟激昂於晚節。囊書昏鈍。終爾竇黃。蠹木輪囷。謾施利刃。凡茲遇合。盡出哀憐。二千石之榮名。嘗班郡紱。十五年之隱吏。久盡禽饑。初無口舌之勞。積有面顏之醜。去弊廬之屬耳。辭端闕以歸歟。屢違猶新。未覺塵生於圖史。齋糧具在。不令囊竭於薪炊。妻子出迎。共載欣愉之色。交朋相賀。重尋浸浪之遊。指衣褐卒歲之期。遂海領窮年之擾。東阡北陌。常逢一笑之歡。左詩右書。不起萬鍾之慕。豈伊天與。殆遇自謀。此蓋伏遇某官衣被多方。權衡當世。炳若三階之峻。屹然一柱之安。凡四海之有生。畢獲其所。雖匹夫之甚賤。不使之窮。肆令一介之微。更胃曲成之賜。某敢不鏤膺識感。引脰知歸。賦厚祿於私門。未知曷稱。詠太平之盛際。徒有私心。

代謝再任宮祠啓。　飽食居家。久負素餐之責。仍年滿秩。特加申命之私。拜賜增慚。拊宮滋憤。竊念某早登仕籍。兢領州麾。得知遇之甚優。恨綿薄之莫稱。自解竹符之職。繼求香火之司。歲計有餘。愧積麋於精廩。年運而往。驚頻閱於星霜。揣分則宜。於昔何有。既謂稽康之懶。其如靖節之貧。雖志復在於扶閑。而勢難希於竊祿。固已絕望。敢復自言。度越拘攣。曲蒙陶冶。矜憐窮悴。迴別等夷。獲舊物以還歸。語故人而自慶。無衣褐以卒歲。感頌頻開。不稼穡以取禾。靦顏安寄。貴緣有自。僥冒實深。此蓋伏遇某官揄道經邦。奮庸熙載。柔遠能邇。躋一世仁壽之中。聚精會神。叶千載明良之盛。掩雲臺之繪畫。有天下之勳勞。雖伊周無以加。使姚宋不足進。憫一夫之失所。欲萬物之得宜。有如躍金。亦懼貪志。與山川而等量。曾無毫分。同雀鼠以營生。將何報德。其爲感積。罔罄名言。

代謝宮祠任滿啓。　使者侍祠。豈妄庸之可借。廩人繼粟。愧飽煖之無從。獲此逢居。忽焉滿秩。拊寸心而自激。引微脰以知歸。竊念某滄倒孫生。棲遲末路。自初年而入仕。嘗脫選曹。逮晚運之勃興。遂叨郡寄。雖驅馳而不息。終疲薾以難勝。解紱言歸。省愆自咎。嘗匪淹時之久。遂叨真館之除。坐耗官餘。了無吏責。荒園日涉。觸戶晏閒。閒拙收於北牖。便如晝晝。整詩書之廢忘。足慰平生。惟適之安。不耕而穫。閱寒暑之再過。驚歲月之屢遷。得泮渙之食。已盈宿志。受支離之粟。自愧何功。靜念叨踰。悉繫造化。此蓋伏遇某官。

忠誠貫日。勲業格天。覆冒多方。蓋恍近而來遠。坐成庶彙。咸踏德以採仁。肆情一介之微。悟費曲成之力。憫其親違於有道。使之窮矜其不給於赴功。俾安厥所。某敢不銘心識感。揣分知優。擊壤而歌。徒切康衢之詠。捐軀以報。終酬大治之恩。王與鈞藍縷蒙除監薄謝紹勳啓。 凡候方之復遇。積愧空餐。遽實監之勾稽。叨榮異數。撫微躬而有靦。載大造以無垠。三沐修將。百拜抒謝。維抑導儒學之地。塗轍已清。雖簿書期會之間。範模必正。惟素推於搢士。庶兼茂於救官。苟非其人。雖冒濫選。伏念某迂疎天拙。寒落地寒。聯翩一鳴。敢起鵷鴻之運。磋躇四顧。曾無浮蟻之裨。遂惟州縣之九姿。嘗作班聯之妄想。有開奇會。獲書明時。貳致違城。方頽祇於齋戒。尹工上國。乃叨厠於周行。不半歲而遷奉郎之司。甫踰年而遂成均之屬。曾計習矣。固無鈞考之難。俊選進萬。懼匪觀糟之網。自省僥逾之甚。人驚陰遇之優。某官勲塞兩儀。道關百聖。天欲平治。篤生碩輔之賢。時底安強。盡出真儒之學。既以斯文而柱礎。皆由公道以權衡。遂令苦寂之資。叛玷甄陶之妙。某敢不欽承德意。益厲愚衷。捏乃操持。惟食蘗飲氷而自矢。期於報稱。雖赴湯蹈火以何辭。 除祕郎謝紹勳啓。 胸中無國子監。嗚解余不負丞之嘲。道家有蓬萊山。忝遇初擬爲郎之選。叨恩綸之玉。進賴元宰之曲成。烝以壹吾。蜿其允胄。竊惟渠觀之華。橅登載簡編之美。蓋穹窿木天。先搖奎畫。中興建閣。璧建陰閣。實太平之規。廣內儲書。義晉果楚椅春秋之富。秋四百石。招第一官。上車何如。茲登東觀。貴游之習。廣成不調。寧甘南郡議郎之遷。一見而得左太冲。再舉而有張伯緒。虎車雖隨以表其瓘。蜂服非侈。以昭其度。風日不到。寘異斯張。綱大雅之版閣。陶公台之器識。如某者藝成而下。俗不可醫。決皆雖雖。安得類難群之鶴。焚膏矻矻粗堪樸蠹簡之魚。挈此跛蹤。歸于大造。除鴻鈞之客傳。俄麟署之超遷。足躡西崑。引星辰而直上。手摩東壁。覺霄漢之低垂。徒手倦者之高華。恍若浮生之飄墮。奔松細熙。賦篆頻供。瓛陪英傑之儔。務究切磋之益。竊文章戶牖。未易達其精微。擇師友淵源。當力持於忠信。懷僭名之未稹。雖倚物以冀爲。伏寒弱水之帆。允頼濟川之檝。茲蓋某官德符帝賚。運翊天飛。以千載真儒。識文武之大者。繼百世絶學。覽唐杜之細耶。肆敵書殿之棟梁。多種明堂之杞梓。別書啟禮對越苦。紙雷霆熙時。盈書重越國之饕。要自嘉定更化。乃倚紹熙以提衡。允啓元台。盡成家慶。方鼎盛於變囊。猶軫存於寒荄。肆遵時雖之海沉。未共書林之墻仞。某敢不益堅雅行。仰荅範圍。險語高詞。恐慚韓昌黎之褒許。與篤隱忱。或遂李北海之討論。 除湘倉

謝紹勳啓。 涉筆周功。空翕太倉之稍。抗章自從。叨司庾之除。親爲有腳之春。畫出無垠之播。得瑜望表。書溢情涯。伏念某幼續父書。長聞吏治。佩教忠之大訓。先務檢身。推學道之餘工。惟思及物。無柰歲年之荏苒。不堪憂患之熏煎。已分廿燕雀之卑飛。寧復作鵷鴻之決起。遑遑真宰。青沐微生。饒六閱於風霜。已八需於雨露。疊塵清選。靡俟先容。德重丘山。報無毫髮。預切簡書之畏。顧循吏述之規。少便其私。庶幾此達。委身鴻造。蹐地以為。昇節熙湘。從天而下。自淳熙而至寶慶。由著作以得皇華。僅有三人。雖多名士。顧如小己。服玷大鈞。真庶越於尋常。遭固仍於希闊。是謂難遭之會。可名絶異之恩。雖摩頂以知歸。每捫膺而自愧。茲蓋某官熙冯不伐。道大無隣。服二十載之勤勞。祈常日月。措億萬年之基業。帶礪山河。澤周四海以無津。心恐一夫之不被。聊令贊璜。獲與將明。非求多於責摘之閑。在熙識夫委源之意。某敢不虛心閱俗。盥手奉公。補助以時。要效選方之給足。激揚有道。當先大吏之澄清。期無負於使令。誓不忘於稱塞。 壹除謝節齋啓。 粉書趨隔。拜天官之家宰。黄圖拭目。視甸服之男邦。長蛾綠筆之品題。優假銓衡之孚帑。重直懷一飯之報。得不述片辭而行。竊謂有社有民。均爲縣尹。不烏不鵲。堪笑官癡。矧攻先獻。具登仕牒。種花者游戲於桃李。嗜酒者將蕪其田園。讀書如韓昌黎。惟對吟於松竹。弄月如崔秋浦。僅得趣於梧桐。雖有所偏。各行其志。未如與鈞之左抃。浪杜鳴絃之歷聲。叢以珠履。絳雲盤錯。推爲成社。有許飛狐。本非淵叢。姚相漁舜。亦惟其是而已矣。初何容心之有焉。俄違悔尤。甘投閑散。雙車數馬。棲谷枕山。朝網清明。招條鏇舞。節援距脱。寡合云聚。既有此生。懷煙霞而終痼。是爲自棄。於宇宙以冀尤。非天幸之適逢。將塗窮而莫返。茲蓋恭遇某官。寒津洞秋月。蕭斧對春篁。黄旗紫蓋。運在東南。振神明而尊三輔。赤爵青芝。其宜左右。種根本以庇六飛。奉覆金甌。清徹水鏡。謂泰用孟視。不以一眚掩大夫爲楚患子文。何嫌三仕爲令尹。從而使過。或者圖新。某敢不懲羹吹虀。洗手奉職。慮前車覆後車誡之訓。豈昧愚千慮之勤。念大絃急小絃絶之難。猶假寬一分之賜。期於毛髮副此吟嘯。李洪芸巷類稾除左司謝廟堂啓。 丞相府之掃門。敢晞王晉。中都官之危職。冒起除。延佇思深。饕踰頗厚。竊以爲官擇人者朝廷之治。惟兴是適者宰相之方。莫爲無怨於下。憧驛縣並驟於長路。剡聖主握圖而總攬。宗工獨化於陶鈞。外之則萬國丞流。内之則百司庶府。用人不間於親仇。避諱甫之陳撲。得賢能立於邦家。致成周之極治。掄材無滯。顧俊在朝。若時左部貲布之權。實專有司

出納之吝法嚴令具靡資心計之能爲疾用舒務廣錢流之故雖回昊負
之咒實階要路之津斥瓊林大盈之儲既畢寒天之横賦繼建隆內藏之
積將暗無剩之遺民粤若司存宜知國體如某切類學古壯偶續文疲精
剞揣之勞無用屠龍之藝陸機入洛志襲先人之清芬楊雄草玄晚悔童
子之少作使勞俗狀躋蹬窮波沉舟坐閱於千帆涸轍方須於斗水而矜
門墻之舊物備倚蘇約之故家損介推之半章敢意封於韓上故叔敖之
抵事乃獨薦於王前淯枝陳人職陪多士孤忠未泯慨精爽於衛公報德
何時效老人於輔氏重惟曲成之造悉歸大播之公某官道運業中功併
磐表業大成於宣聖全浩氣於孟軻誠一德以事天心克耕阿衡之美勳
三王而施四事用彰姬旦之勳致此瑣材亦叨器使某敢不益脩家訓期
稱已知飾儒雅非俗吏之能商功利豈小人之事姑安顏巷終入脩門十
年荒庫之奉公斯會計當而已變世時禮之素習豈玉帛云乎哉塈竭至
愚仰酬大賜劉行簡苕溪集皇太后慶壽入十語長吏致禮加賜羊酒粟
帛謝啓　落從下責布宣寬大之書里巷嘗傳剏見先華之錫夫何殊異
逮此龍鍾伏念某受才不長聞道最晩壯也之武尚不如人老矣楚丘逢
多忘事既乞身而知止固絶望於饕榮膺長樂之禮成皆高年而澤被至

於越匪頒之帝式優侍從之舊臣小已自無幾人得此蓋伏遇某官仁
源覆育道格邇遐聞訟丘之年嚮承稱美憫伏生之老姑使受書豈徒加
寵於一夫殆欲垂芳於千載捫心懷感投足知歸吳則禮北湖居士集謝
李拜直辟置啓　引領下風念未聞於謦咳脫身涸轍曾冏侍於鳴騶攜
心實慚戴德良厚伏念某器惟樸鄙族本單平考古則嗜乎先王之言行
已則異乎末俗之好學知脩性仕特爲貧久忘紆朱懷金之榮粗得曲肱
飲水之樂獨立不屈殆遺物而離人遠飛無歎趾以致而滅命豈紂論於
六藝已侵尋於二毛素墮緒於埋淪蔽鬱之中究微言於散絶殘缺之際
妻妻拔行獲斥詭辭遺擬寬乎大全養固指乎小體每悲螻蟻之智爲竭
誠懼天地之蘊難窮壹志或年沒齒銜恨疲精盡慮反同惠子之據梧飽
食全生頗羨丈離之鼓筴術孟進而學孟退年愈老而形愈孤俛俯仰以
徇時耶翶翔以娱意收功雖寡拒羞抱甕而灌哇涉世屢奇頗欲就陰而
休影節苟存於一介祿奚頼於萬鍾飄然浮轄之驅兀若枯槁之木丈繡
獨嗟乎芻狗青黃寧慕乎犧樽藜杖貂裘踪未群於麋鹿石田茅屋夢已
落於江湖其推衰情紙自悶笑知語默頗晦之有義悟潛升用捨之皆天
早乘馬而從徒廿抱關而擊柝豈期七塞遭屏採收此蓋伏遇某官偉行

軼倫聞識超世遠略足以安社稷高文足以追典謨紛紛妍媸舊入於甄
治援援動植書寄於權衡常以杞梓自美而陋乎樗櫟之材常以軒冕自
夸而賤乎篳竽之跡故灌將腐以律呂之氣被飾昧陋以虹霓之光凡茲
滯積亦加策勵豈以羽能否靡鮮則駑馬或先於騏驥利鈍靡察則鉛刀
或貴於鏌鋣將判黑白於混殽明是非於繆亂委憑氣簡佇獲託於鑒師
之門擢糙曲權未見點於匠石之手誓動緒業用答採知過此以還未知
所措王灼頤堂集謝交割啓　下流自居擢髮莫數其大罪餘光曲燕捐
驅難報於異恩初服桑蠶敢輸款實伏念某學不逮道才不適時使佐直
情以徑行未悟跋前而疐後半生親友同處京華十家共休坐貽覆㿁之
誠一言焚香灰盡抵買之名遠投跨書置諸要路既肆其失真之喙又捐
有不肖之心隆中得施交擊隨至危第易落弱羽當摧使我孑無他恃鉅
賢之在上念某水浮陸走者萬里塵入塊出者二千陰阻艱難之備嘗嶮
崎歷落之可笑偶獲寸祿實過初心念故園之未歸愁儒冠之多誤晝之
可惜懂周鋒動之微績之又悲其如鬼膣之短進退莫決夙夜抱憂下嗇
蒸蒸之孤根覆實潭潭之盛府德固有自身豈無知此蓋伏遇某官以至
公行權以至明應物柔不茹而剛不吐寔仲山甫之遺風撓不濁而澄下

清真黃叔度之雅量脫略流俗追配古人坐令無梲之資屢在封培之數
某猥書永載解黲之惠旋收去軨之珮勉力驅馳悉意事法文章小技何
濟於橫流忠義大閑誓堅於素守傾仲一節仰報二天歸一寸誠更絶常
品許景迂野雷行卷謝婺守丁大卿職狀破白啓　景迂慶元庚申祠筮
婺州戶曹趙事郡守趙廷瑞伯瑣公泰即俾司戶參書草代謝罪一纍遂
欲發關陞狀債未滿考而趙守以按去後守丁卿瑞叔達方開藩亟補發
此章特達雖自丁守而權與實趙守也慶平生受舉始於此今二十七年
矣初學應用至老不進宦塗留落有負知己爲之愧汗併錄三表于左
緘縶何有昉書積考之初躍冶無因濫被薦賢之寵聽聞君採鑒裁愈明
惟先達之聲光實晚生之軒輊二題一定允爲借鳳之翰尺寸無收宛類
集狐之腋公道既鬱私意更馳月評最易於奪朱歲貢尤難於破白自非
度越拘攣之見何以蒐羅傀儡之才如某者識類衆昏用如瓠落長風駕
萬里浪風雲錯壯氣於胷中明月滿千家舊聞亦跋前疐於筆下百戰屢
困於鍛子兩上僅收於末科一竄選部之門七换歲華之輪卿欽疑集下
澤求廿五志之大畢炊庚庚熹伏嗜自笑資身之無策稍悟來除之理敢
興躁競之風粤從道跡於末曹亦既空餐而滿歲吝出納有司之職僅守

聿觀。報簿書俗吏之常。詎知大雅衎衎無俟娛。敢意登龍。豈期待遇之知。首預推揚之列。虞其早冗。而驚以發身之日。欲其勉勵。而教之蒞職之方。賜華袞一字之褒。增敝帚千金之事。若爲稱譽。但切淺執。茲蓋伏遇某官先生。權能百於職衡。照質還於心鏡。用是萬里。咨詢尤切於人材。晉列九卿萬進每先於丞史。暫令符於寶婺。將押囊於甘泉。愈堅吐握之誠。深廣鈞銘之道。凡在門之桃李。皆欲成蹊。惟近水之樓臺。獨先得月。遂令幺麼。善在提撕。業敢不恪守官箴。尤循士檢。居或違儒之習。用防曲學之非。以公滅私。旋保觀塵之權。將勤補拙。勉紓纖纖之長。或幸致於要津。冀仰酬於恩地。登公孫三館。濫居漢士之先。荒陸氏一莊。敢冒唐人之愧。　謝使長辟薦龍頭場啓。　郡幕癡宦。久嘆趙何之城。使華隔屬。田地孔之鈞。退情東西漂泊之蹤。獨神終始生成之造。伏念某累肯甚難。爲學尤遲。而論古人友善士而未足。羞比射者從枉道而弗爲。閉閣自遠於榮塗。用瑣每餘於退境。暨本終養。頻息壯懷。以丹丘寶通於故鄉。而綠水藏窖於徽史。謂可庵太倉於歲月。寧知圓平地之風波。眾犬辟境。既是里婦之束縕。三人傳實。至華茲母之下機。違珠桃李之蹊。達津松菊之徑。俛仰兩載。依嚮一帆。自聆瑞節之新。妄擬塵緣之濯。公真知我。天果勝人。既皆并而花鳥

獲之功。發沈滯而達龍泉之氣。特更題品。遂胃辟除。祗戒役以非遲。喜趣承之仍舊。華袞之襃。布朝之辱。載乍依以乍贊。東隅之失。桑榆之收。敢自暮而自素。康戴統節冀懷旦拜。茲蓋伏遇某官。度量楚七澤之寬。道德魯泰山之望。故家喬木。蔚中外以交輝。南國甘棠。偉祖孫之相映。鑒裁一定。無搖不濟。每據擱窮悴屈之心。實寓激濁揚清之意。備康紙以九金之重。固枯萎於萬木之春。某敢不知伯玉之非。補叔山之兀。學如東觀。才雖愧於優長。恩類移山。志必存於端命。當厲戴寒之操。以酬國士之知。安家之鴿重來。奚暇是非之問。在廐之馬一顧。更希坐秣之恩。憤投劾返則似餘杖故有安家之句。　林希逸竹溪集謝再任武夷啓。　欽承恩命。惜激儒衷。伏念某自去闕廷。久安農畝。每遇崎嶇。幸逃僵月之危機。敢意衰殘。復膺中天之盛旦。瑜發屋叨於華擢。汗顏一介之自鮐。當容類奇蠹卻進之之趨。喪空未盡。推擠于長之貧。曲荷陶甄。未忘簪履。更辭之鐘有襲。是可敵門。萊蕪之甑塵。又嗟酒纖。間狗借兵。捷筆廷之跕。蓋平章先生。仁不棄於內漢。德尤先於產稿。謂彼老無能之老。曾備驅馳。使其飯不足於令。有所覆幬。胃爲引。嗅慨兩盡情。某敢不虔祝鄉香。歸依化治。十題漁具。遠師笠澤之散人。九曲棹歌。即抒慢亭之精舍。雖捐塵之無路。實載祈以續天。周

榮之太倉孫未集到任謝秦太師啓。　竊食行都。久塵下執。分麾列郡。復玷明恩。念寵責以無名。攜中虛而增惕。已偕父老。共慶隆平。伏念某少小授書。老華爲吏。適將表箸。未親州縣之民。亟佩印章。莫任承宣之責。用雖業於燎火。心實懼於圖功。唯有本聖朝寬大之書。可以稱昔人平易之政。盡循三尺。固當欽發以無違。恪守一心。猶恐瘵冒而敗事。夫何丕揚偶及奇窮。茲蓋伏遇某官。位極三公。任專一相。印鎖六國。隨子房輔漢之功。干舞兩階。脩大舜格苗之義。遂回囊歲好爭之俗。悉爲平時無事之民。致茲假手於桑榆。亦使例安於符竹。某誓堅末節。上報殊私。歲且豐穰。敢自書於下考。士雖寡少。願敦勸於諸生。尚可助太平粉飾之華。庶幾動俗吏消塵之報。　謝秦觀文啓。　觀上國之秀。慶更先膺。竊太倉之蓄。遂綰漢章。受本詔書。已親郡事。恩悲有自。幸豈得斯。竊惟吉今。號稱極治。國是既定。人叢異心。民風大同。下無殊俗。聚群賢而主遣。底庶政以爲休。氣叶於朝叢作太平之象。和於野。肇爲豐歲之祥。況永興遠在大江之南。於州郡最爲無事之地。山川薮蒂。魚稻年豐。訟簡民恬。木廟畫調一之鼓。才疏政拙。事庶弭然息之誤。致是疲癃。坐安歲月。茲蓋伏遇某官。望高巖石。位列台躔。爷秉臨軒。會風雲於千載。裳衣調鼎。知中外之一醇。雖雍容侍續之

間。有密勿遣思之助。人情所繫。主意攸何。將理前修。即膺復拜。某久叨鈞庇。猥荒餘麻。朽櫟不才。托社樾而增重。華顏萬兩郡邑以非宜。力圖報稱之方。豈有康捐之日。　謝敕局改官啓。　入奏成書。獲當責備。頒明命。例易官資。曾無刀筆之勞。亦拜絲綸之寵。名雖不稱。恩實有歸。竊以法雖嚴而爲可不陳。令一出而弗惟其反。必明損益因革之義。以修律令格式之文。肇昔聖君。皆由是道。周王喜稽豈無熙異之詒。讃商后承憲必鑒先王之成憲。況廟廊治定之日。適禮樂制作之秋。既稽考於舊章。猶續熙於大典。載加參訂。益裡布宣。宜得修飾潤色之才。以著寬大和平之治。退循凡陋。無取分毫。習庠序之遺章。第愁貴博。通漢家之世務。豈善說寬。何此濫恩。毋虛寒士。茲蓋伏遇某官。致君堯舜。躋世成康。兵既偃於修之。治乃期於止辟。讃明主躬九重之化。雖獨運於聖神。而有司遵三尺之文。所宜頒於詔令。條條章之既上。毓賞典以維均。固知無實而得名。亦幸因人而成事。叨蒙大擢。猥錄微才。俾備提於選書。將漸塵於朝列。某敢不刻心自幸。竭力扶衰。本由小枝。既拔萃於斤斧。勉隨老馬。寧敢後於驚駘。庶逢晚進。仰酬大造。　謝敕局刪定官啓　一官從祿。久寄太倉。五尺雖書。復塵妙選。再真清閒之地。益衡陶冶之恩。佩德難忘。論報無所。伏念某性資